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S2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楊道行集三十三卷(二)

〔明〕楊于庭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青棠集八卷

〔明〕董嗣成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四三

來復堂遺集二十五卷

〔明〕曾維綸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 二六〇

玉堂遺稿□卷(存卷二)

〔明〕蕭良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 六五五

楊道行集三十三卷(二)

〔明〕楊于庭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道行集

十七卷》提要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目錄

序下

曹和州給由序

楚兩生懷詒集序

史隱集序

汪博士陸楚清校序

袁先生堂數下序

兩顧先生集序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目錄

一

鄒平如母夫人壽序

中憲大夫池州守杜松羽八十二序

封君許翁八十壽序

張母壽序

李太宜人九十序

程翁壽序

王母魯孺人七十序

汪東泉六十序

戚母孟孺人七十序

兩峯先生詩叙

張小溪六十叙

歐陽翁暨配林孺人偕壽七十叙

封君李翁暨配孺人七十壽叙

桂軒張翁七十叙

外舅吳翁七十叙

七經思問叙

蘇子長詩集序

秦利質辨序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目錄

二

張毋朱孺人八十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

全椒楊于庭著

序下

曾和州給由序

天下不治其弊在吏治。屬相蒙夫使下蒙屬而上以屬蒙是上下習焉蒙而世安得治。雖然屬之効以月日計久之敗真之効以歲計久之乎此良窳之別也。曾大夫為和州三年于茲矣其監大夫之持三尺法之者幾何人矣其部父兄弟之耳而目之者又幾何人矣而其言守廉者寬仁者明有斷者威而不殘者平徭薄賦賑百姓如寘之懷者見善若慕見不善若浼井井斬斬郡以大治者疏相接頌相傳也已滿三歲兩臺為之請于朝大畧言守治行為江以杜第一宜進守秩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吏部覆言守果賢有狀宜如兩臺言。制曰可于是和人幸得晉大夫而又為大夫父母貤封慶其縉紳王君馬君將所采以賀而介不佞門人張尚儒以言請楊于庭曰余于曾大夫信真之深于屬有相倍也何者其父也

所制父銘見馳父駿見世未有屬而父者即一人譽之一人旁而嘆之矣且也三載考績倣自虞周而漢吏二千石課最詔加秩賜金守郡如故夫非思其家屬故需之耶大夫以其真心理禁若家事而和之人亦信大夫如父母以彼其誠雖可馴鯉可去而金石可貫也倘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耶庭不佞手和為隣氓陟伏田間未嘗敢造請乃大夫過里則時時式不佞廬或遣人致餉焉而去即陶潛朱百年不能得之于其傍郡刺史如不佞也以此觀大夫豈非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二

廩廩有禮讓君子風者哉而使得千百曾公布列天下監大夫守若令則何至以其質交相蒙而世又安得不治也今 天子既置書勞大夫度且暮以公卿召必問大夫何以治和州大夫者其對必以為此主上德意臣何力之與有然此自不佞信大夫經術翩翩不至若龔遂須王生教戒矣

楚兩生櫟詬集序

楚故多材黃岡則樊欽之先生與余善余既廢而會欽之令吾燕間脉余以其弟玉衡暨漢陽李生若愚

所為博古詬屬余序則集名櫟詬業取諸騷經云然兩生方羔雉縣官名無脛而走天下則奚所侘傺于志而為此牢騷不平如左徒也者即有司者一再試而失生豈其不忍湏臾之不售而託之乎騷何詬尤之與有何被濯之為也抑楚人善怨自其天性然乎非耶乃其旨則已具在余友鄭孚如序中不具論余所為廣兩生者吾以為詬則無務蒙之吾以為無詬則無務攘之吾以為詬而無詬無詬而詬則無務執塗之人而問之蓋吾家子雲書出而衆相詬也獨桓君山以為後世必有知子雲者藉令終後世而無知于子雲何詬而顧力攘之耶亡論士苴即行不悞影寢不愧余而或辟然詬之咒詈慄斯嚙嚙而世不謂詬也兩生何攘焉夫名者其物類而不必有也詬者可攘而不必然之數也是以君子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然而縱兩生之力之所至當必有以自信而無詬于人者而其于余言乎何有余姑以告欽之并質之乎如交相勗焉

吏隱集序

自楚黃樊欽之之與不佞處游也而庭時時讀欽之詩矣已從欽之讀其弟玄之所為文辭為序又讀其子維藩所為疏義業為序序而喜可知也曰吾未見山川何盛生諸樊若是楚雖數材乎則安所從漸于家世而駿發光光也欽之曰衡之學本之家封公嵩川先生云先生集今具在而以吾子之辱好不佞其幸一言敘之庭謝不敏已卒業而后知欽之兄弟父子其所漸于先生者遠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大都本之語孟六經而旁及百家諸子裨官之說其為文

揚道行集

卷之二十

四

不斤斤古法而其中宏其外肆譬之制轡策于埕中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已至所為聲歌則又精深踴厲往往似開元大曆語藉令先生博一第得一尊官以彼其名必且睥睨一世飛被四裔而乃置置一明經博士以老夫其醜光未竟而天有不卷之于先生之子若孫者耶維然使先生博一第得一尊官其文辭聲歌雖有以自異于衆然必不能宏肆踴厲而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又使其一舉而竟而其光餘幾先生之子若孫必有賴于先生者矣若是則先生

不以彼易此先生以欽之貴封官于朝集名吏隱者其為博士自名其齋云欽之既為名御史而其弟又相繼舉進士子以里選對大廷所謂胚胎先生之光而益光之者非耶然以庭之不文而獲敘先生之子之孫之業已又序先生所割采于先生藉甚矣

汪博士陞楚藩授序

以今觀于博士汪先生之遷楚藩授也其不快快于中乎蓋先生五年訓而弟子習先生也于法得六館不則郡邑文學掌故矣顧令之遠遶曳裾王門也者茲其故難言哉楊于庭曰余往謁先生未訥不出口退語諸生以為長者長者云然至其森驍騰不諧矣旅而見監貴人而貴人有中之者耶諸生仁有聲謂先生行宜有贈則微言不佞庭不佞庭之謂邑侯樊使君也則相與悅惜先生以為不得志于六館及文學掌故云使君楚人而庭因為先生問使君以楚也使君曰夫傳楚藩者愉矣庭曰藩傳則何震之有而使君顧欲張之耶使君曰子亦未聞藩大傳之朝于宗人而夕于儀也夫宗儀而賴國家之靈則

揚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五

五

既半于楚矣而其屬之請名者請封者微傳蔑以聞也于是乎潤傳而傳有以自潤而何患乎貧然此猶其小者也楚宗而既多矣于是乎有賢者有有禮者風流者能詩者善飲酒者奕者鼓琴者蹴踘者微傳蔑以好也于是乎驪傳而傳有以自驪而何患乎病然此猶其小者也且夫楚之有洞庭雲夢猶其遠者也黃鶴仙人鸚鵡處士夫非四方之所侈于楚者耶而傳偕其宗儀眺于斯咏歌于斯彼且為方外游吾亦與之方外游彼且為無町畦吾亦與之無町畦奚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六

袁先生掌教下邳序

今天下無真才其原在士不豫教而教士之無法其弊在世之跡學官為甚輕 祖宗朝學官滿九載最即入為給事中主事御史以故重自愛而其則不嚴而成廼今渺矣積資五六年訓遷諭論遷州學正

府教授官亡論庸衆人即如吾邑論袁先生者自其徒其寮以及其監司無不知其賢表表也顧董董得一邳州學正也者茲可謂明學官不甚輕耶揚于庭曰官之輕重繇人為也博士纖超夫先自輕也矣安能重我若袁先生者世將九鼎視之矣必博士又奚必給事中主事御史諸生潤仁嶧居美進曰何也庭曰余往典濮州比見其屬之訓若諭甫謁見即以其顯人介紹來余心啣之已聞其藉之同榜某達官某雖無爪葛必對曰是某之中表姻婭也姓同則其于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七

弟父兄也即微監司問之亦必先為事端自夸見蓋今學官大都然矣乃廣陵之族袁為大令袁先生者即左方伯竹谿先生之從子而今御史某之兄云然先生居邳五年余竟不知其家門若是盛也微獨余不知即先生居邳亦未嘗為諸生道一語頃邑大夫樊公知而問之先生猶嘖嘖不即對以故樊公為余言先生長者高有行誼人也雖倪前一博士可與纖趨蓬累之夫同類而共跡之耶邳州守故當與先生朝夕見乃其人即鄭君向嘗尹來安余知其賢知其

必器重先生如樊公無疑也余以聞邳州為古下邳先生其為我問鄭君世所稱說地橋進履之跡猶有存焉者乎余少負氣不能下人竟以敗令方歆學道而悍無資不老人教我然觀表先生與諸生處四五十年而無一語自見其家世則先生于黃石之學似有見解者然余所以亟重先生也

西頭主母夫人壽序

毗陵蓋有兩顧生云頃余舉于鄉也全顧季氏明年成進士全仲氏顧仲氏等已起家尚書郎顧美第亡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八

所媿快而時時慨然然余則誰是一二兄弟問仲氏故仲氏曰而或之使小意然屬案鍵從執事其謂一官惟也父背母六十矣若我何藉令歸而伏子舍取鏡中帛則輸自於西伏臘一斗酒壽太夫人也簪組之樂不闕于此矣余數聞此于仲氏心怦怦動焉余尊人老在堂也夫上豈其以鼎食娛太夫人春秋高念孺子哀然起徒步自致于青雲之途不令地下人一覲也不憮然思乎時時伯季氏長跪上太夫人后太夫人徘徊而念仲氏薄游燕市間也將無獻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九

款能酒乎使者奉仲氏書至太夫人得不款款問孺子亡恙址方寒瘕習水土未每飯幾盃得無念媿瘳乎仲氏罕來太夫人選之門也不暇瞻悲乎太夫人余不知余尊人念余念太夫人于仲氏不殊也仲氏以之故欲歸邪尚書郎滿一考秩父母如其秩仲氏所為錫太夫人直且暮間不具論且也丈夫為縣官陳力脫一休沐不得第甘之耳夫何以解用附立身顯親之義孝之大也仲氏股即跪言臣憲成母老乞陛下財幸于告計必報可耳然其于太夫人所為摩孺子勞安何如哉方先贈君太夫人隱賣漿家也則唯是不巧之志在仲氏付氏一旦而籍曹郎而太夫人豈可知也曰庶其成而父乎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為之計則必必祝之曰必使孺子長守位也而仲氏則矣而心能而官備陛下驅使余知仲氏所為太夫人壽者不在承顏在繩志不在沫濕相煦濡在奮身一當令天下稱是母是子也余少兄弟而念家尊人老也計銓則外吏也將不有瘦却郭九折阪如王陽所畏道者乎傳有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以爲靡盬之訓。尊人之指者。義之所不敢出也。仲氏之弟。兄皆足爲仲氏娛。太夫人而仲氏容與其身于承明之廬。以卒先贈君太夫人之志。若是而尚刺刺不大懌耶。而脫如不佞牛馬走。則又何以藉手奉其尊人。懼耶。故余所謂壽太夫人者。如此其爲我謝李氏有而弟在。仲氏從簡書可矣。

鄒子如母夫人壽序

乎如鄒子起中書舍人也。則未母夫人鄭之京師亡何。鄒子遷吏部主事。而猶用舍人得恩數云。勅曰。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十

爾鄒氏占鳳從名儒之隱。匡翼高標。夢熊毓哲嗣之才。協義訓朕甚嘉之。其封爾爲太孺人。當是時太夫人既升命于官。邸則報敘語鄒子曰。自吾爲汝家婦。而世負賤幸。汝成進士。而汝父不少頃。吏待汝封也。唯是未亡人獨幸。逮汝言已舉酒酌地。呼先贈公泣。鄒子及左右皆泣。而太夫人又指其所佩珠翟冠及霞帔曰。嗟乎。吾乃一荆布老婦。而孺子則華門閥實人也。始妾爲縣官。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朝廷以覆恩之故。施及孺子。父母而孺子安得忘報塞也乎。

鄒子跪謝曰。兒敢不努力。明年鄒子進員外郎。而太夫人忽忽思歸也。于是員外郎疏言。臣母鄭迎養京師。且三年。今且歸。臣誠不忍母老人獨行。謹按京朝官送母還鄉故事。惟陛下幸許。制曰。可。而鄒子者。復奉母太夫人之雲夢矣。會其明年太夫人壽六十。而鄒子以請于其友人楊子員外郎戶部者。楊子謂鄒子曰。太夫人欲歸乎。曰。欲之。子請急而還太夫人也。于太夫人意。何欲曰。余不忍余母獨歸。故請急。母不欲也。楊子曰。余固知太夫人不欲也。何者。子往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十

地對時太夫人不誠。子令母忘朝廷也。乎子歸而婆娑奉萬壽觴。意甚喜。然太夫人必重誠。子曰。孺子丁時休明。列在華署。不能夙夜爾位。陳力縣官者。不願舉子之觴。且也。老婦幸強飯。子趣治裝。北上揖意服。而官無念我。度爲誠如是。子以何對。猶記鄒子初入吏部。以書問余。子何以教我。余復之曰。子銓吏也。銓典才才。猶材爲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材。故寸有所短。尺有所長。子慎掄之而已。今鄒子爲吏部二年矣。其所擇者。梁者幾何。矣。倘亦其吐哺握麈。

中憲大夫池州守杜翁八十二序

燕趙間世家則永年杜氏今其翁壽八十又二云翁起家進士官至二千石歸老于家子八人第進士皆二人領鄉書者一人爲中書各十數人每壽翁則終永巨羅絕勝

楊道行集

三

仲子今給事廖自公又同官云以故習翁鑒鑒事上
行實 肅皇帝嘗召見翁而翁爲郎西曹也會而
臣以危法中會以大夫反夏相國獄屬翁翁寃之
甯人承旨竟論執相國御史大夫而柄臣業啣翁矣
守池州有異政而會從計吏計吏則最池州乃柄臣
故不欲最池州已又遍入諸郡國守相賂而池州獨
亡於則大恨守守部內墨者度不免于守則厚賂杞
子業爲地而守又爭之以爲惡有魚肉百姓如某
者而可勿同也則凡守者而不可守者矣百姓

勸退行集

卷二

七

事兄弟並脩而行之給事公歷下歷下人尸祝令已
今過里里歲祿則捐梁千鍾賑里人後今給事留垣
府條上大都繅繅達國體碑君德非苟焉而已藉
是張而翁令脩名與天壤並則所為完翁之天者固
弘且遠哉語曰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為有德夫饗莫
如翁之所云世載其德者也昨僥得之也

封君許翁八十壽序

天地淳龐之氣其鍾于人也厚則其發也緩而長培
塿之山其木不昌高山大澤扶輿蜿蜒而後產為松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古

栢為榲桲歷千百歲而材大屢被其所託根者厚也
天目之山雪川之濱為生許翁實吾師大京兆敬恭
先生父云先生初郎銓曹貤封已出僉粵中臬旋仆
為轉運倅稍稍起至駕部郎復出為盱江守用年勞
遷督學副使至今官蓋通籍二十六七年而後列于
九卿也者之非所云其發也緩而長者邪先生丞南
同時不佞年庭以諸生受業門下竊見先生所稱說
大都皆先民長者斤斤左矩右矱即冥獨無情容乃
其性方毅不能詘意事貴人往新鄭江陵繼執政媒

致先生不得則心望而先生坐是默默也顧先生賢
朝章抱經濟大畧其處分禁剝若素定雖三公九卿
莫易之云故余嘗以為先生之品如蒼松古栢干日
凌霄而竊意其尊人必有為之高山大澤者以厚積
其德而駿發其施不然何盛生此人也已余游四方
許翁與先生相聞問亟訊翁先生起南京兆攝同事
而不及于庭亦以使事過里得侍先生聲咳因
問曰翁壽幾何矣先生曰今年之二月六日父壽八
十矣余喜前賀復問曰翁強飯乎先生曰父年雖老
而耳聰目明行履矍鑠如六十許人余益賀曰百歲
百歲已退而嘆許氏有翁而吾先生之所以發而緩
而長者有以也語曰合浦誕珠丹山誕鳳而況乎現
瑋國器為時碩果匪直過種倘亦有丹山合浦乎故
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于庭雖驚奉教于先生有日矣
精令先生力田逢年遂至卿相則其養未必深其德
性未必堅定而安得卓卓聲聲如蒼松古栢然然微
翁厚積其氣而駿發其施則又何以得此于先生若
是鉅也頃先生貽于庭書曰以足下之才幸益居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古

以道合章時發篤實光輝三復斯言則先生之所得於翁者固深乎固深乎夫龐眉皓首往往而是勿留無述則厥算一蟪蛄蜉蝣焉唯夫翁厚積其氣以詒先生而先生益益而大之以與古所稱三不朽者並則翁之壽固三光永永矣不佞于庭亦有專人焉然其于先生含章篤實之訓何有而又何以藉手為尊人壽也

張母壽序

于庭少握槩則大張君燭全社云大張君既饒諧納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去

余而余以故莊事君父間入謁其母魯太夫人而太夫人時年可五十也君父曰東蒲翁磊落大度聞其兒及楊茂才游則喜茂才過翁翁輒趣太夫人帳具而太夫人輒呼僮婢畦蔬殺雞倒甕釀而款茂才乃罷其為大張君重客如此當是時二張君煥尚未冠而其季張三者則余猶記及大張君講藝之日而太夫人舉為者也余既挂仕籍四方游而東蒲翁為李聘余七女弟余亦時時書相聞其三年喪東蒲翁余哭之于鄆城邸又三年余叨後豫章適里省觀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七

大張君相與握手道故已升堂拜母母辭不見然張君言母髣髴白髮非復講藝時而二張三張余亦不復識其貌蓋別已十年于茲矣余有友而姻張君者金君仁英君居美謂余曰以子之好大張君而其母以明年正月一日六十壽子其若之何余自惟愴往如昨而已不逮東蒲翁而忍及太夫人壽展聞無以當舉白則何世執之為也顧別亡何而太夫人已六十藉令嗣今而耄而耄而百歲期願忽忽耳安所稱久視而藉手介太夫人乎古之言壽者曰無疆曰萬有千歲非直以百歲滿望也然而人未有真能千萬歲者也而詩人又非諛也則何以說也楊于庭曰人壽不滿百乃其言千言萬言無疆者是在所樹哉是在所樹哉載藉言孟母言歐陽母彼固兩田舍嫗非有王公禕翟之家青雲之附也而一以子與一以永叔邁跡自樹赫赫好脩而其斷之機畫之荻亦竝吻焉若澂二賢則母亦與僉人市子同游共盡而惡在其履在房第焜煌彤管也張君兄弟故雋然幸無忘太夫人所為為君帳具握槩之客而圖所以振太夫

人脫也沁沁焉汶汶焉寐而頤頤而堅而孺子甘其
之謂何夫樹不必涓亦不必見操心畢力升沉以之
故傳言補天言填海夫海非可填天非缺也喻能樹
則窮天也地無難也最諸樹之妙無令為張也母也
者不歐不孟而漸派若田舍嫗則張君兄弟任矣

李太宜人九十壽序

太宜人者奉政大夫濟南郡丞小湖彭先生配宣城
訓導封承德郎主事公母而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
夢祖祖母也不佞不逮郡丞頤從長老時時稱說郡

楊道行集

卷之十

文一

序

丞丞三大郡竝藉甚其人如高山峻嶺蒼松古柏然
風采可想已不佞為諸生而偕戶部君游拜君父則
又儻夷夷舉風騷自命龍虎變化不可縛捉人也而
戶部君全不佞成進士又為察院知其人蘭茁玉瞻
淵停嶽立翩翩佳大夫也然而微太宜人蔑有造于
彭氏三世矣何者左右相攸維鳴待旦則郡丞所繇
成也愛而能勞三遷不頤則承德所繇肖也令飴而
美施于厥孫則戶部所繇遠也以故年九十而耳聰
目明行步矍鑠蓋若為彭氏三世報太宜人者茲固

天乎茲固天乎或以問駕部楊子若太宜人者古之
人有諸楊子曰女行不出閭蓋其難哉傳言婦吾得
一舉案人焉傳言母吾得一和熊人焉之兩者非不
光光彤管矣然未有兼夫與子而成之者也矧子孫
何者數猶幅也纖既定能素而長乎且也精彈子少
昏于耄嫗摩其孫而沫濕煦濡教斯掩矣乃太宜人
固粉黛者流非有王公大人之識經史之雅也而以
成郡丞公為能婦以成承德公為能母以成戶部君
則又為能祖母噫嘻一婦人而坐見其夫與子及孫
三世之成其視董董一成其夫一成其子若舉案和
熊者相去為何如而彼猶令人艷羨嘆慕而不置在
于太宜人當何如也而載諸所未有者于彭氏得之
今之執醕而上太宜人壽其樂又何如也夫以太宜
人不世有而庭辱太宜人孫今年又最親法宜撫拾
太宜人事實以告太史故于是乎序

程翁壽序

蓋自不佞之及鮑商應兆游也而以故習程君湛已
從湛知而翁而翁者新安人所稱西館小山公而休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文九

今所嚴事祝哽為老更也者乃其少亦嘗商吾謀
無父老猶能為余言之于是翁雖布衣人乎其名
已無隱而走江南北矣今歲六十則應兆為介乞余
言云翁之言曰語有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夫
所貴為商者誼為上名次之貨為下故鼎食素封連
騎擊鐘將乾沒不佐里井之急以殉身乎將推埋忠
雖以杆當世之文罔乎抑厚施而薄望振人之急而
不尸其功以為名高乎烏氏保巴寡婦以彼其誼動
萬乘故足術也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為有德此驅僧
物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主

山翁見三善為傳曰六十始壽翁自今六十而七十
而八十而九十尚庶幾乃倘俾新安人及譙父老永
乃來哉在抑之戒余故詩不敢不因應兆以告
也

里翁人七十序

里有女士曰王母魯人云母余元舅傳嚴先生配
而先生階之其行誼挺挺有丈夫概而自其為冢婦
而并賦乎頌其行誼挺挺有丈夫概而自其為冢婦
事舅姑固已婉婉稱能婦矣先生少耽讀孺人緣集
物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主

佐之讀此得雋已榜以官而孺人又荆布佐之官已
春焉而稱未亡人而拮据摩兩兒一踣一扶光光
宗則孺人之大有造于王氏三世也往孺人六十壽
也而不腆祝釐之言則既千里而屬之甥庭氏迄今
癸巳而亦越十年于茲矣則孺人且七十而庭亦免
而歸矣于是戚屬曹子吳子江子謂庭宜復有言固
以請庭則俛而愴先宜人願今其屬餘幾無寧謂一
舅母在而嗟焉無以侑一卮則惡在渭陽焉也抑小
人前毋繁不得事而又何以壽孺人孺人子儒士君

左右就養無方服勞不解母喪而伏棺每饋粥兒嘗而扶夜唧唧呼侍婢必前應曰兒能養母寢熟則就寢然未嘗一日解衣帶也郎中令建取親中常自浣滌方君茂美傳曰孝子愛日如儒士君所以養孺人藉令君一日而致公卿左五侯鯖右熊蹯以羞阿母寧易之乎又令麻姑爬背王母投蔬安期浮丘之屬各以其方主進君且叱去知不及嘻嘻斑斕懼也若是則庭又何以壽孺人抑庭猶憶犬馬年始三十而為孺人六十壽今且四十而又為孺人七十壽以暢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汪東泉六十序

新安之族汪為大汪氏老則今六十壽東泉先生云余不識翁何如人也而鮑應龍氏以翁婿廷株來則具言翁獨行好脩君子也余于廷株不甚習而應兆所稱說知不虛鮑子知我也聞之應兆翁蓋業商者云商之道頗有拾印有取焉獲料焉惟力是視而公獨曰否否語有之貧夫死財烈士殉名夫聚而不能

而歸觀若明僧兒者以衣終而為安陵富人弗過也余思焉倚氏自主以彼其取鬻諸侯則樂行其德矣是故其商雲間也十三視息負則貴之人有急則作而响沫之以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歸焉富者惜其貲貨者焉為重積而不居遜名而名隨斯東泉公之行也司馬庭曰有徵乎應兆曰夫十起不起者私而公之跡其兄弟之子猶子也已微獨姪也公之友有其子與資谷而懼討于父者亡奔公公曰緩急人所有也而罪而投我而我安得恣然而已暢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無親常于善人故公之能為善也者乃其能為福也者而其能為福也者乃其能為永永也者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余嘉乃誼故因應兆及廷株之請而述之不欲沾沾作兒女子語也

戚母孟孺人七十叙

將為女婦壽則必彙其壺行而掄揚之掄揚之不足則又述其夫與子而頌禱之是果誰助乎曰婦行不出閭其壽亦不經見而猶魯頌言壽母不言所以壽之者後漢書乃有登堂拜母如范張交未聞侈為文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二十四

也自文生于情而後世始有掄揚頌禱如今日者要使其行著于彤管之林而祝釐于鬼神無愧辭則今戚母孟孺人矣孺人生肅皇帝御極之初氣融而醇如彼松栢生于沃土有壽道焉入其父為兩峯孟先生而歸石樓戚翁則南玄先生其舅兩先生以道學倡後進始于閨門而孺人所歷固已朝于劉向之列女傳而夕于大家之女誡七篇矣戚先生解都給事中歸而輟車之式虛無虛日石樓翁則時為諸生有名也孺人婉婉進游瀛壖之驪四方之客而

无以其紡維佐石樓翁治博士家舅背而石樓翁亦資志于有司以背而孺人稱未亡人也則執執手孺子仁泣曰婦庶幾兒長以藉手報地下手而仁為諸生長矣孺人則又泣曰老婦庶幾抱孫以藉手報地下手而仁舉孫而吾可知也曰自是以吾年聽造化以吾家聽吾兒而吾日以舍貽弄吾孫而享吾壽其可乎蓋自先大夫締姻于戚而孺子陞婦于孺人稱猶子矣已仁辱兄事庭而庭時時拜孺人床下稱通家子矣孺人以十一月三日而仁旬旬祝曰天乎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願母百歲而遠吾稚孫之孫之成也而孺人謝曰吾老矣唯是歲歲舉兒福幸甚乃其羣從子及弟陞之儕為女夫者亦匍匐祝曰天乎願母百歲而遠其孫及甥孫之成也而孺人又謝曰吾老矣唯是歲歲舉而弗觴幸甚不佞從從賓客中先爵進曰唯唯否否夫天道猶酌而人則杓而承之杓也以石樓翁未竟之年而孺人以身漚之以兩先生所委命于造化之旨而孺人以神全之是天壽孺人而孺人又自為壽也夫當君子背而茶也岌岌焉孺子仁之不保而何

知孫今既孫矣又以節致梓樊矣夫既滋其不可知
于前而何遽齎其不可知于後且度而孫之成孺人
不及意而孺人何知不遂蓋也里中人言仁孝事孺
人每一味甘必以進孺人色不愉輒悶所苦為諸
生謝去而時時侍孺人古稱一日養不以三公易蓋
孝子之用心如此藉令孺人得壽蓋則仁色養且二
十許年其于三公何有而况區區一諸生哉其謝去
不顧余故避之矣

兩峯先生詩叙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五

肅皇帝時吾郡蓋有三先生云德行則太宰胡荅肅
公氣節則都諫或公而道學則郡丞孟公孟公者學
者所稱兩峯先生者也庭生而不逮都諫公猶逮
肅公而不獲見願幸見孟先生孟先生是時耄而庭
甫舞象歲然而先生得余驪也孺子孺子乎詔而良
知而悟不庭唯唯蓋其學于陽明先生為高弟而更
印證于甘泉湛先生東廓鄒先生及念菴羅先生稱
全志友矣先生雖不亨于官乎及先生在而郡國守
相之願見先生者至不敢以干旋導既見而充充然

亟自得也豈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哉梁木其
壞學者用夷而先生守師說如魯人之饒鼎已逾太
蓋碩果猶存屹屹為郡祭酒然余不知其嫻于詩也
先生歿而余識其伯子養浩于獻縣丞頃又識其以
子養中于里于是養中手先生詩謁余泣曰以先大
夫之辱知子也而又以子之辱從先大夫游也唯是
不朽先大夫敢以請余何知詩則又何知先生詩願
明與而以講學詩者白沙定山其著已世未嘗以兩
先生學而遂廢其詩亦未嘗以兩先生詩而并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學則先生之勅宰理窟自成一固未易置一喙也
昔藍田晚而得譽而論者謂人不可無年至右軍名
位不逮藍田又謂人不可無子夫當先生之與莊肅
及都諫公鼎立也校位不足校年有餘浥彼注此而
竟以其名鴈行進先生之所得于年者固多乎而養
浩養中又能深惟先生之意而圖所以不朽于余是
可謂能子矣故不揣而為之序而亡論先生詩云

張小溪六十叙

蓋張子之以茂才異等貢太學而其父始六十也于

是其子姓之班永舞者若而人其姻戚之洗爵進者若而人而其四方之函采而祝釐者又若而人然而張子弗辭也曰微大人先生之言則安所壽吾父已而思曰當吾世而有嫻于辭者吾為吾父雖百舍重趂而正焉可也而度今而亡逾楊先生也余則止面焉而久距其居不三舍也于是介魯君以請曰遐溪處士者父父也蓋五十四而舉父而猶逮父之以孫班嫻也以故父猶小溪云而其孫新安從著歷陽之烏江里也自父父昉也父父大耋而父手滌瀨而盡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之手巾裙廁踰而浣之既背而孺子慕矣手不操計然之書而家不擅烏氏保丹穴之利然而拮据視什一之息而操其奇贏遠有天幸箸日殷殷起也又曰夫鮮衣怒馬鳴瑟跼蹐而喑嘆不佐閭左之急即樊氏之淶陰氏之黃羊安用之而父不為也雖時時游于酒人乎顧其急人之難自天性然而又伉直面折人過卒亦未嘗纖芥留云又曰父丈夫子四而儒為長比就外傳則亟令之從賢豪長者游即儒之獲摯衣于先生也父趣之也而儒幸奉大對矣已又偕其

三弟兩兒懼殺水矣郡嚴老更而曾大夫致父剋服矣唯是不腆百歲觴庶幾割采于執事者先生定重圖之楊先生曰儒遊余門蓋亟聞其家乘云漢而為留侯良唐而為玄真子志和蓋留侯晚而辟穀而玄真子則烟波之釣徒也逮于公世世有隱德云然要其旨歸亡適老氏而留侯玄真則得其意而精用之者也信乎天之道猶張弓也餘其有餘則常餘而務足其所不足則不足且夫父耄家饒多子孫而壽是天以有餘奉公也耄而孝饒而施壽而好行其德多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子孫而亟趣之從賢豪長者游是公之以有餘付造化而不盡其用也夫惟以有餘付造化而後善留餘夫惟不盡其用而後用之不可既張公之于老氏深矣公甫六十而儒暨諸子幸為我語公專精神進飲食以饗其餘于年以及其子孫而佇見夫壽考福祉之盛國家將脩祝嘏祝嘏之禮于公即公亦欲付餘于造化而不可得者余固卜之哉余固卜之哉

歐陽翁暨配林孺人偕壽七十叙

始歐陽光祿君之貳昆陽也而已念其兩尊人不欲
去其又明年而翁暨儼林偕七十于是光祿君手執
爵而羞之而融融洩洩乎樂也公莆人而僑居于椒
干法稱寓公云而吾椒暨莆人之為寓公壽者介王
君戚君以言請惟光祿君亦庶幾余一言重也願載
藉所稱寓公有隱德而又夫婦偕者梁鴻扶風人入
吳麗德公南郡人入鹿門山以彼其齊眉如賓之誼
卓犖乎微蔚宗氏傳而蔑有述于今矣然不聞其壽
何若即壽而其僂未必偕而蔚宗氏第追而蒐之未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手

嘗親見之也藉令隱德而壽而其僂又偕又幸而當
蔚宗之世而有丐之言者宜如何而稱述焉而余所
繇不得辭美聞之光祿蓋世居壺蘭城閣左為歐陽
詹裔云 肅皇帝朝而莆洵倭警矣公念毋背而
獨其尊公老則以之間闕走吾椒而半路籃縶以處
也甫既茶公父子亡恙而更拮据為小賈已用宣曲
任氏法益斥而大之而箸可萬金于流寓矣則下撫
二弟而上娛其白頭人蓋仲功而接之屬栢舟操者
公成之也閩而寓者食指以百計而公以鄉之人沫

人熊而寓者食指以千計而公以寓之人沫之然亦
忘乎其為沫也子而才輸其貲以官于 朝而公弗
敢汰也趣辦而事曰 明天子之仁也歲而祿輸其
粟以冠帶于有司而公弗敢有也趣返而服曰部使
者之惠也仲子暨孫而又才則又輸粟以貢于太學
而公弗敢居也趣肄而業曰而王父大王父之詒也
蓋其德自公樹之而自其孺人趣之自緝緝洸以至
素封之著而未嘗一日而忘規也翁媼晨起子孫婦
以次跪上食夕而課子錢之入不貲而及其于家政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手

未嘗一日而忘緝緝洸也楊子曰余觀歐陽翁暨林
孺人豈非所謂梁鴻麗德公夫婦哉彼隱也而此賈
而隱難矣彼隱而偕也而此偕而壽而又多子孫難
之難矣雖然彼之壽與子孫不可知而此可知者何
也蔚宗之傳畧而不佞庭之序詳也畧者追而蒐之
而詳者耳而目之也昔樓君鄉之日致夫五侯鯖也
其母在也是時而嫻于辭者亡逾吾家子雲而護不
聞乎其一言為母重也光祿君守在大官其壽而父
母則四方之環亡不力能致之而必欲微一言之重

子不佞甚矣其能為子也其賢于樓君卿也夫有光祿君為之子而翁與孺人一旦而出梁鴻龐德公矣婦上母感也

封君李翁暨配孺人七十壽叙

始李翁為博士而其伯子以雲間理滿一考也故事非辭任不得封封孺人從其子云又三年而仲子復為廬州理會翁亦謝事詔封翁官如廬州官于是雲間為御史在告而廬州亦且入為給事中御史矣頃時時咄嗟以為脫斯久而伏子舍取親中厨諭自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三

浣則豈其以一給事中御史易之乎蓋前後薦廬州者以十數民歌舞于途而其心未嘗一刻而不繞兩導人膝下也鞠一獄署一髮書必為之平反曰兩導人教我弗敢枉也警一局下一赫跪必為之歛階曰兩導人教我弗敢忽也已有一善必推而本之兩導人曰不肖弗如也兩導人有一善必求為之撰述曰不肖弗能聞也是廬州君之心也會行縣過全椒而全椒人楊子奪官家居然其好古文辭甚而廬州君雅相慕也則造廬請曰不佞兩導人偕七十而以吾

子之嫻于辭也又以不佞之辱好于吾子也唯一言而當甘毳則如之何而吾邑令樊君暨和州守郭君亦亟為廬州請也乃于庭不獲晤御史君然知其賢于海內卓卓又知其雲間之政似廬州至于廬州君則耳而目之熟也嘗怪君兄弟一出而超軼人羣以為其地必傑而人乃靈又其導人必有為之厚積而駿發者以故過永城望其山川徘徊不能去已即其土人問兩李進士家世則知翁孺人翁蓋俠而有隱德君子也家不稱素封而慷慨振人之急已厚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施而薄望不伐其功蓋其宗其姻其隣以及其邑子所洵沫于翁者幾何人矣邑有富而亡檢者願交翁且以百金壽而翁許之也里人大譁豈其弱而比之夫已氏乎翁徐以其金賙某乏賻某喪問某孤嫠各德翁甚而翁曰非某也夫已氏之詒也蓋自是而其人始為善士名里中則翁所成就也翁始訓興化繼為京師之武校長重博士而時時以其俸分諸生或度圖書及文人墨士所著述間則舉而為文為學詩下心其工也既以其兩子贊縣官遂舉雞肋而棄

而不必其戀也其德刑于家人而孺人婉婉象翁
指潛孚沕毓而不必其聞也余所聞翁孺人如此也
楊子曰世稱壽為天厚之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藉
令得數于天而罔克好行其德其于承載必不幾矣
夫壽而偕偕而多子子而並貴又偕以其子封翁孺
人之取精用物于造化者侈也然而厚積有如翁者
乎其儼有如孺人之善左右者乎人子之四方宦有
如司理之跬步不忘翁孺人者乎其斷獄有如西司
理之不寃者乎夫天之厚翁孺人也如湛露而翁孺
人則金莖之掌之承之者也繇是道也雖大耋而期
頤可也書有之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不佞江以壯人
也江以壯合四郡三州數十縣百萬之衆而亡不噴
噴廬州理之恕之平至唯恐其失怙而內徵去夫此
百萬衆者精神與天通也天為百萬衆怙廬州君則
必為廬州君壽而父若母夫一廬州君足致之而況
翁孺人又自樹之而又別有伯子御史君也

桂軒張翁七十叙

吳君建之暨余姚兄金七以桂軒張翁七十來辱曰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五

士勲女夫而渾然及翁子煦為姻友唯是洗爵而祝
釐堂上唯子言又亡何煦以翁七十來辱曰煦不自
意而二君業有請矣唯是手潄灑而斑斕膝下唯子
言庭所聞于煦及吳君金君者則翁大都隱君子也
其足跡非大故未嘗入城市其孝友脩于家而鄉里
人無間言其于勢利漠然亡所關于心而第度古書
盡及博通堪輿醫卜之說其教子孫不言而躬行其
于人頌嘆無一苟者求之古則漢濱老父瞿硎先生
宋纖其人哉然漢濱瞿硎并其名與姓而述之而瞿
硎及纖即以栢溫馬岌之貴倨而求一識其面而不
可得至不得已而強為之銘與詩又安肯令人知其
若干壽而文之也張翁者夫猶古之道與而人業已
知其姓名業已識其面今又從夫世之嫻于辭者而
丐其文則母乃不合于漢濱瞿硎諸君子之旨而所
謂身將隱矣馬岌用文之者非耶楊子曰唯唯否否夫
述名而不使人知者此逸民高士之致而非所以語
于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孝子之事親也父脩辭則即
其辭而侈之曰吾父作者也父奮功則即其功而大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五

吾父于旂常為第一也父潛而脩則即其潛
之曰吾父質行為里祭酒也夫人壽未有如岡陵
也而孝子祝壽必曰如岡如陵祝願之不足又即
夫文人而丐焉其言微而顯則躍然喜曰是足以傳
吾親矣脫其人亡常而其言不足以傳必不恡夫百
舍重趼而更丐也斯色養之極樂而愛日之至情也
乃仁人之從旁而勸也豈非馬榆揚人善而不忍
重傷孝子之心使其踰揚或溢于真而不忍使片
善闕而不著其責也哉則必從而譏紀之其責不在
楊道行集

外舅吳翁七十叙

似余以是嘆何張氏之多隱君子乎豈其並貞
匪齊名考槃如點亂之同氣淡潛之共宗者哉夫里
有隱德而弗為讓述是余之責也矣是余之責也矣
既廣孝子之心而自附于仁人之旨故併及之云
展既為外舅無號山人傳及序其址憲逸史矣已泝
其生戊子而至今上之丁酉壽七十于是子姓及
諸女夫羅拜堂下而賓客亦函采于其家翁辭曰不
佞不敢以耄故重動諸君子賓曰里嚴祭酒即微篋
匪豈其當翁世而度一言介翁社翁固辭曰雖然不
佞不敢以耄故重動諸君子賓曰職方氏今之嫻于
言者也業亡所不授簡而豈其獨遺于外舅氏于庭
既謝客已颺言曰余觀吳翁而知古今人之所壽壽
大相遠也或曰何也曰古之壽上壽之今之壽自為
之爾有說乎曰三代而上治化翔洽而其民無天札
凶厲之虞以逮于老既老矣則又祝嘯在前祝嘯在
後罕使天子有事就問而不敢不使之然于朝其榮
之如斯其隆也故曰古之壽上壽之世而衰也而人

不復待壽于上矣并其所以至于老與養老者而失之矣于是富者以其甘毳適豫焉而壽而貧者亦以其澹泊無營焉而壽故曰今之壽自為之也夫余外舅無號山人者固幕門圭竇之人而佔俸之叟也非有王公大人為之繼粟繼肉以贍其躬也并日而食環堵而居非有滌灑綺縠之奉高車曲旂之安以調攝而康遠之也然而七十而耳聰目明豪飲大嚼如四五十許者則山人之志恒澹而氣恒專也氣專則無佚思志澹則無艷念壽不于山人又何遠矣蓋山楊道行集 卷之二 壬

七經思問序

蓋漢儒近古其文往往本之六經稱羽翼云代降而文與經岐而二而世始多務華絕根者矣然而一二大儒猶能考證經義而其論不詭于聖人逮于今而學士輩浮慕古文辭日浸淫于諸子二氏而第古一經以烹雉縣官如豚者之芻狗庭嘗思一挽之古而不可得而竊聞浙有唐範川先生者其人遠于經學而恥為近代雕鏤之文則私心嚮往云顧以不得見其遺書為恨而幸及先生之子在泮綰帶交已稱備兵使者來而庭辱部以內于是兵備君梓先生所著曰七經思問者而使使問序于不佞庭庭受而卒業而後知先生非今之儒而古之儒也蓋先生自其東髮受書勃率理窟多所心解其言易以為四圖有功于易而誦歐陽諸人之妄嘗其言詩以為太師陳詩而被之樂所云不淫不傷者聲也非辭也自文人之詞出而其通于樂者寡矣其言書以為穆王優于宣王故孔子存君牙罔命呂刑三篇而于宣不之及其言春秋以為桓四年七年亡秋冬二時乃其傳習之

而其詩碩益雄自是李伯承暨公兩子伯仲嗣起而
濮陽人亡不關關于詩乃其所嚴事為祭酒者尚
書公也余守濮不逮公及伯仲父子而獨其季子長
與余善子長遂遂對余如不出口不知其佚也伯承
徙容為余言子長少時客新鄭相公及上書世宗
皇帝脫尚書公于逮山以東亡不延頸為子長死而
余始以佚知子長然不知其醞藉翩翩善繪事也居
久之得子長花卉樹石烟雨諸景種種飛動燕為小
令度曲歌而余始以繪事及小令知子長然猶意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四十一

為佳公子不謂當作者林也居久之余守職方而子
長子參軍本示余以其父清華軒歷下稿各一帙余
然後知子長之泱泱有大國風為不忝其兄與父而
余之得子長恨已晚矣已為之刪定而歸之且許以
序而會參軍卒于京師余亦屏歸里與子長濶不聞
問丁酉歲杪始得子長二刻并以書索序于余余業
已有成言于參軍不欲背而又不忍當吾世而失子
長竊怪夫以子長之情之才藉令撥魏科躋騰仕其
必有不脛而走四裔者而重重曳裾王門以老又

自尚書公之背而子長之遘患難瀕憂危者屢矣晚
又喪參軍及其少子牢騷倥傯而其詩彌益工使子
長不遘難不瀕憂不牢騷倥傯不能沉精鬱思以
自致其詩若此以此觀子長雖不必撥魏科躋騰仕
而所得孰多當必有能辨之者又子長不求知于世
而余十餘年而后知子長則信乎天下后世之知不
知毋庸較而碩吾所以取知于天下后世者為何如
苟有其具毋患世無知之者余于子長益信也

春秋質疑序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

四十二

自公羊氏殺梁氏出而左氏紕自胡氏列之學官而
公穀亦紕然其微事不于盲史乎其參訂不予二氏
乎而若之何華衮也斧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亡敢
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其微者弗使知也即
知之弗使告也而七十子竊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
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以
為如天地之墓繪焉而不得而况乎生于千百世之
下而姑臆之乎胡氏矻矻摘三傳之類而擷其華語
多創獲其于筆削之義邇矣然其議論務異而其實

人近許間有歟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鄱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于內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繇編吳博士家謂三傳出而春秋散而胡氏執牛耳也呂不韋懸書于市而詔之曰更一字者予千金此必不得之數也夫既列胡氏于學官而噤左公穀之口是懸之市也既懸之市而余猶置一吻于其間是吾家子雲老不曉事而恨不手不韋之金以歸也蓋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誚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余所繇疑也

張母朱孺人八十壽叙

吳人張子自其翁西溪賢全椒則遂生張子全椒而亦越五十餘模矣張子拮据起家置腴田美陂頃百畝然每飯未嘗不在閭門洞庭也生男女必婚嫁子

楊道行集

卷之二

四

楊道行集

卷之二

四

吳曰吳所自出也西溪翁在殯且廿年必以其似返曰父墓于周夫亦猶古之道也母朱孺人老而嫠而張子手馳精蹕上食未嘗不百方娛母也母女弟適余外伯舅氏而嫠老埒母則又昇之家而未嘗不百方娛也姨母亡出子諸滕子而張子弟畜之相洵沫也故余竊心重張子亟欲列之當事者致梓換而會余罪廢不果廟是朱孺人八十余內弟陳子謁余一言張之惟張子亦欲藉余言壽母也禮婦行不出閭所繇章章者子爾古稱曾子詎不謂養志哉張子起布衣習宣曲任氏法非有章服以開其躬與夫漸摩于書史也母老荆布非習于大官之珍棉翟之饗也既自度其力之所至以供母亡弗碑又度母之心之所至以娛母亡弗順毋思吳則男女必婚嫁之吳母念女弟嫠則迎而瞻之如母母念女弟諸滕子則畜之如母出亡之而非母志也者則亡之而非祗承也者身牙簪簪歛之中而蹈王公大人之履屐執經問難之助而符鷄鳴問寢之風張子之性與古人幾矣記有之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養育必不果乃張子之里居也歲大稔捐粟若
 千鍾貸其貧者不問也操券而走其門子之金期而
 問其息不如券者不責也問何以爾也張子曰吾父
 習為之吾母又時時訓也茲所謂貽之令名者也故
 自邑搢紳弟子以至市儉田畝之屬亡不津津述張
 子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者耶唯高山產松栢已松栢
 茂而益以蒼蔚高山焉故不有是母孰生是子既生
 是子而是母又藉以傳余所為壽張母者如此張子
 助之哉嗣是母年益高子養志益不懈益好行其德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聖王
 而不居所為母令名永永誰貽之乎則張子也矣余
 雖不文尚能歌咏君雖賤當亟列之當事者致梓模
 也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一

目錄

引跋

道行草引

書鈴山堂集後

選詩刪引

杜詩刪題詞

題陳志玄游草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題陳志玄游草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一

全椒楊子庭著

引

遊鄆草引

楊子庭曰余聞之鄙人扣缶拊缶仍仍然樂也及其擊建鼓撞巨鐘而後知缶之足羞也余好古而力不至其于文若詩將所謂缶非邪然及讀杜工部所為繁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之句則又沾沾自多矣故夫天真之發于物為吟于人為文章大者銷三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一

詩抄引

余業用毛詩起家守鄆上閭檢肱匿故所佔俾訓詁語詠門人孝廉王九臯氏王生曰博士矻矻占一經已倦懶聞不用倘所謂土苴非邪種之食之若之何

春鍾擲之也為梓諸余重違生意已進之曰王生王生乎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以彼所創獲結為大年而謂者且以覆瓿也博士瓌瓌又何足云且也丁之解駮然者然者乃耶抑神來耶神王意昌風雅如見即傳註且土苴而安用博士語為于夫覆瓿知不免矣

封濮州軍書跋

庭守濮亡狀竊不自意滿三歲天子以為勞誥封其父若母及妻云于時家大人就養郡邸則壯向稽首而拜曰是唯我明天子大孝錫類仁及小臣已有今日已南向呼先太父太母而拜曰是唯我祖我父積行累世施及後人以有今日而天誠庭曰孺子念之哉負朝庭忘而父而祖矣庭對曰庭不佞敢不祇若父訓以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書鈴山堂集後

分宜為翰林及在告時其詩絕清婉似孟襄陽迨其官日高而其詩日以不及則信乎詩必窮而後工而世未有復龍貴而能工詩者也又分宜居鈴山十餘

天下甚稱其性退使其便死則豈不一清脩翰林
哉不幸而壽又不幸而至卿相而竟以惡名終也悲
夫

選詩刪引

詩自三百篇以降其唯選乎上溯漢魏下逮齊梁雖
其世代遞殊體裁各別而昭明所輯固已咀其英而
擷其華其棄去不採散見諸家者如彼崑崙無遺瑜
焉故可畧也唐人遺體亦復取之杜兩大家好之
尤篤工部至選詩十一則曰選詩之遺理一則曰續
易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兒誦文選詩 經為世所好論衡為中郎所環
度有所當之心者非為已而為之也間亦有一二未
合者度自系歲即普代而竊疑之奪官家居時其
紬繹妄以為五言雖盛于漢魏至其四言終為三百
篇所掩而補亡闕中華林幽憤繁見收錄變或古
所未安者一也平原康樂王屬行工自性足性
千古擬古擬都摘摹何為持以弄竭神色兩索至
張協之擬四言為以味所未安者二也亦有序重
無漫如之詩見實不與恐致患者造語艱晦如真

下北辰星問此玄龍煥者買謚估權相玄逆節獻詩
唱意既可強如其詞亦未傷美輒難以李陵相
方詩可雄視所未安者三也以是數者推而廣之人
雖具眼集豈無瑕竊不自意僭為刪其若干首淘之
汰之庶幾平亮去而珠璣見矣然亦止以備僭竊
便繙覽耳若謂虛身非堂上眼在井中憐慚陸機胡
解文賦識愧鍾嶸胡叙詩品則庭又何說之辭抑人
有言文章猶日月焉昭昭而見之也知我罪我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

揚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杜詩刪題詞七條

五言古詩其源出于荀勗及十九首曹劉陸謝抑又
次之齊梁陳隋風骨漸弱唐人唯陳子昂李太白最
為近古子美老憐沉雄前無堅陣如新安石壕新婚
垂老無家及前後出塞登驛州諸詩以之與吹漢魏
誰曰不可唯是古詩無過十韻者長篇累句杜時有
之不獨八哀補繁聯矣今姑刪其甚者其瑕不掩瑜
俟觀者自得之摠之樂唐人古詩終屬唐體恐未能
駕軼漢魏也乃魏晉以降迄于我明詞人往往沿樂

府諸體即青蓮不免焉獨子美直拾時事自為一題
千古以來無此度感矣

七言歌行雖起于魏文戰歌至唐始暢唐稱李杜李
雖天才一子受放其變化有窮而獨子美之變化無
窮至其沉深感慨令人可喜可悲可歌可涕亡所不
可可謂聖于歌行矣其間不經思者為刪一二云明
興歌行唯杜地并州得子美悲壯之旨信陽歷下皆
不及也

五言律六朝已略有之如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者謝朓也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片陰鏗也遠水
翻如岸遙山倒似雲者隋楊也然至初唐而始名至
盛唐而始大今觀十二家亦無不稱然雲錦美至如子
美以為沉深也而未嘗不為綺麗也而未嘗
不蒼古以為雄大也而未嘗不為壯麗其于五言近體
即青蓮王岑尚不敢合曲而余而見他乎間有可刪
亦千慮之一失也

律詩七言尤難如水田夏木冠以漠漠陰陰便成佳
絕若上二字可刪何必七也大都七言之法起語須

停蓄又須開門見山領聯中聯須有開有闔有近有
遠有虛有實其語宜靈活又宜典重不宜纖巧此

盛唐諸人及子美之所同也而子美七言之妙則在
盛唐中別為一體如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
地間居人有此起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蕭唐人有此聯乎關塞陸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唐人有此結乎至于句體尤為創獲然余意學
七言者當學唐無學杜此為高蓋虎之喻也其以類
瑕刪者于子大則江海之汚垢云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五言排律其體與五言律不同鋪叙富麗一難也對
仗精整二難也過度處如駿馬折旋于緩封之間三
難也唐詩十二家均稱妙品至于淮陰用兵多多益
善則子美執牛耳矣昔人謂留中無一部國子監者
不得杜詩諒乎

七言排律重董于工部見三詩非必其至者然亦可
見古人長律之法如此也高標品彙遺之所謂棄蘇
合之九而取結蟻之轉者亦足哂矣存之

子美不長于五七言絕句然其老辣崛蒼亦自有可

喜者余故刪而存之大都唐人之于絕句則王岑升堂青蓮入室達夫昌齡之輩自可坐于兩廡矣工部詩聖獨拙于此所謂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題陳志玄游草

自志玄之甫舞象也而業為詩已游南雍訪六朝之遺興高皇帝開闢之盛而詩益進會有所不愉則益嘆曰身猶寓也苟可以據吾古今不平之感而發其跳梁睥睨之興則豈其畢婚嫁而后五岳游于是登金焦吊虎丘尚羊三竺六橋間為逸史已渡錢塘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探禹穴浮江泊小孤入豫章轉入閩謁武夷稅駕東粵望所謂羅浮五羊者而后返蓋志玄之游閩二年所歷名山水以百數得詩若干首好志玄者為鏤諸梓云歸而問并言于余余惟詞人之好遊者亡逾謝靈運氏以彼其窮討山川布帆蠟屐往往為人所厭苦而其興竟以遊發之杜少陵「亂髮生間關萬里而或者謂其入秦州諸詩曠達若有江山之助若此乎詩道之有藉于游也余亦好游其足跡半吳越魯齊燕趙秦涼之境而至其詩不加工乃志玄歟然若

以余為詩於濟世之辟支何能為大如來說法乎抑詩能窮人即余所述康樂譴死少陵饑寒居然可睹已志玄家累萬金而獨揮去不顧脫身為布衣游已恹恹牢騷家徒壁立而大肆力于不朽故余謹問志玄料詩窮子耶抑窮而后詩益進耶志玄不答或謂志玄何以得此下語楊亦不答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二

目錄

記

濮州重修城南門記

吏隱堂記

慈山記

家廟記

浣花莊草堂記

超然堂記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二目錄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二

全椒楊子庭著

記

濮州重修城南門記

郡城迴七里許歲久圯而南門圯尤甚頃郡守胡陵劉君為請于兩公謀修之矣亡何刻以憂去而諸所塗墜率剝落如葉時也兵巡道王公行郡眺于斯城嘆曰是安所雄保障哉會余至王公檄余謁召匠計之直百金度不可再請之帑則衆為余難之余乃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一

登城四眺濠溝斷濠計易軌直三十金左右以故事對郡守所薪燠藉炊爨也嗟夫苟有利于百姓吾何愛于髮膚而敢言私哉郡有廢殿在安平鎮余收其材直二十金民誌訟者原其罪姑輸礫若干計礫二千斤余曰可矣于是山凹完甍頽剝蝕而香而杵而碎傳董之厥有經紀閭閻告竣樓櫓輝映贊不帑費五不農病余乃情察幕落為已願謂傳伴曰君知濮乎壯距魏博正德辛未盜起洶洶薛我郡幾荼矣南襟曹州東帶鄆邑泉使特持節涖之非以盜故

西起澶淵健兒嘗飲馬矣詩之言桑土者豫也
國家脫有荏苒之警弄兵山以東余與君非當與城
俱存亡者乎而顧安得嘻嘻緩帶而已乎傳有之治
官如家千金之子豈米甌礫豆豉之屬縷縷處分不
休何獨士人則卽視官日夜姘姘歧徙而釋負去也
余魯不習事頃余為諸生讀書夜分必令僮僮戶僮
報為矣余繞壁燭之後眠去垣以兩圮急呼僮堵而
滅慎之也輒不自意代廣郡事視余為余家吳異邪
門戶不為誨盜生心而號于人曰主人無與此余所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吏隱堂記

廳後故為福星堂云戶部楊子抵豫章既視事改今
名朝者曰嘻楊子隱乎吏乎夫隱者必茹而芝漱而
泉枕而山石而夫也典署之劇繁清之潛手無絕披
耳無停置固金馬石渠之所矜笑而又何比于歲星
而竊桃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子謬謂吾無託名
大隱是躍馬食肉之快即先耳釣竿之高而費綺與

卿庶並驚也楊子曰唯唯否否夫當進而躁者吏乎
吏者也處世而過者隱乎隱者也身江湖心魏闕而
白衣以宰相相壯山以移文詬者隱而吏者也而士
君子當啞而寡辨乃真處禁而一一乃貞於涸而清
清乃名者吏而隱者也故不泉而漱不松而吟不藥
肆懸壺而靈而子以劇署涸我以漕司涸我是飲食
泉則改伯夷之節而當於陵即成仲子之廉也而可
乎哉于時楊子改駕部為郎中而嘲者曰子言固也
既涸而錢穀而又穢而甲兵未稅朝鞅又戒宵征大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遊山記

夫道長足藹無停故吏乎吏者異子若也何吏隱為
楊子曰謗曰心苟無瑕何此乎無家故吏而隱者吾
無吏心為吏心之謂市心市心之不得則缺缺慙矣
吾吏猶毅然推則行不推則止進不受德退亦無所
受怨故可為吏吏可為果田亦可為司空可攝行相
事若是則孔子非邪則者乃退而吾以記吾堂如此
往庭為職方狹于茹間于幾不請于泉已自免之明
年而古者蓋井心庭 大千憚不疎詔免為紙細不

敘于是庭之鄉之人尤庭慙而愚竟以敗惟庭亦自
信止頤而猶幸其精以自完不悔也家故有容膝園
累石為山植其巖不可亭不足蔽風雨山之下有池
池有橋懸為之峻滑不可度庭既廢世無所用而用
其力于一丘一壑間以自娛于是仍其址更而大之
山高二丈餘下為洞上為亭旁為兩小亭均如枚如
望之翼如甃石而池金鱗初如鋪木而橋柱來于亭
既成名其山曰慙山池曰慙池亭曰容膝亭庭既廢
孫辟諸貴人顯者而獨一二野人過焉或曰子以慙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二
廢子則有之并以辱山若池何也庭應之曰夫山之
大者蕭瑟蒼蔚力能騰雲而為霖而其石之棟瑋而
絕異者上之充文石之墜而下之亦蒐而致之王公
貴人之園中今茲石既片頑而不可程于用而奇章
平泉之所棄而不採者乃獨見畜于余又其累而為
山雖取適于峭嶮之觀而其下淺植而寡樹亦若庭
之派立于世而無援至于池水清而無巨魚非有納
汚茹垢之量而其與余之溪中又適相似則遂舉而
以題名之可也子厚貶柳州至名其溪曰愚溪夫冉

溪名山小自開闢以來已有之而猶無辭以解于子
厚之辱今庭罪重于子厚而山為庭之所自累而成
池為庭之所自鑿而成其亭榭又為庭之所自構而
成夫其成于慙廢罪止之手而欲辭其名不居其慙
可得邪言已余隱几而寐夢一老人顰眉皓髯謁余
而咲曰子以慙命敢不膏沐以從余應之曰子山靈
邪老人唯唯余亦驚覺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家廟記

家有廟大夫也四代何家禮所定也祭之誰宗子也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二
以四仲之朔何不絜卜也忌日祭而縞禩則哭終身
喪也墓二祭吾從衆始祖主桃墳之下忍墓瘞也祭
以至日厥初生民者邪殤亡後者饒而歲除祔始祖
及四代主而祭家守歲也問于古宗法祭義符不曰
庶乎庶實年春楊于庭記

浣花莊草堂記

莊距南山而近而為文筆峯云門曰挹秀峯嶺之秀
色可挹也入門為竹數百竿傍有逕折而西其南為
松檜各數株皆參天而數百年物暑月其下風冷

若筌實云北為超然堂余有記堂之後又為堂五楹
其以庖湏什具備又其西向南為屋三楹先大夫墓
所鎮清江書舍莊定山先生手跡也其前為懸山有
亭有池余有記面為魚樂軒綠以檜屏屏之內又種
竹千百竿以其陽藝牡丹芍藥石榴辛夷玉蘭之屬
中有屋數椽皆閑寂無事其間大都吾莊可三四畝絕
湫隘其旁舍亦小獨居懸山不能當名園百之一
而邑使樊欽之以此入時過後余輒于園中淪茗或
買彈棋度日或西向山陽而去因為余題曰浣花草堂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六 七
并贈余詩有千載杜工部代興楊職方之句余謝不
敢已復為詩和之具在余集中或問于余曰夫浣花
者非子美所為草堂者歟余曰然曰自工部至于今
七百有餘歲而蜀又距吾椒六七千里而遙夫其時
弗沿也地弗屬也子取而名子之莊者何也余應之
曰天地之間何者非寓如以寓則吾身亦非再有也
而況乎丘壑樹石園居之趣子美惡得而有之而余
又惡得而有之然而天之生是人也與之以跡跡雖
續之才則必繼之以丘壑樹石園居之趣使之有所

藉而發之為殷歌以泄其悲叫跌宕之氣而流傳于
不朽余于子美雖無能為役而安知天之無意于余
則所謂浣花草堂者子美可有余亦可得而有也其
于美又豈可謂且夫子美而前其為浣花莊與否
予美不知也美而後其為浣花莊與否子美不知
也即余今者以千百世之後距千百世之遠而取其
所謂浣花莊者以名吾莊子美亦不知也若然則余
千百年後而又惡知夫是莊之不為浣花莊雖然彼
其古今代謝陵谷變遷則所謂丘壑樹石園居之趣
皆無復有存者而獨千百世而知有子美則又安知
千百世以后而不知有余且余姑以名余莊如此
超然堂記
吾園故有堂三楹頃名之曰超然堂云門人問曰夫
汝之谿淮之橋濟之鸚鵡地不能超也漢之無騷唐
之無賦宋之無詩代不能超也君卿大夫士至于與
之不能超也然則先生名超然者何也楊子曰超
然者余取之班彪氏云門人曰夫所據者高斯所
遠故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先生之為此

後則枇杷桂欄交焉其處卑矣奚遠之覽而先生名
 超然者何也楊子曰諸生陋哉因予且謂仲尼必
 登泰山而後小天下乎語有之見大則心泰心泰則
 無不足古之君子不能遊而神遊八極奚地之限
 而壯天子之尊嚴穴而富廊廟之具奚位之限故其
 詩曰登之可以棲遊沁之洋洋可以樂饑又曰
 考槃在之可以樂人之道夫衡門考槃亦處高也其覽亦
 非遠也然而曰樂饑曰碩人曰藹者何也彼其中誠
 有超然自得而無慕乎外者在也雖然是何有于我
 哉且二三子休矣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八

金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三

目錄

墓誌銘 碑

誥封宜人高氏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龍溪宋公墓誌銘

瘞亡女鄧誌銘

勅贈孺人嚴母孫氏墓誌銘

明國子監祭酒前兵部尚書樂公墓碑

瘞亡女林誌銘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目錄

一

張處士配馬孺人墓誌銘

隱居靜山張公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東浦張翁暨配曾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仲白李君

墓誌銘

金椒楊于庭著

墓誌銘 碑

誥封宜人高氏墓誌銘

夏公丞東郡則善其屬濮州守楊子而楊子以故從公習高宜人高宜人甘陵學生椿女而林好公父盤村贈君贈君所為為公隴采云笄歸公事贈君暨姑宜人馬謹公尋為諸生而家徒四壁立也宜人則日操作供具佐公公不問相以內業用藉藉諸生間先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一

是贈君以貧析公及其二弟爰宜人不嫌也會公舉嘉靖乙酉稍稍饒宜人為公泣曰奈何以一場寵故傷友于而公叩頭請贈君合爰矣贈君曰我孝婦孝婦贈君為學博昌邑離則以公暨宜人之昌邑離滿九載歸又之以歸而宜人奉甘毳不少棄也隆慶丁卯公初令單父庚午擢曹州守以母憂去萬曆甲戌補高唐守母進交郡丞亡何以盤村公愛去已卯補東郡滿三載奏請誥贈丞父母官如丞官而宜人始濯濯有錫矣公一為令二為州守二為郡丞官東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克前後十五年我不以宜人俱所為左提右挈而俾東克人尸祝公者宜人助居多姑馬病而宜人自曹歸扶侍姑也取姑中帶廁胎自浣滌藥必嘗乃進姑且卒平宜人泣曰若之為吾亦足矣吾為若德願而子鳳池婦似若孝報若也既用公貴封程冠霞懷璵而流珠無也喜已公六年丞不調亦無色慍且駒公曰可矣吾為公營菟裘公喜數以請數為當事者所格云而公再考績之歲過家挈宜人之官宜人曰老婦固遲公于青山間且也督鳳兒使酬勳飛去成乃公是父是子爾尋病亟呼夏公與訣遂卒是為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距其生嘉靖癸未五月初一日年六十二歲子一即鳳池邑學生娶某氏女二一適德州衛監生屠愈謚一適邑學生鄭謙吉孫三長梗聘趙氏次梓聘楊氏次槐未聘女孫五夏公卜以乙酉七月之吉塋宜人于玉河南而使使持王孝廉九臯氏狀乞曰亡宜人納窆矣而未銘也吾子其圖之楊子曰東郡率廉庶夏公公懇與客譚也直輒大罵茲其灼者以真真微公有寐乎輒所愿于俗所耳

為股所公辰代不持一物衣薄澤亡寸縑即布不
不易公固天性倘亦有鷄鳴之傲者邪令宜人
以吸離離而謫公如壯門婦公又安得擇志獨行而
就縣官也賢兒子成乃公不難史公乞身去之兩者
尤高之為此豈與响沫相逐及握齟爭豈豈若么麼
者可同日語哉系之銘銘曰

也政夫乃寧兮維母也人昆乃延兮相彼蒼蒼
宜人門兮

封奉政大夫直學士公墓誌銘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嗚呼哀哉公之墓誌銘良善字文
謨其先屯晉人口德成者後漢國為故城宋氏
德成生一公一公生雲雲生公公生公公生公
天性然有錢鍾以與宗族故人己資公不問要
子秘無子側室張氏寔生公公幼甚方其從師里社
而數數屈其公社人遂為諸生而後中孫先生游
孫先生者故嘗為太僕卿有知人者其可謂獨
器公以為世惡有好學工文如邑宋生者而離齟
下駒乎而公以是藉其職趙惟燕趙子弟多從之者

乃小試輒無大試則否用子諾貴封戶部主事再
郎中配王氏封宜人云初公娶而慟不逮事太夫人
秘則百方奉養張夫人張夫人病公適自塾所心
動夜從歸已泣涕禮佛額佛前願代母母旋愈業
故貧而弟良策良簡又割也手割者心割公謂公
長二弟時公宜有殺公曰二弟祿不足生活乃良善
幸生活唯是不勝故曰勝唯 弟所擇七裏言二弟
既而分其一其公 弟所分勝耗者其一卒而猶
子女氣氣孤也則摩孺子女眇子女即一豆一縑幾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四

不共云君子曰夫第五倫所以私者為其二十起一
不起也若龍溪公者可以風矣公所响沫者亡獨其
二母也宋之族口臣曰王賓者老而鰥少而孤賴
連而無告公曰我養哉已微獨其宗也有蹕踊而哭
于途者公停車問之則喪父而莫之殮也公曰我棺
哉已微獨其人之乏也隣有鬱而吳能理者其人孱也
公曰我代白之哉其好情而不以為德賢其類也公
雖拙于青雲途乎諱經微微為弟子師老而陰行善
尤力里之人咸嚴事以為祭酒郡守相過公廬則式

下散農采者道相連也河水漲沒及廬公沐浴陳
注向河叩頭求族退之信之極格于豚魚非邪宜
人故公相以內政為能婦已成子諾至郡太守
為第年也散農之案和柳之九方斯茂矣始諾為郎
暨守東昌郡陽兩大都迎養公公不就及諾調河南
公乃就則又以病歸而諾念公亦致其仕歸亡何公
卒卒三年諾起兗州亡何亦卒以故公墓誌銘缺
為冢孫吉祝手諾故所為狀抵戶部郎楊于庭曰微
子茂不朽于先太父余唯唯誼不得辭者習兗州君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五

也公生正德五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九年三月初
三日年七十有二所著有論若干篇行于世子五人
長兗州君娶李氏封宜人次詒庠生娶張氏次詔王
府典議正娶師氏次銘庠生娶韓氏次幼未名孫六
人長庠生吉祝次吉徵吉上吉祥吉先吉祉曾孫二
人聲著聲聞公以其年某月某日塋廬川之麓以王
宜人窆後而于庭所為誌次其事如此系之銘銘曰
有村于霄為杖為柄有翼批振新彼羊角彼美甘陵
崢嶸嶸嶸少也履高百家五經三獻弗嘗退耕于野

蘇幅介以詒後者甘陵之里砥此著崇扶厚藉
于是烏在在難盤盤止一為奉承承繼繼君子之祀
古嚴老更悼史可信我銘其幽為泐無竟

唐亡女鄧誌銘

女鄧余陳宜人出也鄧故齊相公會諸侯處即今濮
州而余為守以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九日生女郡
郎故命之曰鄧當是時余及宜人年已三十一歲子
女無一育者以故得鄧結締之其明年余上計遣宜
人南則鄧從之南又明年余遷戶部員外郎迎宜人
之京師則鄧從之京師又明年余奉命豫章貢舟以
宜人南則鄧從之南乃鄧抵長鎮忽患痘痘竟不救
卒徐州是為丁亥六月十四日年四歲遂塋徐州從
蕭博故也誌曰余年十九而娶宜人其明年癸酉
生子八十一二歲痘死丙子生子州貢業已讀孝經
誦關雎六歲痘死丁丑生子市陽水瀾月死戊寅生
一女三日死己卯又生一女又死越辛巳余已成進
士守濮州而宜人小產一男其明年又小產一女至
甲申生鄧而余房第間始有呱呱在抱者云丁亥余

字生員朱雲鵬子延傳一字指揮滿園忠一
字知府彭夢祖子昌治一尚幼丕承出一通指揮愈
事周之序一字生員滕維正子嘉會一字金滋露不
緒出孺人生于嘉靖癸未年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嘉
靖戊午年十月二十日塋紅廟羅帶山惠州君既始
志于青雲之途顧時時以祿不逮養為恨然而君兩
為令比于畏壘庶桑云已徵天子寵靈貽及兩母
胚胎前光濟後烈則孺人之用物弘矣可以亡憾
地下矣系之銘銘曰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九

窀穸之年三十六越三十年被翟服封而馬龍拱而
木南山可泐石不沒豈其不俸後益益

明國子監祭酒前兵部尚書樂公墓碑

高皇帝朝里人蓋有樂尚書云尚書以佐命為明儒
宗而其墓湮已久矣乃其妻而章之而屬楊子為之
碑也自其侯始也碑曰公名韶鳳世為全椒人博學
能文章有經濟畧少與其友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
陳友情隱里中不肯仕高皇帝兵起杖策謁上
與語合遂參帷帳從渡江授起居注歷給事中中書

省員外郎兵部侍郎尚書改任學士病免尋召拜
國子監祭酒嘗命定釋奠先師樂章奉詔安中
都城陷神主已入命修大明日曆命攝唐宋名儒
秉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命撰祭祀回鑾樂歌命定
洪武正韻命倣陵寢朔望節序祀禮及登壇脫烏
禮又命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札禮上既定
天下稽古右文凡大典制大都出尚書手所條上稱
引古昔核而質辨而有體上眷之屢蒙褒答至親
賜之勅目為和易簡涼云尚書崛起而其五友亦並
仕于朝奎才皆都指揮使文質太醫院判旭從成
祖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封武平伯尚書堃沿村河
距縣不二十里以代之避與其後裔之不振其墓浸
為蒙軍所耕墾二百餘年莫有能議復之者而會今
上之二十三年黃岡樊君以遷人令茲邑既徧禮于
封內大夫士政以太和已間故尚書樂公墓處則慨
然嘆曰夫墓廢徐惟鄭表鄭公尚書道亞黃中功參
王佐瞻茲瑩域屏在荆榛守冢之令無開式瘞之誼
安在爰嚴墓十畝請于屯田使者復勿稅而又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十

一樹而為之碑而里始知為尚書墓
中碑知開封府禮部常卿致諸暨州同知
人亦無言開封太常寺丞處者侯表尚書志
其大者云楊子曰余少好從長老問開國事實常元
之季尚書不仕侯 聖人起而從之此其識固已
與青田浦江埒 高皇天繼至聖而禮樂必頌樂尚
書云何度有所當之心陶學士不是過也天造法用
重典諸大臣救過不暇而尚書獨以令名終不智而
能之手而或謂其功而思命不沾墓之淫以是故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士
國初文臣並未有贈謚即吳大學士沈宋祭酒訥皆
然不獨尚書矣而廖太史道南又記尚書嘗從御河
游 上曰攜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公即跪對曰平
生仗忠義不畏帝王刀 上大悅錄斯以譚公之功
名考終匪獨以智亦其精誠乎 帝心也雖然宋學
士瀛不稱純臣乎乃竟不克于茂州之謫則公之與
時委蛇善藏其用皆不可知墓之淫或其遺令子孫
自剗晦以免禍歟抑偶然歟然至理無不可識其于
開往詔來義兩殘矣樊侯題能表之以章永永此豈

可與俗吏汶汶沁沁了簿書期會者同日道耶侯名
王衡癸未進士舊為屯田御史其有大造于樹不具
論論其表尚書之墓如此也銘曰間氣五百諸人挺
生蕃葉著梧鳳凰則鳴鸞龍畢散際之休明 大明
太祖配 天作京唐吳樂宋景從熾興畢力竭智斧
藻太平樂為尚書粉榆先正亂世雖屈不應辟時偕
隱五人以俟天命五雲氣一見決 聖杖策來歸
魚水之慶蚤參密勿繼覽樞政 帝謂尚書爾典司
成禮樂撰述維爾之能御河盡接戒于列卿寵利居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士
功朕有常刑公拜稽首臣也矢誠斧鉞不避天顏則
溫公筆如椽制作烜赫創此一代具在方策金匱石
室其光焉奕陋彼叔不逮公去騎箕陟降西
掖樂卻世衰龜螭陵為土有紀宗祧而隙樊侯泣
正烈德欽昔九原可作執鞭不惜古嚴懇崇尚曰勿
剪夷門之墟游梁者法別茲 帝臣日星丕顯千秋
一丘而忍刈踐迺樹迺封迺墓斯辰禁樵薪迺碑
斯聞聞匪無文厥名則茶雖亡弗亡一珠在淵斧如
堂如儼如者肝過者則軌微此蕪篇

瘞亡女林誌銘

嗚呼是為亡女林瘞處蓋余以癸巳買妾紀而其明年十二月生女以余瘞而伏在林養也故曰林林生不週歲而母有口異常兒字江氏子越丙申歲十一月而死以瘞故于是余妻妾前後十三娘而死者十一人其存者獨汪氏女及林而二耳乃今林又死嗚呼天之于余何如而余能不悲夫既命奴瘞之石泮橋之坂又為銘曰

不汝慟乎甫二歲而死胡天也為汝慟乎壽而死者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七

誰不天也嗚呼埋而骨于坎兮噫從而兄弟夥以黯兮噫悠悠乎天胡斬斬兮噫

張慶士配馬孺人墓誌銘

余讀張子所為母孺人狀而悲之蓋甫八歲而其母背而不及見其長而婚也又不及見其雋于諸生升于太學也則謂余泣曰使儒一日而微大官尚方之錫于母亡及矣所不朽則唯是一言而華表在而先生倘以儒故而貴及地下人乎夫窀穸二十有六年而後銘也蓋其恆也言已余亦歎不能對自惟先

人先背之歲如之而又忍為孺人

人不特銘婦人必其顯者與其賢章章孺人不顯而其左右張子父與所以成張子則賢而法應孺人又是不銘狀孺人和州人馬公潤女而歸于張為慶士公其配慶士公之父新安人也而生慶士公和州則遂籍和州是時孺人固已生而窈窕有容操而馬公所錄其偶矣已偶公之著之廢而舅若姑番番老也孺人婉婉而然杜而請何趾精而手以進而其舅姑忘乎其為老也家徒四壁立而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七

晨起操井臼泝泝洗手為龜已以其所經續庖具而羞之亡所不甘龜而忘乎其為壁立也慶士公以計然白圭筴遊四方而孺人拮据于其翁媼代為子于其兒代為父于其家政代為督及主人各井井斬斬辦而慶士公忘乎其為四方遊也家稍稍起千金簪其其于夫之弟之婦則鍾夫人之親郝夫人也其于夫之族之姻之里則曹氏之為鄭表班諸貧也其于夫之四方之客則鄭女之解佩賦鷄鳴也其居恆一澣衣脫粟飯則不忘處事如少君也其與為二導人

二、子而孺子慕杖而后起則喪大記之

父曰曰故孺子蓋並走群祀而後舉儒也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乙未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儒者數而後以儒存活也已就外

六月二十日卒萬曆戊戌二月十六日得年七十

一孺人生辛卯三月十三日卒丙辰八月九日少公

三歲而坊先公四十四年年二十六墓在覆釜山厥

材拱美屈是子問達將卜以某年月日葬公距孺人

不數武而手其舅氏太學陳君狀乞為銘按狀公諱

儼字時望號靜山父曰後軒翁相母袁氏柏父堂堂

父璿世為六合人而居天長之汭水汭水之族陳為

大鴻臚公師儉者孺人之父而故好軒翁所繇繇

秦晉矣公少為學學于來安常先生則遂為來安學

楊道行集

諸生已捐粟入太學而會后軒翁喪非其姪輒棄去

念父背而拮据奉母孺人驢也既廢箸則推以予弟

亡裏言仲切而鞠其八問行脉問達矣居恒偕弟依

熙熙于子逮于老耄相拊出相扶蔬羹孟酒必相召

叔母發母之終其身下氣愉色而後上食而至其喜

施子急人之難即晨亡炊烟弗問也公為人短小精

悍美髯髯王詩善草書度曲歌其與人交亡城府一

語合輒披瀝相許怒則一發不復留又善談論詆諧

密折盤辟中絕矩交公者亡不心醉焉而去而陳孺

人者自其為孺子時固已從鴻臚公曉女孝經烈女傳大義比歸公而孝事舅姑及洵沫夫之弟之侄之族公所繇稱孝友哉乃其性下急而孺人砥以和喜交游而孺人脫簪珥以佐不及尤表表可形管者鴻臚公絕憐之卒而卜兆域則以一善地畀之公愀然曰吾妻得所矣寧忘舅姑耶則遷二尊人窆葬其上亡何形家言此地必以某穴后乃昌客諷公蓋為壽藏公又愀然曰吾善人之言曰何知仁義享其妻吾弟環左右善人之言曰何知仁義享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利者為有德亦可以愧死于公矣晚而磨乃其詩酒與顧益蒙見古今格言亟書置座右名筆亟藏之邑大夫重公行兩請賔庭褒然為里祭酒子一即問達六合學生陳出娶徐氏公繼配朱朱孺人賢眎陳孺人生一女適史有光泗州百戶孫二長茹和聘袁氏次茹實孫女二一適六合葉時毓一適天長臧維翰楊子曰余弱冠識張生云張生者六合張問達也而學使檄之滁余亦以檄至觀焉年相若也兩家父亦相若也竟而失其母又相若也繇是結僑札分而于

公稱通家子美戊戌之正月余謂公于汶水訝其顏童而步履健遽款余至夜分余前賀百歲百歲公謝不敢別之決旬而計至傷乎是尚可乎問達裝載毀欲死然余竊謂公春秋高其于養生退死備以眎先大夫壽不登六十而不肖又不及視舍者恨何如也陳孺人余為諸生時表其墓其文枯不足道至是併誌之云

銘曰均如此覆金山之址穹而封坎而止夫子骨肉歸于此有媛繼與穴全死誰其銘之庭外史豈不千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七

祀泐不毀

處士東浦張翁暨配魯孺人合塋墓誌銘

劍武山蓋有張處士墓云誌而銘則大中丞漢南蕭公已越十四年配魯孺人卒子煥煥炬得啟窆合塋而手狀詰余泣曰孤不天不能葬二尊人惟是春秋窆安之事又不能責諸隧所閑闕望曰筆研交而又兩世締姻好者有執事在則豈其亡所不授簡而獨缺焉子孤二尊人余敢諾按狀前諱梧字孔陽號東浦父繹母余氏繹父珙珙父通通父福德福德之先

仁其人曰千者吳元年從戎徙全椒則遂籍全椒
孺人父曰涇母李氏世為全椒人翁生嘉靖癸未正
月八日而孺人少六歲以己丑之正月元日生乃其
卒以萬曆丁酉十一月十二日而翁先是甲申十一
月晦捐館矣翁年六十二孺人加七焉翁孺人皆巨
姓翁于永清令憲王傳行可潮州府同知標為從
弟而孺人于招遠令機為從女弟子三燔煥炬皆生
員有學行燔娶白氏生鴻寶字不佞于庭女妾應氏
煥娶曹氏生鴻功字黃氏炬娶先大夫諱崇女生鴻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紀女四一適何應鵠一適生員彭夢說一適生員彭
夢弼一適生員梅學魯孫女六一適生員康說子引
祚一適生員金仁子卓然一適貢生吳居英子應龍
餘幼誌曰翁樸木厚德人也面如紫玉體克肥性侃
侃不可干以私又坦真亡戚府事可否面裁一座傾
聽聞人過取譙呵或厲色或罵然勝亡他週歲而孤
念母孀而家徒四壁立也則拮据為小賈能自活已
人歸翁翁中賈美柳沐江湖間不問壹以內而孺
人剪縫上甘毳膳姑中歲姑與翁孺人毀如禮

已翁為大賈而孺人益晨起理家政自米鹽醯醢布
帛雞豕之屬出入井井罔不飭則相與美宮室田園
亭榭食指千而鼎鼎素封里中矣然翁居恒大布之
衣飯脫粟比廝養之最下者而孺人好佛南無不脫
口不御金玉綺縠云宗之貧而不能殯者昇之金不
能舉火者置田與租入里殯者予之櫬昇之漏澤之
園瘞之故人之落魄投翁曰僕桐者為之築垣舍予
資斧其子賴翁饒事如父負翁金償之產曰朱國賢
者翁憫而歸之併其資資之貧者予錢無算將鬻子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女曰張虎者翁曰母吾貴汝既折其券又以穀若干
資之隣豪忤翁者亡幾然其顏色其人慙大都翁為
人畏不善如沒赴義如渴而自其旁從史之者孺人
也翁雖起于賈人乎願其慕好儒甚而所遺諸兒交
必天下知名長者庭為茂才時過燔而翁聞兒從楊
生遊並入趣姬殺鷄倒釀而款生孺人亦竊窺喜趣
治具庶幾平截髮待賓如陶侃母者嗟亦賢矣若是
則誌銘翁孺人者余惡乎辭

銘曰鳳凰于飛鳴鏘鏘乃育三雛九苞張其毛翮

不可得有穴有穴誰之藏中為鳳兮從以風千秋萬
歲亡不亡以為不信視此章

明故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仲白李君墓

誌銘

仲白墓在城西南六里塋以戊戌二月云歲之冬其
伯兄侍御君且按浙道京口使使函友人高君狀來
乞曰弟已美窵窵之事畢矣以子之屏好弟弟弼
願不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銘君乎以仲白之才之品也于占貴而壽厥胤昌乃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主

董董一主事以天又亡後凡此皆理之不可知而數
之不可致詰者而狀言仲白為諸生時過廣陵吊崇
子相百花洲上悲歌慷慨若有冥投者今竟類是矣
嗟仲白余又忍不誌銘君仲白君字一字叔明云哲
其名號中白其先有曰貴者自山西之翼城徙來城
遂為永城人貴生昇昇生贈文林郎敬敬生巴州同
知琛琛生武學教授良知寔君父用君貴封推官娶
于張用侍御君貴封孺人孺人四子長侍御次即君
君生嘉靖癸丑正月九日家人夢君迎還官者又芝

生應柱間人并異之弱不好弄喜讀書攻古文辭
為諸生亟為學使蒲坂楊公新城王公郡理關中李
公所賞識然其紉于賢書者要矣則又與河洛知名
之士黃君繩泰張君西星王君三極高君等等吊吳
門登吹臺已走江碭山中摩崖賦詩飄然遐舉乙酉
舉于鄉已九歲進士給事西曹尚書李公世達試之
詩奇之薦入中秘不果辛卯授廬州府推官推官雖
一郡乎願嚴重垣直指使其于江以北撤亡所不得
按而君故虬髯如戟嶽嶽有風裁江以北五十餘城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主

畏君威名亡敢一欺給者直指使亦以君習法比曉
暢故事倚重君然君外莊而中恕氣岸峻而腸亡他
以故高明跡馳之士亟推轂君而君亦以是中于春
韓膈膈者爰書如山片言定大都在平反即直指所
欲辟果寬必力與爭得請乃已歲大校直指屬君嚴
某庫君輒取其羨金賑饑者大中丞亟誼之直指弗
善也靈璧令者賢而失直指指將按之泉寃之莫敢
置獨君辨之疾爭之強亡何大中丞薦令直指大憾
君謂黨令異同我君又以事得過其太守有問守于

君者若丞稱之守基君以為將軋已也密裴語于生
將所君所餘理廢七年存續幾三十上而不愉志于
內微云諸奏記纏纏通國體不具論猶憶君問余漕
帥跡諸帥于余對曰否九塞帥于司馬制府亡所不
稟成漕獨與鈞禮君嬰然曰帥帥也獨漕亡稟畏乎
是衆為政也蓋更諸余對曰夫其公為轉輸之吭而
其私又徹侯睨之為朵願議必格矣君曰夫吳淞狼
山之各一副帥也不相下也有急不相援也置一火
帥其可乎余對曰往視諸故府則京口之有大帥也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蓋其舊也公盡言之 朝而復諸君又諮墨吏于余
余不對固問之余辭曰伐國不問仁人非公所宜問
也君勃然曰始以公為豪傑也者今而後知公非豪
傑也夫豪傑之產于才也民之望也吏而良嘉與民
共安之不肖亟置之乃所以有大造于其土也余益
愕不敢對而心建君言君之留心經濟豪舉好奇皆
是類也蓋君于聲氣好豫章張君壽朋合肥黃君道
年而至其權千秋于當世則不佞于庭辱許可諸生
有異等者卵而翼之如六安宋之楨進士則其所拔

云丁酉八月遷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韓韓還里
已強之官抵滁與守欽既罷中夜見有若緋衣人逐
之露臺者君還感寒疾遂不起十一月六日得年四
十有五性孝友伏臘奉兩尊人甘毳所以娛之者百
方已迎在邸行部聞不愉輒泣不食兼程歸省病且
革左右勸君訊諸家君念兩尊人老不使聞遂不遣
弟植天其子育于君尤篤于友誼不衰止一故人且
死手孤託君君為撫其孤迄于立君之族之姻之里
往往洵沫君云故余竊心重君而獨不理于全事者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口余嘆謂世豈有醜人羊叔子者耶君嘗飲余浣花
莊贈余詩有曰司馬法都為島峙卧龍才盡付蹄涔
余愛其句適而意匪已大書為卷寄余大都詩與文
不沾沾守古法成一家字稱是然今已矣邈若河山
矣初配元贈孺人繼配孫又繼鄧封孺人生一女侍
御君以弟楨之子文廷為君後所著有中白先生稿
銘曰短莫壽命如幅斬莫後數如斛壽以名履孔毅
後有紹即位哭坎爾宅爾瞑目誰微之我銘足

明故文林郎臨漳令王公配魯孺人墓誌銘

所稱女祭酒者其于蘋蘩為能婦于儷為能齊而又于子姓為能母也則魯孺人其人哉夫墓之有銘也是歟置之善物而并珣亡幾得之者也若孺人者銘焉可也何言乎其能婦也自其笄而歸臨漳公而舅壻浦翁姑徐尚髮髮也晨而朝退而庀饌酺腍醴齊之屬亡弗給將有四方之賓來而屬孺人帳具亦亡弗給越三十年而共于舍如一日也姑徐健匙箸以家讌日趺坐不起而孺人欲殉也舅功而夫子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王

方偕計不及含然而亡遺憾于殯者代為子也觀婦于養生送死之大而桓少君之挽鹿車足多耶何言乎其能齊也自儷于王而臨漳公已茂才異等矣焚膏繼晷既軋軋夜紡以侑之而又為之經紀其家而厚潤其所急公所縣揖意博士言而發然應天解額也久之其產益拓而其綜壺以內政益井井乃從容史公曰我之不得志于春官也命也夫子豔一第沾沾乎謁選得臨漳則又為之繩內言不出閭而所縣意官矣夫子之丞也婉解之疎也縝紉之粗也

也靜澄之其迹若相及而要若水火醴醢鹽梅之相

濟而得其平故夫妻者齊也曰齊眉曰如賓皆是物也何言乎其能母也臨漳公喪孺人晝哭已趣二孤從賢豪長者游蓋戶外之屢恒滿而孺人喜可知也則益出簪珥佐帳具如所為侑臨漳公伯韶儒士禮部而季武以邑弟子補太學生矣亡何太學生喪孺人晝夜哭曰天降割于未亡人息韶尚母嘗而父問韶用是拮据以振如綫之緒而孺人寔父師之至如里居訢訢不以脩先君之卻而務為德于其黨其責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三

王

皆縣孺人云故余謂孺人于二孤有鄭夫人晝夜之教而至其不以饒故廢躬則公父文伯之母之勤也孺人邑著姓父曰處士翁樸母曰氏處士父沅陵知縣淮云臨漳公諱作霖學者所稱傅巖先生者也語具姚叙卿太守誌中孺人生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三日卒萬曆丙申三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二伯禮部儒士宣韶娶袁氏繼娶朱氏龍江左衛指揮鳴陽女季太學生宣武蚤卒娶盛氏孫男一治隆韶出聘江氏提學副使以東孫女孫女二一適天策衛

公曰守祖詔出一道大學正吳正家子
 二十五日人寢于南山從祖兆間于庭曰孺人
 不獲附先公可乎庭對曰合葬非古也蓋東望吾子
 西望吾夫為孺人治舍六間吾子者墓之東宜其
 所也詔又泣曰執事我一日出幸惠賜于先王父
 王母后不虧孺人余亦自先王于昭穆公為
 女弟而背下
 人誌銘
 詔曰
 見白日下不及黃泉以利而嗣萬斯年

行狀集卷之二十四

目錄

行狀

中憲大夫江西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江公
行狀

亞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邵公暨配廬
恭人行狀

誥封宜人余妻陳氏行狀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四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四

全椒楊子庭著

行狀

中憲大夫江西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江公行狀

公諱以東字貞伯其先黃巖人七世祖福隆始徙全椒之五尖山則遂為全椒江氏福隆生德欽德欽生源源生斌斌生壽官泰泰生順天府庫大使封登仕郎榮配胡氏榮生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司郎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四

中鍾是為公父自福隆至榮六世世胙祿魯七遺幅登仕公守文亡害然應而畏甚于先數公而封公益陰行善為里祭酒嘗獨行遇盜挾與飲被酒為盜泣曰某個無知識然則見有為不善善終者盜感泣自是不復為盜其襟小行如此配林氏贈宜人嘉靖癸巳生公公少失母鞠于後母封太宜人朱氏八歲就傳授以王祥閔損事公傷母不在輒泣濕沾衣朱有疾不食公亦不食其至孝蓋天性云已從人梅先生習博士語尋補邑弟子饒于公而是時公

家徒壁立也乃其父故輩重有田若干畝而後母可生諸弟議廢公則盡推以與諸弟而獨篝火夜呻佔不休識者已覩知其器遠矣戊午舉于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授南京戶部廣西司主事滿一考封進郎中工部虞衡司而會今上改元之歲用覃恩再封中憲考功司吏部乙亥典察南京官丁丑補江西提學副使已卯致仕公始第念既以身食縣官而不宜不錫利營產則以其故為舉子時所置田百五十畝與學官膳諸貧生租入一無所問語具在縣籍中計曹者寔實也公領慶支印彈心刻繭井井斷而諸隸天籍者頌公于神明青天矣郎中虞衡虞衡籍故有腴洲若干頃中為中貴人所侵莫敢聞公言于尚書曰黑沙洲盧溝以公嚴鑑力豈素封別餘人者哉公宜有疏白其事尚書難之公固爭之尚書難其言為之請于朝得如故亡何武林張公漸為尚書會有事屬郎中者度郎中勉則已更為介于尚書而尚書許之矣以語公公固執不可張公怒則使微察公而公仇操行稱是張公乃大驚服曰江郎中我

也自是有大議必顧江郎中云何而江郎中
名公為人本訥寡言與人聲稱退讓云
敬容乃至其處分則守法篤于信已而耻于脂
韋迎合人即公九卿蔑易之矣生平亡他好食亡
重味亡衣結所至中堂至什具塵涸委頓而公亦
不問及致仕遂時時布袍騎驢至為隣邑尉史呵下
而不知其為故督學使也公既以權梗起家人無敢
請謂公公亦一切無所贊問遂歸歸而薦屢幾起屢
矣而公竟不報竟廢不起初公既受知尚書張公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會張公入為太宰則推轂公郎中南考功屬為政而
諸幽應黜者度耳目非是則走介諸有力人而諸有
力人風公公愈執不可于是矢公即執政所厚善而
清議不與者愚汰之留都一清而諸有力人則視視
公而執政亦不能不心望故軍南功郎典察即權京
堂而公竟以諸望之者不得留而出督江西學為副
使人或咄嗟公奈何中道而棄之外吏乎而公曰命
也吾行吾意直前呵使大筭令市兒時易事上儻哉
遂之江西則肯以饒行名檢風厲學官弟子貢而學

弟子貢乎綱風脉脉矣公評議當所當雋為多然
公性方不詭詞為圓以說諸請者及為提學而其執
事于考功處衡時士大夫或百計為其子若弟地而
公不可大望公而公公又廉內行脩備以故問不入
公度與時齟齬而又念其太母胡年九十則稱疾乞
去而兩臺留之未許也公已脫身登舟矣兩臺大驚
而諸生則走兩臺乞留公已又環公舟泣日以千百
數來凡六晝夜兩臺益大驚當是時已卯歲七月逼
秋閣而大中丞劉公斯潔御史邵公陞度公不可留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四
則自抵公舟勸曰方事之殷公寧可以去乎事竣則
聽公耳公乃返南昌故事二司官乞休白兩臺兩臺
為難謂得請乃敢去脫不為請而移檄督過之即皇
恐出視事耳而公不待報而去而兩臺乃反詣公舟
留之公猶弛弛不肯來故未有也公既返竣試事竟
不留而兩臺為公跪乞終養得于告如何仲默李
士熊云而執政嚙前事竟用其說則令致仕公既歸
則居其田園門埽軌緒衣直指使者郡國二千石
于其子海公固不出居亡何喪太母胡公哀毀如

禮既禪而諸公疏薦公亡虛日廼公忽抱病病一月卒則丙戌七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年五十四歲公既卒命大中丞楊公俊民御史李公棟且報命而未嘗以公計者而二公遂薦公大中丞至移書太宰謂公宜亟召用而不知公已捐館矣配某氏封夫人加封宜人子三子孫生員陳松女文進山東參政邵某生員經文女二子生員某孫女其公之從孫先生既貴而梅先生

通內集

卷之二十四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六

亞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參政邵公暨配某氏

人行狀

公邵氏泗水縣教諭贈大理寺寺副石屏先生廷相仲子也母朱氏贈孺人教諭公雖居首明經手顧其誼至高博士率嚴事教諭而里人太率胡莊肅公者尤友善云教諭父嘉興府教授良民父通德人武武父禮禮父濟濟父得貴得貴江寧人事高皇高皇為昭信校尉而其占籍滁州有滿姑蘇許辛亦太母范夢獲麟而生公故名夢麟字道微別號枕樞云公生

而喪朱孺人鞠于后母太孺人王氏已就外傳其終
捐葬兒里盧公中約擇婿就聘所試諸兒對門開孔
雀屏公應聲曰床列鴛鴦枕盧大奇之妻以女弱冠
從胡莊肅公遊莊肅公嘗之曰國器國器已酉補郡
學生州守熊公學使胡公趙公聖萬公拔置高等壬
子舉于鄉乙卯宅父憂棄職禮已未成進士授大
理寺評事迎王太孺人京師也養備太孺人愉愉進
寺副封父母如其官壬戌以王太孺人喪歸舟沉東
林間公哭而昇舉極他不問乙丑起右寺副尋擢河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四 七

入或陰囑不得則心望有後言公甫任即焚香自矢
惟不惑不公是思會有干公者公怒欲白之朝諸大
夫為請乃已不意公甫行誼信士節所以磨世砥俗
者尤亟意焉甲戌雄山東左叅政督糧儲糴程入歷
下距城少許趙卿舍中饒饒寐見二童子冉冉來迎
公不怡久之已疾作呼盧恭人曰死生自有數吾官
不為卑獨 國恩未報用是不瞑目耳言訖遂卒時
萬曆甲戌五月十二日也距其生年四十四歲盧恭
人長公二歲後公八歲辛巳四月初八日卒年亦重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四 八

南僉事督屯田鹽法驛傳鈎梗梃枯剗弊甚漏鄙人
志罷臺吏鬼號公以故藉甚羣公聞丁卯司試所得
雋王公旋輩為多其冬以某吏入計行李亡長物尋
進浙江叅議分守溫處溫處故治山海民不帥化公
為夫睦與鄉校所調停一視食其大旱時而會倭寇
溫公拒之擒其酋馬打一似施等十數人倭用豪止
溫處人則又相率戶視公矣已巳公以疾乞休 莊
皇帝下其疏吏部吏部執不可庚午調河南叅議尋
陞江西提學副使江西故數才難甄識而其家有方

繼娶阜城縣縣丞于復亨女次都郡廩生娶楊氏女
三長適湖廣都司輩世爵子尚文次適江西提學副
使江以東子文進次字雷廉恭將周印子之熊孫男
二長天培聘國子生楊茂春女次天植聘庠生盛以
旂女孫女二皆部出歲丁亥部都脩關事圖所以不
朽公者而會爲部楊子以使事過里則走泣曰先大
夫恭人窳窳久矣而惟是束脩之行一二開而弗揚
敢以請于執事者楊于庭曰余聞之長老教諭少有
名與胡莊肅公埒云至其竟下莊肅公遠甚然駿騷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四 九

于後人爲恭政則恢恢張矣挹此則縮之注彼則盈
之天之道其猶酌邪余不識恭政然嘗及恭政門見
其所居第絕湫隘蔽風雨而已俗貴人習樹棹模廣
田宅蓄媵姪及歌舞以爲金玉諸器而稠筵則迭
出向客津津自詡適以觀恭政何有哉官至三品白
頭共一病軀卒之日諸士大夫難之而余游
江西江西人爲余言邵提學將大不斤斤博名高然
其提三尺原原卒無犯者于恭政則斌斌賢大夫
矣乃其恭人抑又賢恭人而與公竝不壽是豈可謂

有天哉余傷之故次第其事以俟志銘恭政公者

誥封宜人余妻陳氏行狀

陳宜人者今休人楊于庭妻也于庭既罪廢而故嘗
階奉政大夫錫 誥命妻故稱宜人云宜人先吳
入大父瑄商全椒則遷占籍全椒而全椒人負翁子
錢翁輒折券不問是時余太父西嚙翁亦以賢行名
里中而獨心附陳翁人兩家居里不遠故雖別
姓而交好如兄弟嘉靖 卯西嚙翁歿余奉直公而
陳翁亦舉次公曰思祖有兩家子居同里生同年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四 十

比長同學書又相愛每招攜就塾輒嘔謂吾兩人
他日幸爲姻家無相負而西嚙翁適偵知之則大喜
奉直公爲諸生而次公棄博士業不治然其交驩甚
嘉靖甲寅奉直公舉不佞而次公爲國八亦以是歲
十月生宜人於是篋系訂 姻家矣是
時西嚙翁已即世而奉直公置次公泣曰恨不令翁
見不負吾兩人兒時嘔囑也宜人生而端莊寡言
啖次公雖布衣手乃其壺以內政斬斬一日自外入
文悅而緝也而次公語周孺人以姑婦勃路者女適

次公怒啼快並下血流被而其嚴如山宜人年
十五而一日皆先是夢一姬甚悍惡前持之宜人拒
之痛頭之一夫夫面痛而額中如世所云關將軍
者亟入呵姬此楊生婦何得七禮姬迺解亟拔簪擲
宜人左目而去痛而惜憤其賢者左也余時餽于
庠每試輒售諸士而用儒人意女替恐不當生即宜
人亦慰欲維經者致奉直公召庭問曰而婦替孺子
云何庚辰春曰大人納妾時尚未嘗替也安之而已
奉直公喜謂吾兒非凡人則走慰陳氏女無自
楊道行集 卷之三 十一

明年解而宜人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余來而喪母王
宜人蓋大漸而乎視其婦而婦猶兒也此歸余則姑
首且十餘歲而宜人每伏臘奠一盃輒呼姑哭哭盡
哀既以不遇事姑心恨而至其事太姑及繼姑如姑
太姑盛八十非孫婦上食輒不食而繼姑田宜人亦
蔑不愉也為婦三十年十一孕重重育一女今字汪
氏子應目云而宜人以是傷心精消七早矣宜人恢
恢厚施而諸望肉自夫之弟女兄弟外逃姻姪下至
滅獲廝養煥休有各人入當之意而其沉毅有機
楊道行集 卷之三 十二

人看之知免夫皆在右力也奉直公計至京宜人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而猶耐劬力扶余余既貴而念
 宜人嗾則不為言置妾事而宜人亦幸旦夕有子白
 頃時豈知其竟無子以死宜人有知不憚懽悔于
 鴛鴦之牀耶宜人以萬曆辛卯五月二十五日卒于
 京師年三十八余始履內幸弔觸之應云宜人喜
 衣食人視卒無知不知不諱尊者目不知書而喜
 聞古人史記事多可中其言詩宜人曰官人類諱詩
 君無自謂已矣又下能下人不慎必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及于難喪宜人之明年余典撫請託帽進而余福不
 為禮竟罄去假令宜人在必死余余寧有今日耶北
 地生有言余妻亡而後知余妻也昔伯宗之妻知伯
 宗不免以令視余妻之死也下以其月某日厝于石
 許橋以故綜其行實以誌于鴻筆君子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五

目錄

行畧

封奉直上夫山東東昌府濮州知州先考涓

川公行畧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目錄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五

金板楊子庭著

行畧

封秦直大夫山東東昌府濮州知州先考渭川

公行畧

先大夫楊氏金板人高祖亭曾祖玉祖茂世樸有行父西曠翁降母盛孺人西曠翁用拮据起家迺其喜施予急人之難自天性然嘉靖二年大饑人相食翁為麻枵賑饑者所存活眾而識者已覘其有後矣年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四十亡子賈六合主李僧家拾亡金二十金已出道橋上有拉入水者則亡金者心其儕而相與求死也者翁曰金在是遂賂而歸之分以遺翁翁不受二人泣謝其年翁納妾胡氏已胡氏亡子越辛卯盛孺人舉公則翁年四十二而盛孺人年三十有九矣公諱

清翁故好西曠翁而徐孺人從盛孺人抱中雋公貌故遂許以字為其明年西曠公卒服闋補邑弟子員公既少孤亡兄弟又癯不勝衣而是時嘔血病幾死盛孺人乃出西曠翁所贊與人若干券約值千餘金遂焚不問公果庚申年中寅子于庭生丙辰子于世生丁巳顧知縣達破我家公移徙亡寧歲壬戌喪我王宜人公亥娶宜人田氏乙丑子成為諸生丁卯學使校之為學校之饒也公橫經授生徒生徒從之者以百數公嘗訓諸士然公以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二

于數下第試亦下其門下人故所聽公訓說者會于庭公謂諸士曰夫于于世又蚤死公曰吾已矣能與命爭乎遂率其子歸別墅稱寄山人云甲戌春我太孺人盛氏乙亥子于陞生戊寅子于階生公既弱薄制科事不遂蓋喜為詩一豆一簞自沾自咏集為快若干已卯于庭舉于知府于戊進士授濮州守滿三載天子以勤勩詔公為直大夫及內室人制誥其美縉紳先至榮之于安詩公公此不十

公曰希世之樂官耳何老人戀戀乎已大計畢矣
詔始治行其妻室數十數人而于庭與馬公問而
其可知也曰是老人所得執與甘多公既
貴我人組其妻室數十數人而于庭與馬公問而
無長物主時時于錢或謂之公曰吾年老時不念
子孫哉直不欲累吾兒清白耳亡何于庭遷戶部員
外郎明年卒其子治豫章粟便道覲公于里又亡
何懼兵部車駕司郎中是時于庭所生孫再不育公
憂之已又喪于階于階者十歲有異質而公絕憐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者也公以故忽忽不樂于庭亦欲留侍公公強言曰
而父幸健進七箸兒後簡書無念我于庭泣不欲去
公怒趨之遂別久之公疾作就醫白下邸已于庭如
當免身公歧生孫忽又聞得女泣數行下曰吾老矣
竟不見孫哉是日疾遂劇昇至家僮整衣冠與客語
一夕指于庭泣曰兒初來河已又呼于庭作嚙嚙語
曰兒來未遠幸甚焉得戊子歲十月十四日也得年
重五十八鳴咽慟哉于庭守駕部適公上闕焉
公又 諸王之國諸符傳舟車事續續報駕入司

王公左司馬楊公右司馬蕭公不以庭為不肖每
事必顧楊郎中云何而于庭心怔怔念公夢亟惡亟
流涕為左司馬公言司馬公寬之曰而翁未六十何
憂乎惟于庭亦感憤國士遇不敢再以請每休沐獨
坐未嘗不淚濕沾衣也計澹蕩事竣即請告歸而
今已矣嗚呼慟哉公性坦夷磊落與人絕無畦町下
自工匠農圃之屬莫不和顏色接之生封五品未嘗
敢以貴倨先人人或謂封君宜嚴重有城府者公曰
往余布袍蹇驢行百里外足重研寧知有今日哉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五 四
余今敢忘之哉公少嘗醉得過盛太孺人大孺
人心愠公則泥首跪太孺人榻前太孺人色不愉不
敢起年幾四十太孺人猶杖之公泣而受杖如嬰兒
也王宜人背公二十五年矣每祭墓及忌日未嘗
不哭哭盡哀公為諸王家徒壁立而獨喜向沐人歲
時存問諸故人寡者兩後叔死子貧甚不能葬公
為襄厥事云女兄弟適人蚤死厚其孤為之娶婦及
以資斧佐之少後金先生游金先生子王宜人為女
兄夫公終身未嘗敢以其故殺弟子禮歲伏臘拜父

如即走拜先生床下先生死過其墓必下車哭
其厚類如是性喜節俠為名高壬申春來安兩地
坐事繫諸生究之為之叩督學使督學使怒諸生諸
生因而自去公獨不去且罵曰公等皆去准
趙氏家法爾等使為公露威趙氏以故得末減公
之心事大都如青天白日其與人言披瀝肝肺毫無
隱至其晚年雖娛意戲色然未嘗不可對人言作
兒女子呻吟刺刺態也公無說不奉古法要在
性靈發利則往往多達生語拙不能書然作
楊道行集卷之五 五
甚謹畏即爾寄于灰點並無一尚者生平往來
必荷而之自婚王宜人暨白首日所為及日費
承臨本融致若干僉登之籍即爾續前二日猶是
其精力強記然也準太亦新黃而精貌不逾中人
而獨其襟懷則所學好如冠王人人自失云于庭不
類自勝衣衣通體未嘗就一外傳獨從家塾中
獨記五代詩以意不咸誦公怒憤之先宜人泣曰
兒小何能公曰不當令成人邪于癸年十四以
康生於公之特前則念先宜人早世不及

見教教目為腫嗚呼先公于不孝慈則兼母也則
兼師也而不孝庭竟不得執手一永訣天乎天乎不
孝真罪人哉王宜人生于庭娶陳氏封宜人四宜
人生于陞聘工部郎給事中戚公孫女女六長適吳
適周早卒次適 德府引禮魯須慄次適生員晉三
接王宜人出次適生員黃臺次適指揮謝天敘次聘
張炬田宜人出孫女二尚幼王宜人生嘉靖庚寅歲
十月二十日長公一歲子嘉靖壬戌歲十一月初九
日得年三十三有遺行 先宜人小傳中王宜人
楊道行集卷之五 五
已壅石許橋 先公之喪將以己丑年
十二月二十日 葬於和兆距宜人不數武于旋自
惟願家亡似累累哀迷不能掄揚先懿萬一姑操其
大者如此其餘則公自狀畧及所繪圖備矣伏計
下焉幸有以張先大夫及先宜人于庭死且不巧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六

目錄

傳

陳先生傳

鄒先生傳

大理寺右寺丞黃公傳

閻兩生傳

亡弟仲子暨吳氏傳

亡兒州貢傳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中憲大夫充郡守宋公傳

無號山人傳

賈主事傳

封奉直大夫直和州知州玄圃先生郭公

傳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六

全椒楊子庭著

傳

陳先生傳

陳先生者故全椒訓而楊子所從弟子員執禮者也
名忠諫字思直號葵軒子先世溫姓自洪洞縣漢陳
氏則遂為陳氏濮州人父曰東溪公封奉政大夫母
邢宜人四子長先生其仲弟忠翰即憲副君而所為
誌銘先生墓也者先生早時魁岸有大志長就塾師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一

經諸生于隙所探得銅錢千爭拾之先生曰此盜藏
獨不拾識者誼之已補郡學生郡學生稔先生文高
輒辟易比試輒首郡學生太宰蒲坂楊公提學山以
東慎許可獨器先生國士國士云而郡學生則又相
率執經先生門下即憲副所傳罔非先生矣顧先
生不第落落而憲副用先生語成進士濮州人至今
語曰無為霍霍陳長公雖進士為秋官郎京師而
先生偕叔季二弟奉二尊人于家二尊人蔑不愉也
又女弟婦高氏而寡而贈之終其身成而志皆先生

云我官原因三晉先生誨之曰往念哉于公釋之乎
公官用是多半反擢憲副兵備汝南云而先生亦起
家則以爲訓御史者習訓有學政檄視旁邑
事先生以非其好也劉爲獎先生以風厲學官焉
先生自金椒晉陵天津衛學過里會憲副亦解兵備
歸而先生念其二尊人年高連遭不忍去亡何封君
卒先生哀毀踰禮克亦卒矣距其生年重五十有九
配楊氏子二可與可仕既葬先生憲副君爲誌係之
銘越八年而先生之門人金椒楊子爲濮郡守既視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三
事哭于先生之墓憲副君修闕事請楊子求所以傳
先生者楊子曰余于陳先生而有古今之慨也或曰
何也楊子曰曩先生訓椒時余纔髫髻也然余已爲
視學之官爾曾拔釐二年矣比謁先生猶孺子不靴
不衫時衣華必脫而見懼先生讓也已先三竟亡
讓余余窘則走先生乞俸錢先生曰第佐汝何券爲
家大人時猶諸生也又居距學官不數武先生亦
則拔釐而呼家大人人家大人至則先生亦拔釐
杯細觴窮日落月陶陶而罷余入

楊夫人聞生來則戒僮治具而先生果入問有具不
夫人曰朕有生耶其矣余少頭地使氣先生曰膏以
明鏡薰以香銷庭手棋之哉余府爲侍先生大概如
此矣而家大人又言角時佐學官率方毅諸生有
過輒扑即老生固不名也今學官有是邪响沫相逐
賈販相往來行誼閣不講矣青衿露頭角輒改容呼
其別稱稱名者無幾矣伏臘上匹雞斗酒即刺刺謝
不休長吏問某生也則從吏之矣有能倒俸錢佐諸
生者邪諸生形而見官長或不靴即愧服異冠亡讓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三
之矣稍訓詰孔子孟軻大氏即昂昂于于而見先生
也者其心曰一措大何能爲距余侍陳先生不甘年
乃其倫如此余故曰余丁陳先生而有古今之慨也
作陳先生傳
鄒先生傳
鄒春淵先生者其先麻城人五世祖文斌徙雲夢則
遂爲雲夢鄒氏父鵬性至孝比隣火抱母顯天泣天
爲反風卒不火而鄒氏用是顯雲夢云娶于張以
請公未生先生先生七歲會宗人有坐乾沒

賦述者父卿以先生走漢川開歸里力操作不足資
計而自其就里杜社兒輩席先生矣豪某者既
給先生以書甚先生意同游能非夫哉能庫庫而
為鼠子前却乎去之杜博士弟子所眩經世洪
範修家諸書甚浩渺旁及律官說它弟子以非功令
所為率不省獨先生好之然其數奇不第默默也先
生歸家徒立
念爾爾為白
生獨斤斤之氏之矩矱微諸喙象以為臆局望見
先生輒駭而避之今久之稍稍習先生其駭也尊者
半已而陰使人微之而為操行真寔者猶是也則心
服靡間言而爭持來脯就先生門下邑郭令黃令先
後館之塾中與禮一日自令所罷雪漫堦令從史
先生從馳道出且欲觀先生先生竟曳轡行雪中其
執如此楚俗終尚鬼獨先生居二尊人喪一徹朱文
公家禮且誠為禮穆如其貌而少年相與細笑先
生饒病之不給而及用局為而先生不顧也子觀
光之成進士為中書舍人也隕邑子有持百金壽先

其私請者先生却之遺舍人曹國兒母忘而
大入年而父走漢川時及家某所為後而人者則努
力操照官及矣始賢長吏某知余以好修故而忍一
旦歸之邪七何越駕而舍人未發而病度舍人且請
啗而止之一夕夢一儒生稱仲由氏投刺贈先生詩
需而言之卒年五十九配鄒氏子四長舍人次觀先
耿光有光俱俊俊能其家學先生自為雲夢令所
器重已疑人無不嚴事先生者而晚得其子舍人名
益大也贊曰往余釋褐時蓋偕舍人給事西曹云聞
各以事業進相離甚也余故從舍人習先生鑒鑒言
其行實亡論腹笥百家裨官稱博雅君子即東髮為
豪所假輒拂不去彼誠有所挾豈重精者哉邑令闕
以獨意懷懷行雪中不由徑已造次必引于尺幅其
教不肅而成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令舍人揖志報
縣官不難拒隣邑子其誣至為必謂之學美屬續
然仲由氏與語事甚怪以彼所獨行自矜競豈不相
肖哉

大理寺右寺丞黃公傳

大理寺丞健所先生黃公者歛人也諱應坤字惟簡
父曰古潭公世廟間為名御史以嘉靖壬辰生先
生先生自髫髻就塾師父宦邸歲除猶請業不輟而
頭角已嶄巖異羣兒矣弱冠為諸生業益進試輒高
等當是時先生已失古潭翁食貧甚雖蕭蕭四壁立
乎顧所與游盡天下知名士而今少師里人許公者
尤石交云已成進士除浮梁令浮梁故競渡賽神往
往間殺人抵法不哀止先生至申令召諸父老歸誠
而子弟母犯犯母赦諸父老轉相謂令君仁寔生我
子弟奈何違令傷令君心遂止不復競渡追胥吏得
盜鈔女三十人官鬻之主皆請以二妹侍先生正色
拒之其人大慙服郡司理有胥坐舞文藤法或諷先
生盡少假為司理地先生不可竟論之尋丁母方宜
人艱起補新淦新淦治倣浮梁先生每下車必問民
所苦蠲一切不急便宜民讞獄務平反非重辟不輒
繫蕭郎中者枉而繫新淦老也先生理之蓋自先生
去兩邑兩邑人輒擁車至不得發則又相率而往先
生迄先生在內臺而浮梁人猶時時掃門勞之去不

去其惠政能得民如此已徵人為御史按上谷雲
中三出塞塞夷悅帽頂乳酪雞拜馬首先生取嘗之
諸酋長喜乃令驛者諭上威德皆稽首願保塞長
為外臣先生疏言與虜市宜裁庸請毋歲歲益虜牒
亡已時上嘉納焉已按晉又按齊魯皆會大比士
所得萬居多晉賈人子行三千金介先生族子賂先
生求舉先生白之朝論如法而監大夫督過某州守
也先生曰是守慙亡有佗幸毋按監大夫微得守賢
狀謝先生曰微公吾幾失此守往御史按部部監大
夫率先進習吏睨御史獨先生策事井井每函書詣
監大夫發函大辟易以為老吏愧不如也時政尚寔
急御史報決囚不中是則殺之先生曰吾寧譴不能
多殺人卒亦亡譴先生者每行論爰書積如山手自
檢丙夜不寐至偃僂嘔血云已擢大理丞丞故事對
簿第滿筆待署無敢問廷尉一語先生曰苟如此安
用丞為徐出片言詰囚因立服廷尉大驚重先生先
生既列于九卿而許公亦入政府則館甥先生季子
采而引純批根先生名無脛而走天下矣會病徇且

見黃緒著我名帝召我邪行矣
年五十三配孀人子四應機校采皆好學有父風先生二
為令三子其使者一理丞所推致士半天下
也贊曰余往為黃先生部吏蓋國士遇我也黃先生
貌悛悛如婦人好女狀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嘆息
其部內人不難百舍重趼哭先生倘所謂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者邪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故人人忘其身
也往東郡一屬令以顛失中水指且按之先生力為
渾子中丞所得白令今為御史有聲此與按晉時阮

楊道行集

卷之六

七

七

一州守事相類大都憐之此矣

閻兩生傳

余有友閻兩生云漳浦閻國徵字益兩生全
鄉書福建歲丙子而國徵第已國徵全余舉進士
於三年中益舉進士國徵多才人人守師說燕鴈縣
官而兩生亦好古嫻古文詞自東京而下不置吻其
後心學一當作者益動神王云然今已矣國徵不
為詩類其文深為歐其都管必閉門下捷而思至
丁巳年我而後其格其色始工如獅散酪不則凡

元如故中益居恒以為國徵枯而神短故其文肆而
宏其精出國徵下然其此物醜類彭拜如峽倒瀉有
足雄者而中益古為詩詩員俊國徵既第遊京師而
介魏郡魏樞權晉陵顧叔時雲夢鄒季如與不佞于
庭各以其體氣求國徵相得雖甚國徵語創獲而微
二三子領之不暇也當是時江陵橫嬹政而操切天
下學士大夫諸大臣重足立廼國徵與樞權上書風
所嚴事執政以為宜有所矯正不宜姘姘江陵如是
而執政亦心避國徵樞權言余為濮州之歲國徵憂

楊道行集

卷之六

七

七

去道清源與余一聞問其後聞為中益第進士之明
年有言國徵舟自清源北上者余使使偵之已得其
兄民部君書曰足下尚欲求國徵乎則國徵之亡久
矣國徵故癯就書恤血會其妻林病危國徵憂勞
疾作遂卒林夫人後二十日亦卒卒之日家無寸縑
其外伯父宗伯林公購國徵乃克葬事三孤策策鞠
于民部君云國徵既歿後二年而余入為民部郎見
中益詩若文子同舍生鄭思成所心異之中益謬重
余亦深自約而余復倒篋示中益相與商榷今古

楊抱風騷已語合輒相顧拍手大笑恨相知晚也中
蓋守民部尚書以為能則令主閣諸曹章奏事已尚
書所為濡臺及諸曹章奏不當肯率屬莊主事莊
主事條上則未嘗不稱善肯肯而中蓋兄伯子在翰
林時時以中蓋文示諸翰林諸翰林則又肯肯稱善
于是中蓋無高有名亡何病在告有間強起作家書
病遂劇遂死又亡何會其前位居廬大及中蓋視義
燼家人昇而出之幸得免悲夫國微約約體如不勝
衣其與人交亡何時亡賢不肯率樂就國徵如飲醴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十

世乃烈生以兄弟莊生所以兄弟何物十門一門
上門此端獨數集孕于一門能所不毓即連成大都
而不方此兩姓也者造物者不亟忌之而亟收之
耶今余持者魏郡魏氏左輔王氏亦以兄弟知名乃
其一力之死殆數乎殆數乎而或者輒訝荀之龍柳
之鳳茲其偶有使辭可益說則犬羊何殊為及積雨
生所為文足銷三才之靈草木則又疑其與造物體
收之早矣

亡弟仲子暨聘吳氏傳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十

初楊伯子名雲齊而其同母弟名雲高雲齊年九歲
太僕卿王公鶴盛公汝謙異之曰兒奈何早卑齊子
雲氏改于庭而盛大厚行縣過于庭家則又改雲高
名于世于世字道傳稱仲子仲子生未滿月中風死
母王夫人棄之門之左而太夫人盛憐之藉之
迴迴故能燕人而仲子燕去風得不死越厥明王
夫人命僕然為走而告則咏也三歲為聘吳氏女七
歲長氏王夫人于太母夫人氏迴仲子則腰病瘡
瘡通曉雖見太夫人分仲子必死而仲子顧又得

不死家大人以是奇仲子而仲子則白而肥昂昂偉
男子不似伯子癯居常伯子不好弄且體脆無氣力
而仲子則趨捷能搏人譚論津津辯者太夫人時時
為伯子泣曰汝倘似汝弟余何憂而家大人亦時時
呼伯子米子不若仲子可大事里之人稔伯仲子皆
年少能文章稱雙鳳而又稔仲子有奇氣料伯子不
如已已歲鍾督學公繼英歲試伯子年十六為邑學
生則文章首邑學生而仲子試童生聞文高也仲子
又應為邑學生而鍾少其年不可乃進伯仲子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曰若有兩兒何憂然而若少者徐故不歆錄之母令
驕若兒為也而若少者中相享應歲若大兒子是金
板今洪君世武延仲子及晉生三命胡生庭桂備其
子舜臣舜相業為而太夫人先生亦遂謂伯子不仲子
如也乃仲子既業縣解之明年忽得瘧病以死且死
呼父曰父奇兒乃兒有今日呼伯子曰阿兄我竟長
訣汝呼太夫人曰祖母老無苦慟兒又呼伯子曰我
文章無今我父見之感傷我時父督伯子則嚴也而
仲子又呼父曰我父止一兒矣言訖遂絕于是伯

子而呼天哭門傷心乎傷心乎踞蹻行不善天
許之乃弟則何罪矣且弟當中風病瘡時不死至今
日乃死弟性甚亡論當弟及余兒時或相失也家大
人故余則弟謂曰兄亡罪滿桂兒而余聞弟即謂
盛盛不已若兄則弟豈宜死者哉而鍾督學公聞伯
子死語人曰惜乎楊氏之作也越一年而仲子
所聘吳氏亦死仲子死吳忽忽不樂念在襁而幼仲
子而一旦地下而背之心不烈然又不得未笄而訟
言稱未亡人每就枕咽泣家人輒問之輒收之已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又輒以故文之父生員良桂母楊故謂之已謀再劫
之輒哭不浣櫛命蓋訝之便其姦以情詞之吳曰若
已故何聘為而又時時密為姦每靜坐則見楊二
官子楊二官子者仲子也竟心卒仲子生於靖丙
子十月丁酉卒降慶士年正月癸巳吳氏少二歲以
甥故不合壘壘各保其祖塋楊子庭曰吳之死蓋余
在中都云侍子來告余則救救法也王夫人病革時
余謂仲子婦皆來奉湯藥而夫人則手二婦泣曰余
不得為汝姑矣後誰為汝姑汝善事之我死無恨時

余婦差長解法而仲子如願也。知王夫人死
十一年而仲子仲子婦竟未婚。仲子婦則又
以仲子死使累婚而寡。則所謂一髮難免者矣。讓哉

亡兒州貢傳

蓋兒以兩子三月壬戌生而家大人喜可知也。命之
曰州貢。乳名三子。年已四。余估計吏明年成進士
于是大人五十老矣。非兒居不食不飽。余念既
以背親而齋。而又不以事親所愛孫別之去
以故一年不問學也。又明年年六。余坐譴客忽報余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古

七

擊余。余吃父之客曰。萬。公。故。擊。君。邪。余。嘆。謂
客言有當也。有。余。兒。一。年。同。年。彭。者。彭。明。日。過
余。余。子。哭。欲。死。故。君。大

人。連。之。未。得。君。幸。寬。

子。哭。欲。死。故。君。大

茲不知兒死。長。數。計。眉。修。何。狀。曾。澤。而。大。父。永。歎

乎。呼。而。父。乎。猶。憶。余。上。春。官。之。年。兒。強。二。尺。解。學。余。門。人。折。向。余。權

昨。東。帛。衫。簪。瑣。沾。沾。自。解。學。余。門。人。折。向。余。權

解。關。上。老。諸。生。容。余。不。安。足。之。屑。日。如。舊。履。理。以

白可念也。解。愛。大。父。父。大。父。醉。收。悛。歸。兒。挽。衣。阿。公

俯。乎。大。父。故。伴。絲。鄰。却。已。却。後。前。引。大。父。大。父。抱。兒

兒。輒。擁。大。父。項。訴。大。父。某。某。誰。呵。兒。大。父。伴。為。譴。其

人。兒。則。已。或。伴。啐。余。曰。呼。庭。來。余。簪。之。兒。泣。曰。阿。父

也。時。時。弟。及。兒。嬉。大。父。獨。視。偉。兒。呼。兒。將。乃。公。鬚。嘆

之。果。弟。女。弟。亦。嗜。嘆。自。辟。不。如。也。害。地。而。爐。而。兒。失

足。仆。爐。糜。兒。面。余。分。兒。必。死。兒。不。死。顧。色。好。如。故。當

糜。時。余。余。妻。踊。而。號。而。兒。亡。啼。已。痊。問。所。以。亡。啼。曰

阿。父。母。號。矣。大。人。則。居。山。中。不。見。兒。所。苦。兒。心。計。太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五

七

父。念。之。呼。母。曰。母。令。阿。公。知。阿。公。知。而。督。過。婢。子。不

善。視。余。作。苦。也。兒。死。之。前。五。月。余。遣。奴。歸。奴。而。髻。者

老。奴。也。給。兒。曰。爺。之。官。實。汝。不。挈。之。官。而。兒。亦。給。之

曰。余。隨。阿。父。阿。母。官。實。汝。婦。亡。令。侍。阿。母。也。其。慈。有

口。如。是。然。竟。卒。矣。始。余。寤。諸。生。一。夕。忽。大。匿。場。不。炊

余。余。妻。對。饌。甚。兒。盤。盤。立。余。前。不。敢。啼。然。余。摩。之。心

咽。也。肱。篋。錢。一。二。市。糜。餅。二。一。嘆。兒。一。余。余。妻。分。之

兒。喜。啖。既。妻。又。嘆。兒。以。其。半。余。讀。書。夜。分。妻。擁。兒。侍

余。兒。頭。垂。垂。臨。命。之。時。曰。須。阿。父。難。難。時。所。為。解。余

余長子者余兒不謂余成進士而尋來而不見兒也
先是客為余言曰者陳之請于星也余過為陳顧余
大人五行尅今即有兒幾食子收子也者有之其商
瞿之年邪余不信已又譚兒進陳搖首曰有廢于肢
則夫人子也余謂方家言若是益不信余時時鏡面
而墨余晒曰肉食者何異邪以今觀之則兒矣則兒
矣道行生曰大化流行詎可信乎朱膚等子蟬蛻
炎壁之蟻姑候兮忽兮莫知其倪是以達人哲士呼
造化為小兒邪彭祖于殤子蓋若茲弄之叵測而恨
楊道行集 卷之十六 七

中憲大夫交郡守宋公傳

誰謂華高企其庶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余讀是詩
有遐思焉乃今學士率噴噴咏故太守宋公先生不置
以彼其德誠靡之耶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為大鄭公表里原氏名阡園當世得失之林也作宋

先生傳傳曰先生諱諾字子重學者稱金齋先生云
父曰封公良善母王宜人封公父鸞鸞父雲雲父一
公一公父德成始自屯雷徙故城為故城宋氏宋氏
世推恩隱田間或辟為吏輒避去先生生而神奇甫
髫讀書一目數行下而輟師業悛悛辟席矣嘉靖乙
卯領鄉書乙丑進士高第授主事戶部歷員外郎郎
中坐同舍郎誣謫謫忠州守居五日復為南京戶部
員外郎遷雲南司郎中無何出知東昌郡踰五月奔
王宜人喪已起補郎陽用監大夫薦調河南居四月
會封公病遽自免歸已親終遂不復仕而是時少司
空周公亦以給事奪官里居與先生各砥礪行誼為
河以壯兩祭酒云于是廷臣及部使者各上書言故
河南守誼至高唯 陛下亟召用幸甚 詔曰其以
為寬郡守而交郡人聞先生來則相與喜曰是故東
昌守宋公耶先生守寬三年一切務拊循煥休百姓
而至所難究稱稱廉廉不少原二十七城服先生恩
信無欺給者部使者上交州治狀而給事周先生亦
起家州寺各服海內士大夫心矣先生筮仕二十餘

年三領大郡而家河壩短垣半宇中唐町如故所得俸入悉以贖諸弟及存問故人蓋其廉而好義天性然也萬曆乙酉冬後親吏入京師以面瘍卒距其生嘉靖庚寅得年五十有六爾于是其同年友人少師許公表之其詞曰念欲為廉吏不見克州公堅受磨白受涅奉法循理而終弗家念勿為廉吏不見克州公磨亦不可砥涅亦不可繼揭磨顛隕而書弗瑕其古之獵人乎先生卒之五年而周先生入為中丞御史臺已佐司空部于是具言先生于監大夫部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十

墓

使者而里父老子弟又走監大夫部使者領先生如司空言則先生祀韓宗組豆百世矣子諸生吉祝有先生風楊生曰往余為東郡屬吏云故事嚴重隣守如守以故習克太守宋先生先生好脩人也已余又習于少司空周先生周先生為余言先生鑿鑿行實彼其誠信于士大夫也然余又聞先生配李宜人有壺衍斯固鷄鳴草虫哉斯固鷄鳴草虫哉

無號山人傳

楊子庭曰白世之衰而士罕完行矣有能紹明先民

之訓以錮範于後生小子即在陳迹余猶張之矧里人矧我外舅氏作無號山人傳傳曰山人吳氏名良佳字汝芳故為諸生三十餘年非其好棄去而山人游則稱山人山人之言曰夫別號非古也業已冠而字之而又謂謂相呼以號其于返樸謂之何余不為也則又稱無號山人山人少有志性事其父隱君母馮敬居唯謹父物贈七十母九十而山人亦番番老矣執喪喪殆已伏臘暨生忌日輒走墓所簌簌泣不休歲歲初度而余先奉直歲跡之則未嘗不孺子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九

墓

慕也母食左手每奠一盂必左其筋間誤右輒悲泣以為豈其不孝而忘親若是至于今以為常兄沒而兄之終誠則也山人謂手割者不能字兄之孤忍割之乎則信以子姪炳亡所問而炳之婦之喪也山人故從形家卜壽藏炳心欲為婦得之而山人視之則又以子炳亡所問君子曰今人兄弟伯叔姪姪沫也起而爭雖刀重臂相視刺刺入婢婦言自尋干戈不為止於乎說于山人亦可以愧死也食山人所敬子曰先生山人先生曰伯父職方

李先先生而所友者則魯博士汝漸吳山人江筠彭承
德王閭暨先奉直謙甫稱詩杜云而奉直于山人尤
為翬外之好比其棄諸孤也墓有宿草矣而山人猶
哭而可不謂厚德君子耶山人嬉嬉無屬色無疾言
而至其內勁又斬斬不可犯嘗行危橋為扛木者所
擠墮水知其誤竟不問生平好潔喜時蘭種梅菊率
精好凡其几杖琴書孟蠹爐篿之屬日搢拭無一塵
亦不見委頓處其性然也家故四壁立未嘗解干人
人或餽之輒不受而比其存問故人如童師屠媪內
事通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主
王媼其周之又未嘗以無為解蓋布袍蔬食散屋
數椽且四十年于茲矣而竟持不仆無幾微快求
是不足父所稱雖而由氏所終身誦之者則山人
也矣自為諸生至于今而邑大夫博士暨里人無不
推轂高誼也而者有北憲逸史及家訓三十四條藏
于家論曰昔沈約列孝義隱逸為二傳然原平渡盜
拔箕箕離百年慟母忍寒却被粵稱古高行之士焉
嘗不兼之乎夫其泣墓則淚枯坐柏讓產則誠感堂
荆泥跡小山迹台土室斯固人倫之精樸而逸民之

懿範也余故表而章之云

賈主事傳

賈主事者滁州人賈嚴也自其一二同志于之曰魯
瞻而縉紳間則稱公石岱石其別號云故為主事戶
部以謫死于法得稱主事主事廣武衛人而衛屯滁
又縣滁諸生以第故稱滁州人父曰景母熊氏其生
也與不佞庭同甲寅又同月而後而余為諸生不知
嚴何如人也余既成進士為郎中而或傳詹學使試
滁文于余所余愕然曰何物賈嚴乃作此驚人語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主

尚峻屈諸生問耶光祿丞魏懋忠曰此廣武衛賈茂
才也余問何縣知之魏君曰是其人文高有行誼余
郎留署則館而賓之而其名固已不脛而走矣余既
咤生文又懋忠名流知其所許可不謬則亟賀詹學
使得人得人而學使以余言其器生益信也戊子果
舉于鄉明年上春官不第而會余憂居里書相聞然
尚不知舉人何如人也壬辰歲余守職方而生偕計
吏一相見醞藉不作諸生語叩之外孫而中勁則余
固益心異賈生矣余分校南宮詩而賈生以易錄于

他校官所已出聞見生亟為里人得生賀而生亦沒
慘嚴重余故事初第即解衣怒馬相高近益汰費不
貲比取償于官則往往窺尺幅而生勿為也蓋賈生
之待次有司而某僕與馬不能半作進士云余與權
而會有日本及時賊之變一意急公家車往往與貴
人忤進士為余憂之而又使倭嚴重余始從容作議
語余解其意則又謝曰公他日茹藥嘗有苦心耳進
士嘆息而嚴余既以言者謝病歸而進士獲余國門
外則慰余曰公亦記茹藥之喻乎幸有以自惜毋悔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書

也余敬謝曰諾亡何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席數月而
尚書楊公以為能則使閱諸司章奏故事必資深而
諸者以處主事亦其才識超之矣主事雖濶于饒毅
乎命天下多故而禮官時時以冊立請上上允
于是主事上書爭之其畧曰間巷小民操千金之利
而分授未明往往為外人所構而骨肉參商者何者
利之也天下大利也人情重天下之利非且千金也
彼以千金為樂此以天下無事此必不然之說也未
使本不早定而徒三王並封則必各設官察各有

信從已不無分門立戶之嫌而況小人又從而構之
則未有不隙而爭爭而亂者輔臣以道事君亦宜
為陛下力爭不宜默默已也疏入不報又亡何而
會天官以考功法蔽內史稍稍忤政府政府故不悅
既竣而省臺拾于庭及虞吏部淳熙不肖狀太宰孫
公考功郎趙君持不可上怒以為然而並趙君斥
也朝議寃之而各錯愕不敢發主事則又與郎中
主事陳君碩君助教君碩君碩君碩君碩君碩君
憾而指留二庶官為黨以洩其私雖語涉太熱
而海內固已流傳之矣詔鶚三官為曹州判判于
曹曹額員則從兩臺假歸里而其時計委禽縣官才
數月耳家故貧比歸貧彌甚里人柳榆咲之而判官
不計其居恒拮据本二尊人甘羈而以其腹購古書
讀之為出則布袍從一小奚不復知為故主事矣是
時許敬菴先生在留中倡理學則從之言理學不佞
于庭音為詩則從之言詩同丞于元敬善名理則又
從之言名理是陵二碩及吏際明尚氣節則又從之
相刺以氣節諸君子之與魯瞻遊者食重魯瞻之品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書

之峻而魯瞻亦請士先樹品而後旁及乎其他盡士
人有以田宅與馬侈里閭者而魯瞻且鳴焉腐鼠
之也矣已歲不邇而訪余龍會山中語笑竟夜我是
以有賈誼有子猶未造揚雄已老又馬嘲之詩甲午
歲余即家訪魯瞻見其四壁立我是以有知君無習
氣羞問計然書之詩客有謂魯瞻抗疏為沽名者思
其志弗廣也其詞其牢騷而不堪也我是以有鍛翻
儘從三選在批辭不必萬人傳交經貧賤應相棄寧
到艱危且自全之詩余及魯瞻皆亡子而魯瞻尤不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主

只有黔婁妻二曰我友我友崑山王 制車榮亡何
速傷哉羅露年命促河若終清爾不問天如可額人
須臾三曰我所悲兮洛陽才絳灌已如天仍猜鵬鳥
入舍胡為災賜環賜珪為誰恨良弓良冶令人哀已
過滁州徘徊魯瞻故里則又哭曰里井依然在伊人
不可追季方差有弟伯道已無兒若個藏舟壑誰為
掛劍枝傷心孝標論地下是交期嗚呼以魯瞻之才
也而官不過主事以魯瞻之器也而壽不踰五十以
魯瞻之斤斤好修也而並其後而斬之昔人謂張老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六 主

第麻城人曰孟四者避兵入蜀籍金川之趙陽鄉焉而富順之第進士也自薦始也薦為御史十八年事文皇帝出按滇滇大瑞某不法思飲薦賂黃白金器若干卻不受瑞益思陰廢木人詎薦旦澆水壘所偵得狀疏發瑞奸瑞大恩自殺直聲震朝廷文皇帝亟呼小郭御史與北征議諍不可已倫木川大漸悔思薦薦三子長知縣應誠次舉人惟新次貢生應儒新生貢生鼎昂生貢生文魁文魁生茂才希尹希尹生良翰字懷蓋是為封公自御史至封公父世貴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主

盛甲里間即群從亦多顯者獨封公自其舞象歲已讀書日數千言願時時試不售則喟然嘆曰我郭氏世有聞人今湮于余乎夫業已墮地稱男子負七尺軀而亡所表見于世忝吾祖矣已又嘆曰士所稱不朽直區區達官也與哉則東書走大峨山中閉門下捷久不爐夏不扇以其力冥搜縱觀而自適于川巖魚鳥之趣其于六經諸子二十一史與夫漢魏六朝三唐諸詩及天文地理醫卜之屬亡所不研故其詩文精深踴厲力追大雅云尤喜騷讀騷至朝發軔于

蒼梧兮夕余至于玄圃曼然曰夫玄圃在崑崙山不舊稱有芝所謂三秀草者余安得穠而殫之乎已伏自念非必崑崙閼風之類有之即余所止峨山是矣則作歌曰峨之山何嶢岈其中有芝長琅玕兮栖此玄圃聊盤桓兮于是稱玄圃山人山人居峨十餘年而其業成而蜀人士至不敢與銜進所著有古今文獻及玄圃山人集諸家為人譙抑夷舉便僂僂藩閩人過峨覆匿甘施子惠人之難自天性云蓋曉而子繼芳以乙榜授和州守治行于江以北第一公聞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六

主

而喜可知也曰余所不能振郭氏緒而昇之兒兒最之哉為天子拊循其民以不忝先御史余願畢矣已公封官如守儂暢稱宜人而守函諸致里中并奉祀帶冠笏珠璣翠羽之屬公既拜命而顧楊宜人曰余不自意以兒紹夫兒一釋疏驕守大州比二千石用年勞人主至一書褒而父母恩不替又曰我郭所徵上妻吳小字芳念之哉公斤斤束脩與所縣督和州為良守皆可述和州弟繼賢繼縉繼綬並諸生有時譽推本義方云楊宜人亦賢配

楊子思曰今人不
 其說語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然乎不然乎以
 一布衣而謂可若廟廟學者至嚴事稱玄圃先生
 已得此
 所謂人貌榮名者哉非甚盛德惡
 能死乎此子然世傳大峨山所孕扶輿氣最清淑
 余未能固宜有公父子矣

楊道行集

卷之十六

十八

行集卷之二十七

目錄

誄詞 哀辭

李伯承先生誄詞

公哀辭

張世魯先生誄詞有序

楊道行集

卷之十七

翼玄廟竟閉計來自東悸而出涕梁木其萎白日幽
瘞嗚呼哀哉天喪斯文繼此妖洽奔州摧玉斂楚曉
劉惠公亦不展遠與遼會家政聞如前武誰儼堂
撫不任一朝如雉死淚在睫樂卻皂隸鬼關之室高
明自斃不幸而材性往蹟盤薰煎明銷神物是忌獨
此芳潤漱自六藝為日為星燭煜照地我儕小人于
逝賢蚺高軒可即北面嚴車叱此無祿千里繫續有
鹹代與金雞自符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一時之物百
世之寶嗚呼哀哉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七

三

郡守謝公哀辭 有序

溫陵之謝為君姓全余進士者謝氏兄弟二人其非
余榜而又非兄弟行者余不記今年春吾滁守得謝
公余從山中見除日知其為溫陵人則心揣其為二
謝之族類未知其即叔父行也此視事余以杜門謹
不敢旬旬謁而公行縣輒枉車騎而訪余廬已知其
為二謝叔父余心喜而又對公眉宇溫溫休休如春
風霽月可愛余益為郡人喜得公也余于郡竟更不
相聞而有自其郡來者必告以政則人人言公一夕

而折數十訟無弊薄者又其取于民也若浼而其洵
沫民也若其之懷康樂哉長吏莫桑而他日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矣會離臺行部公如檄走歷陽過椒余
怪其行不類問知患痢然不謂遽喪公也居亡何自
歷陽返則已憐瘠遍大所昇而致之與中甫及滁而
卒嗚呼哀哉滁人故 公聞昇與還輒錯愕比計
則搆心頓足呼天大號一城盡哭已走公殮所以頭
搶地闔入不可禁止如是者三日嗚呼公之為滁可
知矣余既述余所以哀公之意而又重為之辭公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七 四

兒持歸溫陵并示余今年謝君以為何如也彈曰
彼之墮淚于岷山之石繫思于甘棠之陰必其世久
而論定亦其入人之澤深未有數月而身歿乃使兵
部人獻款而不禁非夫子之豈弟余誠不知其何心
蓋聞其庭無析楊之訟又聞其案無贖贖金則信
乎古之遺愛而民方幸夫召父杜母之我臨忍見其
一朝而歸櫬而男號女啼而不任嗚呼死生浮泡脩
不可欽彼身死而民不思孰與夫夫子之巷哭而里
公余不知夫無從之涕亦聊寄夫區區之些音

張母魯孺人誄詞 有序

魯孺人者處士東園張翁配而諸生燦燦炬母也以
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庚子卒享年六十有
九嗚呼哀哉惟靈婉嫺待字則採桑見宿瘤之奇竒
窈從夫則舉案著孟光之譽觀賈大夫之射始咲而
言餉卻成子之耕如賓以待誼伴占鳳慶叶夢熊悼
琴瑟之蚤懸自其脫珥喜芝蘭之繼苗寧數初九歸
三雛丹穴以朝陽蹠老蚌明珠之應明觀夫噬指以
悟子則恭順之孝齊漢書哉是以待賓則陶侃之名
拂道行華 卷之二十七

成晉代所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于孺人見之矣庭
不肖少與燦游妹又適姬道式之交張邵則升堂之
拜屬在通家王珪之友玄齡則剪髻之供窺其必貴
于其奄棄不任涕洟倘可關形管之遺尚安辭筆札
之役而況乎諸姻兄弟授簡于余情有所聯誼不容
默善乎謝太傅之問張憑也誄母不誄父何居曰丈
夫之德表于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庭是以式遵
先民月表女士云誄曰

大家名門中貞鳳乘相攸隱君抗志箕顧不辭鹿卑

建鳴而傲至于素封鼎鼎井井厥膏而施樹之永永
以亢其宗三鳳則挺挺者鳳九苞陸離愛而能勞
教之誨之少自整歸闕與游誰既得其人供具不疑
逮于翩翩為時羽儀本本原原維母之貽昔有萊妻
投簪偕逝亦越孟母三徙彌礪婦共母令並施來世
母之燕之何德之儼鄭鄉雖燕秦臺尚築未捧毛嫱
蚤懷陸橘以羞其甘以介百福問寢鷄鳴跼進饌粥
含飴弄孫以勤以鞠如川方來于何不祿不吊昊天
喪我女師凱風徒歌難露共悲懸紙在門題淒儼而
指道行華 卷之二十七

不見音容辨曉連而嗚呼哀哉豈以秋寒月盡則晦
春秋既高數極而背茲理之常死亦不穢獨此皇皇
慕而如在嗚呼哀哉辱在世誼松柏萬蘿願瞻珩璜
如山如河冷冷者風蕭蕭者柯蕙惟聞其傷如之何
鬼兮安斯理兮渺渺徂駕莫追來芳可表渥渥之駒
佇為驥裏何以誄母厥亂矯矯又何誄母榮名為寶
我抒我謳懸之丹旒嗚呼哀哉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八

目錄

銘 贊 碑 募緣疏

樹德堂銘

袁翁贊

邑侯樊公生祠碑

樊令生祠募緣疏

烏衣新創金容殿碑

六安州重修阜陶祠碑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目錄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八

全椒楊子庭著

銘 贊 碑 募緣疏

樹德堂銘

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穀其穀伊何
如蘇履淑不蓄而種不耨而穫舍之方寸積之萬斛
已過勿諱人短勿暴恩母務忘怨母務蓄恩務茲難
垢務膏沐寧拙母優寧寬母賦寧異母仇寧韜母嚮
母飾昭昭母疏于獨闇然尚網不求其福是曰先民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企此華躅

袁翁贊

孰謂公仕公仕遽退孰謂公老老益實畏人腴鷄肋
公獨無味癖此丘壑離彼網罟寧朴母華寧啖母涕
涓涓心田百世永溉故為吏則畏壘至今居鄉則帶
索行吟世能肖公癯然居士之貌而不能肖公悠然
古人之心是則庶幾于里祭酒而賢宗之所欽微夫
予之遺像誰為使余贊仰而不任

邑侯樊公生祠碑

始樊公之以御史令吾邑也而邑之人相與駭曰是
嘗冠惠文冠者乃亦習為令乎不佞于庭曰夫天下
有必良者其粟也不必其習也公理信州良矣又柱
下史而良矣奚其令已令之期月而政職逾年而政
成而邑之人又相與驩曰公寔甦我得無微我公去
乎不佞于庭曰未也惠微福于主爵氏而得公其需
之也既留公之三年而邑沾沾公洵沫矣士歌于甕
而舞于野而治行于江以北稱第一矣會有河警而
淮安之治河郡丞缺當事者亟欲藉公則合疏以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二

吏部覆如疏 上曰俞而邑之人又相與感曰始虞
公弗習也而公習既虞公弗留也而公留乃今失公
矣其小人耻失其姑而取諸懷而不難百舍重所以
乞公也曰莫非王君之何其聽有力人奉之去也
其君子曰縣官庸公公豈其以天下蒼生之身而
膠一彈丸邑小人曰為之奈何君子曰召之於
也哉為之即其樹而歌曰勿剪勿伐吾所以忘也夫
志戀者祠公焉可也則相與卜學宮之左而祠焉賈
不貲費而其輸之也如水之涸諸壑也工不與而

其後之也如市之趨日中也公曰毋吾不忍以不佞
故重勅邑父兄子弟而父兄子弟爭不愛其力以徂
豆公不可禁止也祠成肖公貌公故不肯而邑則陰
貌之既貌而過其宇下者皆咨依依曰此我公也或
問父兄子弟何以若是戀也則對曰守君令政績績
然其指歸不越養士便民兩者已公之來也愚覺左
隅之伏也而為之峰既峰矣又思多士之嬉也而為
之會既會矣又思博士弟子之樂群亡所也而為之
飭若學官可謂不養士乎士而斃亟進之士而宴亟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調之士而紳紳而廢廢而有海內名士造其廬而禮
之其歿而祀于鄉亟復其子孫而善視之或取其墓
而表章之微而淫亟輯其遺帙而流布之不可謂不
養士也自公之無使丁浮于田也而貧者始不為富
役矣自公之無使田漏其籍也而奸者始不為法軌
矣自公之省漏卮之費縣一切之遺也而郵始得以
息肩村始聞其吠犬矣民不稱便乎墮墜而貴則疏
之倉叢而究則釐之鄉約虛而具文館舍頽而壁立
則飭之泣隅之築則撫之暴荷之權則廢之茅于節

如之聞而不達則旌之民不益稱便乎即舜文有所
必謹越訴有所必懲崔符有所必捕大猾有所必殺
而要之乎亡非便民也者茲公之所以有大造于椒
而椒人之戀戀于公而不置也楊于庭曰余讀史所
紀全椒長漢則劉公子平晉則孔奕奕有惠政然不
得祠韓宗如公子史稱氓有餉奕酒兩甕者奕逆詰
之曰柰何其一屬也近察察矣乃夫歲年從役增費
就賦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耶藉令公子而在余
雖為執鞭所忻慕焉而况當吾世而失循吏如樊公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富之教之母為竭澤母為漏卮通商惠工掩骼剔骸
而勸肥墜廢者骨而時勸相家舊戶畬而課衿徒
絃誦詩書嚴聲聲以嚴聲聲居有赫先正墓則碑之
既功而墮之吹之有灰不然于道班窺莫逆而咲
十襲其清尼厥生民咸有秉獎撫后霍仇胡仇胡私
而侃而老而憐而發而各鼓腹含哺而嘻其嘻伊何
我君代慈君而無神誰真之禱公身縣官去我而悲
畏曠與桑以紆我思學宮之東有我者祠中貌我公
儼如嘯呢伏躬報成湛醑脂脂是為舊游公果幾時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帝簡在即粉榆保釐我母公攀公母我欺公如不來
貌茲祀茲子子孫孫是憑是依千萬斯年勿替饗之
以為不信徵我無碑

樊令生祠募緣疏

此樊令公生祠募簿也生祠何邑人德公而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也任而祠之何度其去而不勝
思故及其未去而貌之志戀也卜地學宮之左何便
祀事也庶民子來而曰募簿何德應募也謁余疏而
網紀之者何諸生仁惲有惲從儉也與有勞者何儒

士宜韶及太學生正蒙也于庭曰自公之以御史令
吾邑也謫從天上藐然射之姿舉在人間卓爾畏
壘之頌飲食泉而自若清畏人知嘉肺石以無冤政
圖民便一城如斗咸仰沫于衽席之間萬口為碑已
書名于御屏之上彼增贊以就賦役劉平漢代之良
若餉蕘而審重輕孔奕晉令之選越千載而得循吏
幸專城之有使君任崇之兒抱當門認陳籙本安令
之兄事若邑誤及楊矯澤流樊惠之渠馴及中年之
雉微文翁之蜀郡衿紳之絃誦何繇較朱邑之桐鄉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六

道路之謳歌不啻象衣冠于學宮之左萬姓同懽列
俎豆于賢人之間千秋如在嘉興創始庶幾樂成是
繇邑人好德之心毋徇使君論止之旨此時魏郡須
共成狄相之祠他日荊州便可作岷山之石

烏衣新創金容殿碑

鄭僑氏有言天道遠人道邇而世之人闕于大較則
往往語人道而迂之獨恐怵于鬼神不可知之說而
懷然內省其邪心則其肯雖不馴而聖人所繇神道
以設教何可廢也烏衣之金容殿是已烏衣于滁為

戶鎮而其俗嫻于禮讓而相飲以醇枕山帶河南
孔道先是侍郎周公過烏衣而烏衣諸生聞公善形
家言則走謁公以請公謂是山向丑未龍自兌來于
未生則白虎宜昂而水口宜塞塞莫如廟宜鐘鼓會
歲大疫各心恐而諸生暨諸長老議建瘟司殿于東
一以禳災答天譴而一以塞流承氣如侍郎言于是
富者捐貲貧者應募凡得數百金卜大潤之西濟湖
橋右為監生守成地而半其值為廟址松山拱前河
流迤後即侍郎所指水口也工始于戊子八月落成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七

于冬不數月而廟貌巍然為一方福地矣州太守丁
公有事于烏衣則又頽其額曰金容寶殿云址可六
畝許前七楹殿三楹中肖大帝和瘟勸善三像旁為
六功曹其東隅肖火德像非其倫第警虞以俟別構
者後廳并左右翼凡九楹為善信酌獻壇所及住持
祖洪居住前列鑪瓶鐘鼓外監碑亭紙爐衛以磚垣
垣外植松杞而神誕以五月五日每歲以其日為會
會則遠近畢至攜幼扶老囊餼負果灌輸恐後牲肥
酒冽拈香林檎羅拜無數神具醉飽煮蒿煨恰如或

見之金支翠旗閃爍出入創廟之歲屬疫頓息氓乃

備度伏鴈奔奏迄于五年鎮無橫天歲則大熟士

農詭于野耄倪鼓腹唯神之休于是監生守成

重余惟神聰明正直人不敢干以私而爾烏衣則既

廟而貌之而歲時匪懈矣藉令一切聽于神而舍人

道不務而微福于回也可乎孔子言敬鬼神而先之

以務民之義則縣神道以精脩其所為人道者是在

烏衣矣侍郎歷城人名繼太守順德人名士奇守成

揚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夏氏余舅田氏其與有勞者法得列之碑陰云余既

次第其事而又為迎送神之曲令其歌之其辭曰

山有木兮水有魚微廟貌兮神嘯依松山兮峯巖河

流兮澌澌菴不來兮佇余思桂宮兮玖垣薛荔兮繚

之神之來兮導兩螭數闔闔兮我賦紛以馳其湛

兮管脂豆有踐兮片又肥飾倩覲兮舞永風設設兮

靈旗月娟娟兮暮歸暮歸兮委蛇千秋萬歲兮神我

登為我奠一方兮永綏驪厲鬼兮毋留茲泰宜燥高

兮徐宜濕卑時雨腸兮毋我欺我試克羨兮如梁如

六安州重脩皋陶祠碑

益皋陶並與禹稷契佐舜為五臣有大功德其後禹

有天下稷契益之後亦有天下益為秦秦以暴促非

天之報益淺也獨皋陶不聞其後有為天子者封于

六及入春秋為楚所滅秦穰公傷之以為德之不

德民之無援皋陶庭墜之不祀忽諸若之何天之獨

畜于皋陶不食其報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以為刑

者天所諱雖明名不得與禹稷契較功若然仲尼不

揚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有天下是又何說耶或曰聖為李李耳皋陶後而其

後為唐是亦未嘗不有天下而天之報皋陶略與禹

稷契等摠之強為之辭要不離古文者近是今六安

州蓋有皋陶冢又有祠云祠非一代其脩而葺之者

亦非一人至明萬曆下酉而圯甚先是大丘李君為

廬州理理職刑獄而君務在平反如皋陶所謂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者每行部過六謁皋陶祠輒為之

徘徊不忍去亡何六守缺君攝守既拊循其民而平

其政已有事于其祠則下令曰祠故湫隘不足以妥

靈祠度而又院猶推折斗畢剝陽沿拔級夷羊豕閭
 入山麓帝廟之廢床余尸其土而忍不圖以勤後
 之人世余各乃捐俸若干繕鳩若工庀若材拓若址
 不病若幣及昨而就始事以某月日訖以某月日凡
 為堂三楹殿兩楹以泡漏繪若暈飛而祠始枚枚
 翼翼矣是歲州則大熟民不橫天食曰神庥又食曰
 唯使若力乃祠與若請全椒楊子文楊子曰今海
 內諸李其誰出伯陽氏伯陽氏出皋陶以今觀李
 君豈皋陶苗裔耶不然胡斷獄一粟干皋陶而皋陶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祠必待李君而後枚枚翼翼也李君名哲己丑進士
 其治行于江以北為第一云辭曰
 微遇鍾德局為士師六藝忽諸冢茲廟茲益以秦促
 其鬼餒而孰與李官莫莫其支其支雖莫廟貌則庠
 彼官脈郵誰何而嘻矧其養薦以克祠贊伯陽之孫
 金斗之程滌事茲邦追跡本始五服三就象于汝士
 既象其銅又儼其止其止何何新祠翼翼只天柱之山
 盛唐之里不募而趨不幣而祀而神之來其尊兩壙
 以連憾余文筆旗坎坎者政皇皇者尸有

有巨者額既飽既醉我殺我庖盛唐之里天柱之山
 伏臘度祈寧比于頑萬歲千秋我昨孔安使若之尸
 不刊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九

目錄

說

禽說

惡鳩說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九

一

楊道行集卷之二十九

金椒楊于庭著

說

禽說

陽子曰余惡夫負勢橫噬虛名市恩及妬人之長必欲擠之而後快為者著二禽說

鷹

鷹善擊鳩畏之然而鷹化為鳩也鷹有搏鳩者鳩嘗

呼曰吾故鷹也鷹曰吾知汝鳩為耳矣惡知鷹鳩後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呼曰爾他日不為鳩耶鷹曰當其為鷹則無弗擊也

遂攫鳩而食之既飽矣更遇一鳩弗能擊也則謾為

好語曰汝故鷹也以故弗擊汝鳩信之以為鷹愛我

而勿擊也則深德鷹而鷹亦自以為德焉而去

鳩

鳩羽白鵲亦羽白然而鵲之貴弗鵲若也鵲雖鳴乃

其聲憂如叩土鼓弗若鵲之清亮聞于天也鵲有

壯而獨宿于巢者鵲以為儕也就仰之鵲驚而

却其頂而鵲固駭其與已異矣須臾鵲鳴喑喑也

鵲弗能効也則相與扶按其髦而去嗚呼已不能鳴而又惡其能鳴者其也耶

惡鵲說

淮以南故無鵲余北游始識之則未嘗不駭其狀之能驚人也余嘗讀之明年暑夜露卧有物蠕蠕行榻間疑其為蠅舉視者甚鞋撲之斃已童子持燭至則沙鵲也余愼而作沙鵲行二章其後余為車駕郎京師盛暑之久燭滅祿殿聲聞作盤跚聲余創于沙鵲不以屑意頃中上座而上鰲余為之作呻吟者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九

工

父之已痛愈余為之曰夫不蠋而以為蠋則殺及該鵲為蠋代斃是謂既而蠋而不以為蠋則既不能殺反受螫焉是謂失之可矣何居曰其成心乎夫心簡水也止則澄然然其弗蠋吾無心寄焉及其為蠋吾無心縱之唯夫成心憤于胃中于是有無故而疑人以不疑之者心憤之投蜂中生之致昨是也則吾之誤撲彼也之類也于是有當斷不斷反受其螫如漢之陳蕃實武唐之甘肅是也則吾之悔不誤鵲之類也或問于余曰然則士君子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九

子

身行已亦有蠋乎余應之曰有有已蠋有人蠋傳之勿謂何傷其禍甚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故有陰賊者于一念而潛滋暗長至于弑父與君而不顧者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過其猶可撲滅茲其為蠋自內紅也亦有一念不慎比之匪人逮其後畔之則樹怨不畔則淪胥而喪其生平如詩所為咏氓蚩者傳曰真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茲其為蠋自外螫也雖然有內紅之蠋而後有外螫之蠋不曰木蠹而虫生之肉敗而蛆生之乎歆擇交請自治已始或曰敢問國家亦有蠋與曰有昔者堯舜以有苗共工驩兜鯀為蠋周公以武庚祿父為蠋然皆撲之而微除之于蚤以故不能出于而國家至如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齊之諸田彼其爪距牙喙皆足以螫人主而盜國家而其主反泄泄為以為幹國之良臣而不之忌其究至于分晉專魯代齊國受其螫而後國之則已晚矣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嗚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于

庶幾乎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九

四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

目錄

祭文

祭魏德文

祭余相公文

祭周文恪公文

祭黃大理文

祭高宜人文

祭祝副使文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目錄

毛母太夫人祭文

祭蕭父岫先生文

祭謝虬峯先生文

祭于墓祭舒先生文

晉茂才祭文

蘓參軍母夫人祭文

祭大金壽勛介庵文

李大司寇夫人祭文

張嵒嶽大司馬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四

全椒楊子庭著

祭文

祭魏懋權文

嗚呼懋權傷心乎天哉天果無意乎何物黎陽一垓
生懋權作此光怪天果有意乎胡旋界之而旋收之
如失隋珠求不越夜也嗟懋權懋權以彼之才拓而
大之粉黼廊廟揚乾風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乃今
已矣此其故天道尚可致詰耶而余又尚忍言之邪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四
始今懋權舉進士維時聲氣之交則國徵劉子叔時
顧子乎如鄒子幼鍾吳子而豈不佞道行楊子國徵
死懋權以書抵余各鳴咽不吐曉復得懋權耗令人
短氣何減國徵也悲夫夫不一年而折二子則我
兄弟尚復何心而譚千古之業邪文章九命自古而
然故遠則子安長吉近則信陽廣陵情才者輒酸鼻
焉然猶異世足寬解不謂于吾國徵懋權親再遊之
且也彼四子明者作度其器已竟即天折庶幾此償
彼至如兩生者奇氣勃勃何所不極然緣發勒爾名

山之藏京師之副無一償者乃遂奔去斯彼四子數
為尤奇而余歎不為兩生呼號涕洟得邪抑名身之
餘也千秋萬歲其身之不卹而為取餘故孔子之聖
也而死頗回原憲之賢也而亦死若是取不朽者較
朽者死等耳藉令畢懋權力博名高然寧有不敝者
乎嗟懋權懋權子之弟並為聞人足奉子父母
子又有子若是則子亦不瞑目獨余以同聲之故哭
子子有知其為我乎國微知吾黨之慟尤劇也

祭余相公文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二

名世如雲從龍以時生死為騎箕自古如茲
今也何疑四明之山蒼龍為生偉人鵬鵬鳳騫
學閥無始德執上玄淵然相業日月行天天下文明
見龍在田所不永者豈然嗚呼哀哉疇昔之夜
三台中圻古而無死誰為金石前有夔龍後有旦奭
及其同盡萬古寔安所不朽者具存方策我哭我私
淚也如嗟乃師則何憾矣世或沉抑下位官不稱德
而師則為國鼎彝品秩彌秘世或負乘大僚德不配
位而師則斧藻上治功在石室世或寡諧蒙詬漫國

靡白而師則兒童走卒口碑嘖嘖世或委蛇其道與
時莫逆而師則周旋首飾屹不辟易世或椎魯少文
大音蕭瑟而師則星羅海蓄九丘八索世或 皇眷
不卒禮數廢格而師則輟 朝賜謚中使絡繹世或
前徽間耀後武或軋而師則子如玉踰孫如蘭苗鳴
呼我師復滿誰何生也何憾死也何憾庭等亡似少
而豐薨叨錄門墻言之 帝闕王膳師計腸蝕肝裂
亂曰其者天邪地邪者相公阡邪亡不亡者名猶荃
邪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嗚呼橫海 青天之翼雲雨則六合待液羽儀則
九衢頹把乃一且澤潤翻銀與介眾蟠同盡共敝
茲其為慟有下心而胃蝕者邪嗟先生嗟先生深
沉之慮磊砢之憂纖以寐勿憊以虛助勸暢櫛居
之晏如先生之懿係直石渠欒紫天 自藏其映石
室金匱小者是羅大者海蓄先生之富何吐弗經何
作弗程簇如文綺爛如春英元如玉潤豈如金鏗先
生之文初入中秘踐更六漆冠冕九列表儀三朝皇

春甫注台司不送先生之遺推較叶恭功不必已
于變龍先民是孰陋彼小夫悻悻自理先生之量
無干澤退無矯名恭請賜若免此生束脩斤斤俟
河之清先生之貞譽不泯不加以寘真砥躬昭
昭蓋止沮彼白玉潔之而已先生之大南宮輪萬成
均故述新學彥籍之今聞不不言下自成蹊先
生之澤長發其輝厥胤孔揚長公王澹次公並芳諸
季少俊鳳毛煨煌先生之世先生生為降獄沒
為騎箕取精用物山川在茲知化不逾時從
楊道行集 卷之十

祭黃大理文

嗚呼謂天無知匹夫匹婦鬱鬱而不得其平則仰
天吁號要之響應謂天有知乎則今我先生若昇
嗚呼先生器足以登三事而官不過五品首以

學華上而壽不滿六十是安可知邪將謂天道忌滿
予之尚者去其角乎則世亦有滿者矣將謂珠失其
明求不越宿網絏于格什不逾旬宜天之奪先生之
早也則世亦有不蚤奪者矣是又安可知邪方其成
進士今名邑所至遺愛比于召氏崇云天下稱先
生為清吏迨其奉徵書被才繡其議論務存大體不
沾沾博名高三為直樞使有要在鄭重老成今諸有
同填無百姓天下稱先生為名御史之兩者皆有愧
德足尊焉為天子大官今年春先生權棘寺不
楊道行集 卷之十

平

有使人于先生所具道先生益色澤又為其少子婚
相國女先生自謂比于尚平為人間一大快乃今不
數月賀者出門弔者旋至此又何以解也夫以前兩
者觀之則先生非有死道于天之罰以後兩者觀之
則先生又非有不祥死微與禍會也奈何死哉先生
按東方以許可獨國士遇不肖者亦骸解悲涕淚
作兒女子頓獨聞先生喪即為之而哭淚淫淫旬日
不休語曰士為知己者死不為知己已矣所以死
先生當何如哉先生自其尊公世為御史其門生故

半天下而相國實經紀先生之喪其諸子皆少位
世先生家學砥青雲何有又安藉一不肖不肖所以
嗚咽祇以哭我私不忍負先生地下也

祭高官人文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維彼升穴淑雛孔揚夏氏有赫
郡丞蔚起休哉宜人維天作比作比伊何好速君子
如圭儼璋如蕚並莊莊之微時笑青繼學緝學弗就
勸之紙泉迨上賢青按守連茹夫人荆布鉛華弗御
爰及今公飛鳧單父左提右挈嘖嘖卓魯 帝曰嘉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哉擢爾大州大州露冕維公之休公入自外夫人奉
案罔嬉爾官鷄鳴昧旦 帝晉爾秩郡丞大夫比二
千石其行于于公也高視下金蔑如促然慄斯視之
泥塗底績用奏 天子曰俞朕封爾配被爾屬書翟
冠霞帔瑱而流珠公所種者源流之駒施于諸孫挺
挺於莧公時喟然青山獨酌夫人曰昔先來不惡劬
為吏民率衣前都右傳紉窈夫人不作余叱則故眾
亦惜愕匹具翔乎比目浪瀾行遊潛淵余涼薄人
亦何言造化小兒自非金石長年者誰莊生樹金遠

夫人康哉歸彼玄室丹旒素旌窈窕永年
悲非何憾何戚奕奕厥胤冠裳有秩余也不佞執
禮及作此短歌臨風淚滴

祭祝副使文

嗚呼哀哉盛則必榮生則必死故微則陵焉化焉鳥
足而大則海焉變焉桑田此數之必然而無足怪者
即天道亦莫之誰何而世之君子往往號涕洟紫
天地為不仁吁造化為小兒抑又惑余為呼哀哉方
公成進士為行人已擢御史已又副觀察使陝以西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乘朱輪拖金紫而公是時留賓鄆莊之驛食客孟嘗
之門引繩批根附公者眾迨其謝事返服杜門掃軌
即羣從子弟罕見其面而一二蒼頭不戒稍稍為怨
府則公離羣索居之過也乃今家政未定流焉長徂
而向之附者畔德者離王謝之燕別飛人家棄卻之
門降焉卑隸此其故特紳尚忍言之而公亦尚忍聽
之邪儒者家謂身死而名立者為不朽然齊景公之
無稱焉而死伯夷叔齊之至今稱焉而亦死焉是不
朽者較朽者死等耳古人云何年不陂何聚不散則

何有之鄉者邪余又何悲

毛母太夫人祭文

藉言母者柳以九歐以茲彼其履在房第光諸女
史則以子哉則以子哉故藍田種玉合浦誅珠之是
母是子者相成也維太夫人淑媛待字則宿齋以採
芹粦奇窈窕從夫則孟光以舉案流譽解珮而瑟琴
用諧脫珥而糟糠自茹則于占鳳而饋饁如賓
慶蹕鍾于蔭而而考獨在御矣大司徒所以冠冕全
楊道行集

倫著龜士類司理
潘原風
相之籌帝兄乞身
于八座適種惟良而機
自其乳哺勝衣以至
炳可記也故方其朱
及其青山獨往則里
以奉太夫人者固未
見孫曾忽捐一夕女
士失其楷模縉紳為

以瞑目于窀穸矣

祭蕭允嶠先生文

烏乎先生議論在封疏口碑在舊事業在廟廊而
其華直書又在太史氏周鼎之附敢與知也獨念
往者庶侍先生于南岡時一念可紀則鄭僑以然明
惜片善足收則燕邕以外傳彼蓋知已哉蓋知
楊道行集

已哉乃庭之領郡東方也
扶搖實資羊角遠先生入為門馬
守在度支猥淹署維時則諸公
升弟子樞衣講卦爻而請益奈何
不教遺其一老不佞以王人出使
以令命即幽無緣負笈此者恭承
先生已不及見矣諸曰士為知已
知誰何以報先生地下而先生有
肩余報而余又何以泄吾悲邪

祭謝虬峯先生文

嗚呼曩先生督學時而庭為諸生翬冠也然先生業已偉視余矣然舉賢與先生起棘寺旋翬趨歸而庭在焉諸生聞不克鳴呼先生于章江之別墅心固念之庭既舉進士陸沉中外寮闕為間間然有自豫章來者具訊先生動定則因強飯無恙我然一壯夫也此庭以使事抵先生里就先生而講業焉而先生已招館矣嗚呼雍門與東山陽橫吹人非木石誰當此悲方其南巡禹穴東按金陵諸生在門大吏避席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十一

餘于墓祭辭先生文

嗚呼曩先生分校南閩時不佞庭固先生所拔士也此庭成進士給事先生署中相與披瀝遠故亡何先生卒京邸余在鄧上為位而哭不克與于執紼之後

迨余被命西來過先生之廬而式焉而先生墓木拱矣嗚呼公明儀志子張墓僕也負土為楊柳冢古人之厚其師如是而不佞自先生卒迄今且七年而始一展墓而安行不報報泣下邪雖然先生卒時所舉子甫滿月而今勝矣其能奉維而往其諸父矣先生亦可以嘖口矣

晉茂才祭文

嗚呼謂仁者壽謂智者壽謂者執壽者執壽者或刺毀類天再神品夫不對來哉茫茫廿年之交維余與子生也今墓居也今里余髮獲額子亦垂髫並喜控輦登劍寶刀余饒子公子亦青衿把臂金舍朝佔夕吟子兄事余余亦弟畜耦俱無猜聚屬以日子不好美余狂而挑匪跡納繫而心清勝余消四方恨不接趾函書問問子故之以子嬰二監余聞而憐皇華南下子榻前子問余承整冠強起促膝一咲沾沾色甚余退語人此君何患其形雖瘠其神不亂別不一月山間忽來子也即世冥冥夜臺子之尊人白頭拊心子之弟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十一

木嫁無父何恃子之訓學雖飛可擬詎意無命而遂
止此子之溫溫如玉如金早世不祿天乎何心憶在
囑冀余嘉結友朋既傾金石詎久惟吾結兄退無
後言隨彼不類而復雲翻一朝分攜九重泉路知己
者誰乾坤回互故人執紼酌此一杯呼子不應我心
如摧

蕪春軍母夫人祭文

昔在蕪公於鏢明德夾日而飛大門八翼其季儻焉
實傳 德王天作之對夫鴻妻之季公少時節俠好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客雜佩以贈之子莫逆連事舅姑鵲鳴而起婉婉上
會請祗何趾尚書之夢賓客中肯夫人曰嘻遵養時
晦俟河之清勗哉夫子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既刺而
復王門曳裾公也鳩杖夫人庶車有子而才少也汗
血佐之熊丸讀書折節 帝念尚書墓木已拱蔭爾
衆軍爾孫骨聳衆軍驚翰立朝之端妙涂秀句清水
王盤維 帝爾嘉進爾一秩冠冠流珠爾母是錫夫
人拜手孺子劬勞所不報稱有如皇天衆軍板輿導
自東上跪上甘毳斑斕而舞夫人東歸季公休沐血

頭紅袍並此祉福忽忽二豎蘭摧王沉畢命不祿天
乎何心季公擗踊及爾階也老恩棄余怒焉如擗計
來自東衆軍阻絕不及視舍為此鵲助生寄死歸數
也固然取情川物夫人則全辱在通家有涕如泚弔
之生易冥冥鑒止夫人庶哉就此窀穸雖亡弗亡厥
胤焉矣

祭大金吾楊介庵文

先正明德大傳襄毅勒勳鼎錫及帶礪其雖清風
文武接趾武為季公蟬聯鵲起少為棘闥翹為第一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後曾自燕領誰匹 帝曰尚書有子孔武以為承
牙為朕圻父桓桓金吾出而服鉢入衛于 王鸞般
噦噦如龍如猊虎賁三千維公典之其徒帖然出則
駟乘入則危蹕垂二十年維 帝爾睨 帝曰金吾
鞬鞍不治以爾廋微視司隸公拜稽首為 帝賢
茲察其監賊大義如山率辟其道路不侵敢奏膚
功爰錫爾龍麟衣丹丹帶盤盤錫爵尚少賜餐太
官既躋崇階甫踰四十高明之家鬼闔其室未及拜
命一拖新紳忽忽抱病而不食新哀哉楊公祀司

馬連枝一惟淚也盈把公之結嗣蘭其芽天崩地
折傷心嗚嗚人亦有言羊莠去角數也則然死亦不
惡生熟其臣臣名小雛五色吸露含蓮蒲坂之
原創相 知家行連此發詰有水永者誰謂之
短有精精奕奕者誰謂之淺

李大同冠夫人祭文

嗚呼貴者或貴之奔賢者或新之釐故數有所難卜
而理有所不可知即天亦之誰何而余非夫人
之為慟而誰為嗟乎天哉其果無意于夫人也則不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南

宜令之生而淑媛有壹行已又伉儷大司寇為夫人
鼎食珠冠我我八座貴倍若甚也其果有意于夫
人也則既洲而修矣亦既少而貴矣胡不令之白頭
偕老抱子美孫而顧蚤世不祿若是遽乎譬之春華
灼灼而忽如之風雨也秋月娟娟而忽掩之雲霾也
謂夫人何謂夫人何嗚呼這舉疑之御風寒游託之
奔月鳳凰之蕭蕭吹鳥鵲之橋路隔莊生所為拊缶
而長歌安仁所以悼亡而心咽茲造化小兒之固然
而夫人又何憾于永訣嗚呼公有蘭弓澤有芷思夫

人兮淚滴嗚呼至陽兮莫招駕東車兮齒里蒿里兮
誰與期風陰陰兮導兩螭醪椒米兮桂酒菟歸來兮
在茲

張嶠嶠大司馬祭文

蟻叢之墟初開我我挺生秀發詰人寔多於鏃鋼渠
龍躍虎視沉如淵停發如奔時當其得意為英為雄
角巾歸第口不言功數極物化星隕于野惡風走石
雷霆震瓦嗚呼哀哉公少授邑尉然瓊玖二盜猱來
劫以七首公嘻自如縛盜以計不震不動人傳其器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車

司農宗伯踐更兩曹羣飛刺天維衆之噪公起左官
颶歷藩臬飭戎訓士所在嚱嶧 帝嘉爾績海至大
察填撫四鎮表儀 三朝浙兵揭竿四年大吏文武
甘鼠袖手不治 帝曰黃鉞授我張公公至其疆雍
雍容容亂民效九喋血里閭公授方畧以亂治亂釋
其脅從偷快則誅誼喻定惟齡色晏如於越既戢遠
勒野府花門雜商繁頭以組繼 帝簡命召為夏卿
舉手加額四夷知名公孫碩膚菟裘自若如彼其瀟
禁名為寶蒼生嗚嗚且夕縹緲公遽騎箕落月夜白

嗚呼哀哉公之學問如珠萬斛富如武庫工如射覆
公之文章揚屹風雅金石在懸山鬼嘖公之飛舉
黃河華嶽懷管萬夫驚跌六合公之方畧脫兔處女
如彼迅雷不及掩耳公之功名既顯滿盛生躋峻階
沒有榮贈公之燕翼克昌後昆既誕麟趾亦有蘭蓀
余辱同朝猥承公後高山景行庶曰無咎忽聞訃音
有淚滿襟奠公東舅尚其鑒止

祭許封君文

嗚呼世有亢宗肖其先緒高門占其後興闢者諸大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丘之廬過者表鄰公之門而一旦典刑淪喪少微夜
沉閭左愴父猶為痛心而況千戶通家之世執能不
歎歎而不禁嗚呼哀哉翁之大道渾不容口獨其賢
行爲里祭酒心如逝虛親如枯禪他巧弗君雖肝弗
牽高掛最皇離園地重人方城府我獨空洞力田標
作遂至素封澤平且德女手其宮居則片言紛筆率
聽傳奴而下其不帥今爲生靈萬幸名縣官導窾批
御發側弗離 帝曰嘉哉爾其國祚朕封爾父五花
是錫爵之恭上再命而優爾定廟之亦莫敢侮即墨

之憾長壘康康長我夏都其施光光 帝嘉大夫被
之重書以副東臬維爾之都失夫既駕雲涕四顧王
事靡駐不遑將父翁曰勛旃何往不可惟其努力是
其我按察稽首佩此義方往惟而事厥施孔陽一
別云何結人報計我儕小子竊咤問故曰日慘悽浮
雲滿深巷不爲歌杵不爲相嗚呼生有厚德兮沒有
榮施庭前鬱鬱兮森樹枝獨憾世少著蔡兮天不
慈遺故余一以爲吾人慟兮而一以哭吾私東生舅
翁附王后以節節力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祭孫中一文

壬辰之歲月在巳柏馬爲過參軍蕪門懸紙錢兒女
踊云是昨日也嗚呼兩兒爾爾啼向我大者伏地殷
嗚嗚余亦痛心拍棺哭經紀其事摩其孤此君平生
最孫提自言能提五石孫十日以前尚過我大笑四
座傾如無量其一疾遂至此彼蒼高而不可呼嘉靖
名臣文且武尚書孫公參軍祖夢生八翼飛上天手
扶五色捫天補 世宗皇帝恩養頻東屏服蟒朝神
人里中甲第飛甍新生子墮地皆麒麟季也相國岱

韓子節俠東方執牛耳少年當戶得察軍聲如玉盤
映秋水參軍三十毛骨奇廣額大口仍赤鬚近來工
畫尤工詩淋漓素絹驚京師君為任子余為郡眾中
謁余最推分余為曹郎君參軍共含齋舌天顏近去
年余抱鼓盆悲君時唁余雙淚番今年重君君已死
世上誰得知禰歸賓客編衣送酒呼君盡一
慟巫陽為招君早歸倚門尊人泣猶夢誰其奠者楊
子庭有耶無耶燕君靈

祭二母舅王公文

楊道行集 卷之三

十一

金

維庚寅歲歲終寅月朔舅殯在堂甥于庭氏在疚駭恒
撫窆傍徨爰代誥者比于薤露我抒我章何以奠之
椒漿桂酒左佑右羊我誄舅聽豈伊異人而甥之將
於鏤土氏世載其德懿光光外王父母叶美來案
于飛鳳凰迺誕兩雛元方伯舅舅也李方李方仲姊
寔先宜人歸于我楊繫余小子祿不逮承所乃兄傷
我瞻我舅如母存焉庶幾不然而并余舅氏
咤手彼蒼舅少踟躕不受鳥豹泉神則強長從銘繫
弟士博士厥殷孔殿已厭東去種承青門祝鵲尸鄉

手摩三兒小者謂諸大者王駭伏臘上壽子姪拜
親者堵塙舅而牛舌亦越五稔兩鬢未霜二豎乘之
吁醫不治流涕云云人亦有言壽匪必數延之則長
往接於嗙嗙之域矣余或涉謂舅自愛舅曰無害
狎彼龍陽初則唯余今在夜臺悔其可恨舅之貼危
余入初厥時淚汪手指其季目余見託余謝不忌
嗚呼哀哉死生長別能不裂腸地下有知阿母相見
語笑如常人生消泡彭祖何壽殤子何殤舅也逾者
已稱不夭矧其徂昌舅乎舅乎舅乎在此竟兮飛翔

楊道行集 卷之三

五

祭外舅陳翁文

嗚呼庭之故元配諸封宜人者翁長女也宜人佐余
二十許年其有助於余甚大而今已矣思余妻而不
得見得見余妻之父若母可矣適翁又舍我去余不
能忘余妻其能忘翁乎猶未也余先大父暨翁父為
刎頸交翁及先大父居全巷生全年長又全塾甚相
愛也則我楊氏陳氏之好庶幾及百年思余父而不
見得見余父之執翁翁者可矣適翁又舍我去余不
能忘余祖余父其能忘翁乎余誓而雋諸生翁喜不

自勝已成進士翁益喜不自勝故余掣自家抵京師
已自京抵汴往還數千里寒暑不堪翁未嘗不與之
俱雖翁于宜人為父子而余實惻惻念翁之跋涉為
余夫妻也余解官歸翁年未七十而言語喜怒異乎
時余素心訝然不遂則翁之令我去也嗚呼死生亦
大矣隣有喪春不相朋友死莫有宿草而不哭而况
庭于翁為女夫視翁猶父翁今死使余妻而在當何
如擗踊者而余忍言乎翁于急而如常又多拘忌如
吏所謂白汝門者自奉甚其肥喜飲酒醺醉不能為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人下乃今魑魅與隣蟻蝻與友而翁竟不知矣嗚呼
哀哉余先人得壽不滿六十翁今六十有五于卦為
蠱數又過之慰一近見父執及余游往往中道單隻
而翁于飛鳳凰白頭偕老慰二抑人有言芝蘭玉樹
欲其生于庭堦耳翁子二伯持而幼仲儒而萬孫枝
尤序序矣即余宜人及季女之適鄉生者並有託慰
三獨余不能忘余祖余父又不能忘余妻以故酸心
涕洟于翁九廟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嗟孺人其有知耶無知耶始余有不腆之言為孺人
六十壽又十年而為孺人七十壽區區之心謬謂孺
人且八十九十百歲而今大馬年尚未老猶能簪簪
為孺人咏歌福祿壽之盛比于詩人之頌南山介
萬壽也何期相別不三年孺人遽舍我去有弟喜
者悲乎嗟孺人嗟孺人孺人歸于我舅傅嚴公而舅
及余先宜人為左出今八歲而先宜人肯不勝茶矣
然當是時外祖母之慈兩舅暨舅母亡而母之
女兄弟並亡焉摩余頂而泣余余焉無從見母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

後數年而表外王父母然猶壽者是竟歟又數年而
表伯舅傅嚴公又數年而母之女兄弟及其夫相繼
長又數年而表季舅之配張又數年而母至是
而母家無幾存者矣然猶賴有孺人伏牀孺人床
下孺人飲食之已為子言汝之某女弟幾歲汝母也
某物汝母所喜汝汝後聞某物某母手澤也某壁上
某字汝兒時畫某處汝所嬉游也余泣孺人亦泣以
垂左右人皆泣而余以是見孺人如見先宜人云蓋
孺人于先宜人之兄弟女兄弟歸然猶有如靈光也

何期昊天不吊又并孺人奪之乎嗚呼不三十年間而母家之諸尊人骨肉殆盡余即有所嚴事庶幾乎思母而不得見得見母之兄弟及配如見母者于何而彷彿焉而余即又從孺人問先宜人時事及余鬼時所為洵沫余母家者于何而知焉嗚呼亦悲矣悲之則不得不吐之言以泄其憤懣之氣而余又烏知夫孺人之有知與無知若夫孺人之子之能為子與夫孺人之可以目瞑而亡憾則余方悲不暇及也

祭賈岱石主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嗟吾友竟止此耶始君為諸生余見君試文于詹學使所輒嘉嘆以為豹之一斑鳳之五色吾猶固有人也已會魏慈惠光祿知君從之游則又相與手君文許可不置其年君果舉于鄉士與余守職方君適成進士過從余則見君恂恂如也而至其商榷時政焉騰名流又縱轍如山不可犯余私心重服焉此國士世所希逢不獨吾滁也亡何余病免而君筮仕為司農郎甫視事即首以冊立請疏雖寢朝議趣之亡何余以懸業為斷余者所甘心而太宰孫公

考功趙君持不可上怒并趙君及同事虞君黜為民于是廷臣咸寃之而屏息不敢先發君與郎中于君主事陳君亦以君辭君爭之而以故洵洵拔茅散矣旋于世故不才去宜斥而今海內以余及虞君故高趙君又以趙君故諸君嗟乎吾儕亦不幸而有足名也乃余陳君伯符死君又死數年之間知己略盡而余忍不為君一拊心耶君家故貧仕于朝不數月死之日家無寸縑賴吾友周丞于君之賻而後殮此自黔婁所以得謚為廉余不恨余所恨者君年四十有三上之未得致一命于其尊人而下之未有葬土之息又並女而無之君之資之醇之節之勁使竟其年以用于世其事業必有可觀即不用而其議論文章亦必有裨益世道者今竟若此天之報善人為何如也余雖無能重君願法為君作詩立傳詒之倘采以選當更約周丞于君相與收拾君之遺文付之梓以傳于世此即所以報君者雖然其于君何有哉

祭王廷石御史

嗟廷石天其無意于斯人乎瑯琊淶水之靈其所蟠
蜺而毓結者代不數人而公毅然甲第為柱史一何
烜以赫也果有意于斯人乎則既取精于山川而衰
然于代不數人之數胡不令之黃耆為天子大吏
以竟其力于旂常鍾鼎之間而顧忽忽一官幾乎嗟
廷石方其冠惠文之冠立文石之陛譬之鯨之縱巨
鰲之博順風而海內之人無不想其霖雨望其羽
儀以為濟八蒼而睹千仞也乃一旦鱗脫翮鍛與彼
涸魴小鯽念斯生泯泯其可知而其理尚可致

楊道行集

卷之三

王

詰耶嗟廷石始余與君全為諸生全傾視學使者又
全舉于鄉摩肩接踵誼至厚也既成進士而余禮先
一飯出入銅龍門念君陸沉外寮以不得一引手為
恨余既奪官里居而君方從大憲市 僻余心快君
以為上之宣力公家而下之亦為粉榆故人割采也
有報君計者余唯不信且官堂之難而為營營之
竟乎嗟廷石吹萬之生何者非天知者胡使修者胡
延延斯促斯是胡使然君也頭角為吹萬先既倚而
才亦恢而官而之不竟同胞所嘆亦有麟趾叔子食

奕奕公侯必復其始人孰無死君死可矣

門人劉元之祭文

嗟元之嗟元之猶記潞河雪涕別汝汝固儒然壯夫
也誰知生離遂成死別而與汝邈若河山耶嗟元之
嗟元之以陵故多才而汝自為駒業已汗血豈錦裁
蜀錦而望隆于閣閣然負魁天下之望矣歲之壬辰
南宮之役余分校而得汝汝文即肯刻之兩衡文公所
而兩衡文公獨不肯欲下之爭之疾愈不喜愈欲下
之余懟至觸忤去而後不得已於余然其錄元之脉
楊道行集 卷之三 王

各校官所得雋為最下而余益懟已知姓名大宗伯
稱汝不脫口余稍消喜而兩公業知之悔下之矣比
見余暫而頤美而慰昂藏與眾別余益喜亡何掄館
余為元之賓力焉而不得得泉州之理官而會余以
病免元之別余於潞河潞不開問即以余之削為編
氓半駭惘惘而元之亡使來即以元之之喪東分校
又貽封爵等入而余亡使來即以余之一再為故
人緩類及葬公喪之誼而元之亦亡報書來余
嗟元之也何意元之有今日乎嗟嗟豈知有此

元之亡使米余當使使問元之之所欲語不至
昔人對黃公淵遠下也相人者謂貌寢不祿而元
之表最偉宜顯官評說者謂氣枯算短而元之神最
完宜受享壽今以觀一切判盤是尚可知乎而奈何
徒把司命之袂而問之乎元之豪飲坐是敗則
世亦多豪飲者矣或疑元之不自愛而中於寒則世
亦有不自愛者矣元之聰明於世故亡所不才宜其
雲程發軔而遽以其不贊之身若是擲也又豈其體
幹克肥忽疾不治而或誤死於庸醫乎也余已矣長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王夫之

祭李仲白主事

余家於椒子家大紅曼不相及如風馬牛余少登朝
禮先一飯及子鵬博代已肥遯最者過我傾蓋之遭

宿無生平與子遊邀胡為論交片語僑札只吾兩人
於世抹撥知已幾何恨汝不早誓將漆膠永以為好
人孰無死汝死胡邀甫以好來俄以喪去余負明經
不及視含慟子卷化人何以堪嗚呼哀哉子之雋才
颯發雲流以判其勢恢恢以游乎之氣岸行部嶽嶽
黑面虬髯衆折其角子之斷獄嚴而不殘以睹大猾
惠文之冠子之洵沫氓歌且舞畏墨庚桑以尸祝汝
子之心事王壺清冰點彼白玉聽之青蠅子之除目
衆為錯愕治賦陪京秩亦不惡子之趣官盈盈一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王夫之

道斃於郵能不號咷嗚呼哀哉我夢仲白空梁落月
我哭仲白星隕河竭仲白沾沾郵侯自喜所不可意
晤如逝水仲白博綜好古文辭名山之藏郵侯簡之
仲白赫蹄璧聯珠走以駭羣觀萬夫培塿自余為文
鏤腎插心衆所不信自為謬謬子視我千秋高調
莫逆於心相頤而笑子所潤筆凡十萬緡既得余言
十襲而琢子於南遷余慰以牘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將子四詩報亦如之揮以銀鈎夜光陸離子歸省親
起裝白下道出吾滁距不二舍聞之與人其日于于

人恭韓以牽其祛子既樂飲醉而不戒或襲之寒
 浸以消憊余聞子病使僮視子子喜而冠為余強起
 其步予其聲琅琅其言謝余短而情長僮歸告余
 幸子亡恙旦夕江頭庶幾白舫余再使使問行幾時
 子已彌留進書不知嗚呼哀哉聖不語怪以為干雅
 聞子館斯見緋衣者心悸而問館人不言曾一留郎
 亦死輔軒買棺歸家治以壬子子是歲生西體于此
 理不可詰數則還然殲我良人悠悠者天子之父母
 倚門白髮不見子歸見此歸骨子之兄弟蘭茁玉踏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八一
 摧此連枝傷哉為行子之少婦紅顏事子泣血呼天
 願以從死子之二女弱在提攜恨不為男啾啾夜啼
 子之臧獲婦孺僮視如可贖身何靳昔子理廬
 州縣負琴今其視歸故人踽踽賴有猶子匍匐子喪
 問關山川子為不亡余辱子知相許以意猶有鬼神
 不敢失墜傳銘可委賁子於幽我賻不能我筆庶抽
 辭文以祭哭而送使有知無知并哀而已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一

目錄

書啟

報石東泉先生二首

與趙用吾守道二首

報黃健所

報吳幼鍾

答鄒孚如

答穆少春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一

集

答申敬中

報蕭岳峯總督

復賈西池巡撫

答沈繼山巡撫

答呂新吾巡撫

報魏確菴總督

答御史大夫李漸菴

上張洪陽相公

上趙張二相公二首

與門人馮居方

報許敬菴先生

與友人論文書

上少保楊本菴先生

報鄧定宇

上尚書褚愛所先生二首

與李仲白推官二首

與蔡肖謙光祿

荅孚如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二

與瞿詹夫

與趙廬江

與王紹濱太守

謝周按院啟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一

書啟

報石東泉先生

得報知先生副內臺矣。主上慎選九卿，聘聘四岳，而先生起田間，膺前命，官彌尊，道彌顯，不佞庭聞之而喜可知也。豈直沾沾東家丘為媿快乎。漢制御史大夫與丞相埒重，國家官極六曹，然錢穀甲兵刑獄河渠之屬，各一有司事耳。至于官材之正邪，人心之淑慝，唯銓部與總憲實綱紀之，而霜肅風清，寔祿辟易內臺。方今聖主臨朝，先生既奉召，特起厭天下士大夫心，則夔龍旦奭之業，奚所不展布。四體而下為也。今天下弊在議論多而國是不定，故一人也而朝曾史夕桀跡一事也。而甲曰東乙曰西，喜異而飛同，或傷于激拾細而相鉅，或病于苛濫，弊也久矣。漢之為御史大夫者，莫如丙吉，其大要在持重其與卿丞相議事若不合，而其旨在相成也。先生自視何如。吉海內之望先生，又何如。吉萬惟為國家持人體

食元氣愛惜人材以備任使則一切毛舉苛拾之態
此自小臣事非大臣體也先生幸留意焉

又

回奉書亟為投袂再辱大賜而氣盈盈兩睫間
可知也王居左今日飛東皇先生休閑隆隆名無
而走天下當宇有虛席之待羣公有推轂之駢游
風雅彌薄者並日而為之其主其人不
詢其政而子情又其而自傷為吏
楊道行集 卷之三
亡狀閉閣謝事已而自約七歲以上十四歲
以下不就舉師者皆選其十五歲以上五十以
下亡所事而青衿白手者中者執而荷校其亡
賴惡少之類則處以杖五十以上八十以下有
無子弟何者其老蓋非敢為文具自惟夫
夫縮百里之綬上有青天下有赤子脫自汶汶如知
已何而智識短淺動見諸張括雖勞一割靡効語
曰雖雖不已跋藍千里度不佞數奉教于君子集日
者主上詔舉選材者各以所知上庭竊以為天

下不忠事之臣而患無任事之臣而庭將謂任
事者非矯投沾沾自喜也其才貴練不貴敏其氣貴
沉不貴激而近世所推轂則虛矯恃氣者耳矣今建
昌守許敬庵者亦庭所嚴事也其閑議足以裨國是
其操行足以端世模其長才足以剗糾焚其遠識足
以灼先幾其德量足以消客氣而登第二十三年淹
一郡守庭竊感焉今天下之能激揚人者莫如內臺
而先生于諸臺中又最為獎進善類者其與不佞書
孜孜以諮訪人材為務仲尼有言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故不揣而輒以正對唯先生亮之

與趙用吾守道二首

昨聞謁展謁過蒙慰存平生之遭殊逾涯分矣又僂
誨以不朽之事庭也何知第跋不忘履盲不忘視每
一念勃勃復及于室皇綢及于寢門之外雖然空洞
而莫之告也而何意門下有意提挈之手千百世而
有一知己死不恨矣文章家在人耳目自有定評而
今操觚之夫往往彈射許之田巴士一日而服千
人耳底過魯連當自杜口然此自門下事非庭任也

山中李伯承者其所為詩翩翩有右丞風致庭即不
肖無能為密子後然安敢以揚鱗視此君耶瑞華種
種計其盈缺庭請受而卒業今喜事小史一抄之付
歌賦氏也

人

郡大夫以門下之劄飭諸吏敬聞命矣自惟不肖辱
特達之知戀戀在隸人之宇下第門下方視三尺帥
屬而庭也敢不祗共為一二兄弟先用是脂車未發
而止齋捧入都五雲只尺 主上舉四岳故事進紫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徽使者而詔東方之諸侯則郵城小吏固不能不欣
欣于堦埴之私也蒙問各吏治不任主臣三年以來
思于越俎以逭官謗坐是不得其要領滿人必嘆我
躬不閑而遑卹人乎小傳一帙乃為乎如吏部傳其
傳南者故呈覽伯承若為言少選當有赫號于記室
所也

報黃健所

得報知有詩寺之推其于故事直擬之耳何喜乎喜
夫皇遠清正人拔茅而老成端亮如先生者被

溫綸騷騰仕不惟叩閣叫天之夫得以就釋之之乎
伸肺石之枉即緣是出而開府入而掌鈐可以展布
四體而為之則丈夫許身之概而管樂蕭曹不足伍
也庭小子耳獨開口論天下事則私心勃勃竊不自
意以為今之天下病在議論太多議論太多則下賦
而莫適所從或詭為以隨上意之所在而實惠及民
者鮮矣亡論它事即如山以求初議在節省則一切
汰民兵減夫馬剝削工食以為名高而不知責長吏
以無米而炊于是乎有掩耳而盜鈴如加減工食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五

類者今業已一變矣而猶甲可乙否莫知適從則十
羊九牧之過也夫天下無必弊之法亦無無弊之法
要在主者持其平耳平者嚴則顧其後之必化而為
寬寧無苛寬則顧其後之必化而為嚴寧無縱故夫
公孫為理直後世廷尉祖之哉亦天下之官之準也
先生且駁駁大行矣其無以不佞言為迂哉屬有便
佈此沾沾溫語不又及

報吳幼鍾

忽忽二年朱明在御望而不見實勞我心金馬門不

惡幼鍾陸沉其間時時與一二兄弟命酒豪吟鼓出
金石拾燕山之月騎碣石之雲當此之時而有楊生
在者其樂云何華陽館中昭王臺上不應不妬故人
也賤子待罪已三年矣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
百鍊繞指強顏塗澤奉匱沃主人揮之不佞不難
百舍重趼以就門下第渴死耳望金盞一杯乎雖然
賴天之靈諸故人長者之福幸不為百姓所怨詛而
白日無事青山在門漆園思王二氏有靈亦謂楊生
不穢可作濮水陳臺一主守者 主上哀憐其愚不
勸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六

答鄒季如

居長安時卒卒不得閒即一再過後竟為紗帽世塗
所糾纏不得細心討論一夕千古而況乎燕山楚樹
天各一方也與我暫餉榆中情緒甚惡千里大漢岑
寂可知花門雜蘭風高叵測旅人冗局毛髮上指幸
獲竣事又督芻曹自營自嘲馴僧與伍語有之覆盆

安敢戴天又何述作之有也雲夢故多奇長卿嘆曰
然先恨此君不及見乎如足下故所為賦止道及崧
岑虧蔽之山及賦功玄厲之石耳倘見足下則直一
郭生足壯七澤何佗云云乎所諭復道薄白書意甚
善不佞亦竊以為天下有大音有小音即楚然者亦
天籟也而或者詆為雕蟲斥為不為此吾家子雲老
不曉事而夢白則其說則亦過矣山中燕閒題味
快吐鴻有便無殊同音郎重創委序詩兩拙門下何
以教之

楊道行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答穆少春

不奉清問于今一年大江山隱隱為丈人遺愛
鵬息幾時會當以羊角撇換第未知近耗何似然
有後雋如濮州守者相與吹否頃從諸官人惟
知河朔被饑千金不保世門下細事然丈夫之
亦足窺其一斑也芝草琅玕計復盈帙南風順則
故人游揚足下于黃金堂不意何君東家正開
一音乎不肖憤懣癖好此技不休嘗試以為不
不與不其不大而最苦吏牘公羈冗曹款段歸來

兀兀無伍重以迫窹戒嚴頭角為諱長安貴人習為
繞指何文采之與有何佔俾之為也足下知我則何
以振之千里而遙恨不握手願言不既伏惟加餐

答申敬中

足下謂職方即始於平年近四十頭顱可知囊土之
息香然于飛之音阿在每一念及未嘗不淚淫淫在
睫間也足下清源書并歷官之例弟客歲得定之得
之旋以內子之書還閣報章于足下足下其以我為
非人哉故事結至此十常曹無二此仁公所知乃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八

弟自草土未而百又一變矣即無美亦坐掩昧去
其故可致此邪弟誠無美十諸生時足下謂其口語
踈脫是誠有之然其言不健為然諾固可恭白于
天下士大夫也而或以睚眦中之又從而文致之
亦甚矣弟櫟杜在前適及于代然未嘗不喋喋不
于此君也敬中後宮有咳而命字者不咄咄也
有藍田何從種玉邪汨汨苦海思君為勞後復
東南一郡取道過君酌酒共濟此磊塊也

報蕭岳峯總督

此中噴噴亦謂延鎮之戰之挑怨于邊而據報則漢
過不先也但今被創之後虜必不能忘情于我而河
曲一帶密邇孤山脫以其全部而來憂乃大耳唯是
魏翁之揭至謂火酋近復生事而扯力克留其愛子
禿昧台吉隨之信有之乎今 國家所患莫如扯酋
之陽順于東而陰授于西而其約束扯酋宣諭 朝
廷威德宜莫如門下急諭之召禿昧台吉還歸無
或助逆其火真之罪聽陝西督撫自治之于順義市
賞無與也蓋廟謨所為分順逆者如此矣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九

金太剛

復賈西池巡撫

虜既大創而去其能一刻而忘情于我邪察夷傷捕
卒乘結甲兵展車馬冠至而與之戰是矣唯是請餉
一節業已疏請馬價伍萬赴榆中候俞旨即遞發也
薊鎮入衛相沿已久昨咨議撤兵而該鎮督撫力持
之薊門屏蔽陵京萬一有警誰任其咎以故不能奪
眾議而從翁也亮之

答沈繼山巡撫

以今海內所推較端人正士則孰不言言繼山先生

皇上業已俞羣臣請而起先生田間授節鉞矣
唯是關中古所稱百二天府而頃自洮河不戒以來
幕府羽書通相接也抑秦張望翁如望歲焉則惟是
填撫其瘡痍而厚督其所不備我弗敢知曰秦庶幾
其有鳩乎蓋涖事耗至而士大夫喜可知也庭不敏
復從樞筦後以微福乞靈于執事者通明公惠書勉
以劉忠宣公故事夫覆盆何敢戴第不敢不畢其
愚以稱足下至意則業已在楊之水卒章矣

答呂新再巡撫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往庭試為濮州而明公在途關為不敢以赫蹏進
然私心固知公為天下端人也此入為郎而公出為
藩為臬嚴為藩藉其才之填撫缺三吳士大夫
則走政府及冢宰而乞明公已治河使者缺河上士
大夫則又走政府及冢宰而乞明公廼皇上若曰
三晉于畿輔為屏蔽而套虜蹂躪孤山間距河曲咫
尺其以大吏有威望厭天下學士大夫心者往而政
府及冢宰所繇不能奪公于三吳及河上也然而不
佞跡士大夫所稱說則安得千百新吾呂先生者而

布列天下令人各猷之心乎書至知已涖事計所
為宣暢 皇上德意而過么麼之虜使不得逞是在
明公必自有策而職方生且從天下士大夫共拭目
俟之也

報魏確菴總督

賊勢至此奈何公之苦心亦甚矣而此中之議論
紛紛也不令人扼腕邪庭嘗以為翁之精誠旦日月
貫金石其在近代可比于張魏公云至其事之濟不
濟則天也諸葛孔明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逆觀者也雖然 祖宗在天之靈寔默相翁翁為
無不濟者惟努力為 國家而已此中可効區區敢
不盡力

答御史大夫李漸菴

今 朝廷之望莫如老先生而其綱紀百察又莫如
都察院庭之不肖業已為言者所指而老先生以臺
長之重不惟不與衆斥之而又從而慰番之雖老先
生未嘗私庭一人而庭不敢不謂老先生為知已也
語曰士為知己者死死且不惜而忍自絕于老先生

邪抑庭聞之大臣以休休有容為大小臣以砥礪自
信為貞故情才使過棄職取喻雖知庭之不肖而猶
慰而留之庶幾少鉛刀之利者此老先生之盛心
也而庭之自處則唯此區區曲士之諒如魚之不可
一日而失水者既被人言又不引退其于分義謂之
何且也人臣從事諸事情此精神今庭進之則講張
于王事而退之又踴躍于人言志氣沮摧顏頰在
列職方何地適時而可使畏首畏尾之夫居之
邪夫天下之士知于老先生者甚衆而獨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主

上張洪陽相公

庭以小臣奉 明旨留用至再 天恩無量閣下培
植亦無量捧讀感泣敢復愛死顧今病勢狼狽可
無期種種苦情泣血難白庭少失母鞠于繼母田氏
田今衰年多病日夜泣思庭昨使使呼庭早歸母子

得一相見人孰無母今元輔相公為社稷重臣尚
思夫人不能割小人有母獨不得事其苦一也
庭門戶孤單骨肉零落既無叔伯宗族又無兒男去
年喪妻今尚未滿五歲一女孑然依庭日幸庭不求
去京官故事例得給假送幼子還鄉而庭同為人臣
勢不得請其苦二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今京官執
無宴會執無餽饌而庭遭國家多難手不停披目
不停視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房闔久虛安好謝絕積
勞咯血皮骨單支而重憂一彈章辱給事先生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主

白簡宣情囑蠟庭復何心其苦三也然此猶私情也
國家所以任此一人非謂能展布邪今度庭顏頰再
出能展布否夫居其位而不能展布與不得展布而
不去無一可者相公何取焉而又況小臣事體與大
臣不同何者大臣義均休戚彼其干取取者可無芥
也小臣所自挾持獨自砥礪之身且今若舉平生而
盡棄之而又戀戀而不去不亦羞朝廷而輕天下
士邪 溫綸勉晉人為庭喜其惻惻甚何者非其
據此中傷庭者之所睨而駭之而庭之所必去而不

任也或者曰相公知度官知度必事去而
庭則以為惟相公及堂官知庭此庭之所以急急去
也李泌乞歸山唐代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必求去對
曰陛下未厭臣故臣求去脫厭臣臣欲去可得邪今
庭亦及相公之未厭庭而求放歸為自全計藉令厭
庭庭去少味矣或者曰寧有功已報成庭何不以待
而不知世寧賊已平此庭之所以益不可出也何者
方其猖獗則謝病乞歸及其捷聞則再出視事是乞
歸為避難而再出為分功庭兩者益無所據矣且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人臣報 國豈必排眾有事而鞠躬盡瘁之為誼耶
一辭而退浩然歸山使天下曉然知此等小臣矜名
矯節其于風教未必無裨是亦所以報 朝廷之萬
一也今海內山斗無如閣下出處去就挺挺有古大
臣之節亦無如閣下伏惟哀憐區區之愚如此早為
主持放歸田里則庭雖老死蔽穴間未嘗不頌閣下
明德也庭頓首死罪

上趙張二相公二首

庭少好為文比長從賢士大夫游輒銳然經世之業

竊不自意濫竽職方邇天下多故時賊倭並起
荒洶洶至寢食靡沐無寧刻而庭謬謂謝絕交游孤
行一意可幸亡害何期動與時戾口至與戎囑書填
委拒之則怨封事時時猥戢之則怨兼之廢弁越關危
言干進在廷方以為不諱廣欲延收不佞獨遇其倖
端榮後傳聞眾口鑠金固其所也幸蒙相公鑒原
聖明昭雪人讎盜嫂我乃無兄悠悠之談又復何說
顧慮時事漸汲萬行雖謝病歸情不能已時賊適
誅業已有緒弄獐檻虎其何能為惟在當事者同心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而已乃今未有弊端而言者又無故而挑之渠有不
愕然相顧者耶是教之使猜也至如倭勢至此可為
寒心而在廷諸公方且泄泄然恬不知怪一議召募
則曰多事也一議調遣則曰騷擾也一議更置則曰
張皇也一議增餉則曰國用告訕也當事者既籌邊
之難而尤調劑人情之難典樞者既外侮之患而尤
畏謗憂譏之患以故朝廷一議募忽罷之朝廷遣一人
募忽止之畏首畏尾身其幾幾夫自古無全利亦無
全害今豈能無多事騷擾張皇國用告訕之害而其

又不得不為不曰蛟蛇螫手壯士斷腕乎病者
藥至不得已而用烏望夫烏望之傷人易知也而不
得已而用之者病故也藉令諱藥將必任其病死而
不之醫耶噫亦惑矣故庭以為今日防倭斷斷乎無
吝帑金無憚徵募而後倭可圖也古之名將惟岳飛
為能以少擊眾即如王翦亦必六十萬乃行今倭號
七十萬實不下十萬而我沿海精卒不滿數萬彼聚
而攻我分而守乘勝席捲其鋒不可當而我尚謂無
事耶夫以天下全盛太僕所貯尚七百萬何患無財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六
以天下之財募天下死士何患無兵今不憂社稷
而先惜財不顧覆亡而患騷動此庭所謂舛也相公
以名德執政 國家安危之重寄之相公子產有言
棟折榱崩僑將懼焉故庭所望于相公者曰知人曰
獨斷二者而已夫天下之權未有懸空而無所屬者
故人主必于其相繼之而不在君不在相則必旁落
而四出往者執政蓋嘗攬權矣天下以恣睢而敗矣
邇來懲前之失一切無所侵越而其馴至于無權夫
以政府無權而權之所倒持而橫出者多矣此豈

國家之利也庭望相公攬權也謂相公無務然
權之失而失之無權以至于倒持而橫出也夫疑
人勿用人勿疑政之善經也今既用之而復疑之
則疑之而又姑用之已姑用之而又疑之世豈有如
此躊躇而可以治天下耶呂大防非不稱賢相然
一倡為測傳之說而士大夫遂至于靖康故親文侯用
樂羊古中山秦武王五年以拔宜陽則皆用人勿疑
而獨斷之明効大驗也而庭又以為欲獨斷請自知
人始今有二僕于此其一計對人其一人市井狡獪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也主人被盜令二僕格之其奮挺而前之死不悔者
必村野人也市井狡獪而主矣夫今天下之患深
矣國事之敗裂甚矣相公不亟求應應任事之人備
緩急而第得猶不任事千軍萬馬一旦臨難有不望而
走者耶夫豪傑之士其氣概足以首下人而眾
口賢之者也然而知而用之則 國家受其利而不
知而不用之則亦老死而不悔何者彼其中誠沾沾
自喜而不求于人而獨惜夫以如彼之才而世以為
不意而不用而不知夫設一用之其愈于猶不任事

北庭歸矣長林豐草矣惟相公身負天下之重
而位國家多難之秋庭辱知于相公最深而其
中皆庭所歆吐而未竟者以是敢畢其愚為庭死罪
死罪

又

解纜而南兩月乃得抵里入門見老母哀白妻妾
在寢舍弟思幼血屬才然且喜且悲含聲泣下親戚
相吊謂已無官里井地傳至云病死比及生還實出
望外庭已矣片鴟決飛而搶榆枋惡知國南乎伏惟

楊道行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卷之十一

相公以身任天下之重而當國家扛樞之秋幸省
盈廷之議論寬當事之文網而後國是可定難可
弭也夫盛世莫如堯舜多才莫如孔門然五臣各為
一官不相越俎鯨如無功寧殛之耳未聞以稷兼治
也求之藝由之果赤之禮樂未聞舉而欲兼之者今
士大夫必耻其所不能而欲肩越其不能及豈其
人誠賢乎而稷求赤邪夫使士大夫陽情愛不卹緯
而憂周室之顛之名而國家陰受多指亂視之害
則亦非所敢望于相公也相公知庭庭不敢不以正

告至于庭之一身大計之黜留庭誠有罪西功之敘
否庭本無功此則付之公評不敢以私干閣下也

與門人馮居方

往役豫章則知奉新云其民刁號難治而不虞主爵
氏之湘吾子也已使使者知交薦于監大夫則又楚
然喜矣且夫嗣今而往也者其迎刀哉而至其以存
問逐人噪噪不自得然僕非敢望如此也我且為肆
中涓而故人以北溟鯨水擊三千里則豈不割采而
候手而自罪放以來重以糊口拮据之是急唯是區

楊道行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卷之十一

區不自量妄擬古人款勒成一家之言以俟後之君
子即死且不恨而力綿智短蹴躡不前蓋二年而為
吳越之游者再意欲取助于山川以發其跳梁嘯歌
之趣而或以為好游也者則何怪乎立朝筮樞之日
而羣起而吮呶乎小國蝸縮不能百一于名園而園
殿于山羅鶴于華則豈有得之心而寄之塵與鶴者
足下曰頭賜麟于天使盲官有美聲之質而山人無
題鳳之識甚盛僕自去歲育一女至今尚未有
就館者天其以涼德而并斬其先人之祧乎則庭何

敢知然未嘗不深感于足下之念我也小集十本凡
為詩者六為文者四今其詩則湯錢塘梓矣錢塘梓
且二三十金其為鄙人甚厚乃其文尚未有託而僕
不忍重煩錢塘君也足下亦有意乎別有辦此者僕
以為不如足下之知我而文也則僕所為不朽于足
下者此矣

報許敬菴先生

自舟次邂逅遂成艱阻罪戾閨門誼不敢通賓客有
聲譽然側聞除目未嘗不快夫子之雄飛也自惟往
楊道行集 卷之三

侍函六其自處不敢後于人惟庭自知之即先生
亦誤以為可鞭策而器重之既挂仕版樂與海內賢
士大夫游益奮然欲有所表見于世遭時多難承乏
樞筦妄意軍國之重莫如此曹而其于進退紀其門
如市亦莫如此曹以故區區之愚欲峻立廉隅痛裁
請託塞一切游說俾進之塗而不意時事有大變雖
不然者既抱謗而歸而憾庭者尤歎其心而後快吾
師視庭果自甘不類以玷先生之門墻者乎庭既討
意未成為世大誦而考功大夫亦以庭故并黜為氓

此其故不可究詰矣先生道冠人羣為世碩果幸益
策勛清時則來門下變龍巢許其于 堯代固自不
妨也不備

與友人論文書

承惠書語及文章大業仰見足下之志銳而其心過
虛也夫其後心千古之事可不謂銳乎而其借聽于
華借視于古可不謂虛乎以其視足下之進且駁駁
乎未有止也僕又何以益足下雖然僕嘗怪夫世之
論文者以為徒事躁徑而昧其肯綮則私心憂之矣
楊道行集 卷之三

矣微足下問僕國朝有司也須問及之敢不以正對
僕聞之文以載道未有不振抵于六經而可以語文
者也昌黎柳州並稱大家然而昌黎有言曰上視姚
如渾渾無涯周語殷鑒倍曲登牙春秋謹嚴左氏浮
誇易奇而法詩正而施柳州亦曰本之易以求其質
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
其斷本之書以求其動則何者本之六經乎微獨
博柳自賞誼是錯重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
流以至於陽明王及蕪氏父子兄弟歸其材之所

各有不同而要之本六經以為文故其文足術也
斯興以來北地操袂而呼號為古體而信陽又謂古
文之法亡于韓于是韓蘓之法遂廢而近代李于鱗
汪伯玉極力模擬左史字字而效之句句而倣之此
風一倡後生轉相沿尚于是視韓蘓若仇而并北地
信陽所為古文之法抑又廢矣僕嘗以為韓柳歐蘓
諸人彼其才雄視百代豈其不能若今人之善摹左
史也以為文章家自右漢度所謂法度者開闢照應
倒插頓挫如沈約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此圓
轉運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主一
現而方矩者也而其句字之不相沿文法之不相襲
所謂不傍他人口吻作生活也今一切釘釘如于鱗
集中所謂絕謝茂秦書至摹秦三公楚三王為虞九
歌周二雅者以此而姍咲昌黎豈不令韓蘓之徒胡
盧地下乎故僕嘗以為近時論文惟茅鹿門得其大
旨者以此也鹿門之言曰國朝文人于詞賦之遺
稍稍步驟獨文章之旨去古尚遠僕始而聞之駭已
而信何者文章者擬議以成其變化之訓也國朝
之文所嚴事莫如歐試取以較昌黎昌黎之變化

無窮而歐吉之變化有窮以有窮角無窮寧能並道
而馳乎而宋之何謂昌黎不足為也亡論序記碑銘
傳志之屬今不如古即如書啟近日諸人一切雜取
左史莊列韓非國策諸句彙而成文如沈約所謂徵
事者誇多而闢奇詞續而意弗屬韓蘓肯為之乎亡
論韓蘓獻吉大復有此體乎總之古人之學自其成
童以至髫髻則已熟讀六經而后旁及于百家諸子
之說以故其為文沛然而成章今人為應制所拘人
占一經不復博通六經百家之說而第摘莊列左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主一
之粹者釘釘而為文無惑乎文章之不古若也抑僕
又有說焉人之才各有其至司馬子長之于傳記
蘓李之于五言張敖之于賦李杜之于詩韓歐
之于文從古以來未有無而工之者也獨柳宗元後
心于兩者兼有所長然其詩既未得入盛唐之室而
其文亦下昌黎一等使用其精神偏攻而獨詣則何
遽出李杜及昌黎下乎即以詩論唐人各有所長大
白七言近體止二首孟襄陽止一首杜工部無樂府
其餘如沈宋陳子昂杜審言輩各流傳止數十首未

嘗自謂多多益善也而好大喜功之心舉前人而盡掩之則未有如本朝士大夫者文則津津史漢賦則屈宋樂府則漢魏古詩則十九首歌行則李青蓮杜工部五七言律則李杜及高岑王孟諸人絕句則王昌齡及太白既肆其雄心于文而又雜慕諸家詩體其篇至于數千萬言而其集至于充棟然而衰其多者以少者棄其雜者以博者古人肯後首耶前新見凌白古而然文章定評昭昭如日月焉何可欺也僕竊私憂之然而幸然而語人則未有不羣然

楊道行集

卷之三

詩

上

吟之者以故寧惘惘焉夫惟足下之志銳而其心過虛也故盡言而不諱僕所學于古今之文者如此若夫李何諸人之為明大家則海內固已知之僕無庸喙矣

上少保楊本菴先生

庭死罪庭今者斲草還水于江湖間也誼不敢數數自達于門下至其戴皇天而履后土則庭之不忍忘師亦猶師之不能忘我也庭死罪往厠時彥謬到剛腸輒吟曹摅感舊之詩不信翟公署門之旨自頃轉

張杜門席幕賓客既去親知亦踈重以家素孤寒宜無厚積釵釧裘衣動皆典使里井之所嘲嘆要妻之所訕譏飛語流傳譁為已死強顏悲歌破涕為笑而不知貧賤之果動心二子之非虛慨也庭死罪死罪庭聞古之君子其見人之善則引而進之引進之不足并其瑕而掩之卒不可掩又從而憐之不辜而敗則號于眾而救之持是以觀今之人而獨以為吾師夫猶古之道也夫以庭之不肖而見棄于眾即以師之力援而世不肖之君子朝乃師猶焉之號呼而不置藉令今之人而更有如吾師者助師以為之援師之力且益倍則或者援庭于泥塗之中而收一割之効是未可知也然而世卒無應者此亦庭之命也夫雖然師終不以是之故而少殺其援庭之心則庭雖未必拔于泥塗之中而收一割之効顧豈能一息而忘師耶貢詩一篇并寄所刻集呈覽自知其不文然亦足以見庭之區區如此也庭死罪死罪

報鄧定宇

往役豫章獲謁門下于江中之孤嶼一宿乃送至金

教言鏤在心骨明公亦記憶之乎其言以為既改駕部未有不以職方相處者此重地須力為執持確然如山不可撼而後可僕雖駑庸未嘗一刻而忘大誨也輒不自意果玷樞曹兼值叛夷倭奴之變羽檄交馳至無寧晷而一時干進之徒百計請託不佞不量而欲以身為砥柱過洪流卒之跌盤不容竟擠削籍雖客氣褊心臯皆自取而澡心勵精銳然歆有所表見于世亦素所蓄積也明公視僕僕之行事豈不然乎得罪以來杜門席藁自恨負氣太過待物不洪皆學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力未深涵養未到所致而摠趨請益山川間之至其執法被黜之死不悔也山中無事寒蟄自吟日以成帙謬為好事者所剗剗敬託馮奉新呈覽高山景行飯依有日不審翁又何以教之

上尚書褚愛所先生二首

辱再示文稿二帙并以校序見委自惟學愧元凱胡訂左氏人非玄晏曷序三都而韻切門牆命嚴師父謬為刪定兼撰序文一篇倘台覽見俞便付樊令剗剗也庭韻不遠俗才匪通方獨于古人土苴之遺類

竊按樂安謂近日文章家割裂湊合持沙弄螭則私心愛之矣夫伏讀大篇神完氣厚其高者如冠冕佩玉清廟明堂而其卑者亦如駿馬駉馳不可卒控此自公論即樊令亦云非故責評亦非敢阿私所好也輒不自揣謹撰奉贈二十韻具在別楮區區之情且頌且禱蓋一以為天下祝而一以快吾私云統惟數之幸甚時事可駭山斗方懸漕河恐不能獨藉重其主臣

又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李空同名高一代而其于楊逸卷門人也至所校正遠菴集尚謂批削太嚴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我師名位不減遠菴而其品格文章抑又過之乃庭則何敢望空同之萬一而猥以堂下之見為名人訂正其文又不揣而僭為刪改雖父師之于子弟曲恕其蒙而深與其進願質以空同之所遜謝于其師者而庶幾焉冒之夫亦不度而亡恥矣得手剗過為獎誦又重之以佳刻之貺不自知夫愧之汗沾衣也至所不惜齒牙餘論以噬吹不然之灰則師施恩不報而庭亦

頂踵不知所報業已在揚之水之卒章矣

與李仲白推官二首

庭不肖踰伏田間竇然士大夫之耗然至其虛已而
求士休休然有古人風者則未嘗不私心慕之也庶
于椒為隣郡不肖于部內為隣城雖未得望顏色乎
乃其從僭紳及州邑之人足下嘖嘖不離口義會
和州問于庭曰子之志非始末可得聞乎庭愕然曰
公何用聞之和州曰以處理公欲知之也頃貴黎陽
公來則又告于庭曰子習吾李公乎對曰未也曰公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壬

知子已為子請于當道矣庭退而自思凡人處達萬
者聞足音則楚然喜而況公辱在泥沙窮鱗鱗淵之
與伍猶獵之所咲而乃有舉手而援之者哉咄咄明
公庭之心事未易言也庭少時謬負時名與海內一
二兄弟以氣節文章相稱引擢不自意承乏樞曹妄
謂謝絕交遊孤行一意可幸無罪而不知時事有大
謬不然者既以齟齬不合移疾而歸而害者必欲其
心庭而後快已而主爵氏力言其枉且至與之開于
朝而主上以為黨并考功大夫斥為民于是言者

亦上書自理以為臣之初意亦求量處某以懲創之

而不虞 聖怒之至此極也凡此皆庭禍心客氣所

致尚誰尤乎罪廢以來身世兩棄唯是斤斤東脩之

行終不敢墮落不類以喪平生而不謂水鳧山鹿之

踪乃復有明公一知已也夫以明公人倫之鑒鑒則

伯樂之于馬公輸之于木也以不肖之駑駘之樗櫟

而猶辱收之則世有迷電之足大厦之材有不百舍

重趺而自獻于足下者耶是以不揣其疎賤敬以小

集二部選詩刪四冊奉覽雖其雕蟲之技傷挂彈章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壬

而明公倘于清燕之暇取而觀之亦足以知其人之

大較矣叔向有言子如不言吾幾失子夫以叔向之

識而猶待聰明之一言矧夫不俟言而先知其人如

足下者而庭又安得默默而已也庭再拜

又

僕少好古文辭然不敢謂嫻于古文辭也始朝廷採

虛名而置之職方非其任矣何者用兵之機使貪使

詐而經經者無當也涉世之道一龍一蛇而憚憚者

無當也已惡僕者羣然而中之而究僕者又羣然而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其是謂矣然自度
飲河滿腹之量而姑放之山水間以自娛則亦何牢
騷之與有而又何賜環之敢望乎足下幸哀憐其愚
而又厚督其所不及至引而儕之王李之間蓋僕嘗
私評而未敢為足下道也請以水喻地達摩西來
為明初祖譬之河語遠也又語雄也歷下光怪百出
雪浪泊天譬之江語險也弇州洩渤鼓皮亡所不具
譬之海語大也其他昌穀庭實近夫太初君采稚欽
及近日子與子相明卿之屬其高者如震澤洞庭非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與蔡肖謙光祿

明公于寓內鳳麟也即寓內登公卿者亡不以蔡先
生未用愧于先之而先生所以旋起旋歸不肯一日
留于朝廷之上者太夫人老在堂也乃今太夫人以
天年終而先生遂遂左右竟與太夫人天年終此于

先生雖戚戚抱終天恨而寓內知蔡先生無內顧則
自是一日而致三公使天下得究蔡先生之用而先
生亦無辭以辭于天下之推轂先生者先生其無過
慙哉禮稱六十不毀而先生又鄭重其報劉之身以
報 陛下是里人所訓米于蔡先生也香楮奉帛伏
惟昭存不宣

荅孚如

使回得佳序并批正之辱去取既極精嚴獎誦又復
偉鉅弟方感服不暇何忍一日忘兄也緣去歲弟感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一

風濕一病幾死弟婦又患瘧意意外之灾種種而至
自分永填溝壑不謂復起為人坐此益寥濶矣瘥後
方付詩杭州刻訖即欲辭去而會馮春新又乞刊其
文稿弟意候竣刻併送而不意馮尚未有也就館二
姬止育一女所云麟兒全未全未使來知兄子然如
昨兼有去歲之恙吾兩人者並為人所中又並為造
物者所苦耶得書且喜且悲至為泣下喜者足音之
從然悲者恨合并之無時而嘆吾曹之懷屈也願區
區之愚則煩悵吾兄離羣索居之過而不忍不為一

忠告者夫不干有司不會貴客不與宴會此不獨吾兄即弟五年來未嘗入滁城投一刺詎敢謂兄謝客為非乎獨親戚故舊粉榆瓜葛之好所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而奈之何并慶弔往來而一切盡廢之也弟與兄急者生子次者名山之業其下貴顯耳夫男女之好非極驪則不足成孕即孕未必男而極驪非取辦于始合時也大要在心愉志溢而後暢然而投今吾兩人之遇亦厄矣其牢騷而無聊亦已甚矣即使破涕為笑猶想積疾之消而兄乃塊然獨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居形影相弔以望孕育其驪幾何所不可者一也木難珊瑚置之五都之市乃足駭觀積而函之其誰信我又况千秋大業亦須澠渤並蓄百足不僵壯地最稱簡貴然至宗儀摺紳商賈之屬爭出其門厥名乃大吾鄉弇州食客千人婆娑歌舞景從隨附名無脛而走四方此兄所知也奈何自同寒蟬一切謝絕使曹丘劇孟之徒不為我用所不可者二也今夫鷄肋食之雖無味而棄之亦可惜乃今如此矣猶記典樞時一政府從容語弟曰銓樞並重足下行所無事甚

仙鄉選郎奇奇怪怪也弟正色而對曰鄉里村正從來所未有老先生奈何出此言其人面頰盡赤未幾而夫已氏中我矣今兄再推不允居然可知中丞疏薦而直指不然亦自有說聞之道路干旋在門閤者則以此尤非所以開妬婦之口而累賜環之梯所不可者三也夫幾方為圓賢者之耻弟之不能隨不後于九獨入禁垣立稿原非中道弟而不言雖為言者即如兄之家居亦復與親故相見時時出門恐未必與之為是而彼之為非耳兄以為如何五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五

無丹珠不驗其人亦不肯示人以方弟絕不用也唯是意為主投之以時長之談似不出此寄去小刻六部未教文刻倘至便寄兄也丈夫所患無身兄幸自玉則弟前所云三者皆舉之矣樊欽之已為丈致書亦命夫不離口併復

與兄書

方將奉大難恨夫縮帶之晚而未知夫分袂之悲也已別席夫而杜陸亡非惡者則亦種種亡非歡歡者造物者之弄不佞甚矣夫既與之以瞿先生以中其

淋漓千古之遺而胡一朝而解搗之乎赴行何似王
鄭令復作何語與之言此中人復犁然當于心不亦
有位足下買山錢者乎三輔大中丞忤使璫不自得
知足下之不偷志于茲行也春明欲與皖城吳幼鍾
會足下于馬戾山下足下幸待之

與王紹濟

不以冗局鄙夷我緣是奉玄言賄
為作人倫之學乎願惡有文高如明公者而
不一日而空之草蓋過都歷塊五都之市爭識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不必伯樂也僕迂疎亡當于世家請自典職方遂羅
多口主詩氏以公道力竭其竟而主上以為黨而
并怒之排遣諸人遂貶於此其罪蓋不可追矣所
幸故人雄飛前命為令紅雲之踪沾沾割采廬江舊
猶是也猶是也猶是也連釋寡公以青年偉才泣
之一城如斗何足計治難定不安辱綿袍之誼願公
越此暇日計論國家典章留神經濟凡河漕邊防馬
政鹽法及人材吏治逐一講求他日入為臺省公卿
事事到手迎刃而解耳僕少喜為詩遂以成癖歸因

而後益得肆力于文然而雕蟲之技壯夫所耻而況
力又不足以副之乎與足下言所謂其言之不慙恃
惠子之知我也庭再拜

與王紹濟太奇

瘡五發而體不勝微仁公之靈而止然而瘡甚矣食
特粥而行倚節即欲據佳思以稱諸君子之旨而不
能美仲白苦牢騷弟故作東舉語欲張之亡獨張仲
白吾曹逐客燕用自張楚熊通有言周不益吾號我
自尊耳門下飲醇酒一斛讀弟文當拍案一大噱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賤軀粗復瞻對不遑幸為我語山靈掃片石以待

謝周按院啟

牛溲馬渤猥辱蕪牧羊質虎皮獨慚不類上之則誤
塵天聽恐累朝廷使過之仁下之則謬採人言
恐傷門下知人之鑑愧深汗下感極涕零伏念庭愚
不遑時拙徒守已生于下邑素無父兄鄉黨之緣焉
自少年竊有氣節文書之慕竊州符而叨舉卓異蓋
縣太宰特達之知舉卓異而僅得計曹又以銓郎阻
歸之故要難詳于筆札總自信其肝腸遠乎典樞偶

然承乏值倖賊倭奴之交變遂銳意于功名遭妻死
女啼而不辭忍貽憂于君父封事不當其肯竊或
以見寢而致嫌囑書時佈其腹心又以不從而取怨
失于裁奪則禮數之責望居多而不憐其夙夜之指
据曹無暇咎踈于應承則口語之脫畧不少而不知
其死生之負擔違卹人言方監軍浚事之初正制府
圍城之日渠既覲軍令之不肅衆共虞賊勢之難平
致君王按劍而速督臣豈小臣擗毫而陷大吏不
能排奏凱之御史徒切劄于負嵎碩乃擗養痾之職
方遂甘心于下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業已指曹參
為殺人更誰明不疑之盜嫂幸而是非猶在主爵氏
力爭而棄官耳目難塗諸曹郎群起而抗疏雖至
尊之賜玦尚饒平章烟月之權即賤子之抽簪已遂
定省晨昏之願擁書萬卷唯誦讀之是甘閉戶六年
豈吹噓之敢望恭惟台臺門下膏澤與江淮並潤風
或共星日孤懸天所以佐中興既篤生于表裏河山
之地帝將為畀大任又特簡以粉榆湯沐之鄉所
至安然而市不易肆相觀而化吏不愛錢澄滑已見其

一班勛業行躋于三事而尤廣鄭弘置屏之意辟人
材以事君推陳蕃下榻之心從郭埃而得士至如
區區之劣質自甘仲蔚之蓬蒿何當款款之盛心並
辱狄公之桃李唯采封不遺其下體故攻玉無素于
他山不階左右之容得備干城之薦如郭崇政之出
塞洵謂奇功若吏別駕之刊書允稱佳士庭于二子
獨愧非才而門下收寸朽于合抱之餘令榜櫟與
楠共採憐暫踈于過都之後使驚駘先驂駟一鳴脫
異日起安國于徒中亡非再造即終身老陳湯承
下亦荷殊知恩報德以無繇惟益堅其晚節欲致身
而不得安敢負其初心或文章可託于名山或志行
有裨于流俗母慕尺幅用玷門牆是則所以自勵其
生平抑亦所以仰酬乎知已臨楮裁謝不知所云

道行集卷之三十二

目錄

論策

乙酉山東武舉論一篇

壬午山東鄉試策二道

壬午山東武舉策一道

乙酉山東武舉策二道

道行集卷之三十二

論

全椒楊子庭著

上下同欲者

夫兵非不勝敵之患而難相付之為難且夫以三軍之衆而寄之一人國之存亡衆之死生于是為在而前其人自為心外合而中疑貳于是吾有所令而衆輒不從吾有所禁而衆輒不信吾有所議而衆輒從中而咻之是未與敵交而吾之形已敗而功何由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二一
成夫唯主與將與偏裨與卒油油然如手足父子相得驩甚令發之日士坐者投袂行者距躍則諸劇之勇也夫焉不得死力而將可坐勝矣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余以為此非孫子之言也證在泰誓也不曰受有臣億萬唯億萬心余有臣三千唯一心乎夫孫子所謂上者非必將也所謂下者非必卒也主與將對將與偏裨對偏裨與卒對凡為之下者皆上也為之上者皆下也主一將十將一偏裨十偏裨一卒十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不同而令之同欲何說也傳

而不可用如何曰吾所謂同歎者非煦煦如春孺子
之謂也又非直區區吮臍分甘為也恩以撫其先而
刑以齊其後也卒可用川之不可用馴習之馴習之
而不可用則殺之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鏹金百鎰
盜跖不假則能罰之必為故也夫將兵者不斬莊賈
不戮楊干不誅馬謖而欲上下同歎難矣其取勝亦
無幾矣

策

問禮章帝時漢之當武所從來遠矣其制至周
楊

始備今觀周禮王制月令禮經諸書所載國方

異位給祿異祭親賢尚貴異教蒐苗獮狩異名

匪直儀典蓋亦有精意焉可縷指而陳之與漢

唐諸主間有恭其躅而舉之者受楚涓陽立廟

郡國辟雖但割驪山講武班班簡編可鏡也抑

于古帝王有符合與二祖初定天下釐正

鴻典天親介禧文武飭治其度越前代殊

甚皇上臨御祇事郊祀親幸太學已又

謁山陵閱管兵祖烈克紹大禮具舉

炳乎登三五軼漢唐矣顧所以植仁孝之經
而崇武之本者諸士亦可竊窺而揚厲之與
夫為學易精意難合亦有因繁縟之觀究精
微之理可仰碑丹承萬一與簪筆而揚主
德君子責也諸士其毋隱母董主司將試聽之

帝王之經祖烈肇舉鴻典也直區區緝觀載父天

母地增墟之所自來也而德馨先之矣尊祖嚴宗祿

獻之所從起也而精神貫之矣勸學興禮見謂授文

而所以磨世礪俗者固自有在也治兵詰戎見謂奮

武而所以壯威結勝者固自有在也人無不稱植仁

壽之經出文武之本而後自不節后之故事而試之

其于治道則大惟明一而神精白之次而權覽興

哀之有義收信之實以何如不符何楚不返飭精

明之實攻則何文不辭何武不張不下階序不越組

且而習于其是道也傳曰仁人為能聚眾孝子

為能聚眾仁人張弛之武之道蓋自古記之矣

假其制于虞夏而大備于成周其說詳于周禮而

雜見于大戴禮王制月令諸書何言乎其享帝享親也園丘祀天用圓鍾舞雲門禮蒼璧方澤祀地祇用函鍾舞咸池禮蒼琮則郊祀之說也三年合羣廟之享有禘五年祭始出之帝有禘則廟祀之說也微獨是與也燔瘞不異享乎泰壇明堂不異祀乎時祭不異名乎而聖人者非徒稱文為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不祝史而肅允文允武靡有不孝則不黍稷而薦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則不吉蠲而信茲所以潛通冲漠而仰答靈祉也何言乎其祭文奮武也帝入東坊進行集卷之三十一
學尚親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貴信帝入北學尚節尚義太學水師問道則視學之說也中春教稼穡夏教養食苗兵中秋教治兵獮田中冬教大閱狩田則閱武之說也微獨是異也釋奠養老習樂舞不異禮乎三年五年不異節乎而聖人者非徒壯觀為也教之以六德六藝六行則何行不立程之以六步七步六伐七伐則何藝不成量之以五刑則何情不激茲所以文教蔚隆而武功丕赫也之所謂精意者也漢唐而興此義漸寢聞

有舉者明德未馨胡資對越實意未飭至取儀章漢文帝郊見五時立廟渭陽祠衣色尚赤則方家之釋說也漢高帝令郡國立太上皇廟終漢世因之議罷議復如集合然則僕臣之說旨也明帝祖割辟靡尊養更老而治竟以不古為觀焉耳矣唐明皇躬環戎服講武驪山而不能辨胡之禍為耀焉耳矣豈所以步姚姒之武而方姬王之厲哉明興高皇帝稽古定制建園丘於鍾山之陽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祀天地已而合祀建廟關左以饗德懿熙仁四親而習師江淮釋奠太學其經始皇業芳躅可稽也文皇帝繼統合祀天地以太祖配建廟社平以饗列祖太祖而一視太學再閱京師其潤色太平興軌可鏡也仰惟二祖所以駿奔郊廟者標祀則星緯呈輝鄉雲耀彩裕享則赤刀在序玉几如存是左右之孚而蒼高之威也曠非實心二祖所以經緯文武者揆文則敦敘五倫表章六籍奮武則再造區夏三犁膚庭是味之化而東鉞之威也曠非實政軼前代裕後昆大都

具是矣我 皇上躬上聖 資履下武之 郊祀矣已又謁 山陵矣紫雲升中碩彞也昭穆殷 薦崇孝也嘉命元宰繪圖成冊鉅程也愉奉 兩宮 遼上 國寢隆敬也愚以為我將之篇清廟之咏不 是過也以故雲流五色占璇宇之常清瑞應三靈見 金甌之如故所謂植仁孝之經者非邪元年 視太 學矣再踰年大閱京營矣皮弁釋奠曠典也棘輪視 師雄畧也師儒坐講橋門疎觀軍恩也魚嚴島鵲肅 隊嚴行大法也愚以為有聲之詩車攻之雅不是過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八

然懼艱難乎儀而刑之靖四方乎陟降上下能克紹 乎有未至焉雖大祝陳詞其意氣猶與 祖欄為二 也經久遠之圖以飭文武即制之沿革勿論也遐不 作人如械模乎疑丞師倂如周官乎式怒蛙乎拊而 循之如挾纊乎有未至焉雖躬臨辟雍雖親履行陣其 于實政蔑如也故不郊而郊食息起居皆天也所謂 陟降厥士日鑒在茲者也則事天可知矣不廟而廟 羹牆戶牖皆祀也所謂世德作求永言配命者也則 事親可知矣視學文之經也亦有不假膠校而化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九

切報罪也遼左上首功 上不斬通侯之賞與世泰
若曰庶幾得熊羆不二心之臣為 國家伸一臂力
耳少年貪半通之綸或謂之一典屬國可生縛五賢
王以歸則封狼居胥之事非渺也愚以為 上英齒
第無令廣優其雄心邊可息有也如是而 天親
不益聞憐文武不益懋脩者愚不信也夫宣揚 主
徽執事也齊藻 聖賢大臣者之責也愚生何以
知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問為政不患有盜患耳盜難耳山以東非占齊地

哉太史公曰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蓋自古記
之矣漢以弭盜稱者或賄賂斬或部眾掩擊
或賣刀而明劫盜或嚴兵而平泰山率齊吏也
其方最嚴也然今天下禁盜而東省乃時有
盜發當事者必謂令矣輒捕輒發竟不棄
止議者大都在於保甲制其法果足恃與孔子
論太叔治盜曰糾之以猛對康子患盜曰不歆
不竊之兩者可試度之 今日石夫山東壯衛
帝畿南通漕輓所慮于盜尤亟也諸士有概于

出其善于稿母諱山東刊

國家之視百姓如父母然德意者榮衛也怵惕之以
大吏濬調之以有執事所以使之克益一身而無壅
開也而民起而為盜則手足踈離而不舉也設方畧
飭戎防剽落其角距而披其鬣鬚師之按經而投劑
也盜未起也而吾有以消之則榮衛流而病不作盜
既起也而吾有以遏之則砭石中而病不深不然未
事而誨盜既事而又無以弭盜病所為由肢體而入
于腠理腸胃心鬲之間即命偏不顧矣 今天下揖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志搏心以奉 天子冀所憂梓為而虞燧舉者第一
象胥道之一田部吏勞之非有南壯羽書之騷生奸
雄心也而山東齊民嫻於先民之矩其俗習駭歌詠
若滇粵西南萬里而編戶獫狁好亂也饑民歲貸縣
官穀歲貸歲寬之有司稍稍奉行 詔書不謹論如
法又非有大墨吏魚肉之也然而荏苒之盜往往而
是隨捕隨發竟不棄止者則太史公所謂多劫人者
大國之風也是故怵迫於粉口之策則亡命作奸批
振于督租之胥則瞋目語雄鼓煽于推埋之輩則引

此批根降丁斥莽之限則揭竿鳴鑼出沒于燕趙
宋衛之境則疆吏不及格而偵卒不及訥蓋齊地多
盜則自古記之矣雖然明天子在上鞭策四夷而
獨令公庭小滿為山東害不便語曰為虺弗推為蛇
若何今盜幸不至如漢殺長吏掠城邑則勢易散也
胡不舉漢事觀之也盜起膠東而購賞捕斬者非張
敞耶多為之間以離其黨法也盜起平原而部衆掩
擊者非趙主邪出其不意批亢搗虛亦法也冀遂馴
渤海賣刀買牛盜賊輒解散彼所謂治亂民猶治亂
楊道行集 卷之三
繩籌之熟也李固治泰山罷兵歸農盜賊亦輒解散
夫非以不治治之者邪是亦一畫也主勦者渤海泰
山疑之乎繼寇而不知施屠伯之威於潢池之赤子
則慘矣主撫者膠東平原疑之乎嗜殺而不知嗟慈
母之愛子竄竊之亂民則憐矣先王懼民之有邪心
而盜之不可長也于是稅之以十一而民不困于是
訓之以三物而民不怠于是教之以農者耕蠶者織
而民不窳于禁之以司寇氏野廬氏脩閭氏而民
不敢自軌于法夫如是故精神流通協氣和壺而其

或有不軌之民孽其間可撫也亦可勦也所謂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者也為宵屑屑為主拘繫之見哉
朝廷威德過漢山東羣盜不加于漢文武吏自矜何
帝故嘉遂與固哉傾撫與勦兩無焚也則愚所謂感
也說者曰欲弭盜必也嚴保甲乎然保甲可行于都
邑不可行于鄉鄙蓋嚴水浮拘盜之通匿甚易而廣
烟星浩我之守望甚難賊盜開有以先聲喝之者懼
其警之移于我也敢首抗乎我獲主人之金而去甚
至殺人幸主人不言又幸吏不問則輒相沉匿避
楊道行集 卷之三
罰敢上變乎又其豪即保甲敢誰何乎故曰保甲
不足恃也孔子論太叔治盜曰寬則民慢慢則劓以
猛言所以遏盜者嚴也教康子患盜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言所以消盜者豫也既不能消又不能
遏而區區恃保甲末也愚嘗考之而得其說凡六而
所以消盜之源有三一曰緩催科愚聞馬窮則執民
窮則盜東交濱河登萊憑海其地斥鹵半之民苦徭
役不有望光于覆盆之照而嗷恨于向隅之悲者乎
誠撫移毋問宿負墾蕪毋急催租老疾則復之瘠穉

則歸之而后肺石之臆申節屋之泣釋也二曰崇教
化夫一夫其射千夫決拾故吏有閉閣之傷則民有
肉祖之悔齊侯即負氣夫非人情邪誠躬表率謹鄉
約豈聞有禁馳騁有禁自公死黨感分遺身有禁而
後猶悍冒草蜂蟻無也也三曰收俠徒夫吳布鄢湖
盜也劇孟俠也黃巢盜徒也錯足為天下輕重而今
之稿賊蓬蒿其誰甘之故遺棄之則為遁逃之藪而
善撫之則為保障之雄者必若而人也誠籍而籠之
縣官付以捕責或懼錄不次而後鷹距無虞鷹狙族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可任使也所以遏盜之流亦有三一曰增民兵夫怯
匿探囊一夫之力耳至于螳結不勝其磨牙搖毒矣
今韓門建牙健步幾何郡邑城守驍騎幾何枹鼓一
鳴懼圍吏之未能戒也即戍卒不可掣里額不可增
而歲解薊鎮之民兵不可減乎請分其半鎮邪二萬
太原千匹無難辦也二曰嚴賞罰令甲盜贖三日不
以報大吏即百石之吏按胡而係縲之二千石以下
坐不職論至嚴也顧文細彌苛而蔽匿彌甚盜決普
露餒殺越人于貨而報第曰竊竊而已尉倖懼罪求

索而開昇長吏又從而文之此沈命所以肅深而
者所以諛秦也賊極為之數獲則旌之全獲則刻之
不獲則刻之隨則刻之并其追胥而處分之則激厲
之存也三曰許自首民之為盜率誑誤也人知必死
而不放是堅其合也寬之則其黨疑是假手也制
侵損于人者不惟首惡以為殺人大劫倘自首亦宜
寬其死或量以自首不盡不實之法處之盜喜于脫
死而三相告許則主名可得也之六者皆盜之所以
破也而非其本也左文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
萬何謂良吏黜銛箭之智抑校巫之奇不以蕭條

先保障不以鷹鷂先驚鳳不為凝脂不為椎髓如此
則上下相信何法不行何恩不浹幸而無盜策之上
也不幸而有盜吾論之如渤海泰山可也又不幸而
論之不止吾勝之如膠東平原亦可也 明興山以
東號良吏如許遠尹樂陵而寇不為害張慶知章丘
而道不拾遺縣是道也之所謂善耳盜者也雖然吏
者奉德意而致之民者也而其機則在上而不在
下 朝廷發下 明旨切責郡邑吏吏廉潔救過不

暇此乃半持足行而非精神榮衛所流貫也以故治
愈鑠急而効愈虛而 聖教之下且有闕過而不流
者秦浙名藩惡少得以侮大吏江淮內地緇徒得以
煽人心而何獨一山東多盜哉 人主觀化理之原
廣諮諏之臨資政沃則延公卿而坐籌陳便宜則引
郡縣而陛見不下衿帶而明燭窮簷不越俎豆而慮
周絕微務使天下之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睥然而
溢盎然而通四體百骸不言而喻而無復有疥癬之
疾痿痺之患此則所謂通天下為一身而在乎君心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七

加之意有敢以為片暎獻
問兵家者流其籍具在也顧古今將兵者如此而
勝亦有如此而不勝如彼而敗亦有如彼而不
敗故直擣晉陽與直走鄴者同一批亢也而
何以虜于晉據馬鞍山者同一處
高也而何以感于吳 者以地利蹶而燕
程而追宋金剛者又何 戰可以者以孫軍
沒而八百而破楊公者又何 曹公之歸
師其時 也彼之後則三師何以擒追赤眉

之窮寇其失利固也步之追則全齊何以定之
數者成敗之勢譬若糾墨其故可得聞歟世稱
七書吾祖其淵謀石畫為爾乃不洽古兵法者
為世虎臣讀父書者身俘人手豈往籍不足憑
歟抑奇正之妙固自有在變而通之存乎人歟
不佞儒生也不敢越俎豆治厯顧所為進二三
子者亦曰兔置而公侯之也其悉心對我 東
凡兵之難非用之難也所以用之之為難也又非按
往譜曉古法之為難而變化其道之為難也夫兵之
有法也倭之斤消之絃秦豆氏之策神智不能越也
可以言傳者也而兵之時正時奇候盈候虛渾渾沌
沌莫知其倪削鏖于神志之間斷輪于甘苦之餘智
者神運愚者情如不可以言傳者也現視為割七書
之口吻而曰我持是無敵不瑕譬之把斤而曰倭樹
絃而曰消執鞭弭而曰秦豆氏則人有信之者乎孫
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
之神奚以明其然也證在霍嫖姚與趙括也嫖姚為
將軍武帝勸之學古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臣不願

而嫖姚傳名王執貴人天子為即軍中

無二語具嫖姚傳中趙括讀父書父不

王將括其母以死請無將括王不聽已括卒

院師長平自有人手語其括傳中故知變化則霍嫖

法而成大功不知變化則趙括讀父書而

正之為正奇之為奇易知也正而奇奇而

勝不勝而勝難知也此所謂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

也吾試舉往事評之也批充構虛法也而孫臏走大

楊道行集 卷之十三

梁則勝劉鄩博晉陽則不勝何說也臆詞現虛故覆

之策穴且洎吳敵臆哉李亞子方鵬張梁用劍卒佳

一逞勢不格矣法曰攻其無備未聞敵有備而攻者

以是不得與馬陵並捷也視生處高法也而趙奢據

北山則勝蜀先主據馬鞍山則不勝何說也奢厚集

其陳敵衝我中堅不動也先主陳兵自繞其陣先動

公而加驚無解乎法曰以靜待譁未有我先譁而

克者以是不待與與並功也曹公追劉豫州日夜

馳二百里唐太宗追宋金剛亦日夜馳二百里

英雄魏舉軍華荊州其法十一而至故敗金剛直餘

喙耳我乘其衰勢若破竹所以克也法曰百里而爭

利則擒三將軍然又不曰其疾如風動如雷霆乎是

矣李陵以五千人當匈奴八萬衆岳飛亦以八百人

當楊么十萬衆陵勇而少謀提孤軍深入故敗飛策

么目中無么矣知戰之地知戰之日何畏不克法曰

以一擊十曰走然又不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乎是矣

曹操張繡劉表之捷皆未編合兵邀之操擊破

之法所謂歸師勿追也入滑而還秦非歸師乎而晉

楊道行集 卷之十三

人何以過之勝君子曰師行十里動而無所而有恃

心晉師為以 三帥也是又一畫也鄧禹與赤

眉相 而急追亦眉左右諫不聽已而赤

眉果敗 而急追亦眉左右諫不聽已而赤

之可下緩之是繼之使馳也是又一畫也之數者所

謂正而奇奇而正勝而不勝不勝而勝者也成敗之

轉臂若糾墨不可不察也夫兵者變化無窮之謂也

故兵有因俗而變化者秦陳豨而自尉繚陳守而不

走而禦之以齊陳楚陳之法則壞兵有因地而變化
者散地無戰輕地無止而持之以圍地死地之法則
其兵有因地而變者少則能進之不若則能避之而
聞之以十圍五攻之法則壞微乎微乎無所不變化
也彼按往讀曉古法而卒不得一勝者之所謂果
望不見西牆南嚮望不見北方者也敢問我構敵虛
而敵還身自以云何曰別為疑兵以誤敵衆張幟曳
柴偽為戰者而敵自便後度我初進退不得則成擒
也我處戰地而敵不來云何曰先怒其所愛則聽矣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明之變而通之倏往倏來獨見獨聞其究不可窮也
嗟夫將知變化則勝君知假便宜許將變化則制勝
是在將將哉是在將將哉
問齊魯之士匪五嫺於文學蓋亦有武畧焉今兵
家率祖孫武穰苴氏顧皆是產也其他霸臣謀
士雖名春秋戰國間者置勿論論其細者焉有
歌南風而料楚者有喻穰田而使趙者有縣布
而賈偃陽之勇者有占風而識四國之灾者之
四子者固醫師養婚之輩而超距占角之夫也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然往往于譚兵有裨焉抑有說歟 國家以騎
射論策試武士不當足矣兵家者流輒謂材武
有遺錄也然歟否歟山東古為齊魯爾諸士所
自眎奚超四子然藉令四子而在夫亦可備擊
飲闔擊綽九連弩風角占測之伎者將遂棄之
邪抑薪樵之徒別有出于 令甲之外者邪諸
士試盡言之毋諱
聖人所以易寓內者務使天下盡其所長而無務素
擲其所短夫人有所短必有所長無論霸臣謀士足

稱人主意指即楚者辯有口者力者占角者伎足使
 也則聖人亦廣蒐而薪通之而況身在行間與敵對
 而而備曰有絲府無青常制雖有姬姜無棄蕉茅
 用是道也 國事設武科以文埒重士破的則錄超
 距則錄超而中形便則錄其網羅千城之選計至
 熟也而山東于古為齊魯士咕嗶韜鈴而口黃石玄
 女之術爭什者司又非也然而識者謂不足盡士
 何也士固有鑿鑿者而或以為棘刺之母猴因仲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圭
 居士不適於用則堅發時之矣故湛盧缺折不若鉛
 刀之一割也麒麟服箱不若竹牛之必至也胡不舉
 齊魯佳事評之也今兵家祖孫武穰苴氏顧
 孰非是產故其佗創勦如仲如盟如火如單劫
 秦如仲連執事以為顯名春秋戰國者異勿論論
 其細者師曠者齊人也而任晉為樂師平陸之後曠
 告晉倖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通齊師果有通也晉
 人所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
 楚必無功也曠者之所謂以懸勝者也淳于髡

者齊之將也 語楚伐齊曰也而
 之越求救也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少之笑而為
 曰之哈動王王蓋髡所持髡卒請趙收却楚也若楚
 者之所謂以辯有口勝者也師曠齊人髡亦王以俳
 優畜之者也然而料楚使趙傾動萬乘又何偉也兵
 法曰鳥非者虛也又曰生聞者反報也曠不可人
 盈虛乎髡不可人 孟獻子臣也
 國偏陽軍重 主人則小堂父登之及櫟而結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圭
 隆則又縣之縣而復上者三偏陽人辭不出也若
 父者之所謂以力勝者也慎者魯人也占氣師
 中星字大平西反漢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
 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宋術顯
 必以壬午巳而四國同日火也若慎者之所謂以
 角勝者也董父賤臣慎亦下大夫也顧力如虎智
 著蔡又何奇也兵重選鋒亦有譚孤虛旺相者董父
 不可令當一隊乎慎不可令望氣慢察災祥就陽
 陰乎奈何以其為一夫之任押市之伎而不一講也

今制試武士直騎耳射耳先資之言耳精令四手
而在髡董父慎余不知師曠不以替廢乎微獨曠孫
曠用兵如神而身被則足之難擊蹶張較長短則曠
固不如黃口小兒之馳駿捷乎也而有司以故事不
錄矣坐是令牙辰能離之士下走得而批撲之而所
為扼腕抱恨無已時也夫擊飲關關彈丸連弩風角
占測諸伎不足備一戰哉是故將軍伍中各舉一名
選騎任使敗者亦不計其能也亦有智畧不必
試以弓馬則曠曠之說也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
揚言行集
罪過則高
牙校之選則執之說也故曰臣之策而一用之博
求天下一伎一藝之士而甄收之故汾陽起于販卒
狄青拔于行間則必勝之事也武王問于太公何
以知敵壘也太公曰聽其鼓無言鏘無聲其壘上多
飛鳥而不驚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然不有空壘而
縣鞞羊角以誤我師者乎則無師曠焉故也辯士掉
舌則下齊奉咫尺之書則以黥布歸漢皆髡類也故
曰曠言彼中亦可以分計雖不入汴太臣為使率

出不敢一語當是時而得淳于髡請讓諸將宋軍
未可知也豹額曰軍中有大勇士敢死樂傷者聚為
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果多力潰破金
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力之士契丹飲馬
瀟湘而王飲君閉門不出為虜笑也脫有一董父肯
非中即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時者天之燥
也日月星辰之變其時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曹馬之臣無一不恒故竟為周瑜所火也誠羅而致
之軍中占候可使也軍志曰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
其失其道狙詐咸作敵故管仲之賢也而師老馬臨
朋之智也而師蟻夫馬與蟻且可師而況伎士乎愚
以為一軍之任非細小也士紛紛而賞奇非直騎射
也相魯以文入非臨陣工也或標鋒敢死或是
智勇或談鋒不羈可使絕域涓流小善又非可一
隊也而聖天子在御賢公卿在列朝有萬年野有
兔置山藪之士延頸待詔又千載一時也則如曠如
髡如董父如慎者亟錄之可也
問古者選將士至天下至地惟其人其為將者

亦曰君命有所不受將不當使專制哉乃斬
莊賈者以專制勝而敗將不斬何以能立功于
匈奴絕饑道者以不受詔勝而千里請戰何以
能抗衡于諸葛豈將固當就羈勒邪抑品與時
勢殊耶孫子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載藉所
稱太武神武兩主命將出師指授方畧是何其
不專而竟以敗豈將不能自御之耶抑所謂不
御者非故弛之耶明興 高皇帝神聖諸將皆
廉廣受成即中山開平諸公眎古名將伯仲矣
乃東 命罔後至偏裨有犯或縛以請意不與
古道異歟夫君不御恐倒持而有尾大之虞將
不受御恐權重而有震主之禍茲為將者與
為將者計若何而可諸士幸明著于篇俟觀者
批擇焉 山東刊

其將者度其主故其功成善將將者度其時故其權
其將者度其主也業已推轂我矣顧其利害形
勢將者計其主也或執初而敗謀何謂度其

將夫將也業已授之鉞矣顧其才品屑越較于累黍
而虧操縱者或倒持而倚事是以智將之度主也校
險夷而盡使功不撓則震主之難何繇明主之度將
也審羈勒而施使權不測則尾大之虞何繇之兩者
其機甚微察于眉睫唯當事者審之古者之遣將也
曰上至天下至地唯將軍令而其將亦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將不當使專制哉然亦有其勢踈豎
其行妄誕而為害大信若此則不可以膠一論也
故將者必則越人之視垣也察其機也察其陰石乘
齊陽石則齊非其醫殊其時為理別也不度其主
而為之量將不有當矣而假當陽而陰者乎將將者
譬則造父之御馬也鞍勒銜轡鞅鞅駢駢者
不過束縛而飼駁乘輒一石生其畜殊其所為駢駢
別也不度其將而為之施將不有以駁為駢駢不一
飽者乎何以明其然也司馬穰苴將齊齊使莊賈為
監穰苴且賈期期而至後則斬賈賈固寵臣穰苴以
為法行自賈始即君命赦賈不聽乃衛青伐匈奴
大將軍印貴甚裨將焉是為塞自歸青軍吏請誅

青曰其具歸上令自裁于以明人臣誅也一偏
裨不貴于監亡軍之辜不薄于賈以穰苴時青青直
木強人哉似青所以不殺建則立其不暢兵政而選
懷若見女子也青若曰臣幸託肺腑陛下又幸貴臣
而臣輒斬一右將軍不便茲其故品殊邪時與勢殊
耶不然魏武安天子常切齒青戚臣已貴倨而脫
又怙權如若而人如獲轍何周亞夫為大尉而將三
十六將軍討吳吳攻梁梁急請救大尉大尉不往梁
上書言上上使詔大尉大尉守便宜竟不往乃司馬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二
懿拒諸葛亮亮素挑戰且遺巾幘飾懿懿怒亮請
戰上不許而遣辛毗杖節制懿也詔之不承戰于何
有苟利社稷惟便是視以亞夫勝懿懿非夫哉顧懿
所以請戰則豈其不諳故事而促縮如婦人也懿故
習亮策亮且死不欲與亮戰所為固請而示武于其
眾耳茲其故品殊邪時與勢殊邪不然張郃王雙俱
戰死懿老將脫不度而輒戰亮中亮料如國事何善
乎孫子之言曰將能而君不御勝夫唯能而後不御
不能斯御之矣而況乎所謂不御云者非直弛之使

進為自角也謂毋自縛之令一搖手不得即所謂
文法借便宜而已者故不御之御乃所以深御之也
魏太武命將出師授以成算從者勝違者毀齊神武
任將四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
何者其將不能而其君能則安得不一御也相州之
役朝廷以郭李皆元功雖相攝不置帥已進退相
顧望責功不專用是敗何者彼其將雖能而其君所
為不御之道失也夫將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若不御將則憂伏于尾大之虞唐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二
之季諸將擁眾兵擅威福飛揚跋扈生其佗心驗已
亡論是即如古將軍斬二姬即斬二姬斬貴監軍即
斬貴監軍脫也以其眾行無禮如史稱呂氏令射
馬射姬已射父則奈何也將不受御則身危于震主
之勢趙王遷詔李牧牧不受詔王怒而徵捕得牧斬
之驗已亡論是即如古將軍斬龍姬及其寵貴人脫
也羣姬羣貴人泣上上怒而令人代將召下兵尉則
奈何也嗟乎御之不可不御不可是在相機哉明
興高皇帝獨秉金智芟除羣雄古所謂善將將者

如之哉乃其命將出師必授成算如 界徐達
中原圖 諭傳友德以取蜀方畧皆懸斷于千
之外而諸臣奉 命應應時奏功卒如 上指
太武神武兩主尤過之是則局局為御之之深也蓋
聖祖之顛倒豪傑如造化然俄為雨露俄為雷霆其
御而不御不御而御固不必泥古將將法而卒未嘗
不合焉耳 國初佐命尤勳如中山開平披荆棘定
天下古所謂善將者如之哉乃其率師四討惡
與聖笑而左丞胡德濟失律應誅也中山則縛以請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二 王
其不敢專誅一貽衛將軍故事是何局局為受御之
深也蓋諸臣之委心 聖祖如父子然披心肝効手
足可以專則專可以請則請固不必泥古將兵法而
卒亦未嘗不合焉耳 諫善將將則不御勝御
之亦勝善將兵則不御勝受御亦勝古之將將者
讓書弗視以寵將也九子可誅以謝將也其不御如
此而及其操縱之柄則又跣足嫚罵示倨供帳如
王者示德 雖奪符示威其餽之如羣獫而啖之如
小兒則何嘗不御哉而古之將兵者晉侯之愛弟可

傳也漢皇帝之車騎可無馳也其不可御如此而不
其處功名之會則又釋兵旅解約束而後入邑上散
則將軍勞苦則稽首而對曰臣何功之有所賞賜盡
以分士被服如一儒生則何嘗不就人主御哉將如
是故功茂不成將將如是故權茂不專茲所以臣主
兩榮而聲施永永也謹對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三

目錄

七

七擬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目錄

楊道行集卷之三十三

全椒楊子庭著

七

七擬有序

昔枚乘作七發張衡作七辯曹植作七啟張協作七命沿及近世大復弁州之屬各有擬余故倣之焉不敢謂美麗如昔人也

蓮累子為大夫退而釣於襄江之澚已有露露之疾輪菌於邑如忘如失家人大燭有稱玄機丈人者踵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門而私于守者曰伏聞大夫玉體不安信乎曰然憊幾時曰三年于茲矣盡瘳諸曰並卜群醫未有間也言某海上之賤氓也未嘗敢謁門下望清光今愿畢末技大夫前而私計以為疾不足療也守者曰先生何言之易也大夫之疾始謂其在腠理矣而湯熨不効既謂其在血脈矣而鍼石不効既又謂其在腸胃矣而酒醪不効則無乃膏之下育之上而越人緩所望而走乎然而先生以為不足療者何也丈人曰夫憊于躬為疾中于心為憂故不瘥而結不痛而呻其

發也怔怔岑岑督督惛惛診之不得其症望之不得其形問之不對聞之無聲其竟也聞歌以為哭見醒以為醒被之繡錦不知其為文藝之蘭薰不知其為馨饗之鐘鼓則垂頭而涕零糾纏咄咄埃埃絲絲浸淫不治大命乃傾行吾之意用吾之明可以微言要論說不可以藥石浣醴醒也守者介以視大夫大夫方暑月猶有寒色願強起正襟顧領而謝客曰憊恐填溝壑矣夫人曰將為大夫橋引案抗操育肅肺摛胃剖肌搦肝浣胃毒熨三陽更傳五會語未卒大夫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二

佛然隱几而寐夫人曰然則使僕得侍大夫朝夕微言說以義容與寬譬委而心志結轡忽豁精迴神至巫咸不煩祝俞蚡不煩劑體休如山色腴若臙大夫倘有意乎大夫曰諾夫人曰竊聞大夫之從政也衣不重帛食不願餘菜燕之塵滿甌龐參之水一盂歸案辟立蕭然無儲雖原憲之所不厭定北門之所謫譏捉襟肘見胸臆不舒將使大夫猗頰鹽鹽計然治息白圭觀變于醵貨殖連騎擊鐘素封鼎食子錢流行叩取俛拾鄧氏銅

山巴婦丹穴吳淞海鳥保冶鐵張氏無名武子金埒奇奏百萬灌輸不竭居則孟孫美堂武安大宅廣廈曲旃閣道樓野田則張禹故頃白公舊渠英陂良田歲入不貲衣則狐白之裘浮光之衣蜀錦吳綾尚以縣黎食則熊蹯之脯豹胎之燒駝峯鷄駝易牙所調侍則異姓無嫌微舒陽文奉區侍柳曼新如雲集則蔡邕吳歆秦箏趙瑟引商激徵洞房地室爾乃鄧文軒揭麗人進百戲羞唐環步錦障以聞富閨陳池之歲縉微火輝與木難又充知而嶙峋歌激楚之妙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曲醉陽阿之新聲為歡未滿白日西沉解羅襦拂錦衾遺鈿墜綺藉紛紛含暎宜暎日高未醒此亦天下之窮豪極侈唐虞之樂也大夫願之乎大夫曰老子有言多藏必厚亡且子獨不見慶封乎僕事門閭賣之人扶病不眠不願此也

夫人曰蓋聞鳥必託茂林而栖魚必託深壑而潛士必藉祿位而顯故好爵爾縻者于易爾公爾侯詠于詩而大夫嘗仕于朝乎一斥不復流言孔多耶驛客去羅門雀羅澤畔之大夫咽泣灞陵之將軍夜呵牛

輟柄愧傷如之何將為大夫介狗監蒙子公問刀鏃
招旌于枯楊耳華卻日復中灰已死而更然毛欲墮
而通風軟熟尚于工作起張散于編氓孟明以一肯
不棄曹沐以三北再庸爾乃堂堂陸陸雍雍容容既
一歲兮三遷又日食兮萬鍾橫經白虎觀召對未央
官運命亨休嘉也既批糠之在前寧積薪之居上或
牧豕而封侯或折脅而取相或抵掌而關應侯之口
或揣摩而握六國之吹噓叱而震霆生談笑而春雲
在朝陪余張夕全許史綏何若若印何繁繫勝機則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四
分甲乙之帳鳴珂則封冠蓋之兄而坐西鄉
會稽婁而薦履水行酒而群公
矢勢半五侯權教七貴所當者一
人蔭及末裔此亦天下之快心愉志之樂也大夫願
之乎大夫曰尚平氏之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且
僕唯不愛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至此極也今方嬰
狗馬病何榮貴之敢圖
丈人曰咫尺抱涼涼踽踽立如孤根去如飄羽馬
博徒而不通廣柳而離安陵之百數亦緩急

無與將為大夫控
安陵之名豪九黃金以為彈飾白玉以連鑣一言投
分千里養交所惡則成疵瘡所好則生羽毛爾乃擁
信陵躡履展平原姬咲嬖而必殺客賣漿而暗言執
屠肆枉車夷門鄧惲代友以讎怨如姬為父而報
恩或食馬而與飲迄韓原之反軼或贏肝以療醫激
七百之雷奔乃若父事朱家師事田光力折公侯權
行里鄉重一諾于百然藉曹丘之游揚驚座長安之
客籍名少年之場太尉得布衣而七國以敗君卿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辱舌而五侯治喪更折節以恭儉尤睚眦而不忘將
軍為之緩頰書生斃于舌鋒講勾踐之劍術憐毒
而目張讓擊水而三躍政大呼而屠腸離瞳目而擊
坑思一扑乎蕤皇咲刺卿之尚疎矧死灰兮武陽于
是豪右慕義編簡流芳軒軒霍霍魁魁將將氣如轟
雷怒如沸湯彼蓬蒿兮寂寞非齒頰之所當此亦天
下之游俠之快也大夫能強起而從之乎大夫曰夫
背公死黨以扞當世之文罔客何取焉且僕病吳歎
謝客

夫人曰崑崙之宮閑風之嶺有僊人焉黃金為闕白
玉為城其陽則天柱日月所隱蔽也其陰則聚窟洲
千丈之樹驚精之香所結根也其禽則九苞五色其
獸則變白得玄蓋凡翼麋蹄所不能至也將為大夫
驤雙龍導兩螭揭翠旗揚金支擊文鼙吹雲篴青鳥
翼朱鳳隨翔八極而儀接日月驅雲霓望蓬瀛而
言還信玉趾之所之爾乃安期進棗陵陽捧卮洪崖
拍肩密成咸願僕作七葉蘇門林芝聚必妃而一笑
問盧敖之幾時于焉變成飛瓊之流阿環九華之女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太

八人乃一白一夜出拉搭馬吏與僕相驚

梁姜整其旅以先啓行魚麗七萃雲屯四方土填左
闔劔及室皇婦歌小戎之什士賦無衣之章則見其
步者騎者射者距躍者曲踊者操短兵與長戟者蓬
頭突鬚垂冠綬胡之纓短後之衣噴目而說矟者兩
軍相礮眩眩洗洗將將澹澹澎澎微如地裂淵
如天崩如震如颶如應如狼屋瓦盡震白日無光獸
不及駭鳥不及翔伏尸靡水流血昆陽光景以夜
呼枝曳柴而偽北昌運黃龍之能統統扶關之力名
王已俘獲重斯得中一矢以伏發乘六廢而遁匿攝
揚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七

鯨穴則浴滌不波淨狼則燕支無色効元功于大
常振殊成于絕域當是之時雖使眡如衛克禿如行
父刑如孫臏猶將匍匐強起希割采于萬分一也而
況直憊憊煩醒噓唏區區之恙哉大夫曰然僕不
睎于馳射矣夫人曰于木書生迄蒲柳高買人
遽却秦軍魯連以一言折衝曲逆以六寸之四
子者塞斬不著矢石無聞而皆取繒組如拾芥視傳
圭若浮雲故曰仍無敵孰無兵唯緯然而善謀能制
勝于兩楹緩帶可以制吳楚珩可以平荆楚則庶幾

于出車伏杜之役而史編之所流聲奚必騎射麟閣
乃名大夫履然而起已復嘆曰世莫予知也已矣旂
常鍾鼎之業以俟時哲

丈人曰易爻肥遯星象少微故充稱則天而穎川洗
耳武謂畫策而自陽採薇江海之魚深遊雲霄之鳥
高飛弋人何慕焉鳥忘機夫亦各得其志也將為大
夫鳥皮之几白板之扉咏考槃以獨寐樂衡門而忘
鐵從王倪與楊缺學善卷與披衣荆與負甕顏闔閭
坏小山之桂大谷之梨林木茂飢獲狢嘯啼岑岑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峨澌澌淒淒撫秋月以三弄問春雨之一犁或臨流
而把竿或看山而杖藜潦園隱兮傲吏萊子偕兮逸
妻君平卜兮蜀市梁鴻歸兮會稽步林藪兮拾蕙蘭
尸鄉兮祝鷄既鷄冠兮獨往又鹿門兮長攜江上漁
父之濯足溪陰丈人之濯畦爾乃雙雙東帛貫于丘
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抗意不賞之軀遺情無望之
而辭玄纁而不居癖泉石以終卜寧曳尾于塗中能
為嶽而慕猿汎汎淒淒之鳬吻食蒿之鹿已矣哉
溪陰之瀨商山之岑仰而山高俯而泉深重基可以

擬志清流可以比心或五月而振裘負薪或九十而
帶索鼓琴已愉心于三樂復何有下一金此亦天下
之逸民山居之樂也大夫願之乎大夫曰善願僕姓
名之挂人間也久矣其姓名焉如日中之避影也奈
之何然而陽氣見于目睫幾滿大宅

丈人曰乃若洪荒既分玄黃伊始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河圖卦而洛書峙聖人不知其所繇起虞夏墨
渾無涯淡周雅便嬖殷盤囂詭續詩亡而麟經儼化
工其在此聖遠言晦分途爭執源為崑崙百川導委
楊道行集 卷之三十三

樞為北辰象星象指樞考功意與文魂柱下言而
五千關尹占其氣紫微園起而逍遙洗滌恣其所止
賦則揚馬上林羽獵之所哆騷則屈宋大招九辯之
所擬世家腐令素臣育史十九枚氏五言蘇李或同
工而異曲或代降而遞靡人龐大將之壇戶築名王
之壘紕紕藉藉礪礪瀾瀾荷精神之與游雖千里其
尺咫爾乃口不輟吟手不停披咀其華而汰其滓漱
其潤而吸其醴遠慮乎六藝之里浸淫乎百家之司
追先秦之氣蒼陸六朝之格卑摛為文章韻為詩

人而過多外借鉛華塗我面目神
采不流行何能遠若

昭代斯文獨稟全氣未有盛於

冲所楊夫子者矣夫子慧性夙啓

逸思雲流矢口成韻擲地作聲便

足凌礫盛唐頡頏漢魏意謂別才

所長他詎稱是及閱其文又何竊

楊道行集後序

神達意肖物象形讀常恐竟而氣

殊有餘也彼其功不概見而聞

見之詩文業已守郵郵理典職方

職方救寧算策倭十不失一而

且以前著中篇之餘思寄之饒歌

凱章直令魏三祖橫梁賦詩元魏

修期下馬作露板未為奇絕無何

中口則有潔身明志即

當宁再留閣樞共起而挽之不得也

而夷考授簪年未強仕家無以為

而舌有刺在抑何勇決獨行畧無

需忍乃爾蓋賈生俊發故文潔而

體清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先

生詩文方斯近之阮固無論獨賈

楊道行集後序

吊屈賦鵬已見風騷之凡長策新

書具徵通達之用而表餌疎於計

庸懃念拙于處窮則猶未為匹也

蓋子與氏不動心得自知言養氣

中而知言實在養氣後其于善養

浩然之旨不啻詳哉言之則所謂

四十而卿相霸王不為動者故可

識也先生絕去淫遁直寫靈明既
勒成一家言而功著

胡適身安達累又絕無兩戰意觀斯
全者當知會道處得之養氣為多
而比于子興更為先之是以難耳
詩文凡十帙詩六而文四詩刻于
同門湯伯恩氏而文尚有待煢故

楊道行集後序

四

復付諸梓以見夫子不獨以詩鳴
而本其詩文之所得者于氣抑以
卜其當大任而竟斯道之用者今
即絕想而會須有日云

萬曆丙申歲長至之吉古越門人
馮煢頓首拜書于新吳之澄心軒

楊道行集十七卷

浙江題撫
探進本

明楊子庭撰于庭有春秋質疑已著錄是集于庭
所自編其詩沿何李之派故擬騷擬樂府古詩不
能變化蹊徑唯五言古詩時露清挺本色尙存其
官職方時值寧夏及倭寇之亂於本兵多所贊畫
及事平而竟中察典與虞淳熙同罷歸是為萬曆
中門戶交爭之始故憤鬱不平屢形篇詠然事殊
屈子而怨甚行吟未免失之過激與風入溫厚之
旨為有間矣

青棠集八卷

〔明〕董嗣成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棠詩集》
八卷《提要》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青棠伯言詩序

以計然之策起家擅素
封於江以留伯念弗
善也相折首讀之皆
為古文詞見成進士授
祠部郎會

序

上以建儲議格杖諸老
臣去情息伯之抗諫者
之矣後為某之言諫再
上之亦生刺難悔、君
願石山中一及与云

按時余方至苦冒暑
濡泥至、雖如相苦
無所陸詩靡習也云
豐河童氏難見宗伯公
亦老童以之點之自嫌

序

一二聽、視去之得而甘
心為安之至幸以伯之
故是時漸伯念子某
紹興進議難言伯之
最強起之會伯之云云

不果偏念於古之所謂
 至極者蓋亦播於二水
 之妙生詩古之所謂
 陶河上之體法故其主
 用物弘而體法古其
 結句而意象下如鞭
 壯射仙人似灑灑風
 軒之氣素素蓋自其初
 太函水鏡之古之所謂
 是以其浸之乎將主壇

此占汝內身雖長必不
 皆指黃河以自化家
 蘇子山鳥乎重司提離
 古誰能個在吾歌之
 其勢既逝故之其
 貴余於伯之其餘情
 其伯念兒死其情何
 為其兄者念甥之好
 為其兄者念甥之好
 余為序之其聲滿白

今初後伯志於長安
 中——畫堂以中
 詩之於我十載之伯念
 死而不及見其成則如
 夫之於人而當其死
 序
 六
 有情者或得之靈秘而
 指者多而志之於心
 其點離之以吾觀於
 宗伯上以理之富如
 其位者如爵之如也

如白陳而當其力能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造物之少新也其心
 伯志而當其心其心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序
 七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其心其心其心其心



伯念傳

東海茅國縉薦鄉南撰

董伯念卒之日海內薦紳先生以及騷人俠客靡不咨嗟嘆息抱云亡之痛或絮炙走數千里憑其棺哭之哀不留刺而去乃謀所為不朽伯念者唯是遺文若干篇累累而在友人吳子野溫允文李白甫為之搜羅校次會閩中謝在杭先生以名賢司理吾郡而吾里中賢豪如章元禮朱太復吳允兆皆亟為之傳

序斯亦足以覘伯念矣子野復把余臂太息曰諸公俱是不朽伯念顧莫能明伯念所以伯念有心非吾子孰與懌九原述後世乎嗟乎余忍伯念哉為飲泣而撫其遺作董伯念傳

董伯念者名嗣成伯念其字也先世居烏程之上林嘗手植梅蒼蔚扶疏蔭覆數席宋南渡乘

鐵轡止驛其下遂號梅林董於吳為著姓焉入

明大父宗伯公

世

貴而寵父道醇官給諫母茅氏余父鹿門公次女以伯念貴封宜人有第五人而同母弟嗣昭最才伯念生而癯黎黑兩目起煙霧望之如山澤人年二十明春秋薦鄉試高第明年成進士二甲第一人授祠部郎當是時伯念以少年才士直華省而宗伯公門生姻婭滿朝廷據津握樞世覺指目之顧伯念驚馬襟被蕭然長安邸中長安貴人忘其為世家子也又三年給諫公始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出國門間道歸省

傳

二

而伯念亦貴 璽書東歸會宗伯公薨大塋子若孫奉觴上壽賓客車馬馳逐如鴛家僮衣綺殺餽膏澤夾帑而趨烹鮮炙肥恭鞠鞠脆妖冶都豔獻羞侍酒伐鍾鼓吹笙竽俳優侏儒之戲窮日夜伯念獨喟然曰嗟乎物禁太盛且以今所觀顧可久長計耶未幾給諫公病沒伯念自邸奔訃哭泣饘粥如不勝喪乃前請於宗伯公為書數千言大都損益虧盈之旨而嗚咽悲憤語過激宗伯公不省宗伯公故以蒼頭力起家

頗暱近之其臨子若孫則甚矜嚴蓋嘗面予伯
念所請而諸蒼頭輒微言巧沮者數矣伯念亦
輒嗚咽悲憤不敢復言服闋補主客郎席未及
暖念身為禮官首以建儲上請不報諸言官
繼爭之貶黜殆盡孟給事養浩最忤上意廷杖
之幾絕是日天風霾白日黯黯朝士都相顧無
人色京師誼言給事已斃伯念策馬歸邸適賓
客滿座飲酒不盡卮起闔戶草疏詰旦實封以
進始出其副本示同舍郎一日徧布長安中讀

傳

三

其疏者莫不心怖股栗而伯念意氣自如改服
出舍待命左掖廡下草跡之夕舍中兒有微覺
其事者抉戶涕泣以宗伯公老郎君幼為請伯
念獵襟大言曰今日之事吾倡言之首禍誼不
使孟給事獨死我獨生且吾家三世食大官奈
何愛七尺不為明主一忠言決矣無可奪者
於是舍中兒涕泣出市良藥或治木以待微聞
主上覽踪怒甚抵之地已復呼左右取覽曰嘻
若果不畏死耶俄得旨削籍去舉朝譴且喜

且愕當是時伯念亢直聲震動海內海內人士
莫不延頸羨宗伯有孫給諫有子伯念著小冠
短褐買蹇驢出長安歷潯沱邯鄲竟燕趙三齊
之墟發為詩歌多感慨悲思而無所懟怨識者
益賢之居無何江以南一二世家與當路相齟
齬引繩批根浸淫不可解於是閭里之悍逐利
競起伯念嘆曰固也向吾數言散吾家不吾省
今事急而圖之縱不知者謂我我豈敢背吾心
哉且食吾言哉乃大署其門曰悖入者返不讐

傳

四

者償署始布諸無賴惡少瞋目攘袂繞廬叫呼
慮非頤曲直生平無短長或素所卯翼者咸操
戈反噬東西吳為之囂然騷動宗伯公素以賢
雄江南不數月存者十僅二三伯念既內失宗
伯公心外為無賴輩所窘急慘辱悒悒不得志
始病嘗慷慨稱曰昔人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第未知死何如生以吾念之生烏得與死並耶
萬曆乙未嗣昭成進士伯念始輟然喜曰吾有
弟而才且顯門戶可托獲我心矣遂出橐中金

買別業於東林山之麓為終焉計俄而宗伯公
謝世嗣昭相繼歿伯念彌哭屢絕嘆曰始吾病
特苦賸理今在骨髓已矣世有秦越人寧能起
吾弟也而我望起乎余時從中州歸寒帷相對
骨立癯癯可念欲哭不敢出聲然兩目炯炯猶
觸人謂庶幾再起乃百方療之卒無效竟以冬
十月四日大呼而絕年三十六絕之頃覺赤光
從頂中出亟呼宜人泣曰不孝子不能復奉母
魂魄長恨矣吾死後白服裹吾尸以謝 天子

傳

五

嗟乎痛哉伯念本強坦中絕無城府町畦意有
不可惟感額低首即家庭間不能憤發侃侃乃
其危言感激犯雷霆甘鼎鑊如飴抑何勇也其
才華而敏書法憲章二王上下趙承旨繪事在
雲林叔明之間片紙所落人爭寶之而恂恂不
以傲睨人人亦未有以才忌之者當家難初幾
時念且澡濯家政以清白世其後竟敗壞不可
收拾居嘗憤憤諸臧獲亦竟不能剪拂就羈馬
遺其憂於老母弱子無異以羊將狼豈其所從

來遠固不可旦夕冀耶抑尺短寸長彼固有能
有不能耶子廷勛年九歲韶秀而穎其家且日
落必能讀父書而以清白成先志者

茅薦鄉曰余嘗覽伯念與友人書曰乞比丘以
百部妙法誡悔愿世世無生朱門中余為之慄
然者久之以彼志節卓犖庶幾我皤然不滓也
者而竟以重糈發難一敗不可收卒悒悒賁志
而往況中才之士乎古者世其官魏晉而還以
門選趙宋猶以任子起家取卿相聲稱後世者

傳

六

比比乃今公卿子茹荼食淡砥礪行曾不得與
白屋寒士伍何歟然伯念所苦心進退君親間
自足不死而可以死為伯念魂魄者又何膏焉

青棠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清河夜泊

送包別駕南還

贈別屠緯真儀部四首

集古送紀仲子應試

春日過康伯舅氏園林題贈二首

菴盡溪二首

舟行對月小飲

青棠集 目錄

詠懷詩十四首 有序

夏日溫允文見過適久旱甘雨驟降用以

述懷

湖中夜泊效謝體

冬夜簡寄舅氏康伯

贈虛肩道人

題春山書屋卷

代愛姬贈主人

看美人摘薔薇

名士悅傾城

聞鷄篇

白嶽詩爲周生賦

感舊篇

登青陽驛

題夏日山村圖

過訪允兆因賦贈三首

送表兄嚴六之南昌從事

古意寄贈屠緯真

青棠集 目錄

集允兆宅

賦得照流看落釵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

寄馮開之太史

嚴道澈過訪不值寄懷二首

寄京邑同志三首

送錢惟凝驗封之任留都二首

虞山二首

送馬符卿予告還同州

送周石父之永嘉赴高將軍招

送韓觀察之任秦中三首

七夕俞氏山野宴集

卷之二十七言古詩

貧交行贈嚴大

紀子達子修昆仲夏夜相邀蔡石玩月醉

後放歌

莫憲使姜民部招飲雲龍山漫成短句

雪中入署示屠緯真

青棠集

目錄

三

家大人同諸客遊盤山歸道其勝不覺色

飛李白夢遊天姥良有以也遂作是歌

賦得都門柳色送沈仲亨還金陵

送董繼可比部以直諫謫官

題如此江山亭圖

若雪逸仙歌爲趙心山作

相逢行贈韶陽蔣郡侯

張公洞

湖上阻風對月放歌

絳巖歌爲周士昌賦

送周士昌再遊雲中無簡胡開府

春色行爲項大夫題百花卷後送陳使君

督儲北上

登太白樓

長安雪霽歌

送徐山人植生之東萊

自題畫

天尺樓詩爲陳王叔賦

青棠集

目錄

四

鴈宕歌送龍君善之永嘉

秋夜短歌送伯生南歸

送彭欽之下第南歸

問伯與余雅相慕也燕市一見相得甚驩

醉後輒以長句爲贈

送李白父九日遊包山短歌

吁嗟行

再入山中看梅醉後戲成短歌

沈長山歌

東門老嫗行

十三夜醉閔仲升齋中

大梁行送周士昌之汴城

苦風行

壬辰六月五日余舉仲兒蓋生辰前三日

也而長兒之生亦相距一日金玄朗爲

作可喜歌漫爲荅之

怨歌行呈茅二舅侍御

送項明府應召北上

青棠集 八目錄

五

讀書臺

題堪輿黃生冊

贈天台季翁律夫

雙鈎帖子贈王敬叔

蘇生行

湖上篇

送張尉之任長洲

觀范君甫周虞卿兩生對奕

二園詩二首

豪士吟四章

貧家少年行贈褚大元舉

苦熱行

卷之三 五言律詩

早秋同施懋揚將移之坐譚卽事

得家報示金玄朗

同方山人夜坐

驟雨夜集紀氏文昌閣時予卽發蒼溪矣

章元禮夢居山中過訪却寄一首

青棠集 八目錄

六

訪王百谷不遇

別友人

雲間道中讀陸生東門稿有懷一首

秋日入山題壁間

對菊

賦得關山月

立冬日下邳阻雨

潞河道中遇雪

悼邢進士二首

喜金玄朗入都

正月十二夜同朱女修金玄朗武孺文小

集時孺文適將南還因賦贈

送周士昌之雲中

寄荅王思泉先生

遊香山諸寺

再送董繼可比部

夜過武城

風雨

青棠集 八目錄

七

河上再逢姜仲文移舟命酌別後簡寄二

首

天平山

苦雨

雨中獨坐簡李白父

謁玄帝二首

送紀伯子入都

小齋初成率爾紀興無酬方文明李白父

諸丈三首

夏日過箬上黎明府招飲五峰之喜雨堂

賦謝二首

訪臧博士晉叔山中二首

湖上早發

蜀山東坡祠

玉女潭三首

立秋日同盛後和沈春宇吳苾齋諸君園

亭小集

村居曉起

青棠集 八目錄

八

早秋有懷

送王辰玉入都二首

秋日王季孺姚伯道叔度臧晉叔見過齋

頭分賦得書字

十七夜對月遲屠緯真王季孺武林

過錢夢禎山居

過從弟仲蘋雲柯館

毛公壇

別李白父

冬夜懷彭欽之

贈施隱君子明三首

登吳山絕頂二首

有山在湖中名熨斗柄可望落照與客同

登有作

溫允文同諸友送余江上登金山別後有

賦二首

寶應道中

遊南池同吳子野

青棠集 八目錄

九

會吳子野舟行卽事見與之作

舅氏二岑明府在章丘不得往見以詩寄之

夜坐

送見桐余司理再任淮陽

夏日同吳子野周士昌功德寺觀荷二首

徐侍御招飲王都督園亭二首

凌金吾演象所較射偶成之作

九月八日真覺寺登臺有作

碧雲泉亭對月

摩訶菴尋無弦上人彈琴不遇有作

呂葵陽中翰得少傅公卹典却歸越中奉

送二首

爲盛泰甫題畫

送周山人還吳

登香山作

送沈樞之新安

芳樹

青棠集 八目錄

十

暑雨撥悶簡寄友人二首

祝施徵君南石二首

卷之四五言律詩

遊仙詩爲方文明賦二首

送李白父北遊燕都三首

送張侍御北上

鴛湖晚眺

雨中遣興荅翁子延

有所思三首

秋日范君甫過訪却贈二首

汪明卿過訪有作見投率爾酬答

渡江

真州阻雨解后葉給諫小坐竟日漫述

滁陽道中二首

謁留侯墓

望嶧山

見楊柳

旅次因懷沈仲禎孝廉將放春楫

青棠集 八目錄

十一

登岱十二首

天竺寺

落星巖

飛來峰

夏日茅二舅侍御招飲瑤山寺二首

秋日朱文寧太史招飲

客言范東生少年能詩良多高致頗事遊

覽喜而寄贈

送袁水部北上無壽封公三首

送陸伯生北上

送黃履常告滿還朝二首

悼徐長孺

姚伯道喪內詩以悼之

花朝遣興

寄韓惺菴方伯三首

鄧尉春遊

玄墓山奇石

晚春同允兆諸君遊潘氏園亭二首

青棠集 八目錄

十二

陸纂父過訪旋即別歸包山同允兆分賦

得四支五微二首

離夜

五日同吳允兆金玄朗錢叔達分韻

夏日吳公擇司馬見過與乃弟允兆同集

遂爾言別因各贈一章

贈邑子陸拙之

寄開之太史

送袁水部北上無壽封公三首

送周元仲還新都

周公瑾昆季席上卽事

秋日同沈中丞朱太史吳山人遊沈長山

沈中丞有作見投次韻酬舍

朱大復自陽信移疾歸走筆簡訊二首

雨集周公瑾昆季舟中卽席分賦得侵字

又代士昌得江字

送吳允兆北上

送詹淑正之武林兼寄龍君御二首

青雲集 八目錄

十三

過榜迦山雲岫上人禪室

黃太史壁間讀庾上人詩有贈

寄茅二舅明府在析川二首

七夕送吳仲宣弟應試

訪勞維明不值

山中贈友

彌勒寺二首

法相寺

湖上贈鄒汝愚

同李白父嚴心卿叔弢弟遊龍井

武林遇王選部行赴粵中之命賦贈三首

訪諸延之不過寄懷二首

金昌解后龔女倩憲長却寄二首

元夕朱文寧席上同允文賦得走馬燈

康伯舅氏罷官歸以詩代訊

秋日青芝山居同允文賦四首

送友人南歸

送楊伯翼下第南還

青雲集 八目錄

十四

賦得巫山雲

晚行卽事

秋前一日金玄朗見過對雨有述

過子明故居悵然志感

過顧仲方中翰園居題贈四首

葛鵲山行卽事

冬日過寒山寺

夏日坐禪院二首

山中夜坐

已丑除夕

山房夜宿

山中尋梅直風雨未放僅對數英遺興一

首

答姚叔度見寄兼訊奚童僕郎

大石寺二首

俞山人自楚中携明卿先生書來過訪却

贈一首

遲藏管叔同行不至

青棠集 八目錄

十五

章元禮自姑熟歸過訪同閔仲升錢惟凝

夜話二首

秋日溫允文見過同方文明李白父翁子

延分得迴字

秋郊寓目

秋日過禪堂卽事

卷之五七言律詩

送王郡侯補任廬江

春日過南石山莊卽事

雨中入山同方文明輩分得山字

初夏日峴山登眺是日陰晴代變情景甚

奇漫成短什

龍君御與余別三載矣忽邂逅道左訝爲

奇遇邀歸小園留懽竟日臨別賦此情

見乎詞

十六夜同諸君再集蔡宕得城字

中秋日同周服卿錢夢禎集碧浪湖

別家口號

青棠集 八目錄

十六

既過澣墅承張先生父子翁茂才連舟夜

至錫山篝燈聽雨故人之誼不勝藹然

賦以紀別

李進士叔玄陸孝廉伯生從燕都來邂逅

寶應湖上夜坐分韻得心字

彭城懷古

尤嶽樓

雪夜同屠緯真張伯簡集王季孺齋中

送羅比部理刑淮上

送沈司理之北平

送盧起溟之馬平

送黃給諫謫永豐丞四首

送喬巽甫備兵井陘二首

徐山人遊晉還復將遊齊且與余有濟上

之約賦此送之

得錢惟凝書因簡寄

送楊世叔南還雲間

宿碧雲寺

青棠集 目錄

十七

別王吉士季孺

別同社諸友

龍君善屠緯真金玄朗詹淑正集齋中拈

得東字韻時余得告南歸

題譚氏玉芝書屋

登太白樓有懷屠緯真

宿金山寺

江上曉起

贈李白甫

送陸考功北上

天池山

送傅明府應召北上

初夏過南石樂餘園索題謾成一首

茅公良丈寓居金陵聞有精舍作此寄之

寄胡順菴中丞二首

垂虹亭弔三忠一首

長至日早起有感

乙酉除夕夢得句云窓前餘色遠

青棠集 目錄

十八

裡寒聲倒入池因足成之

人日過茅公良席上之作

出野喜晴

飲殷夢得榮木庄題贈

斗山亭

珍珠簾

季園詩爲吳生賦

雨中懷龍君善

釣臺

過茅公良蚤復堂同溫允文吳子野分得

生字

雲間朱孟元彭欽之徐長孺澤夫陳仲醇

同集何士抑齋中

發雲間周陳兩先生及朱孟元張完父王

性之何士抑徐澤夫沈公緒諸君拏舟

相送臨別賦此謝之

陸伯生過訪潯上却寄一首

姚伯道昆季留飲白雪齋卽事賦贈

青棠集 八目錄

十九

弔周孝侯

西樵山人家在洞庭移居陽羨築樓一區

題曰一詠命予賦之

善權寺

太湖

賦得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賦得嫩綠池塘藏睡鳥淡黃楊柳帶栖鴉

同屠緯真彭欽之諸君夜集分得長字

雨中登峴山

贈陳岷麓明府二首

送黎明府入蜀

蘇長公三過堂次韻三首

龔郡侯招飲烟雨樓二首

贈李侍御

訓龍渠陽見贈之作

玄墓山觀講經所

北固山別茅公良諸友

淮上弔淮陰侯

青棠集 八目錄

二十一

送開府順菴胡公自雲中鎮節東還四首

早秋雨中禱興五首

九日送李漸卿南還二首

九日同吳子野周士昌遊臥佛寺二首

卷之六七言律詩

荅臧晉叔見寄之作

送張大參之楚中

送潘侍御謫居輿東

早秋與黃玄之諸君登明遠樓有賦

送鄭思成民部轉餉薊州

送沈太史茂仁假歸省親

施懋揚問卿在滁陽有書見遺却寄一首

申敬中駕部轉餉居庸且將遊岱歷楊州

而還詩以壯其行

九日扈駕閱工山陵恭述四首

冬夜劉玄子何仁仲朱女修枉集分得八

庚

別周士昌之夜忽夢得句云風塵憔悴鬢

青棠集

八目錄

二十一

添絲醒後因成一章悽愴之致情見乎

詞

冬暮同屠田叔劉玄子郭美朱女修季女

藩集何仁仲齋中分得燈字

過子野居題贈一首

題周公美獨醒齋

秋夜集何士抑漱六齋題贈

送張侍御出按茶馬關中

庚寅元日立春

玄墓山看梅花

姚伯道昆弟過訪廬中兼以詩懃賦奉一

首

春日集姚伯道臨雲閣對雪同賦

虎丘山作

初夏過王村塔院

發自雲間顧仲芳中翰楊世叔宋彥二孝

廉移樓船相送別後有賦二首

壽景山袁封公七秩二首

青棠集

八目錄

二十二

秋懷三首

十四夜同翁君長舟中對月

九日獨坐偶憶高常侍訓顏少府

用其句爲詠二首

秋日遊宗謙方仲美二山人見過值事不

得久款賦贈一章

送王紹濱駕部考績北上

紀長公出新釀見招適關中方藥初開醉

後有作

園中芍藥盛開侍家大宗伯公謫集賦呈

二首

題宗將軍廟壁

允文以閏六月十三日爲懸弧之辰蓋希

選云賦贈

贈李山人

送溫提舉之蜀中

賦得蓮花贈俞郎

吳門邂逅屠長卿留飲舟中旋卽言別情

青棠集 目錄

二十三

見乎詞

過弁山園懷王大司寇元美公二首

溫允文同朱中翰君采入楚歸弄筆訊之

鎮東樓

秋日方子振自清源見過賦贈二首

靈壁道中長至二首

薊門道中三首

送馬祠部督學江右

被罪出都言懷二首

武城道中清明遇雪

河上邂逅嚴中翰道徹枉詩見贈賦謝

贈劉陶宇民部

張明府招同何士抑蔡

集甘露寺二

首

寄項任菴考功

送沈水部應召之任淮南

送沈儀部之任留都二首

寄嚴道徹中翰

青棠集 目錄

二十四

陸伯生過訪溪上

送朱內翰還朝無簡乃兄君采

送敬菴先生督撫閩中二首

春日朱文寧溫允文見過小集

沈中丞自就李移居茗上因賦贈二首

與金玄朗共飲分賦得九灰

雨中兩沈君過集志感一首

贈謝司理二首

飲祝明府賦贈

同楊思訥周士昌集黃貞父孝廉閣中同

用門字

春日潘微復朱文寧諸君過集席上分韻

送吳允兆得賜字

李伯遠移居山中過訪不遇承枉詩見投

倚韻和荅二首

于兵憲存素留飲賦贈

晚酌弁山石上同白父聯句

詠黃太史齋前古松

青雲集 目錄

二五

荅姚伯道上已見過之作

寄荅吳子野京口見懷之作

和周公美別姬人

阻雨湖口過宗人留酌

林屋晚眺

能仁寺次王大司寇韻

贈梅泰符

九日楊思訥招同屠緯真湖中泛雨

送龍君御應聘金陵兼歸省親

寄安小范吏部

乙未元日書懷二首

送沈中丞之任閩中

西山邂逅徐文卿諸文同登來青軒遲月

有作

同傅侍御伯儀李臨淮惟寅集朱女脩齋

中分得來字

又與前議送伯儀出按三晉

冬日同劉玄子較射西郊有作見投率爾

青雲集 目錄

二十六

訓禽

戈旋卿槐蔭堂在苑西題贈

早春見雪有作

送徐文卿上林奉使歸吳二首

送董繼可奉使秦藩兼歸省親

春日同張先生凌金吾諸君遊摩訶菴聽

無弦上人彈琴

送顧仲芳中翰得告南還

詠馬上雙美人

卷之七 五言排律

九日登金山

遊善權洞二十韻

九日諸君集小閣分得林字時長卿已將

別去悽愴之致情見乎詞

陳岷麓約遊慈相酌半月泉有賦

早春雪中過茅公良話別

羅水部項比部邀飲天妃閣有賦

夏日同陸伯生集黃玄之齋賦得一東韻

青棠集

目錄

二十一

有感

送朱太復北上十二韻

雨中閒居酬李白父見寄

徐恒菴明府考績膺褒奉贈十韻

壽外大父鹿門翁八泰四十韻

下潞河張先生及諸故人見送賦別十二

韻

舟中值大雪遣興二百字

靈巖山十韻

大中丞常公南歸武昌贈別二十四韻

大廷尉沈公北上奉贈三十韻

包山寺

七言排律

壽楊邑侯

徐明府邀飲同鄉駕部席上賦謝兼送駕

部北上

卷之八 五言絕句

言別三首

青棠集

目錄

二十八

雨夜野泊二首

青溪渡

灘聲

山中曉行

二陸祠

槿塙

紅菱渡

石壁

乞花場

錢夢禎居山中春日過訪得禪言二首

秋日送公良之金陵四首

九月八日與方文明對菊

華林園詠九首

子夜歌十首

屏巖流觴處二首

爲允文詠紙帳

野眺四首

六言詩

青棠集 八目錄

二十九

春日同諸客遊支硎諸山五首

初夏放舟入山卽事三首

秋日山行卽事

七言絕句

得陸伯生書

題文太史水村圖

夜過澤夫西第話別

送潘太學同羅比部南還二首

塞下曲九首

武君陽偕予南還率爾題贈

題畫

行春橋卽事作豔歌三首

送周士升應試金陵二首

七日前一日戲作

餘杭道中

昌化縣

雨中放舟溪上手飲之詩一編口占絕句

將遊荆溪苦爲雨阻遣興三絕兼訓欽之

青棠集 八目錄

三十

見送之作

爲允文題放鵬亭用唐韻

擬遊岱宗不得寄懷四絕

廣惠寺

送士昌之東萊謁胡中丞二絕

邱中子延枉詩見授訓寄兼簡白父居士

四首

羅伯符過訪口占贈言

擬訪臧博士晉叔聞有白下之行不值寄

懷二首

夏日過茅公良青翰軒卽事二首

送黃履常水部北上四首

大柳驛

移舟再送允兆臨別有賦

宿林屋道院值雨四首

潞河逢葉吳二給諫夜飲作二絕句

博平道上書所見二首

任城邂逅包比部却送北上三首

青棠集

八目錄

三十一

送周公美之白下三首

上大中丞常公征西凱歌十首

西施洞二首

子野將別重賦絕句

贈日者李生

嚴道徹遊包山歸寄訊三首

青棠集目錄終

青棠集卷之二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

五言古詩

清河夜泊

朝發淮陽城暮宿清河縣洪流激湍音高秋明
素練南風一以吹歷歷雙蓬轉金氣慘且肅霜
隕歲蕤變我身飄如蓬我心愁以蔓仰觀明月
光哀聞雁南翔月光千里同雁飛不成行沙磧
半入河衰艸接天荒幾家窟穴中野燒多蒼茫

青棠集

卷之一

一

身非苦征戍胡爲眷此鄉此鄉非吾故栖斷悲
長路路長有盡時我心更誰知隨風發清商藉
以寄所思

送包別駕南還

徂征一何迅眷言不長顧流序擾羈心炎風啓
脩路僕夫憚午發客思安微慕薄虹飲晴川斜
陽澹輕霧以予慕歸人懷彼山中寤揮袂離席
遙孤雲寫情素素心遠從君托寄滄洲樹

贈別屠緯真儀部四首

冥冥大道沒稍稍世塵滋游覽寰中物托身將
安之羸蹠祝亦肖亡羊路何岐俾哉獨斯人偃
起名世資矚目空八紘抗志千秋期區區方寸
心相隨以驅馳

其二

高臥蓬邱中置酒日懽譁白眼都人士吐辭衆
錯愕四座寒雲飛遙空繁星落生平莽蒼意相
看舉寥廓曜靈任奔突青冥恣磅礴遐哉解醒
者千載寧復作

青棠集

卷之一

二

其三

浮生安所寄飄蓬隨西風一轉難自覺吹隨污
淖中遺珠大道偏昧者不復逢誰能滯塵土妙
識懸解通組綬不足繫兩腋生罡風長揖辭漢
庭終當從赤松

其四

余結南遊軫君滯秦關暑笑語隔星河展轉牽
岐路耻生兒女心所嚙莫余助金石詎可銷迪
德允難負巖穴本夙契紛華何足慕何日凌虛

空共踏丹霞去

集古送紀仲子應試

兔絲附女蘿結交亦相因堂上置尊酒歡樂難
具陳結志青雲上兄弟兩三人脩翼無卑栖道
遥撰良辰涼風入我室肅肅僕夫征飛鳥在我
井太清不受塵男兒重意氣恨恨那可論贈子
以自愛千載有雄名比翼翔雲漢先據要路津
春日過康伯舅氏園林題贈

扶策涉莽莽繁風來芳林飛虹亘長渚宏軒轅

青棠集

卷之一

三

遙岑以彼疎曠客適我寥落心何必敝崇構耿
懷多高深平原趨楹前况有丘中琴行歌選馨
石脩焉蕩煩襟

其二

歲有高逸尚營構屏塵麗衡門帶長薄清流蔭
芳樹披軒無垢氛惟有青霞護簾箔通春聲曉
院流鶯度微風振輕舸平川恣容與架多丘索
藏室有鼎爨富詫彼軒輶途馳心以榮慕

卷壹溪上作

曲曲山下溪亭亭山上松泛泛水中初讓讓生
長風蒼林蔽白日大冶失其容浮陰翳以繁雲
物蕩心胸俯景同遊魚仰面接飛鴻安得結吾
廬優游以長終

鼓枻出城隅峰巒窺蝶翅倚柯蒙蒼鱗垂篠蔭
淥水良朋偕契儔有酒多且旨跌坐簾芳藪流
觴雜澗沚幽禽聲啾啾飛鳴隔人耳繁華有銷
歇景物無窮已慨慷千年中臨風懷帝子頽宮
生荒烟荆榛蔽羅綺所以清遠心永言托君子

青棠集

卷之一

四

舟行對月小飲

浩歌延暮景朗月來青旻團團當客窗離離照
客心流光初澹蕩灝氣益四沈擊甕取斗酒呼
兒烹鮮鱗月影入杯中燦燦生黃金自我日北
來土風日以異獨有天上月照我同兩地有月
且徘徊有酒且沈醉天地如蘆廬逆旅任所寄

詠懷詩

有序

夫時多盈缺達人固以屈伸境有屯亨志士
緣之感慨然聲由情發興以言宣故水激而

淵灝斯鳴茲急而官商乃協彈當夏燥蛩以
秋吟謂非出之自然而徵之時會者乎東阿
遭斥乃上責躬叔夜逮收用成幽憤梁鴻出
關而賦五噫應璩悲時而咏百一如茲之類
良難數尋余丁時不造家難嬰躬九原莫起
深懷樹靜二毛早見每歎河清觸序皆悲捫
心增恨况值炎蒸良難自遣爰於長日捉管
成篇遂得十有四章

青棠集

卷之一

五

南山有喬木直幹凌青雲上有翔虬枝下有磐
石根好鳥巢其顛兔絲垂紛紜鳥鳴雖以啾綠
葉稠且陰嚴冬霜不凋豈謂愁斧斤狂焱動天
地倏忽山石奔白日黯欲墮重霾結氣氤悲哉
千年固毀折同芻薪衆鳥驚覆巢哀鳴呼其群
昔爲篋中錦今作車下塵內傷失所托匪直求
同林哀聲徹晨夕腸絕那可聞
矯矯雙黃鵠高飛太山顛舉足亂浮雲翅可摩
青天饑食桂樹枝渴飲崑崙泉寧與樊籬鳥鼓
翼相周旋一朝鐵羽翻俛首受羈牽耻爲耳目

玩常思凌雲烟奮飛會有時寄言弋者前

士生千載間知己固難得楚國卞和氏抱玉甘
自泣豈不爲惜身所嗟重泯沒我有千金劍解
贈人不識夜夜居匣中精光耀白日所以千里
驥長鳴徒奮臆

溫風煽熙陽皜皜臨赤宇河漢清以垂繁星在
高樹踟躕步中庭熠燿飛螢度憂懷結不舒脉
脉向誰訴達哉柱下史超曠誰與悟

西隣妖豔女嫁與東家郎婉孌絕代姿肌體柔

青棠集

卷之一

六

芬芳翡翠雜裳衣珊瑚摇明璫幼讀行露詩操
節嚴冰霜十三不出户二十守閨房義比秋胡
妻羅敷亦同行自從嫁夫君薄倖良可傷同心
內自乖終風暴且狂朝隨羣騎暮宿青樓倡
不念兔絲情棄擲委道傍終宵守空帷悽然獨
旁皇身如斷蓬根泪如迴三江一心抱貞堅德
音胡無良所恨不識察豈徒惜容光羨彼雙飛
燕差池共徊翔

少年快意時容華若朝暉愁樂逝更變流光忽

西顧攬鏡時自照白髮行相催朝如桃李華
同秋草萎榮名等飄風光景隙駒馳丹砂駐朱
顏仙人難可期

古昔明達者東都兩疏氏拂袖還林中盛滿自
知止飲餞傾朝臣車馬如流水陸生服南越歸
來家好時囊中千黃金慷慨散諸子挂劍日嬉
遊歌舞動閭里朝曦無迴御江水不返流絲斷
難再聯落葉豈更收世人好夜行鐘鳴良不休
損益悟聖言知己企前修

青棠集

卷之一

七

秣馬將馬之駕言弱水旁雲陰結重樓臺殿鬱
相望冉冉列仙人飄飄襲霞裳兩兩吹玉笙誰
誰鳴鳳凰我欲往卽之波濤浩茫茫身無雙飛
翼懷愴結中腸

沈憂不可解終夜涕交頤朝步出廣野展轉臨
前坻南陔高山巔峻嶺俱崩施陰霾瞠以繁和
御慘無暉虎狼據我側驚風飄我衣我欲策駿
足荆榛道嶮崎我欲寫憂煩徒侶無因依回首
望高堂置酒日嬉嬉居夷豈識險樂致令心悲

古人有遺言在安不忘危

種蘭深谷中寂寂吐幽芳桃李下成蹊明珠生
夜光達人不求名立身苦不減我聞接輿言迷

陽故無傷

高臺多悲風深坻多秋草男子志不伸咄咄繁
懷抱盛年不可留誰能常壽考尚平遊名山婚
嫁苦不早我思採紫芝逍遙以終老

蟬噪高樹枝蟋蟀鳴窮砌明月入我幃反側永
不寐良時不生憂憂來與時會垂老爲抽絲心

青棠集

卷之一

八

傷以憂瘁寶刀絲可截憂去仍復至人生無百
年忽忽信若寄徒爲苦役役胡不恒晦晦文侯
悟至言魏國信我累我慕漢陰叟灌園謝機

明妃生漢官自負傾城質衆人舉飾貌黃金買
顏色可憐絕代妍君王未曾識一朝賜單于相
見始驚惜紅顏不自矜詎望承恩澤吁嗟誨媼

女紅妝倚門立

白日歸虞淵忽墮西山嶺所嗤琴父愚窮足蹶
飛景前途慮轉逼無涯詎云騁北叩何累累白

楊何蕭蕭彭殤總同歸千載猶昏朝狂夫昧委
化智慮終徒勞

夏日溫允文見過適久旱甘雨驟降用以

述懷

祝融令始布屏翳澤未敷九旬憂悵焚下土乃
焦枯忽枉故人駕惠言顧我廬三載愴離別千
里斷音書適見情用愜相對焚枯魚執手問顏
色悲我方茹荼玄言旣以暢素襟悠然舒狂風
西北來重雲幕庭除霖霖徧廣野依微霑平蕪

青棠集

卷之一

九

乍傾如歎瀑再注若決渠埃鬱勢初變蘊隆困
斯蘇旣慶起田稼亦欣滋園蔬涼色綠隙度清
音透櫺虛明發轉無寐立談共踟躕

湖中夜泊效謝體

落日沉遠樹寒烟出孤城湖中鷗鷺起沙際蟋
蟀鳴社鼓發初響漁燈漾微明遙岑漸以沒但
聞疎鐘清空水饒雨色雲林散秋聲未深宋玉
悲良懷遠公盟獨步縱遐躋馬寄微情

冬夜簡寄舅氏康日

憐氣變百卉流光鑒空幃遙林長風勁木末嚴
霜飛踟躕悲往路悽惻懷所依聊將疎麻贈代
以奉音徽

贈虛肩道人

人生如六馬並首受銜縶躑躑蒙塵途朝燕暮
復越解鞅謝羈馮之子自超潔既絕愁障牽亦
知愛根滅清虛禮玉宸玄同悟真訣杳杳凌紫
氛我我近銀闕乾坤忽浮沉滄海容變沒精烝
還太空颺輪縱飄忽問君亦有肩杖頭擔日月

青棠集

卷之一

十

題春山書屋卷

冥心棲高深小構托巖穴日照群鳥喧雲麗衆
芳發湍鳴激清池衆動盪疎樾旣資窮索幽轉
覺紛紜絕舍綵闕朝霞飛翰映孤月芝英聊以
食蘭珮永宜結爲歌泌水章獨探鴻寶訣千秋
馳素懷尚友企貞哲

代愛姬贈主人

灼灼桃李花遲遲春日陰嬌花見妾貌白日况
君心歸蕙誠亦誦牧席時所欽背立類儉顧舍

情黯獨吟願貞歲寒意持此保恩深

看美人摘薔薇

繡機浥鮮露羅裙承曉風含羞復含態傍架更
移櫳探疎終或謝愛近意嫌豐腕玉防臂刺髮
雲懼碍叢携將簪寶髻的的兩疑同

名士悅傾城

玉鞍游俠客金屏佳麗人目成雙意結神洽寸
心陳龍駕疑江浦鴻驚是洛濱舞態飄迴雪歌
響動梁塵結綵知難貴明珠詎可珍未投芍藥

青棠集

卷之一

十一

贈遙見桃花春

聞鷄篇

蒼隼誠雄擊迴鸞亦善翔詎如張錦翼奮勇登
華堂長鳴懷獨逞赴敵誓無當芥羽散飛彩金
距曜嚴霜英名稱漢帝麗藻逞陳王願比干城
武畢命向邊場

白嶽詩爲周生賦

周善琴

震旦啓玄宮歸巖表靈異橫空千餘仞飛霞散
彩翠半壁開天門銛銛列星陰覽勝懷名都金

光此焉闕以爾高深情微悵寄幽遠獨抱暝陽
桐悠然遣塵累一彈白雲流再彈玄鶴至窮壑
飄涼風長松落寒吹兩兩相和鳴清音動天地
何必慕五嶽俯仰恣吾意

感舊篇

平生愛俠游馳馬入皇都燕齊多奇士忼慨氣
有餘仗劍行報仇不惜千金軀弢藏繁弱弓腰
懸金僕姑左手臂蒼鷹右手牽韓盧夜歸烹肥
豕斗酒相歡呼執別臨河潯岐路歎踟躕踟躕

青棠集

卷之一

十二

悲來日青春馳白駒嗟余已二毛所遇並云但
華屋空塵土墳墓成丘墟俠骨云何笑言念結
交初永昏有再明寒肉無回枯金石慮銷鑠何
況身與膚悵望荒原中流涕長歎歎千載賢達
士勗哉懷令圖

發青陽驛

條風啓征途遄邁自旭旦覽古舒遠懷解紱謝
微紆廣衢殘雪開遙甸芳蕙散遠楊旣載敷谷
禽亦時轉尚遊達者心點狂聖所贊唐風咏山

感物有餘歎

題夏日山村圖

朱明變炎景綠條鬱重陰幽厓無烈照空谷生
寒音兩兩村老翁偃息在中林遠洲維釣艇暮
出滄浪吟散髮踞盤石逍遙清塵襟緬懷巢許
儔千載同此心

過訪允兆因賦贈三首

桐生高岡巔條幹紛婆娑大枝干青雲小枝拂
巖阿斷爲三尺琴官商均諧和千載釜爨下埳

青棠集

卷之一

十三

沒恒苦多世無蔡中郎清音當奈何

城南何所有種桑復漚麻桑麻新雨長密葉桑
且嘉用力倍苦辛終歲收汗邪紛紛南陌頭蓋
彼桃李花

汎汎谿中蘋離離岸邊蒹翳彼蓁莽多芳香難
掇采有美居深溪零露溥霑霑溪水阻且迂伊
人竟安在曉日照夫蓉借以譬文彩孤松挺雪
霜歲寒貞不改

送表兄嚴六之南昌從事

廣隰多茂樹汗潦無原泉翩彼鳳皇鳴必于岐
岡巔人生貴自立基下每速顛嗟爾方弱齡嚴
君蚤捐棄拮据母氏勞三遷訓以義雖有連理
枝中歲多凋瘁君能奮蒿萊身膺一命貴服官
有崇卑致身義豈殊勿謂魚目賤含輝比明珠
下位洵難處榮辱生須臾三復金人銘口乃禱
之門老氏貴柔弱剛強寧久存骨肉遠離別贈
君以片語猶勝兒女仁執手泣如雨

古意寄贈屠緯真

青棠集

卷之一

十四

燁燁園中葵翩翩幕前燕與子結綢繆疇昔共
歡宴落落金石心恩愛矢不變好脩最所說蕭
艾固難辨蛾眉自來妒謠詠更奚怨嫫母本自
醜西子本自妍君恩一朝歇美惡同棄捐妾意
貞不移君情或能遷清露零蔓草有時還復連
君如楊柳花妾如渌水萍花飛著水中何愁不
合併

集允兆宅

折草期芬芳何必惠與蘭娛客貴適意何必盛

益食深夜接尊酒中情有餘歡草戶無俗駕幽
溪激鳴湍偕此清嘯傳杯竿傾如瀾明燭朗夕
照涼颺散輕純白露何凜凜繁星在檐端豈其
乏豪貴心知良獨難飄飄千仞上相期振高翰
賦得照流看落釵

佳人若耶渡密葉礙新粧試將明鏡裏照取舞
鸞翔雲堆分日暈蓮湧蕩波光風搖難遂穩影
合易成行還疑洛妃妒回頭笑問郎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

青棠集

卷之一

十五

葛藟何緜緜根株交以蔓良夜偕枕衾光輝生
燦爛容華及上春行樂方術術本意同百年豈
期中道散昨日雙鸞爲明朝失群雁歡燕在須
臾揮手腸已斷我行卽長路子居守空帷長路
有時盡帷空誰與悲但持寸心在無憂顏色衰
寄馮開之太史

清露被蘭皋金風蕩煩暑永夜懷伊人遙遙隔
川淑身本箕穎儔眷此夔龍侶崛起命世資實
乃斯文主皇皇多士師奕奕明時輔素心契巖

穴玄情越主組瑚璉陳明堂武夫遺道左所蹤
形質殊致復音容阻昔別綠蘿蕪今來凋萑楚
既恨違芳非亦悲變時序折彼芙蓉花因風寄
江渚

嚴道澈過訪不值寄懷二首

河漢清皎皎照我彈鳴琴野鳥群高飛叢薄一
何深有鳥失其侶旁皇向中林寂寂感物候悽
惻生悲吟一吟還一思白露霑我襟絃絕不復
調良夜空沉沉抱此孤桐還藉以寄知音

青棠集

卷之一

十六

有樂空在懸有酒空在尊不能娛佳賓何以寫
憂煩微蟲語庭砌涼颺入櫺軒迢迢懷伊人展
轉胡能言燕雀處林莽鳳皇何高鶩豈不願往
從所嗟隔山樊不如秋蓬根隨風向空原

寄京邑同志

凜凜孤根松托生在高丘與子期夙昔恩愛結
綢繆兩心厲白日堅貞同千秋朝趨鳳皇池夕
典鸛鷖求耳熱仰天嘯春華紛若抽氣吐椒與
蘭聯翩建安儔尺蠖伏泥中紫霄神能游置身

忽以殊寸心獨含愁含愁峙遠望天漢阻河流
脉脉懷深情沉溺豈足憂

沉溺豈足憂終夜自反側援琴一再彈高深眇
難識我思古人心曠焉遺世立猿猱狎中林游
魚逝深澤雉雛居山下飲啄一何適舉目覽寰
中群鱗紛以疾東方世金門聊寄跡何如
安期生留書謝金壁孤示誰與言一言三息太

太息誰與言吾友滯京洛眇若參與商徘徊歎
寥廓鸛鷖集昆明戢羽洵云樂矯彼冥飛鴻高

青棠集

卷之

十七

颺避繪繳疇昔念同群飄零若秋籜栖翔各異
路處世在所托乘時揚令名勗旃勿自薄

送錢惟凝驗封之任留都

涼風吹林杪大江水微波明月將桂棹流光澄
絳河握手傾金壘惜別臨當歌我歌妻以激我
酒旨且多龍闕鬱崔嵬珊瑚搖鳴珂鯢遊辭尺
潭鴻栖羞卑柯疇昔有奇志春華莫蹉跎

榜人夙昔道駕言臻江干江干何所有芬芳薜
與蘭我欲采佩之隨風汎輕瀾匪余好奇服蕭

艾日以繁雄鳩日鳴逝鷺鳥翔雲端愴然情獨
結脂車迅難攀在遠分日親庶幾古人言持此
以贈子用舒別離顏

虞山二首

駕發吳城隈言臻琴川路觸炎振短策凌虛縱
遐步幽崖轉盤紆蒼林奔回互翠屏千餘仞虬
螭肆踞踞嵌空標玲瓏錯采變晨暮巧豈惟鑿
功力由神物護窮巖綴玄珠飛泉歎深樹隨風
奏宮商映日炫丹素疑茲瓊瑤宮詫彼仙靈住

青棠集 卷之一

十八

因崇訪道心亦資濟勝具悠然遇安期逍遙陟
玄圃

蘭舟憇層陰荷衣試微涼鼃鼃蒼靄中窈窕琳
官藏青天沉巨壑丹霞起層岡戔戔劍門關磷
磷隴坂長磐礴龍石轉飄飄亂松翔孤雲恣澹
蕩大海浩蒼茫振衣舒歎歌高情曠無方坐看
曜靈匿揮戈慕魯陽

送馬苻卿予告還同州

達人尚嘉遯君子貴識微遠氏允善懷觀化以

行運富盈無後履虧身有前期逐逐同飛蛾滅
身衆所嗤眉睫眊反照躬蹈奚能知夫子韞良
璞燁燁明堂資家率萬石風祖德同章詩邁跡
紹先緒蜚聲縉雲司憇選典三禮雍肅甘泉祠
文物當熙朝象賢協群推晉秩尚符璽從容向
留畿宏鉅未竟展况當強仕時豈謂不崇朝長
歎謝組圭朝披泰華雲暮采首陽微蛟龍潛深
壑鸞鳳凌霄飛寧處離落間垂翅受紲羈爲頌
蒸民篇明哲侔芳規

青棠集

卷之一

十九

送周石父之永嘉赴軍招

短褐辭故廬長揖向幕府朝恍發富春莫宿臨
回浦炎銷塵旣清嶺迴路逾阻杖破石門烟衣
濕龍湫雨眺覽入丹青吟嘯靜笳鼓洞天逢容
成靈砂共君煮

送韓觀察之任秦中

古人論交道白頭歎如新所貴在知己然諾可
許身嚮昔締深好執手臨河潯導酒慨以慷微
衷片言申黃河天外流滔滔意無垠立信不

孤交合良有神感茲金石固皓首彌相親隨風
各飛揚羞彼陌上塵離合何足念翹首延平
天地忽晝冥北風抑何狂吹我五湖水波濤混
蒼茫鯨鯢共張吻毒虺據我傍浮雲黯四隲舉
足徒傍皇臙魅滿路衢何日問豺狼息火明其
膏止沸乃揚湯悲哉九閭遠凜哉九秋霜慨此
大地中誰爲控懷襄一柱撼百川獨力排群猖
詩人頌豈第感歎泣沾裳沾裳一何訴皎皎白
日光願比畏壘民家戶祝庚桑

青棠集

卷之一

二十

軒車駕言邁言邁長安路隴水日夜聲秦川莽
雲樹離宮夕照中樓闕紛無數函關天險開河
山四塞固慨息朔方纍甘泉羽書驚湟中殺氣
昏三輔勞委輸轉戰困孤城神武群酋什暴骨
遍郊原荒涼悲野戍時艱重老成 聖明屬西
顧瘡痍藉撫循德威衆所附勗旃懋勛猷千秋
垂竹素

七夕俞氏山墅宴集有賦

山樓澄夕暉幽壑集秋爽迴湍激堂宇流雲度

林莽旣欣值良辰復茲愜心賞秦詛吐清芬
琴瑟發瑤響雙星耿河津玉露濕仙掌轉覺禽魚
親自生濠濮想無文圃七哀有懷暢孤往

青棠集卷之二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七言古詩

貧交行贈嚴大

結交莫結富豪子黃金散盡情如水結交願結
貧賤交鷄衣短褐意自驕家無擔儲食不給壯
氣凜凜摩青霄憶昔相從總髮時片語相結心
相知肝腸歷歷共披示季布一諾誰能移裂臂
怒髮氣未絕刀環已挂人頭血長空白日忽東

青棠集

卷之二

一

流朔風六月吹寒雪無錢不似市兒求有腰肯
向傍人折別來十載君猶貧綈袍猶是舊時人
斗邊誰識豐城氣璞裏空憐楚璧黃河雁斷
幾秋草歸來旅蘆春已老多時白眼向人看此
夜青尊爲君倒平生結交二十年意氣那得如
君好千金不惜牀頭盡七尺何須徒自保飲君
酒請君聽我擊劍歌紛紛濁世今如何勢在誰
人不膠漆轉眼一去情無多吁嗟轉眼一去情
無多

紀子達子修昆仲夏夜相邀蔡宕玩月

後放歌

青松軒下微雨收清風六月涼如秋明月斜銜
碧雲裡赤日半落西山頭主人不辭酒百斛清
宵擬作乘槎遊乘槎蕩槳出村口小溪夾道垂
楊柳侍兒初返採蓮船玉腕纖纖進新藕擊楫
行歌出畫橋紫簫曲曲度蘭皋蕪葭風靜湖光
白星文不動青天高青天倒映湖光裡鮫人龍
女聲嘈嘈散髮一呼數斗盡河朔空復稱雄豪

青棠集

卷之二

二

千年劉阮已寂寞卽今此業輸吾曹尊中已空
不足恣酣暢又有輕舸送新釀中流宛轉夜未
央狂來大嘯踏高浪相逢總是高陽徒此時不
飲何爲乎青春一去不相待富貴可得常在無
浮生碌碌竟何事雙髻辭我先凋枯飲君酒爲
君壽惟願清風明月對金尊與我相隨同白首
醉眠不知天地復何處但見星辰歷亂在我手
莫憲使姜民部招飲雲龍山漫成短句
黯黯孤城落日懸蒼蒼紫翠乳峰前河流千里

鴻秋色村郭萬家迷遠烟落木蕭森天欲暮片
帆高下空中度霸業縱橫竟若何寒月荒涼臨
野戍野戍秋深去馬嘶殘星歷歷向人低馬蹄
星影亂流水鶴去亭空浪傳耳英雄壯氣已消
歇安問當年游俠子

雪中入署示屠緯真

天風夜半吹寒雲片片碎落闌干下手僵膚裂
強出門狂飈飛石亂相打鴉啼盡日冷衙齋窮
巷泥深厄羸馬與君俛首府中趨愧殺當年高

青棠集

卷之二

三

卧者

家大人同諸客遊盤山歸道其勝不覺色

飛李白夢遊天姥良有以也遂作是歌

曾聞秦皇鞭石東海東波濤屹立生雄風又聞

巨靈夜劈太華峰黃河一綫流其中生年二十

不出戶心隨五嶽遊空濛家在吳興萬山裡溪

山罨畫真不窮天台窈窕白雲隔一轉路入桃

花通吳儂所見只如此誰識塞北山川雄塞北

名山千萬疊見說惟有盤山鬱鬱磨青空磨空

一道人不見捫蘿倚壁心如戰側足斜臨百丈

淵危峰半壓行人面虎蹲豹伏勢欲騰鯨甲龍

鱗飛片片既嗟峨以嶮巖復杳冥而葱蒨絕磴

盤雲寒流走電硃崖空洞白日昏恍惚微露光

如線烟霧霧卷結不開彷彿遙空挂飛練紫蓋

朝生海外霞白猿晝宿巖前殿疊疊大石天削

成掌中搖動浮雲輕山有搖動石徑數丈一人可推勢欲墮兮

岷岷聲欲發今磳磳開處還疑五丁鑿移來豈

爲愚公誠突兀浮圖插天起千里蒼茫塞烟紫

青棠集

卷之二

四

長城如帶亘長虹中開一缺青山倚唐皇駐蹕

今幾時龍旗虎幟荒塵裡吾家大人興復深暴

糧杖策相招尋歸來袖得峰嵐色指點歷歷開

人心說之使我身欲翼夢入薊北空長吟勿使

山靈聞此吟悲風驟雨聲沉沉夜半猿啼鬼嘯

來千林

賦得都門柳色送沈仲亨還金陵

東風澹早春一夜生芳草柔枝漢苑中嫩葉隋

堤道旖旎初迎旭日垂扶疎欲送斜陽早半拂

征衣半捲城弄出黃鸝花外聲長橋一道寒烟
爆紫陌千絲翠黛生依依似惜春光老冉冉如
憐行客情長安車馬如流水雜遝芳郊暗塵起
飛花故惹冶遊裙愁眉偏向離筵裡暮暮朝朝
人不同年年歲歲春相似君來柳色纔黃金君
行柳色綠又深紫駟驕嘶去不返孤帆一片隨
春林君到金陵春已暮幾處傷春桃葉渡薊北
江南總是愁試看江頭柳千樹

送董繼可比部以直諫謫官

青棠集 卷之二

五

大海東奔環琅玕蛟龍鬚鼠撐如麻陰山三島
關嶺岬紫樓銀殿手可擎天門中開恠星墜咄
咄壯士臨豪家天吳欲泣海若走虎鬚碧眼生
狼牙胸探五嶽洞可攬氣吐十丈紛紛朝霞不操
白簡不服笏手搏犀兕驅龍蛇組練三千內庭
列太液鼎沸昆明竭旌旗亂掣銅龍雲馬蹄踏
碎螭頭月人知太平不用兵無奈狐疑思先發
董生大叫聞闔傍片語一出鳴朝陽親批逆鱗
還四顧日月晦黑天蒼茫但聞半空飛礧礧忽

驚六月飄嚴霜幸留七尺未殉國慷慨一劍臨
疆場男兒一身豈爲妻孥生莽莽欲發氣未平
殿中已折朱雲檻塞上還請終軍纓胡雲重重
遮北斗寶刀夜半聲欲吼送君此行勿嘆嗟匹
馬縱橫沙漠走

題如此江山亭圖

青天嵯峨擁高峰江光倒映千芙蓉長松窈窕
畫無日飛泉迸落深林中環林倚石一亭子吞
吐江山有如此乾坤簸蕩雕楹前日月浮沉綺

青棠集 卷之二

六

廳裡停杯攬勝皆賢豪古今代謝如昏朝牛山
眺望徒洒泣蘭亭往跡成蕭條丹青手陳先生
寫出意態殊縱橫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留得
空亭名淋漓翠黛展半幅身在錢塘與天目

茗雪逸仙歌爲趙心山作

吾聞天目山高三萬六千尺霞穴澄泓天眼圻
湯湯兩道趨吳興下會潯川一曲蜿蜒凝寒碧
綠樹蒼林亘冬夏寺鐘漁鼓通晨夕中有仙人
廬其旁靜蘿爲衣夫容裳曾向長桑乞得上池

才視人能見垣一方朝采五芝暮拾蕨煮來白石
石片片充饑腸數椽茆屋閒吟嘯五湖烟月供
徜徉宵中一一爛星斗淋漓泉石筆下走鑿坏
不迎結駟車有客常過問奇酒年餘八十尚爾
酡朱顏清溪日日拄杖聽潺湲不是歲星隱金
馬但見紫炁臨函關函關青牛一去後華表千
年白鶴何時還自我之出風塵隔自君之往烟
雲寂遺得詩篇不忍看爲君復裁新詩長太息

相逢行贈韶陽蔣郡侯

青棠集

八卷之二

七

三百三

相逢難相逢乃是平生歡結交十年前意氣芳
如蘭聯鑣曉入承明曙把酒宵酣紅燭殘長安
一別日萬里五嶺雲山隔江水蠶叢百轉絕地
來鳥道千尋與天峙鴈亦不能爲之飛魚亦不
能爲之逝風烟斷絕經幾秋大庾梅花何處是
偶然理棹五湖來銅官山下聊徘徊忽見東方
千騎至熊車皂蓋如雲開爲問道旁知是誰云
是蔣侯朝天回蔣侯蔣侯且駐馬與君握手傾
金罍一瓦驚且喜各詫朱顏摧肝腸一片皎白

自爲言別後長相憶丈夫得意是專城莫嫌百
身文身國昔年贈君雙佩刀至今燦燦生顏色
吁嗟蔣侯纔相對又南北苦霧沈沈曜靈匿羅浮
山下孤月高五羊城頭片雲黑 聖明方重二
千石肯令長沙久卑濕

張公洞

嘗聞世有三十六洞天山水窟宅栖神仙神仙
之宅身可到兩袖欲舉風泠然泠然御風何所
從震澤之西乃有蓬萊宮千載靈洞名張公丹

青棠集

八卷之二

八

成仙去跡已久欲往尋之遊太空洞門窈窕不
可覓亂拂蒼莽披蒙茸數拳大石壓當路到門
凜凜飄霜風攬衣躡磴徑轉仄攀崖捫壁愁難
通峻嶒直歷千尺底蛟官龍藏開其中蛟龍一
一盤深壑萬樹珊瑚相錯落千形萬恠難指陳
照耀紛飛轉驚愕嵯峨不由巨靈劈神奇豈是
輸班鑿忽如聳身遊帝庭雲幡羽蓋遙相迎又
如按轡細柳營猊猊萬隊懸霓旌如入武庫觀
甲兵森森劒戟生光明又如玄熊赤豹深林行

雷聲電影皆橫生仙人對坐儼相向玉女雙雙
侍羅帳丹爐如寶翻瓊漿石床直置雲霞上曲
房含霧經幾層玉柱擎天高百丈當空忽起金
銀臺瑤光一竅天函開赤烏霹靂爲誰開至今
滿屋聞風雷吁嗟造物變態無窮極令人對此
仰有息人間奇恠猶可尋天上烟霞香難卽張
公張公安在哉但見石上青驪跡

湖上阻風對月放歌

白日欲墮山冥冥狂飈忽起天地傾銀濤雪浪

青棠集

卷之二

九

與山平孤舟震撼如羽輕長年膽裂身倒行湖
伯邀我駐前汀維楫兩岸垂楊青遠巒近岫紫
翠生須臾滄波弄月明天低水濶萬里澄且呼
鷗夷進兕觥把酒長獻神宇清浩歌一曲來湘
靈更擊鼉鼓吹龍笙蛟蜃起舞陽侯驚銀河亂
落北斗橫千年誰是長更星千年誰是長更星
絳巖歌爲周士昌賦

秣陵城下紺雲起晴暉倒映滄江水瓊瑤爲樓
琥珀除桺源深處仙人居絳闕岩崑足可隔赤

城標建邳相接燁燁雲生紫玉堆煌煌日照金
銀臺洞天舞鶴縱復橫山高玉遂霜風清浩歌
采芝足朝暮世上紅塵今滿路

送周士昌再遊雲中兼簡胡開府

秋風颯颯征馬嘶落日壓樹寒雲低一曲吳歎
一杯酒不別妻兒向西走昔年曾作雲中遊珊
瑚錯落裝刀頭塞外秋高看鳴鏑營前月出聽
笳鼓丈夫得意須橫行重來關塞不問名將軍
好文重揖客書生抵掌能談兵天空雪滿飛狐

青棠集

卷之二

十

道鐵衣健兒凍欲倒蘇武城頭戰氣昏昭君墓
前秋色老黃沙萬里無行人伴君行裝月一輪
月輪高照行人去行人去今月輪住生平知己
不易逢胡公談笑生雄風寸心隨月寄君往遙
共胡公一慨慷慨問相思何地來一曲胡笳天
莽莽

春色行爲項大夫題百花卷後送陳使君

督儲北上

君不見淮南三月生芳春春光爛熳花如茵錦

繡幕中促征騎絃歌聲裡送行人富貴遙連漢
官道芳菲直接天涯草草色萋萋引馬蹄香風
飄飄拂障泥昇升無事海宇足舳舻千艘輓芻
粟綵旗歷落紅塵飛牙檣涼亂遊絲撲君行正
及春繁華輕帆片片隨飛花未央官中堆似綺
昆明池畔紛如霞 聖皇正與民同樂應憐淮
海頻疎索春光願借上林枝散作恩波徧寥廓
遲君旌旆渡長河分得金莖共君酌

登太白樓

青棠集

卷之二

十一

濟陽城高瞰流水城頭酒樓拂雲起千載酒星
知是誰當年謫仙身姓李樓荒日落飛寒濤金
尊空照明月高手把長庚一沉醉與爾淋漓宮
錦袍

長安雪霽歌

燕山二月雪作花白日照耀生彩霞天上常懸
燭龍火馮夷剖珠光欲吐紫陌處處飛寒烟銀
闕重樓鳳雙舞官中無事正歡燕醍醐夜醉昭
陽殿但覺春寒賜錦袍那知曉漏傳銀箭君不

元滿街鴉衣向人泣樹上啼烏泪從濕

送徐山人楨生之東萊

徐生兩足健如虎踏遍燕秦又齊魯與我擊筑
燕市日寒空雪片捲如席別我匹馬出長楊馬
首亂撲梨花香人生但須飲美酒君胡日夜東
西走君言丈夫須橫行北遊朔漠南滄溟岱岳
高峰插天起坐看白日生海底獨跨癡龍浴白
日齊州九點蒼烟裡到處山川作主人尋常甲
子石火耳笑殺俗子徒須眉空守田園對妻子

青棠集

卷之二

十二

自題畫

老翁箕踞青林下一曲瑤琴適彈罷忽然仰面
睜飛泉恰似鳴絃谷中瀉謾謾長風飄樹間片
片白雲穿石罅始知天際有真人世路浮塵空
代謝

天尺樓詩爲陳玉叔賦

漢江之水何湯湯傾洞天地開混茫氣吞雲夢
涵七澤倒卻巫峽凌瀟湘龍精蜃氣時出沒日
月相避無輝光傍有高樓瞰江起上摩青霄下

臨江水雕窗格納通雲烟紫霧青霞紛紛兮在
檐底茲樓去天不盈尺仰面捫天天半圻列缺
垂首豐隆下揖寒空旬旬割然如割黃金臺殿
白玉樓恍惚天帝相對坐瑤席帝子青鸞飛不
到仙人黃鶴杳難卽仙人帝子但撫手霓旌羽
節爭先後中有千年百代之琅玕亦有宵輝畫
燦之瓊玖天孫錦章爛四垂一片光芒亂星斗
爲問誰能成此樓陳君意氣高千秋把酒振衣
日長歎釣天九奏空中流宸紫英兮吸玉露上
青棠集 卷之二 十四

馬宕歌送龍君善之永嘉

予家浙水西曾聞馬宕山空崖藏日月幽壑通
雲烟罔罅削出青天外霞氣直與天台連橫空
翠黛幾千尺長虬老螭懸半壁鳴泉百道寒玉
飛奇峰萬疊晴雲圻瑤洞琪花日夜長仙人鸞

鶴時來往大海東環覆若孟甌江一片平如掌
江色遙臨回浦城城頭森森波濤生官衙落日
青嶂滿山郭飛雲綠樹明吾兄才高厭簿領把
酒吟詩醉復醒詩成秀色驚五岳醉後狂歌凌
萬頃此行日日有冥搜何處廣文官冷

秋夜短歌送伯生南歸

青天忽墮銀河裂流光照珊瑚瑛壯心千里
托刀環清尊幾夜悲離別莫雄扣角歌莫衰乾
坤何處容奇才肝腸一片知己在浮名濁世同

青棠集 卷之二 十四

蒿萊送君行拔劍向君舞酒酣舞罷不見君孤
帆寒影沉江浦雙龍會合知何時秋來夜夜嘯
風雨

送彭欽之下第南歸

霜風淒淒凍雲黑遊子貂裘慘無色懷中明月
向誰投終宵獨抱牛衣泣擊筑送君君莫悲丈
夫生來難遇時不見傾城漢官色長門憔悴憐
蛾眉

問伯與余雅相慕也燕市一見相得甚驩

醉後輒以長句爲贈

廿載耳中王郎名鳳雛龍種天生成今日一睹
王郎態瑤林琪樹風塵外匣有芙蓉袖有珠青
雲爲珮霞爲帶驚鳥奮擊遙天空卑栖寧與燕
雀同眉宇亭亭氣落穆高談四座生雄風黃公
壚前乍執手不問姓名但取酒狂呼叱咤傍無
人一飲荆高醜向後君歌我舞懽未休箕斗插
地寒雲愁誰問五斗粟誰惜千金裘君不見桑
乾水日夜東南流君不見昭王臺瞬息成荒丘

青棠集

卷之二

十五

百年鬚髮不常好千秋肝膽難輕投與君痛飲
結知己塵世蜉蝣竟誰是五侯七貴安足論
猓狸猶格歟盡耳醉後雙眼白向人乘軒紆朱者
誰子君家司馬吾所師風流絕代安可期王郎
王郎聽我歌一闕寄我長相思何時長跪一受
教執鞭吾亦欣爲之

送李白父九日遊包山短歌

李生家貧無擔石一生賸有名山癖獨愁西風
挂錦帆帆底遙飛萬山碧凌虛直上縹緲峰天

空影落曉夷官嘯拂衣裳濕雲霧醉呼風雨驚
蛟龍滿山楓丹橘抽綠波濤萬頃吹寒玉明月
時聞帝子笙青霞手捧仙人錄吳宮荒草香不
聞珠林梵宇空斜照扁舟予意亦浩蕩風塵只
尺愁烟雲龍威丈人復何處吾將從爾受靈文

吁嗟行

有小引

雲間沈生孺休爲予言兩曹君高義也
夫舉世皆市道交耳誰能于貧困中識
士者乃孺休能無忘報德亦稱俠烈哉

青棠集

卷之二

十六

余兩重之因贈此歌

吁嗟乎男子生不五鼎食歟卽五鼎烹誰能恩
讐不快意默默甘與草木同枯榮不問楚王座
上絕纓客突圍奮身戰偏力又聞袁孝侍兄賜
舍人夜脫吳壘能全身今人重財薄義氣但趨
豪富不顧貧富家黃金如山積貧士藹衣食不
給馬蹄車較五侯門曾無一飯哀王孫吁嗟乎
世態浮雲人情逝水感恩報德竟誰是誰將伏
劍酬信陵若個壺飡得歟士吁嗟石可泐川可

竭平生知己終難滅君不見曹家兄弟有高義
沈生感激爲余說泣下紛紛涕如雪

再入山中看梅醉後戲成短歌

昔我來時雨雪零千樹萬樹寒光凝今我來時
月滿庭千山萬山玉作屏玉屏翠幙交相映紫
霧紅霞亂銀鏡已拚醉卧深林中落花滿面飄
香風香風吹夢夢忽斷一聲玉笛花陰亂

沈長山歌 有小引

沈長山在郡城之東南衆山環拱于前

青棠集

卷之二

十七

溪流帶綰于下一陟其巔則蒼弁金蓋
諸峰盡可延頰又有古桂大經數圍廣
覆十席蓋數百年物也潘太史公近卜
別墅構臺脩榭植竹蒔花此山之勝遂
甲吳興暇日相邀笙歌雜進淹留彌夕
爲樂忘返爰賦長篇用表佳麗云

天目山高高入雲迴盤截業凌氛氤千尋玉筍
當空坼百尺銀河界道分分流趨繞吳興郭郭
外群峰散幽壑層層螺黛浸明湖片片芙蓉開

碧落碧落明湖霽晨夕綠蘿芳草幽人宅不比
桃花蔽武陵乍同楊柳依彭澤東林綠管接西
隣北里桑麻入南陌箇中迢遞絕風塵箇裏流
光冷隱淪山中堪卧陶弘景谷口惟畊鄭子真
蘿幌朝朝霞似錦蘭堦夜夜月如銀蘿幌蘭堦
陰修竹瓊枝瑤草紛相簇畦下青門五色瓜庭
前甘谷九暘菊烟霞芝林隱神仙樓臺歌舞閑
芳妍紫簫彩鳳臨瑤閣翠袖青鸞度綺筵詎學
翔風歸別院願隨關盼向樓前朱樓隱約中天

青棠集

卷之二

十八

起綠逕威蕤覆桃李東風乍轉蕩流蘇香塵忽
動驚羅綺窈窕虛榜對玉泓飄飄珠箔綠芳沚
山阿桂樹千雲霄千齡百歲霜難凋密葉虬枝
來合浦天香月魄疑招搖 仙家有招搖山多桂樹故云 玉笛
清宵孤鶴下金幢際曉曉群仙朝此時長嘯凌虛
度此地颺輪向空御金蓋峰頭萬片雲白蘋洲
下千家樹雲陰斜挂五湖帆樹色平分半溪雨
行雲行雨逐飛觴嬌歌妙舞轉幽揚扇底盈盈
看翡翠天邊杳杳鳴鸞皇別有孤亭拂牛斗重

疊河山一回首紛紛列宿擁交疏耿耿銀河入
懷袖桑田滄海須臾事梁園金谷今何地誰能
不發淳于悲誰能不墮牛山泪華表猶聞白鶴
歸函關賸有青牛氣明月年年一共尋青山處
處快登臨携將謝朓驚人句不負龐公卜隱心

東門老嫗行

道傍破屋三兩家蘆葦爲垣甕爲牆屋下老嫗
半白頭布袴麻衣不蔽肘獨坐當門理蚕繭門
前綠蔭垂楊柳自言今歲賴豐和有夫種田子

青棠集

卷之二

十九

賣酒靡靡薄酒不知貧只今官府是何人日日
但看流水去年年祇見桃花新炎風烈烈燒青
天老嫗對此殊欣然不見披羅懷綺者白汗沾
流赤日下

十三夜醉閔仲升齋中

望舒漸圓天漸開廣庭宴坐疑瑤臺主人初來
鳳皇閣留客更進葡萄杯庾亮南樓興不淺張
騫漢上槎虛迴白榆紫桂隣清影玉兔寒蟾夜
光冷長歌拚盡十千錢灑氣涵空三萬頃醉來

叱咤星斗橫仰看天漢東南傾側身宇宙總蒼
莽我欲騎鯨遊太清

大梁行送周士昌之汴城

大梁公子重遊俠不惜黃金愛交結輕身自下
屢肆人力扼虎豹駭強秦豪傑趨從若流水社
稷傾存呼吸耳一朝功高主聽讒長夜酣歌身
竟灰英風烈氣今已休高臺曲池成荒丘北邙
松柏自蕭颯空餘汴水長東流古人今人不相
及相看多作道傍壁生平肝膽向誰投匣中夜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

夜吳鈞泣天涯落落知己少轉眼驚看顏鬢老
千年往事徒傷悲君行莫向夷門道

苦風行

陸行多苦雨舟行多苦風狂飈十日不肯歇偏
吹我首之蓬蓬人言春風自駘蕩那知乃有黃
塵高百丈須臾平野成山丘只尺潢汙起層浪
白晝冥冥暄且霾耳中烈烈聞轟雷將軍大獵
狼山北霓旌鐵騎騰喧逐客途舳舻正偪仄矯
首青天空太息共工誤觸絕地維至今青眼開

得安得置我千林萬樹之深壑仰聽寒濤半
生落世上風塵任漠漠

壬辰六月五日余舉仲兒益生辰前三日

也而長兒之生亦相距一日金玄朗爲
作可喜歌漫爲荅之

男子生年三十三蒼髯如戟鬚已殘自從墮地
志功名耻向傍人說綺紈潦倒半生何所豎腰
間佩劍星文寒生不能帶兩隄出入匈奴中復
不能散千金海內結英雄安肯老死蓬牖下千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年衰草吹秋風一從歸卧五湖側林鳥谿魚供
釣弋雄心祇託江上山旭日羞看鏡中色仰天
撫手空咨嗟乾坤生我胡爲耶賴有兩兒聊足
誇大兒貌玉立氣色紛如震小兒能食牛牀頭
泣呱呱把酒爲君飲題詩解君嘲酒醉亦既甚
詩成還復豪狂態從人笑老子餘業他日歸兒
曹謝公東山恨未遠願當穩卧終南高

東山可稱君
之句故云云

徐汝行呈第二舅侍御

丈夫七尺雙龍泉上行九天下九淵八山嶺
虓虎怒入水豈避蛟螭翻一朝失足躋世網
從白日愁魍魎好惡都憑俗眼看屈伸盡付他
人掌白龍有時困豫且嫫母爲笑毛嬌娘黃鐘
空懸鳴瓦缶于將斷割輸刀錐得勢爲虎失勢
爲鼠九閭雲烟千秋塵土雙手抱玉泣血如雨
嗚呼物態變幻倏忽生波濤狹狹封豕不能爲
之毒羊腸九疑不能爲之高三閭大夫未解事
咄嗟憔悴歌離騷誰雞口兮孰牛後世人端合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二

羞銅臭雌伏雄蜚何足論不如歸種南山豆

送項明府應召北上

熒熒烽火照西京迢迢漢將戍金城天子親
題朝賜劔相君馳檄夜徵兵此日朝堂需石畫
如雲俊髦趨交戟人人盡擬繫長纆家家各抱
平胡策宸扆虛懷曠聖聰網羅海宇收英雄
尊俎唯高折衝畧撥亂還歸補衮功禁垣瑣闥
誰堪寄旁搜首及循良吏循良僅有華亭侯中
牟單父真共壽天侯意氣何凌厲才謀小試神

明宰何人分符通四邑若箇親民經十載巴江
閩海連東吳仁恩到處人驩呼行縣車前趨兩
鹿朝天闕下會雙鳬雙鳬此去麒麟殿賈誼憂
時淚應濺看君高議上雲臺一洗干戈罷征戰

讀書臺

昆山何來天目宗一點秀出凌青空蒼茫震澤
滙其北蜿蜒若水環其東上有柳惲讀書處至
今雲樹常青葱芳名高軌不易續千年勝地開
靈宮地靈人傑會相待誰其構者云潘公潘公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三

勛名震宇宙手撼砥柱驅蛟龍功成歸從赤松
子采芝鍊藥來山中雕欄歷歷披晴日傑閣峨
峨繞碧虹雲開翠巘幾萬疊月明白浪三千重
崑崙寶錄閱今古蒼松脩竹無春冬吁嗟盛世
有黃綺高舉胡羹冥飛鴻風流異代遙相映山
與兩公垂無窮高吟木葉秋雲句飄然絕壑來
清風

題堪輿黃生冊

狂夫昨夜酒未醒湖邊老兄忽相訪云有高士

上來布袍竹冠九節杖囊中獨藏青鳥經
層層疊穿雲障謂我何不一識之不覺大笑竹
牀上丈夫落落七尺軀五岳名山恣放浪杖頭
日日挂青錢百斗千鍾未云壯一朝醉歿酒壚
旁何處荒垆不堪葬

贈天台季翁律夫

靈秀啓天都福庭敞門戶瓊臺儼烟霄雙闕
雲霧百道寒泉鳴萬壑巖光護中有茹芝人千
齡若朝暮王喬下飛鳬浮丘騅鶴馭玉珮濕蒼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四

波金厄傾曉露八月秋高天氣清一片遙光皎
蟾兔我欲飛度石梁來共截纖霞半空駐

雙鈎帖子贈王敬叔

憶昨逢君濟水邊高颿大舫明月懸酒酣忽出
水紋璽墨花燦耀光新鮮近看若有遠若無流
霞蕩水花籠烟飄如理蟬鬢青絲最明鏡前
綽如掌上舞迴風飛雪紛盤旋亦有河南禊帖
序亦有襄陽天馬賦飛騰曲折意態生宛轉微
茫隱還露右軍太令不再生

唐皇親見必詫驚悔將筆札埋荒墓問君目中
胡能爾前身或是離朱子古來伎巧真絕倫楮
葉飛鳶何足比平生賸有好書癖頭白鑽研向
池水願入宣和挾秘藏從君臨摹千百紙

蘇生行

蘇生意氣一何豪防身凜凜昆吾刀不惜千金
報恩怨常拚一死輕鴻毛一怒投袂起再怒髮
上指豈顧仇家勢若山白晝提刀向都市荆軻
漫逐秦皇帝豫讓空駕趙襄子避仇逃匿五胡

青雲集

卷之二

二十五

旁祗將名姓隱詞場手操三寸鐵妙伎歸符章
不數李丞相誰誇蔡中郎往往好事者得君片
石如琳琅今君移家住吳中不見要離墓又不
見專諸宮千年荒土久寂寞空埋俠骨荆榛中
丈夫不斬郅支首當勒燕然功只今波瀾瀚海
碧火照甘泉紅蘇生何乃工雕蟲

湖上篇

雄堞凌空出龍樓入望遙郊原左故壘宮殿憶
前朝前朝事業荆榛裡留得湖光接天起碧樹

歲終控九衢蒼烟隱約籠三市畫舫朝朝放錦
帆綺筵夜夜歌穠李湖外湖中映碧空天北天
南峙兩峰矗矗晴雲飛鷺鷥沉沉皎月映芙蓉
卜里長堤斷復續六片飛虹浸寒玉將軍墓上
栢正青處士亭前草猶綠栢青草綠自年年解
將絲管駐芳妍芬菲並妬花如錦旖旎空憐柳
似烟寒家深院彈鳴樹處處蘭舟人採蓮公子
金鞍踏馬佳人玉指調冰弦金鞍蹀躞正驕
嘶玉指雲涼彈夜啼何時牛女重相望何時雲
雨各相携祗愁銀燭天還曙祗畏金尊日易低
金尊銀燭莫嗟此倏忽韶年成逝波蘇守風流
賸詞賦錢王英烈餘山河珞戈鉄騎秋風冷錦
帳瓊樓落日多憑將越國青山色且醉吳姬白
苧歌

青雲集

卷之二

二十六

送張尉之任長洲

君不見毛義爲祿養捧檄心顏開王尊過九折
駟車意無回男兒志四方豈願終蒿萊揮手別
關河能不重徘徊誰能似君綠袍更黃綬佐邑

仍向臨邛來雪溪灘前一片月清光時傍吳王
臺放衙簾捲湖山入行縣舟從絲管催丹青有
時入妙手蒼巖翠壁高崔嵬蓮花峰頭石鄧尉
山中梅年年持取烟霞色歸作高堂獻壽杯

觀范君甫周虞卿兩生對奕

秋水涵天天欲暮卻恠簾前作烟霧方野森森
擁陣雲寒風獵獵吹江樹誰言墨守不可拔自
有雲梯恣衝薛不向生門避灰亡番從外裡求
生活變幻萬狀須臾間但令觀者神竄奪正如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信陵君竊兵救邯鄲又如鉅鹿戰諸侯壁上觀
轟雷震電聚復散餘兵落落晨星殘到頭勝負
只數子鏤心剗腸徒爲耳世上雌雄每如此

二園詩

有小引

何詹簿仁仲示我二園記大者極浩淼
而小者入幽邃林壑之勝兩者往往難
兼仁仲悉挾有之卽身在長安馬蹄間
神翩翩飛鄂渚矣爲題二章以當卧遊
城隅古木高十尋橫空拂漢青陰陰重軒夏舍

霜檜影虛檻夜激風簫音縹湘千帙王氏業瓊
瑤滿屋稽公琴鹿門隱者仙人服手攬青霞杖
綠玉金掌銅盤空渺茫雲牀霧磴堪栖宿日飲
沆瀣餐青精千秋一奏紫芝曲

右甘露園

湏水東來郎子城三洲滉漾涵空明幻出瓊樓
及銀館雲霞縹緲疑蓬瀛風搖島嶼星展動月
明枕簟波濤生芙蓉彫塘楊柳宅虛無一片瀟
湘白漁蓑日與海鷗群扁舟或是鷗夷客八月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八

秋高夢澤深獨伴魚龍夜吹簫

右采芳洲

豪士吟四章

丈夫手中昆吾鐵寒光凜凜白如雪直髮一怒
天欲裂剖心向人漬人血醉來白眼仰天呼四
十將身隱狗屠不爲報知已安用六尺軀君不
見吳專諸

不願黃金縣左肘但願日日醉百斗糟丘酒池
吾所有火出鼻端風生耳後和曲傍無人

新豐日落吹紅塵拍浮長不醒荷捕可隨身看

不見劉伯倫

金谷園中花若綺繁華一去如流水銅山在前
不救灰一擲百萬胡足齒天地逆旅四海空黃
金白璧等飄風倏然辭穢濁身類冥飛鴻君不
見陶朱公

生何慕五鼎食外何必千年室手攬烟霞遊八
極凌風兩袖生羽翼紫芝可采薜可裳崑崙玄
圃同翱翔一笑輕萬戶長揖謝君王君不見張

青棠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子房

貧家少年行贈諸大元舉

華屋千椽題不如一茆茨出入駟馬車不如一
藤枝少年生窮巷四壁恒蕭然平生鮮長物舊
業惟青氈十年一敝裘十日寒炊烟有帚不向
相門掃無魚甘將蒻緱老深宵祗借壁間光竟
歲手編澤中草噫嘻貧士胡可輕自許寧輸公
與卿白日出扶桑照見四海明丈夫在盛年所
圖千秋名不見紛紛五侯貴只今荒塚空有蓬

高生

苦熱行

殘暑鬱勃不可當火雲滿空赤日長平頭搖扇
手力倦客子揮汗仍如漿河漢三更自皎皎松
杉百尺徒蒼蒼披襟起向空庭坐山中草深蚊
更大杯斝松醪奈可傾枕簟冰紋豈堪卧願借
長風吹破三萬頃搖落中天露華冷凌虛直上
緱山嶺

青棠集

卷之二

三十

青棠集卷之二

青棠集卷之三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五言律詩

早秋同施懋揚蔣移之坐譚卽事

畫省逢休沐追隨物外遊
花留昨夜雨樹帶隔林秋
遠岫連珠壘清溪接御溝
高情如可愜何惜典鸛裘

得家報示金玄朗

千里同爲客相看各黯然
老親無子侍貧弟有

青棠集

卷之三

一

兄憐書來餘涕洟愁極共雲天
思我離鄉日多君又一年

同方山人夜坐

新螢忽已度高宇氣初澄
俗慮應無碍幽懷自可憑
笛聲悲夜月簾影出疎燈
復有王喬侶凌風獨未能

驟雨夜集紀氏文昌閣時予卽發苕溪矣

高閣憑虛敞平臨四望遙
日光含雨脚雲氣抱山腰
曲與龍吟度風隨笛韻飄
夜寒惆悵別依

自寒潮

章元禮憂居山中過訪却寄一首

迤邐入溪南招尋慰盍簪
松陰垂畫幙山影暗秋渾
路許劉郎問人從謝孝談
夕陽歸欲沒縵縵望層嵐

訪王百谷不遇

未是山陰棹其如見戴稀
採藥何處去問竒空獨歸
白雲栖石几芳草閉柴扉
明日青山上相邀歌采薇

青棠集

卷之三

二

別友人

憐爾不得意况余別恨仍
寒窓秋聽雨巨艦夜衝冰
俠骨貧猶在鄉心病益增
白圭詩可誦莫使玷青蠅

雲間道中讀陸伯生東門稿有懷一首

此去茸城路脩然楊子居
故人心萬里何處覓雙魚
白眼看皆是青雲計益疎
新詩空滿篋吟罷轉愁予

秋日入山題壁間

九月登臨處千山秋氣寒情懷五湖長身滯一
官難青眼誰相對黃花好獨看折腰彭澤令今
之向長安

對菊

栖栖臨野泊愁對菊花開驛路青山斷寒江白
雁哀孤燈同日酒杯酒異時才客髻年年事霜
籬幾度催

賦得關山月

晚角關金鏡清笳落曉鈎關河今夕影迢遞幾
青棠集 卷之三 三

人愁瀚海殘冬夜平沙古戍樓誰能歌出塞腸
斷玉京秋

立冬日下邳阻雨

繫馬平原上山山黃葉殘朔風吹日落孤月照
人寒越鳥思巢遠吳蠶欲寄難高秋今又盡感
序易悲酸

洛河道中遇雪

秣馬臨寒道玄冰暗水潰不堪雲漠漠長共葉
紛紛驛路全疑斷荒林半未分風威多瑞氣遙

三推龍文

悼邢進士二首

盡道一官貴君懷那得知喪無留槨具歿有路
人悲歸國千山遠扶喪幾歲兒幽魂何處宿寒
月照孤帷

朝露榮先溘馳駒隙已過生平未相識見說泪
猶多逆旅誠爲寄虛名竟若何如聞哀雁疾不
忍向三河

喜金玄朗入都一首

青棠集

卷之三

四

忽作經年別相逢千里身馬蹄餘凍雪袒褐受
緇塵異國翻疑故深交見復新堦前芳草色日
夜又生春

正月十二夜同朱女修金玄朗武孺文小

集時孺文適將南還因賦贈一首

濁酒消良夜青燈問舊遊裁詩明月墜度曲綠
雲流烟火迷征騎濃香滿市樓東風吹馬首柳
葉不堪愁

送周士昌之雲中

飛花吹短袂細雨送君行月落居延澤天高
邑城將軍能下士幕客慎談兵張矢從來志雄
風塞上生

寄荅王思泉先生

一自三秋別書來五月過愁中青鬢少夢裡白
蘋多夜雨驚花鳥涼風掩禪籬寂寥楊子宅今
日更如何

游香山諸寺

幽期良不負勝地

馬踏村村樹山鳴寺

青棠集

卷之五

五

寺鐘火雲垂經

度深松欹說空禪理高

僧時未逢

再送董繼可比部

匹馬關山路悲歌易水寒劍衝秦地月泪灑漢
臣冠慷慨思千疊萍沉簾二官 王恩無遠近
回首五雲看

夜過武城

古邑山仍在旅舟客自過驛樓秋草翳野戍夕
多鳥逐雲歸樹帆隨月度河停車聊問俗河

虞有弦歌

風雨

日晚忽風雨驚濤千萬重電開時轉鏡雲合盡
成峰水氣沒帆影烟墟無鳥踪飛騰向天末或
是匣中龍

河上再逢姜仲文移舟命酌別後簡寄二

首

握手在岐路論心復異鄉別時多櫓袖歸計問
柴桑濤白分孤壘山青接大荒南程那可待愁

青棠集

卷之三

六

絕限河梁

良晤卽離席客情能自堪河流聽處合楓葉到
時酣鴻影分齊北魚書滯越南維摩真善病豈
是怨江潭

天平山

爲有烟蘿思行穿虎豹群安禪依古洞清梵落
孤雲天柱當空岌霞光半嶺分拂衣下層坂回
首尚氤氲

苦雨

最苦雨聲急偏今春事賒門深三逕草雲捲一
庭花未夕昏孤嶂先秋集暮鴉猶能理屐齒覓
醉向邨家

雨中獨坐簡李白父

對酒愁無侶題詩聊寄君鳥喧歸樹雨風散度
溪雲花落催紅陣苔深護綠紋自因耽習靜不
草太玄文

謁玄帝二首

縹緲絕風塵凌虛禮玉真空香迷寶界旭日現

青棠集

卷之三

七

全身鐘鼓通三極雲霓護百神上方星斗近雄
衛肅幻陳

捫蘿窺上界控鶴問仙源嶽峙南天勝星瞻北
極尊登身扶日較揮手躡雲根千載靈光在虛
巖虎豹蹲

送紀伯子入都

東風拂行路之子赴京華賦有凌雲艸舟疑貫
月槎江聲喧別浦鳥影度平沙到日長安市遊
鞭醉落花

小齋初成率爾紀興兼訓方文明李白父
諸丈

父厭市朝喧幽栖托蓬門心期仲蔚宅敢擬辟
疆園隙牖青霞入閒除碧樹綠將迎余欲絕枯
坐已忘言

孤踪希獨往長揖謝人群故址聊新構空齋滿
白雲山中攀桂樹谷口挹蘭芬復有瑶華在悠
然淨世氛

關地聊當隱誅茆斲屏蹤開軒數竿竹隱几一
青棠集

卷之三

八

孤松有客題凡鳥無人識卧龍遠公時共語清
夜坐聞鐘

夏日過箬上黎明府招飲五峰之喜雨堂

賦謝

巖前雙樹隱郭外五峰環到門尋綠逕憑几見
青山設食分僧供探奇及政閒風流看茂宰墨
綬向花間

炎日試登臨松風落晝陰空山馴野雉流水瀉
鳴琴倚杖千林合披襟萬壑深知君多歲澤盞

生爲霖

訪臧博士晉叔山中

憐爾不諧俗歸來半畝宮一官猶脫屣雙鬢等
飄蓬白雪聲誰和青山計轉工論心坐清夜疎
雨下孤桐

結屋具區畔蕭然一壑繼窮愁能自見湖海藉
詩名五柳陶彭澤三閭楚屈平擬驂應未著耽
酒任高情

湖上早發

青棠集

卷之三

九

一棹衝烟去湖陰際曉開天連吳樹沒濤入楚
雲哀宿鶯驚飛棹明霞映酒杯鳴夷千古恨撫
景獨徘徊

蜀山東坡祠

孤身飄泊後何日到荆南田宅貧堪寄文章老
自耽山名仍是蜀亭樹已無柑

公有亭名楚頌

寂莫荒

祠下斜陽駐客驂

玉女潭

誰因靈窟裏別構此丹丘綺閣時飛屐瓊枝盡

化亂山有獨張濃陰千壑暗啼鳥一聲幽向夕

月明上還看神女遊

玉女雲輶迴何年駐此間青疑點蛾黛綠似綴
飛鬟夜月來旌節鳴泉襟珮環冷然坐虛曠身
擬向緱山

百尺寒潭淨千章夏木繁蔚藍沈竹檻空翠濕
藤垣月出龍窺洞風來虎扣門頃令塵境隔何
必問桃源

立秋日同盛後和沈春宇吳苾齋諸君園

青棠集

卷之三

十

亭小集

幽意愜園居秋堂客到初高梧一葉下垂柳幾
株疎中散尊前酒倉公貽後書因君能解渴玉
露滿庭除

村居晚起

野色向晨發澹然空遠心輕霏半開合初日乍
升沈竹語驚禽起花行惜露深羞看理巾櫛短
髮對華簪

早秋有懷

一夕涼風發忽然煩暑收寒雲濕庭樹微雨度
簾鉤已苦蛩韻切更驚落葉稠多情惟宋玉那
不賦悲秋

送王辰玉入都二首

龍城頻騎鳳閣目趨庭劍拂燕雲黑帆懸楚
樹青潘安能送母匡時任談經名在神仙籍金
門有歲星

鷁首乘秋發驪駒入夜歌才名高洛下譽望擬
京阿明月辭吳苑寒風渡濁河到看清禁地應

青棠集

卷之三

十一

美鳳毛多

秋日王季孺姚伯道叔度臧晉叔見過齋

頭分賦得書字

靜日散琴書門多長者車開軒分逕艸供饌摘
畦蔬月白天逾迥風清竹自疎高朋留永夕肯
放綠尊虛

十七夜對月遲居緯真王季孺武林有作

良夕坐逾迥銀光澹不收涼偏侵午夜明轉倍
中秋爲憶王猷棹同登庾亮樓青天如有約應

爲主人留

過錢夢禎山居

欲避市廛氛來同鹿豕群亂山朝送雨落葉晚
栖雲逕自蓬蒿關門將蘿薜分簪纓余已謝莫
爲草移文

過從弟仲瀕雲柯館

此地疑玄閣吾宗爾白眉窓芸循故業庭桂長
新枝夜雨供燐燭寒風好下帷願言崇令德不
獨慰幽期

青棠集

卷之三

十二

毛公壇

仙馭何年去漁舟不可尋青天巖谷老紫炁洞
門深猿鶴千山響松蘿一逕陰便將生羽翼長
嘯動雲林

別李白父

惜携情未已不寐夜何其悽惻同心侶觀令各
路岐宵沉燈影寂霜冷角聲悲寶劒生雄色相
持贈別離

冬夜懷彭欽之

惆悵隔披襟那堪逼歲陰江湖今夕夢冰雪故
人心東海孤城路南天獨鴈音所思當皓月玄
度幾相尋

贈施隱君子明

樂志從長統辭家擬尚平一尊青髯老雙屐白
雲生逕草先春發籬花羨晚榮溪流當屋舍日
日聽泉聲

結屋塵事稀青山傍竹扉天風飄鶴馭嵐氣上
雲衣玉洞丹書古瑤堦芝草肥群鷗自來往知

青棠集

卷之三

十三

爾亦忘機

歲星何地隱龍臥雪溪東君自山中相人稱河
上公醉歌延皓月高歌躡青虹遂有浮丘侶相
携陟閭風

登吳山絕頂

乾坤標勝地吳會擁靈區湖白江環閣山青雨
入湖雲生疑覺海鶴去自仙都長嘯凭闌處孤
烟乍有無

落日自扶筇吳山第一峰衣裳潤嵐氣屐齒破

雲封海色林中雨濤聲嶺外松人烟翠微近其
井起鳴鐘

有山在湖中名熨斗柄可望落照與客同

登有作

片石繫孤艇春山水滿堤長天獨鳥外落日五
湖西已覺金波散還看瓊樹迷殘鴉聲欲盡沉
醉渡迴溪

溫允文同諸友送余江上登金山別後有

賦

青棠集

卷之三

十四

杯酒對明月離筵敞碧岑帆來青海近磴入白
雲深臺殿吞江勢魚龍禱梵音天南烟樹渺飛
越自鄉心

行役及春暮離心折大江攬衣雲入袂伏檻星
臨窓白日孤禪榻長天一釣艤愁懷歡不劇有
酒空盈缸

寶應道中

去國日幾許栖遲水一涯人家半蘆荻市稅盡
魚鰕邑里孤烟斷村墟落日斜蒼茫何處所

鳥下平沙

遊南池同吳子野

一水浸城曲孤亭控薜蘿杜陵遺句在撫景空
長歌徑密依垂柳池新淨短荷從來幽興劇况
值夏雲多

會吳子野舟行卽事見與之作

官路風塵外鄉心雲樹邊我行殊未已客思徒
悠然遠水含微雨垂楊澹暝烟詩篇兼藥物喜
爾共留連

青棠集

卷之三

十五

舅氏二岑明府在章丘不得往見以詩寄
之

不淺渭陽意其如川路脩夢虛千里夜聲斷九
河流花發驚春暮琴鳴盡日幽月明灤水上淒
絕爲若秋

夜坐

把酒翫月上寒簾宿鳥過渡頭人影亂水上夜
涼多濕露沉秋爽迴颼旋遠波醉來瞻斗氣直
擬傍銀河

送見桐余司理再任淮陽

憐君久不調足馬向長淮地勢分吳楚威名避
虎豺濤聲上廳事雲影入庭階舊有于公頌無
令志願乖

夏日同吳子野周士昌功德寺觀荷

輦路絕塵埃濃陰夾道開荷香侵酒入嵐氣上
水來落日明秋水群峰接露臺馬蹄芬不散疑
向若耶迴

豈謂帝城遊能兼澤國秋芙蓉嬌宿雨葭菼

青棠集

卷之三

十六

暗汀洲寶曆空中相清芬象外幽雲霓常五色
猶似候龍舟

徐侍御招飲王都督園亭

歌鐘通戚里飛蓋向西園樹綠生雲鵲山青過
雨痕將軍晉室貴柱史漢廷尊沉醉歸山簡斜
陽正在門

高會追河朔虛堂爽氣飛琴尊留永日歌管送
餘暉露濕梧桐井雲蒸蘿薜衣恹來煩暑歇端
爲挾霜威

凌金吾演象所較射偶成之作

原風氣肅叱撥似騫騰短菊辭三逕輕裘共
上陵登孤秋月滿龍劍曉霜凝沒羽平生意因
元下代興

九月八日真覺寺登臺有作

路入招提境臺懸落照時佛光騰舍利寶界擁
琉璃雲盡千峰出天空四望宜龍山如有約明
日好題詩

碧雲泉亭對月

青案集

卷之三

十七

曲砌鳴泉繞虛堂夜色沉空明本無相天地皆
清音霜冷一庭白雲流衆壑陰徧宜枯坐者冥
寂照禪心

摩訶菴尋無弦上人彈琴不遇有作

策馬看山去尋僧日暮還如何到松舍寂寂閉
禪關花落雲牀冷香沉佛座閒朱絃清韻杳流
水自潺湲

呂葵陽中翰得少傅公邱典却歸越中奉
送二首

匹馬桑乾路霜清木葉飛行邊胡雁沒望處
山微江水變行色巖光憐客衣主恩存舊德旗
旒有光輝

君御龍詔去人羨鳳毛齊驛路冰初合關河日
易低行裝千里雪歸夢五更鷄一片寒山暝遙
知入會稽

爲盛泰甫題畫

曾住東林上奇峰繞戶飛獨披寒澗影如傷暮
山歸長薄含空雨孤亭掩落暉臥遊真獨往不

青案集

卷之三

十八

擬製荷衣

送周山人還吳

南國嗟昏墊擔簦殊可憐客程雙屐雨歸計五
湖烟雲臥燒丹竈花深種秫田憂時有方伎辛
苦向人傳

登香山作

一騎松陰合千重澗道分樓臺通帝座燈火樸
星文樹色渾藏雨泉聲半入雲鳳城時極目佳
氣捲氤氲

送沈祿之新安

黃綬官仍適衙齋綠障懸帆前羅刹雨樹杪富
春烟泉響千山碓濤驅萬瀨船知君能佐治不
數奉高賢

芳樹

庭前有芳樹密葉暗喬柯伏枕青霞落開尊白
雨過慙應栖羽翮豈復嘆婆娑散髮無塵事青
天任歡歌

暑雨撥悶簡寄友人

青棠集

卷之三

十九

經旬雨不歇蓬巷斷車音病肺宜青簟愁心寄
綠琴庭虛芳草合門掩落花深溽暑涼風集蟬
聲會獨吟

高樹炎風絕空林積雨多人疑啗抱甕門已就
張羅生事惟松桂初承有芰荷蔣生三逕在二
仲幾相過

挽施徵君南石

蘿幌青苔沒霞扉黑霧沉涼風秋鶴怨孤月夜
猿吟風有尚禽志寧無張范心知音誰復是只

破瑤琴

白日嗟馳隙青山掩落暉函關牛不返華表鶴
應歸有客歌梁木無人應少微天涯淚難寄愁
絕暮雲飛

青棠集

卷之三

二

青棠集卷之三終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五言律詩

遊仙詩爲方文明賦

九垓期汗漫君恐是盧敖丹壑金書背青霄玉
轡高采芝逢石髓謁帝聽雲璈回首齊州路空
悲塵界勞

出關逢令尹訪藥得韓終玉舄時乘霧璫瑤並
躡虹風波青海外鷄犬白雲中只尺金銀闕千

青棠集 卷之四

秋路可通

送李白父北遊燕都三首

玄雲天莽莽揮手送君行自重悲歌意非關離
別情寒星帆外落殘月馬頭明都邑談經地應
彰折角名

陸機初入洛司馬正遊梁但使酬雄志何愁別
舊鄉霜衣朝受雪剗劍夜凝霜珍重關河路南
飛有雁行

誰謂作客賤布衣仍自尊擔囊千里道傳食五

侯門詞賦黃金貴交知青眼存從來豪舉意此
去好酬恩

送張侍御北上

草色上旌旂行轅候落暉雲移繡斧動花照玉
驄歸紫殿清霜迥金城夜火微壯猷元世業閱
閱有光輝

鴛湖晚眺

小艇鴻春行帆懸落照明樓臺蒼樹隱村舍綠
烟平蜃氣遙連海魚腥半入城兼葭余欲詠沿
青棠集 卷之四

酒總關情

雨中遣興答翁子延

蕭蕭暮雨落花遲雨偏深高枕鮮俗事悠然澄
遠心返照鳴禽院清風嘉樹林無言酬妙理幽
砌落重陰

有所思

銀闕仙人館金書帝子家裳衣紛綵霧環珮濕
明霞縹緲青鸞使參差琪樹花桃源迷只尺何
處問胡麻

靈藥月中去仙槎漢上來祗應瞻氣象終日
氛埃雲暗金莖掌霜寒銅雀臺凌虛遊八極浩
渺思難裁

問價連城並流光照乘同初從洛濱見曾住宋
家東散黛看疑逼微波暎欲空無因逐雲雨飛
繞楚王宮

秋日范君甫過訪却贈二首

荆關逢客至竹塢度棋聲白日高談處浮雲四
座征雨侵簾影濕花逼簾紋明相對秋宵永彌

青棠集

卷之四

三

生世外情

昔有方生奕今逢范叔名切圍巖突騎掠陣縱
餘兵北地將軍令西官衛尉營范法嚴整故有此喻郊
原烽火急因爾意縱橫

汪明卿過訪有作見投率爾酬荅

東籬花正發留客共持螯爽氣烟霄迥孤棕鸛
鶴高歌同郢中雪賦挾廣陵落塵埃色相
看解佩刀

渡江

推落長千道淒涼楓葉丹殘霞連海盡細雨入
江寒楚樹帆前沒吳山夢裡看鄉關悵回首長
路正漫漫

真州阻雨解后葉給諫小坐竟日漫述

憔悴各風塵相看意倍親愁雲暗孤驛疎雨度
高闌吳楚千年地乾坤萬里身難難憂國計同
向夜深論

滁陽道中二首

捲旆臨迴磴寒帷攬夕曛人烟遙隔嶺馬足亂

青棠集

卷之四

四

穿雲木落山逾靜天空雁不聞平生巖壑意聊
此慰離群

逕絕孤烟迥山迴驛路通林燈看似月嵐氣忽
成虹地近龍飛舊關分虎踞雄半天鐘鼓震清
響落寒空

謂留侯墓

身抱神仙骨書傳帝者師空原荒草墓古木白
雲祠萬戶輕如脫千秋名在茲波濤日夜響猶
恨剛車時

望嶧山

立馬平原暮層巖入望深霞光通鳥道霜氣肅
楓林雲抱秦封古山迴魯甸陰孤桐耿難托余
欲附知音

見楊柳

廿載京華路驥馳髻已殘無端新柳色又向客
途看剩雪枝猶怯驚風葉故寒家園春事早啼
鳥未應關

旅次因懷沈仲禎孝廉將放春楫

青棠集

入卷之四

五

長路驅車日思君匹馬來孤燈寒倚劍細雨夜
停杯漢殿春旗繞秦宮畫漏催相如方獻賦應
薦子虛才

登岱十二首

地闊千年勝名專五岳尊盤紆通鳥道岵嶧聳
天門壑底蛟龍舞巖頭虎豹蹲攀緣紫霄近參
井漸堪捫

翠壁插丹霄巍峩絳節朝珠泉飛急雨松磴凜
寒飈紫劃中原斷青連上界遙高居臨衆壑端

拱肅群寮

旭日乍沉浮烟中辨九州杯盂滄海盡襟帶瀾
河流有石皆當面無雲不杖頭還期尋若士汗
漫與同遊

遊神極秦漢舉目眇徐青百代龍蛇字千秋帶
礪亭春巖藏積雪晴壁隔寒星恍惚宸旂下倉
皇走萬靈

前代登封日鑿輿駐此岑雲駢依石蘚華益借
楸陰翠削神房宵青歸御幄深至今空峽裏松

青棠集

入卷之四

六

檜作龍吟

勝事三千載空名七十君山寒秦帝登首仰李
斯文魏闕蒼龍迴吳門白馬分天階時振馭飄
落萬峰雲

天半削芙蓉千盤積翠重烟雲幾兩殿日月一
孤筇紺殿晴飛鳳朱轡曉駕龍明君躬聖德
應已絕東封

縹緲高峰絕冥濛海色孤天風吹欲隨霧雨濕
看無俯挹仙人掌開投玉女壺搖搖八紘奠

藉六鰲扶

同王驂騑謁黃帝訪崆峒何似孤峰上遙凌萬
仞空金支儼碧海寶地敞玄官旦暮安期遇相
携蹕彩虹

靈鷲空中舞天鷄夜半鳴低看飛日轡仰聽落
濤聲片石經文古孫桐流水清慙無司馬奏猶
有尚禽情

唐崖百尺字傳是唐皇書鳥跡留金牒龍光護
玉除雨看驚電起晴繞片霞疎正與青霄逼銀

青棠集

卷之四

七

河落太虛

落落喬松古封傳五大夫蒼鱗寒愈動綠黛凍
難枯舊社餘丘壘殘碑盡草蕪雙虬時矢矯風
雨夜相呼

天竺寺

數里穿雲磴秋山深更深入天開淨土日月敞
祇林絕壁寒松影孤峰清梵音上方聽說法花
雨晝沉沉

落星

步上落星巖巖岫片石曉天青沉海曙雲白亂
江帆講席龍初聽齋厨鳥共啼蒼茫虛閣外斜
日冷松杉

飛來峰

靈岫何年琢開疑自五丁江雲穿古洞石乳綴
虛縠地擁虬龍恠天圍鷲鷲青嶽嶮凌絕巖風
雨忽冥冥

夏日茅二舅侍御招飲瑤山寺二首

器紛隔人市水木淨禪房幽吐蘭風馥古殿蘿

青棠集

卷之四

八

雲涼寶瑟傳璫響冰盤湛玉漿深情諧妙賞詎
使戀留觴

清輝依玉樹長日坐冰壺君稱宅相貴自咲高
陽徒芳歌繼子夜香饌出伊蒲揮麈雄談發兼
聆妙理敷

秋日朱文寧太史招飲

相住隔清谿門前五柳低涼風動杯竿斜日挂
樓題隱附淮南桂光分太乙藜高情對中散何
惜醉如泥

空言范東生少年能詩良多高致願事

覽喜而寄贈

美范公子風流洵可誇詞場新俠客太史舊
名家震澤帆前月天台杖底霞平生好奇字喜
爾類侯巴

送納言許敬菴先生北上二首

東山龍臥久北闕鳳書馳經濟須君輩共沉會
有時鳴珂歸紫闥簪筆同彤墀凜凜平生節寧
虛獻納司

青棠集

卷之四

九

祖席臨秋水涼風柳葉低名流許詢似雅望魏
舒齊日慘胡塵動雲橫代馬嘶非關愴岐路心
折爲征輦

送陸伯生北上

羽檄方馳騫琴書勞遠征貂裘憐盡敝龍劍祗
悲鳴孤月隨寒騎嚴霜拂曉旌相逢舊知己慎
重說平生

送黃履常告滿還朝二首

才名入洛始年少請纓時世業青箱在幽懷綠

綺知星辰瞻鳳闕雨露近龍墀報國須今日邊

燈暗四墜

我自鑿坯者君應題柱傳飛沉成異路去住攜
關愁丹葉霜前騎青山雨後舟心期隔千里遙
共片雲秋

悼徐長孺

故人眇何許寂寞子雲亭氣失豐城寶光沉處
士星文章歸造化川岳寄精靈夜月山陽遂淒
涼不忍聽

青棠集

卷之四

十

姚伯道喪內詩以悼之

蘭閨零曉露蕙帳冷秋烟冀盭知何在秦簫祗
自憐殘花間委珮空翠散遺鈿達生應夙悟不
擬悼亡篇

花朝遣興

蹉跎春事失驚起是花朝宿霧陰常合寒烟凍
不消江湖生計拙關塞捷書遙隨意論杯掌雄
心未寂寥

寄韓惺菴方伯三首

風流晉玄度材畧漢嫖姚雁塞千山絕魚書十
載遙離愁添白髮各姓上丹青一掬憂時淚緘
題總未銷

君家棠棣美文武擅奇才勛業標崇閣威名起
外臺九邊明燧息百粵瘴烟開報國雙龍劍寒
光燭上台

鷄肋余真棄龍韜爾獨雄不堪邊障火偏照海
雲紅劍拂扶桑日旗纛樂浪風向來肝膽盡萬
里託孤鴻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一

鄧尉春遊

隨意籃輦載村村踏落花樓明千尺浪窗鎖萬
峰霞石筍穿雲立茶烟裊竹斜法堂鐘磬靜更
聽演三車

玄墓山奇石

何處寒星隔深磬亦恠哉險疑穿地起巧似鑿
雲開天矯軋初動飛騰鳳忽來誰將煉五色還
藉補天才

晚春同允兆諸君遊潘氏園亭二首

春郊若爲霖芳徑故生妍琴酒偕朋好園林
地偏竹間看舞鶴花裏聽鳴鶯落日層樓上流
風散管絃

共結西園蓋言尋東郭翁亂峰孤棹裏清吹百
花中柳色看疑雨林霏望若虹醉歸山簡騎一
詠舞雩風

陸纂父過訪旋即別歸包山同允兆分賦

得四支五微

少年重遊俠海內寡心知所嘉一言合共此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二

秋期擲管青雲隔披襟白日移盈盈洞庭水烟
渚空長思

啼鳥雨中盡殘花愁處飛暫欣諧妙賞無奈阻

遄歸水濶兩峰路雲間片石磯高秋期不爽同

采北山薇

離夜

蕙帳初虛夕蘭燈欲燼時暫憐牽別袂那復響
悲絲情深影雙照語盡漏俱遲掩袖空餘淚星
河耿戶垂

五日同吳允兆金玄朗錢叔達分得蘭湯
渺渺湘臯畔依依楚畹餘分來霞滿益浴罷露
凝裾流潤滋芳杜殘膏勝揭車踰躑振衣者皆
濁竟何如

夏日吳公擇司馬見過與乃弟允兆同集
遂爾言別因各贈一章

相期勞遠涉艤棹小溪東巢燕翻風翼檐花散
雨叢玉看稱朗潤劍已合雌雄對酒無辭醉爲
歡惜暫同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三

騷雅久淪喪如君能幾人
文空宇宙玩世任
風塵契合元無意交成自有神亦知非路阻翹
首向通津

贈邑子陸拙之

四海雙蓬鬢荒丘一老夫任深門外草編畫澤
中蒲守約元非病酬恩豈借軀平原今作主何
用歎投珠

寄開之太史

何事郊原外頻年多鼓鼙未紓東海甲難穩北

山犁國計關黃髮胡烽走白題空餘寶刀在清
夜吐虹霓

送袁水部北上兼壽封公三首

祖席錦帆張盈盈粉署郎槎浮今博望花滿舊
河陽桂月當秋霽蘭風拂曙香
主恩新賜綵
萊服有輝光

漢代循良吏何人似水衡去思吳邑頌愴別楚
江情玉殿秋霜肅金尊曉露清
公應計日端
不愧家聲

青棠集

卷之四

十四

宅與青山近人猶虞仲風開尊片月白獻壽百
花紅鷄舌分仙署龍章出漢宮莫言將父急使
命簡書同

送周元仲還新都

片月落寒渚微風吹白蘋不堪秋氣瑟况乃送
歸人聽處雲濤卷行邊霜葉新持螯拍浮夜別
後更誰親

周公瑾昆季席上卽事

荀玉故相依華燈散夕輝坐憐水月映驚看梁

塵飛天香迷綺閣空翠上雲衣靜夜傳杯尊俱
露露氣微

秋日同沈中丞朱太史吳山人遊沈長山
秋色堪扶杖青天歌嘯同深杯澄桂月雜吹響
松風村郭蒼烟外谿流紅樹中不因山簡興尊
酒向誰雄

沈中丞有作見投次韻酬會

窺跡偕樵子高風颯逸民寧知臣節盡猶戴

主恩新義自千金重交從片語親有懷孤劍在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五

敢向世人論

朱大復自陽信移疾歸走筆簡訊

高臥淹時序深齋暗綠蘿身同彭澤隱病若茂

陵何藥果常親檢詩篇久廢哦閒來翻貝葉一

爲問維摩

別後移腰帶愁心託海騷

君作賦名海宇騷

又官斥鹵

地無乃簿書勞雲逸雕欄入山圍粉堞高憑虛
秋氣爽願賦廣陵濤

雨集周公瑾昆季舟中卽席分賦得侵字

倚棹湖光暝開簾霜氣沉新歡同百斗豪舉散
千金細雨寒江滿繁霜木葉侵可憐山水調若
箇是知音

又代士昌得江字

此夕驪非易流輝動玉缸烟波疑洛浦風雨是
湘江已解魚同樂鸞憐鳥自雙酣歌成久廢貧
俠未全降

送吳允光北上

相送春城晚愁來天地寒以茲爲別易始信結

青棠集

卷之四

十六

交難一日黃金盡孤身白髮殘叩心空有淚不

敢向君彈

送詹淑正之武林兼寄龍君御

滿蹊殘花積悵然愁暮春以予逐臣泪寄爾倦
遊人舌在寧嗟厄詩成摠未貧悠悠悲世路皮
相任教噴

村巷春歸後湖邊草綠初盈盈一水隔渺渺片
帆舒屈冠冠羅羅侵劍牀侵葉擁書金金莖莖亮亮有露誰
念病相如

過楞迦山雲岫上人禪室

蹙偃塵中駕言尋雲外
栖蘿緣疎幔入花市小
窓低山鳥隨人下空香
到處迷悟來喧寂境物
論自堪齊

黃太史壁間讀庾上人詩有贈

開士古云少名流今詎逢
誰題石壁字秀色生
寒松飛錫月千里結龕雲
一峰孤舟定相卽晚
聽東林鐘

寄茅二舅明府在浙川二首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七

尋常猶惜別况乃值多艱
霄漢懸明德風塵凋
令顏危心百折坂世路九
疑山何日衡門下蓬
蒿獨閉關

迢遞成臯路荒涼宛葉城
歲侵勞撫字縣僻寡
逢迎豈薄牛刀試猶聞龍
劍鳴不堪桑梓地豺
虎正縱橫

七夕送吳仲宣弟應試

尊酒對良夕雙星照別筵
送君懷策去一咏棣
華篇銀漢槎初泛金莖露
正鮮長風吹萬里破

浪許誰先

訪勞維明不值

千重翠微積一水美人家
非關阻沿源猶自悵
蕪葭舊有詩相憶今來
客亦除乘徇門外柳秋
雨幾枝斜

山中贈友

結廬傍仙府高枕臥雲床
駐世丹砂久偕時白
髮長卜鄰唯種樹寬勝
不齋糧消渴文園吏從
君乞玉漿

青棠集 卷之四 十八

彌勒寺二首

精廬五湖曲佇息愜幽襟
鐘帶青天宵松楸白
日陰錫邊孤鶴避鉢裡
一龍沉獨坐聞清梵玄
風憶道林

樓閣迴蒼烟驚濤夜拍天
法雲籠寶樹初池湧

金蓮石顆供齋飯山有飯
石峰松陰藉醉眠何愁秋

暑劇甘露洒飛泉

法相寺

松磴鬱嶙峋來瞻不壞身
泉依老僧錫法轉梵

王輪丹壑孤雲冷蒼筠萬玉新坐知空色相若
為渡迷津

湖上贈鄔汝翼

風塵十年別何意復班荆南國淹王粲天涯若
伏生蒯緱存俠氣陋巷自歌聲喜共青山月流
波照席明

同李白父嚴心卿叔弢弟遊龍井山

窈窕披丹壑峻嶒躡紫氛仙疑帝子下怪自巨
靈分泉飲山山雨窓含樹樹雲斜陽一相送清

青棠集

卷之四

十九

嘯隔溪聞

武林遇王選部行赴粵中之命賦贈三首

執手寒江上淒涼落葉時謫居君尚爾放逐我
何辭共有楊朱泣能無屈子悲終朝難可永誰
賦白駒詩

此夕銜杯後何時共月圓夜郎愁毒霧閩海隔
蒼烟旅雁書難達哀猿泪易傳 主恩題劍舊

莫遣負龍淵

才彥今何厄紛紛出漢關可憐芳草色總是逐

臣顏雲暗蒼梧野天低大庾山明時多雨露
日取刀環

訪諸延之不遇寄懷二首

獨抱違時志偏多訪隱情蓬門幾人臥蘭署一
時名林靜鳥初下庭虛苔自生登高悵延佇寒
日滿山城

杳杳北山下何人歌采薇獨尋蘿薜徑為問菱
荷衣襟被當年共彈冠此日稀愁心渺難寄時
逐暮潮歸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

金昌解后龔女脩憲長却寄二首

良會知非偶其如生別愁風塵各萬里天地此
孤舟野草嘶征騎寒更慘戍樓相思渾欲寄雲
斷濁河流

一自長安市歡同擊筑歌別來嶺表路愁絕暮
雲何鴻雁天南少梅花雪後多聲名馳百粵壯
歲豈蹉跎

元夕朱文寧席上同允文賦得走馬燈

旣膏然寶座龍媒驟玉鑣突來千騎影相映百

枝搖軍震襲燕壁烽舉戲周朝空餘超乘氣終
譙寢征鏡

康伯舅氏罷官歸以詩代訊

金馬名猶寄龍蛇道自然世途青眼少歸計白
雲偏松菊陶潛宅烟波范蠡船逍遙吾意足一
詠考槃篇

秋日青芝山居同允文賦

十年栖息地此日更盤桓樓倚千峰碧窓臨衆
壑寒林鶯皆響吹檐溜摠鳴湍坐處炎蒸歎深

青案集

卷之四

二十一

松白日殘

空山人跡少轉覺世緣輕石上藤衣合花間桂
醕清當秋一葉下薄暮孤蟬鳴取次移珍簞深
宵就月明

君有悲秋賦余同結夏僧榻來清嘯侶言臥白
雲層豪飲思河朔遺音嗣廣陵無生悟真諦相
對說三乘

携琴擇幽勝竹色借隣家嘯引松間月歌翻嶺
上霞深溪馴野鳥僻徑掃桐花隱几同南郭紛

綸閣歲華

送友人南歸

忽憶鱸魚膾秋風客路遙行隨青雀到歸傷王
驄歸暝色連芳草寒烟隔暮潮離心何所似一
葉正蕭蕭

送楊伯翼下第南還

怨別驚寒節霜飛草欲枯如君猶抱璞誰不歎
投珠獄底雙龍氣囊中五岳圖靈文知不朽未
可泣窮途

青案集

卷之四

二十二

賦得巫山雲

允文侍兒
小字巫雲

歸臺時恍惚出峽更飛揚纖纖引珠佩冉冉下
瑤璫卷袖蒼龍隱拂鏡彩鸞翔自能襟行雨朝
暮逐君王

晚行卽事

一棹村中去晚雲溪上橫亂山兼日迥野火襍
星明水落全窺石林昏不辨城恒陽時正劇愁
聽桔槔聲

秋前一日金元朗見過對雨有述

君命稽公駕余銜曾子哀涼先秋節至雨爲故人來疎竹陰偏集高梧葉暗催深愁門竟掩莫訝沒蒿萊

過子明故居悵然志感

痛絕西州路空存楊子居梁無新燕語壁有故人書蘿薜陰猶合桑麻經轉疎匣琴塵更掩風雨夜堂虛

過顧仲方中翰園居題贈四首

關地謝風塵樓臺面新丹楹依綠樹碧沼泳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三

朱鱗藏書開玉檢留客坐花茵明月催歌妓當

杯莫厭頻

蘭堂珠作箔桂苑玉爲欄怪石飛仍立名花落未殘彈琴山溜響揮麈露華溥不用郇公膳窓霞秀可食

丹禁接爐烟携來此地偏雕廊香霧滿畫閣彩雲連富麗誇金谷幽奇借輞川虛疑三島上縹緲列群仙

誰能開勝地知爾出塵心寶閣瓊瑤色禪房鐘

磬音空香迷別院疎雨度高林更羨揮毫處雲霞四座深

葛鵲山行卽事

萬里翠烟凝探奇最上層懸蘿危石隋映月碧潭澄日落惟聞虎雲深不見僧仙人丹竈處猶有紫鸞乘

冬日過寒山寺

落日寒山寺苔荒祇樹林鳥翻松逕雨雲冷竹堂陰法座空花積疎鐘片月沉無緣謝塵網來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往證禪心

夏日坐禪院二首

愛爾禪栖好清涼境自偏庭飛支遁鶴池種遠公蓮柱錫青天落孤燈靜夜傳誰言近城市一逕隔人烟

禪房坐幽適妙相禮莊嚴簷蔔香侵座簣管翠入簾番經馴鶴繞呪水毒龍潛四座瓊瑤滿淹留更不嫌

山中夜坐

匹馬秋風裡千峰落日昏
青山鬼嘯雲黑暮
鴉翻月出高低樹燈分遠近邨
不因豺虎地寂寞自銷魂

已丑除夕

一年愁易盡三十媿無聞
鏡裏青悲髮風前白望雲
燈寒時暗影瀉斷忽驚群
獨坐中庭雪凍涼夜未分

山房夜宿

春來耽習靜高枕碧山隈
犬吠雲中出泉聲夢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五

裡來庭虛寒月瘦松暝暮
濤哀青髻同花落空悲風雨摧

山中尋梅直風雨未放僅對數英遺興一首

首

入春十日雨閉門花事遲殘
雲綴遠樹凍鵲啼

高枝明月清霄夢浮雲嶺外
思待將千玉偏欄

殘醉題詩

答姚叔度見寄兼訊奚童僕郎

無那青山路應憐白雪才
蒼茫龍劍合迢遞雁

習來春雨生芳草寒宵聽落梅
寄聲香案吏可得比方回

大石寺二首

琴援丹巘絕俯眺白雲升
虎嘯松間月龍蟠石上藤
樓虛時欲臨巖竦忽疑騰
只尺青天近風烟隔萬層

天半飛靈驚嶙峋磴路長
幽巖通電影深壑抱霞光
險似穿雲棧虛疑度石梁
攬衣千頃盡殘

日下蒼蒼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六

俞山人自楚中携明卿先生書來過訪却

贈一首

吳楚恣遨遊囊輕一蒯緱
中原誰御李南國尚依劉
郢曲工難和隋珠暗豈投
相看意無限花雨濕汀洲

遲臧晉叔同行不至

幽意曠何許伊人隔水湄
淒風孤劍冷暮雨一帆遲
寂寞聯床話徘徊解袂時
相思無所寄吾

飲扈江離

章元禮自姑熟歸過訪同閔仲升錢惟癸

夜話

失路各相憐相逢倍黯然別情杯酒盡愁緒一
燈懸幾載雁行斷清宵龍氣聯城頭嚴柝迴風
雨到孤船

披襟論往事剪燭夜堂清交誼千金重行裝一
劍輕片雲山郭影疎葉露庭聲容易同心合寧
辭斗酒傾

秋日溫允文見過同方文初李白父翁子

青棠集 入卷之四

二十七

延分得迴字

白露當茲夕依微花逕開蛩鳴綠砌入竹暝傷
簾迴病豈拋詩卷愁因縱酒杯翩翩君任逸來
往更無猜

秋郊寓目

秋郊風日好滿目稻苗肥雲外一峰出霜前片
葉飛原空人跡少天濶雁聲稀莫便看殘照愁
心未易歸

秋日過禪堂即事

東林少塵事業薄散深秋水色到門淨鐘聲入
院幽焚香蓮座下洗鉢竹溪頭不識歸途近吾
將問趙州

青棠集 卷之四

二十八

青棠集卷之四終

青棠集卷之五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七言律詩

送王邵侯補任廬江

片時傾蓋復驪歌，祖帳春明奈別何。
金斗地懸瞻闕近，龍眠山遶出城多。
馬前樹色通吳苑，帆底秋聲落大河。
南顧卽今舒肝食，知君到處有陽和。

春日過南石山庄卽事

青棠集

卷之五

一

草玄亭下久生苔，野老籬邊獨放梅。
竹院祇容啼鳥過，柴門斜對遠山開。
一泓淺碧春飛雨，萬壑陰雲晝起雷。
白髮幾人能共此，夜深高燭照啣杯。

雨中入山同方文明輩分得山字

飛泉隱隱碧雲裡，雨勢冥冥橫黛間。
烟霧全迷荒逕合，松蘿半掩石門閒。
探竒不惜頻携屐，避世何人笑買山。
誰道深林無月色，還期列炬共躋攀。

初夏日峴山登眺是日陰晴代變情景甚

奇漫成短什

紫霧陰陰結層閣，青烟沉沉落翠微。
巖前有客杖策至，竹間老僧獨拚扉。
不知溪山何處盡，但聞城郭人聲稀。
一片湖光忽開霽，長空任爾孤蓬飛。

龍君御與余別三載矣忽邂逅道左訝爲

奇遇邀歸小園留懽竟日臨別賦此情

見乎詩

青棠集

卷之五

二

才子潘安美不殊，德星今夜聚東吳。
躍龍神合豐城劍，照乘光分漢上珠。
風動仙舟連玉樹，月明秋水坐冰壺。
懸知白嶽多名勝，何日酣歌傍酒徒。

十六夜同諸君再集蔡宥得城字

雲垂一曲鑑湖平，乘興重來此濯纓。
五夜霞光飛別嶺，千家秋色澹孤城。
輕槎忽動星河影，尊酒高懸薜荔情。
若向靈臺占象緯，真人今已奏東行。

中秋日同周服卿錢夢禎集碧浪湖

是處蟾光一倍增
況逢湖伯共山靈
然犀或許馮鮫室
取石由來見客星
葭葦淨含孤月白
芙蓉高列四天青
夜深弄笛空亭上
搖落秋風不忍聽

時予將有北行

別家口號

今朝還是故鄉人
明日纔成異國身
千里關河惟夢到
幾村雲樹隔江春
西風已負山中桂
短榻空餘洛下塵
此去自應頻陟屺
倚門長憶泪青棠

卷之五

三

沾巾

既過潯墅承張先生父子翁茂才連舟夜至
錫山篝燈聽雨故人之誼不勝藹然賦以紀別

去國因君別恨增
百年肝膽更誰憑
一尊綠酒辭吳苑
滿路丹楓入晉陵
點點寒林飛細雨
蕭蕭殘柝踈燈
莫愁明日孤舟去
山近重陽好共登

李進士叔玄陸孝廉伯生從燕都來邂逅

寶應湖上夜坐分韻得心字

無論傾蓋揔知音
異地相逢意轉深
劍出芙蓉流俠氣
笛吹楊柳動鄉心

李君有侍兒善笛予亦命蒼頭擊劍佐酒

半空夜色霜天淨
一片湖光素月沉
駿馬已將南國去
燕臺誰復有黃金

彭城懷古

萬里長河控驛樓
中原霸氣已全收
斬蛇劍去雲空白
戲馬臺荒水亂流
暴骨尚餘秦戰地
青山常似漢時秋
當年高會今搖落
回首孤鴻咽青棠

卷之五

四

暮愁

光嶽樓

層樓綆綯白雲封
躡磴憑高第幾重
夜靜月明臨萬井
秋深木落見千峰
中原佳氣來東海
列郡雄風起岱宗
歸路自疑乘鶴去
半空綠繞下笙簫

雪夜同屠緯真張伯簡集王季孺齋中

珮玉明霜出鳳樓
歸來同典鶴鵝裘
寒砧欲落千家月
官漏初分五夜籌
賢劍清宵雙睥睨
金

門濁世足沉浮馬蹄醉踏瓊瑤去紫陌鷄聲
未休

送羅比部理刑淮上

祖帳關門落葉黃幾年春色憶河陽子房山下
水爲岸韓信城邊月似霜司寇一時空犴狴淮
南千里集冠裳明刑自是公家器始信良材出
豫章

送沈司理之北平

代家君作

親領霜威下九天如雲車騎擁離筵牙旗半捲

青棠集

卷之五

五

盧龍雪駟馬橫衝碣石烟書永公庭虛聽訟秋
深列障獨行邊若逢關吏求名姓爲語終童出
塞年

送盧起溟之馬平

代家君作

分符萬里到要荒孤劍千山去路長象郡摠歸
周職貢蛟入今識漢文章雲間絕磴通南海花
裡新詩滿夜郎聞道嶺梅春萬樹北來莫惜贈
行裝

送黃給諫謫永豐丞四首

手排閭闔叫天關言自違時道自尊殿陛英
俱落膽邊城老將半銷魂怪來閩海多奇節縱
去豐城亦主恩我有千行國士泪向君灑落
滿乾坤

朝奏封章夕貶官報恩祇爲沐恩寬聖明摠
是批龍易強禦其如蹈虎難野戍雲隨孤客遠
關門霜落寶刀寒聞知去國非名潔莫出人前
諫草看

祖帳平原日未醺那看木葉更紛紛幾行白雁

青棠集

卷之五

六

如憐客一道黃河爲送君祖祠夜披孤嶺雪吳
鉤寒落大江雲忽歌變徵離亭暮易水蕭蕭不
忍聞

才子長沙未足論飄零猶自戀楓宸空山幾處
猿啼樹足馬孤城月照人青髯摠教歸骭髀丹
心寧復混風塵賜環他日求遺直肯使天涯老
逐臣

送喬巽甫備兵井陘二首

雨色正香濕障泥送君遙去玉門西管前風急

傳刁斗塞上雲閒臥鼓聲路入大荒瀛海接關
臨落日太行低壯遊莫問曾投筆十載河陽舊
有題

白馬朱纓豸獬冠旌旗曉發向邯鄲雲開鉅鹿
孤城出路轉蒼巖萬嶺盤百二雄關秦隄塞三
千勇士漢材官秋來一片胡笳月夜夜青天倚
劍看

徐山人遊晉還復將遊齊且與余有濟上
之約賦此送之

青棠集 卷之五

七

處處春山黃鳥聲千金聚馬事橫行胡天塵合
飛狐道瀚海青連夾谷城東去高名追魯仲西
來奇策問侯生到時若望雲中節日觀峰頭第
幾程

得錢惟寧書因簡寄

尺書迢遞楚江邊猶喜衡陽雁足傳日沒孤城
郎子樹天空獨鶴洞庭船樓中有賦懷明月堂
下無人散夕烟若問含香今寂莫移文已草北
山篇

送楊世叔南還雲間

斗酒相逢意氣饒炎歊此日別江皋山村燕
舍微雨澤國霞蒸壓暮濤千里月明催挂席九
峰雲色待揮毫莫言擊筑悲離索興到尊鱸亦
自豪

宿碧雲寺

欲逃煩暑來禪榻爲愛深霞鎖竹扉定入佛堂
微火息坐來幽樹白雲歸高低翠色當窓暝遠
近濤聲帶雨飛已悟浮生栖止處便令長住得

青棠集 卷之五

八

皈依

別王吉士季孺

宜城醉後聽笙簫意氣憑凌萬戶侯鴛侶一時
辭瑣闥鷗盟何日共滄洲燕山月滿頻支笏笠
澤潮平獨放舟殿上金莖仙掌露未應長傲茂
陵秋

別同社諸友

祇因善病遯丘樊豈爲逃名學灌園無奈詩盟
虛白社不堪愁絕對清樽秋深水國夫容冷日

暮衙齋鳥雀喧別後雙魚勞遠寄好從野叟問青門

龍君善屠緯真金玄朗詹淑正集齋中拈得東字韻時余得告南歸

官柳晴霞御氣通十千美酒貫新豐地因禹穴靈東海光自驪珠照漢中客散高庭槐影綠詩傳清漏燭花紅東行已動占星者却憶琴尊幾夜同

題譚氏玉芝書屋

青棠集

卷之五

九

瑤草如雲遶砌多數椽精舍隱脩柯偏宜帝子瓊笙落時有仙人白鹿過閒幔風來搖蕙香幽軒露下滴松蘿謝家遠莫留懼賞蘭玉森森近若何

登太白樓有懷屠緯真

日落孤城壓舳艫風流千載借靈區當年豪筆存詩草此夜清狂憶酒壚湖海幾時鯨氣動乾坤何處客星孤懷人莫作登高望極目天涯盡綠蕪

宿金山寺

高樓枕江江流嘶恍惚夜半聞天鷄波光隱見日初出樹影微茫月漸低蛟龍欲起海嶠轉射虎潛抱山門栖誰駕片帆破浪去白雲滿空歸路迷

江上曉起

殘星落月萬嶺隈起來大嘯天門開一片罔風鶴背下半空清韻鸞笙來紫霞冉冉遶閣入青霧濛濛拂檻迴乘槎身已犯牛斗客星此時安

青棠集

卷之五

十

在哉

贈李白父

七十二峰涵太虛此中浪跡有樵漁放舟浦口雨歇後吹笛洞天月上初席上瞢眊東郭履牀頭錯落子雲書年來已解維摩理布衲慕羹意自如

送陸考功北上

二月飛花點綠袍仙郎誰不羨天曹知人共許懸冰鑑憶別相看解佩刀清夢苦聞裴楷似文

章今屬士龍高嗟余已穉滄江卧其向嚴廊舉
鳳毛

天池山

禪宮窈窕鎖丹霞日日絃歌問酒家春雨有泉
滋石鉢中天無地湧蓮花嶙峋峰色千尋出點
澹松陰萬徑斜故苑荒臺游樂處只今芳草暮
雲遮

送傅明府應召北上

璽書遙傍五雲飛雲裏雙鳬遠翠微到日丹楓

青棠集

八卷之五

十一

勞獻納去時墨綬有光輝鶯花三月辭吳苑環
珮千官出鎖闌縱是批鱗饒諫草只今朝事諫
應稀

初夏過南石樂餘園索題謾成一首

地同剡曲饒佳勝人似龐公多隱情飛花一簾
疎雨過落日半村山鳥鳴淹留滿院松竹影坐
弄間房鐘磬聲青山紫芝任君老何用大藥求
長生

茅公良丈寓居金陵聞有精舍作此寄之

朱扉重覆綠陰迴爽氣初消枕簟開五色晴雲
鵝鵲觀一江涼雨鳳凰臺風搖竹影翻歌扇月
照荷香送酒杯別有霞光連句曲已聞鸞鶴半
空來

寄胡順菴中丞二首

借箸曾聞圯上籌功名誰數冠軍侯帳開朔漠
黃雲暗山接蓬萊紫氣浮筆上生花工楚賦匣
中衝斗是吳鉤神交未拜將軍樹腸斷邊城白
雁秋

青棠集

八卷之五

十二

幕府西開擁陣雲頻搖羽扇淨胡氛孤飛絕塞
塵烟斷馬走孤城海氣分萬隊霓旌秋較武千
山獵火夜回軍燕然自有雄文在不藉班生爲
勒勛

垂虹亭弔三忠一首

搖落高秋霜葉殘蕭條往事足長嘆鏑鏑劍觸
江濤白金字牌收戰血丹萬里鼓鼙聲轉急孤
城鼠雀氣猶寒獨令廟貌遺吳祀苔蘚蒼蒼不
忍看

長至日早起有感

耿矣爐烟扇影長忽驚葭管動初陽千官環珮
趨龍輦雙闕雲霞繞御床池上鳳毛憐舊色省
中鷄舌散餘香江湖已共漁樵侶愁聽寒鐘到
曉堂

乙酉除夕夢得句云窓前黛色遠橫几局

裡寒聲倒入池因足成之

其憐今歲春回早不似常時鴈去遲處處笙歌
催落日家家簾箔駐晴絲窓前黛色遠橫几局
青棠集 八卷之五 十三

裡寒聲倒入池林壑栖遲何所羨肯因簪紱負

心期

人日過茅公良席上之作

誰得林中不世情滿堂羅綺照春城喜逢今日
爲人日未信浮名似酒名華燈不散千花影新
鳥頻催百轉聲恠底尊前霞氣動星橋已駕彩
雲生

出野喜晴

一春春半雨雪中韶光忽爾
五揭來青雀

閭南陌但見綠樹搖東風遠山近山並施然
桃淺桃相映紅鷓鴣之裘紫騮馬醉扶落日歸
新豐

飲殷夢得榮木庄題贈

朱樓隱約綺窓開春鳥常窓喚酒杯綠樹隔雲
穿屋裡青山帶雨出城來座多魏國酬恩士客
有梁園作賦才自是門前無馬迹莫嫌展齒破
莓苔

斗山亭

青棠集 八卷之五 十四
地勢參差列宿橫峰巒象緯天成水環面面
皆當檻山列高高盡繞城萬井人烟生雨氣千
家歌管動春聲憑虛直已昏三界電發星流莽
未平

珍珠簾

高崖瀑布挂岩扉一派鳴琴冷客衣碧海玄珠
時燦爛瑤空玉溜轉霏微飄飄下界天花隨歷
歷晴峰法雨飛瀟灑自清塵外想白雲深處悠
忘歸

季園詩爲吳生賦

曲曲幽溪入洞天淙淙流水到堂前層巒遐眺
空千界丈室時休悟四禪黃鶴青宵來帝子桃
花別澗引群仙鳳凰池上曾濡翰猶有爐香散
紫烟

雨中懷龍君善

春深忽見春雷動夜半重聞夜雨高已壯難聲
搖白舸遂生嵐氣濕征袍濤來絕澗魚龍舞風
撼空山虎豹號遷客孤舟何處問爲君愁擬賦

青棠集

卷之五

十五

離騷

釣臺

野客香蘋薦別汀春風落日弔孤亭雙臺常控
桐江水千古惟留處士星帝座昔曾占象緯羊
裘何處問沉冥祗今岩下松蘿色猶有烟霞傲
漢庭

過茅公良蚤復室同溫允文吳子野分得

生字

握手情深有弟兄况逢俠客氣縱橫狂稱獨賦

漁陽吏辨擬談天碣石生郢曲當春嬌白雪清
星遙夜燭長庚諸君不淺滄洲意好向青山共
結盟

雲間朱孟元彭欽之徐長孺澤夫陳仲醇

同集何士抑齋中

三徑蕭疎背郭偏衣冠此地集名賢于今兔苑
抽毫處不讓蘭亭修禊年坐共綠陰清海日歌
殘涼露濯江天東南賓主稱雙美潦倒慚予白
社前

青棠集

卷之五

十六

發雲間周陳兩先生及朱孟元張完父王

性之何士抑徐澤夫沈公緒諸君拏舟

相送臨別賦此謝之

片帆西去雨初收澤國涼風散早秋送客吳猷
偏宛轉故人杯酒爲淹留殘霞落日昏孤嶂白
水連虹挂驛樓重爾殷勤惜離別海雲蒼樹悠
含愁

陸伯生過訪潯上却寄一首

風塵逐逐馬蹄輕航牒誰憐不世情却媿解驂

同晏子

聯語有韻

猶能虛左重侯生寒來細雨

青燈夜春滿新篇白雪聲濁酒未傾歌未闕暮
雲海水又東征

姚伯道昆季留飲白雪齋卽事賦贈

簪纓舊說中丞貴車馬今容下客過不是高庭
輝棟莩誰令幽賞附松蘿杯傳玉乳清炎氣傷

有金仙解病魔

時予適有微病且
爲生作偈故云

明日五湖烟

水棹思君遙在白雲阿

弔周孝侯

青棠集

卷之五

十七

十年廟貌肅清高猶挂將軍舊戰袍却恨青天
摧虎翼至今黃土掩龍韜蒼苔臥雨沈金甲明
月含霜射寶刀獨有五湖秋色在鮫人夜夜泣
波濤

西樵山人家在洞庭移居陽羨築樓一區

題曰一詠命余賦之

選得林立自結廬誰言陋巷不容車甘貧原憲
元非億愁困虞卿好著書玉柱青蓮秋水濶銅
官白遶暮雲疎此中嘯詠堪遺世何必侯門羨

東居

善權寺

迢遙石逕俯林巒縹緲琳官法界寬封禪地瞻
吳樹老宰官綠識宋碑殘諸天風雨驅雷篆遶
殿烟雲護斗壇洞口琪花應滿路便將拂袖擬
驂鸞

太湖

太湖一望寒雲矗遙空片片飛帆逐烟樹冥冥
接夏灣洞天杳杳窺林屋峰巒高低七十二景

青棠集

卷之五

十八

界虛無三萬六乘槎浩渺欲何之月明直上斗
牛宿

賦得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晴日和風景物新喜看禽鳥正宜人差池浦淑
疑尋故儔匹河洲自解親玉剪乍開翻綠水錦
衣深穩護香蘋金闥亦有雙栖止一倍情添正
暮春

賦得嫩綠池塘藏睡鳥淡黃楊柳帶栖鴉
水紋低繞綠陰長夜色依依學淺妝波靜養群

浮翠藻枝寒一片挂斜陽微颺忽動驚還合纖
月初窺止復翔最是懷人淒絕處深愁倚遍曲
欄傷

同屠緯真彭欽之諸君夜集分得長字

三年高臥白雲鄉幾泛山陰雪夜航鷗鷺群飛
隣水國夫容秋老對寒塘九天風雨龍光合兩
袖烟霞鶴馭長籬下黃花應待爾喜看把酒又
重陽

雨中登岷山

青棠集

卷之五

十九

杖策頻過郭外峰半林疎葉澹秋容窓臨絕壑
千家雨門對寒濤萬樹松孤寺影沈丹嶂合諸
天雲冷翠微封空濛直上看無際烟鎖層樓十
二重

贈陳岷麓明府

漢庭治劇有陳遵艸檄才華詎足論村舍人驚
吹麗少官衙吏掃落花頻琴中松影千山暮縣
裡溪流萬壑春莫是政餘饒麗藻新詩題得寄
岷岷

由來仙令寄花間日永庭虛政自閒縣郭千
依碧澗驛樓一半控青山東來天目雲連樹西
望峨眉雪滿關玉殿計看飛鳥到銅符不用戴
星還

送黎明府入蜀

無那分携促去轅不禁蕭瑟傷孤魂巴江夜月
聽哀雁巫峽悲風泣斷猿落日半含山雨黑寒
雲低壓戍樓昏積薪已歎多流滯况過長沙吊
屈原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

蘇長公三過堂次韻三首

殘碑荒利野烟中蔓艸蒼蕪問牧童靜院月含
清磬動寒林霜落古臺空詩名誰續生前句慧
理猶聞定後功寂莫山門淹楚水群鷗日口自
西東

天空雨雪暗江村落葉蕭蕭擁寺門山色峨眉
遙其把交情白首此重論播遷學士名偏重多
病維摩道益尊鐘磬不傳燈影寂菩提證下已
忘言

老僧飛錫去已遠說法荒臺何處尋花雨滿空
誰似昔祇園布地豈如今青蓮自有離塵相白
社猶存出世心謾向千年論往事蒼苔寒鎖暮
雲深

龔邵侯招飲烟雨樓賦得二首

明湖遙接海雲昏雪浪中開白日吞夜月烟波
千頃閣夕陽蕭鼓萬家村何年靈窟通蛟室爲
有雄才壓雁門正喜四郊歌頌遍不妨長醉孔
融尊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一

使君爲政自風流郡閣平分澤國秋日暮池亭
山簡騎月明賓從庾公樓持綸獨向鰲頭立起
舞時看龍女遊遶郭平田春水綠知君早已靖
陽侯

贈李侍御

憶昨鳴珂出禁墀清輝喜得借瓊枝於今馳馬
來烏府絕勝鵝鸞在鳳池江上霜風供攬轡湖
南山色待褰帷懸知豺虎皆爭避不用埋輪向
盛時

訓龍渠陽見贈之作

仙人家住武陵溪繞屋桃花路欲迷座上玄言
飛玉屑匣中龍劍動星霓觀濤不在枚生下弔
屈堪千寶傳齊茗雲湖山春正好知君到處有
新題

玄墓山觀講經所

嶺外明湖潏泱開千村樹色擁樓臺曾聞地有
黃金布今見經從白馬來雲護寶花時現滅香
浮龍象自崔嵬人生塵海須臾事安得慈航問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二

渡杯

北固山別茅公良諸友

岩崑島嶼倚江平江水遥看匹練明潮出海門
孤浪白雲開楚樹萬峯晴杯懸日月通龍窟帶
縮山河繞鳳城莫向尊前唱離別却教風雨泣
波聲

淮上弔淮陰侯

黯黯淮河咽不流事傳長樂古今愁軍前誰不
憐烹狗垓下何人問沐猴一飯有恩同逝水萬

家無邑總荒丘王孫往蹟隨芳草壘上年年自

恨秋

送開府順菴胡公自雲中鎮節東還四首

功成豈讓霍嫖姚辟穀脩然別漢朝北地肯容
還李牧西羌今已失班超牙旗拂曉雲猶黑鐵
騎衝炎雪正消却怪匈奴時未滅不知誰爲走
天驕

曾將萬騎虜名王暫臥綸竿碧海傍自信人言
成市虎應知世路摠亡羊鷗盟豈其韜鈴老麟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三

閨猶聞姓字香袖裏素書黃石畧看君他日掃
挽槍

萬里長城摠未誇如君談笑淨胡沙馬蹄醉踏
邊城月鶴馭歸食海上霞黑水秋風愁鉄遂陰
山朔氣冷金笳誰言意以終成謗銅柱巍巍表
漢家

雄劍悲鳴影陸離胡天黯澹將星垂正思漢關
方推轂豈謂商山忽采芝馬嘶征路停寒角風
掣愁雲落大旗國士有恩慙夫報不禁搔首對

臨岐

早秋雨中禱興

漂泊東南幾萬家故園何地問桑麻山空日落
魚龍窟秋冷風飄蘆荻花百里春田飛野鷺五
湖魚舍傷殘鴉明時屢下蠲租詔會遣恩波到
海涯

衙門轍跡自蕭然急雨濃雲欲暮天庭院高槐
嘶繫馬宮牆深柳散鳴蟬心同莊叟能知白守
似楊雄只尚玄檻外疎篁應共我偏澄晚色向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四

尊前

音書迢遞楚江濱矯首吳山見白雲蛩語苦將
空外入秋聲愁向夢中分已嗟杼柚東南盡况
是流離日夜聞客思自須憑酒破幾回對酒不
成醺

山雲曉駢覆城隅木葉驚看下井梧自嘆守官
同陞楮肯因欲飽羹侏儒遙空濕霧搏鷹隼小
院迴烟拂燕雛俯仰不禁寥廓意夜深幽夢落
江湖

綠槐當戶晝陰陰
傲吏猶堪寄陸沉
春色不關溫室樹
寒聲偏度漢宮砧
入門甘減懷中刺
割席寧知地上金
昔日五陵車馬貴
松杉風雨自蕭森

九日送李漸卿南還

銀燭金尊樂未央
忽驚秋草怨離觴
關河滿路青楓老
征騎孤亭白日荒
綵筆醉題詩似錦
吳鉤新發氣如霜
薊門搖落登高處
忍聽西風度雁行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五

關門木葉正蕭蕭
匹馬吳山驛路遙
燕國有臺仍市駿
秦樓無侶獨吹簫
時李有德宮之喪故云自緣久
客思黃菊豈是投
書敕黑貂南土頻
年憂患亟因君鄉思托漁樵

九日同吳子野周士昌遊臥佛寺

龍宮寂寞鎖夫容
蘿逕斜迴翠靄封
孤雁寒聲傳薊北
亂山秋色散居庸
空巖雨作林中瀑
絕壑風來樹杪鐘
獨上峰頭正蕭瑟
故鄉回首暮雲重

千峰爽氣滿朝暾
一片寒流帶雨痕
楓老受霜紅礪曲
雲深如雪抱山根
祇同落葉依僧梵
詎有黃花送酒尊
見說宸遊曾駐驛
至今空谷散餘溫

青棠集

卷之五

二十六

青棠集卷之六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

七言律詩

荅臧晉叔見寄之作

故國音書久滯滄，忽驚花裡度春深。
艱危雁足應難到，漂泊羊裘豈易尋。
寡和由來高郢曲，多愁自不廢吳吟。
山中孤負淮南桂，漫向天涯問陸沉。

送張大叅之楚中

青棠集

卷之六

一

蒙衝秋下勢如騰，匹練懸空楚水澄。
天外江流郎子國，雲中龍氣漢家陵。
芳蘭湘沚堪遺佩，明月南樓憶共登。
襟袂十年同舍意，臨歧愁思憶難憑。

送潘侍御謫居粵東

千言直節振朝班，孤劍風塵向北蠻。
瘴海波濤明主德，夜郎烟雨逐臣顏。
霜清楓老丹成樹，月落猿啼泪滿山。
龍氣埋沉君莫恨，已留名姓在人間。

早秋與黃玄之諸君登明遠樓有賦

清秋高閣淨氛埃，繞郭群峰爽氣開。
萬里西風鵬鴉遠，九天晴日鳳皇來。
門齊元禮登龍客，金滿昭王駿臺。
暢好憑虛凌夜色，疎林明月更徘徊。

送鄭思成民部轉餉薊州

芻蜚粟輓下漁陽，伐鼓縱金出建章。
邊塞盡聞司馬畧，朝廷猶接令公香。
熊旌夜度甘泉月，龍劔秋凝碣石霜。
千載勒勲麟閣上，君家世有姓名揚。

青棠集

卷之六

二

送沈太史茂仁假歸省親

月滿金莖挹露華，天清銀海泛仙槎。
菜衣曉拂香爐氣，彩筆秋題驛路花。
攜李晴烟搖碧樹，駕湖夜色絢明霞。
上方賜得醍醐在，醉舞椿庭樂未涯。

施懋揚同卿在滁陽有書見遺却寄一首

雲白霜清楓葉丹，懷人江上路漫漫。
南官月冷頻燒燭，楚水秋深憶佩蘭。
建業魚書愁裡得，琅琊

山翠夢中看宵來獨立瞻牛斗蕭颯牀頭劍
氣寒

甲敬中駕部轉餉居庸且將遊岱歷楊州

而還詩以壯其行

縉雲使者自翩翩六傳星馳出九邊岱嶽晴霞
飛杖底廣陵寒雨落帆前玄成世業人推重司
馬才名爾後先日暮山青關月迥懸知秋色滿
瑤篇

九日扈駕閱工山陵恭述四首

青棠集卷之六

碣石秋深爽氣開天都雲從一登臺風傳風吹
千山響日映龍旂萬壑迴仙蹤撫依丹嶂入官
娥遙佩紫萸來詞臣忝竊陪懽譙嫺媿甘泉獻
賦才

金輅珊瑚輿出建章鸞鑣羽騎列長楊旌旗忽變
風雲色劍戟爭搖日月光入座山泉疑度曲當
筵礪草尚含芳懸知卜世千年在虎踞龍飛翊
聖皇

聞闔清霜動早輪百靈齊護駕
五臺山當珠璣

峰巒合地近瓊瑤草木春不是漢王誇羽獵自
因虞帝重時巡登高瞻灤天邊下更有光輝映
北辰

寒巖秋霽散朝暉駿御乘風陟翠微山色漸開
宮女扇雲陰猶濕侍臣衣千層閣道林中起萬
騎笙歌月下歸關塞不知搖落後欣逢雨露倍
芳菲

冬夜劉玄子何仁仲朱女脩在集分得八

庚

青棠集卷之六

四

酒人誰復問高荆牛耳詞
盟寶劍寒侵
霜氣白紫簫聲度月華明自
愛客常投轄豈
是狂狂慕解醒絳鴟共消表共典坐教嚴柝下
重城

別周士昌之夜忽夢得句云風塵憔悴

添絲醒後因成一章悽愴之致情見乎

詞

風塵憔悴添絲短劍輕囊任所之故里乍歸
番是客臨岐欲贈不成詩空原雪盡行人小殘

路霜凝去馬遲一片鷄聲千里月明朝何地共相思

冬暮同屠田叔劉玄子郭美朱女修李女

潘集何仁仲齋中分得燈字

良會招携喜得朋嚴霜澹月夜初澄玄風此日歸平叔折節當年慕信陵客舍寒消千日酒帝城春動九華燈鄴都才子名俱重却愧雕蟲托後乘

過子野居題贈一首

青棠集

卷之六

五

居士庭前草色侵先生門外柳成陰還家自擬相如壁作客誰誇季子金竹檻涼風秋瑟瑟藥欄花雨晝沉沉欵荆亦是藏名者相過何嫌轍跡深

題周公美獨醒齋

虛堂高館翠雲含塵世何妨此共酣公子西園飛鳳蓋仙人緱嶺駐鸞驂窓涵浩蕩湖稱五客到蕭疎逕自三盞道飲醇同德量豈同憔悴恨江潭

秋夜集何士抑漱六齋題贈

城隅黦築傍林塘愛爾爲園似辟疆小閣疎陰喧晚雀虛庭涼雨濕啼蛩疏泉香落夫容徑壘石雲生薜荔牆門外苔深車轍少不妨來往共求羊

送張侍御出按茶馬關中

旌旄千騎似雲從遙指函關百二重已有霜威清御苑更看天馬出真龍草荒阿閣秦臺輦霞鎖祠壇太乙封最是褰帷登嘯處仙人掌上露

青棠集

卷之六

六

初濃

庚寅元日立春

愁裡驚聞柏酒傳更裁巧勝聞芳妍共言春日逢元日卜歲今年勝百年夷律盡隨雲英變輕雲初傍柳條鮮聖皇正喜行時令佇看昇平樂管絃

玄墓山看梅花

十里梅花望不窮蹇驢行處踏香風題詩却愧同何遜投謁真疑類孔融遊騎歌聲尋茂苑落

花樵逕問吳宮萬山積雪餘殘照應族扁舟入剡中

姚伯道昆弟過訪廬中兼以詩慰賦荅一首

飄飄踪跡類孤蓬寂歷門庭閉晚風君豈劇談從謝過余將歎孝愧王戎草深陋巷無停驂雲斷寒江有片瀉一水盈盈千里隔不知清論許誰同

春日集姚伯道臨雲閣對雪同賦

青棠集 卷之六

七

綺閣連甍控彩霞亂山飛雪映梅花晴空玉擁三千界遙甸銀迴十萬家秦郎蘭風薰夕照揮毫春色盪雲華高歌不覺清尊盡遮莫樓頭片月斜

虎丘山作

曉靄烟霏護玉岑嵯峨樓閣潁平林龍埋劍雨青山吟虎臥松雲碧殿陰塔院曇花半空落石壇忍草四時深姑蘇往跡重回首慨息千年朝氣沉

初夏過王村塔院

爲覓琳宮跨石梁到門苔蘚自蒼蒼鳥啼灌木千童合風落殘花一逕香路入空山塵自隔人間初地日偏長不愁豺虎堪驚靜夜旃檀禮法王

發自雲間顧仲芳中翰楊世叔宋彥二孝

廉移樓船相送別後有賦

玉井蓮花十丈開紛紛歌吹樓臺鳴榔烟水搖書席卷幔星河落酒杯更有碧霄秦鳳下更

青棠集 卷之六

八

看遙岫楚雲來金壘銀燭拚乘興曉箭銅壺一任催

畫閣金鋪綠水平揚鈴疊鼓下孤城雲連野樹帆前合日射殘虹海外明忽訝結樓同屋氣何人吹遂作龍聲臨行欲擬江臯贈處處芳洲有杜蘅

壽景山袁封公七來二首

龍章初被 主恩寬鶴髮逍遙白玉冠教有春恭三異在德聞楊震四知難公自却金神仙秘

術傳熊鳥茂宰清時識鳳鸞試向汝南評月旦
家聲誰得似袁安

幾度桃開閱歲華新秋樂事倍清嘉地臨東海
蓬萊闕宅近虞山綺季家袖舞宮袍觀彩月杯
行天酒酌流霞仙郎欲獻千秋壽種得河陽滿
縣花

秋懷三首

蓬門畫掩柳條疎蘭友歡違怨索居架滿露魚
時自檢庭深蔓草不教鋤娟娟淨月流瓊宇冉
青棠集 卷之六 九

冉孤雲度玉除懶癖向來同叔夜故人久擬絕
交書

不問雌雄似奕棋但將舊枕日斜時疎狂踪跡
從人詫磊塊生平只自知危葉驚風偏易隔新
蟬泣露正含悲高山已絕鍾期聽青眼於今好
向誰

十日驕陽暑未休涼歊忽動濕雲流江湖但有
漁蓑夢枕簟偏生夜雨愁行路正堪嗟按劍深
山何處覓藏舟直須酩酊從吾好世事浮沉任

海鷗

十四夜同翁君長舟中對月

湖南湖北秋水多月高月下生金波遠山乍出
澹雲樹寒渚半落空烟蘿自同客子青雀舫何
處美人白苧歌殘星歷歷橫曉色對酒不樂當
奈何

九日獨坐偶憶高常侍酬顏少府之作因

用其句爲詠

縱使登高只斷腸寒雲四野入蒼茫高秋亂葉
青棠集 卷之六 十

兼風響薄暮千峰抱日黃絕塞經年愁虎豹時
兼有中宵無地識龍光祇須酩酊東籬下何用

窮途泣阮郎

縱使登高只斷腸紫萸黃菊自芬芳涼風落木
喧鳥雀野水寒原接稻梁蘭佩未消南國夢荷
衣猶媿北山章凌歊戲馬俱陳迹短髮蕭蕭對
夕陽

秋旦遵宗謙方仲美二山人見過值事不
得久款賦贈一章

蓋交情喜共論孤燈濁酒慰江村客來自側
中郎徒病後誰同北海尊雨濕青山沉木末風
催黃菊綻離根平原十日余真愧惆悵離亭落
葉繁

送王紹濱駕部考績北上

芙蓉秋鏐動飛霜年少鳴鳩漢署郎壯氣千軍
迴組練春風三月下餘皇花迎紫蓋瑤京近露
湛彤墀玉漏長邊塞只今多戰壘佇君前筋借
明光

青棠集 入卷之六

十一

紀長公出新醪見招適聞中芍藥初開醉

後有作

多從愁裡度殘春乍喜花前白隋新誰向青州
誇從事更於魏國親夫人解醒自許真無賴照
夜還驚別有神莫詫隣家狂吏部重來潦倒不
辭頻

園中芍藥盛開侍家大宗伯公燕集賦呈

二首

平泉景物麗三陽曲檻雕闌百寶莊系綻纖霞

燭吐燄枝承曉露暗疑香喜隨曳履星辰動共
炎開尊日月長好比謝家諸玉樹春風歲歲滿
華堂

奇葩曾占上林雄怯並花王富貴同金谷乍披
香靄散華清初沐瑞烟濃氛氲低壓銀鈎濕瓏
璨光分玉燭紅賜得漢庭靈壽杖不妨扶醉月
明中

題宗將軍廟壁

將軍名禮嘉靖間島夷入寇將軍提勁卒

青棠集 入卷之六

十二

禦之以糧餉不繼戰歿有廟在皂林

鐵騎驍騰自朔方孤軍轉戰困餓糧亮王憐裹革
皆彪虎誰使扶創喪犬羊野鬼千家愁暮雨啼
烏幾樹怨斜陽百年舊恨衝牛斗寶劍蒼茫夜
有光

允文以閏六月十三日爲懸弧之辰益希

邁云賦贈

數十年來此再逢青山到處自扶筇知君日下
稱鳴鶴若箇隆中問卧龍三舍行歌惟劇劍六

傳誦有疎鐘爾聞賦得巫山雨夢落高唐
我峰 允文新納姬名巫雲故戲及之

贈李山人 李精玄同之理且著星曆

烟霞道人土木形雙瞳炯炯自有金丹
變白髮坐看玉液注黃房或見守靈柱下史曾
授鴻寶枕中經月明夜靜一揮麈喚起塵夢還
惺惺

送溫提舉之蜀干

幾年宿衛著勤勞千里駟車氣轉豪臣業自同
青棠集 卷之六 十三

巖使重榮名元並大夫高錦官樹色連雲嶂灝
瀕江聲歎雪濤聞昔王尊曾叱馭莫愁瘴雨濕
青袍

賦得蓮花贈俞郎

十里香風度遠沙橫塘秋水絢朝霞似牽羅襪
凌湘浦共逐新粧映若耶種自青泥元不染資
同碧玉更無瑕翻飛併作潘家步爛熳芳尊燭
影斜

吳門邂逅屠長卿留飲舟中

見乎詞

湖上相逢舊俠多青蛾畫舫擁笙歌高城挂日
蒼山暝遠水浮天白雨過雁跡幾年非羽翮
盟千載托烟波翻憐此夕難酬興酒醒孤槎奈
別何

過弁山園懷王大司寇元美公二首

一代文章推國工綸竿龍臥海雲東烟霞縹緲
神仙闕臺殿參差帝子宮月滿鏡湖思賀監草
荒玄閣憶楊雄空留壁上題詩處夜夜青天落
青棠集 卷之六 十四

彩虹

名園勝地築三弁矗石千霄綴蔚藍未得青天
追李耳空從白鶴問蘇耽瑤枝玉樹封仙洞幽
草慈雲護佛龕零落山丘千載恨不禁清淚洒
羊曇

溫允文同朱中翰君采入楚歸秦筆訊之

君賦南征意若何錦帆落日洞庭波由來大國
謬雲夢定有雄文弔汨羅水沒孤城春樹遠月
明空峽夜猿多峴山片石差堪語科蚪首文儒

未磨

鎮東樓

飛閣千尋鎮鉅邦，弓刀萬隊肅雕窓。
驚浮地窟蟠滄海，蜃樓雲樓起大江。
練淨星河時耿耿，鏡懸日月自雙雙。
雄文談笑生尊俎，坐見轅門偃豹幢。

秋日方子振自清源見過賦贈二首

曾携樵斧逐仙遊，妙技翩翩動五侯。
一自移家居渤海，幾時騎鶴上揚州。
義同徐稚非磨鏡，俠

青棠集

卷之六

十五

比馮驥豈翻緣正好淹，留行客棹月明霜冷白。

蘋秋

十年京洛識高名，千里重來倒屣迎。
黃菊籬邊陶令酒，丹楓江上闔閭城。
驂車曉破蒼苔色，棋局寒催落葉聲。
雲白天空帆影亂，不禁鴻雁動離情。

靈壁道中長至二首

陽春偏不到窮途，愁望天涯草色枯。
葭管有時回玉律，楓宸無地憶高呼。
風傳鷓鴣聲初急，雲

盡歸鴻影乍孤，報主尚慙同犬馬，投身終擬

混江湖

客路愁驚節序過，風塵匹馬渡黃河。
寒山點點隨人小，斜月依依上砌多。
湖海頻年空杼柚，烽烟絕塞擁干戈。
孤臣此夜身千里，夢逐殘更到玉珂。

剡門道中三首

荒原野燒接空冥，白草黃沙督亢亭。
山入盧龍寒愈迴，雲連涿鹿晝常青。
冰霜歲逼音書斷，天

青棠集

卷之六

十六

地愁昏戰血腥，北望甘泉烽燧急。
幾時點虜報犁庭。

犁庭

雪色雲陰凍不流，桑乾北去古幽州。
截天關塞歸無棣，轉地風雲起不周。
騎馬空傳收郭隗，烏蛇誰爲破蚩尤。
由來日近長安遠，極目金莖總是愁。

野渡栖栖欲問津，誰憐廿載尚風塵。
寒飈塞馬嘶偏急，凍雪饑鴉噪轉頻。
象緯此行關索米，滄江何地問垂緇。
自知直節慙長孺，敢向明時歎

積薪

送馬祠部督學江右

暫同南省問鳴鷄惆悵東風忽解携
剖玉豈容終泣楚聽辛誰使濫吹齊啼
鶯芳草歸梁苑疎柳晴烟拂御堤
瀑布香爐俱絕勝憑君綵筆寄新題

被罪出都言懷二首

吳楚飄零一逐臣
難難國事轉傷神
扁舟已遂鴟夷興
萬外猶存馬革身
易水寒風愁送客
青棠集 卷之六 十七

門春草解憐人輕肥金紫從他美
龍性由來豈易馴

五斗初辭暫息機
縑塵不遣傍荷衣
眼中軒冕非吾樂
夢裡溪山與世違
楊柳和風催驛路
桃花春水上漁磯
浮家早結玄真子
共逐灘前白鳥飛

武城道中清明遇雪

孤客逢春自憐短蓬布絮風事然已愁三月
吹凍雨况復四野空寒烟提壺上塚此村有梅

杯費花誰箇邊濁醪麥飯且足興
醉裏高歌縣上田

河上邂逅嚴中翰道微枉詩見贈賦謝

放逐孤臣氣轉豪
青鞋踏遍嶽雲高
故人尊酒對明月
大壑悲風生暮濤
身遠金門猶戀闕
詩酬玉案媿揮毫
國恩與爾俱非淺
夜夜淋頭泣寶刀

贈劉陶字民部

一時通籍向金閨
十載萍飄志未違
世事無端青棠集 卷之六 十八

供按劍孤臣有淚但沾衣
蕭條濁酒論春雨
潯河流瀟夕暉
此地英雄今古恨
傷心并作楚雲飛

張明府招同何士抑蔡集甘露寺

南北雄圖天塹分
憑高江色自氤氳
孤汴樹沒晴廻照
絕壁臺荒畫鎖雲
貝闕龍官開十地
鯨波犀甲動千軍
前朝回首繁華處
祇有寒流對夕曛

虛閣微茫暎遠洲
海門殘日澹悠悠
恍前樹色

峰巒近望裏烟光島嶼浮勝地有緣逢地主名
山到處集名流當杯不盡哀時意極目中原起
暮愁

寄項任菴考功

織霞初建赤城標縹緲仙踪日月遙舊憶鵷行
翹曉陞于今鴻羽隔層霄三年未滅懷中字孤
夢頻懸海上潮寄語憂時山吏部窮邊兵甲幾
能銷

送沈水部應召之任淮南

青棠集

卷之六

十九

迢遞弓旌出漢關共看謝傳起東山仙郎名姓
知題柱聖代恩輝有賜環蜃氣遙分淮甸迥
龍光常遶泗陵還狂瀾舉世何人障桂樹于今
未許攀

送沈儀部之任留都

廿載林居詠素絲幽情常共白雲期竭來赫奕
千旄色特起從容禮樂司黃髮自應關國計青
山終豈負明時鵬鵬尺鷃俱成適莫向升沉感
別離

綺歲聲華蚤握蘭千年友道慶彈冠古來王事
稱靡盬未許幽人賦考槃驛路帆開秋水碧江
樓嘯倚夜光寒鍾陵雲物供幽賞不爲憂時帶
易寬

寄嚴道微中翰

春風江上動飛旌十日周旋意盡傾策抱憂時
同賈傅家傳世業似玄成懷人興遠孤雲發報
國心懸萬燧明欲采秋芳相寄問蕪葭白露不
勝情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

陸伯生過訪溪上

蓬蒿寂寞五湖濱失路相憐有故人喜共季鷹
葦菜美况逢陶令菊花新堦前霜色飄黃葉門
外溪雲冷白蘋極目風塵關塞遠不知何地可
投繯

送朱內翰還朝兼簡乃兄君采

紅亭花柳日初曛綵鷁笙歌滿路聞負弩爭誇
還蜀節奏書應擬過秦文誰家鳳閣聯雙壁日
侍龍池切五雲欲濟時艱須補袞共憶丹悃佐

明君

送敬菴先生督撫閩中二首

南嶽烽烟定若何，雄才千里任揮戈。
雲屯劍戟驅龍虎，風卷旌旗擁鵝鶩。
擊楫洪流滄海盡，攀帷山色武夷多。
誰言俎豆非軍旅，銅柱勛名未許過。

挺金疊鼓引飛旌，佩印登壇屬上卿。
甘載蒼生勤想望，一時碧海見澄清。
月明管壘春傳角，滿撼樓船夜勒兵。
聖主只今勞拊解，爲開驛閣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一

待題名

春日朱文寧溫允文見過小集

巷南巷北愁霖雨，花落花開傷客心。
稍喜故人傾臘酒，乍逢霽色滿春林。
薄寒半壓梅枝瘦，香靄初籠月影沉。
相勸及時須共飲，邊庭戎馬正交侵。

沈中丞自就李移居君上因賦贈二首

尚方請劍想英風，秦苑雄關節制通。
三黜自知存直道，寸心獨許抱孤忠。
暫來皂帽歸東海，可

得青山似剡中。却嫌鴈鷺棲息晚，敢將飛舉附冥鴻。

山城地僻隔烽烟，紅蓼溪深好寄椽。
牢落共懷憂國恨，艱危終賴濟時賢。
橋邊舊覓留侯履，湖上初歸范蠡船。
麟閣雲臺應計日，豈須重著卜居篇。

與金玄朗共飲分賦得九灰

西徵初聞頒賞下，東夷重報捷書來。
滿前故人道故事，各添新喜傾新醅。
江魚味正美，當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二

階前葵花始開，手中金尊不痛飲。
鏡裏白髮行相催。

雨中兩沈君過集志感一首

沈善賢

朝來梅雨忽如絲，點徑荒苔綠自滋。
座上獨工枚叔發，竹間爭覆仲宣棋。
浮名早悟雲霄絕，短髮還看日月馳。
朋舊漸驚凋落後，儘容花裏醉歸遲。

贈謝司理二首

英年文藻振西京，執苑先標赤幟名。
三尺獨承

天子詔五湖爭比使君清白蘋花引憑欄嘯蒼
弁雲開擁傳行誰道平反勞案牒風流千古謝
宣城
竄逐身偕石戶農豈綠貴客重臨叩柴車不混
塵中駕皂蓋偏同物外蹤四壁烟霞開薜荔秋
城風雨暗芙蓉于今好事君公少高節真慚楚
兩龔

飲祝明府賦贈

行藏久已付烟波塵世誰能問釣蓑不是神君

青棠集

八卷之六

二十三

親木石何因尊酒對松蘿山臨澤國雲常滿花
映衙齋鳥自歌聽罷鳴琴人吏散垂虹秋水月
明多

同楊思說周士昌集黃貞父孝廉閣中同

用門字

翠竹青蘿帶小軒寒山流水正當門百年事業
憑衰髯千古交情付綠尊入夜驪光驚乍合衝
霄龍氣許誰昏黃金然諾今安在濁世風波豈

易論

春日潘徵復朱文寧諸君過集席上分韻

送吳允兆

得陽字

艱難久矣謝清狂聊對飛花各盡觴報主蚤曾
甘馬革酬恩誰謂借魚腸鷺啼花樹春風晚月
隋江城曉漏長惆悵心知又相隔忍聽歌管醉
離堂

李伯遠移居山中過訪不遇承枉詩見投

倚韻和荅

一棹山陰雪後看愁中春色又驚闌登龍賓客

青棠集

八卷之六

二十四

誰當重羅雀門庭豈耐寒豪舉重焚齊邑券幽
懷終托楚臣蘭論文尊酒無時共夜雨殘花徧
藥欄

無緣相共採溪蘋千里論交自有神處處青山
堪卜隱年年芳草倍憐人烟霞結伴携雙屐蘿
薛成陰滿四隣不是耦耕甘忘世從來林壑意
偏真

于兵憲存素留飲賦贈

輝輝棣萼在華堂世澤高門倍有光獨震風霆

三輔地平分烟月五湖傷飛花滿路供移相
雨孤城對舉觴莫向燈前生感慨於今末俗
羊腸

晚酌弁山石上同白父聯句

石上蒼蒼暮靄生坐來雲壑散松聲幾村黃鳥
啼花落無數青山逐浪明欲借天風吹客醒任
教涼露濕衣輕浮蹤忽憶鴟夷子極目滄洲何
限情

詠黃太史齋前古松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五

白玉堂前綠玉樹橫空百尺寒颼颼青天時時
響琤吹明月夜夜飛蒼虬綺閣依微潤几席方
除宛轉疑山丘兔絲嫋嫋欣有托凌霜冒雪偕
千秋

荅姚伯道上已見過之作

故人相對解煩憂啼鳥深林坐轉幽眼底蜉蝣
真自咲山中猿鶴總堪羞錦茵滿地花初落翠
障連空雨乍收莫向芳辰論被襖祇今洛水亦
東流

寄荅吳子野京口見懷之作

携手河梁春草間憂時蚤見鸛班班絨題莫寄
孤臣泪尊酒誰開遊子顏策馬西風商坂道懷
人落日魯陽關愁心江漢滔滔轉相逐東流不
可還

和周公美別姬人

減盡金尊廢短檠寒江搖落雁孤鳴空悲只尺
腸先斷不信尋常泪易傾驚冢有時憐紫玉瑤
臺何地夢飛瓊才人詞賦休輕買千載蛾眉恨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六

未平

阻雨湖口過宗人留酌

秋雲吹滿綠荷衣寒雨蕭蕭白板扉無那烟波
迷釣艇坐看空翠濕漁磯多愁更與愁時值選
勝寧知勝事稀賴有阿咸同歡詠暫留歡賞莫
教遲

林屋晚眺

物外相期共采真遠披蒼莽竊嶙峋虛巖隱隱
見蛟室惟石片片生龍鱗身逐雲舄出蓬海手

扶日御歸桑津已知只尺塵凡隔何用

桃源求避秦

能仁寺次王大司寇韻
秋風獨放五湖船隱約珠宮一徑懸虛閣夜飛
青鏡月石門書掩綠羅烟竺書淨業窺諸品寶
座名香習四禪悟得真空無壽相設隨松鶴問
流年

贈梅泰符

湖上相逢意乍傾蘭舟挂楫鏡中行遊仙元自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七

稱梅福多病誰云倦馬卿采石江空秋水淨敬
亭雲落暮山晴題來鸚鵡人俱誦能不輸君獨
秀名

九日楊思說招同房緯真湖中泛雨

野水寒山背郭斜晚烟疎雨澹蕪葭籬邊有酒
陪元亮座上何人識孟嘉幾處鐘聲來極浦半
空鳥影落平沙芙蓉楊柳俱蕭颯感歎秋風鬢
易華

送龍君御應聘金陵兼歸省觀

鶴鳴明詔下江濱江上秋風擁畫輪元禮登臨
誰復羨孫陽相馬故稱神收來竹箭材俱美佩
得吳鉤氣自新萬樹桃花歸獻壽知君不是避
秦人

寄安小范吏部

忼慷悲歌燕市傍關河幾見柳條黃最憐曳杖
青山客揔是含香粉署郎萬里孤臣私雨露千
言疏草挾風霜蕪葭零落伊人遠腸斷秋空白
雁行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八

乙未元日書懷二首

棠英驚看歲漸增江湖短髻只翦鬢白龍父自
甘魚服赤鸚鵡從教笑大鵬家散止餘鬢若聲愁
來賸有酒如澗司空神識知誰是劍氣衝霄未
可憑

浪跡飄然自五湖當年紫禁憶高呼鳴鑾早聽
鯨鐘起載筆虛隨鳳輦趨東海夷王輸肅慎遼
陽銳卒擁螭張遙瞻北極三千里佳氣時時繞
泰符

送沈中丞之任閩中

和風吹雨散青蘋。龍騎駉驎指八閩。大將從戎初奏凱。夷王稽首願稱臣。旌旄曉動蒼山色。角曙迴碧海春高臥。久知諳豹畧。佇看名姓上麒麟。

西山邂逅徐文卿諸丈同登來青軒遲月

有作

高閣嵯峨倚翠微。群峰倒插散斜暉。月臨泉影空山白。風落松濤夾路飛。霜滑豈愁危磴仄。宵

青棠集

卷之六

二十九

深惟覺曙星稀。喜君不費招尋約。共拂巖前薜荔衣。

同傅侍御伯俊李臨淮惟寅集朱女脩齋

中分得來字

高館芳筵清夜開。千門寒月照銜杯。牙冠拂簾看雄氣。虎帳談兵擢上才。北闕晴雲當戶入。西山秋爽襲人來。朋簪正盍嗟分袂。淒斷恒山朔

雁迴時侍御有晉陽之行

又用前韻送伯俊出按三晉

馬頭旌拂萬山開。使者登車亦快哉。白筆似霜當殿出。黃河如綫自天來。行邊雪色通勾注。禮佛空花散五臺。丰采稜稜誰得似。成周柱史漢庭才。

冬日同劉玄子較射西郊有作見投率爾

訓舍

金鑣翠蓋擁城隅。鶴轡連錢出廣衢。雪盡寒林驚落雁。霜凋白艸走驕狐。星隨赤羽光疑動。月傍烏號影自孤。誰道儒生無骨相。知君早已棄

青棠集

卷之六

三十

符孺

戈旋卿槐陰堂在苑西題贈一首

竭來避世向金門。華戶高槐結駟繁。膏藥舊稱無二價。著書今滿五千言。西山樹色明衣桁。上苑花香入酒尊。却忘湖南招隱地。年年芳草憶王孫。

早春見雪有作

長安經年不見雪。入春十日纔飄零。風搖柳枝未全白。日照山根猶自青。窓外初疑月皎皎。馬

頭欲隨雲冥冥江南占豐詎足信此時野哭誰堪聽

送徐文卿上林奉使歸吳

蜚翰十萬水衡錢美爾乘春去若仙文似相如能獻賦齋同蘇晉每逃禪關門烟樹迷征蓋海上雲霞引畫船歸及江南風物好桃花燕子夕陽天

滿路飛花拂去旌驂驪駒馬向茸城黃童舊擅無雙號驃騎誰如第五名乍可月明聽鶴唳豈

青棠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因風起憶尊羹相求亦有烟霞侶谷口須君賦鳥鳴

送董繼可奉使秦藩兼歸省親

如雲旌旆引鳴笳負弩爭誇擁使車舊是殿中曾折檻今疑海上有浮槎層樓日出看霞氣仙掌風清挹露華我亦漢庭供祀典獨輸三策屬君家

春日同張先生凌金吾諸君遊摩訶菴聽

無絃上人彈琴

千行新柳拂長堤十里香風散馬蹄寶地乍看花雨濕禁城遙護法雲低烟消樓閣諸峰出春隱房櫺獨鳥啼理罷清音僧定後自將無語證菩提

送顧仲方中翰得告南還

青門草色映高旌紫陌鶯聲喚客程染翰自能驚鳳沼忘機今已狎鷗盟桃花水漲黃河渡楊柳春深白苧城四壁雲山圖畫裡知君不淺臥遊情

青棠集

卷之六

三十二

強年消息付鴻冥塵世翻然尚獨醒石室久淹供筆札名山投老托丹青關門忽度真人氣大史遙占處士星竹邇石田滄海上烟霞滿屋畫長局

詠馬上雙美人

寶聰雙挽石榴裘望若乘龍去似雲忽訝並肩同虢國還疑出塞是昭君雕欄芍藥枝齊茂玉沼夫容蒂未分蹀躞香塵看不見亂紅多處總紛紛

青棠集卷之六終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五言排律

九日登金山

他鄉逢九日佳節共登臨望處海門斷憑看地
軸沈茱萸今日酒黃菊故園心片石分南北江
流自古今鼇浮孤嶼出龍臥五雲深水沒千家
市霜凋萬樹林中原頻極目秋氣益蕭森

遊善權洞二十韻

青棠集

卷之七

一

洞府杳難卽幽探境絕奇巖前盤虎窟谷口覆
虬枝當午乾坤暝未昏星斗移琅函千古闕玉
筍半空垂丹冷霞封竈龍藏寶作池瓊樓通窈
窕琪樹列參差地脉撐孤柱靈苗異五芝神湫
晴亦滴毒霧晝常吹仙掌瑤堪把金書手自披
谿衍飛霹靂蟠踞儼蛟螭雲物千重辨天光一
綫窺路從窮復轉石以綴還歌白日容吞吐瑤
華自陸離捫參重歷井伏象更馴獅上下長蘿
合攀援古磴危玲瓏同複道結構類不羃石罅

疑開闢硤崖忽救廚工元輸造化巧豈藉瑤
已覓王生髓誰携謝朓詩此中耽閨寂不爲避
秦時

九日諸君集小閣分得林字時長卿已將
別去悽愴之致情見乎詞

百尺崇臺壯三秋極望深楹前飛遠岫窓際出
平林雨浥花英秀雲連雁影沈佩萸垂紫玉餌
菊摘黃金賴有龍山客聊同彭澤吟夫容妍晚
色梧竹颯寒音露白澄孤月蛩哀襍暮砧世途

青棠集

卷之七

二

悲按劍雅抱欲抽簪不淺江淹恨其如張翰心
思君五湖棹一夜度山陰

陳岷麓約遊慈相酌半月泉有賦

松杉夾路入臺殿與雲平地迥塵疑斷林深鳥
不驚金題標日出寶界自天成已喜行花縣還
看近化城巖青揮蓋合嵐翠傍輿迎檜老干霄
立潭空並月明濕衣生雨氣懸溜作琴聲君豈
思投轄吾將詠濯纓流堪同潤澤淡可論交情
石齒含烟漱春芽帶雪烹朗然人共盤皎吳魄

俱生到覺禪心淨澄茲俗慮輕虛中應不染
比使君清

早春雪中過茅公良話別

風雪暗溪路携琴問故交屢迷迴岸艇時有拂
雲稍凍蒞爭施萼飢鳥不戀巢窺園余謝董供
饌爾同茅栢葉青浮盞椒花絳入看丰儀慙合
璧情好允投膠別擬江生賦玄非楊子嘲猶堪
慕厨酒狂態未全拋

羅水部項比部邀飲天如閣有賦

青棠集

卷之七

三

地分淮海勝光借使臣星草色當軒合河流入
戶聽神功傳治水邁德頌明刑珠玉雙歌美山
川摠籍靈旌旗紫遠淑絲管泛春汀水繞千家
綠簾開萬樹青林虛斜日度閣迴片雲停賭墅
留晴靄清吟動杳冥陽侯方效順前路好揚舲
夏日同陸伯生集黃玄之齋賦得一東韻
跡似金門隱林將中散同避人聊卜築即壇更
觀空烟外遙岑合花間御氣通逕深稀結駟臺
迴度孤鴻散映青藜色開尊白社風嵐低猶挂

雨天耿半垂虹燭滅涼偏入歌殘興轉濃莫愁
歸路晚斜月正腫臃

有感

聚勢同羶蟻投身等夜蟲黃金七寶蓋白玉五
花驄怙寵看題劍承恩許賜銅衣冠齊七貴車
騎傲三公舉手千人避高談四座雄揚威來灞
澠行樂過新豐狡兔初營窟飢鷹正逐風方知
霍家盛豈識阮途窮時詘謀偏拙言乖道未同
逝波寧再返西照詎能東翟尉題堪續相如賦
青棠集 卷之七 四

擬工雲飛寒谷杳葉落暮庭空偃蹇猶孤翮飄
飄類短蓬感今疑夢境歎往憶歡叢欲破塵中
事君看塞上翁

送朱太復北上十二韻

結綬趨丹闕分符向紫幃雲隨雙鳥下花逐片
帆飛兩地甘棠頌千秋白雪稀麥風薰別酒柳
雨濕征衣作賦金聲擲談玄玉屑飛賢堪齊宥
賤清擬類胡威駿骨收應始牛刀喻豈非良材
展托同好惜乖違驛路鶯啼緩離筵草色菲

悠悠若水綠驪曲駐斜暉

雨中閒居訓李白父見寄

日日客滿座朝朝愁廢食
暫逢甘雨集因得素懷寬
乳燕初濡翼新渠始汎瀾
誰云塞軌易方此習玄難
廓落千書卷幽閒一釣竿
偶然醒睡夢暢爾吸龍團
君自詩同謝余將髮擬潘
春聲開檢入曉色捲簾看
枕簟琅玕翠尊壘琥珀寒
竹綠風浙瀝雲抱石嶺岼
難燭星疑隨烹葵露未殘
爲開三徑待長日藉盤桓

青棠集

卷之七

五

徐恒菴明府考績膺褒奉贈十韻

漢殿掄才日虞庭奏績年
龍章初煥耀鳳翥蚤騰鶩
越國馳英譽荆南產大賢
雄才稱展騁妙理解烹鮮
名已懸霄漢官元應斗纏
春花飄墨綬夜月動朱絃
郢雪篇疇和江濤賦共傳
湖光憑几外山色放衙前
北闕褒應首東阿望豈專
佇看青瑣近扈蹕有神仙

壽外大父鹿門翁八表四十韻

禹穴通靈柱蒼源湛玉泓
商知從句曲夢已兆

長庚文豹斑初見雕龍辨屢驚量應伴叔度朗

不讓慈明麗藻披三賦雄才邁兩京清通晉裴楷任俠漢樓卿
虎尾危難蹈蛾眉妒易成藉虞仍壯志航轍自高情
偃蹇憐楊子沉淪類賈生掀髯時慷慨抵掌任縱橫
譽以窮偏重材繇困轉宏建牙三輔地秉鉞五羊城
鸞鶴千人陣貌貅萬隊營笑談揮白羽叱咤倚青萍
班祿曾銘石終軍亦請纓妖祲攬搶落夷風瀚海清揚旌
奔狡兇築觀駭長鯨已著伏波績誰誇驃騎名

青棠集

卷之七

六

詎令投杼起無奈謗書盈遂尚龐公隱來同冀缺耕古文探鳥跡佩劍有龍精
彭澤追陶令青門慕邵平千秋垂大業一壑謝微榮
薜荔山中服鷗鳬世外盟烟霞雙鶴躋展天地一楸枰
皓首耽詩卷玄情付酒鎔瑤塔芬桂樹瓊砌茂蘭英
陸橐金俱散萊衣彩共迎聰卓方蹀躞豸繡况崢嶸
君自來齊伏人將壽擬彭虬鬚真鶴立燕頤更霞頰
正值新秋爽欣逢泰宇晴星光呈綺席佳氣動雕楹
繞膝歡諸子稱觴禱衆錫經筵

傳寶訣渴豈藉金燕樂志田園足凌虛步屐輕
西池停鳳駕緱嶺下鸞笙沆瀣冰盤饌醅酬玉
半傾閱章標琬琰仙樂奏韶英東帛玄纁使行
看訪釣璜

下潞河張先生及諸故人見送賦別十二韻

策蹇去蕭然行行大道邊雖遭明主棄喜得
故人憐舌在心逾壯身輕索似懸余無平子賦
君有繞朝鞭別路燕臺外徵歌易水前黃塵暗

青棠集

卷之七

二

天地白日澹山川焚惑難消異前此焚惑入斗前星自
協占新憂雙短髮舊業一青瑣漢汲終辭矣商
翁正取焉酒光寒夜魄劍氣集星躔自誓衷猶
赤誰嘲草尚玄湘潭歎憔悴擬嗣楚騷篇

舟中值大雪遣興二百字

北地春寒厲南郊急雪吹傍舷時颯颯映水故
漪漪浩渺空千里蒼茫黯四垂孤舟帆有影平
野路無歧鵲啄頻翻樹鳥飛忽隨枝麥新摧綠
穗柳弱亂青絲苟舍低全壓山崖踏屐危隨河

環若帶遇石皎如圭官路迴征驕賴垣出酒
村酤僵牧豎旅舶怯篙師縹緲秦封絕荒涼魯
殿移日昏迷晚渡烟禁少晨炊落落羈人跡依
依逐客悲鄉心愁正劇春色到偏遲隴陌迴鑣
候溪山放艇時啼鴛聞曉曉舞燕憶差池風土
真殊異雲霞亦夢思自應拚爛醉誰與和新詩
袁臥蹤猶媿王舟興可期夜深疎柝動吟罷益
凄其

靈巖山十韻

青棠集

卷之七

八

人世烟霞境前朝綺繡都層雲靈峭石絕巘頻
平蕪日月諸天近星辰萬象殊方輿遙控楚霸
氣摠銷吳淑景移千殿寒陰散五湖臺空琴半
落天迥塔全孤鳳輦虛環珮龍池廢輶轡花深
廊窅窅薛蝕碣模糊代謝看麋鹿興亡付鑄鏤
祇令禪院寂惟有夜啼鳥

大中丞常公南歸武昌贈別二十四韻

海宇方龍戰疆隅賴虎臣軍帷籌策客山墅賭
碁人梗梓荆南產縣黎楚國珍忠貞知命世謀

策動如神文武元歌甫屏藩正藉中韓鈴歸指
掌禁闥仰批鱗秉鉞千兵肅分符萬姓親鯨波
看靜越狼燧忽驚秦忼慨與投袂艱危想致身
戎車誇嘽嘽士馬復駢駢謨烈周南仲聲名漢
寇恂式肅威奮勇挾纊允懷仁凱奏中黃日威
宣太白辰詎應悲狡兔端擬繪麒麟勒碣文初
紀成城衆屢臻樂羊書自滿馬援謗誰伸保障
勛敵在攀轅涕洟均故令憐憫樹無奈重思尊
日月依朱芾湖山擁面輪玄情辭組綬生計祗
青棠集 卷之七 九

松筠鄂渚舡俱泛湘蘭珮獨紉潘輿歡奉母陳
輅醉留賓鳳德終難隱熊蜚夢已新豈容江漢
上寂寞老垂綸

大廷尉沈公北上奉贈三十韻

聖代求遺直 明君重老成
弓旌三殿下 繡帛五湖迎
林壑甘龍伏 朝端仰鳳鳴
孤忠日月迴 一疏鬼神驚
秦苑熊羆士 函關虎豹營
指揮清漢漠 談笑落機槍
暫息東山駕 常懸北闕情
辭蘿諸妙賞 木石締深盟
卷盡君溪水 道逢桂棹

行雄才八韻賦豪飲百壺傾
憐我栖蓬舊相隨
采杜蘅浚郊來肅肅
谷口聽嚶嚶問字玄亭草
廢歌白雪聲每欣承琬琰
時復奏韶箴邊計紛
馳羽夷波正駭鯨欵和聞
衆議戰守孰論兵欲
藉匡時畧還推間世英
賜環頒特命題劍荷殊
榮志節齊長孺憂危類
賈生廟謨看借箸
國是特持衡獨秉人倫鑒
方知天下平尊嚴陪列
棘慷慨共班荆啼鳥頻
催騎飛花亂拂旌河干
雲黯黯若下酒盈盈夷
險途俱歷艱虞態屢更
青棠集 卷之七 十

包山寺

古逕聖蘿入禪宮
列嶂懸庭多拂雲
樹門響逐風泉水
呪神龍伏經來白
馬傳人家孤嶼隔
地勢五湖偏貝葉
開靈泉蓮花擁法
筵晴空吹綠雨亭
畫失青天旣與仙
壇近惟於靜者便
鐘鳴齋飯罷雲遶
佛堂前客到吟秋
水僧歸及暝烟

浮生知不着從此問真詮

七言排律

壽楊邑侯

斗間紫氣指西吳何處真人幻有無自得丹砂
通寶訣不妨綠鬢縮銅符琴清几閣雲偏入吏
散公庭鳥自呼瑤圃月明食沆瀣春城花滿醉
醍醐曾隨鶴駕趨蓬島會見鸞書下海隅霜淨
白蘋迎翠蓋風排碧浪擁晴湖化同甘雨滋琪
樹心似寒氷映玉壺應是王喬居葉縣行看雙
青鳥集 八卷之七 十一

闕有飛鳧

徐明府邀飲同鄉駕部席上賦謝兼送駕

部北上

九月尊鱸張翰杯勞君折簡問蒿萊千年誰聽
鄉生律七子元推徐幹才座上雲陰孤嶂入尊
前秋色五湖來客非邛邑王孫重花是河陽仙
令裁局散空亭江月曉鴻飛絕塞楚天哀琴從
明宰聽流水笛送征人有落梅此去袖中司馬
奏應同羽獵諫書裁 青棠集卷之七終

青棠集卷之八

吳興董嗣成伯念父著

五言絕句

言別三首

雲迷夜歸路雨打獨行船雨歇雲復散依然愁
滿天
雙雁向南翔本期共往來誰知中道散叫斷江
天哀
大舟行何遲小舟行何疾一番風雨散起視又
青棠集 八卷之八 一
相失

雨夜野泊

冰霜千里客燈火幾家村行役盡如此蕭條何
足論

風搖百草秋雲暗千山雨獨夜不成眠聞鷄忽
起舞

青溪渡

乘筏渡青溪溪邊寒流迸眇若凌波仙踏破空
中鏡

灘聲

鳥鳴玉琤琤澗深石齒齒
寒往從之枕流一洗耳

山中曉行

春風策蹇驢殘月在荒嶺
高樹鳥初驚霧濕衣裳冷

二陸祠

山上二陸祠山下華亭鶴
鶴唳響秋風千古人寂寞

青棠集 卷之八

槿牆

槿牆東籬邊紅英爛成幕
朝看槿花榮暮看槿花落

紅菱渡

溪上爭渡人溪中采菱女
落日暮烟收隔溪人共語

石壁

古石生龍鱗疑向青天坼
解衣恐礪薄一片秋雪白

乞花場

曾向隣家子乞得園中春
年年花自發不見乞花人

錢夢禎居山中春日過訪得禪言二首

結廬山之阿寒雲挂飛瀑
雪霽六尋梅相携騎白鹿

竹間三逕開同遊有二仲
柴門夜不扃片月還相送

秋日送公良之金陵

青棠集 卷之八

三

醉裡送行舟望望孤帆影
天空雁不飛江清暮雲冷

大江水初碧秣陵秋正高
金罍盛美酒相携醉蟹螯

東風送樓船飄飄隨所之
金焦若相問爲寄舊題詩

江路楓葉丹壚頭村酒綠
秦淮夜月明醉擁人如玉

九月八日與方

落英正堪食采之坐秋圃愁無送酒人寒窓嫺

秋雨

華林園詠

連勝街

園中日滋花聊共田家雨春來擷芳菲香風動
禾黍

文霞閣

霞光蕩綺疏五采紛如織中有飡霞人千秋駐
顏色

青棠集

卷之八

四

竹徑

萬竹吟秋風素心愜幽賞婆娑不知疲深林明
月上

紅薇亭

灼灼亭中花離離遶邊草草色正堪留花落且
勿掃

鶴塚

愛爾凌霄姿終然臥雲冷中夜明月來時時弄
清影

柿園

佳客坐幽林飄飄柿葉丹朝來點筆處千樹曉
霜寒

蕉肥

種蕉向南窓悠然對風雨秋來落葉多爲待題
詩侶

曲水軒

只疑路已窮復覩此華構開軒理鳴琴泠泠響
清溜

青棠集

卷之八

五

嘯臺

臺迥萬籟清天空孤月白但聞長嘯音可是蘇
門客

子夜歌十首

朝夕見歡容不得共歡語夜深摘蓮房心中暗
成苦

郎住小溪東儂住小溪西溪邊種芙蓉花開葉
不齊

晨行采花盡差將插簪傷白日過清露何時得

成霜

熏風自南來吹開繡羅裙裙上兩鴛鴦雙飛不肯分

人羨花枝好花落不成妍願作雙蝶飛隨風到郎邊

虛裁無縫綢明月照孤寢然燭向風前紅泪一時盡

歡如山上泉儼似山前草泉飛任風飄經霜草易老

青棠集

卷之八

六

愁如箔上蚕糾結復纏綿前絲未曾斷舊絲更相連

含愁向花間刺蔓牽羅衣無情雙蛺蝶故故傷儂飛

當門莫種桐桐葉秋易零但見梧子落不見梧子生

屏巖流觴處二首

翠壁自天開清流照人髮漱石碎寒雲飛觴逐奔月

烟霞染裾珮巖石供群仙一觴隨一咏誰數永和年

爲允文詠紙帳

素質朝含雪輕縹夜宿雲梅花香冷候清夢獨輪君

野眺四首

隔岸柳陰多古寺雲深處禪扉靜不扃鶯啼數株樹

李花白已綻桃花紅復酣不知身是客忽已到青棠集

卷之八

七

江南小枝白似銀大枝白如雪忽訝燕飛來溶溶弄春月

處處鳴春禽家家載春酒踏花歸去遲晚烟迷渡口

六言詩

春日同諸客遊支硎諸山六言五首

隔水笙簧時奏前林士女成行暮靄半含青嶼晴霞飛隔紅妝

雨欲晴嵐氣半明半滅林霏驚眼碧桃朱杏
瓦厨野菜山薇

闔閭城中蕭鼓館娃宮畔樓臺司馬鸛裘堪典
右軍袂帖初裁

翠黛曲環朱閣芳菲盡冒華池況有淵明藍筍
便倒山公接離

百里野田錯繡千林桃李成蹊清磬招提境外
夕陽烟雨橋西

初夏放舟入山卽事

青棠集

卷之八

八

南憐翠幕初覆西顙斜春半銜殘花欲沾鵬展
飛絮偏逐輕帆

麥隴鳩鳴雨急柳堤燕掠
小隴陌頭桑嬾

銀箏湖上娼家

栗留山下忽囀叱撥花外頻驚鼓柁村村樹色
采桑處處歌聲

秋日山行卽事五首

芳尊喜對嘉賓樓船盡載歌舞滿前明月青山
避莫吹笙伐鼓

白烟東塢西塢黃葉三村兩村背日僧歸遠寺
隨風鳥臨空原

遊客畫橋醉返夕陽湖水微波到處場登禾黍
人家門曬漁簑

雲鎖翠微樓館草荒郊祀壇埏滿耳樵歌牧笛
消得魚肥蟹鮮

片席遙凌浩淼孤峯半在虛無杳杳疎鐘香閣
依依鷗鳥平蕪

七言絕句

青棠集

卷之八

九

得陸伯生書

霜落燕山憶別時江南楊柳又參差傳來無限
悲歌意萬里胡天雙淚垂

題文太史水村圖

曲水荒村郭外居隔林雲樹半蕭疎漁翁收拾
漁竿去拄杖青山暮雨餘

夜過澤夫西第話別

夜鐘寒柝度城西殘月微霜送馬蹄取醉不辭
頻索酒明朝草色又萋萋

送潘太學同羅比部南還三首

秋風八月送君來又見衝冰匹馬迴
咲殺山中梅萬樹春來爛熳爲誰開

薊門朔雪滿千山
光照吳鉤五色斑
君去寄聲潯水曲
秋霜不改漢臣顏

燕姬壓酒送君行
去指吳天萬里程
獨有邊人春色好
年年長滿洛陽城

塞下曲九首

鵲印高懸列騎分
漢家新拜大將軍
熊旗半捲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一

千山月鉞甲橫披
萬里雲

雪暗陰山凍不開
騰喧萬騎射鵬迴
軍中夜進葡萄酒
醉向營前踏月來

落日胡雲黯未收
驕嘶獵馬動邊愁
戰酣不覺歸來晚
單騎腰懸可汗頭

雪盡東風草半青
漠南何處有王庭
帳前一曲琵琶晚
卧枕鵬戈血尚腥

萬里寒風吹鐵衣
寶刀一快陣雲飛
黃沙百丈連天起
殺道單于又合圍

朝輸吐谷走賢王
夜挽雕弓伏女牆
老遂不知

征戍恨故吹秋月
向遼陽

殺氣吹殘塞北風
牙旗東撤海雲紅
夜來不更嚴刁斗
閒倚胡床看寶弓

椎牛享士費千金
踴躍韓門日未陰
獨有長城哀壯士
高懸孤月照榆林

祁連山下受降城
輜重如雲甲士輕
爲報君王今偃武
封侯不假貳師名

武君陽借予南還
率爾題贈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二

同騎白鸞向吳天
一曲清歌散紫烟
醉倚青萍風雨歇
滿江秋月下樓船

題畫

九里泉聲十里松
青山面面列芙蓉
幽人相對無塵俗
水閣雲深落暮鐘

行春橋卽事作艷歌三首

春風吹滿闌間城
雜踏笙歌堤上行
十五女兒將進酒
傍船遙聽喚郎聲

羅衫花帽楚雲低
一曲能令下蔡迷
何事驚

不返石湖落日畫橋西

綠楊深處隱青帘十二珠樓盡捲簾
踏遍游絲歸畫舫波紋不動月纖纖

送周士升應試金陵二首

六代樓臺烟樹空千年王氣紫雲中
片帆明月大江去知爾遙乘破浪風
十里春風絳帳開馬蹄香散踏花回
醉搖綵筆如椽大應有文光燭上台

七夕前一日戲作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二
隔河相望恨迢迢一夕爭如一歲遙
靈鵲有知能解事不將今夜便填橋

餘杭道中

遊絲撲騎柳絲長滿路香風送女郎
不斷青山開列嶂一溪春水入餘杭

昌化縣

西來萬嶺接天蒼一綫通天去路長
幾處人家狼虎窟居民說是古唐昌

雨中放舟溪上手飲之詩一編口占絕句

烟水蒼茫一棹孤寒雲無路入平蕪
惟來白日驅風雨手摘驪龍頷下珠

將遊荆溪苦爲雨阻遣與三絕兼訓欽之

見送之作

萬里蒼烟濕玉裾千林樹色暗扶疎
張公知我應相待洞口遙乘白鹿車
依微仙跡杳難攀一片青山暮靄閒
林下獨尋瑤草路空濛霧雨不知還

君曾控鶴問丹丘贈我瑤華滿杖頭
手把晴虹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三

扶白日與君同作采真遊

爲九文題放鵬亭用唐韻

爲隔塵樊住碧山朝朝行樂向松間
荆關有客如相問遙看雲中放白鵬

擬遊岱宗不得寄懷四絕

曾與仙人駕玉龍天門高處聳夫容
罡風吹醒瑤池酒身隔蓮花第幾峰

立馬遙看岱色寒白雲多處想秦官
尚平未得

辭婚嫁倚劍空歌行路難

日觀峰頭散彩霞山腰雲盡見人家何時一攬
羲和轡夜半空中弄月華

石間雲樹澹模糊東接蓬萊海氣孤我欲持書
問青帝手捫石壁上酆都

廣惠寺

垂眉老僧不記年手植松樹橫參天盡日看山
雲滿袖拾得松子煮流泉

送士昌之東萊謁胡中丞二絕

天門三島鬱嵯峨日照層樓展畫氣多無數春山

青棠集

卷之八

十四

迎馬首思君遲度白狼河

薊門楊柳變柔條春入郊原雪漸消一曲騷歌
人不見亂塵飛處馬蹄遙

邸中子延枉詩見投訓寄兼簡白父居士

一臥滄江戀白雲海鷗日日自爲群無端更作

風塵吏酒畔思君醉夢君

薊北江南各路岐尺書愁絕雁來遲薜蘿秋老
無人主蕭瑟空庭落葉時

八月湖南長白蘋吳江風冷紫萸新鄉心一片

浮雲隔愁殺青山夢裡人

高歡清歡事已違空山斜日掩荆扉憑君爲掃
峰頭石芳草長松好拂衣

羅伯符過訪口占贈言

蕭條獨掩草玄亭千里相投眼乍青片月清江
高燭冷爲君重寫換驚經

擬訪臧博士晉叔聞有白下之行不值寄

懷二首

一棹山陰雪後來美人遙隔鳳凰臺空餘三箸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五

溪頭月深鎖閒庭滿院梅

雲暗千峰雪暗樓花溪何處問漁舟相思似逐
江流轉日夜潮聲到石頭

夏日過集茅公良青翰軒卽事二首

廣筵密坐意皆娛素鯢游龍貌各殊客散華堂
銀燭滅儘教一石醉淳于

玉壺金尊水晶盤露墜河清意未闌更向樓中
吹夜月雙雙鳴鳳碧空寒

送黃履常水部北上四首

金鞭玉勒五花驄，蹀躞秋原萬里風。漏靜未

看落月，天高碣石聽歸鴻。

手握靈蛇照乘珠，寒空霜色映雕弧。甘泉此日

愁烽火，知爾關門蚤弃繻。

立馬高原白日曛，楊旌列旆卷飛雲。君王宣室

如前席，袖有長楊五色文。

雪花如掌綴宮袍，到日天池有鳳毛。清曉禁庭

搖珮處，五雲雙闕玉龍高。

大柳驛

青棠集 卷之八

十六

滿地寒雲野草腓，荒涼山塢牧人稀。鳴笳日日

征輪動，一路東風颭綵旂。

移舟再送允兆臨別有賦

明月春星照別船，淋漓猶藉酒如泉。從教一夕

呼千斗，不耐臨歧重黯然。

宿林屋道院值雨四首

玉洞氤氲鎖碧霞，瓊樓宛轉入仙家。庭飛華表

千年鶴，門遶桃源萬樹花。

獨尋瑤草酌飛泉，鴻寶真符枕上傳。忽見群靈

朝帝下，夜深雷雨散諸天。

寄跡靈區第九天，雲牀丹竈儼群仙。不知回首

齊州路，萬里蒼山隔暮烟。

杖策凌虛叩上台，誰言薪水隔蓬萊。披開烟霧

提明月，獨向青天跨鶴來。

潞河逢葉吳二給諫夜飲作二絕句 丙公

皆同謫者

萬里孤身歎轉蓬，憂時雙淚各西風。且將紫馬

垂楊下，取醉消愁明月中。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七

一時謫遣盡長沙，落日孤城咽暮笳。道路間關

君莫恨，江南春雨正桃花。

博平道上書所見

榆錢箇箇柳絲絲，嬌似流鶯一轉時。兩片蓮花

紅雨亂，東風吹落最高枝。

青衫窄袖隱紅襦，不采柔桑却采榆。榆葉田田

桑葉小，使君錯問是羅敷。

任城邂逅包比部却送北上二首

含香此去侍彤墀，聖主恩深日月垂。我自不

才甘放逐敢將詞賦附湘紫

酒最高樓手摘長庚醉未休莫訝野夫

太甚生前原是董糟丘

岱岳高峰散白雲玉函金檢閱靈文近從風雨

巖前過袖得松聲可贈君

送周公美之白下三首

少年白哲者誰子匣裏芙蓉散秋水片帆落日

大江濤一曲清歌萬山紫

十載才名著子虛芳蘭紉珮玉爲珞紛紛江左

青棠集

卷之八

十八

詞人在誰是風流六代餘

明月高懸燕子磯長庚燭地彩霞飛興來搥筆

驚星斗百殘淋漓醉未歸

上大中丞常公征西凱歌十首

鐵騎如雲海日愁雄風席捲向涼州君看戮力

勤王士爭似當年號習流

尊俎由來妙折衝妖氛一掃陣雲空潛師雪夜

平淮蔡不數唐朝李愬功

靈武城頭殺氣昏渠魁面縛到轅門華山此日

看歸馬湟中何用更留屯

喧喧鼙鼓九天聞萬里燕然爲勒勲洗兵涇水

光搖日築觀狼山勢入雲

麟閣新開待勒名機槍西落將星明卽今碧海

無傳燧誰更潢池敢弄兵

尅尅干城詠免置旌旄西指淨胡沙恠來士氣

真無敵曾向車前式怒盡

四牡戎車旣佶閑朝踰秦嶺暮三關提將匣裏

龍淵劍搏取黃金斗印還

青棠集

卷之八

十九

半醉葡萄脫錦衣將軍初出破羗歸寒風曉蹀

燕支馬夜月高懸太白旂

六軍飛躍自天來萬姓驩呼動地迴威名已破

東夷膽更築降胡百尺臺

廟畧書從圯上傳指麾平蕩賀蘭烟來威顯允

歌方叔願附詩人采芑篇

西施洞二首

步屨聲寒白苧稀迴廊香霧掩霏微於今洞口

桃花三樹以當年舊舞衣

故國飄零越水西若耶溪作浣花溪娥眉絕代
埋荒土修竹班班鳥亂啼

子野將別重賦絕句

美人家隔練溪灣溪頭新雨添潺湲一路鳥啼
千樹綠林間桑者正閒閒

贈日者李生

垂柳高梧池館開石牀湘簟午風迴憑君莫問
升沉事總是邯鄲夢裏來

嚴道徹遊包山歸寄訊三絕

青棠集

卷之八

二十

萬里滄波日夜寒千秋靈氣閟烟巒若行探得
藏書在玉檢金泥好借看

銷夏灣頭片月開蒼茫雲樹見樓臺鴟夷浪跡
今何處唯有寒濤拍岸來

七十高峰挂夕陽西風搖曳錦帆張酒酣憶爾
題詩處橘柚滿山千樹香

青棠集卷之八終

青棠詩集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董嗣成撰嗣成字伯念烏程人萬厯庚辰進士
官至禮部郎中是編乃嗣成歿後其友茅維所編
前有謝肇淛序稱嗣成古選憲章陶謝近體沐浴
岑王如姑射仙人殮風飲瀝蓋畧舉其近似至云
使天假以年駸駸乎將立壇坫與海內爭雄則已
顯言其學力尙淺矣

來復堂遺集二十五卷

〔明〕曾維綸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來復堂集

二十五卷》提要

序

學不可不正其名也顧
名以思義而學之實庶
乎可望儻其名而失之

李序一

則無望於踐其實者矣
孟子之駁宋牼以其號
爲不可號即名也聖人
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

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
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
學之名與實也漢經師
置祿養人因以利祿治

李序二

經而隋唐以還進士明
經諸科士人以治經爲
進身之階而儒學遂爲
求富貴之具學之名失

學之實益衰其高者不
過區區講論於訓詁章
句於身心無與如臧穀
亡羊挾書策與博塞賢

李序三

幾何哉自周程二子始
爲身心之學陸子昌其
說陽明子益大昌之然
後人知學不爲求富貴

也而學之名以正而學
之實可求矣陽明之學
惟吾鄉鄒歐陳魏四君
子得其正傳王心齋好

李序四

奇服王龍溪任自然已
漸失之當時又有羅近
溪者與龍溪並主講席
言不必盡合於陽明然

與之遊者猶卓然有立
品行功業不同於流俗
則躬行心得之名尚有
以管束之而富貴利達

李序五

不足以惑之也樂安曾
惇吾先生少志於理學
長任於楚與耿天臺交
因併交焦弱侯羅近溪

未疆仕即歸休杜門講
學著理學見解辨天人
理欲其致良知說甚有
見於陽明之學官楚時

李序六

不迎謁江陵在嘉興治
海防有功可謂躬行而
心得矣先生未及見陽
明止私淑其學猶可以

有立信乎學必正其名
而後可以求其實也流
俗之人乃以講學爲諱
甘心以求富貴利達爲

李序七

名所業之經書既得舉
即棄之此豈可望其有
所樹立於天地間也哉
惇吾先生之孫廷試將

刻先生所爲來復堂集
以理學見解冠其端遂
一發狂言以告天下之
爲學者正其名乃可以

李序八

端其志乃可以讀先生
之書矣乾隆五年夏四
月初吉同郡後學李紱
拜書



原序

豫章山水靈秀人文淵藪也漱
芳傾液自淵明權輿於晉至宋
而歐魯王黃以下旂鼓大建甲
於天下故論者選唐宋六家宋
責序一

凡四家而江西得其三元以范
楊虞揭爲四家而江西亦得其
三譬之春秋衛多君子晉世主
盟由來已久郡司馬曾君以昭
武名進士李楚黃州隨舒驥足

於吾嘉禾政肅刑平雖古之白
馬緋魚別榻見禮酌水明清者
無多讓焉至仔肩海防安瀾底
績尤足俎豆千秋述其本學問
爲經濟行將歟名鵠起晉秩中

貴序三

樞乃功成而爲同事忌遂拂袖
以歸見何卓卓瀕行出詩古文
一編謁序讀畢覺楮墨間一皆
珠光劍氣脫盡前人窠臼而憂
憂乎陳言之務去豫章洵多才

哉吾嘗綜江右之文論之陶彭
澤清微澹遠尚矣嗣之廬陵以
深醇宕逸特盛南豐以樸茂精
粹見稱臨川以峭刻適勁著美
至今學者君宗之他如魯直之

貴序三

秀整平園之宏博誠齋之典茂
邵庵之淵邃曼碣之贍肆以及
二劉三孔澹庵須溪疊山草廬
並國初解大紳楊東里羅圭峯
諸人彬彬輩出莫不分道揚驤

試以曾君馳驟其間庸詎不追
風逐電而輝映後先歟夫川嶽
清淑之氣磅礴融滙大如匡廬
彭蠡所在胎英孕粹今曾君著
治行尤擅文詞是又使予慨想
黃序四

乎鰲川象麓之勝

昔

皇明萬曆丁亥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

院事前春坊庶子纂修

國史管理

誥勅直

起居注

經筵

黃序五

日講官構李治年家弟黃洪憲

頓首拜譔

序

古稱不朽者三立言蓋與立德立功並垂然吾謂真儒之言絕不伴文士之言彼炫藻繪者縱連篇累牘不過風雲月露之詞此楊子雲所鄙為雕蟲小技者也若本學術以爲著述則天人性命身心理道之旨大有關於聖學之源流高則嶽峙淵則淵

原序一

淳微則天根與則月窟斯乃名山不朽之業言蓋若斯之難矣吾邑 惇吾會先生勝朝萬曆名進士也初筮仕司理黃州嗣遷嘉興少府所至治績稱最而海塘告成功尤赫奕其詳具見黃葵陽先生碑銘矣當日之廟祀之尸祝之也無何爲同事者忌遽解組以歸論者莫不恨其用之未究

而先生夷然既旋里杜門却執日手一

編專研覃思精心冥悟雅與鄒南皋羅近溪耿楚侗焦弱侯李見羅諸儒往來辨難相與發明心學大暢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迄今讀其理學見解一編其大旨可想見已至其古文詞前此類多瘦硬拗峭古質班駁後則學優養粹其識高其理純楮墨

原序二

間一皆道腴之味德蘊之光詩極富亦極提出之不甚經意而亦風亦雅其謝之芙蓉出水天然去雕飾者與抑崔之才豪氣猛項刻青天浮海蜃者與顧此尚未及半也獨自前明中葉以迄於今亦歷有年曩者未獲剗剗所流播者小對數聯耳其全如燭斗劍氣久瘞豐城照夜珠光空留魏

野郎以桑梓晚進間稽志乘所紀亦徒遙
跋於山頽木萎之餘無從覓片簡尺牘以
仰窺其高深嗚呼可慨也已茲文孫左車
毅然彙輯付梓數年來不間寒暑手自繕
寫復訪羅於故族世家得散見者若干首
都爲二集夫以二百載已前之藏棄待傳
於二百載已後之賢明若左車者不可謂
原序三

非大有功於先生者也予與左車相知
最深因得誦其遺書知先生真儒之言
有左車將由是以不朽況治行卓卓彪炳
史冊而昆季年皆髦期相傳怡怡一堂敦
行孝友則其功其德不俱足垂之永永乎
所愧後死如越亦得藉文孫左車以挂名
於先生之集末云

告

皇清乾隆七年歲次壬戌桂月穀旦

同里後學原越薰沐敬書

後序

試夙奉先君子訓嘗曰吾族



經術名世者代不乏人而惇吾先生尤文章政事兼優而以理學特著者今閱百有餘年其著作常膾炙人口惜散佚少存殊堪悼嘆予老矣無能爲也已汝曹能廣爲搜輯壽之梨棗以貽永久則理學宗風庶

序一

幾不墜試謹識之蓋無一刻敢或忘云康熙壬寅先君子見背閱四年試乃濫厠郡庠乾隆戊午督學于公以科試按臨吾撫策問郡中理學吳康齋陳明水吳疎山胡鳳儀車敦復曾惇吾饒巢雲章介菴李勿齋李明懷十人試竊計九人類有傳集獨惇公有集未傳使人徒耳其名莫覩其實

誰職厥咎爰悉心訪求竭數載心力哀輯

成書編次二十五卷值學士穆堂李先生

振鐸興魯書院試執弟子禮就學因得請

爲鑒定先生亟加歎賞賜序弁首又適遇

聖天子崇儒重道購求先賢遺書試仰體

上意將向所輯者恭繕進呈茲復命工鐫行

以傳諸世亦聊以酬先君子志耳惟是著

序二

述甚繁郡邑省誌已紀其概試愧謏劣不

能遍搜盡刻姑就識所及力所及者爲之

其有未備者後之人能續而補鉅是又予

之所厚望焉者也嘗乾隆九年甲子歲春

王正月望後二日六世孫廷試謹識

跋

來復堂遺集伯世祖惇吾公手著也公前
明萬曆進士由黃州司理遷嘉禾少府治
海塘底績爲同事者思遂退居林壑聚徒
講學大暢鴻湖濂洛宗旨間與李見羅羅
近溪鄒東郭鄒南臯諸先生往來辨難所
著理學見解以逮詩古文詞幾於克棟迨

跋一

明季間革數經兵火篇帙多散佚所存者
殘膏零翠耳賢自束髮受書抱殘守缺人
欲搜集壽之梨棗乃北轍南轅馳驅漕河
竟有志未之逮也從兄廷試好古嗜學汲
汲於先代遺文廣爲搜羅力購百餘金稟
輯授梓永垂不朽復蒙當代鴻裁律制表
而傳之是皆予兄之勇於義亦以見由來

神物不終塵藏公之文自此炳蔚千秋而
理學治績舉藉以傳之久遠矣莊誦之餘
且幸且慚爰跋數語以誌夙願云

皆

皇清乾隆九年甲子歲榴月既望

元侄孫廷賢薰沐百拜謹跋

跋二

來復堂遺集目錄

卷之一

理學見解 計五十九則

卷之二

理學見解 計五十九則

卷之三

傳

王止泉先生傳 陳雲泉先生傳

來復堂集

目錄

黃雨洲先生傳 處士列泉鄒君傳

城東敬所鄒君傳 黃秀峰傳

王愛蘭孝義傳 陳復軒傳

黃瑞江傳 陳培予傳

太子洗馬崇範公小傳

思虞叔祖傳 月湖公小傳

先伯白水先生小傳

先伯西岑公小傳 中洲叔傳

南園叔小傳 洪宇兄小傳

念鞠兄小傳 黃母詹孺人完節傳

祖母魚氏小傳 伯母王氏小傳

張母曾孺人小傳 曾母鄧氏小傳

曾母李氏小傳 王汝賢孝行篇

卷之四

記

重修黃州府學記 中和堂記

來復堂集

目錄

聚順堂記 泰思堂記

慈節記 碧宇許學博去思碑記

復泰記 琴源楊氏重修祠堂碑記

淡軒記 慎齋記

義齋記 繼述堂記

靜山書屋記 青陽殿記

四建望仙巡檢司前大橋記

琴源鄧培祠堂記 積庵記 袁銅谷公祠記

卷之五

記

崇崖記

南崖記

石崖記

石塘記

龍山記

龍池記

三池記

愛泉記

石泉記

東川記

前川記

成岡記

東後堂集

目錄

鹿岡記

東州記

東華記

中溪記

卷之六

記

華字記

養淡記

嚴華記

嗜梅記

冲字記

伯振記

杏溪記 升中作

新我記

先妣羅宜人記

先妣何宜人記

卷之七

序

鄉飲序

仁孝序

感恩序

丁孝子行序

甘所序

見吾晚學草序

萬里求親卷序

橋梓聯帙序

東後堂集

目錄

小竹流風序

養拙稿序

琴山詩序

卷之八

序

送陸使君仁卿自黃州召還刑部員外郎序

送入石傳年丈之零陵令序

贈念塘謝年丈令興化序

贈養機王年丈司理院郡序

贈福清令羅年丈之官序

贈少宰鳴虞彭父母致政序

贈黃君鳳岡金闕承恩圖序

贈邑侯南麓熊公入覲序

賀邑侯元洲翁謝父母烏臺榮獎序

張衡麓內召先聲卷首序

桂峯王君孝友卷序

陳震庭內外集序

來復堂集

目錄

五

卷之九

序

象峯原氏族譜序 同富黃氏族譜序

古井羅氏重修族譜序

古塘陳氏族譜序 望仙張姓三修族譜序

金牛田黃氏族譜序

三元田溪饒氏族譜序

湖頭周氏重修族譜序

自序文

喪次錄序

卷之十

序

壽澗亮支封君六十序

壽省庵董公六十序

瞻西記壽吳博士八十

壽聯石董親家六十序

壽龍泉董親家七十序

來復堂集

目錄

六

西山記壽九十翁陳汝魁

壽黃瑞華六十序

壽陳朴軒七十序

壽吳封君白竹先生七十序

壽鄉丈人黃封君六十序

卷十一

序

壽南石張先生六十序

行素篇壽曾親廷

南川樹美篇壽張崇順七十

陳古池七十嗜學忘年序

宗儒壽學篇壽陳古池八十

余東川慶壽圖序 序詹公六十之什

壽張南州六十序 壽義宰陳少溪五十序

壽陳新我四十序

天顧先節壽張母畢氏八十

來復堂集

目錄

七

春臺通祝賦壽兄師心吾六十

卷十二

說

致良知說

格物說

識仁說

洗心說

家慶圖說

慎所說

永正字說

蓋卿說為忠許書

純卿說為存惺書

士先說為冲字書

昭字說

陳生向中字辭

卷十三

引

重明會引

百里絃歌詩引

石泉孝思卷引

理學傳引

撰述敘引

世系圖引

居徙考引

祠墓誌引

內知傳引

旌義表引

來復堂集

目錄

八

名位表引

衣冠圖引

詩文集引

關聖千秋節曆引

跋

跋非川漫稿後

書喪次錄後

書震臺黃君居廬篤孝卷

書詹欽所世學傳心卷

書丁國岡卷

書李慶吾諸

卷十四

書

上兵巡道王書 復學道王書

又復學道王書 上江西巡撫某書

上黃二府書 與阮公書

上黃二府署府印及考滿書

上雙南田公書 上孟白李公書

上九霞公書 與碧宇許學博書

與張葵戎書 答張葵戎書

卷十五

一錄

九

上湯華蟠父母入觀書

復解巡撫請教書 與同年周邦傑書

與詹養貞先生書 答曾芸所書

復雷鎮皇明憲侯詩選書

賀崇養蒙新任茶陵吏目書

與少宗伯吳曙谷文書

辭湯華蟠父母召書

別郭靈巖父母丁母艱歸書

與吳映北父母書 慰齊旣明書

復郭齊雲父母書 與某翁公祖書

與吳映山書 謝張侯賜書禮獄中書

與張父母書 張侯再覲書

復李勿齋書 與張春元書

與寧邑魯存慳書 賀衛軍門書

候衛軍門書 與陸四府公祖書

與張衡麓父母書 復徐州守張衡麓父母書

卷十五

一錄

十

謝錢學師過舍書 謝張侯行約書

與鄒雨暉書 與謝參翁年丈書

與吳濱翁年丈書 與同僚書

與張葵戎下第書 復黃吉晉書

與錢三孺書 與曾豸龍書

與詹春谷書 唁周懷魯年丈喪子書

與周懷魯年丈書 答王桂峯書

卷十五

啟

上解撫院臨縣啟 上解撫院啟

上新學道王公啟 侯也中丞啟

賀吳道南入內閣啟

奉田雙南按臺啟 賀李孟白方伯啟

賀兵巡道蔡晴符公祖啟

奉徐相公老師啟 賀劉明襄公祖啟

八月請張衡麓啟 賀張聖如考滿啟

家養堂集

目錄

士

請張侯啟

賀某大尊考績啟

賀署縣吳父母啟 請杜充棟先生啟

迎新大尹陳啟 謝郭邑侯送香絹

迎請郭靈巖父母之招撫查營房啟

賀郭靈巖父母考滿啟

擬舉贈公入祀鄉賢啟

贈公入祀鄉賢請李父母啟

請張侯行約啟 後陸鍾年丈啟

請聘學師登任啟 賀朱二尹啟

送張聖如午節啟 送吳侯中秋啟

送郭侯中秋啟 答張侯送午節啟

請新生啟 賀魯存惺六十啟

請與文武大社啟 復鄧國清賀九十啟

回宗聖公啟 賀詹起鵬京回啟

與李汝華年丈啟 答陳靜所送新米啟

寄沐年家啟 送吳邑侯除夕

家養堂集

目錄

士

卷十六

贊

董維石先生像贊

國賓楊肖泉偕清湖鄉君燕坐圖贊

中山羅公像贊 羅母董孺人像贊

四弟肖吾像贊

銘

思歸堂銘

卷十七

祭文

祭太史公文田吳老先生文

祭邑侯士超封君文

祭少松翁勝老先生文

祭周敬菴老先生文

祭徐相公文

祭余同麓相公文

祭董櫟菴年丈文

祭養負詹先生文

祭文

目錄

十三

祭董蓉山先生文

祭陳自華先生文

祭漢山曾丈文

祭南洲張丈文

祭白石曾丈文

祭董維石親家文

祭張慎齋翁文

祭譚遠溪文

祭雲鄉請學倡約有功鄉會文

祭饒會溪文

祭西岑伯父文

祭夏老夫人文

又祭夏老夫人文

祭董年伯母劉孀人文

祭董親母譚夫人文

祭丁母徐氏文

祭羅太宜人百歲文

祭何宜人百歲文

弔邑侯傅梅蔣公

弔謝用吾

弔鄧心水妻

弔譚安所聖文字永正溺死

卷十八

墓誌銘

沈溪董氏觀前蜈蚣形七塚墓誌銘

墓誌銘

目錄

十四

董維石先生墓誌銘

譚曉川墓誌銘

張陽谷墓誌銘

譚陽山墓誌銘

逸士張樵所墓誌銘

吉豐荆塘鳳形墓誌銘

叔母毛孀人墓誌銘

沈侯夫思碑銘

墓表

自華陳公暨尹孀人合

和城令兄師心吾先生墓表

承晁公墓表

卷十九

行狀

先府君行狀

雜著

還金文

望仙原系

遇灾紀

紀夢

來復堂集

目錄

五

寧爲真小人無爲假君子評

卷二十

理學詩

先天後天吟

人心道心吟

危微吟

精一執中吟

繼善成性吟

經世出世吟 二首

致知格物

懲忿

窒慾

省事

清心

知言

寡過

慎獨

幾希

安仁

忠恕

二首

一貫 三首

道

心性情才

夫子言性近

孟子道性善

情可以爲善

性無善無不善

皇

帝

來復堂集

目錄

六

王

霸

忠 趙清猷諱十

廉 陶太尉諱況

孝

狄梁公諱仁傑

節 蘇子卿諱武

儒

釋

道

聖像

湛然虛明氣象

好察邇言節

唐棣之華全章

觀過知仁

羣居終日

四書

盤銘

人間朝聞夕可者詩以告之

有友謂夜氣正是良知詩以問之

讀鄧文潔原心論 又閱述志論

再訂魯論韻語合而有作

聖諭 太極數

詩歌孝順父母 詩歌尊敬長上

詩歌和睦鄉里 詩歌教訓子孫

詩歌毋作非爲 詩歌各安生理

來復堂集

目錄

十七

讀三賢類要 蕪子卿

關雲長 諸葛武侯

蔡伯喈 王彥方

宣陵孝子 鍾大圭

許魯齋 張南軒

張邵朱子 周程師弟

公冶長 讀省身集要

讀吳文正公集 讀鄭特立皇極經世續書

吳淵懿 許魯齋

許文懿 吳文正

卷二十一

五言古

贈夏主人西樓伯仲 卽事

與王來泉病中 君子行

古體 甲辰自銘

七言古

來復堂集

目錄

十八

挽松洲李老大人 梅山歌

賀湯華蟠父母令旦

大明金鰲進士歌 襟川歌

聯石歌 書奎聚堂 楊大尉

雜體

止庵吟 聖人書 九字詩

五言律

寄贈湯海若丈 鰲石

戊申自道

和那南星扇頭韻

賀海鹽馮養白公祖七十

書與節婦譚氏巷 喜雨

別郭靈巖父母丁母艱歸 二首

賀曹貞所六十 示日者

戒諸子 海上懷宜人

論貴溪東巖夏先生詩

題何子雙哀卷 賀畢樂吾七十

永懷堂集

目錄

十九

尋樂爲王隱士題 贈海鹽王應試

贈內弟蕭年丈漢冲主試兩浙

寄匡嶽徐丈 白山爲張氏題

壬子至日後長兒第三子生

賀寧都永洛曾重吾七十

蒙泉爲吳丈題 愛泉爲吳丈題

西館次劉臨川韻 挽鄭二尹

僧舍和韻 賀張達所六十

靜觀爲毛君題 贈范堂翁雲岑再觀

贈瞻舉吳丈候選過我

別錢上舍於天寧寺

近泉爲李醫生題 賀張定予五十

贈董孝子 送賀華吳丈賓貢

和曾見泉韻 慰錢上舍哭母

鹽官賀聖旦 題清溪壽樂丈六十

題楊古潭號 賀漁所叔六十

永懷堂集

目錄

二十

題北水 題南梅

賀羅母百歲 送梁總戎還乍浦

哀鄧母 賀仰成侄六十

五弟四十 松兒三十

癸丑紀事 甲寅八月十六夜熱

賀董聯石親家六十

四弟四十 羅石爲鄧君題

題唐文泉蟾宮折桂圖

寄問張侯聖如疾 賀饒東岡七十

卷二十二

七言律

寄徐州守衡麓張父母

贈東華沈公祖 輓王生友斐

和復畢易齋 寄賀南皋鄒丈六十

贈醫士張少溪 和復陳中所

輓見羅李先生 賀容川鄒公九十

來復堂集

目錄

贈李慶君 和饒東岡韻

輓吳文田 來復堂和韻

題春山 賀萃所弟七十

寄黎城李明府 與桂峯王丈問疾

輓博士鄒愚齋先生

賀陳愚所先生八十

重建新橋成 和復陳靜所兼謝授粲

輓丁孝子春融 和復譚心泉 二首

又和前韻奉贈一律

賀陳母方老夫人九十

賀吳琴山八十 寄王桂峯

失盜吟 賀古池陳丈郡賓鄉飲

和宋尹之縣臺韻鰲溪天景

和唐尹之齡九日 鰲溪入景

和道書五韻 賀鄧愛淵之子遊泮

擬賀申相公瑤泉老師八十

來復堂集

目錄

三

寄朱思庵 閱大華天景

賀大賓丁全溪百歲

贈董母徐節嬪 春藹鰲溪

送張角子舍城應試

賀樂敬成見二子生

五經 賀桂峯王丈八十

賀兄鄉賓 賀曹貞所鄉飲

次兒本省鄉試三兒順天鄉試書以壯行

題秋榴

賀贈答吳宗伯四郡鄉舉

寄傲所王年丈

賀張侯聖如入觀

壽長所長孺人唐阿胡七十

贈譚成剛

賀陳吾泉

送臨川吳斗嶽

謝石年丈官邸惠書

題鄧謙所號

題直齋

和韻賀應華王博士八十

四首

聞李達吾作室相始與諸弟家之宁獨考蓋亦

東坡全集

目錄

有來從之意焉

賀橫所弟六十

輓李少谷先生

贈楊華吾

賀節婦詹阿陳四十

贈楊原海易號

中所爲陳可權題

賀少男弟七十

贈醫士楊念義

應演保遊序

賀外弟羅亦泉七十

和復陳靜所

二首

題崇義還金卷

賀陳觀字五十

謝張侯臨都講約

和徐匡嶽私植韻

賀蒙泉吳丈八十

近池爲邵君題

賀周柳溪七十

送陸三府

賀及第 二首

卷二十三

七言律

送鄭二尹陞任

賀張父母恩典成

輓周懷魯年丈

賀朱思庵六十

題別有軒

送謝貞字觀後後任

東坡全集

目錄

中秋和韻

和韻賀許養元六十

九日和杜韻

復王桂峯寄詩

我輩賴兄之力遷居橋頭與今上四十二年之

目同其舒長未艾也喜而有作

和復元思韶六十

賀養冲樂燭家新厦落成

輓朱思庵丈

題瞻西

和復陳靜所送節

賀譚秀川七十

賀李司尊孟白

賀孫道尊分巡湖東

贈何誠吾

題震山賀羅丈七十

恭聞國母報訃因述前夢有作

送吳曙谷北行入關

寄古池陳丈

題號賀鄧心泉七十

義橋爲楊君題

賀曹鎮宇七十

董修海塘因念各官賢勞以賦兼葭

自題像上冠帶圖

題待漏圖

題膝衣圖

贈如熊侄孫遊洋

賀印池六十

題慰心堂

題張天師

十思數

讀齊山志

賀董華谷六十

蔣目進春

和復譚心泉譽詩一律

又和別情一律

賀張樵所六十

題張仰雲號

輓邑侯蔣

題慕表卷

贈孝子譚清拱

賀黃昭宇六十

祭大宜人百歲

送錢先生從作陞任南都翰苑

端陽

送衛軍門淇竹陞任南兵

賀陳敬誠六十

壽張月溪六十

賀王橫潭八十并榮膺冠帶

賀陳敬所五十

輓故弟豫所

和復詹欽所哭孫問盜

八月賀某五十

贈聖如張令公膺獎

已酉紀事

賀陳行所六十

送詹懷畏應試

賀詹光宇父子應試

賀吳石塘八十

賀陳震庭五十

贈弘侄壬子會城應試

卽事有懷二人兼望來許

代宜人示子

壬子文武解元俱在撫州

賀詹憶畏四十

贈醫士楊懷義

和復陳靜所乞言

賀曾漢水鄉飲

聞張令公季考

賀胡用吾六十和韻

紀事	寄湯叔寧
賀曾芸所六十	賀陳戒所七十和題韻
復陳靜所	預壽洪字兄八十
和邵康節先生元旦歌詩	
賀宜人七十	
卷二十四	
六言	
讀吳文正公私錄	
先大夫誥勅閣下集聯成句	
苦旱	賀從長鑑池曹姍家五十
五言絕	
讀顯忠錄	清香館
枕上聞鴉	雨無止
瞻洞樓	瞻龍樓
先大夫誥勅閣下集聯成句	二首
八天台問桃源	發赤城問桐巖

度清風嶺	別采洲同寧海
登大興嶺望梅川	二首
遊通天巖	二首
翠微巖	
遊玉巖	同心巖
黃帝巖	米沙洲
忘歸巖	白頭翁
寒谷生春	倚雲臨壑
謁陽明祠遊出水寺	
春日訪烟雨樓折玉蘭歸海上	
題貞復楊少卿魁湖十景	十首
書崇德卷	書詹母慈節卷
秋久雨	喬峯爲王丈應華父題
賀曹鎮宇五十	下桐巖嶺
賀張陽谷七十	爲重孫復生吟
借明軒	獨坐偶成
文字	無題

聞布穀	節晚食
慎著作	七十四歲
魚孫還金	睡起
人日	壬子五月六日即事
論訟者	夢紀
舟中即事	寄魚孫
哭曹鎮石	辛丑中秋
壬寅二月十四雨	癸丑九日 二首
冬後堂集	目錄
即事	晝眠
戊戌紀夢	四首
七言絕	
黃石公望空四字數	
談學	
藩司同年及郡邑大夫差人致別	
聞韓按臺行撫安靜	
夢紀	香山九老

浮丘公	麒麟閣
雲臺閣	凌烟閣
登瀛洲	耆英會
真率會	祿命
年月	宅葬
古逸書	千字文
十漸	十二範
贈醫士黃育泉	新作雙瞻樓
東後堂集	目錄
和韻憶弟	石橋
占晴	睡起 二首
庚子紀夢	又和前韻
四日之夜聞蚊	枕上落花
宦成歸望華山而農其下	
壬子夏至寒猶復支破綿襖	
讀近溪子集	戊申八月有懷王桂峯丈
度塞嶺關	東鄉懷梁少謙年丈

紀夢 二首

靜宇爲胡君題

卽事有感 二首

題守愚爲徐術士

發東關至三界遇雨

至寧海謁廟有懷先大夫

瞻拜先塋

丁未占雨

乙酉四月雨大水倍常

生日有感

望東山

前溪爲宗叔題

東復堂集

卷一

三

相四回通梅已入公忌如故

寄祝石林年丈

西洲爲族叔題

客至贈王桂峯

客回送王桂峯

贈二尹彭鳳虞見訪 二首

贛州十八灘

題心松兄號

送黃蒼嶽年丈補選

送張謝二春元會試

舟中憶昨

易舟入鄱湖

筠所爲曾氏題

道曠縣至新昌雨甚

至新昌問天台

道新昌望天台又雨

入奉化愈雨

卷二十五

七言絕

題白玉蟾華山詩賦後

書扇頭贈黃完愚 卓所爲鄧君題

獨坐 二首

枕上

東復堂集

目錄

三

壬子太后七十今上五旬詩代賀表

題石溪

聞五弟遊泮

紀事

服黃紗衣

祭先大夫百歲

失盜吟

祭先宜人百歲

寄陳完明

復靜州叔

桂花 二首

榜石

迎春

九日憶兄

紀夢

之官歸未得

登望海樓

姚江晚眺

寄樂漸山年丈

除夕寄彭鳴虞二首

謝彭少宰鳴虞見訪

與葵臺弟

梅野爲陳友題

望東鄉

無題二首

弋陽道上

宿旁羅

發小簞

題詹養溪知止軒

東復堂集

目錄

三

青詹生文字尾

五子行孝

靈圖爲黃君題

贈錢國樞頭張氏諸友

贈古池陳丈二首

無題

眼方

上關頭神像

寄陳自華丈

寄陳承吾丈

器難

聞謁華者回

寄舊父母張衡麓

謝伍瑞泉年丈

贈蔡虛默還臨川

贈陳靜所

閩令公禮街

謝谷心田寅丈

聞查盤一飯千席

輓青螺郭公

寄張樵所

贈畫工寄近川

寄桂廬中

警盜

寄書友朋無答試問之

輓鄧梧山

寄李松州丈

贈夏孝婦二首

寄陳微誠

謝袁謙所文

寄曹重吾丈

東復堂集

目錄

四

輓李松州

寄錢三孺話別

寄彭鳴虞

寄別董聯石姻家二首

贈周竹潭

野菊

梅花石

雪

過雷門

過天柱灘

贈譚杏溪

贈董懷江

和復謝厝韻

賀鵬懷我三十

賀張洪幹進泮

卽事有感

道上過舊院

題謝用吾墨耻卷

題西岑伯像

題兄師心吾石埭君像

月山爲東潮嚴氏題

聞人生女

賀楊應橋遊泮

自道二首

送三弟赴永豐木塘祭祖

輓鄧心泉

輓月塘董翁

賀一洲之子譚生遊泮

三兒赴選書以壯行

琴瑟堂集

目錄

三十五

有藏

再赴羅陽會講

寄喜人冊

長安看榜

丹逢聖節

聞毀自排三首

送安所譚生作賓貴池少宰

閱黃生任重道遠卷

續先大夫詩

讀狀元西墅公詠梅百首

讀識仁編

誥勅代遺像

祭先大夫九十有感

莫大宜人有感

上四明船

舟中望懷寧

書節嬾卷二首

題東方朔畫

題慎所號

寧宇爲嚴氏題

失鳳冠霞帔

失金帶紅衣

失中占得

寄王桂峯丈二首

蓮河作會寄同會諸公二首

訪舒夢離年兄併楊桂岡丈二首

寄詹起鵬京回二首

和復王桂階

琴瑟堂集

目錄

三十五

次彭鳴震韻三首

暮視若林年丈休字韻

謝陳愚所先生

謝傅忠所年丈

謝周念庭年丈

謝官行約

來復堂自道五首

自做

哭觀吾兄二首

題慈心堂

清香池館環柏芙蓉盛開

花晨府厝未送

贈先大夫啟

五月四兒與子同生

晚吳琴山

聞趙忠字年兄

寄慰五弟

題松華號

書陳季合四四居

四首

破地獄說

追薦說

心

地二首

枕上時學周易

和王心齋天下江山一覽

六首

謝李志吾丈

親胡絃所

東坡全集

目錄

三七

哭定吾兄

大宗祠義倉

輓曾華谷

題古園四景圖

示日者

頌張令公八首

楚人有弓亡弓

塞翁得馬失馬

五世一堂

賀靜州叔七十

枕上七首

贈周東山

天泉二首

題伍訓導俄頃春融卷

卽事有微

賀新薦元勉吾宗文

復郭梅所東

晚丁西泉

寄靜州叔外館

紀夢鄉試中式

紀夢會試中式

宜人聖醫

書至孝獻天卷

贈羅新華

贈吳垣夫伯仲

贈孫對峯醫生

送張春元葵我應試

又送葵我會試

寄贈翠吳丈

復譚陽山先生

晚陳昆山

東坡全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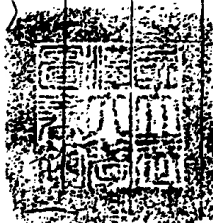
三八

癸丑三月十六日與徐祠約會

二首

賀周見溪五十六

書來復堂



東復堂集理學見解卷之二

神樂會雜稿卷之五

臨川李穆堂先生墓誌

六世孫

左

天理人欲之說學者不可不知所自大都其說始於老子其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天理之說所自起也其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人欲之說所自起也天固無欲人豈無理耶惟此一十字則理之分數多若天機之障未徹則欲遂乘之矣提一人字則欲之

東復堂集

卷之二

分數多若人心之神不欺則理還復之矣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又曰理欲相為貞勝此之謂也有問學而時習之其學可得聞乎余曰欲知聖門論學當觀聖人所學如從心一矩終身不踰則所志之學可知欲識不厭從義改不善則所講之學可知六經為圖論語為譜則所成之學可知故不曰學易則曰學詩不曰讀書則曰學禮又曰吾志在春秋皆自叙也乃若不食不寢以思此學志憂忘年以卒此學信

古好古以敏此學非時習之說乎故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言以心法天無違時也若後世訓詁詞

章科舉之學雖重習而自首之非孔門心法之傳矣

嘗聞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講學何為徒義改不善

而已此重講學之說後二句是修德之條講學之實

也見謂德不修非自得之得學不講非自明之明義

不徒無出谷遷喬之志不善不改無革故鼎新之志

故曰是吾憂也德脩矣是謂明明德而後可與新民

東復堂集

卷之二

之德講學矣是謂道問學而後可與朋友講習義與

天下共徙之不善與天下共改之然後可以修吾身

而止於至善此皆吾性分內事也非聖學之全功乎

學至於平天下大學也道至於平天下大道也故曰道

大學亦大然有個綱領在後有個巨擘之明則還之

以原明民有個本來之新與之以維新至善是心

體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止至善是全此心體不

增一毫亦不減一毫此之謂大學之道

功夫全在知止知得止善始有定方既止便定了有而後說個能靜安應得皆是定中佳境止後生機也有火候無等級識此可悟一貫

物至然後好惡形焉則感物而應格豈一端如作格式看卽有物有則之說是已如作格正看卽正感正應之說是已李先生云各付本物各還本則吾有取焉今欲以窮理盡性定爲格致之說正與欲明明德於天下相應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三

人生只一個良知故曰獨故欺慊到面前良知自知卽是獨知便能戒欺求慊故曰慎獨如此方是誠意豈非眞最所謂開關啓鑰一玉匙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惟心無爲乃可以守至正若有所云云則不得其正矣與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中爲和可以反看

大學八章內四知字根上文五之字來之者往而不反之意惟其往而不反故好而有惡在不知惡而有美

華不神甘陸與黃之頑皆不知以其僻處一往而不悔故也若能返而致其良知則物不難格矣

陽道復又解戴恕與瑜字極善吾請爲申補之三分天下有其一以據事殷是文王有而後求無而後非之意然並未說出是謂戴恕乃虞芮之君相與讓田而退是曉得文王且讓天下矣我等何難讓此一田如此方謂之喻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四

以道乎天下故曰大道然則何以得之曰只一付平平等等朴實心腸便得矣何良夫之曰死於高後肆四近是何等不平底心如何道可得先自平而後道可得天下可乎先自不平而後道可得天下亦不可乎故曰天理苟亡之機矣

何謂心體如大學言明德言定靜安慮帝卽與誠正廣與安舒足斷斷無殺伐休有答中書滅諸惡權不規不則等語皆言心體也而能離不則則性體亦然學者不可不尋思但本必說分析

會記作顏淵喟然全章開講云道即我也而道之內無我我非道也而我之外無道可見道非空也亦非色也非空故曰卓爾非色故曰未由然則何由與道一耶曰除是有博約而無我有後禮而無已然後庶幾哉道其可從乎然否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一陰也而又一陽循環無端皆道之所爲也猶易有太極之說焉道即太極之謂繼此之謂善即所謂天之道也成此之謂性即所謂人之性也

朱復堂集

卷之一

五

良其肯不獲其身時止則止常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時行則行知止也不獲其身一已不着也不見其人一物不着也

兼山爲艮山以止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時止則止靜固靜也時行則行動亦靜也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故曰其道光明泰乎定而天光發其時之所爲乎

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也若良其身止諸躬也則不得所止矣即欲不獲其身不失其體其將能乎殆亦時行則行之義耳慈湖云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其見道之言乎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余爲轉接一語云但非性之固然耳夫程子豈不知惡非性哉然而非程子之言也圖說云五性感動善惡分矣又曰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程子之言亦有據可見感物而動性便有欲矣故孟子止道性善不道性惡而老夫子性近之說於此亦可想見

朱復堂集

卷之一

六

知好惡與人相近則知人與禽獸異則知舜與野人異乃三日幾希皆言差不多耳差不多必竟尚有差處故心與性皆欲其盡者即幾希有差亦未盡也故曰都來三萬刻差失恐毫釐不可不察也

正蒙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此故

見其求未止其止至於如有所立卓爾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見其求而未止也方是好學或者以爲三月之後尚有違仁四勿之前終欲克已作未見止於至善亦謬乎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心也平善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其性也拂不善也好而不知其子之惡惡而不知其苗之碩其情也僻善與不善混也乃曰五性感動善惡分則有性卽有善惡矣又曰性

朱復堂集

卷之一

七

未成善惡混則未性已有善惡矣惟論語不言善惡孟子言善不言惡固已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非性相遠與乃曰習於善則善善豈由習而有耶若至愚不移則習成之矣非性帶來也

天地備於我矣而不能位焉萬物備於我矣而不能育焉未致中而致中也未致中和者未能慎獨者也獨不愼則誠不至誠不至則性不盡不能盡性而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者否矣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

天地自相依附矣吾人何所依附耶曰人戴則依附於天履則依附於地中則與萬物萬事相爲依附何謂無所依附哉故曰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言不外三才而別立一根也

許庸齋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無始無終有時而渾沌有時而開闢伏羲之先不知有幾但伏羲是一開闢時候所謂渾沌與開闢者運有否泰氣有通塞泰而通則三才定位否塞則不然此已上論得儘好究乃謂氣運不常復有渾沌時節三才又當易位此則不必然之說豈不聞六合之外存而弗論吾亦曰萬世而下存而弗論安得以逆億爲先覺乎

朱復堂集

卷之一

八

許魯齋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夫誠者天之道也天道有不足是誠不足也不誠則無物矣如何復行得去故曰無窮無窮安有不足無不足故常行而無虧耳若云損有餘而補不足者恐不是說天之道也故曰五殊二實無餘欠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性一故也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以人之性盡物乃以物之性盡物也其盡性亦一也不可謂人物之性一也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何如曰人生而靜已是說了又曰天之性也已明白如何諸公復欲爲程子申一說耶

氣質非性但性在中人以下不能不受變於氣質耳謹

非氣質以生而氣質清明一毫不受變者上智也能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九

自變化氣質者中人也一受變於氣質而竟不知反者下愚也不可以氣質混作性看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告子生之謂性卽張子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是已孟子之道性善卽張子所謂天地之性是矣

張子曰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勝而物欲行似與易以陰爲小人吾以陰便有惡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然通書云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陽亦似有惡

者况陰乎故吾終以性相近近字說得渾然而直以爲近卽同者恐非也蓋說個差不遠亦未嘗無同底意但未發出氣質一段則性之說不倫故曰近者只爲氣質有時用事則性亦隨之迷不復皆同矣故不曰同而曰近

志壹動氣無有不善故曰善固性也氣壹動志便有不善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二之則不是謂人以張子之言爲二若有兩性者然則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

不是矣非欲人合性與氣而一之之說也

夫道一而已矣一則不二一中而已矣中則不偏而庸曰脩道何也蓋旣謂之道則有正行者焉有旁行者焉聖人於正行者恐其泥也則裁成以通之使勿泥於旁行者恐其流也則輔相以翼之使勿流如諺云道路不平從人剗削故謂之脩與匡直輔翼之說同故謂之教卽修卽教卽教卽修兩字原相成也與後章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意同而抑過引不

及之語套矣

性者心之生理也心者性之生機也心秉氣機以出入者有之未有性亦出入者也故性尊

問有主則虛無主則實何如曰顧所主何如耳若道心爲主則渾然未發中而已矣曷嘗有喜怒哀樂來故虛不然則四者皆將乘人心而出矣豈不交擾而寔耶又問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如何曰亦顧所主何如耳若人心爲主則雜然交作擾而已矣非喜怒哀樂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一

樂故寔不然則四者皆將聽道心而退矣豈不空洞而虛耶

問心亦有惡否曰豈無惡心若無惡如何復有惡人做出事來然則比人心之危何如曰危猶可以藥救惡者必服上刑故孟子提出赤子之心令不失以爲大人點出理義之心令勿喪以爲賢者指出仁義之心令求其放以爲學問皆爲心之善者立提防恐其流於惡也

自性對情言則性爲體而情爲用自心對性情言則性爲心之體而情爲心之用故曰心統性情者也一字皆先樹心亦自可見

程子以氣言才不若朱子以心之力言才語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是能盡其才者也又曰無所用心是不能盡其才者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然則爲善是才之美歟爲是用才之說用去爲善伊周所以成大忠大孝用去爲不善莽操所以成大詐大奸又言才過千人曰豪萬人曰傑此與以氣論才者相似心性情才只如此看亦可以識大意矣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二

問程子定性之說何如曰性只是一個何嘗不定余謂子言定心而後定性未定而欲求定之說可乎孔子十五而趨向定故曰志學三十則站得定故曰立四十則見得定故曰不惑五十則根本定故曰知命六十七十則常感常定常定常應故曰耳順不難矩矱之無意無必皆言心之前定也心既定則寂然不動

固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定也故曰無將迎無
內外不須窮索不須防檢動亦定靜亦定與幼成若
天性習慣成自然之言合性不已定乎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知止者是動靜不失其時定是靜安慮得之
境學者但當格致誠正以俟之不思不到靜安慮得
佳處若定性之說復有過於程子者乎

問道何謂乎曰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朱子云道者天
下古今所共由之路言路則行可知言行則道可知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上三

盈天地間皆道則舉三才觀之便見先儒於天地人
著三個道字又著三個立字皆從行上方見得天以
健行故曰天道地以順行故曰地道人有常行故曰
人道不行則息如何立得此道之所由來與道之所
由成者固無窮也或曰一語其合也或曰五語其分
也路有合處亦有分處皆人之所必行也非道之謂
乎

又問道理何如曰天地間有大路必有分路大路是通

行之道分路是各得之理理字從玉從里玉有文理
里有分路故謂之理如天地之大德曰道小德曰理
與條理之理同道大難盡理衆難窮人能以義處物
而又以理行義自然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故曰
心之所同然者此也

明道以盡已爲忠以實爲信夫盡已爲忠便是實心矣
乃曰以實方爲信不幾於二之乎不若以發已自盡
爲忠卽循物而無違此心謂信循物則不必更說實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古

字且成一脉語意何如

先賢以忠恕解一貫矣則後學卽當以一貫說忠恕乃
可盡已之心與人之心一而已矣知得爲一則盡已
之心卽盡人之心便是忠盡人之心如盡已之心便
是恕知此已自貫通了至於爲人謀而不忠卽是不
恕所藏乎身不恕卽是不忠可見夫子之道卽是忠
恕而已不必添註學者二字曰如子言則忠恕便是
道矣又曰忠恕達道不達何也曰達道不達正言忠

恕卽是道方是道不達人之旨不觀下文乎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獨平情道理自合如此故曰忠恕卽是道不必執泥不達字看

問忠與誠亦有辨乎曰有誠者受中者也命也忠者思誠者也心也誠則必忠者有之未有不能盡忠而能盡誠者也若臣之愛君如葵之愛日則忠也亦誠也

二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然先生雖述之而竟未發之余嘗因問而以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五

爲樂是樂此學也日久思之猶未也周子之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道至於默契然後爲深造中之自得也自得之則書不盡言庭草皆吾意思圖不盡意盆蓮盡是精華與夫光霽無日不得非真樂乎故惟孔子默而識之忘憂忘年所以不厭不倦不厭不倦非樂而何次則不達如愚退省足發所以欲罷不能欲罷不能其樂可知故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朱子以爲自有其樂蓋知言哉至於雲淡

風輕傍花隨柳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樂在於心程竟尋得之矣

孟子詳說反約之書何以明其然也首篇說得如此詳而約以仁義末篇說得如此詳而約以性命中如不動心章其說猶詳而約以知言養氣此類可見朱子法之觀鄉黨一篇每云此一節記孔子某事如此云類皆詳說反約之謂也

董子云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六

余曰命者性之原也性者情之原也情者性之呈露而命之流行也

或問志於道一章何以有先後余曰此道字卽令內外之道字此道最大故此句最先於是爲之語曰志爲學之基道爲志之的不於道爲岐之於道爲一得此之謂德志以攬而固全此之謂仁志以依而統此皆內用心不向外面尋外則博聞藝藝則道之緒游則志之趣合說道之全承說學之序

又問視聽言動四勿何如曰以爲勿在前無感尚無應
以爲勿在後已視而已聽當下誰知非除是以禮証
禮復在平時亦猶子絕四一日歸吾仁千載一回是
又問心性何以異又何以同曰心猶水也性其源乎情
其流乎其體用若異其道理則同又曰未發爲性已
發爲心

或問致中和致字如何說天地萬物如何看如何位育
得莫只是說道理否余應之曰致字卽是極字與至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七

誠盡性之盡周易知至之至同蓋由須臾不離的正
夫得來而非到此又推之也亦是尊德性的問學德
性常尊便復了人受天地之中便復了委生天地之
和與道打成一片了既與道合卽與天地萬物俱合
天地萬物亦無須臾不位不有若有須臾不位不有
便是道可須臾離矣故慎獨可以行王道不獨說理
自是實事

一貫章此書乃孔門傳道之宗而以心發明之見千古

聖賢之學脈都從一上來也說個貫字則亭毒中
變萬化皆從此一說個唯字則平日內千條萬緒
皆著察此一說個何謂則猶然未聞一貫之景象也
說個忠恕則超然既聞一貫之印證也故道心昉自
虞廷得其一則文字俱離不得其一則擬議俱錯得
其一則可欲而不可知便是一貫不得其一則可聞
而不可聞終是多學得其一則弘毅亦是一貫不得
其一則絮矩只是忠恕或曰今欲用心從何識取曰

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八

唐虞之所謂中洙泗之所謂仁也故曰一者何也曰
仁也可見聖賢相傳皆以一爲要也

或問歸仁一條見謂歸仁先須識仁何以識之仁者人
也合天下之人以成吾仁者也其居則廣無所不容
其道則大無所不包乾父坤母其心也民胞物與其
度也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者也皆吾一體則舉
天地萬物皆歸於吾仁非廣居大道何以愛之故曰
天下歸仁善乎子曰眼前路絕休令窄窄時無過

客過客無時路徑荒眼前滿地皆荆棘亦此意也然則顏何以稱乾道乎曰夫乾健也一口克復與乾之剛健合四勿密修與乾之純潛合所以稱乾道焉然則雍又何以稱坤道乎曰夫坤順也如見如承與坤之承順似不欲勿施與坤之柔順似所以稱坤道焉或有問言行一篇見謂今之學者還以變化氣質爲先而日用工夫不外言行但於日用上着力不必開口談玄詹丈之言固是丈謂道不遠人云云亦是大都來復堂集

卷之一

十九

容易言行者不獨敢心害之亦由能心使之丈窺到此可不謂用心哉余曾有詩云吾儕不必玄談道一部中庸百倍功韓樂吾云萬象森羅懸一鏡分明都在兩眸前東廓先生云言行相顧乃是聖學言行不相顧便是俗學以爲何如

或有問六言六蔽見謂此書乃爲子路剛勇之病設方耳方者何學是已學者何禮樂是已文以禮樂雖智廉勇藝亦可以成人若未嘗學問卽仁智信直剛勇

猶未免於有蔽他日子路問強夫子亦以中和進之無非攻其蔽疾而養其剛勇也子路聞之不可不知所尊矣尊此學則衆美皆聚廢此學則六言俱空可見學之爲要也由亦奈何不學而終以死傷勇哉程子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意者其天之命乎則靜固性之體也張子言天地之性本此欲固性之用也張子言氣質之性本此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皆中節亦無往而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二十

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可以明性善之旨矣又曰氣有偏正理亦因之以偏正氣有昏明理亦因之以昏明此非性之寓於氣質者乎然氣偏而理未嘗不正氣昏而理未嘗不明則對全體之正與明者觀之不猶近乎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故人皆可爲堯舜塗之人可以至焉可見重在習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爲字宜作好字乃與好是懿德合

問舜承堯命曰允執厥中而已如何便從人心說起曰
此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說來夫四海困窮便天祿
永終人心何其危也又曰道心惟微豈誠有二心耶
又何爲精一而後執中耶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
有一個惟念頭一起則人未嘗無兩心焉其一曰人
心自其有不中而言之也不中則偏偏則或踣或傾
非危而何其一 道心自其無不中者言之也中則
未發未發則不 不聞非微而何然心非果有二也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三

惟其雜則二也 二則疑心非遠能一也惟其精則一
也一則信此學 六爭一個信只怕一個疑惟信道而
不信心則執中而非執一故曰允執厥中此之謂也
虞廷學問偉矣淵源一脈踵沿厥中允執端緒界別謹
在毫忽道心人心從微剖判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
心人心之不一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
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舊語云云
理亦煞到疑信兩言具見喫緊平氣觀之得無驚足

至謂人心惟危是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說來語亦
未有據魯論尚書具在謂承厝敷之在爾躬來則有
之矣謂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並是十六字之下
文也此亦不可不察

問執中等耳堯舜何以傳道子莫何以賊道曰執中所
以傳道執一所以賊道曰子莫無權則爲執一堯舜
無權何以執中曰堯舜有中子莫無中堯舜無執子
莫有執無執者中卽是權有執者權然後中曰中與

來復堂集

卷之一

三

權亦有辨乎曰權秤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往來
以取中者也中無定體惟權是體亦無定用惟權是
用權寄於衡而後銖兩明權寄於銖兩而後萬物平
非執之於我而能平物者也執之於我謂之執一聽
之於權謂之執中中與權合不與權對若南子之見
嫂溺之援皆權也皆執中也公山之不可之佛胥之
不可往皆非權也皆執一也程子曰權只是經余亦
曰中只是權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蓋區區立教開宗始語子莫執中云云豈可與堯舜所傳合看堯舜之所謂中者蓋直指天命之性言也子莫之所謂中者則以矯爲我兼愛之過而執其中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而因謂堯舜無權何以執中是直就事理之無過不及者看中也而豈天命謂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偕每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故謂堯舜有

中子莫無中可也謂堯舜無執子莫有執則不可也堯舜豈無執者乎謂執之於我謂之執一可也謂聽之以權謂之執中則不可也故權只是經程伯子云云信是矣中只是權是直就事理上看中如子莫所執乎抑就天命上看中如堯舜所云乎毫髮舛訛距將不止千里似不可以漫看

問夜氣卽良知否曰夜氣氣也良知性也性附於氣而非氣所能拘物所能蔽是謂良知夜氣清明達於平

旦好惡與本來人相近乃是存養良知之候屈子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爲之先則謂夜氣卽是良知或未必信而謂其神之虛非知之良亦不可

孟子書不但說夜氣而又說平旦之氣所以要說夜氣旦氣者緊何只爲要發出好惡與人相近又是性善的頭面發露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就夜氣執捉者已非

而又將良知夜氣兩爲映對貼括是孟子以道性善而丈乃以道良知舛矣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大率玄素之學就稟箴而窺就闢關機關上討消息故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爲之先與堯舜執中孔曾止善之宗趣蓋判不相蒙涉也體之

來復堂理學見解卷之二

神樂會雜倫悖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軍驛梓

正學堂稿李先生問閩人士曰不遷怒不貳過於好學果何當乎余擬答曰顏子之學心學也性學也求仁之學也觀其博約無不竭之才悅言有不情之喜聞四勿也則乾乾請事得一善也則拳拳服膺進於仁也則三月不違退而省也則終日足發何嘗有一時不後堂集

卷之二

遷於怒一念貳於過耶不識當否

又問曰忠信於好學亦有當乎亦擬答曰忠信者誠也朴實頭之學也故師以僻難與爲仁參以魯得得其宗且誠者聖功之本也故不忠不信則學不同至忠信所以固此學也故曰好學不識當否

又問忠信與不遷怒不貳過亦有合乎亦擬答曰忠信與不遷不貳皆誠也誠者自誠也仁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不遷不貳不敏皆實學也顏子實時

虛忠信虛若實合不亦宜乎總之孔顏之學皆出於

好顏曰不遷而夫子實小子則曰學詩可以怨而不

怒顏曰不貳而夫子自名則曰學易可以過而無大

可見孔顏之所學同故所好亦同所好同故自樂同

以其從忠信上徹求不敏處諸事也不識然否

擬答正學堂問意者知止爲大學之階明德親民爲大學升堂脩身知本爲大學入室是謂古人爲學次第不識然否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二

余嘗以克己復禮卽以克約禮之意而楊貞復以爲能自復禮固是本復以自知求然却說得是乃從楊雄勝字之說者必併下文視聽言動一切都盡了乃可不識可否蓋所謂勿者但勿非禮而已不勿視聽言動也安得因克勝之解而併去一也乎且顏子平日夫子稱其庶乎屢空矣如何復有已在又無伐無施以能問不能云云矣如何復有已在且終日與言語之不情矣如何不說到已上而仰鑽時忽說

吾才於吾言無所不說若有已在又安能說卽不在三月不達之前必在約我以禮之後約禮不必去我復禮尚欲去已耶余故以貞復之言爲是楊雄之言爲非

從心所欲解作縱心者必本天縱縱字然終不是聖體註解作隨字猶言任天之便不踰矩猶言隨旋中禮活活潑潑如走盤珠豈縱欲之謂耶若顏之從從直是末由故曰彌高彌堅瞻前忽後又曰如有立章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三

曰彌曰忽曰如此時雖不能罷然已竭才然則何爲末與相從耶非獨年之促也孟之能從亦無能涵養道立在中平耳無奇也惟道乎中者能之依愛中者能之如虞廷之精一乃允執中如孔門之止脩乃爲知本如此始謂之能從非道真可從之言不發者可從而悟躍如者可從而幾而後一開可達自無登天之疑亦無高美之見也乃欲合顏孟之從以辨於孔氏之從滯矣

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謫夫天命旣不可以盡謫則天性尚可以盡謫乎故曰靡不有初初字還屬人說若命稟於有生之初初字雖曰初生然卽屬人矣屬人卽離天矣夫子又罕言命卽是罕言性故子貢且不得聞況後學乎安見夫子是言天之性非言人之性也不言天而言人還作近字渾說者爲是非諱言同也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四

仁文會中有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四句答者乃就今日所講道學不能下自修實功令人譏笑固是警人意思明白直截意說此書者宜從大學說起又要關止至善方是書旨見謂道學兩字卽經文道學兩字自修卽經文修身修字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矣又在親民在明親矣又在止至善定靜矣又能安慮格致矣又要誠正與已密益密已精益求精之意正合故引切磋琢磨來說自修卽修身爲本之說猶邦畿千里須已自行到丘隅岑嶠須鳥自飛到仁敬孝慈

須敬自止到豈不是自家切礙自家琢磨皆要自己
難靠他人方是大學之道不可習人口吻隨人脚跌
如今日之講學者流也方是知本知止欲學文王者
請先學武公何如

讀王太蒙公祖與陳古池丈澹臺祠往來問辨講語至
於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與慎獨之說差有不同在陳
丈則看爲一莊王公則微有二陳丈之說舊矣從之
者衆舉業亦然撫臺之說近月初聞聞之不習辨所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五

由起除吾韻語已同陳丈外於是深味撫臺之言亦
豈容默默而已乎余不敢妄爲之說請舉大學會子
之傳對證中庸子思之書蓋子思學於會子者也會
子嘗言慎獨矣不曰自欺則曰自慊不曰十視則曰
十指欺慊猶屬念頭有形跡念頭之自形跡
之嚴皆言獨也欺必戒慊必求嚴不敢忽皆所以慎
獨也此不待撫臺發之甚明也若夫不覩不聞是無
聲無臭之說與自欺自慊十視十指不同與獨往獨

來獨聞獨見亦異故隱字上註一見字微字上註一
顯字言見而未離乎隱顯而未離乎微也蓋孟子所
謂火然泉達之始也於此判得清楚方名慎獨於此
判不清楚戒懼何爲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卽云獨也又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則慎獨要
矣撫臺謂戒慎恐懼於此正用得力名言哉

來復堂集

卷之二

六

陳丈就正錄中有友問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曰有命義命果一致否會友朱守約云禮義所在卽
天命所在義命合一非有二也雖然其論則然非問
者所能知也余請得而申之余聞之夫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他日又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天道之行猶曰得道之廢猶曰不得故
均謂之命人易解也至於得之宜行則行不得宜藏
則藏豈不是命在卽義在故曰義命有正合之理非
一致而何

又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豈復有好色好貨好勇之事者

陳未二丈各述所聞俱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似有遺答焉余爲補之曰好色好貨好勇皆血氣用事者也若德性用事由學問中有常尊者豈復有此三好爲人生之大患害耶特患吾人不能道問學以尊德性耳果能道問學以尊德性卽不能如君子之畏天亦當效孟子之養氣豈復有此三好陳丈曰不患妨工惟患奪志諸友其合志之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七

問形色天性一章曰喜怒哀樂未發爲天命之中非天性之說乎發中爲率性之和非踐形之說乎又問踐形何如曰心廣體胖誠意之身自潤腴面盎背根心之色猶生此尤踐形之證也

問舜居深山一章曰此書見舜與人爲善之大也何者自耕稼陶漁舜居深山時也深山野人之外惟有木石鹿豕耳野人何嘗不木石與居乎而未必居之安也亦何嘗不鹿豕與遊乎而未必虛以遊也惟舜雖與木石居而實安以居之雖與鹿豕遊而寔虛以遊

之則雖與野人同而實與野人異者只幾希耳此幾希卽萬善之源而江河之蓄也特以深山善故幾耳及其偶一聞見之善與獨聞獨見幾希之善會焉則善與善相投也而一瀉千里矣善與善相感也而一放四海矣其機神其應速故曰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向之安者能慮虛者能通若左右逢源之妙幾非幾希之充滿流動旁皇周浹者耶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後之學者視山中木石何如鹿豕何

來復堂集

卷之二

八

如與野人果能同而異異而同否早夜思之請自舍已從人始

有問大學之道首節曰有小學則有大學如三代之有鄉學復有國學是已人不學不知道則言學必言道可知已其道安在一在於明吾明德卽格致誠正之說是已二在於新民之德則齊治均平之說是已一在於止至善則定靜安慮之說是已總在此身上討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一問謂其未止於至善者固非謂其有達於三月
之後者尤非只是聖人全體太極顏子則具體而微
聖人元氣顏子春生聖人無跡顏子微有跡之類故
曰未達一問達則便是聖人矣因問孔顏相去只爭
一問耳一問何若是之難達耶曰賢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顏子賢非不美也奈何厭化之速恐未得
明到盡處則猶未免有渣滓在所以達之難也故曰
仰鑽瞻忽此語可證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九

問胡翼之爲太一時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後
得伊川試卷胡大驚異而未見傳也余擬申論之嘗
觀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私淑諸人惟
學孔子顏子於吾言無所不悅又曰步亦步趨亦趨
則其善學孔子不問可知是故孔子潛心文王顏子
潛心孔子是學其潛也孔子空空顏子屢空是學其
空也孔子忘食忘憂顏子心齋坐忘是學其忘也孔
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是學其樂也孔子好古

敏求顏子有爲若是是學其敏也至其博約無不
之才顏皆其好學蓋顏子之於孔子焉不學而亦何
不好之有請以是論然則孔子又何學耶曰祖述堯
舜學堯舜也憲章文武學文武也上律下襲學天地
也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然則學孔顏者當如何曰
詩學詩易始學詩則由不遷可以至於不怒學易則
由不貳可以至於無過故曰一問未達亦此謂也

來復堂集

卷之二

十

今夫人心只一個念頭不觸於外則起於中觸於外惟
怒爲遽怒至而展轉於心不能隨物順應是謂遷怒
內起者惟過爲易過生而遷迴於心不能隨時速改
是謂貳過惟好學者學在茲念亦在茲故用志不以
兩分性上不加一物可怒未嘗不怒怒已卽與物忘
之不復以客氣移我主氣何遷之與有偶過未嘗無
過過生卽與時更之不復以後悔增我前悔何貳之
與有蓋學以變化氣質亦以涵養德性於此得力則
一切世情若行雲流水俱爲應跡一切己私若俯鏡

臨流俱爲幻影視夫子之不忍無過特一問耳非好學功深孰能當此乎

或問仁人心也何以說曰仁爲天地生物之心卽是生

人之心故曰仁人心也彼有以愛言仁者又以覺言

仁者非心則愛與覺何由生然則人心何以惟危耶

曰仁則安不仁則危學者不可不精擇而一守之

克已克字自楊雄解後晦菴用來皆作勝字消與克伐

總欲之克同夫克伐之克不行夫子難之而不知其

朱氏集

卷之二

二

仁自有論語已之此夫子不以勝爲仁而雄以勝

爲解四書未嘗與克字而雄以已爲私下文何故

緊接以爲仁由已既是已私何故由他且已立已

緊承仁者說來何嘗不自已處做起三月不違仁

在此問仁之前則顏子復有何已未克留着這個私

意在此夫子總欲他克去始可復禮也易言復卦云

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而不行此書乃以克對

字在勝恢復之說則又焉取安靜以養微陽之說

況下文視聽言動是誰之視聽言動若教克去了已

則視聽言動俱無着處卽有非禮從何勿之故從來

諸公皆因朱註而宗楊雄某獨以能訓克以我認已

以爲克已復禮猶約我以禮之說又禮者體也全體

不息之謂仁復了吾之全體豈不爲仁書此以俟者

市人所稱致知者如致道致曲致廣大之致又如周易

所謂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然

後是與知然爲致知故君子以窮神知化盡天之

朱氏集

卷之三

三

聰明

古人所謂力行如知力力行盡心力力行如知

老三月不違禮事四公賜博約之字而微龍不曉

終日老言而退省足發如會子之三省三唯任重

遠德後是爲力行然後爲力行故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之行健

夫二程受學於周子者此乃一語三至微何也曰靜

言本體敬言工夫靜則可以居敬矣敬則自無不靜

矣敬該動靜功兼洒省交相承者也然則何謂靜耶
曰常寂常感常應所謂尸居淵默是已又何謂敬耶
曰有二無妄思無妄語無妄言無妄動學道者之敬
也坐如尸立如齊儼若思安定辭講學者之敬也所
謂臨深履薄是已

知行合一何以說曰致知便要格物物格便是致知
不分先後故曰在言卽此而在也與窮理盡性只是
一時事意同

東復堂集

卷之二

七

又中庸言學問思辨便是行了但要篤而行之故曰擇
善而必固執之此亦合一之說

知過而不能改者與日用不知同見過而不能認者與
實見得非異總是放其心而不求不可不察也

所爲而爲者義也喻於義則利之所不能入矣有所
爲而爲者利也喻於利則義之所不能入矣一出於
張子一出於荆川皆不易之論也吾有取焉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明得個仁

子而不仁則極深研幾人品心術判然其於其餘諸
說可不問而解矣

問中庸以成己爲仁成物爲知而孟子又以學不厭爲
知教不倦爲仁何也曰庸孟之善每題頭了便多自
註脚在下如成己二句若分仁知矣下卽註云性之
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是分而未嘗分也學不厭二句
若分知仁矣下卽註云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亦分而
未嘗分也然則何故以仁知分已與物以知仁分學

東復堂集

卷之二

十四

與教耶曰此理一而分殊也分在成己則爲誠
之德故曰仁分在成物則爲誠之通故曰知誠一而
已矣豈不是分而未嘗分也分在於學則聖人盡已
之性故爲知分在於教則聖人盡人之性故爲仁聖
而已矣豈不是分而未嘗分也然則誠亦聖聖亦
誠耶曰然故周子以誠者聖功之本又曰聖誠而已
矣皆合一之說也

道不遠人字是指自己說與下以人治人人字同

以爲他人則又是彼柯此柯之說非不達之旨矣

下學上達之說從舉業者不曰漸則曰頓似矣從講學者不曰下卽是上則曰學卽是達亦似矣要之此皆爲而字作解其於夫子莫我知之旨皆未得也今見以爲莫我知者非不知我之學乃不知我之達也若知我之達則知我之學矣故達天德者然後謂之君子上達與達却便是這氣象及未達一間兩達字同明此四個達字則知重在達字不重在學字人但知來復堂集
卷之二
十五
我之學而不知我之達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何怪乎人莫知我也

又問夫子之達安在曰子固自道之矣曰不怨天不尤人此是學了能如此耶還是達了能如此耶曰必竟是達了然後能如此也達處甚多不能盡載他如會子之唯達也子貢之然學也非達也又如退省足發忠恕而已達也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學也非達也學則可以至於達矣達則無不學矣有謂時時下學

時時上達者亦是卽吾十有五章可見

五經惟易言爻爻者虛中以受之義書則尹始言覺覺固從爻而虛中以受人說始言學學亦從爻而虛中以受於人然覺有先後學則一也故曰教學相長若學而不厭非後覺之時習乎誨人不倦非先覺之時習乎要之皆心學也故承以中心善悅焉雖謂先覺爲達後覺爲學亦可也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本固而後枝強華盛而後果碩故曰本實又曰本立而道生

言二者之道常相生焉如穀種相因亦有相生之理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濬臺之行不由徑其行天下之大道者乎所由殆與柴之不簣不徑者同矣至於三百其徒從渡江南語稱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來不亦遠乎今會城有濬臺祠不虛矣四方來學者撫臺王公亦月一廩之於吾邑陳丈則歲一廩之相與商學焉

君子恥一物之不知知固信也明明德而後可以親民
明亦信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言眼前這斯道理未
能盡信信得及時即堯舜事業便可理會信不及時
則強不知以爲知是自欺也持此以仕是欺人也自
欺則負所學欺人不負君則負民故夫子悅之以此
益與與點之意同

五鄉難與言夫子猶見其童子矣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與其際也不保其往也大聖之重絕人也如此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七

至於南子之見禮有宜然而曰否者如非禮之說禮
卽天理非禮之動卽與天不相似寧無厭之者乎厭
字從夫子上看只如此說過便罷安知非與其潔
也之意或曰子路不悅何如曰不善不入其黨子路
亦不信夫子之說故曰堅不磷白不淄猶恐其不信
也故又曰吾豈匏瓜也哉匏瓜星名亦引天以示之
若此之不悅亦不信之類也故直以天示之他曰曰
莫我知也知我其天豈虛語哉

或問君子無所爭曰須是識得君子人品然後識得君
子心事識得不獨無爭者無爭卽有爭者亦無爭如
君子見義爭爲爲非爭也見利爭讓讓非爭也又如
述古信古則曰竊有比焉無伐無施則曰固所願焉
微獨不報不較無爭事也而自若無若虛無爭心也
故曰其爭也君子言其爭也爭爲君子而已不是非
若小人之爭意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八

或問仁之爲道也遠而曰仁遠乎哉何也曰仁者可欲
之善卽人心也我欲仁乎卽心卽是斯仁至矣斯者
此也言仁卽此而在非自外來也故曰至與日至之
至同一陽復而天地之心見一日復而天下之仁歸
從心所欲卽是欲仁不踰矩卽是仁至故稱夫子仁
聖焉

或問仁以爲己任如何見得重曰程子云仁者善之長
義禮智信皆仁也仁之爲器本重又兼義禮智信而
任之不亦重乎又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今以

天地萬物放着兩頭一節挑起重乎否乎此等大担子非硬脊梁不足以任之故曰不可不弘毅

或問民可由之然與曰道有日用常行者雖聖人亦與民由之

又問不可使知然與曰道有先天未畫者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是以太上因之雖然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始爲衆人若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自能知之故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惟舜爲然然則希舜有要乎曰行

來復堂集

卷之二

十九

之而著習矣而察其庶矣

博學無所成名正見孔子之大與堯之大而無名同黨人其達矣哉夫子非欲執卑果欲執卑是有名心也但不敢當大耳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所以有知此道生於無之說亦真知之說也就真知言則鄙夫與孔子同一空空同一無知就有問言則鄙夫不空而孔子空也孔子不空如何又叩鄙夫之兩端有兩端之可叩可見鄙

夫不空矣乃曰竭者固見無知生出有知來亦見有知復到無知去

道可從乎不可從乎以爲可從則彌高彌堅兩在不測矣以爲不可從則仰鑽瞻忽矣道可見乎不可見乎以爲可見如何末由以爲不可見如何欲從曰道之內無我我之外無道我之外無道卽我卽道也故文曰我之文禮曰我之禮博者博我約者約我雖有循循之教而無我以承之何以見何以從故見在竭才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二十

之後從在既見之餘乃又曰從之末由何也曰只爲多了這一個我便有妨碍故不能從故曰末由可見道之內無我也惟夫子從心所欲便是矩惟孟子能者從之便是由此之謂也

匹夫不可奪志何志乎曰志乎道德而已矣若功名富貴患難得失何不可奪之與有

或問經權曰經者眞常之道中也權者中也合乎眞常之道者也以通變爲權者第二義矣

或問敬而無失之旨曰主一無適又問曰居敬作所又問曰緝熙敬止而已矣故曰無不敬言無時不敬也則無時不得矣雖臨淵履水又安有失時也

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言明倫之學天下萬世之共學者也豈惟三代堯之敦睦九族舜之底豫克諧以至夏商之懿倫攸叙周家之尊尊親親皆所以明人倫也豈惟達而在上孔子於子臣弟友未能則求不足則勉孟子於天下之平不曰人

東坡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一

親其親則曰人長其長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由漢唐至於今天下設爲庠序以教非不揭明倫之堂鳴化鐸之鼓而奉行者或不識明德爲何物親民爲何事治教不明風俗不美三代之學可復見耶居常念先大夫命名之意豈非望我以學令繼維此人倫乎乃登科而輟脩族人之和繼成先人之譜登仕而正二十年強奴殺主之法原族人父故出族之條宦成除與鄉人行約邑人講學興起祠祭使無丁者皆得

入祠一歲會飲者五所謂敬專愛親至於今不敢得罪宗族族人咸宜之曰此莫非先大夫明倫之教也倫雖不肖敢不終身奉之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故曰人莫不飲食也是故此道非高非卑非遠非邇只在父母兄弟與妻子但高登自卑遠行自邇若兄弟和妻子合父母自是懽喜益一順百順有個終始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

東坡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一

鄒南阜丈云我輩相期越老越精神無得放寬余味無得放寬一語是欲人收攝精神骨歸一路故曰無得放欲其聚也無得寬嚴其防也何以聚之曰靜何以防之曰敬敬則主靜以立入極可以老矣卽不甚老可以却疾而作用不勞

又云事事言官留好樣與後人作模楷其端人學問之語乎今自求髮讀書里人不識其面而亦少聞其過及登仕十年至今生祠兩地其事過言過有無可知

至於歸來今且四十年矣猶然歲歲書生年年讀書
惜無師友就正猶幸有會相成而里人亦不聞其是
非不識可當好樣否

又云與後學言提飾修行一路再不可忽不然縱饒說
得伶俐與身與世無干余曾有詩云獨愛吉人詞自
寡行持猶勝念彌陀亦仰合此兄意但後學持行自
有規矩讀書循理謹言慎行其分事也能化得他閑
學更妙奈何苦口不入伶俐徒然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二五

又云學問先在見性性體一物不容遮來諸公見地太
高是以舌見性也其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乎余曰
見性之言已非吾儒家語又曰先在於此則盡心知
性之說不幾於倒置乎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雖
蒙養便是聖功然與舌見性者亦毫釐之間耳莫若
告人以求放心為學問之先者不有序乎即如見天
地之心者亦在後後又王之未見亦在望道後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是何等見地而樂指以為學者之先

易暗夫未敢奉教

來復堂集

卷之二

二五

來復堂遺集卷之三

神樂會維倫傳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遺集

六世孫廷試左車編梓

主止泉先生傳

夫先生豈不赫赫也儒隱者哉矧又吾八旬老父執友止泉先生諱某字某里之方塘人也幼即聰慧異常兒比就師駿上乎有達劉資以林庵公兄弟五人俱雅先生代執家政弗獲大成既隱與古羅一峯先生從粵東來復堂集

卷之三

白沙先生門人日用晦氏者締義交迭工詩賦好平西介氏刺史揀峯公大尹懋齋公外翰中園公聞先生名迓先生塾其家者十餘年子姓多所成就自時歸隱層山唐氏與太常一厓郭公同為一時師言七稱先生有志有學之士先生性耽經史諸家詩唐宋以來騷墨士所賦者無不博採而草記之不可誦人以故家嗣橫鄧文字第遠遊一厓公少華公會南丈諸君業舉子焉其禮儀充盛有富翁所不肯抑者橫潭既序日每談即

躬為治裝以壯其行及姪貴峯之能文者猶委曲以成

之得報稍上信輒為喜曰上達有階否輒又歛也溫語

慰之勉有終焉先達如明水陳公中山劉公嘗過方塘

論學先生既識之謹晚得肝近溪羅中憲公比部董蓉

山公偕古南公今侍御擴庵與吾弟輩歲講於鄉之大

成書院先生雖耄耄必至或陳以詩羅公輩咸善之謂

有昔董從吾風而吾曾氏如石溪公紫崖公張味明山

公企吾兄弟又董氏會峯東屏竹溪諸公訓齊唐公達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

溪譚公諸緒紳家輒過之輒倒醕劇飲逸興融融薄雲也甚者至不忍別先生即別即又為詩歌鼓吹以紀親情友誼今橫潭猶家藏之先生天性孝友歲時祭奠輒泣下兄弟四人怡然白首俱先卒皆為從祖葬之育諸侄耕學一勉以勤毋逸每伏臘燕聚惟口孝親弟長睦族輸賦語諄也戒勿休全家食近干指人七憚先生不敢肆宛然彥方居鄉家法王氏自鑑明遷方塘百餘年祀典雖明而猶未卜尺寸之地而祖豆焉先生乃偕南

石澗竹願軒諸公聚財擴地棟祠宇爲寢神之宮至今
廟貌巍巍未嘗自多而功之也至族之山陰書院祭田
祭租歲入頗多惟提其綱而已不一毫乾沒以累名且
遇公事卽以公斷能折人是非至若接親朋則又渾是
一團和氣故人無遠邇陳戚咸知愛且敬焉徵之病且
革也羣問之羣哭之又羣葬之乃見先生乎歲乙亥先
生七十七矣而意氣平神如烈少年一切喜怒惟付之
斗酒篇詩而已偶抱一疾終正寢卽永訣語自教之外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

無聞焉豈不誠儒隱者哉吾生也晚又去先生四十里獨
恨不嘗從先生遊橫潭與吾又同時角場屋有情義乎
契不啻骨肉故然猶幸與老父結同庚盟音問常通而
故知先生頗詳况披狀又見先生之持已也莊教子也
正待人也公奉先也孝處族也和禮賢也降御下也寬
稽古也博真吾一鄉之善人也使其儒而仕不終於儒
而隱將天下之風俗賴之矣一鄉已哉一鄉已哉嗚呼
先生之生也足以訓而死也足以傳吾于先生無憾矣

後先生者其亦思所以不亡先生哉是爲傳

陳雲泉先生傳

余讀漢書所稱忠厚少文目爲長者則嘆曰斯古闇然君子哉若吾鄉雲泉陳先生其庶焉先大人巴州府君所與經師其族恥菴先生結硯毛交者也先生幼質樸如無浮靡氣年十九始業科舉讀聖賢書必求心悟不以師友之言爲信疑以故能融會脫落貫穿經籍而六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五

或有闕略曰莫因簡易成之至講求時務關禮俗者又未嘗不諱也然持正論蓋於道誠合於俗寧違者也而聲色玩好尤一切冷之不少動其中人或稱善輒羞縮畏避不敢當若將無之初罹內報不酒飲肉食室處者三年已罹外艱如母制里人罔不曰知有司莫旌其孝聞人孝之如加芒刺恥輒形諸色其信實類如此嗟夫世之人曾無一事當于孝者猶竊孝之名以欺人欺已先生乃視爲庸行惟恐人知使斯人得稍已如漢長者

一試家邦其令人皆行有技業必矣又寧無與膏肓于民哉獨奈何竟不一偶於時惟退自適日開經史課子姓句讀無毫外慕而世之仕至丘金累玉者反耀才以欺民挾僞以貢智視民仇而薄國本爲是其智弗若欤抑士之遭世固有分也配丘氏孺人賦性貞靜歸嬪不辭煩劇不憚勞苦黜智能持簡默能男子四遂遭風疾臥病不能理櫛者二十年而相家內政一如平時罔不明蕭惜早世不及偕先生壽先生登六十時里族人咸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六

具厄酒上壽有宗生復齋庠者爲之傳其終曰先王彭善輝惡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茲有位者之權也雲泉行足以儀斯人孺人足爲閨門楷範而有司莫知有位之權安在是故不得以言彰之蓋復齋之於雲泉分兄弟誼朋友也且曰友其人不知其行匪智也知其行而不以告人非仁也特因年以表其行俾人知先生之壽者不在于年而在于行亦因以勵世云余既因復齋識先生質行又因先生之子南坡少立來復齋悃言而偕

爲之傳非徒爲野編考耳見大夫擇友之得焉

來復堂集

卷之三

黃兩洲先生傳

吾邑有隱君子兩洲先生其人係心斯道衰然古先哲
流世知誦法先生鮮有磨其德者故爲立傳先生諱煥
字宗晦系出廬陵刺史光國後數傳而至其祖有頑生
而英敏邑西國子學正謝公繼以女妻之厥考乾忠公
溫厚朴雅嘗就學於外祖大方伯宦邸授恩例儒士墜
於衰而生丈夫子三先生其季也往倫方少習制義先
生一日訪先大夫於明山精舍索倫課輒心器之謂先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八

大夫曰此武城千里鳴也比倫甲子鄉試庚辰射策甲
科爲郎而先生以是秋作古人矣然猶及見予成進士
也厥孫允中一日謁予而以傳請予通家誼河能辭按
先生少端慤有志操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乃究
意圖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
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邑人士見而奇
之稱曰令器甫年十三兩兄繼沒家業日微乾憲勉以
力學乃克濟先生受命惟謹攻苦下帷學幾于成亡何

乾憲公疾篤先生手湯藥不承曉解帶者數月既卒哀
毀居喪一如古禮及葬於里之湖山時淫雨不止先生
念天忽奪人謂孝感所格云歲至丁酉與余先大夫爲
邑諸生每試必高等屢赴棘闈不得掇一科以顯亦命
也且先生精研易理時人尊爲易中祭酒景從日衆凡
及門而出者多成名士嘗武廟時王文成公以道學倡
海內先生默契其旨每恨生不同時而憶接其傳者惟
鄒安成公適癸丑冬安成公偶過其境遂執贄以請更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九

質疑辨難脈也希覽暨論學曰學莫要於盡心功惟先
於知性會有論性者曰吾儒之體統乎其用非稿木死
灰無用之體吾儒之用根乎其體非權謀術數無體之
用體此性用此性一以貫之耳舉生聞者咸服安成公
亦然之嗣後丙寅肝江羅先生至邑談學先生與之論
性相契肝江先生亦心服焉曰古今論性者多矣使得
是說而聞之又安有紛紜之異耶且先生雖力學猶喜
詞賦嘗與鄉紳蔡山董公畏吾詹公石溪曾公諸老隨

地唱和有素心吟稿行世無非以風雅發性命匪徒工
爲詞藻已也吾友南華鄉丈題其影曰有學有守濂洛
章程其知先生之深者哉先生二子長如金克振家學
次如琮早逝長孫得中爲鄉邑社師次允中補邑庠弟
子皆績學飭行有道則賢而仕傑然名世之姿無道則
賢而隱萃然淑世之英循名貢實鑒已可徵所謂啟佑
後人庶幾永世有光而予言不亦重有榮藉矣乎然
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鰲溪之士人亡能道之先生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

可以不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于天
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于先生豈無意
哉

處士劉泉鄉君傳

往歲當肅皇帝治天下之甲寅先大夫以丈田之務與邑人同致安成東廊鄉先生于樂也先大夫故師事之惟時又日談良知之學則東陽鄉氏以同宗之故首諸會焉多列泉諸君維持力也按狀君諱世和字亦祥別號列泉其先世有諱良者登永樂乙未進士出守楚去祀名宦高祖則娶為國學生會祖有獨以子貴則文林即祖環以癸卯舉於鄉即東流令也祖確舉壬子今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一

武陵父臣謝邑諸生屢賓鄉飲君少端穎厚重無妄志長遊名師之門益知向往學易之暇猶喜誦說古文至臨博士業則非所甚好也嘗謂人曰即持此博一第亦由天亦由人有操之者矣何如怡神遠志放浪青山誦詩讀書任頭白髮新晉道日凡無事旁求耳以故平居無事花鳥多情時或出所宿舍周人不足過爭競者輒為解散無親疎遠近無不服君曲直德君和平者咸已歲凶有司議所以賑貸之君慨應義輸粟又便宜作

活全活甚衆曉道旌以冠服君固辭弗拜曰吾奉上命哀王孫而推之食耳豈望報耶倘有王姓者安其所負租可百計歲杪會東索之急佃謀鬻子以償君輒焚券市義衆相頌散去君子曰義者固如是乎邑侯省巷王公銳情當務欲得父老中金鍊世故者商之而首辟鄉君日議因革果當侯意會丈量清賦冊侯亦咸屬取衷焉冊成侯督愛君如視其子然君長者愈謙讓不遑王益念之不絕也聞見羅先生倡學東南君不得往與同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二

志月聚講于豐樂會平居事親晨昏有懷無已或惠及所愛不為吝色或竟候所往未嘗先食焉有疾則親嘗湯藥始終若一居喪則執循古禮苦塊號泣者三年緣此哀傷遂爾寢疾先是少間子拜請曰疾亟矣乞假一言奉為治命君曰吾以詩書為業衰家以清白為歸其謹識之遂不語而歿且日永缺享年五十有七傳吾曾氏曰余往復兩都周遊三楚問俗于吳越之間見世情父老卑七項已者多矣若吾邑鄉君謂之好修君子

非耶不然何鄉評士論同舌賢之且協于上下相與有成也語曰留所有餘以待來許余尚爲鄉君卜之

城東敬所鄒君傳

選余先大夫談方田之法于蕭廟時而又與城中二三俊傑身當其事則輒稱杏村鄒南山公云南山公邑大賓也公之子亦治別號敬所當南山公晚而生君憐愛爲甚年二十始就外傳大賓輒屬之曰汝弟爲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哉則入山而得其寶毋買櫝而還其珠此之讀書殆與章句腐儒異矣汝力勉之庶幾勞以成吾愛焉君惟大賓之命果恂已謹信無執綺之狀亡何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四

忽悟有覺曰嘗聞家事問長康勞之謂也吾父老且倦勤矣吾爲人子者乃作尋行數墨呻吟佔畢之務將何時可以幹父而用譽也於是暫輟所學直以其身代服家政大賓家故饒時奉上委任爲邑耆老官事既煩應接不暇益以鄉之賢豪長者日以公事過門所謂坐客常滿樽酒不空時也君周旋其間米鹽曲折至于宴饗靡不事匕當大賓公心者公置妾二各舉丈夫子一君視其弟如視其子視弟之事如在其躬大賓公目之

每自慰曰子生若此吾死可瞑目矣及大賓以壽終也
常至客百里之外三年喪祭一稟於家禮葬亦如之弔
客大悅嘖嘖服君能子一如大賓自慰好語焉及邑大
夫王來管事親廳堂大壞曰此非君子攸躋處也亟欲
新之乏人稱事於是邑人士共推君爲首應以令方重
一選君素輕財所謂兩相遇而相成者也君與三五奇
英群力必舉群策必效至今瞻命與者稱君等之功不
絕詳在邑乘記中且也市義修學崇儒文也捐貲建路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五

壯邑觀也濬河有成環地勝也方田有法清量浮也諸
有關於當務往七借君前箸大率類此乃若處衆肩鉅
雖口咄咄如桃李不言而胸中經緯甚明雖不貨殖生
產如計然計利而增擴前人窮恤乏亦不可掩雖飲
不能八斗如高陽酒徒而與客卽杯樂聖舉樽相歡不
減大賓好客之風雖壽未杖于朝廷如三老五更而凡
可貽百世之謀無不思患而豫防之人稱大賓有白額
之駒也非耶軍司馬曾大夫口余釣鰲山溪蓋七十有

餘年矣乃一視於鄒君真出壻一枝春色云無論其志
行側儻議詩慷慨事人治物我似有餘卽孝友一家貽
燕翼世可謂彬彬有鄒氏所謂創業有繼強勉爲善
者矣士君子涉世克濟乘長風破萬里浪何必人人讀
書哉固宜先大夫之亟稱南山南山者若預有所試焉

黃秀峯傳

語曰三代以上患在好名三代以下患在不好名兩者
皆殊而旨一也然而世有篤實之人渾噩脫羃本非好
名而名竟弗及之猶且穆然不怠其所守者則其人非
可在叔季三代間求也其諸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
民歟予嘗願見其人而不可得每於鄉會講業恍詢迷
稽苟獲一人焉誠足以繼風而砥世雖爲之執鞭亦弗
靳也時有黃生易古雅官庄里人因與道其兄瑞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七

光耀秀峯大節概介而慎安分而盡倫質心質行不
事鉛華生平倪慕香輟擇子姓之賢明加意作養俾
克紹其裘即楊溫補弟子員寔嘉賴之布衣落莫不
可當品題否噫間巷之人欲修節立名非附青雲之士
惡能聲施後世哉按厥先祖簡文簡敬伯仲齊芳以一
經稟貢起家例得受命夫朝其班七事跡邑乘誌之
翁英貴卓然傑出是其六世孫也邇公之淵源皆
紳之後流風遺澤諒有不磨者則知其所自來矣厥

以晚年誕植多男家政益累而公屬長肖凡宰制剴
悉委于公七殫一心區畫其間凡計盈縮商出入內勤
庭除外禮賓客追延名益以訓督諸弟迄今書香有傳
濟七象賢無愧先人是可驗也如此則公之才足以經
緯盤錯紛紜未嘗以難護者行足以表率刑範所至未
嘗以薄議者德足以垂裕無疆赤衷直意輿論允服而
諸兒五舉白眉儘多若天之私厚于公不其較著也哉
平夙志欲得古先民以風世者蓋痛世之澆也得人如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八

此可與共挽回云耳黃生因乞予言以爲公頌予謹不
能辭故筆其概以壽諸梓

王愛蘭孝義傳

古今王姓之族甚蕃而太原郡那則從來王天下矣山周而明余往品而衡之其間得力孝者凡十五人而祥與延其著也得市義者凡五人而蠲與華其著也而以孝義並著簡冊者則又得烈與沉焉二王皆百代殊絕人物蓋同出太原而不必同遷金陵也由金陵而尉臨川者為蔓字德延後裔赤闥至惟伯復從邑之左港伯每謂其子德孚曰吾宗實肇於晉從浮丘生接引登華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十九

陽洞天仙跡昭焉乎乃惟父命驅屬而往升高望之果得勝地其下於是擇山之心居焉則今王之始遷祖也由宋迄今又數傳至靜軒公字日旺有隱德生男子四四曰大勝則顏等之父余宜人張女兄夫也丙侄繼興復以女締顏子為婚服持大勝遺行幣余而請傳焉若曰閭巷之人雖砥行立名乎非附青雲之士則聲施後世無由矣子大夫幸為王君文之用慰予情焉按狀君名愈大勝其字別號愛蘭早歲失怙侍母陳孺人朝夕

常在語云山告反而夏清冬溫匪口誦之寔允蹈之嘉靖辛酉流寇入境祖母病不能移君竊負逃而置之寇退如故庶幾生事盡孝有前人之遺風焉且也事長兄焉如其父撫羣侄焉如其子先是邑奉文量君以身代兄役弗為疲也後復丈復役復秉公正行之如昔人有服詞他日有事于新城道大陽源旅店人有囊金偶亡者會君拾之君乃伴為止宿直候亡金人劉文邦返檢而還之劉德之願以其半酬之君固辭弗受是新建伯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

翁六歲所為義聲至今載路焉戊子歲疫已丑復旱君散穀千石不取人又奉穀三百亦不問至于宗人王鏡苑無棺也則棺之王尚父犯葬也則委曲安全之都人裴庭昭盜葬已賣之山則為代謝買主得不遷庄有穽子驚染風疾則為止不豎造得無恙與夫減價贖左見于黃萬之頌德出穀排難見於徐御之感恩而領派祭銀不責楊紀之貧償而代贖同充差役不責戶首之貧乏而必科乃若修理華山之路方便廣行門多鉞炙之

從塗活者衆假令君得長世則善積而德日起又寧有
量乎哉余固因厥子之狀如繼時之請而與之揭其孝
義如此云論曰

高皇帝六諭所以風化天下行備矣顧能孝者不必能
義以其力不副也能義者不必能孝以其心不副也今
以孝弟之心行仁義之事即強勉就之亦甚難矣加於
衆人一等矣有能隨孫自樹不負生者何必大官顯人

陳復軒傳

昔時陽守陳錫省章嘗與余談其叔父復軒翁庶幾仁
義附焉厥子汝麟氏與余兒侄互締婚姻兩家若一乃
於肯堂之暇持其叔岸士橫橋所爲墓誌來請傳則欲
辭以疾如情何按志翁姓江洲陳氏諱和字性德行三
別號復軒世爲錢團里人族富詩書以孝子死事爲吾
邦望至海豐令爲陽陽守及達州博士自華表然與吾
邑宦姓焉埒至今詔祿于庠寅與于國者代不乏人其
孝子有坊死事歲時祭祀不休與兄南谷氏封官如海
豐令者同師石門先生俱善讀書翁尤善記誦遇宗姓
子弟必教之教則誦所記書以爲常用能儉於而家豐
於而賓謙以自處恕以待人惡衣不取醇酒不甘於是
里有間疾者求山水者信年月者往亡出所習諸經應
之亦多奇中故在宗爲正在約爲長其大者則諸族以
圖人與孝弟之心助官以取人受生全之福蓋備南谷
翁相與維持風俗功在鄉里者誠不可樂數於山陽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二

而觀風使者成義之併旌其門俾江洲七百之後雖派
衍流長散滿江表而義聲不斷至於推其孝親者事繼
母如母推其敬長者成繼母之子如子則又其根本之
地有獨厚焉者以故人益助信天益助順以家則饒以
後則昌今雖衆多未已而桑麻世澤不改其初且復隆
隆起也固其子才哉亦不可謂非翁所留餘也夫富以
詩書則其澤長此可傳者一教以孝弟則其本厚此可
傳者二續以義門則其風遠此可傳者三况岐黃青囊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三

月會之書至今猶在則翁之手澤亦在手澤在則翁之
盛名亦在吾以質諸沔陽昔日之談果不爲譽也嗟乎
人生七十曰老而傳翁未老而亦傳吾故書爲之傳使
與南谷封官共恃以不朽焉汝麟於是避席起曰微子
大夫言先君其不朽矣請拜而秉之以詔夫後吾者毋
忘子大夫言汝麟亦善讀書不售去遊藩司以成名蓋
翁克家子也

黃晴江傳

吾鄉之西流也壑巖若壁長河如帶接壤吉豐相距舍
許大都龍蟠虎踞爲一邑結聚之盡界其間地爲世族
人文每多賢豪長者質直而好義擁素封而好行其德
要皆卓冠豪區挺特不羣則黃氏其最著也予昔講學
於鄉之大成社嘗偕縉紳大老諸生耆士恒奉逆溪巖
夫子修身爲本之宗旨諄諄闢釋以提醒人心揚厲當
代樂於鄉里中得一傳行孝友衾影無愧渾七聖七閭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四

閭閻七緯有古君子風其於身之修也不旣多乎誠不
憚交口而稱頌之亟爲獎與而表彰之悉取以樹衆社
之的也時有坦吾黃生諱倫者促謂予曰厥侄龍亭別
號晴江分則吾姪而齒則吾兄生平磊落多善狀至老
不渝其爲人殆未易數也也厥父惟寵備倫受命于先
君宗賦亦工鉛槧會兩試督學使者拔弗售遂不幸早
折先君性格超邁倜儻有俠氣素見知于鄉士大夫獨
見知于畏吾詹公之尊人賴以道誼砥切結爲石交生

同時行同芳者碩勳事同選舉子邑侯周倫方年幼先
君乃以家政委之吾姪指陳事理區畫機務無不確當
善補先君之未逮卽倫幸得嫻習一經濫補弟子員則
藉力於吾仁之作養應嗜按此之大略則可以知晴江
公矣今春王月黃氏以諸事告竣請予言弁其首公之
肖承慶偉然丈夫子也因與予叙其尊人之生平丐予
傳公以識不忘恍惚坦吾當日之與言者距今十餘年
所宛在心目公之履歷于安能遽之聞公之操行軌俗
末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五

準於公平家素能裕居常不事浮華又謹義利之辨不
屑不潔遇有奇窮大難貧窶孤寒如身膺其痛動輒出
力賑救未嘗少倦見世有椎母子析錙銖皆其切齒鄰
薄不足訓也故焚券市義時亦有之猶且獨立不懼禍
至不怵事係綱常効力於族之平允者固多倡一大義
曾苦勢豪相軋誣賺人命公乃洞心揚志默鎮于天卒
至暴白此則公之可信于獨并可信于衆也其他懿行
未易指數第從前則公難于述從後則公難于作公卓

然爲一時之鉅望宗族鄉黨稱孝稱弟甚敬憚之又
公之孫枝濟七皆鍾同其妙將衍今緒於無疆矣韓子
曰有爲之前雖美克彰有爲之後雖盛克傳是殆公之
謂歟余不敢以不文辭瞻昔想慕願永垂金石俾後世
知篤修君子有如斯者其亦可以興也夫

陳培子傳

吾鄉東行三十里爲前溪則陳氏之族甚蕃矣中有南江翁余長兒松之婦翁考也翁生子四培子其第四子云翁嘗聞江近溪羅先生談學邑中每述其孝弟之說以穀諸子長曰旻者號自華同余遊洋培子與兄奉翁命惟謹率其一門之內俱習於孝弟培子雖學書未成而承翁膝下翁未嘗不慙之以其步趨比若魚比雅比然卽自華之賓貢于國三領校師得以畢力於其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七

間而無少內顧之慮者培子服勞之日多也以此未成子學而望其子有成者亦不欲後于人旣日望其子而撫二侄如一者又惟恐落于人其賦性也剛直常有餘人有不直輒義形于色邑侯某亦聞其義也僉爲約正用以表正鄉閭此其略也且婚娶論財往比變于夷俗者家戶有之培子獨以爲恥常訓其子曰勿願汝曹效之厥子某輒惟培子治命於是以女字人若聘余重孫頌者乃辭金不受果能服培子家訓一時義聲風於鄉

里七人咸譽之安知異日不爲南江不爲自華也考其自華嘗以其子歸余子矣雖十年之後未嘗一書忘德我之報豈余少年不取先得培子所同而然此禮義乎故爲之傳曰傳者傳也傳信而不傳疑者也有其父無其子是謂匪孝匪孝者不傳有其祖無其孫是謂匪順匪順者不傳若培子陳君則亦可以傳矣又附青雲之士以傳之庶幾哉其聲施後世乎誰曰不信

太子洗馬崇範公小傳

儒之難也矣而素儒尤難素儒之難也矣而六經不假尤難今之以經儒起官者何哉非擇地而投足則計歲以待遷舍利身之事而庸其心者蓋鮮矣若吾洗馬公者家貧而以學自富官卑而以介自高祿薄而以道自厚非彼之所迂卽其所訕誦者也卒之子也孫也相繼取高第爲美官豈非世其祿又世其學者耶然竟不數傳也又不數盛豈豐蓄固有時乎抑福善之說不可盡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九

信乎噫嘻

一思履叔祖傳

先叔祖思履公名末字國韶行良九竹軒公幼子也自幼聰慧警敏聲烈七殊常見母周孺人最憐之或家人有過孺人答詞之得公言輒解比長博古今書志業舉子期大展布不果輒學弄琴簞食以之卒以琴鳴里中既舉子得鹿岡叔聰敏跨公也甚喜徐擇明師如先博士公與大足令董公極穀之已采補邑諸生慰公勤訓因與兄次第建書屋二楹爲延師並後賢士大夫館教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

下榻計今升其堂者猶能頌功之且治家有教七家有禮傾已以周窮交嚴條以衛會祀修儀以肅賓客種種于人耳目者不具論獨論其任力新祠至忘寢食如學琴時也公嘗念兄簡庵公寓祠數十金俾充之是皆姪象化等愈益生息蓋累至七百幾矣激發祠卑隘乃出縉焚香指衆示曰新廟奕奕其在茲乎庶可入域中見先兄矣亡論忘家修飾可出入始終躬勤不怠卽諸田納凌難之費皆出獨力不資債今人於祖宗也

族之事分所當爲力所能爲者曾不能效其力於萬一而汲也爲子孫謀噫爲子孫謀則善矣所以爲子孫謀則或末之知也簡庵公後公若此其可兩乎哉兩公者固挺也乎亢宗之夫也頌長子待用未壯而卒四子生晚方髫而孤公其有遺恨乎嗚呼於倫心猶有戚也焉敬其所尊者人尊敬之祭之祔廟固然公與先博士公以祭禮教家者比年來倫每奉公所存俎豆事乃有弗得祖豆公者豈所謂既其根不食其實者耶此其故難言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之矣故曰於倫心猶有戚也焉矧因緝譜下責華倫也又重有感于任祠事如公者不可一日死也

月湖公小傳

月湖公名常字國憲行治二靜山公第三子也公爲人曰峻也似不能詞者顧善算其治家故饒又果守成業益饒貧者假之餘則緩其入以舒人之困官者勸之賑則急於出以佐上之仁而傳子以義保族以和接巨細人一以退讓實賢士大夫敬禮之如有所不及即情於倫父子兄弟之間亦何浹也其大者則新今祠也實相朕成緝今譜也實主厥議既長約於鄉又食者老既賓飲於序又詔冠帶可謂兼之矣康節自言生長老死於太平之世而以爲壽夫所謂壽者非必時事亦有所自壽也公今行年且九十矣睢也肝也嚙也嚙也鞠躬而曲跪矣與疾苦思難未嘗有久處焉而變體類也如壯齒又細然見也則謂之見五朝全盛經三世太平亦可也邑侯沈書其敬修高年而子可承家孫枝孫茂以爲脩人間之全福誠哉

先伯白水先生小傳

先伯白水先生庠名旭字昭化行景三簡庵公第三子
兄庠士宣與潘之父也倫自束髮與二兄從石埭君並
授毛萇詩則樂識先伯之爲人氣象巖然議論侃然動
止穆然取與介然殆不二毫苟者時先伯益志於尊養
衣巾在告矣石埭師教規課程一尚嚴密授業解惑一
以嚴明吾兄弟奉約束惟謹卽窓外不敢作履聲先伯
嘗嘗於試日時叱呼童僕治餅勞之試已來取所較藝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三

觀之中財領首示予否則揚已然去矣顧友吾先博士
公敬禮吾師加於肅賓意成子也果既卒之四年乙卯
兄宣輒首取得與董年兄擴菴磨進士畏所偕補邑諸
生又三年丁巳兄藩復偕倫補邑諸生則於伯勤訓亦
何負耶嗚呼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書固未嘗誤人也
矧吾伯又嘗佐思虞公修祠有功侍先祖母定省不忘
耶斯固篤行君子也

先伯西岑公小傳

吾伯壽寧西岑公名昊字元化行景二簡庵公仲子兄
師石埭大夫之父也倫侍吾伯父之日久伯父姪倫而
望之爲愛日有加惟恐倫之或墜不遺舉也倫內親伯
父存心故長者卽急直無他賜少熟書史今猶能日誦
之多惟其義比長不治生產殖貨入閩中人多所活
而孤貧者輒焚券弗取活家族亦然故德之者衆先祖
簡庵公家庭而爪伯父與先伯東臯公經營之力多焉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四

友愛先伯白水公與先博士公讀書尤篤遇其友賢則
禮意懇到衣食推之無吝色款御之不醉不已不盡出
其有不懂家宴集子姓亦如之若人有顯遇則面折之
無畏者卒不匿與交嘗念祠下正紀會銀幾爲族之一
二人負矣倡衆清之貧者懼奉二十金以歸今之祠費
多賴之當其時族人爲之語日均公銀也父則出之於
族所不知以與祠子則取之於族所共知以與祠是父
是子矣先博士公序伯七十壽云蔗境夷猶晚節益芳

吾卜之於心地剛直初矣不虛哉今且八十矣猶未
艾也矧子孫輩立耶

中洲叔傳

倫自束髮學書則先大人已用公時七爲倫言宗傑新
化新化叔云新化叔字中洲叔號也叔自少儻明爽
磊落不羈其考容軒公以倫婉著容軒公性豪善禮
士七無論達者疏者罔不忠且敬卽先大人三五兄弟
叔姪輒過輒留輒命叔治鮮醢爲懼七必重危累豆引
滿舉白客一觴則叔一函叔一函則客又一觴興有餘
叔必曰有未嘗一語違爲叔兄弟五人叔其三也兄在
末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六

叔兄之卽凌勿領弟之友愛弱爲每歲時代臘
聚宴一堂亦必盡觴盡罰乃已又何怡也叔屢于展不
肯於是子幼弟思慕叔益子爲子叔性既多慈又遇今
婦氏邵更大慈百凡撫摩鞠育俱至脫有疾飲藥則淚
幾七落釜中親爲調劑先嘗之于卽餐年攻置之懷或
加之膝終夕不安臥卽劇痛弗憚入曰瘳矣則曰我自
甘心不爲勞也卽疲散與命角以故里之人咸稱曰若
父若母卽離喪何加焉疾愈輒又愛之習以爲常讀未

嘗讀也夫由承考叔可曰孝由善處昆弟叔可曰弟由
字姪叔可曰慈孝則能子弟則能弟慈則能父知斯三
者吾先宗聖公謂可齊家治國平天下叔也似之叔賢
矣哉夫然則其長約也而平御事也而練治家也而理
處宗族比隣也而讓禮賓士如父風與夫遇年有飢者
而括之行有死者而墮之又何疑焉叔今年五十矣同
會諸丈謂叔於倫故厚謂倫知叔詳乃屬倫一言爲叙
以賀倫顧不年叙號叙而獨傳其行者何蓋傳者傳也
來往堂集 卷之三

南園叔小傳
南園叔名晏字明化逸齋公三歲孤也叔孤時叔祖母
劉年三十一劉撫叔四十五年見孫男六乃卒叔侍祖
母未嘗一日忤祖母亦姑煦之平生勤農以樹穀勤商
以轉縑布衣儉其食蔬食儉其口存心御事一以忠厚
不善爲機族僉宗正勤勤與事而凡吾上市輪掌公儲
則又查覈惟明出納惟謹劉故善守祖業叔亦兢兢不
敢墜既奉劉與祖父就葬又皆驅石墳墓之肆宴集賓
來往堂集 卷之三

一時傳之可使百世傳之爲千載者也蘇子曰委巷之
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則亦安能聲施後世哉
此倫之所爲傳也若中洲往趣則聞其遺倫姻家今侍
御大夫擴庵董年丈記中何賞爲

卽子姪必醉乃已必盡陳乃懽今壽且六十八矣孫枝
已六七人不可謂不後也今雖歲晚猶能治江湖行李
爲轉貨廢舉之計歸則時時灌園注蔬以淡薄爲好是
號南園主人

洪宇兄小傳

先博士巴州府君年二十五而兄生方八歲卽出兄就里之廩生南川曾先生傳焉兄少頗聰俊讀書易記早善抽黃對白每傳輒講府君輒自句讀之年十五六始易傳于石埭兄業舉子能課卽頗悟文衡山公筆法府君故名之維俊字之恒登又大期之而以洪宇命之遂奉之爲號云亡何府君感于人言家務蠲集則學業不精長子不做則二郎可做於是罷兄學付兄以家俸內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八

則一稟命于先夫人羅外則代府君理之時年十七八兄拜命惟謹果智與事長而家亦漸興日起自嘉靖己未前府君猶家食至隆慶己巳則府君祿仕十年矣中如三弟之婚聘吾之登科與家業之充拓雖百費皆自府君而經營惟當出納惟允或儲公忘私或推私急公者悉兄之心力勞焉以故府君得遂志於官釋顧于內皆樂有兄也鄉人亦往匕以克家譽之己巳春兄以奔歸何母喪泣走懷寧尋留寢侍府君之疾則覓醫膏藥

朝夕匪懈府君臨訣止顧命兄曰仍舊便好固與兄往又祝兄來也吾聞計至則兄已蕭殯棺蓋墓莫府君于官舍一遵家禮行矣晚之士民輒口匕爲吾述兄受諸痛苦理諸官帑焚匕井匕不辱庭訓已乃相與舟楫東歸兄竭力登涉披寒履陰入犯虎鹿穴道求藏府君卽今烏麻古洞馬巖松楸等然拱翠人人難兄矣以故又熟郭氏書府君遺命欲豎一懋心廣堂尋興建訖縱橫可百丈計餘尚半之則尺寸皆兄手基也堂完食計四來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九

百餘指賴嫂氏李內助者二十年雖今猶同爨而兄以拂意謝家政于弟恒相命長兄應槐輔之矣兄爲人性少粗厲顧才識足以有爲其睦族加于家睦鄰加于族司公儲能搬遇里爭能解貸外父不責償處事無大小能斷能妥今且奉沈令公稽于士論民情選之二十八約之首舉爲約正以正吾都方五十里咸聽約束焉其效能譜族吾別有紀茲惟詳其履以詔其子孫俾知如吾兄者亦可稱幹家之子當父之兄云此皆吾四弟下

及兄履所以多恃力而託重也故敬爲吾兄傳之因以
羅漢南公蓋關西公詹宜城公詹進士公等之詩附焉
而次子應極則授以巴州公詩謂吾訓之已三試道矣

念鞠兄小傳

念鞠兄諱試字恒性爲先伯白水先生之長子兄性柔
宛然不忌事又懇直然不生事盡內明而外檢者雖懷
陵退七人亦不得易視之事先伯二人當其心者什九
尤善友于昆弟先博士巴州公心取之故號念鞠云
吾嘗爲之詩曰巴州先子訓皆春念鞠如兄意獨真安
得弟兄七弟念皆春遺訓萬年新吁羅泰政近溪先生
亦云鞠子哀誰念多君念獨真試看棠棣樹千載尚涵
春先伯以養告衣冠又數年卽委家政責兄維持之兄
或商或買或農靡不甘心躬職殖貨殖穀以做厥家上
族公儲鉅細必託司理事開創造則無寒暑蚤暮一勤
不怠非有初鮮終者比如三水祠雲峯書院新舊土木
固多督成而譜族浩費經催出納亦有常勞焉語在吾
效能紀中有弟三人其思吾定吾皆與吾先後補諸生
連母歿既藏始各囊藏故出兄獨力弟脫有缺亦貸資
之不責畢償卽里族有負其向所商賈十餘金者輒焚

居不問初配其父母嘗甚見及常衣之食之總之可
謂知重義輕財矣聖學一女四子乎或天或殤今有二
子則皆妾金山猶未已也人以為忠厚之報云而董之
女則歸招携花間譚子心遠矣是用書之為傳以附于
家乘文獻

黃母詹孺人完節傳

余嘗稽古詔封崇義刻石表烈始知名寒如霜雪者須
人以節亦可貴矣夫以身為殉者出于一念之感奮而
一時之計畫靡復之若乃藐之宗祊之重厥任伊誰耶
令繼紹弗效令逝者長恨無窮則安取一瞋之烈而掩
百世之功乎顧立繼何以難也田廬足賴則旁多睥睨
之難寒餒切膚則更相為命之難危疑百出則窮愁畢
世之難是惟抱金石以為心甘荼蓼以為味躬拊拊卒

瘠以為安令死者可作生者不愧斯所稱節與才合者
耶難可知矣以今觀詹孺人殆是乎孺人年十五字員
溪黃儒士本元公自幼習大家訓及孝經內則列女傳
諸書輒領大義既長莊敬慈惠賢聲徹于閭之內外事
翁姑婉順以孝聞相厥夫內行組修琴瑟靜好無何本
元公早世孺人年方十九且未嗣宗感憐其少年風之
更適孺人輒泣且斥曰大乎嬾人從一之死靡他妾惟
不忍絕夫嗣俛乚以立繼為夫後勉而稱未亡人遂清

若守節蕭若冰霜過繼猶子尚信無異已出教養不憚
辛勤兢兢刻勵欲其振揚先緒尚信亦克成母志雅有
善名庭內外雍然肅然其于本元公遺業毫無墮家
計崇擴堂構畢新且也能九啓後孫枝懋德日望成材
皆人所難而已所獨者謂非女中丈夫不可也至今孺
人年已七十餘子若孫林立庭階融融然樂也慈節之
聲風於遠邇家之諸生舉呈於有司邑侯天目莊公屈
以栢舟遺烈旌之竊惟古人比德尤稱松栢美其植節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四十四

堅貞風雨雪霜迭相催而不變故曰歲寒知松栢言節
也曰松栢之茂無不爾承言此也夫天既賦孺人以完
節矣寧不厚其齡而永之哉計孺人自今苦事終而
樂事始前事難而後事易矣無亦善自加餐坐貽子孫
之福也乎哉且以國家令申孺人例得首旌而採懿狀
以示來茲傳不朽云

祖母魚氏小傳

先祖母慈壽夫人魚氏簡庵公繼配也自祖母歸事吾
祖簡庵公上遇能姑具丈夫才亡論祖母難得當其意
卽才丈夫如簡庵公亦唯上奉命固子道然上祖母以
厚重端謹溫惠任只雖不能事中姑才而事上惟命不
惟反以故侍能姑得稱順婦且善事夫子簡庵公一以
唯上業足觀吾祖母矣祖母舉丈夫子六其二則壽宰
西岑伯其三則庠士白水伯其五則先博士公又人上
性簡庵公事至一不當輒怒火炎顧祖母出坐堂上亦
輒解非慈善孰能致此哉公背祖母時祖母年六十六
今石埭兄謚以童年得先侍床第及倫來續侍祖母顧
雅重倫愿常以手摩其頂煦之曰可比兄謚時兄著庠
員倫方童也比祖母卒四年兄果以乙卯舉爲石埭令
又十年甲子倫亦計偕上春官取祖母初言較兩人今
日若持左券嗚呼祖母嬭矣母矣又善知人傳稱明章
嬭順孺人也哉卒之年壽且八十四溘然逝無他語慈
固也

伯母王氏小傳

先伯母敬順夫人王氏伯父壽寧西岑公配兄師石塋大夫母也笄而字吾伯吾祖簡庵公御家嫡上而吾祖母慈而夫人則直優於德者伯母卽代姑理家政夙夜兢上蓋不敢一毫犯吾祖而吾祖亦不容一毫犯也時吾祖長約地方多事門無一日無長者車中饋皆伯母主之酒漿皆伯母蜜之凡應酬旁午未嘗一觸吾祖怒吾祖母怡然堂上姑也及婚娶吾母等妯娌者四外事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四十六

雖有祖與吾伯內事則伯母任之亦未嘗一觸吾祖怒吾祖母亦怡然堂上姑也祖逝獨祖母在堂食指已六百餘矣猶兄弟共食者九年前四年長伯東臯公未歿與長伯母游於內政分年掌之比東臯公歿而長伯母則謝弗問也後五年悉伯母理之家鮮間言爲生齒日增奴隸日益進難釜甑也乃各火焉此在祖母生事時也至祖母年八十四癯風疾自正月臥牀五月告終食息起居必呼伯母伯母躬親扶抱頃刻不離少離則頻

呼之時伯母年亦五十八矣老姑老媳真若相依爲命者而伯母身則劬上容則戚上或皆敬心爲之也吾伯性甚厲蓋丈夫中之最難事者伯母於伯之豐飲食率服御多饋遺容戚獲宥私帑以濟公用惟唯上而已絕不吾伯忤也肆今伯母歸已十八年矣吾伯一及伯母輒言上道伯母順焉故家之人咸稱伯母爲敬順夫人吾石塋兄祭伯母惟日上敬翁姑中順夫君下則鞠育有人云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七

張母曾孺人小傳

張母福八孺人名太姑倫祖行姑也孺人笄事鄰父張志德近十年鄰父輟背棄孺人輒以未亡人自固矢志不二斯夕惟織紵自食以食子族有奪之嫁者百計不能移於是挾之勢孺人不之角乃徯與之去徑入室中泥坐授之食固不食人曰飢矣曰我能飢授之飲固不飲人曰苦矣曰我甘如飴授之燭輒呵滅之人曰晦矣曰我明如晝亡何從室戶出走顧迷不知所往乃意我

來後堂集

卷之三

四八

來路即歸路嘗聞此地之水順流過我門我得遂歸計矣於是就夜沿江蹈水沒厲淺揭以歸至家則且矣孺人輒罵奪者不絕口而以鹽害其目誓老死為張氏思倫之祖國良公聞而是之亟走燕之曰於我歸我當成之著節於里中卒賴以全倫業重孺人之節有成又敬服吾祖善成人之節故雖力不能上其事而樂為之傳云

曾母鄧氏小傳

治二孺人鄧氏月朔公配也既卒公數與子言孺人嘖嘖嘆悼云嘗彈孤絃合土花紵成細褐其女工似巧也比理家傾身勤政有無晷勉為減獲率家藉以饒其婦助似才也吾聞出人來算緡則止客坐堂上呼婢進茶酌手上酒匕已第封銀如算不差毫釐其會計似明也久之吾治家益起多為兄弟所忌有欲肆害者則時為吾嚴出入言七防之甚有荷械相隨勿使為忌者

來後堂集

卷之三

四九

所中其術我似周也歸十年無子負他人子七之不殊離裏比長出就傳節臘饋遺加富翁一等吾曰母憎兒多食曰非遺吾兒遺吾兒師吾將以易棒也何止為一念責成不忍輕棄其子才者悲言信於此其訓子又似想到也此先妻之樂也公與余言如此言已復嘖嘖嘆悼至淚霰匕下也嗚呼此可以觀孺人矣假令孺人具丈夫質其設施當何如公哉

曾母李氏小傳

良五孺人李氏謙齋公繼室也孺人創家之勤奉身之儉不具論也其教子重傳則有曉山叔者其資庸其才不甚裕孺人言也勸之誦勸之記勸之動靜云爲一聽先博士公明訓又遣爲永豐湖西羅門人蓋欲專其政苦脂似莊獄數年意也其敬恭之禮俱有加於富翁叔惟孺人命就學頗力爲文專事記誦已果附石埭兄案補邑諸生孺人乃沾沾喜以爲不負勤訓嗣是愈益敬禮

來後堂集

卷之三

五十一

王汝賢孝行篇

余讀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又誦既醉之詩至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嘗不作而曰道在此孝亦在此孝在此善亦在此若山心之前王氏之世其孝可勝道哉奈何古人不可作而改于父在匱于其子之身者後世比屋而然嗟乎豈必天下卽余幼時時僅也承先大夫命不遇奉祖母以溫清之儀而已而出告反面猶然未之及也羽冠後又僅羨光榮之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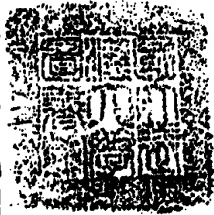
來後堂集

卷之三

五十一

父于官至丁年始博一第雖焚麻松丘緜綸存閣而以視歷階宰輔猶掛萊衣者不及萬分一補矣又安在其難能也年已七十矣明發有知亦懷不寐則無論聞且見之得世孝人焉不敢不拜其風而下之惟是崇邑王君愛蘭氏在日善事其母余已感而作傳而厥子諱顏者又承父之志承惟其母張孺人無改于父卽欲不因內侄之請已難其所能也得乎內臣之言曰吾姻家汝賢其不幸早世繫母之恩姑置勿論也存事壽母一節

出也父告亦告一反也父面亦面與夫夏日之辨冬
日之溫父然亦無不然持此以觀其行雖父沒之後無
改于父之存則亦庶幾哉愈于父在而愆而忘也者雖
不得為孟莊之孝將不加于世俗之不孝人乎嗟乎余
國王氏而復有感矣子與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余既不能如舜盡所以事親之
孝效之於生前則當盡所以事親之思顯之於後此
其道何居非徙義改不善則學無為貴講矣非與朋友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二



來復堂遺集卷之四

神樂會雜倫梓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

重修黃州府學記

夫黃於楚最號朴略諸署舍墮場開梁街術城隍之所
率猷陋庠序不可托處而獨郡學宮宏敞爽塏即之言
言有官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之勢蓋他所未有焉其
民嚮面環目短禪赤脰有荆蠻風而獨游於學而為士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夫都秀色瑋儀博衣斐屨于都雅能為文辭其最者鴻
裁麗藻組織典籍彬彬盛矣余始至郡入署舍登壇場
過關梁歷街術躡城隍若目若翳而胸若蔽以塞賸泮
水之地陟桑倫之堂恍若遊於洙泗也而不能去與齊
民語見以為臺野愚頑不異椎編題結之俗而多士之
與接即舊書盈庭貫塞在左未始不後日也夫士於文
學其天性乃習俗之人賢者不以齊民若彼而多士若
此無論上之人見而生愛而士且自幸其別於兆民而

知愛更當有于其上顧吾以爲士不難于文而難于守
語不云先器識而後文藝實之不存雖稠渥春華何益
於用無事他喻卽如學宮者宏址崇階飛甍豐棟齋廡
聯綿廣矣脩矣而柱案之不支甃石之毀裂丹堊墨白
之漫漶與大罇銅簠簋鐘鼓翟籥之器邱索典墳六經
諸史之書未脩雖宏厥美塋廡所用之故室不完美不
堪處士不充積不成德今與多士楊摧藝林校仇文苑
卽人人殊無所出謀試與語講王經國不朽盛事五不
家復堂集
卷之四
一
當一慷慨赴義仗節成仁十不當一上翼宣尼曾孟下
賁濂洛諸賢百不當一甚者奇詭詭譎驚駭駭駭嘲托
奔競至齊民之不若猶之今學宮者吾曰見其頽塌而
空無物也夫楚之先筆路盤縷上窺中國彼其時會無
廣厲學宮之化而士生其間如左史倚相屈原之徒才
堪致主又可華國志矚然不汚何者天生豪傑起發奮
迅奚待文王矧多士丁鄧陸之會沐菁莪樸棧之教而
弁禮徒義爲齊民之不若材藝之講何故余睹學宮而

感於士智念生也少無能豎規端表爲多士導而惟亟
亟於學宮之修以冀士之自奮會陸君以文選郎謫斯
地余與共謀而陸君意尤亟亟遂建議當道曰黃州學
故壯偉者極星廟廡齋房之類日就傾圯不可以居
士失不修後費益鉅宜亟繕焉今有某者出縉紳胄潛
淫暴虐號三尺法壞名教甚業真之典會赦無以懲其
議罰以當茲役便當道報曰可維時余方上計未還還
而陸君始請余占日之吉始事焉工凡若干日費凡若
千兩夫學宮旣修士培養有地矣余不能造士而陸君
質有文武能豎規端表爲有人矣養之有地作之有人
爾多士必有不肖晏然爲齊民之不若而已者勉旃毋
多遜焉萬曆癸未記

家復堂集

卷之四

二

中和堂記

予讀中庸而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句乃知中和之義大矣哉萬感未迎則堯之從欲蓄而未彰舜之風動秘而不洩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依然萬物未生之時也此時而中可想矣百爲既應則至誠之參贊於此而基大人之變理於此而肇是喜怒哀樂已發之候恍然民物歸寧之候也此候而和可知矣故秉釣者率來復堂集

卷之四

四

以中和則表帥端而天下歸黃農可再見於叔季擔簪者盡以中和則靖恭展而泰交成助業可繼美乎皋夔下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不致中和而能無瑕類哉有能致中和而猶無量行哉是以祗台凜而中和孚於有夏四百年之社稷已綿周命新而中和開於西岐十五王之鴻猷已衍尼山萬古之仰仰此中和也洙泗一貫之傳傳此中和也譚君可亨樂安之名士也而招携尤樂安之名里也乃自嶧上而徙居雲莊卜其基之中

而是一堂遂扁其名曰中和蓋洵得學問之極功而勒以誌自警發識聖人之能事而銘以開來禩也第世遠人繁其堂略故於是裔之鼎傑者日圻妙等思世德不可忘乃重煥其棟宇念手澤之猶在遂更新其門牆誠哉繼志述事之雅懷允矣承先啟後之深念也一日聖文侍予於清香館求予言以記之予與公相去四五世矣雖未覲公之麻光然以所扁之堂而觀則生平造詣大都可鏡昔虞廷傳心而曰允執厥中杏壇垂訓而曰來復堂集

卷之四

五

不偏不倚而公中和之非重華尼父之學歟由是而家聲奕奕總此中和之而瓜瓞綿綿總此中和以肇其端此公中和之從不替予言所能表揚其萬一哉第謹不容囑謹書此以弁其端云

聚順堂記

昔邨公好古鍾鼎什物珪璽錢具河汾夫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夫聚一也而古今人殊焉固宜其不相及也乃今張君白山翁題其燕居之堂曰聚順豈亦庶幾聚道之徒歟似非聚財者流矣第不識張君之順何居張君曰順不同乎曰不同有天地之順有萬物之順而以聚天地萬物之順者有吾心之順順之義博矣哉且聚者取也有取諸天地萬物之順來復堂集 卷之四 六

以爲聚者有取諸吾心之順以爲聚者張君之聚抑又何取如取諸天地萬物則聚順於堂似矣不然於已取之盍亦聚順於吾心可乎是故如景星如卿雲如和風甘雨天之順也能取諸吾心之天焉天之順不聚於吾之堂矣乎如醴泉如芝草如河圖洛書地之順也能取諸吾心之地焉地之順不聚於吾之堂矣乎如三綱正九疇叙如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如聖人在上而鳳凰儀萬物之順也能取諸吾心之萬物焉萬物之順不聚於吾之堂矣乎

吾之堂矣乎取諸吾心以順聚順者也以順聚順順則至矣君升此堂也其以吾心之順聚天地萬物之順矣乎雖然吾嘗賓翁之堂挹翁父子篤兄弟睦夫順和其聚於一堂者亦稱順矣又能聚順於心以聚天地萬物之順則所稱聚順堂者雖謂古之遠安堂可也謂古之春風和氣堂亦可也君之聚道也奚禦焉矧君之令子如南洲庠彥方日聚精華以豫吾順以思佐吾國家大順之治則又將聚百順以事翁於堂矣翁順哉翁順哉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七

張君曰予言華矣請書之以潤吾堂吾將早夜勉從以聚吾順

永思堂記

夫孝難言哉孝難言哉非孝之難思之難也永思尤難
傳曰永言孝思又曰永世克孝繼序思不忘其達孝矣
乎夫達通也通之天下後世者也而身實本之故嘗讀
慎厥身修之謨而孝思斯永矣讀不可不事之訓而知
思在修身矣讀誠身之語而知順親之有道矣讀立身
行道揚名後世之言而知所以顯父母矣夫顯親順親
事親而皆於修身焉思則永矣則永矣何者身親之身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八
也吾修吾身即吾思吾親故曰敬身以成其親吾思不
忘則吾親不忘故曰君子之壽其親也為無窮之思不
此謂乎今人之于親生事而思者非去鄉遠遊則歲時
宴會祀事而思者非春雨之濡則秋霜之履乃感托之
乎思君子似之顧永則未也永思者修其身以法天下
而傳後世者也如古帝舜德其身為聖人尊其身為天
子是故稱大孝焉夫出匹夫而天子由亦子而聖人終
其身惟父母是慕至於子孫保之故曰大孝終身慕父

母未古之人所為永思類如此豈嘗不感風木之思白
哉特不尋時乎此耳若今虞之石邑有富翁曰丹崖者
固祖舜而後虞思陳也其亦聞永思之道矣乎翁嘗寶
余季味泉氏塾其家味泉歸每津津為余述其紫蓋有
太丘之風焉已復過余言曰丹崖之尊拙閣公鄉賓也
即遺腹有植志晚而益強其有也嘗開一堂去家里
預為他日寢神之官及既葬乃甃墳其後丹崖翁族
弟侄輩恭修祀典于堂而雨露之感時則蒸蒸故竭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九
思志不忘敢千筆石用發其孝思之永焉嗟夫丹崖
思丹崖孝矣余何相然余拙閣公真贊手筆云賜付我
兒孫忠孝當報德夫忠思報君孝思報親思則正矣且
以言葉萬子孫勿替思則永矣是故若照為丹崖詒之
予又聞丹崖多一雲才子如述齋君已偕余陳甥為元
子之安頃之即馬龍門器也而丹崖又時時訓之曰
見善自愛無念爾祖即見官寧介母通寧恬毋競寧閑
毋赫吾勿思思為家思貽吾令名無窮此其永思為何

如老夫丹崖伯仲誠修身以承厥考德齋諸君承厥考
以修其身則拙聞之思丹崖伯仲承之丹崖之思述齋
諸君承之將孝子不置聚茲一堂矣如有求忠臣者余
其謂陳氏之門有焉味泉思之輒爲起謚曰命之矣是
堂也其永世不遷哉

巷曾記

余每見經生學士類靡靡頽頽然題正氣輒用慨然
於懷更何問嬾人女子哉夫正氣流注寰壤日星於天
河岳於地忠孝慈節於人皆是物也邑詹天甫氏今浙
驄馬君養貞之從昆其妻氏孺人李蚤寡驄馬君嘉其
慈節而扁之余族弟恒曉氏稱孺人之冢嗣爲子夫乃
馳書千里懇記於余余初不知孺人爲何狀遂得與驄
馬君遊知孺人性故婉淑善奉舅姑甚得其歡心又善
理其夫夫心當之亡何甫廿奇卽就孺館日夜號泣將
殉者數四隣浸而慰忽仰天嘆曰吾夫不祿而以二孤
遺吾吾又不祿而殉夫則此呱呱孤將誰祿也乃杖淚
恣餐忍死以撫孤長遣就明傳且居嘗誨曰女父存則
玉女者父今亡我其玉女女兄弟尤當知自玉也亦知
我所以不踵女父以死之故耶微女兄弟我久客泉下
矣何自苦乃爾也言已泣數行下孺人自夫天五六年
如一日旦暮惟雨于度內卽今雨于果克成立蓋孺人

家範堂集

卷之四

十一

之功多焉余近聞有貧者以其產易貨既易而盜且竊
去貧者無復求還產乃冢嗣甚欲焚券孺人遂決其成
竟挈其產而還之譏者謂孺人可方還金古人孺人知
大義矣夫臣忠子孝猶以爲有丈夫志氣者能之且哉
樂章句通義理其素所籌顧然也乃孺人目不涉書史
足不履黽序巍然作丈夫奇事孺人蓋女丈夫哉余宦
楚遊者越三季所一切文藝不暇裁荅所聞慈節賢孝
之婦輒爲頌其廬或頌其巷此雖正氣之感尙亦善書

東樓堂集

卷之四

十三

長之遺意乎况孺人出余桑梓凜凜正氣鍾焉故樂記
之以詒世之爲母若婦者且令世經生學士愧而慕云

若字許學博去思碑記

連歲當清皇帝朝先大夫以已未賓貢謁選得浙東
海分校諸生趙二十年竟祀名宦誌載彰彰可考也今
歲已未春予樂司讀新城許先生陞任太平太平與寧
海皆實城屬也先生行有日矣諸生夢麒天相等服其
教不忍別其人懷其德不啻出諸口因小孫如熊相與
屬余文記之將以永所思焉嗟乎河洛思禹甘棠思召
釣以其大有造於斯民也若文學自安定胡公之後鮮

東樓堂集

卷之四

十三

有去久亦詠者乃今見於許先生哉先生何修而得此
於多士也諸生作而對曰先生之初至吾庠也無眷顧
車馬之華一二應門而已無載籍充棟之富一二藥爐
而已諸生進見始識荆州然塵往實來名教皆樂地也
和風甘雨腔子皆陽春也以故聽者忘倦高談轉清坐
者忘勞如飲醇酒退而逢以惟有噴噴而已歲時伏臘
有不及者情恕之而且周之有私于者理道之惟負屈
者言相之人見其以言相也遂以書請先生默還其書

絕交焉學前有塔舊矣頂且生樹幾不可拔先生曰
如文秀何於是獨力剪之以待士之舉者無難詞後果
一舉三人若爲先生荅之亦無德色至於爲士公出一
飲一食皆取諸奚囊中一毫惟恐少損諸生之從我者
祭祀壞則易之官墻圯則葺之無非興起斯文之意雖
三試童生獨無一言爲請雖屢卻有司亦無一言爲謝
微獨先生潔已若處女卽應門者非公事不敢以聞置
庵之而不顧以此而觀先生之品不可階矣不識當時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四

復泰記

易之泰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吾聞之緒天地之交
泰而已見天地之心復而已就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
復也天何心焉坤德合闢順承化生無非復也地何心
焉仁理周旋感應和平無非復也人亦何心焉故復也
者泰也泰也者極也通乎理而安其心焉之謂泰反於
心而行故道焉之謂復故天得泰而復道以亨地得泰
而復道以成人得泰而復道以生是以居尊上之位順
乎天而應乎人復之時義大矣哉楊君顯能氏取號復
泰其亦敢問其次乎夫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何以次
爲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
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佚也復也有泰焉
君子不敢以或過也泰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
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復也有泰焉君子不敢以
不致也泰而已矣故泰者復之通也復者泰之返也故
泰以寬心則心復泰以齊家則家復泰以治國平天下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五

則國天下復復必泰未有泰而不復者也泰必復未有
復而不泰者也復而不泰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復也
不過則大不甚則復奚其泰也哉而以方楊君其深有
得乎周易之心法然則君之以復泰自命也蓋能服膺
乎易象而以聖人之心爲心矣誠能秉心之公如鑑之
明如衡之平慈有加而無已耳若君之經世務而敦五
倫篤孝友而正三綱挺然果毅有爲與利除害動中肯
綮人不取欺更立心端正識大體而器宇雄壯才能著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六
稱於時詒謀詒穀德流嗣人矧後之子若孫森森竹立
偉積豐功炳炳烺烺是又楊君之泰運亨復也尚懋其
功以聲施後世也哉是爲記

琴源楊氏重修祠堂碑記

琴源楊氏故有祠以歲積而梁在弱齒繁而故址隘乃
袍服義士岳會曰是安所羅子姓對祖宗哉於是歸族
人協應興事增其式廓卜重修之經始於嘉靖乙丑仲
秋至膺月功竣萬曆甲戌余歸自燕義士偕庠士宗周
儒士希元余宗姑丈太遇等持幣詣門請記之嗟夫余
何以記之哉余惟君子之嗣祖父也非養生之貴而厚
終之爲難非厚終之難而祠祀追遠者尤孝歷井之氓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七
始宮室者祠始稼穡者祠始飲食者祠皆志不忘也况
吾身之所始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始其名
曰禽犢之民今之人大廈廣室而臺深池多者千金少
者數百金而爲之先者曾不得咫尺之地而俎豆焉何
視其先不若身哉則其去禽犢不遠矣故宗廟之制祭
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率祖率親於無窮也自晦
翁家禮微於司馬易家廟爲祠堂公卿至於庶人皆得
祭其四代最爲酌禮而一精然高祖而土不得祭矣寧

無遺焉者乎程夫子乃教冬至有始祖祭立春有先祖祭季秋有禘祭仲月有時祭則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無一遺者比我明丘文莊氏又輯而大成之詔著爲令通于天下斯禮也余族世行之至今無童冠皆習尊三氏也尊三氏尊祖也楊氏之祠修矣可謂知所始矣嗣是修禮以文之修睦以潤之修宗法以城之俾祠勿壞益之如先聞人關西夫子修德清白以藩屏祠則祠有常新祠有常新則祭有常承祭有常承則祖有常尊文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九

中子曰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然則楊氏之祖其庶乎不忘也哉義士輩於是起拜曰謹受命遂歸而拜余言於祠

淡軒記

恒遜氏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水而已矣天下之言水也則淡而已矣何者淡固水之性而人性亦猶是也人之性曰仁義禮智無欲而仁何所不容無欲而義何所不執無欲而禮智何所不敬不別無欲者一也一者淡也四之而意必固我則不一不一則不淡非吾性矣江漢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於無欲之謂也故下與水襲淡師萬世水者天一所生吾性之一亦天之一故曰

來復堂集

卷之四

十九

天下之言性也則水而已矣水之一能二萬物之形性之一能一萬物之理故曰天下之言水也則淡而已矣不性吾淡而軒吾淡不淡吾性而淡吾軒者釣非吾質知歲萬曆戊寅余往晤董年丈內艱過花園譚公淡軒閒隱與公之季子成岡叔姪眷眷及兩家休戚叔因命子鉅出淡軒手冊視余曰昔先府君五十時摩令先博士公業爲斯文記之向因譜族忘未入梓中心缺焉懼無以水淡脉而壞先人軒也吾子其爲我更潤之以俟

作入族譜令後世傳我先人好乎余乃盡讀廻環見
音無餘之論自元公闢之自先公述之靡不言言淡矣
加澹焉則甘矣安取淡成爾叔曰吾聞文愈古而愈
淡子試淡言之願熟玩無厭余於是起視四軒之所
者非展波之文簞則彈月之未絃問之曰此吾先人臥
弄之淡也非宿籬之菊一枝則雪水之樽一本問之曰
此吾先人種植之淡也少焉秋氣一襟清風兩袖余興
且淡如也又指其所遺土屋而茅簷絕樞而蓬牆所蓋
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蔬曰此又吾先人居室服食之
淡也吾與子姪至今鱗軒而居雖兵燹相仍無廢廢興
脩營辛苦顧於此淡心寔甘之吾子謂何余訢然作而
曰有是哉宜爾子孫其味無窮何者甘脆肥腍命曰伐
性之斧古之人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平易恬淡不與物
交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是以德全而神不虧其
後公昌叔曰此淡之至也非吾先人所及也然可以記
性子曰後世者也有要乎曰一爲要叔遂顧子姪代注

玄酒請滯素毫帶月而書之軒楣俾興起其後人念祖
之淡以涵派我元初之水焉公宇文道余祖行始丈夫
也爾家世講姻譜汪汪如水休戚相關非他族比今猶
有公之餘味焉若後公之軒則矣乎嗒乎非昔淡矣

慎齋記

人心自有真也慎之義從心從真則慎吾真心也予
心本真也不真不心也不真不慎也慎難言哉余忝
南張公時中氏以慎名齋果真心乎抑未也公性既長
者且孩兒失怙今年六月屆六十矣無論公生平勤儉
辛苦立門戶卽余少時從公侍觀公渾朴今奚殊也果
真心乎抑未也余嘗聆公言矣余往謁謁輒止余宿宿
必飯余酒余性不嗜酒公示侍子勺酒輒弄匙孟頫
東坡堂集 卷之四 三

余談讀書事曰汝曹既庠序母恃女年而重女心當
焉征焉養焉存焉會時取青雲上梯報我兩者先舉一
焉足慰我心語未畢輒舉白止曰毋易談哉且吾居未
嘗及人之短此其心何心也真心也慎哉公之言乎亦
嘗抱公行矣公事嫗母以孝聞始終得其權從兄至恭
謹可準其被者卽事寡嫂以恭順著過家人偶閱輟津
津吐溫語釋之曰汝輩汨羹餼倫乎子姪有負勝使氣者
力禁之俾不得凶惡家不止則終日戾戾往往對人作

惡嘆聲然終未理于公多得公以休里之人至爭奔謝

公服公公平良直此其心何心也真心也慎哉公之行
乎又嘗得公之思矣公每對余念曰余先解元公諱家
風渡已遷今居又數代生烈諱公大治家饒貢粟千碩
佐上上義之因官之嗣奎憲公益饒先考者乃得被儒
服遊邑庠且仍祖烈諱風故亦官祖官嗟乎榮矣奈何
非稽古之力曷爲門祚光也吾試思之吾兒生不慧庶
不舉吾責之跂之不明也今會與子俱子會奇之卽子

東坡堂集

卷之四

三

兄師石埭公亦屢奇進之顧兩舉而兩不第何故哉得
無以作輟之學易讀天下書乎吾子其終策之以顯吾
十年勤訓更大顯吾先聞人此其心何心也蓋真乎恭
真乎惟其所思又何其慎哉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
真而後修之家德乃餘修之國德乃豐修之天下德乃
溥公慎厥身矣德真矣子孫慎修之將由家而國而天
下矣余謹握管俟之

義齋記

天下至貴者德德之至貴者義義一也夫上精義其次好義其次徙義徙義所以崇德也由徙義而好義由好義而精義以崇厥德若吾陳義齋甫其將庶幾乎義齋諱臻字崇德世家錢園因字得號而以義名齋志正也厥冢嗣東崖與予同羅夫子近溪先生之門講仁義之學屬予記之惟以天地間一元氣而已舒而燠爲春生萬物推仁焉而天下愛敏而冷爲秋殺萬物推義焉而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三

畏君子效法於天地固將合天下以同春曉吾仁也苟爲不義則或流於姑息或病於寬縱不足以成仁猶天地非嚴凝之氣則無冬不成春無貞不生元於燠若也何有是天地義而後化光冷者未必不爲燠也君子義而後仁成可畏者安知不爲可愛乎義翁之義其亦號可畏而志可愛者矣予嘗觀其施粟濟荒達邇全活利物以和義也而捐貲建橋行不兩涉其有古人義渡之遺矣乎銳情新譜命予徵文率祖以盡義也而鄉

飲禮迎位賓西北其得天地義氣之正矣乎夫義以利物所以崇吾生生之德也而效義渡以成橋梁則厚德之載萬物者崇矣義以率祖所以崇吾親親之德也而養義氣以賓鄉飲則齒德之善一鄉者崇矣以崇德字而以義齋號甚善名也固當東崖曰義已於此乎曰未也古有義田義翁制之古有義宅義翁列之古有義庄義翁儲之古有義學義翁興之古有義塚義翁封之台之若君之先江州有義門義翁大之無所往而不爲義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三

德曰崇而仁在其中矣此非義翁之所得爲者乎嗚呼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義翁義矣仁矣乎仁也而義成之義也而仁濟之則天下之至貴吾守天下之至正吾由未用也樂義於猷畝以正吾心以正吾身以正吾倫理用則行義於天下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天地之心以正萬物之命斯義哉斯義哉若處富無驕如吳之書富能好禮如羅之贊僅義翁之緒耳予何賢東崖曰聞子之言詞嚴義正矣請授於家君歸勅於

諸以代盤銘遠青以師之作義齋記

繼述堂記

粵自關西夫子明經博覽居宦清白以四知却所遺金或勸植產業曰使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可乎一日余坐來復堂中里有文彥楊繼旋輩偕族彥謁余而以堂名請曰竊念先世自正郎公由招携徙居杭村自幼勵志於學期克紹先志以不墜其家聲嘗揭繼志名所居之堂以自警願大夫一言記之余曰中庸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又曾子曰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孝養者樂其心不違其志則語事親必以養志爲大矣余與楊氏有通家之好且嘗爲文以紀其族之閭人按其先世自啓祥公至岳傑岳利岳貞岳升後先相望顯榮於前者代有其人矣迄今裔孫天曙輩又恭承過庭之訓健持門戶以有今日則今日之昌而大壽而富者皆其祖父積善所致萃歸厚之德其本盛則其效大而遠異日富庶甲鄉邑皆自楊氏其本盛矣由是愈積而愈昌愈嗣而愈光其繼志之效益大而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七

矣嗣是而爲之子若孫者尚其以繼志述事自勵登斯
堂也試顧名思義將以恢廓其志量砥礪其節概立身
揚名以顯揚先德而隆其繼志述事之孝豈徒事乎休
暇之日如相率上堂嚴慈洽和彩衣萊舞華萼輝映墳
麓迭奏壽觴載舉桂蘭遙發有雍睦愉婉之容無拂逆
悖慢之意蓋以所志所學動法乎武周繼緒先人施於
有政見諸行事以趾美前人之休光則繼述之志於是
乎有成而名堂之義庶幾爲無愧矣其於核題之壯觀
未復堂集
卷之四
節稅之華飾規制雄麗誠居處語笑之所宜弗及詳紀
特記此以爲楊氏萬葉子姓勗云

靜山書屋記

靜山書屋者族曾大父行例授散官靜山公所遺其子
孫讀書處也公故遺基一區瞰湖之清負里之勝雖環
望中群山孫列而立其地卽一塵不動萬景俱定也似
公爲人鎮靜是號靜山向未有以屋之及公之季子國
憲公堂乎其前常往來湖上問月容光一日退而感曰
吾幸居先人詩書之旅長遠矣吾不克吾乃以之穀吾
子吾子亦不克吾又以之穀吾孫吾孫固且學然追勝
未復堂集
卷之四
吾伯共聞公未仕而卒吾侄亦庠而弗著何故哉厥姪
弘化企厥子純化叔敬聽座右乃拱立對曰公無嗟俚
等嘗念之請爲公言之蓋聞之子夏云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有楚大夫者欲其子之齊語也則必傳之莊獵之
間孟子且記之矣無論古人卽省建正學書院而吾省
之成人小子皆士焉皆甲第焉已建蒼溪書院而吾邑
之成人小子皆士焉皆甲第焉又無論諸遠卽族建書
院如雲峰如麻山而支顯公之子孫多士焉尋科貢焉

謂非有肆以居之不可也嘗聞相我靜山公湖上遺址
宜棟一書屋群子姓其中授書焉庶居業有肆抑亦似
古人莊獄之遺乎則焉知吾子姓之人終楚語不齊也
公曰然有之弘化純化叔於是偕修化岐化新化皐化
致化叔等聚公帑市木純捐四金資翼之而書屋昇焉
上下爲堂各二楹總計六丈橫減縱三之一以遜菴靜
山公父子四至寢乎其上下東西爲廊者二廊上下爲房
者四列門者三以貽學子藏修遊息之所合而額之曰

來復齋集

卷之四

三十

靜山書屋門下湖水澄清天光蕩漾以時祭祀則嘉穀
與四山雜陳玄酒與湖波並獻以歲教學則洗硯魚香
其墨輝毫烏助其吟洞洞乎琅琅乎祖宗孫子精神勢
越煥乎盛哉稱其美矣經始於隆慶辛未仲秋落成于
明年正夏是夏公之會孫瑞日氏果以易禱邑諸生故
余師石埭兄贈一聯云書屋新成喜有書香充棟宇文
場明試擬看文彩映簷楹以志賀也歲萬曆戊寅余奉
國憲公主議賴純化叔等和衷協力得輯家譜于祠適

修化純化皐化三叔者臨余堂俾記之余乃拜手作而
曰茲舉也其訓慈與孝之道乎何者祀先孝也淑後慈
也書言孝慈人之至善也充其孝則繼志述事可以無
忝所生矣充其慈則端本善則可以貽謀燕翼矣安知
靜山之澤不共湖水常洋洋而書聲奕奕多士通燈不足
以分潤鰲溪與承正學也哉諸叔父欣然曰吾甥命子
姓欽止至善旦夕有餘師矣乃次其言梓于武城諸系
之文獻錄焉

三十一

圖建望仙巡檢司前大橋記

今上壬子夏五四建望仙大橋成首事張世昭等贊同
功多助者相與造余言曰先生一行作士輒留黃梅梅
有水鄉人行魚路先生爲建通理橋者三渡船二增長
堤者五十里命萬柳將軍守之捐金不下五百有奇民
至今兩祠祀先生詳見其邑乘中里中一橋四易視昔
有加又藉先生伯仲中修有今先生能與一言用紀歲
月乎余曰義舉也願與諸君永書之蓋望仙有橋長遠
永復堂集 卷之四 三十二

矣一建於宋則水西會少莘爲之再建於元則橋西會
楚瑞爲之三建於明則楚瑞之孫俊夫官河泊同里中
張聰烜等一十五人倡爲之曰萬人緣寔始嘉靖壬寅
歲也兩岸石墩仍舊惟中二墩與橋梁榱屋皆出新焉
經營者七年先大夫嘗作三建望仙橋記以紀其成碑
文已具第當事者未勒於石併出助者未記其名爲缺
典也後遭流寇雨過里中以致厝與文俱無存矣顧橋
橫一溪風雨四敵僅三十年而梁木壞矣里人將泮莫

能支也余與先兄心吾先生常講約于亭中集里之文
約父老與之語曰大橋雖據一方寔通四境壞又將及
何以葺之衆云橋在巡司信地司前有官店數椽可資
修葺先生一言于官惠不啻乘輿濟矣余是其言時萬
曆二年秋乃貽書率耆約會祥奎等舉呈爲垂恩利濟
事於邑侯謝蒙批云修橋乃王政所必允該都撫議
此可謂義舉矣准發壹兩貳錢租銀給修每年約首徑
行收取供費此照猶未也至萬曆五年弟恆愛復屬耆
陳復堂集 卷之四 三十三

約恆登等舉呈爲留恩惠濟事於邑侯徐蒙批云修橋
利人往來免民病涉雖爲義舉猶王政之首務也照按
前縣舊議望仙司店稅銀壹兩貳錢助修每年約首徑
行收取付照至萬曆十年又復率耆約會恆登等舉呈
爲留恩利濟事於邑侯周蒙批云本都司店租摘半爲
橋梁之需前二老之惠民甚便矣餘半與其近年爲小
民適負不若悉歸橋梁庶修理之助益停而利涉之惠
更便且薄也又孰有不利爲之助者哉查工房原案刪

云此項承爲定規付照然後得全全修橋梁而猶在
尚可利涉於是亭中僉余弟恆相等共董其事歲收租
稅修理之外輪領其餘相與生息之爲重新計逆萬曆
二十一年春銀漸多僉同張世昭等共一十六人輪領
生息歲積月累以圖大舉然橋旣通乎四境須得四境
人共圖之乃有濟耳奈何萬曆庚戌歲而橋圯矣於是
再推里中識時務者曾恆歆等三十人先行出助銀壹
百貳拾餘兩以度其始前十六人付所領店稅銀壹百

朱後堂集

卷之四

三十四

貳拾餘兩重慶會一十七人將會銀十兩同助又提化
本都及四方遠近銀穀貨物壹百捌拾餘兩併力爲助
於是僉謀舉事以爲水眼大寬合增二墩共成五洞如
前鶴駕成梁更易余弟恆相獨謂木難持久宜鑿石梁
乃垂有永況前轍可鑒豈若一勞永逸爲計之善哉衆
唯唯於是興工丁亥戊夏四月落成于壬子夏五月其
間鳩工募石一出於衆而勤督與工相作止者恆任恆
勉洪極天育克賢等也出納經畫終始一心則又洪相

恒相仰成洪明之力尤多焉嗚呼修理橋梁王政首務
利涉溱涇猶有惠人此一橋也積勞累費獨見於鄉里
士民哉向非官府之給助父兄之見義者經其始士夫
之有志者贊其中與俊傑之有識者厚其終則王政將
焉攸賴雖然初且出雲長虹飲澗洛川濟而寶謨生編
竹成而狀元合振古如斯於今仰止壽如勤可翁則百
有七歲貴如仁讓里則寸有九人人有善而天從事無
施而不報安知後之繼今不如今之繼昔也哉故命筆
書之授諸耆耋如碑陰以石示千古俾知仙里中有慈
航無弱水云

朱後堂集

卷之四

三十五

青陽殿碑記

粵稽祀典在施於民者祀以勞定國者祀能禦大災捍
大患者祀則祀誠邦國之鉅典乎其誰得而輕焉議舉
也欽惟上元尊神廣施法力弘濟蒼生降福履災勳勞
蓋世此正在祀典之族宜為民間所崇祀者昔漢皇帝
撫有中華詔下觀燈十五而始登祠太乙由唐迄宋以
抵于今率稟為令甲歲奉土元每於展端元夕寶炬星
懸珠樓煙煖地金吾之禁而縱五夜之觀下雙鳳於雲

宋履堂集

卷之四

三六

中來六鰲於海上火樹飛銀花之艷星橋開鐵鎖之關
燈燭輝煌宛若人天不夜之寶國也余棲遲林下微惠
四十餘年嘗遙祝華封之慶矣邇自吾祖三水公以來
世有事於上元其安燈奉神歷循古制然未有特祀之
廟此蓋一缺典也一日聚某輩而謀曰土元神福神也
吾等所以長子孫聯冠蓋饒升斗而享有今日之太平
者類拜賜於神明可無特廟以報其賜乎吾祖幸有故
基遺址尚在其大都形勢不減斯于南山之勝堪創樓

神宮宇于時眾口一心慨然從事不數日而登名書助
者計百餘金遽龜卜與工集材鳩斷經始於某年某月
落成于某年某月其上為弘麗廣堂扁曰泰明宮端砌
一高華石座祇奉天符大帝以居兩楹之外開一天池
左右分列廡殿前廊總一大門扁曰青陽殿門外羅布
階級階前厥地甃以磚石墻垣周圍方廣數十丈垣外
葉竹猗猗溪外隱隱青松觀江水之環流秀綰橫腰玉
帶仰前山之柱聳尊壇冠頂金貂猶與休哉自此廟立

宋履堂集

卷之四

三七

而維鎮一方山川增麗翹然里中一大觀也傍構室數
椽撥田數畝以為僧人食息之資永奉香火勿替焉夫
以一曠之土而樹坂百年未有之功乃浹越月而會
奠一新其與周文臺沼之成若同一神靈之助者其中
協力倡舉經畫贊成者則有某等實任之至於掌理出
納分毫無漏始終不倦者則某之力居多自是以往惟
我大帝握符御宇旋轉乾坤俾雨暘寒暑咸若其時災
沴氛發屏而殄息庶祀典之勑不虛矣伏祈分太乙之

蒸燈絢文明於億世地靈人傑奕葉蕃興則帝之所以
福我子孫而光顯門第者固無盡而吾祖之繩繩子姓
有能報德報功於無盡者其亦親廟貌而興思也乎是
用記之碑陰以詒後之克誠享帝者知有所自也

琴源鄧塔祠堂記

予藏修先君明公書屋嘗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爲隱
憂也時盱江近溪羅公冠蓋雲集詣予宗祠與予兄師
心吾先生予友擴庵董先生及里中之歷山吳先生等
取善四方間講閱月一日琴源里鄧氏俊彥舜華從師
予弟靜洲欲明聖賢性命之學君子務本之要講輟相
與作肅而前言於予曰祠以祀先親親之義也由禰祖
而上尊乎始祖非嚮也由伯叔曾高而旁附乎始祖非
來復堂集

卷之四

三九

濫也程子所謂維繫人心以義之也蓋其始也一入其
後也蕃衍千萬人今也合千萬人而同祀於一人敦本
尋源之義益以明睦族厚倫之義益以彰所謂太宗爲
藩小宗爲城者也祠之有關於人道大矣哉先公天和
本姓李魯出自南唐元宗第八子鄧王之嫡子也授金
紫光祿大夫居宣城藩府宋太祖命曹彬攻陷金陵時
挈家趨新淦金水渡而卜居焉從父封易姓鄧以宗室
故恐宋爲難爰命孫文德徙宜黃居鈴山相傳至五世

孫商卿於大宋嘉祐五年贊嚴唐謝將軍家遂肇基此地里美俗安子孫蕃庶以故分宅四方而文舉公位下萬禮乃由嚴唐而之望仙之驛源今鄧峪派下是也由此推之是萬禮乃天和公十七世孫也是會經祀事修而大宗祠則在嚴唐於是萬禮公之十世孫遜庵等以時祀薦祖遐邇異心因科本支小明萬曆戊子特建驛源鄧峪小宗祠願請記以題云予作而嘆曰故家遺風君子樂仰式者也盛宋以來如文潞公馬諸名公有建來後堂集

卷之四

於京者謂之景堂建於家者謂之家廟後改景為祠蓋象祖先之形影而祀祠取四時之首祭也廟則高曾祖禰四親之外無與焉此一家祭非一族可得而合祭者也茲族大已繁既合大宗於嚴唐復聚小宗於鄧峪堂中昭穆秩然以序而列所以敬神棲也後寢以藏衣冠示不忘也左右房以貯祭器明無褻也東西以階進作廟廡便行禮也祭以周垣固以扁輪防有害也以族之最長者一人主之司事則取於子姓之賢能者無小大

均以有事為榮也短度狹然餘理不紊祠制之善抑抑乎有可觀者夫報本追遠義之靈也善繼善述孝之隆也抑且萃神有所聯親有地雍雍者德濟濟傑士若族長遜庵斯文舜華等猶足以徵嗜為詩書將來顯親揚名利庇愈光韓子所謂美彰盛傳振天和公之高風顯南唐王之令譽不於鄧峪乎見之也哉是為記

積庵記

子嘗講學於先大夫勅書閣有文士前而請曰學貴積與予曰然學不積不足以經世曰善貴積與予曰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積之義談何容易農之於粟升斗積之斛石積之至庾盈廩羨而不苦於飢女之於布積縷成寸積丈成匹至筭盈篋滿而不苦於寒積學積德亦若是則已矣曰先生聞嚴塘邵君號積庵者乎其積學積德人乎生類異蚤業舉子數奇弗售知希自貴仍來後堂集

卷之四

四

集古人書誦讀不厭謂開卷有益窮歲月以淹貫卽鄴侯三萬軸張華三十車不難口入而胸藏之也且謂涉世多玷爾室有愧不滿於鄉評者豈盡章句之學少哉實行虧耳於是庸言亦信庸行亦謹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飢者食之寒者衣之病涉者濟之苦險阻者坦夷之讓國非好名俎豆不見色也之人也豈世俗燕泥蠅血積金以遺子孫者乎謂積學人也可謂積德人也可別號積庵亦善自寫矣子

曰有是哉積庵之積其異乎人之積也與孔門語好學而外無間焉學非好也而能積乎語成德賤近外無間焉德非積也而能成乎居積以致富何如積學以善身積德以善後乎厥後如積庵之積其弘學之用食德之報將有鵬起而爲積庵光者哉積庵諱與善舉五丈夫即俱奇偉孫世森玉幾與晉王謝比盛請記以邇盛之淳本者其後賢振吾言吾誠衷等雅念也

來復堂遺集卷之五

神樂會維倫梓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方車輯梓

紫崖記

吾母族坤元東望數里許爲華葦有石岩懸壁立綠
烟方掃紅日初升似藍緋而復黝蒼青樓而忽朱玄霜
今覺仙壑之荒丹紅樹兮疑綺霞之飛赤曉起勝之商
紫精然羅氏宦族聚而實其紫也遂以開而明姓甫獨
來復堂集 卷之五

雅號之甫曾祖止齋翁舉弘治江甯壬子官大順傅士
文林即聞之閩清令秀峯翁孫也自少磊落明爽側儻
不羈泊閩令公誅蓋饒早失怙遂養祖母得其歡心
妣考終葬祭一與家稱力事令母罔有二長約有聲且
多男子靡不人人訓讀二翁嘗嘗指攀桂坊示之曰先
公以儒世家長遠矣何代不生材哉汝曹當勉力母墜
吾家訓也暇則呼重祖般觴酒緣崖索紫遇奇絕處輒
舉白引滿狼鶴爭趨清風明月日候吾登崖一呼不

至輒怒目而叱咤之曾知夫崖之爲紫表之爲墓也耶
客過而問之曰紫崖之樂何如紫閣名高乃今視圭笏
爲柴枘視名譽爲韁鎖遠城闕而通山林豈人情哉則
指崖傍花曰其初也枯株耳已而貽青已而孕赤葳蕤
爛熳馨香滿崖此吾之紫蘭也而枝扶葉疎服之可舒
陽消陰培呼吸之根者非紫芝乎吾人之鉛丹也又指
崖上雲曰其生也起層寸已而騰霄霄樹赤電合而沛
其霖潤澤寰宇此吾之紫雲也而五嶽風高棋峯雨霽

來復堂集

卷之五

落而與孤鶩齊飛者非紫霞乎吾之天章也吾醉則
弄花語渴則飲雲漿尋幽絕頂倘有赤電青霜之客冷
霞茹芝者乎吾將躡屐面從焉聞之荒地不治土之辱
也吾居豫章夫子之族不慚涼德得材而冒焉干進不
重辱吾先乎吾願不辱吾紫崖足矣浮世紛華耳目難
盡即使白頭于此亦何加况不信請問紫虛道人紫虛
道人得之紫玄洞天

南崖記

錢園之南有崖如削張君崇登氏所居實焉以故雅號
之余將遵旨入南宮適陳子維顯契君爲父一日持軸
進請爲之記余固辭則固請乃爲擬管記之余聞之趨
季仁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願看
盡天下好山水又言文公好佳山水雖迂途必往遊焉
携古銀盃時一引酌之其高趣如此余輩茲行也讀書
識人固所宿願尤願將行盡天下好事卽不能盡不可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三

無此志也其好山水遑之看盡乎否耶矧我明道里由
北平而南至瓊崖縱一萬九百計能乎否耶雖然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非待山水而後爲樂也智者動動則所
見無非水也仁者靜靜則所見無非山也非待山水而
後爲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爲樂則不遇境而情生亦不
違境而情歇盡境有去來而其樂永嘗不在也苟其樂
不在則雖仁者之於水智者之於山亦是樂也若好山
水必欲看盡必欲盡則山水亦不可得矣

或煩勞而恨望及其既得也則嗜深玩奇窮乎幽絕
精神而不知止其憊而私之也卽一丘一壑悉以自出
若恐人或奪之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卽去也
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日縈于懷而不能已此其
決性命之情以縈於物而反喪失所樂者多矣君子所
欲自得願如是哉南崖者錢園山水之勝也張君隱焉
而樂之凡如壑如梁之蒼蔚如紀如堂之廉平朝則雲
開豹隱薰風時來夜則箕宿呈祥壹光旋宇靡不熙然
自縱其幽閒滿散之觀可謂能樂於山水矣然不知君
之樂其原煩囂之爲累而欲自逃於此與或慨然於懷
而不能自己與抑其中固有可樂而聊以寄於此與陳
子曰君之家故饒至於君益饒一德忠寔謹厚脉脉繩
繩故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其取號南崖意者與
南山俱壽已耳他何觀焉夫然則必有不縈於物者矣
必能不待山水而爲樂矣因書以問之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四

石崖記

夫天地之氣凝結貞固成石積萃峻絕爲崖屹屹崑崙
歷億萬禩而不毀拔羣培塿而默峙蓋得氣之最堅剛
而特起於一方雄鎮於一國高踞於天下者也試觀大
塊間獨石乎哉獨崖乎哉夫人稟二氣以生剛大以完
其體貞靜以植其基正直以培其養砥礪磨礪卓然立
於天地間出則展采於具瞻命之曰柱石而在朝朝重
處則養貞於巖穴命之曰介石而在野野重鎮是則壁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五
立萬仞而天下萬世仰其高美不可幾及大概與彼
巖奇聳不可陟椒者類也然治之南有華蓋維石嵒嵒
層崖峻起蓋江南第一峯也營溪胡氏世家其麓隄君
文瑞甫鍾華石之靈孕華崖之秀而降生焉資稟剛毅
性持峭直磊落不羈操行高潔投之簞箠不驚加之刑
威不懾藹然孝友確乎信果不阿私植黨不吐剛茹柔
操宗戚之孤而婚娶之復令歸祀哀窮乏之苦而賑貸
之仍焚其券生平懿行高邁人羣類多如此故雖不獲

柱石廟廊隆赫赫之瞻而能介石自守挺然爲一方之
巨鎮其與玄崖壁峭巍巍據江南第一峯者蓋可並稱
哉故以石崖自況厥嗣恒吾氏請予記以識不忘予惟
華之崖以形高者也君之崖以行高者也以形高者其
跡不磨以行高者其名不朽緣崖與慕愈趨愈上則在
君之子若孫矣韓子曰棲雲有石峭絕參天欲寫其心
摩壁而鐫此其責不於恒吾氏而誰望哉恒吾氏慎毋
陟泰山而不跋足於天門間也是爲記

來復堂集

卷之五

石塘記

吳石塘主人余弟氏內文舉公弟同舍於楚貴一
間屬余爲之記余以丈夫貴則枉石廟廟而若意乎蒼
生之霖雨隱則守貞介石而召情於半畝之芳塘果有
一於此乎不然者其何狀而何取於此乎予弟曰斯
二者皆非石塘所幾第所居有坊證然沁然塘有石礪
然屹然四顧波光上下雲影幽人所託以滋濯其襟懷
者故方春時和景物交加紅紫紛糝噴香池畔對斯塘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七

也則有靜觀自得興與人同魚鳥忘機其喜溶溶者矣
荷聲蓋鉛柳拖絲蟬噪夕陽蛙鳴百草杞斯塘也則
有薰風滿袖襟袂生涼把酒盈卮其喜洋洋者矣至若
井梧飄簾斗柄橫秋兼葭淒如白露零如鶴夢驚寒雪
花飛瑞俯斯塘也則有冷徹冰壺寒浸夜月雖景色蕭
條寂然郊望而微風蕩漾水面成文暎石興懷又有怡
情物外者石塘蓋見及此乎且其所積雖退然不敢當
萬石君而督家人治生產家日益饒觀卷石之積者盡

爲有間其所容納雖未必叔度之汪汪萬頃而里間鄉
族相待一和其視囊盎之受者不侔矣矧今子姓彬彬
若繼塘紹塘魁然侑儻奇偉之士非徒曰礪礪如玉落
落如石者石塘之所漸濡者深乎余乃作而嘆曰余雅
性喜得佳士而亦未嘗忘佳山水雅志在海宇而亦未
嘗忘丘園由斯以談則石塘之爲石塘蓋得山水之趣
而樂丘園以自娛者倘所謂枕流漱石而跂足沂泗之
濱者乎庶幾哉古臥隱儔也石塘之號不虛耳余因悉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八

次其語記之而更爲之詞詞曰石罅流虹隱隱塘空飛
霧濛濛新紅嫩綠舞晴風蕩蕩翻翻弄回首斜陽殘
照凝眸海底昇紅終朝笑傲落霞東看取魚龍變動

龍山記

人以龍名可乎哉曰可以其心之傲惕也是故稱人龍焉人以山名可乎哉曰可以其心之鎮靜也是故稱山焉故古之人有龍而隱如泰山卓矣其次若象山龜山勿于其屨于其稱亦猶曰龍山龍山云夫傲惕鎮靜吾心體也曷龍且山似之蓋龍善傲惕故妙萬物而無方山善鎮靜故生萬物而不測心善惕靜故普萬物而無心無心之心其心最神神則龍矣無心之心其心最靈靈則山矣此善言心者領取諸物也故不能妙萬物而無方安取龍則必修養至於剛健中正純粹以精方可應乾方命曰神龍不能生萬物而不測安取山則必培養至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方可應艮方命曰泰山不能普萬物而無心安取心則必涵養擴克至于盡已盡人盡物參天地贊化育方可語人方命曰萬物一體之心客有過至人曰言龍山之以山何曰龍主變化者也碑曰龍潛于淵或見于田龍遊于沼或飛于天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九

龍之神固無不之若獨山乎哉故繫於山弗龍於水弗龍也龍于水弗龍于山非龍也或山或水時龍而龍其龍乎其龍乎故合之曰龍山至於人心亦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語變之也獨龍乎哉客曰聞之矣請以告諸龍山君俾堅其龍之志主人曰吾聞龍山氏亦東吳人龍也其他似一勿論論其隱德弗售似潛龍其修身樹約似見龍其事也才有談其承歡也竊以而龍班其燕子也不遺一贊則轉又稍稍似傲惕而變化之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

龍豈其好龍幾有耶謹好之請毋好畜龍其好真龍可焉客曰有要乎曰無欲為要蓋龍以無欲為神有欲焉則龍可畜矣龍年可畜尚謂之龍乎哉龍山勉之客為誰中洲叔氏賜公張氏偕叔石屏兄洪宇咸於龍山氏締石交來屬余記龍山者也

龍池記

晉稽括地志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又說文云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地順也故蟲莫智于龍道能神化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通舒絲今古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晦于時今楊君子奇氏取號龍池其觀乾象而有得者乎夫神龍負圖出河伏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一

義則之以其文畫八卦是故鳥有鳳而魚有龍其生而出潛離隱也舉而雲興行而雲從滿六合澤萬物吉之先兆也今天下靡麗紛華崇高富貴莫如朝市而純心龐德直質近厚所謂三代直道而行者莫如山澤之夫蓋其沿渾朴習簡淡而其所以急朝夕者孝弟力田而已若龍池楊君非其人欤君世族琴溪居積豐富君獨儉約自勵圖謀經畫素善操持乃欲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有如君子之池若吾無求於龍龍無求於我也

若今勤而富矣儉而足矣矧後之徧嗣凌波鱗起時乘御天終非池中物也至於燕翼之詒謀持身之恭慎接人之謙厚處事之周詳則又皆發摠天行之健自強不息者偉績豐功日進無疆此其生平行誼蓋知羣龍元首元吉矣古有龍見絳郊今琴溪之源有龍池將曰吾之形冠角而被龍吾之德泉潛而天飛吾之靈嘯雲而乘風吾之職抑驕而澤枯如所謂潛伏孔昭雄鳴上風者龍池之號不虛矣是爲記

來復堂集

十一

愛泉記

余觀水之在地中也自星漢龍門而外駛者爲川爲瀆
潞者爲澤爲湖峻者爲澗爲瀨紆者爲汜爲溪廣者爲
蕩爲池隘者爲涯爲津汙者爲潦爲潢以至直者爲涇
曲者爲沂風者爲海濫者爲淵激而呼者爲瀑爲湍諸
凡沃原野滋艸木灌畦園生鼉龍上而瓊漿玉醴下而
負巨艦飄山岳有能出此者乎是水蓋億萬計也而要
之皆海爲之墟泉爲之原泉之所達卽混混不竭而要
來愛堂集

卷之五

十三

之皆涓涓已耳綬綬已耳乃其究也歸瀟歸渤浴天浴
日吞吐六合而浮沉八荒泉乎泉乎斯吳君之所爲愛
乎君嘗學道於大君子之門謂吾人日用紛紛感遇譬
則水也久而漸進于極譬則泉也原其最初一念譬則
泉也吾無問其紛紛感遇者何如而從此心一念最初
發動以來津津向在末而不於起而後已者易曰山
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噫
斯吳君之所爲愛乎余交吳君最久知其操行最詳事

父以孝稱事兄以弟稱厥兄以友泉號因號愛泉志友
于愛也愛泉則愛兄矣愛兄則愛親矣此之爲愛果鍾
于一泉已耶余嘗取其孝友足法推轂爲鄉約正知者
人不啻若河海宗之是其行能固將漸進于極矣何者
不自愛泉一念基之乎余故樂爲之說若夫細流之納
廣其量也擇潔而飲堅其志也九仞之及防其盡也則
在吳君慎始之哉請以是足愛泉之旨

十四

石泉記

羅陽陳石泉翁余先博士巴州公窓友也余往未親翁
光儀比余過翁姪新橋始挹翁言貌幅定而翁爲余談
先博士共事翁族恥唐公所課藉口津津不置也嗣余
拜翁孝庭翁後導子姓弟侄款余又輒及先博士窓好
無已也次旬余謝歸翁以詩贈又首博士公事翁情于
我父子何深乎余和復問翁之窓弟半溪公乃謂余記
翁平生以不忘余先君交則余安敢辭余聞翁之抱利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五

器不言而老也以勤儉治其家故饒以恭恕御其家故
和以詩書訓其後之人曰吾不儒汝曹儒哉卽吾已年
六十有奇執母之喪不肉食不酒飲宿必喪俱三年未
嘗見齒鄉人咸孝之余薦紳輩爲之立扁旌之平居不
輕諾諾必信遇事無巨細欲以理勝族人唯唯遵之服
其公平剛直故新祠多其力又何義也暇則訪半溪愧
齋二公爲三老宴會月相聚以爲懽或分字相敲則半
溪綠柳翁與愧齋其題之或舉樽相酌則愧齋孟月翁

與半溪共弄之彬彬乎嘻嘻乎有逸老之遺焉翁樂矣
翁樂矣雖然出處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君子之出也
以仕爲通其泉之達矣乎其處也以隱爲高其石之介
矣乎翁號石泉若仕隱之道兼焉者乃翁惟枕石漱泉
嘲弄烟月似一于隱矣嗚呼翁豈一於隱者哉書有之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而孔子曰是亦爲政茲無論
翁之細行必矜卽翁躬孝一節人不聞於宗族之言則
雖終其身不用于國而吾之道已行於家矣是翁固隱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六

而仕者也謂如石斯介如泉斯達也稱情哉稱情哉此
先君所以擇翁而友也半溪公曰因論石泉而聞仕隱
之說請書之用勒于林泉石室

東川記

予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在川何以發
逝者之歎也蓋謂天地之化在過來續會無一息之停
而吾人之心時時省察何可毫髮少間此固聖心厚具
一道體感于川而有所獨喻此固川流原在聖心遇于
境而若有默符想之夫子也川也兩相契兩相孚也川
也夫子也彼以派而演道之脉此以性而會道之宗也
揭里譚聖學字永習號東川與子幼學時同事筆硯蓋
交復堂集 卷之五 十七

有年矣以是月廿三屆七旬予豈能嘿嘿已哉於是作
而言曰君耶胡爲乎而以東川自况耶東川耶胡爲乎
而獨與君相契耶吁我知之矣川水澄然君之藻德以
之乎川水湛然君之粹行以之乎清白自持其澄之不
清之川乎狷介是守其撓之不濁之川乎川流活潑其
清莫雨融之心乎川派綿達其君雲仍昌熾之機乎
別川而曰東則日出扶桑光映碧波之湛湛月華初上
同綠水之澄澄故時而尋芳選勝聽雅韻於滄浪間

效曾點笑傲乎沂川之澗畔枕石漱流對忘機於鷗鳥
則學呂望優游於東海之江濱是則君之一腔流動宛
符樂水之真是則君之滿念昭融妙契躍淵之趣也若
夫世之頌壽筵者曰鶴算曰龜齡要亦庸夫之見耳豈
予所以頌東川云

成岡記

聖天子龍飛元年冬十月表叔譚君成岡大慶落成
叔命記其號以慶其成余遵長者之命樂成岡君之有
成迴作而言曰君子之所以成位天地間者一誠也誠
以成已則可以成吾之身可以成吾之性而不限于小
成誠以成物則可以成人之達可以成人之美而遠不
拘于獨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成岡少游吾家君門
聞講成已成物之學素矣其知所以自成者乎嘗觀其

來復堂集

卷之五

十九

事親也奉養以成其孝友兄也徐行以成其弟處夫婦
也唱隨以成其和待子姓撫孤姪交朋友也又各成其
慈與信開家也有成法創業也有成能遇事也雖倉卒
酬酢有成策其成若此可謂克自成立者矣乃成而象
之以岡者何蓋岡卓然成象屹然成形鎮定而不移厚
重而不遷岡物之有成者成岡吾能觀象于岡存誠于
岡由思誠以進于至誠若平地而陟彼高岡則誠存而
德成矣德成而方寸之地煥然屹立不土而重厚不石

而聖貞不煩修砌而渾若天成黃岡之竹不足擬其德
之茂盛高岡之風不足象其德之文明斯成岡也其在
最初一叢培植中來欵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肖岡
於德肖成於性譚公之岡其成就豈在土壤哉宜爾子
孫後先繼起屹然山立厥嗣聖訓補邑博士子貢成其
岡之名矣而諸所硯磊森列紫芝瑤草與岡上之幽香
並美齊芳者將來又不大有所成以增而高厚其岡哉
公之岡成矣後來者成公之岡其母丘陵其畔岸而培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二十

塋吾大成也欵吾將振衣千仞之岡以樂觀其成

鹿岡記

余姻族銓部蕭公宗彥曰鹿岡主人余家塾晴峰嚴君也主人方弱冠卽善養蒙以正可比十五爲人師者輒以經訓擴留畬少續其祖饒且善詩人吟旣老乃曰茲鐸也吾振之逾三十年矣吾嘗以易傳微子業科舉矣卽未精亦可赴童蒙求也且吾與其驅馳于牛車之牧以仇餘生曷若與鹿攸伏以息靜吾蕉也哉乃撤而畢比付而鐸退而睢睢盱盱嚙嚙然杖七十如全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三

晴峰嘗磨公先博士精舍輒屬余爲鹿岡記且曰君歌鹿者也若請爲我言鹿母我辭嗟乎余亦鹿性者其何以記鹿之爾然余聞江山無古今人文有顯勝又聞地以人勝不勝誰傳是故龍德中正如泰山阜矣其次龜山以楊象山以陸猶鹿岡以主人以故胥古今而傳焉夫鹿仙獸也生自渤海育于上申其白者壽百年玄者壽五百年蒼者壽千年其清貞冠乎上林其馴擾脩乎墜圃其類維麋維麇鹿鹿鹿其鳴呦呦然其羣萃也

然如此乎天全而性適也主人之况以之將僅取諸物

已乎抑欲假之傳世也如欲之余請得以人皆可爲之舜進主人夫舜居潞山之中與鹿承遊亦野人耳及其聞一善見一善卽沛然若决江河之順而野人者遂賢壤民焉何也以其岡遊于鹿也蓋乎龍性似陽而鹿善野吾人之耳目亦舜也乃往也夫不失之於則失之於無他舜微傷而龍吾人野而鹿耳至八九鹿如舜善也亦如舜則身與鹿遊而心固龍傷卽心卽真舜矣潞山之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三

鹿以舜傷鹿岡之鹿不將以主人而傳也哉晴峰歸告主人主人曰吾老矣吾老矣余曰舜年百有十歲則主人方強也且文清公憂道德無成不知老之將至何倦焉晴峰拜稽首曰幸聞善言何以報之願君躋鹿壽如岡以永傳龍德正宗僕受命於鹿尚當于子孫孫勉而希顏以不辱賢者命

東州記

以之南爲魚溪魚溪之東爲東州而東州游居則魚
爲第三孤也若于余弟爲內叔家日益裕而野意日
益饒暇常東遊州上見其塵香風軟沙暖鶯恬蘭蕙薰
如雲縹緲如方春桃花初漲鷗鷺如三琪花藹烟柳
叢中錦纜絲繁綠楊影底起視驚水十州覺乾坤獨到
矣心竊艷之曰訪斯地對斯景物足以自樂因取自
况冀有以了心目也甲戌之秋九月望余與君仲兄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三

橫岡氏偕曾友中華氏際際淨潭澄被襟象麓已俯瞰
城東一州雄勝似環邑中佳處無兩者余乃指橫岡中
華曰茲州也無論其早春羣芳滿前卽今斗柄西指天
下秋矣種種色色未盡謝榮尚堪寓我遊情乎談未已
忽東州出州中以聲招曰公等將何之余輒應云吾亦
欲東去耳遂迎于州觀焉果也柳陰却蓋蘆絮供袍相
與拂衣盤踞一一爲東州指點君曰彼或紅或白者皆
知其爲花也余曰卽古所謂紅蓼白蘋州也其吾心

生機乎君曰彼煦煦勝勝者吾知其爲鳥也余曰卽古
所謂白鷺鷥鷗鷺也其吾心之樂意乎君又曰彼煦煦
然飄黃舞空清泠然玉珠穿草與夫且升于斯望鑑于
斯者吾知其爲風露日月也余曰卽古所謂乾坤到履
是芳州也其吾心之光霽洒落活潑潑地者乎何者萬
物皆我也以物觀物僅吾玩耳以我觀物則皆吾道
也道誠在我中乾坤而立焉四海將推準矣第一東一
州已哉東州曰此公等瀛洲事也吾幸聞之敢不以銘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三

後人乃摘霜籬之菊呼鷗鷺爲杯飲餘三人一間鷗共
醉顧芳草斜陽遊情未已而橫岡復莞莞笑曰東州此
樂其可再乎吾弟尚圖一軸請題以志一時樂事故題
曰東州佳趣而爲之記

東華記

東華丈君少讀舉子書抱藝試督學使者二弗偶乃棄
曲郡椽以成其志未幾丁外艱舉以家饒自解去逐移
情泉石而初志猶未平於是命其子思顯立吾門學三
年矣一日侍吾起曰家君奉先祖藏本鄉十三都東華
山之南常念先祖入此域矣欲對之而無從也謂對此
山如對先祖焉因號東華以寓其思願夫子廣其說而
達之音應之曰感風木望白雲如古人之思不可及矣
東復堂集 卷之五 二十五

吾親焉非禮不敢聽一啓口而思吾親焉非禮不敢言
一舉足而思吾親焉非禮不敢蹈一取予而思吾親焉
非禮不敢苟一動念而思吾親焉非禮不敢以爲心無
其出而外入而內遇高年吾尊之思吾親之所老也
孤弱吾慈之思吾親之所幼也遇顯達無告者吾周
之思吾親之所矜也而歲時伏臘登此山也一獸不敢
殺一草一木不敢輕折思吾親之所與也凡聲音之
相似諱字之相同無不思諸心焉則此心卽親也心在
東復堂集 卷之五 二十六

古之人不徒思也一言焉則思不背乎理曰吾親之
聲教在也一行焉則思不違乎義曰吾親之身教在也
以事君則思盡其職以交友則思盡其誠事無巨細難
易必審思而後動其居也若親臨之其遊也若親視之
故能修其身以保其名不惟不辱其親而抑亦可以爲
子矣而翁取號於東華其亦庶幾古人陟岵之望也歟
然徒思無益也爲而翁謀者盍爲有益之思可乎思之
何宜七一舉目而思焉非禮不敢視一傾耳而思

卽吾親在也故曰心爲天君何也父子之天也家之嚴
君也見吾心如見吾天見吾天如見吾嚴君斯而翁之
所當效力者也若徒望東華之山朝則見其天表澄微
日曜凝輝而曰吾朝而思焉又則見其明河竟宇湛露
淩空而曰吾夜而思焉則所對者東華山耳所思者亦
東華山耳非而翁之所教也子歸而以吾言進而
翁勉之而翁其子矣乎而子孝思顯顯爲學可與
言孝思之道者吾故書以歸之

中溪記

德忠楊氏三元院可久翁十四世孫也自可久至其
身中間興什什興多其力能支撐如今所謂平生辛苦
立門戶者語在閩博黃先生筆記中匪誣也三元之
水陂灣為中陂灣之本德忠之居為中因以中溪號而
謁予為之說予未知中溪深尤未知中溪中也故因辭
則固請曰雨露不澤焉而施願有聞焉以識所謂中者
予乃借溪而論之曰中溪不識中抑識溪矣乎夫溪何
來復堂集 卷之五 七

為其不息也其地其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也此其所
以不息焉即其所以也人之患不中者非過於自高
則病於自狹而又不得其源中溪誠卑而毋高容而窮
狹邇其流以窮其源則中哉則中哉將溪不足以小之
矣中溪洞然起拜曰幸聞中說敢不嘉君子之賜遂及
從而授之詩我聞溪流下又聞水流東東流亦流下
知下是中

來復堂遺集卷之六

神樂會雜倫傳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饒華字記

今天下蓋然饒華字記
名檢行誼以行而饒華於身首者浪費錦繡纂組之
華不務飽德嗜之以充腹而垂涎於鼎鼐者貪餌海陸
珍饈之華不務詒謀燕翼以遺後而留情於臺榭者畢
來復堂集 卷之六

方刻畫雕鏤之華釋實崇虛遺本事末此徒知華其外
而不知所以華其中者饒君集貢氏乃獨以華字自命
意安取耶聞之上下四方曰宇夫日月容光而必照星
辰錯落而有章此天宇之華也山峙川流而不息草榮
木茂而不枯此地宇之華也青白成文而不雜玄朱載
色而有光此方宇之華也今饒君雅號華字其或有取
於是而志在天地四方也乎服子必取資於文繡也而
經綸錯綜之才蔚然蔚然其施諸身者蒙令聞廣譽之

其貴不必取給於膏粱也而理義悅心之趣冲然泥
然其實諸腹者既含英嚼腴之華矣堂不必取高於數
仞也而縱橫繩尺之度犁然升然其具諸胸者脩雕牆
廣厦之華矣然則華宇之宇其覆而爲之幬者天乎日
月星辰皆其宇中之經緯其持而爲之載者地乎山川
草木皆其宇內之環而爲之玩索者四乎乎青
白玄朱皆其宇內之景色至於祠事之綜理區畫謀
諸事之經營勤勞輔贊蓋不惟華其宇而且華其宗矣矧
來復堂集 卷之六

丈夫子五人具善操持圖維恢廓蓋殷比乎生養蕃惠
昌阜豐隆又不特享其宗而且華其後矣是華宇之華
其光榮寧有既哉視世之務華去根而馳逐于紛奢靡
麗之場者不可同字而論矣余故因其有仁孝之思來
詩序語也則誠賢父兄矣故樂爲之記云

養淡記

余嘗謂性猶初水也淡而已矣何者水清則見毫毛心
淡則見天理一也故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不
淡不淡則心不虛心不虛則氣不清氣不清則理不明
而性不初矣故淡難先輩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
矣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真知養淡之學哉中
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余以道惟中庸故淡淡之味
長故不厭惟不厭此淡者故能養淡養淡者君子也君
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養淡詹君謂之君子非欤君
余三兒外父也自余先大人與其先大夫爲筆石交至
於今兩家若一締以昏盟未嘗不水淡焉而亦未嘗厭
也期與養此性而已矣君嘗爲余言曰養根寧淡薄世
味任紛華吾志也卽吾性也由斯以談則君之所養可
知矣豈惟君世之名人古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嘗嗜
乎菜若杜之於葑薹陸之於杞菊蘓之於蘆菹蔓菁皆
曰非淡薄無以明志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

有富貴相君家世業儒世以儒顯又嗣七盛時佳公子也顯寧淡無華以明其志可謂不有富貴相者故君子之所養可知已古太史念菴羅先生壅粥玄談而讀書之聲滿天地清修苦節人也君學其學而甘焉得淡豚也且居則不徒讀先大夫書又散梓其所說中庸者以傳之無窮俾人人知吾道甚淡雖在所養差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弗知曷養焉君養焉君其知味哉第養未易言也必如蔬水亦樂而後可以言養必如簞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四

瓢不憂而後可以言養必如膏粱不願仁義乎我味獨榮不悅理義乎我口而後可以言養君誠以味菜者澁味乎道不溺口腹以養吾身不與富貴爭味以養吾德又以訓其子若孫使推此味以及人與人同甘其淡而於物無害以養吾民則所性根於淵中華寔海宇而百事可做皆此菜根之淡養之矣君無厭焉或曰養淡君講學而能修躬儉而有禮遇事而能應諸族而爲魁其尤膾炙人口者在效忠庠序例置勿書豈忘之歟曰有

書之余直紀其養之淡如此

嚴華記

余性喜寬顧不嚴而有嚴者狀思所以獨身似欲華於人而每見華者又與心病之是故華不肯以自飾而嚴足以自衛也居無何適譚姻在溪氏過余理木幣余請曰治術以古者為法嚴華翁吾姑氏天也吾少荷其孤吾孤者多矣欲報稱而無從敢丐一言解其號庶兩榮俱乎余顧杏溪固辭則固請因謂之君子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不信試觀鹽車來復堂集

卷之六

六

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藿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嚴何為也傳有之忠質化原文可貴乎大道不翁聚則不發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則古之人又皆貴實不貴華也而言余號嚴華奚取焉杏溪曰余君所居有峰西來巖巖端聳壁立天外如達官貴人端冕立於治朝觀之者凜然動容磷磷翼也至庭絕也其嚴乎上有琪花瑶草葳蕤爛熳葩麗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又煜也燁也者蓋華也嚴華

之勝甲贅溪余君居其有而號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余始訝曰余聞南華有經矣大率有宰矣茲又聞嚴華有主矣主之何宜百弊皆起於寬惟嚴可以理之如五性易成也宜嚴為之術五事易縱也宜嚴為之防五倫易汨也宜嚴為之序微之而服食起居推之而族党比閭無不嚴為之所焉則無論生平取直公忠鄉里稱長者將神明內腴赫烜外著四體正而膚華盈即身之華也將父子篤兄弟睦夫類和宗廟美而百官富即家之

卷之六

七

華也此非余君之所得為者乎杏溪曰命之矣余肩米也嚴者多中人以危其濟之寬乎則嚴而泰矣外華者其中日陋其本之實乎則華而不靡矣如是則嚴華之山益增而勝而余君之有常主也不與嚴華相為濫觴也哉於是乎書

嗜梅記

余嘗慕唐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
石心不吐婉媚辭然觀其文有梅花賦清便富麗殊不
類其爲人也夫標梅之咏見彼詩人落梅之歌聞諸樂
府其疎影暗香雪骨冰魂所以作羅浮夢壽陽粧者皆
其吹羌笛逢驛使者也故王羲方上言天子置公卿大
夫士欲求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味斯
言也其今日楊君天才氏以嗜梅取號之意乎夫嗜梅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八

者甘其味之謂膏粱之味人皆誠知其美故其嗜之也
至至於梅其味腴於膏粱而人嗜之反不及焉良由味
之未知故其嗜之未至也知膏粱之美者無口則已有
則嗜而欲之矣知苦酸之味者無心則已有則嗜而好
之矣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然望梅止渴武帝
之軍士遂得及前源者有同嗜焉僧猷繖英李白之遊
慈恩食而稱嘉卉者有同嗜焉又何異乎味之不知嗜
之不甘也君素公恂雅在不近流俗丰采凝峻不肯詭

隨願急多所獨得議論揭揭岸岸其一種孤貞剛果之
氣不可屈其一味含英淡薄之滋有可灌殆與何楊州
之對花盛開而酣發終日孫亮方之使黃門吏取蜜漬
生梅者可同嗜矣安得健步移遠梅聯桑梓里則源本
深資鱗龍啟蟄作百花魁期芳潤南枝各具一乾坤也
哉至於稱孝稱弟恒士恒農凡所爲貽謀燕翼創業垂
統以昌大宗祔者又在君之子若孫爲舟楫爲霖爲礪
爲榼梅鳳毛麟趾金鼎調羹標物而驚時者若九英賜
章映日可見乎然則楊君之嗜惟以清白勵操不能效
桃李輩趨時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彼輩雖綺麗
足以移其志哉以故都人士敬仰而愛慕之也其見重
有如此云是爲記

來復堂集

卷之六

九

冲宇記

里隱君張洪和甫諱鸞瑞號冲宇學者咸稱為素封君
余暗申撰素意其人爲洛下之夷狄抑亦香山之老坎
君之尊人少谷翁余同庚老友稟性剛克綽有古風君
其冢嗣也君幼負岐嶷博聞強記奉先建爲典型以敦
倫爲首務凜凜乎其無缺焉比壯疆理家政貽尊人以
休逸率諸弟以勤儉日裕日殷孝友穆如宇宙冲和之
氣君盡收之一腔而寓之於一家矣余用爲冲宇推言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

之夫冲者謙象也天道益謙地道泥謙鬼神福謙人道
好謙所稱謙謙君子冲宇其庶幾乎余嘗聞其處宗族
也言無阿徇行秉至公少長族戚之間隱然尊祖敬宗
之深念其友鄉隣也敏智若愚藏巧若拙鬻者不萌城
府不設無象寡小大一承以無敢慢之心其遇賢士大
夫也肅然收容惕然興思就正殷匕應酬忘倦語云敬
而無失恭而有禮若爲君言矣夫孰非冲襟擴宇所流
而溢者哉且君情于堪輿卜二老函玉之原風水環涯

允爲吉壤并仲弟亦得而附窆焉而君不言勞九熟識
岐黃所活遠近之人甚衆而絕無德色好善樂施義聲
克著士紳肅書敦請舉於邑侯優禮長約綱紀一方追
藍田風化仁讓之里藉君而又有光矣君舉丈夫郎二
孟氏以年成立克家隆隆亢宗季氏以中工舉子業翹
冠儒林行將出色贊序接武青雲冲宇之待沐天恩矜
膺寵命憇喬松而樂期願者蓋未可量也四兒承耀而
起曰大夫發冲宇之義至矣冲宇之生平是可以得其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一

概矣請筆之以垂不朽可乎余曰可愛書爲冲宇記

伯振記

周文起爲西伯鳳鳴岐出天所以開一代之文明也夫
開文明故賢者挺生舉凡爲文子爲文孫爲公族莫不
慕文王之仁厚而呈祥輩出詩人佩德於文因以振振
麟趾擬爲聖瑞夫人爲萬物之靈超於類而不物於物
而詳也頌以麟何哉固知瑞以人重而非瑞之能自爲
重也里文彥氏爲閩西伯起之後國賓有泉翁之長孫
原海君之冢嗣也生而穎異事舉業志青霄尊人常以
來復堂集

卷之六

七

大器期之奈屢蹶於數弗獲自展奉恩例補禮闈儒士
乃其志復有在經國遠圖口不置念時稍就暇便入轍
場以決拾操弧爲事常言曰吾爲祖長孫爲父冢嗣不
繼伯起公以自奮猶不能以文效伯淳勇效伯約所云
經文緯武安在茲以伯振號緣自表以自警或不至流
於自棄予味斯言趨向儘高能持之以堅則無遠不達
基志爲進德之基古之聖賢莫不發軔於此文彥以伯
振自任堅心之論也吾茲得其心矣其心何心也仁厚

之心也仁厚有心則必知所以自愛方且周旋中規折
旋中矩奚至犯陷阱罹網罟有不如麟者乎仁厚存心
則必知所以廣愛方且擴天之好生弘天之蕃育奚至
然抵觸任忿戾有不如麟者乎且文彥爲人辭柔氣和
貌恭色溫學有其質家庭親長之間服屬故舊之際皆
素知其仁厚莫不親益溢而器重之亦莫不有所比擬
而異視之卽謂之爲不世之瑞也可卽謂之爲人中之
麟亦可矣必形麟之形而後爲麟觀麟之瑞而後爲瑞
來復堂集

卷之六

七

哉予聞世已老人益深有志竟成之說竊謂不虛安
知文彥之以伯振自命也不可以言信安知文彥之以
伯振自勵也不可以志決安知文彥之以文武自期也
不足以成其爲伯振安知文彥之能自成其伯振也不
足以上勉美乎伯淳伯約之獨步文彥其真無愧於伯
起之子孫者乎文彥其真無愧於公子之麟者乎文彥
能於壯年而慮其老至則吾當於老至之日不自甘認
爲不壯予不老矣予不老矣惟拭目以觀振振之再遇

譚杏溪記 舟中作

杏溪譚君菴吾鄉一恒醫云問其業則世其祖問其傳則吳其師問其科則無內外無弗通其性則沉實靜默其服人之疾則勿藥弗言可藥弗言處病之家第視其藥勿藥爲喜懼而吾家以姻故尤試之稔卽無論少長溫寒陰陽虛實靡不人脈而中人劑而功卽余四試上春官則君四脈余脈已並無許可語第曰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尚慎自愛迨已卯春孟余方帥兒侄讀書青原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四

山君亦來贊余行因爲余脈之則喜溢顏色輒把余言曰明公之脈清矣脈清者貴明公其第矣余時唯之而別無何九月幾望矣束裝又五試矣君來又復脈則又復喜又復言言第也余應之曰誠如君言則當爲杏溪記之俾名聞神京乃明年庚辰果第也則余固不敢負脈君亦何嘗負余哉由斯以談而杏溪之醫可知矣於是喜而爲之記曰余嘗周行南北觀水陸草木之植其可友者甚蕃而余之所愛則有在矣古人謂芳友者蘭

也清友者梅也淨友者蓮也佳友者菊也雅友者茉莉也禪友者薔薇也殊友者瑞香也仙友者嚴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茶蘼也余則以仁友者桃杏也上蔡先生不云乎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惟此仁可見矣噫陶之菊周之蓮尚矣桃之愛濬之後鮮有聞杏之愛同余者何人乃見於譚君也哉君之術仁術也君之心仁心也以其所仁達之於其所未仁則異時種杏滿溪亦董仙來復堂集

卷之六

五

之種杏成林矣其活人可勝道哉若夫念叔母也如堂事叔也如父字多男也如姬創家也如累絲任祠事也能公處宗族朋友也能退能久則亦皆君之素也姑勿論君之有合於杏者如此云

饒新我記

軻書有言萬物皆備於我釋斯旨也則我固挺然秀拔而至尊貴者乎我之體澄凝瑩徹湛明虛明則又粹然新潔而至鮮瑩者乎顧大上渾之而混於無則無新而無不新其爲新也無息其次執之而溺於有則有新而有不新其爲新也無常我之有無既二而新之久暫自殊然則同具此我者將安所折衷乎余謂有之不可無之不能亦惟日新又新庶幾盡其在我者爾饒君汝建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六

氏取號新我其謂然銘而有得者乎君世族田溪居積豐富曷謀經畫素善操持乃欲釋故爲新而殷殷乎求所以善完其我者出往阡陌之間而履塋膏沃壤則曰此力作之舊田疇也我不有方寸之穀種乎惟專事仁耕義耨以新之而日日豐年庭除宴集之暇而日棟宇模題則曰此燕息之舊廬舍也我不有廣居之安宅乎惟淨滌靈臺丹府以新之而恢恢大雅被服絲縷之際而觀德饒玄黃則曰此服御之舊機杼也我不有胸藏之

錦綺乎惟馳思鋪張經緯以新之而郁郁天章鼎宗而洞也事無分於巨細而悉心爲之佐理其所以新祠事

者非我之新耶緝族而譜也時無間於寒暑而畢力爲之贊襄其所以新譜事者非我之新耶至於燕翼之詒謀持身之恭慎接人之謙厚處事之周詳則又皆發摠我之性靈而毫不汚於流俗之染者偉績豐功種種新麗此其生平行誼蓋知浴德於湯盤而祛蔽求明以期無負物理咸脩之我者乎余因四兒庠生應永與新我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七

善交是以譜序來請余故嘉其有仁孝之思而新我之號不虛矣是爲記

先祖國良公記

先祖國良公諱良行良一號簡巷竹軒公長子也倫讀
比部董公墓銘恭政羅公傳至述公司族一緡鼎祠千
金與族人有祖宗福之子獮效之之祝業已廩廩公之
爲人謂其美志行誠信於士大夫也顧猶以爲未也乃
旁綜先傳士手簡僅得二狀皆當時知與不知者誦詞
有曰平生心地青天白日人所咸服惟公惟直有曰閭
里賴以保障鄉約賴以秉鈞家聲賴以克振士夫賴以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八

相固有曰公之傑然爲世所重仗大義而執鄉約之權
持高風而勵鄉閭之俗有曰練達老成扶植綱常把捉
自定流波巨枋有曰寧爲玉全不爲瓦裂生無愧於當
時死無憾於後世有曰兵備范臨安民策陳嘆賞樂邑
有此仁人有曰辨誣理枉德在鄉黨地方以寧雖死猶
仰若此類不一稱而已倫故得具述之以補銘傳之遺
非偉丈夫孰能當此哉嗚呼公如不老巖石得起青雲
爲國策士其望立亦不可勝道者哉雖然或錫之冠帶

則辭或賓之鄉飲則辭公固簡人也又焉取一命乎顧
一傳如先伯先考再傳如倫等兄弟以一經起實于貢
者一于科者二而爲諸生于庠者又四未已豈所謂以
其所餘遺厥孫子者耶

來復堂集

卷之六

十九

先妣羅宜人記

先妣羅宜人稱九德堂博士公令配也宜人卒倫年方十三間一思之嘗恨蒙昧不能行古喪禮爲報至於今有感戚焉顧讀邑侯郭公九德之銘信然宜人百世之謚也業已炳炳墓碣不磨矣論倫追慕則猶能想見宜人有遲鈍之質而事不後時有綜理之能而費急先務有周人之惠而無德色有讐我之嫌而無報意有德人之念而非貌言有兼人之陳而不輕殄有創家之智而來復堂集

卷之六

三十

無机算子初受學歐辨其魯而卜其成公爲置婢寧役其躬而勞其值自倫有知未嘗見其衣繒帛食重味性故不酒而素善釀天寒手且僵木浙浙覺盥間夜分不置家僮曰母不畏勞耶曰汝稚不稱意吾自爲之省氣也遺言懿行卽十銘不能殫直述所記補銘碣者不逮焉嗚呼宜人未卒門內什物皆先失其和卒之日無內外遠近疏戚莫不奔走悲號相向哭失聲以爲先府尸去一良相以故博士公雖累官輒憶廢寢食至淚綫綫

下也宜人遺五哀時兄初有室倫未聘三弟方六歲四弟方四歲五則三月呱耳今皆長子孫計四百指矣各藏獲不在算吾家自祖母魚後後無若宜人昌者或者天於宜人可無負乎宜人既葬之六年倫且首補邑諸生又七年中江西甲子鄉試第永叔子貼能文鄭國同安傳諸後世倫不肖旣不能追事報德又不能文使宜人懿行章顯不亦重可憾哉後之爲娘者有能因倫之言聞先宜人勤苦不迂其所爲吾心寧矣

三

來復堂遺集卷之七

神樂會維倫序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簽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鄉飲序

鄉飲禮始諸古義取諸養老王制凡養老有虞以宴夏以享殷以食至周而修齊之故儀禮有鄉飲酒篇而此禮之節文略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此禮之度數愈明其寓於鄉大夫或與國之賢能或以飲國之賢者或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以州長習野而飲或以三正端祭而飲賓主象天地介俟象陰陽位三賓以象三光主四面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象天地之義以賓率人以義也坐主於東南象天地之仁以主接人以仁也而輔主也坐俟於東北輔賓也坐介於西南此禮之寓於坐席者則然始之以禮教

來復堂集

卷之七

示潔也辭醢酌洗示讓也序賓以賢非以貴也序以齒非以貴也長子序俟以爵非以貴貴乎飲食必祭非不忘本乎工歌必獻非不忘功乎燕及沃盥非不忘賤乎日周而降若漢之郡學晉之辟雍隋之泮宮唐之鄉飲是已我國家稽古善治因時立制歲取孟春望孟冬朔舉斯禮而行之學校固所以序長幼而論賢良別奸頑而異罪人也況豐儉得宜齒爵不紊有四詩以懲誼諱讀律誥以儆人心且備之官制嚴之大誥叮嚀大明律德已乎激揚風俗扶持世教又不有聖祖之申諭矣乎所謂登唐虞邁三代而折漢唐以下之衷者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豈欺我哉吾鄉遵聖諭行古禮用賓斯飲者歲有其人而是歲春王正月之望寔維宗叔祖月湖公也公存心忠厚御事寬平行確而特言排而訥重文也如金玉禮士也其敬若不勝雖富甲里閭者七十年餘而惟義為尚未嘗驕也如一日焉故邑侯以禮賓之公以禮應之鄉之善者咸宜之然則謂

公爲鄉之善人非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
乃見善人乎焉有善於鄉而不實於鄉者也吾會觀性
諸緝紳稔知公之善也躬逢盛事欲徵言以華之咸謂
吾曰子賓王士也以王賓而序鄉賓之飲非子誰宜是
用書之以申養老之義以隆尚德之風以詒天下萬世
共爲唐虞三代之民

仁孝方

余歸自越雖再奉天王錫典而以五熟金薦之宗廟告
贈余孺人者爲五品大夫人矣終以風木爲恨則
孝思之爲平公夫人之哀哀置義田以急宗族而忘其
力之不可竭也其志之奈何官廉無由承范安得仁
者先行我心會余三世外孫孫一日遇余言曰里有
鄧君養初其父心公八十有七日其五十之孤敢丐
大夫之章叙其仁孝之實庶而有光乎余將可之則名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實難則將爲不可則善也公於其進讓生而問故譚
生乃作而曰鄧君生也地輟異常兒稟資朴茂早受易
於今之中丞堂公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竟爾半瑟
乃退舍以避其鋒而宅身於詞人不爭之地已聞近溪
羅先生使公之學轉悟名理篤修人倫日求達于
義利一關無不梁纖渡理道創舍諸絕費錢諸義路
所載者戰而行之當往戚太夫人皆菜色有司者微嘗
民出果以饒饒李鄧君報首輸粟若干爲義民赤轍四

郊頓以舉火者干指而又荒則設粥以飲餒者焚券以
惠貸者疫則買藥以濟病者市棺以收死者鄧君之二
生大都若此矣厥考雲翁母黃孺人無論存吾色養
得兩白頭歡心卽岑翁病癲者八年鄧君侍之未嘗一
日有勞色寧是湯藥必躬嘗之如廁必手潔之能人子
之所難也者卽岑翁勞苦鄧君令買妾以代鄧君輒買
妾以代翁妾誠少年計難極席顏色惆悵若不甘心翁
者鄧君輒設身處之還以身自役卒不强妾以所不甘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五

復助以資奔歸之令其可錄其不慢人以成其愛者又
如此及岑翁既沒終三年之喪未嘗一啣杯酒肉繼喪
黃孺人一如丁岑翁之艱里人咸譽之曰岑翁不亡哉
有嗣如此岑翁不亡哉故至今稱孝哉鄧君良非虛也
嗟乎昔漢武帝讀相如傳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余於仁
孝雅道方有志未究而鄧君彼以其孝先我其仁何幸
得與此君同時哉嗟乎余于是大有感焉陽虎云爲富
不仁矣乃不富而爲仁其仁誠足稱哉孟子云大舜五

十而慕乃未五十而知孝可謂夙於慕矣目爲鄉里善
人非耶有司旌之以激人倫甚盛氣也因當嗟乎孝猶
仁之原也有克孝之心而後有好生之心萬世無及矣
有致孝之心而後有泣罪之心萬世無間矣而謂鄧君
一念之仁非原於孝也奚可哉嗟乎世之爲子孫作虜
者寧獨不仁奈何言孝矣余故大有感也夫不孝而可
以行仁乎則有子之言廢矣譚生曰祇哉大夫之章也
請書以勸鄧君書之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六

感恩序

邑西余有博士養拙先生曾陷于流賊厥子宗誠起賊請以軀代賊縛之死所方欲兵之適雷震駭賊得免而父子卒以全歸其時薦紳俱後爲詩歌詞賦繪圖成帙曰此孝子事也豈令後世無傳焉而東陽聽鶴王公橋梓題咏獨富語在孝感天人冊中至於今四十年矣倫聞王故東陽世祿家聽鶴翁今分守江州王太祖公令先博士也博士公同養拙先生初官建寧郡庠最稱協恭和衷者七年卽今子姓以名分相序兩家若一誠有如二翁並遷惜別時詩書所囑未嘗改者今年某月太公以分巡借寇湖東仍賜額曰至孝感天以光宗誠之幽以風孝治甚盛德也可爲世講者訓矣宗誠之子某旣拜稽首不能一日忘乃以姻故來謁倫口僕父宗誠作泉下人久矣茲感叔父王爺俯賜之羊賜之酒賜之華扁以闡揚孝行思針哉僕父固死而生者矣金石有銘此情難泯願始筆石以謝榮于天地嗟乎必盛德必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七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八

至善而後民不能忘倫於余氏子之感太公之恩余氏蓋江濤不足深矣昔人謂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三恩者大無兩以今觀於太公之於余氏也何二焉倫嘗展孝子卷手幾迴環則見聽鶴翁事爲之題七爲之咏思何渥也一宜感又見太公與伯曰千碩公仲曰志願公又各爲詩爲跋于卷末恩何累也二宜感茲又拜太公禮儀牌額之錫重爲余氏門祚永光思又何榮也三宜感七愈浹則思愈無窮思愈無窮則感愈無極倫於來復堂集

僕家人父子百世不忘之感遂焚香執筆書焉併請正
于太公

丁孝子行序

蓮河之丁人富而孝義附焉者也族有孝子諱春融者
幼失所怙育於母七氏固惡孝子幼卽知愛長亦知敬
母以言教必跪而受之不可謂非性中帶來也家貧寒
于崇一夕夢母疾作輒盡夜走百里而歸母果臥病無
論飲食藥物必先嘗之更嘗穢滑輒淚涸匕下臥不解
衣者月計母竟不愈於是焚香告天請以身代旋乃割
股爲湯飲之母果少瘳不旬日母竟逝焉輒哭欲死者
來復堂集

卷之七

數次復起而營墳既葬其母輒不反而廬焉日夜號哭
不已雖蛇盤其足虎鳴其山弗顧也如是者三年鳥噪
其林木每以數萬計鄉無遠近人皆稔聞之謠聲滿耳
可不謂孝乎哉可不謂孝乎哉惜乎歸不一月常念我
母如在目前未幾而孝子卒矣嗚呼悲哉達材輩不忍
其孝不文也欲附青雲之士以聲施後世以風爲人子
者書來請序顧喜而爲之次第其事以冠其冊云達材
經生也於五兒爲所於講學爲門人猶有九十歲父在

焉卽其倦亡不没人善其生事盡孝亦可想矣故并及之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一

甘所序

邑同鄉有諱惟節者號甘所厥考連山翁君命名之初
蓋取男兒植節之意猶夫子松柏凝寒之望也時近虞
羅先生字以仲樂又欲其甘於節樂矣鄉大夫蓉山董
公則又以艮止之說發揮甘所之義今上之萬曆廿一
年君年五十會余解綬歸也客有持幣謁余記甘所以
視之余曰嘻甘所之義富哉其說乎人情有愛卽爲甘
趨向有方卽爲所如涉世末流相沿綺麗我獨斂華就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二

實甘心於朴之所也舉世盛氣飄揚通邑無戶我獨專
氣制柔甘心於讓之所也世皆趨勢附利攘亡熙七吾
寧薄勢利絕奔競甘心於恬淡之所也是皆節樂之意
蓋樂者主於和也節斯數者則欲寡欲寡則心和心和
則樂存樂存則其所甘矣此甘之義所由居也邇君以
甘所號果無愧歟余聞其從肝劍二師講良知修焉之
學非能節世情而甘心於正學乎其進中丞董大夫門
也則習於孝親敬是其利義鄉閭也則盡正一方有司

冠帶之非能節虛浮而甘心於實踐乎雖然意又有說
焉吾人具六冲爲體渙渾爲心至白至淡無所謂甘有
甘則有苦無有畛域無有町畦更何方所有則有偏
故大學七情之傳所則有戒楊子繪質之言甘則愛和
甘愛和則融鬱慕之情還之虛白戒有所則融偏倚之
性入之太玄至是則未發固止也而寂涵乎感已發亦
止也而感根乎寂所謂良背不獲其身行庭不見其人
者也夫今之人情倭則甘節則苦甘於其節者則無欲
而靜太和在躬矣顧君所其無欲爲不甘之甘無所之
所非至矣乎試觀神驚之物始而駢音騷趾不覓其栖
曰善甘林之所也然而守也繼而翹靈釋羽莫知其蹤
善忘其所甘也此則化也君亦善忘其所甘乎余雖樂
學嚴栖甘所守而未化也請廣其義與甘所其勉焉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三

見吾晚學章序

當肅廟時見吾會君於余蓋同灯友云余嘗事石堞兄
而君亦執修來事石堞兄師維時同候門墻者余兄思
吾定吾也兄師之教程門之雪也日督月試十五
弟見吾爲一余兄弟睦乎後人也已余與思吾攻苦百
之則思吾輟冠郡試游上庠矣余亦冠道試偕觀吾定
吾二兄庠矣見吾又以冠邑庠試矣蓋今饒州府訓導
梁吳君猶然同一門墻也又未嘗一日不觀性文會相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四

見之詩或見之文灑也乎可謂也如半窓明月畫前易
一榻松風刪後詩幾對沙鷗懷舊事一聲長嘯海翁痴
何日此堂重鑄文昌翁外之山明三復躍然未嘗不
自情來也者即未敢比律唐詩所由始與宋頭巾不同
矣嗟也君雅有詩人趣矣倘不厭倦如昔進也乎盛唐
作者之塗足以嗣建安而風千古則視余之陸沉一第
所得爲孰多耶此非余之臆說也乃君晚學意也因詩
可以見文矣或曰文人可以爲詩乎曰文人可以爲詩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五

則李杜不爲聖矣見吾唯也因書之爲庭草弁焉

萬里求親卷序

泉有父之喪會于未服弔焉適郡守楊公使祭於會
子之博士君曾子往謝之遂往弔其家厥兄後峯子言
曰先叔劬軒氏客於蜀不幸疾終吾弟罪不予朝夕號
不有天欲爾爾走萬里求遺骨歸葬郡佐助之學谷相
其行有日矣會丈養貞詹兄竹所陳兄偕若叔兄弟輩
哀其號天無已謀爲之卷以紀之未有題也吾丈會誼
顧何以筆之乃退與詹長所兄合題之曰萬里求親已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六

而曰卷成辱付之題諸薦紳士大夫交詩且文矣序卷
之自吾丈其首之無辭吾弟將賴以行也會子序曰善
乎兩泉之知所求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
者者之萬里朝求利者之萬里市求神仙者之蓬萊海
島不知幾萬之遠求之不可必得求在外者也求在外
者雖咫尺不謂之近求在我者雖千里不謂之遠善乎
兩泉之知所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或曰兩泉將
求之萬里乎求之親乎殊不知親在萬里求在一心萬

里有道求親之心豈有萬里哉亦求之方寸之地而已
兩泉行矣宜何求宜一舉目而求吾親焉非禮不敢視
一傾耳而求吾親焉非禮不敢聽一啟口而求吾親焉
非禮不敢言一舉足而求吾親焉非禮不敢蹈一取子
而求吾親焉非禮不敢交一動念而求吾親焉非禮不
敢思無論其舟車無論其晦明無論其越旬月而後至
過高年吾尊之求吾親之所老也遇孤弱吾慈之求吾
親之所幼也遇顛連無告者吾周之求吾親之所淪也
一獸不敢輕剪一草一木不敢輕折求五親之所與
無不求諸心焉則即心即親心在焉之親在也何萬里
之有耶求之古人求之萬古九萬里舞求親則號之舞
于天不啻如萬里求親則望之人蜀求之司馬相
如楊雄輩皆能以其親親而若諸葛武侯張敬夫尤以
一德顯其親於無窮乎雖子曰不可以他求也求在
我而已矣兩泉子讀禮之暇旁求千古異時劉顯揚之
孝立言求諸張氏功求諸武侯氏立德求諸孟柯氏則

在我者求而得之而吾之親固死而生者矣故曰萬里
求親吾以是贈兩泉行詩曰萬福來求吾又以是為兩
泉之行望

橋梓聯帙序

往余未第一意制科志固卑之無甚高趣比再行作更
以身爲國家東南障海至於青目之服偶以言勞庶官
有兼葭八月露蒼心之句又作慈念室慈清心省事四
元香之座方又至海謁廟候先大夫有雨餘碧草風
前看是
一段思之句說者以爲似詩人吟語是
以窺其詩猶然不知詩之所來與其所謂妙悟之說
乃余歸自越得方塘王守謙氏過余爲問輒各賦詩爲

來復堂集

卷之七

十九

別明年邑議丈田復嘉會大成書院守謙因出聯帙家
稿屬余爲序蓋合厥考止泉翁與守謙之詩爲一帙者
也止翁與余先伯同長庚云蓋溫仁長者守謙棄去舉
子晚而共學於余世通家好余把讀空業不能以不詩
辭序曰天命謂性所命何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已
率性謂道所率何物發皆中節之和是已中也者性也
和也者情也性情吾所自有之真也言而身道之理
無論工拙詩尚自然可知已故曰豈是安排得又曰詩

向竟時無又曰是詩難入俗正坐不雕鐫皆貴自然也
要於自然卽似粗非粗似拙非拙况精工者乎若不自
已性情發來只作議論說去便與詩之本體相離便非
從中流出之和便落宋人理路矣或者謂止泉之詩其
風似唐而以守謙之作爲近於宋言亦有味余謂詩各
有體不必強同要於自然而已由自然而來止泉可也
守謙亦可也不由自然卽二南亦淫詞也奚有於聯帙
嗟仁詩以橋梓著卽唐音董仁幾家自蘓崔荷賈之外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二十

卽工部爲詩之正宗惟祖審言而已今止翁之爲詩酷
似其爲人守謙承之老且益壯則此帙雖未盡發乎性
情亦庶幾哉風仁乎其蘓崔荷賈之繼聲乎守謙曰益
之矣請書以爲序

小竹流風序

余歸來乎青山亦既三十有五年矣一日余宗筠舉厥子啓忠偕侄楨模來就余言曰忠之父生平篤於道學年九十有六所著有小竹流風集願大夫一言以傳之敢奉幣以請余於是誦其詩想見其人蓋齒不諱於吾兄德有進於衛武更聞於詩也哉其才高其識廣其精究良知之學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已有不得盡言已有不得盡意詩亦難言矣非言之難作之難也作者曰淡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則無味直則無情委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鬱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淡不得欲淺不得拘於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聲相奪倫則無色聲色之來本於性情由乎自然豈可牽合而強制之爲此說者其知詩矣今觀筠舉之詩非淡也亦非亘也非淺也亦非卑也亦非亢也有聲也亦有色也謂其不發於性情可乎謂其不止於禮義

可乎獨由乎性情自然之逸則惟不淫不傷者有之惟思無邪者得之亦惟筠舉自知之未可輕易言也故曰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絕不知言自然之難然則學可無講歟講學者性格清徹其音調自然宜朗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非白沙先生誰知之嗟乎余安得起筠翁而和之其殆與簞竹之咏共流風矣則其所可傳者獨詩也與哉是爲序

養拙稿序

嗟乎今天下豈少才士哉顧才者刃之芒通用則折誤用則傷所由善藏其用出其才而才斂其在所養乎其在所養乎養之何宜寧暗母明而有餘明寧愚母智而有餘智寧拙無巧而有餘巧以彼拙也愚也暗也雖目之曰無才可也而有餘明餘智餘巧雖目之曰才過千萬人亦可也總之惟在所養耳得養則溪山之木以不才而終其天年失養則盆成括之小有才終未聞君子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二十三

之大道養何可少乎哉天下不講於養之說久矣所不為巧而為拙者誰與乃同里前溪之上有大賓碧溪張公者居常與伯仲季氏咸以身承桑麻世澤治家固饒又比德長年有司歲聞于朝而賓飲之當其時褒衣博帶聚於一堂禮樂衣冠門多長者且以詩書禮義習其子若孫於魚亡雅亡之中故三世半儒甲于士族而公之叔子則已衰然領獎鄉書矣人咸為公忻艷之以為縉紳之報孝友之施也語曰寧留有餘以待來嗣蓋

謂公乎蓋謂公乎雖然公固有所養之耳余未第時與公與蒙巷公雖不求聞達乎顧老亦讀書不為疲也公有得輒於詩文焉發之題其稿曰養拙云養拙者出其才而才斂其傳世多儒而顯也微獨人事亦天道哉今讀其所為稿中詩則五言得三十六首七言得一百三十首古詩十一首文得十七首雖不敢伯仲兩漢而友盛唐故隨其情適為拙性豈不可謂拙者之用意無當焉蓋曰吾不欲與里之紛華靡麗者爭妍闢巧恐其徒

來復堂集

卷之七

二十四

俗了身心面貌也嗟乎古之詩也拙今之詩也巧古之文也拙今之文也巧七者修文拙者修意巧者勞拙者逸故君子重其所以養之者夫養亦難言矣子與氏以直養氣以息養心無非養之以學也養之以學則不期詩而詩至不期文而文生發乎自然止乎自然所以君子尤重焉公不可作矣余與公嘗遊近溪羅先生之門其學至今在也學在即公之孝友在雖無事詩文亦可也而況此稿復因仁人孝子永言不刊誰謂公拙乎

哉誰謂公拙乎哉

琴山詩序

古無詩今有詩古有詩今無詩唐虞之際君臣賡歌相和而已無詩教也今漢魏以雄渾則詩唐人以婉壯則詩自宋而下作者又何若厚敦方內哉古尼山氏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政教之尤者乎定三百篇經術萬世今無論廢不習先民足不登大雅管試明變稍比音火聖月爲山川盤乃好古者遺逸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卽昌黎所稱李杜文來復堂集

卷之七

二十六

童光焰萬文亦且問之關雎不知矣故曰王者之迹總而詩亡豈有陳君琴山善談詩者也其爲詩不專一家而獵衆體非博綜而具別材難乎等鐘鳴矣雖不敢望古人壺與其亦有志於詩人之藩翰者耶夫陳君可謂布衣之傑矣

來復堂遺集卷之八

神樂會雜倫辱吾子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軍輔梓

送陸使君仁鄉自黃州召還刑部員外郎序

陸君仁鄉自內曹移黃七年之不調乃其仁風遠節業已溢旁郡士大夫莫不延頸望之庶幾旦夕得借寇爲其承守而復觀穎陽之治乎無何命下召還刑部員外郎黃人歎已失惜傍郡士大夫有歛望焉會其所部來復堂集

卷之八

九屬長吏將爲仁鄉設祖先介友人王行甫氏謁言於余曰微行甫言子不能無忘仁鄉也而又重以諸君子之請乎夫黃楚劇郡也故稱守難而以佐守爲尤難何也專制與兼攝之勢異而久暫殊形也夫專以一制萬節萬視萬聽皆一兼以二執一卽一視一聽猶二此吏民之大情也故今天下稱善守者常什三善稱善攝者無聞焉其有聞者又非其可久者也惟仁鄉之黃則大較不然其用守之道攝之乎仁鄉故嘉禾名儒弱冠

起家處進士試理廬江用察舉高等入爲刑部郎尋改

南京憲部駿負公輔望矣會中浮語左遷量移黃別駕蓋遠巡畏路且十五年仁鄉素其位行若不知有險夷利鈍者比至黃則守適以覲行守還又適以遷去而仁鄉先後居守者幾年是二年也固仁鄉遊刃之地而長駕遠馭之資也然余不難其居守而難其以佐守且二年如一日也余觀仁鄉抱汪洋之度而不屑爲姦阿具開敏之才而不務爲精悍懷乳哺之仁而不任爲姑息蓄博雅之學而不肆爲曼辭明金矢之條而不習爲周內巧詆諸所管施大者禮賢興學問疾弔死考先民之逸典而修師帥故事豈非余所謂守之道乎夫仁鄉不自貶黃人亦無所自以貶仁鄉故二年一日九屬一心吏之畏也有餘懷焉民之懷之也有餘畏焉故曰萬視一視也萬聽一聽也今之爲吏者循比視已成事保無失其名譽幸矣何敢望仁鄉之難若是哉頃者朝政肅清天子思用端人正士諸嘗以浮語中仁鄉及從旁

卷之八

下之石者竄逐殆盡仁鄉始得以名實自見被召還然則險夷利鈍豈人所逆視哉仁鄉自北升矣余謂仁鄉素其位行蓋知其爲郡也當不易其所爲郡也卽其爲君輔也當亦不易其所爲郡也余嘗一日過黃客仁鄉則仁鄉知余深矣諸君子乃謂余知仁鄉而以意屬之敢不拜命

來復堂集

卷之八

三

送入石傳年丈之零陵令序

國家之待進士異前代前代進士初除判官簿尉至迂頑不仕國家天官選人由進士科甲可得邑令國家之待邑令異前代前代邑令高第增秩賜金徵拜丞相封侯尊顯矣國家邑令卽有賢能異等入爲御史給事中次者僅取諸曹卽去故當世率目進士爲賢科而薄邑令爲俗吏而海內健航少年舉進士爲令多舛戾持不平而急於以功名見諸所計銜頸指惟上人所好從史而精神十不一聚于吾民夫設吏治於今綦切矣如東潞如楊沸諸廉武吏益緣飾自喜博上譽爲名高天下非小弱二都廩郡國征輸金幣大司空水衡錢動可支數十載間巷布衣又非有大猾如刀如個氏豪驍狹橫恣不可問而吏不惡斂之名日以鑿楚熬吾民勇驚敢決務必信其志謬云悠乚之難難以嚴俗天下元氣日耗月削棄置不復顧恨此無異故視吾身太重而視令輕謂丈夫官不臺讓給舍不名爲進士吾且從吾好繩

來復堂集

卷之八

四

我大之三尺隨吾後不則淹滯歲月至不可遽振
難爲令矣夫國家誠重進士故使爲令者重令故令
多進士令在外天下事無所不得問既入在內天下事
已知無所不得言國家文臣罷侯不置相所待令豈輕
耶令而輕視令也若則無有爲給事御史而輕視給事
御史者乎此其較衡輕重引絕批窠計授上之所好抑
何不至余少寡更事間者居暇念天子所欲臻治平須
得博長者分布郡邑以其忠實與百姓休息廣大優
裕爲百世慮而後無負於甚盛際矣居京師久之得友
于同年八石傳君其志意冲融完粹遠遡不能道語一
切世俗譽愛憎毀嬖嬖嬖藻績磨乎其若無所遭者進而
談國家大體未嘗不以護惜元氣爲先而不取僇也焉
一身之快以計目前嗟乎君長者其天性久困諸生爲
世所推應公車罷免旋因一枝官臨淄學舍迄今日始
得第君閱世多矣君印出爲零陵令余以爲正當今其
人哉君盡試之夫士人之所好不可測也漢宣帝之世

東坡堂集

卷之八

五

好刻嚴綜刑名中外相應以武健相高而賴川霸獨用
寬和爲卒之召入爲相者霸耳趙張之理何有夫君固
習之固不待余爲言也然而余則非得君莫以言也

贈念塘謝年丈與化序

在昔肅廟甲子余與安成謝君念塘偕升于鄉維時余郡舉二十一人而余邑二人君吉州拔十二人而安成得四人嗣隆慶辛未余邑則董橫菴氏安成則傅慎所氏相與登進士甲科已二君者各能其官比三年俱乘驄西臺矣今上臨天下之入年是爲庚辰君又偕余小子合父母國凡三十人同舉禮部蓋六月中則君拜興化尹矣先是疏地方災水者獨言興化甚以其爲澤邑

來復堂集

卷之八

七

者連綿蓋十三年矣所上雖其所爲理者詔銓司慎簡厥良以撫吾興於是乃屬君往君拜命下則咨七數興化水賊焉若有惻乎其躬岌然若有推乎其溝曰吾何以興哉余數君謁則君數余言未嘗一日忘興化也且謂故事鄉國咸有軸贈行余與君爲先今同年友善宜一言以福興化嗟乎巧者不過習之門矧余銓在君後猶未習耶第嘗觀今之居官者流靡不華內秩而鄙外御思得撫地履之而薄爾壤乃君也不之計未銓也惟

天子命既命也卽急於爲地方之圖夫君若長厚謂古之仁人非耶且固勤思夫興化水矣興化之民之望於君也何異於久疾之人之望良醫也久疾之人氣血飲食寒暑悉矣其知息奄奄不能持所未愈者脉耳苟得良醫輒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暑而拯藥之有一不安全者乎是故君之興化也以六十二里爲一家均其貧富壯弱而賦役之不啻其心不損其力則可謂輔其氣血矣百姓居室服用婚嫁喪葬悉與家稱燕之強

來復堂集

卷之八

八

本而後用無怠連歲之寇則可謂調其飲食矣可利利之不可已之煥咻保合傳百里之內有太平音則可謂時其寒暑矣昔人謂倉去之門多瘡痍非其遺遺使然其術固足當之耳興化處未至瘡痍而又得良醫理之則久困之民一旦獲安其不謂生我父母者幾希詩曰體憐君子民之父母蓋謂君乎蓋謂君乎若夫古之爲令者或侯封褒德或位至司徒君第從容取之如寄耳焉用伎君曰如子言興其有興矣乎余曰循吏之無稱

於世久矣君慎勉之與共其有與矣乎

贈警機王年丈司理皖郡序

警機王君與余同第進士之明年乃謁選亡之日爲三甲第二人故事第二人可得內秩會上令裁冗員以清仕路君以故不得內得安慶之司安慶春秋時名皖域前十五年先公司教化地也志稱其俗尚淳然今多鑿真矣其民好儉然今鬻文矣獨賤商務農猶有孝弟力田之風焉而士則連舉進士取京職於此世蓋彬彬乎滋益顯矣又皆周慎君子也夫多才士則君子懷刑民

來德堂集

卷之八

十

競末作而緣南私則小人不數犯法誠得良折獄者與之明刑以弼五教即文翁之化復有期也一安慶何足以用王君也嘗爲余言曰今天下一疏一令並欲核名寔信賞罰絕似孝宣皇帝時然竊歎之有綜核之名而無其寔有賄賂之寔而無其名遷其賞于心勞操切遷其罰于政拙催科惡視所謂法也者而今之執法者顧又相尚以嚴左教化而右刑名釋敦裕而務刻核謂上之行制也天用人也鬼羣然效趙張二京兆之爲以從

上所好而博名高嗟乎良器期於適用良理期於便民
已耳奚以希旨易向爲也藉令可以微賞而致尊迷非
道之所載矣且謂吾心何間者家大人書行數千里來
諭之曰兒既幸對公車矣若作縣務視民如傷一爲理
官須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某拜而識之不敢忘余聞而
起謝曰此與歐陽求生意豈二耶太公其心厚於仁者
矣大理者禮也齊民以刑不若齊之以禮書曰協中禮
云式敬皆是物也君固篤雅有禮又仁恕明斷人也茲
來從堂集 卷之二

行必且生道樹德不刑立威如文翁之疎法明恩推
厲爲和以古教化治其郡而郡將大治異時江左靜治
行第一先諸循良拜黃金加緋者必君也君慎勉行哉
夫君姓有晦叔者以丞相刺潞州作辨獄記以戒理官
君子明清之服得意而加績焉其以祥利告我

贈福清令羅年丈之官序

羅若鵬雲舉進士一年矣乃以英敏茂異用於太宰赴
選得福清令將行七人司青徠張君合鄉國同年進者
贈之言以華之君不以余爲不文也一日過之授軸俾
序焉余亦不自知其不文也而合筆序曰君子官於神
明之朝信度之日不爲道德師保則爲賢良股肱有如
去君遠而與民親政將奚先見以爲先培元氣而已夫
人之疾寒暑之相轉飲食之不思庸醫急焉而秦越人
方後堂集 卷之二

以爲需之可勿藥也至有人焉起居飲食之如常而顧
其中鬱然不快以稍就于瘳庸醫以爲無病而秦越人
一見驚愕謂當速投之以劑否則不可藥救矣何者元
氣耗也故爲國理身並以培元氣爲先元氣苟損卽政
令猶舉終危道也今天天下元氣吾不知視昔爲何如
識者以爲國家往時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今東南
一二大郡困於連年之水旱諸郡國相灌輸則又盡於
累年之徵解而大司農司空府庫餘貨財錢貫朽而不

可校而俗吏猶善其搏噬日獲吾民促其窮而驅之
徒以求雖上之人而投其所好以俾速化嗟乎此非有
心者之爲也夫君子之仕也廷禮退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豈必損下以益上嗟民以婦人也藉令可尊顯而先
自失矣有如不得寧無爲造化嗤之哉且如吾民何福
清閨聯地也自海不波電以奉其民第貴勝使氣耳然
可以禮喻撫之可以義役節歲收魚塩之利亦足以代
陳檮而供王賦使者之車蓋卽相擊也而驛官之有常

東漢堂集

卷之八

十三

禮母有以詩細頌吾令而君又家世饒世官其服先後
尤處是必且在官惟明庶事惟平立身惟清篤民以仁
義以國其心導民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
明國法以期于無刑親君之人如觀乎子視民之傷如
在乎躬則人之愛之如親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
謂君乎蓋謂君乎君曰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余方有
心而子度之若言卽未盡當而意則忠願以此書于思
補之堂請事培元之說

贈少牢鳴虞彭父母致政序

今天下豈少良吏哉而不必良於其士也則亦更焉止
矣安所得儒也或曰儒更當求之古人乃可而今安所
得哉於是請問儒更曾生曰自古龔黃卓魯非夫也哉
而以視周程朱陸何如則化民成俗一般安靜勞瘁大
異此儒更與吏之別也當彭君之初下也輒行四十餘
里來過之曾生謝以詩云月移松影堆書案風弄琴聲
散于前林下說勞車馬過至今終亦有光華他日復過

東漢堂集

卷之八

十四

則復謝以詩云已識齋居長射鵬更聞廳事只哦松來
遊野外談至酒慰我經年想召公比及三年則彭君考
績之期至矣于時敬以詩賀有牛刀初試忽三年花叢
彈棊半是仙之句又曰長貧不受錢神使得意還將書
西編他日又復過則又謝以詩云鵲聲未報簷端喜蝶
夢先傳簾外香多謝一琴携一鶴相隨飛鳥過書堂又
曰只恐坐春闈半月上林鶯欲囀晴光顧鶯猶未囀而
兼度八月矣乃彭君忽以詩教若鄉心咫尺遙千里欲

整歸鞭趁早秋云已曾生讀之而驚已而和復之曰三年奏吏亦何稠此日天曹大起幽望入家山應不達不勞算策動思秋奈何父母之去志已決故人之別字旋來曰某近且掛冠文已達矣先生素知愛幸無苦留會生於是仰屋嘆曰縱有綠珠樓下報誰憐紅拂坐中才或曰拂袖故應就道路掛冠那得論文章會生於是復嘆曰祇緣有菊思彭澤肯爲無魚傍武昌青眼設睜鳬易過幾人大地識行藏若彭君可謂識此矣李龍山云瘦腰只是平生硬難向尊前舞柘枝彭君之謂與嗟已彭君之才之學其自刻通行等於武庫達者高之更何容贊第觀已之父老子弟頌浹口碑不曰督册已成百世守之則曰撫縣七治百姓安之是故萬類無聲明月夜一簾花氣不鳴琴又非彭君之與吾誰與由斯以談則彭君之吏隱如朔可知已倘所謂儒吏非耶嗟已多少賢豪空白首蓬蔭由自擁旌旄蓋難言之矣蓋難言之矣於是命兒設俎薄效前驅不敢以目青睞也或曰

先生能更盡一杯乎會生曰不信明珠能徙郡倘櫛夜望珠還彭君曰先生何其情哉吾已留吾兒矣遂別去故書此於浩然亭以爲之序

贈黃君鳳岡金闕承恩圖序

余蓋居鄉家時聞里中有黃君鳳岡云及余計偕投鞭
長安邸中孝廉黃君此瞻於鳳岡爲族屬與余善則又
往七爲余道鳳岡之爲人乃與余所聞合余觀其爲人
馴行醇謹無他蓋斷七如也可不謂篤行君子哉已而
余偶會風雲溢辛賢籍孝廉黃君則抱璞而南矣過余
廬而別曰族叔鳳岡公故奇士始就外傳時嘗與家伯
梁山公卒業館中藝相雄長里之人嚴事之然故有四
來便堂集 卷之八 十七

方之志一旦廢書而嘆曰大丈夫當游四方以成名安
能促七效鵠下駒抑首牖下以老吾聞西蜀承文翁之
化文學彬彬比齊魯矣吾將遊焉居頃之有司校文論
材率皆冠其邑諸生色諸生自以爲弗逮下之乃數試
輒厄不第今歲以出身選貢就序天官天官試之令領
太湖傳諸親屬爲繪金闕承恩圖以賀之且以彰君思
而傳不朽願君記之余應曰抑聞之良玉不琢工人之
過也善行不彰友人之過也且重以君故即不文敢不

唯七余惟士結髮讀書窮歲月乘時命之會而取世資
上之則雲蒸龍變取年相卿大夫鳴玉珥貂金闕揖讓
人主之前功名著於春秋次之則綰綬分符追蹤龔黃
以圖共理之治自結明主次之則偕行伍攻城野戰揚
旌萬里之外有斬將奪旗之功又次之則蒞一官分一
職隨分自盡終行砥名附青雲之士以自見雖鉅細不
同亦各七期於有成以無負于清時黃君鳳岡早負鴻
漸之翼而困于燕雀乃竟待歲俛就今簿非其好也余

來便堂集

卷之八

十八

盡惜之然亦不可不謂非一官一職之寄矣賢豪苟可
以自致何拘例哉且無論如漢室卽我明興先大夫以
貢起家而取尊官樹鴻業者照耀史冊不可勝數豈以
重若彼輕若此哉嗟夫士有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
不厭白首咕碑沒牖下老者跼蹐肩屬黃君起甕牖桑
樞之中束帶紆紳鴈行縉紳之列近文隆立赤墀攝一
命而儼然於民上不可謂不厚幸矣何至栖七老文學
日與諸生盤辟堂上設禮器委蛇于其中出從一瘠騎

謁紹國長吏朝朝望從諸生取精屈指既厚待處俟盡
以耗精華乎乃知賢者誠重其去就誠欲以行其志而
用其所未足也況今鳳閣依于一諸生而不能去而
又不能幡然今猶是尚得爲從事之知葉君行矣君
其力行持余言以告世然與非也

來復堂集

卷之八

十九

邑侯南獲熊公入覲序

往歲一行作吏非武昌一衙之士哉夫藩武昌仕邑也
則嘗以熟宿駐焉而以旦日瞻拜文廟見其廟前古柏
虬然龍乎池外裏水則曲然幾也而青山白石又賓然
若文筆之出雲中於是私竊念以爲壯哉非文儒顯吏
不足以當之迨余再守嘉禾則邑以龔侯令矣邁龔侯
而新令者爲侯爾侯皆蕭蕭蓋楚之良也而侯則眉脉
龔矣夫侯豈不辨仁明父母哉或曰何以知之余得之
下車口碑云或曰仁明令於令乎曰昔者張也嘗問仁
矣子曰行則仁本言問明矣子曰不行則明行之行也
不行乃所以行也愛之兩者於令力行責耳以今觀於
侯之行政方二年余其以文學潤飾吏治姑勿緒論也
其鉅者則頃者中臺所疏保民實政侯有一之弗闕者
事侯今且戒期于朝受計大策宰諸士大夫卜祖于郊
而屬會子行爵會子曰余所見天下之令其知治體者
其猶美門乎何寥々也即有之其皮相耳非若真知則

來復堂集

卷之八

二十

行也余親疏以五事矣一則責令以寔民之戶口邑之戶口十耗其二侯至而卜之民懷土者半有如太宰職是以問侯得無以還定安集之計入而告耶可謂不知乎二則責令以辟民之荒蕪邑之荒蕪十戶其五侯至而卜之民思農者半有如太宰職是以問侯得無以荒治康安之計入而告耶不可謂不知也三則責令以供民之額賦邑之額賦十完而九侯至而卜之民通賦者希有如太宰職是以問侯得無以休養安定之計入而

來復堂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告耶不可謂不知也四則責令以興民之禮教邑之禮教十興其二侯至而卜之民思淑者半有如太宰職是以問侯得無以身先率屬之計入而告耶可謂不知乎五則責令以脩民之荒蕪邑之荒蕪十歲而五侯至而卜之民待命者希有如太宰職是以問侯得無以積財德養之計入而告耶可謂不知乎夫知之真卽行之著也由斯以談侯不稱仁明父母哉嘗讀兩漢循吏傳並得從譽舉賢良補守令徐用表次成蹟召拜爲公卿庶

幾立賢無方之意我國初用人間用此法慎簡親民長吏詔徵良者列在臺省一時彈冠思奮者不獨一侯也且以應疏爲魁業受上賞可謂遇合矣行且名籍勳朝著第治功爲天下一將不得表次而臺省而公卿耶侯其終行所知侯焉豈惟山川吏治烈有光哉余將以侯爲保民者數侯遠洗爵爲酢攬轡而行

賀邑侯元洲翁謝父母烏臺榮獎序

夫閭豈不稱彬也鄒魯哉以故士於其間者居則學出則政往也多著天下如邑侯元洲大父母吾竊幸目覩而神慕之矣侯自令吾樂鋤奸繩濫惡俘捕伏小心慎動勿論卽其誓清白而操履以貞行條鞭而浮費以革任丈量而里甲以均公聽斷而民情以若嚴保甲而外尸以寧而又舉鄉約也命歌詩命讀法命欽帝謨恭聖範與禁溺子而示之慈禁停棺而示之孝崇政廉而示

東復堂集

卷之八

三

之仁禁婚娶論財而示之禮禮也色也大都剔樂獎與樂利者皆欲梓之書而家論之此其心何殷也哉無非圖所以稱吾父母職也持節當塗者應侯政口也異侯故先遷都臺劉則獎之繼遷烏臺劉則獎之今遷烏臺任則又展采豐幣以獎之曰云也孔子所謂獲上有道者蓋侯乎蓋侯乎某愧不能揚侯傾獨觀侯而有感於古今人不相達也古之循吏往也勤天子璽書讀誦錫采章唐每嘗欣艷之曰斯不負官哉以今交獎于侯亦

古重書讀揚之遺也孰謂古今人殊焉孰謂古今人德二日令政三日令名有令德斯有令政斯有令名此三善侯一任之矣獎不其宜獎之者固屬之亦進之也行見以侯功上之考功考功上之天子將錫增侯秩焉斯稱侯令樂之報哉獎云已乎獎云已乎某亦尚能握管爲侯紀之以侯異日銷功太史采焉

書張衡懷內召先聲卷首

會生曰獲上治民只是一道顧民同而情異唐虞忘商
周頌春秋漢而蕭秦符今人作頌其猶有商周之遺風
乎衡覽悲侯令吾樂幾三年矣觀風使者廉其將刃而
推轂之語在薦剡中亦既聞於帝矣一邑萬靈無深山
窮谷莫不奔走鼓舞舉手而加於額也曰我等不見此
五十年矣何幸於明府而途之斯稱報哉斯稱報哉先
是臨汝陳吳兩大夫伯邑之薦紳文學業已誦說題曰
來復堂集 卷之八 二十五
內召先聲各宜其懷也色喜之盛而謂倫已有詩又嘗
服侯不改寒素不昧本心矣故書此以冠其篇云雖
朕詩有之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言
文王能安民以成其聲也往侯取胸中家訓與城北陳
丈訂証此學自謂事必顧心不敢安者不敢行也嗟乎
此學者新民意也文王求寧也侯誠求之民安且樂矣
何患乎無成於是父老子弟復相向而賀曰明府之折
節問學又百年所未聞也子大夫其亟書之以俟侯於

五雲之表焉

叙桂峯王君孝友卷

桂峯王子瞻丈在肅皇帝時與余同試璫宮第一者也
丈幼失怙厥兄猶未冠能奉考命惟謹刻意傳丈期於
必成乃已丈受學果師逸而功倍既冠遊邑庠則以舉
業相高意氣相得兩家若一蓋亦自先大夫與君族叔
順軒先生所從來矣君時母子相依四壁岑寂厥兄忍
食力凡可以佐君子成者頂踵無愛於是之盱江而商
焉積販數年得谷千石易銀若干而族人利之因與同
末復堂集 卷之八 二十七

商後商者盡自殺其父輒以爲賴必欲路其兄而奪之
今會閭寇嚮至流入吾鄉兄與商者率從宜反也乃道
前園里有惡少年張姓者數人枉執爲盜掠其囊而報
之官時官家以警故欲得盜甚急遂不辨真在竟申而
繫之府也亦不暇辨也竟以誤入網之獄中惟楚逮楚
里人知其非者惟有長嘆惜耳君日往反郡縣爲辨冤
解縛之計苦不下厥兄而上不聽君爲兄上書請以身
代而上亦不聽會君應舉有名且無日矣欲離兄去則

不情欲不離去事又未有濟欲去不去不去欲去進退
亦甚苦矣不得已竟去未嘗不泣把陵衣相看淚血也
少選盜風漸息君亦東歸復星行至府執辨如故請代
亦如故曰父命屬兄母老倚兄某由教而庠先兄而室
俱惟兄可以無某不可以無兄何者父命不終非孝也
與其不孝寧我無生請代卒如故上之人於是得情而
哀勿爲喜於是感泣而釋之於是弟扶兄去母
兄子來淚血相看上之哀之曰孰前日哉孰今日哉
末復堂集 卷之八 二十八

孰就其咎孰屬其階嗟乎嗟乎非官不能全君非君不
能全兄非兄不能全母君之所爲友也者乃其所以爲
手足故曰惟孝則友于兄弟蓋謂君也究也張人受禍
至今未已獨宗人首禍反得老死而兄又奈何以不子
終也故君嘗謂余曰年七寒食寧不永思惟是兄之莫
則淚淫也落酒也至今及之猶磨牙搖動飲恨無已焉
嗟乎嗟乎匪人弗堪天亦弗堪君安得無淚乎雖然厥
兄不幸死矣君子以爲非盜猶不死也彼階厲者卽老

而不死君子以爲猶盜也況竟先君而死乎君曰聞大
夫言寧獨弟可以生兄亦可以死矣願大夫書之爲序
以戒世之枉人者能逃于小子所作不能逃于君子所
庸若曰考人友人則吾豈敢請奉之以詔二子焉

陳震庭內外集序

性無內外學亦無內外故曰合內外之道言誠之爲道
合內外而一之也人之言曰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多
一見矣又曰內不着已外不着人則多一着矣惟一見
不分一着不留而後謂之合謂之一卽謂之貫亦可也
解在乎盡人盡物之已與成已成物之時矣羅陽陳生
國寶始以通家友我旣以明學師我一切筆石往來考
德問業見謂之內至於求友固方昔見羅子先生區欽
來復堂集

卷之八

徐丈南皋鄒丈古池陳丈輩或聞其說或及其門亦有
筆石往來獨與余常八九也見謂之外不可謂非有功
之交無方之益此集之所由成也余不敢當東越之位
以附於諸公之後而國寶乃潑於太州之知故於其集
之彙也徵余一言爲序余忘其老之將至欲融其內外
之說而爲之引其端如此云

來復堂遺集卷之九

神樂會維倫亭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

象峯原氏族譜序

象峯元氏重修族譜成其賢豪長者以余躋衡武之年
猶然誦抑爲道鄉所謬信率其文學曰良曰聲和曰
曰吉曰璉二十二人造余而請序焉曰大夫古之遺直
也以是貌諸宗序在大夫敬微一言以燁簡端余惟家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魯史繼詩而作則詩不爲史祖
乎余學詩矣詩曰無念爾祖又曰永言孝思夫祖一人
之身衍爲百千萬人之身有百千萬人之身卽有百千
萬人之心今使百千萬人之心還歸一人之身則必治
譜以合族合族以尊祖元氏之譜其殆念祖思孝矣乎
按春秋孔氏之門有原氏至五代易原爲元於是有文
通爲齊僕射巖爲周內史入唐而德秀植結諸才輩出
元大著於唐矣永泰大歷中子哲以進士令崇仁遂家

來復堂集

卷之九

馮迄九葉有從周者徙吾鄉之羅田再傳而伯敬徙邑
北又再傳而叔佑徙今象山建山三門造餘慶橋而元
大著於樂矣叔佑有子寅構草廬吳太史以忍恕名其
堂因爲之銘叔佑之孫德祿會孫貞俱以科雋授郡縣
博士詳董司成張比部兩序中國初九奇以稽賦故誠
其子復原氏成關鎮已而戊之一支爲原矣九震檀一
時名流著愛菊軒集建亭於祖兆之旁鐫石紀文皆稱
原氏至今炳然是元與原一而已矣元氏譜在勝國以
前不具述入我明一修於永樂已丑再修於宣德甲寅
三修於嘉靖己未合今譜爲四修予展讀其中有餘有
體不漏不支僅迺始出而達無牽繫必詳始遷而近無
遲脫居徙有考名位有徵生卒葬娶有紀嗣不嗣爲後
人有稽孝子義夫節婦隱逸理學文獻有誌載按圖覽
之數百載本支源流生齒文物星羅棊列經分緯合瞭
如目前雖散爲百千萬人之身猶恍然見一人之身則
元氏所以念祖而思孝者至矣予復何言以益請更以

詩初夫譜卽無韻之詩觀之可以勃然興自今入廟視
其思歌生民饗祀妥侑其思歌楚茨祭畢飲餼其思
以行華以至好合咏閑雅孔懷咏棠棣裕後咏螽斯造
士咏思皇子思孝臣思忠則哀誦蓼莪矢音卷阿是實
可爲訓家之譜而類族以興者元氏其克繩乎養喪終
世曷佚也元氏其克昌乎元凱與朝易量也予故始終
誦詩與諸耆俊三復於斯可矣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同富黃氏族譜序

余歸來乎青山蓋十有八年所矣與同志談修身爲
本之學未能也常曰百年好景不多時只保眼前和氣
乃相安於仁讓之里者歷七十年如一日豈遂謂本立
道生之證與已酉之秋九月旣望遠邑之同富黃氏兩
生若河清若甲選者過而問之曰子大夫一行作吏非
黃州司理乎余曰然也則知黃言黃者宜莫如大夫矣
又曰子大夫以身障海而東之也非嘉禾七邑之專城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四

乎余曰然也則知秀州崇德之有黃氏者宜莫如大夫
矣又曰永樂甲申祖名陽者首吾邑中會公榮榜成化
丙戌祖名本者與曾公麒同中羅公倫榜於子大夫又
非世講通家乎余曰然也則知吾黃之前有其人而得
以開乎其後者又莫如大夫矣於是兩生持族新譜及
族諸生曰某曰某也者各以名至加於幣而請序
焉余旣嘉黃氏之多才而又喜通家之父老子弟孝弟
一心油然而一體與余保族保和之意合也乃作而序曰

庶矣黃氏夫非吾邑之冠裳人物一大族耶今鏡其譜
所載始秀州五徙至于同富自月溪四修至於德興皆
補其所知不補其所不知詳其所自來而不強述其所
難考蓋班已有據無復論矣余請論其所遺者以爲黃
氏之小補可乎何謂小補譜載系徙江夏矣則天下無
雙江夏黃香此非黃之考著於漢者乎又載系徙徽州
矣則苟以割股愈繼母之疾廬墓樹連理之祥此非黃
之孝著于唐者乎又載系徙金華矣則庭堅之獨立物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五
表配德並稱此非黃之詩著于宋者乎又載系徙豐城
矣則得之論著是非刊落陳言又非黃之述著于宋者
乎至於紀稱黃極爲樂安人師事艸廬元統中南臺薦
其窮操禮義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
而極竟不起此又非黃之殊絕人物與同江同籍于元
者乎諸君子者孝行經術爛焉史冊流雖殊而源合枝
雖異而本鉤蓋大宗之不可遺而葉萬子孫所當仰止
高山者也同江之黃先今固多貴矣亦多壽矣且多富

多才矣自今以始復舉所爲訓誠十規續厥丕緒光此
永圖以祖武爲必可繼以孫謀爲必可豫不我賢愚不
我貴賤不我貧富不我是非鼓舞太和保合元氣庶幾
用補吾身則爲家本用補吾家則爲國本用補吾國則
爲天下本豈不由黃之所尚於五行爲土於五方爲中
於五德爲信其孕靈毓秀積慶鍾祥可易測識哉況乎
專直翁闢動靜惟時則又今日方興未艾之盛際也請
爲黃氏諸君子之改併著之爲序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六

古井羅氏重修族譜序

庚戌之陽月八十翁古池陳子復舉重明會于麻陽公祠維時 衿者俊獨雲鄉爲盛而古井尤多集焉會散震山器丈仍率其孫侄向余拜執弟子禮大用又偕其宗彥懷慨見義曰子文者將以幣帛爲宗譜請序焉且曰子固文大夫幸毋以目荷辭於是退而序之曰夫譜之說衆矣由漢初而唐而宋言譜者凡十二家始于略敬淳終於何承天譜學大都具此自後歐蘇兩公各有來復堂集

卷之九

七

所做以考其世至今程焉要之皆仁人孝子所爲用心者也按羅氏譜肇自祝融徙自湖西乃聚國族於古井其所從來若七府君至六秀才以至今譜班七可考顧譜系之闕則自永樂十二年後闕于多故亦或者不得其人不敢苟作耳及得人如星炫清富父子德義相承與京棠等二三篤孝又奄已以未成全譜爲恨今震山以耆儒出之庠序大用以博古撰之集三百年間闕者補之略者詳之疑者信之萃渙有道書法有章與宗人

來心若一相與翼成之此固諸君孝弟之心明發不寐而非劍江修身爲本之學講習有素則亦何能持衆美而效之譜哉不然由豫章而前豈無叔鳥羅入口中其人乎而古井不譜也豈無白鹿馴遊墓側其人乎而古井不譜也豈無雲奔壁上之騾其人乎而古井不譜也豈無風致詩中之虎其人乎而古井不譜也由豫章而後非文之以貞則文之以肅豈無若人乎而古井不之譜也非文之以毅則文之以恭豈無若人乎而古井不

卷之九

八

之譜也則何也譜其所遷而不譜其所附也譜其所居而不譜其所別也雖謂羅氏之信譜可也況譜稱進士若景良御史若德潤者其爲是族光顯亦不少哉嗟乎孔氏儒之宗也大學儒之譜也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則天下可爲一家不本修身而譜之則一毛利于天下是焉得爲止至善乎止至善者復吾初者也復吾初者復吾性者也至於復性而人貴族矣其有補於世教豈小乎哉余請以是爲羅氏子姓望之以竟震山大用保矣

古塘陳氏族譜序

夫譜之爲孝難言也今之人閱人之譜有因其前多名
文人而難之者余曰是不難以力致之可矣又有因其
多聞人而難之者余曰盛矣可以爲難矣然孰傳之後
人傳之也後之傳之從而譜之則於譜稱難者其在爲
之前矣乎抑在爲之後矣乎後庸宗微族者非難而後
名宗貴族者爲難蓋以其德難繼而過易彰也太舜神
禹以爲後前雖瞽瞍至今傳也後若丹朱一傲耳而孟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

軻氏遂謂不肖子何也以堯爲之前難乎其爲後也古
今稱前後並難者皆曰周文王然亦不能必之於幽厲
其惟孔子七思矣乎脫孔子子思爲之前而後亦幽厲
其行卽孔子子思父何傳焉又何稱難焉甚矣譜之爲
孝難言也嗟夫孝吾德也君子無絕德豈誠難哉亦爲
之而已矣爲舜則舜爲禹則禹爲子思則子思亦爲之
而已矣爲而力無難焉志者何謂後無人余邑古塘陳
氏世有譜則其後有人矣可以爲難矣後乎今者將若

之何亦曰吾某世某祖也孝某世某祖也弟吾後之吾祖而述之某世某祖未之孝未之弟吾雖祖之勿述而後之其庶乎可以爲邑之名宗貴族者後矣不然徒曰吾之譜前多顯人矣多聞人矣吾可以稱後于名宗貴族矣余則易之奚難乎若夫或又以名文之多誇張各族自謂世家者則何其不知本也何者譜以明本也徒侈文藝而已者未耳於譜何有雖然此非余之言也余先博上巴州府君嘗訓余譜族不難乎他難乎後得人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一

耳余思後余前文人而未之逮且以復陳丈兩泉之譜得賴以廣余宗聖公孝弟之傳焉乃兩泉持正于古范後峯艮山諸丈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爲之是不難噫後若此則陳氏之族其亦有補也哉

望仙張姓三修族譜序

天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以載治亂誌興衰譜以著源流序昭穆今世族之倫理不明恩義乖剝者緣譜牒不修世族不辨故也漢興司馬氏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由是族譜盛于唐重於宋後世之尊祖而聚族輯譜者一軌於歐蘇之式焉余達承先大夫未卒之心亦嘗積勞於斯越歷匝期而始告成甚矣譜牒之難也吾里張氏蓋吾樂右族也世遠族蕃聚不一方面文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二

物冠裳今昔輝映者傑濟七汪念於家之信史非一口契于解組歸來坐重明堂與四方同志共談止修忽已四十餘年適庠彥以任鳳瑞以徵特先代譜牒請余預徵序文爲新簡之弁余作而喜曰仁孝哉其亦猶余之在昔苦也按張姓自黃帝之五子揮觀弧星制弓矢爲弓正長得賜姓張主祀弧其後爲周卿士爲晉大夫輔漢而謚文成佐唐而謚文獻與夫成都之志節孝讓隍陽之忠烈祀皆勛勩鼎彝而名垂史冊者也迨曲江

九齡公之四世孫景仲爲洪州都督曾孫玄澤爲崇仁令遂有汝水桐岡之居五世孫邦傑復有小陂之居十傳有桂龍從龍元龍嘉龍濟仲聲子明庸者叔侄兄弟以科第聯榮而其先曰鐸曰貴德曰鑑曰曄其後曰貢曰元凱曰亦顏曰仁傑曰先聲曰從淵且輪次甲乙濟美縉紳至十四世有懋卿者覽慕名勝始肇遷於雲蓋之望仙曾孫慶旋以高第徵玉堂吉士拜監察御史弟樂亦領鄉薦幸青田成安復奉天朝使命而從弟純從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三

侄孫和及鐸咸拔巍科登顯仕世德之所基培文學相承簪纓接武於漢唐宋諸君子又有光矣蔚然家乘於茲而加修錄長幼以明分錄恩綸以昭寵錄耆舊以表德錄忠厚節義以敦化美而彰盛而傳觀宋永叔歐陽公樽齋曾公德元董公文山文公之族譜源流暨我明楊公士奇王公英吳公餘慶蕭公鑑吳公溥姜公洪蕭公儀張公純楊公貢董公裕等諸先輩之重修序文愈知一家之史爲信史矣繼今以往修而復慎尊祖敬宗

率其族裔而居焉以爲之居舉殯可以風天下以克昌厥後振奮騰起不預可卜哉余與張氏居同朱陳誼屬世誼嘉與其方新猶欲並勵其後裔故以九十之老爲之叙而不辭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四

金牛田黃氏族譜序

余老家青山談止修之學於重明者蓋九十春秋於茲矣言七揭修身爲本四字當下提醒夫亦以孔聖儒之宗大學則儒之譜也知修身爲本而譜之雖天下可一家而邈在源流者誠不容二本故矣往余承先大夫志積勞於宗譜者歲越期乃告成因曉然於修身立本不云自學已也卽家乘宜然本固重耳邑西行四十里爲鄉之金牛田黃蓋江左門高族也世遠族蕃不一方聚

家復堂集

卷之九

十五

其人心風俗文物冠裳倍于古昔稽之往牒宜增寔錄因集四方舉族譜而重新之譜成則諸生圖材等與旌之膺傑廷選等宗長善潤等謁余而以序請余雖久不治筆石乃以姻家世講誼不容辭因作而喜曰仁孝哉其良工苦心亦余之在昔勞也按黃自顓帝曾孫歷終後封於黃傳而江夏黃著矣金華巴西豫章黃又著矣循及唐則兵部員外郎諱光國者始于吉之雲蓋嶺永焉繼遷廬陵刺史改西川運使歸寓廬陵厥第四咸

以職居任地惟子少府級家于前村鶴藪而綿延于豫之西若吉淦劍江思江清江諸派不可累舉至八世孫福復由鶴藪覓故基爲世第而金牛田奕葉之盛實自此發其祥也迨宋紹興創有樂安雲蓋之黃遂隸樂爲金黨首出裔木家矣葉二十有四當國朝正統間族譜之修因世而編因人而纂者幾新幾故無論其昭穆秩如世系非如而甲第相望則載道德勲名與夫文章節義則載碑七篇章光于先後一時先正如宋之南豐

家復堂集

卷之九

十六

公元之草廬吳公與國初大學士金公諸緒紳莫不引言以昭其盛迄今又數十傳而聚族金牛田者夾岸沿河鱗集而居而員溪官莊橫畝河上並峙焉推之縣隅下村望仙柳灣吉水百富亦族遠而直隸廬江廣昌竹橋支分等處其里宅徙遷字諱謚號生沒婚葬梨然紀載概可攷證至若科甲蟬聯名位蜚著曰秉曰世昌曰焱曰爽曰簡文者節義忠貞出於天植如士女之德者家推選封甲于鄉閭者一時稱盛而承先啟後實明

脩焉是譜也宗祊光緒垂祚無疆此孝子慈孫所當乾
惕彌殷以揚厲前徽如安陸之一門忠孝建城之清節
高標陽夏之進爵侯封浦城之廉正公直莆田之文章
鼻祖慎陽之淵度波澄庶幾美而彰盛而傳而黃氏之
家乘昭茲來許將葉萬子姓知吾所由來而克修之則
身爲家本爲國本爲天下本是孔氏稱大宗而修身爲
本者庶乎宗子之家相其於斯譜永有大學規模矣
于予之言本不左券歟余漢嘉其仁孝之恩而爲之跋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七

款次第如此是爲序

三元田溪饒氏族譜序

思昔神聖之迭興也凡幾何世迄幾何人而千百禩之
後獨尊孔氏爲儒教之大宗者何居蓋歸宗於仁爾已
孔之言曰仁者人也親也爲大夫親獨指親已耶言親
而九族以外之親賤是矣親已止獨親其親已耶言親
已而九族以外之親在斯則以是矣此萬殊一本之親
卽殊途同歸之仁孔氏獨揭爲宗旨也慨自世風日漓
人心趨薄至有塗視其親而秦越之者豈直忍焉弗親
甚且有魚肉而爭噬之者亦天閻於仁矣緣譜牒未興
族類無辨故冒焉踰踰而拜汾陽較之舉示梁公而介
然弗認者固相殊謬然猶愈於易馬之牛變羸之呂也
自世族肇譜於唐世譜立程於宋而後之譜族類姓者
歐蘇其孰則焉昔神宗顯皇帝戊寅歲余奉先大夫故
命蓋嘗並任譜事於祠者越歷年所至積費積勞躬悉
譜之誠鄭重也今致政林下閑老三十八年乃三元饒
氏庸傑會溪樂軒華宇仰賓等一日持新譜而執贄請序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六

於余亡作而喜亡而嘆曰有是哉仁人孝子之用心與
余同一良工苦也爰按饒本帝堯之苗裔始都平陽故
傅平陽郡後避秦亂南遷豫章之鄱陽白干因附食爲
姓遂姓饒氏唐德宗時始祖任浙西安撫使諱元亮者
徙南城藍田六世祖任浙西太守諱夢祥者徙臨川述
陵十世祖晚徙吉州豐源十一世祖師魯由豐源徙樂
安雲鄉之三元饒坊二十三世祖元芳徙今本里田溪
卜宅爰居瀝澗集鍾靈毓秀蟄亡繩亡乃相與聚族
來復堂集 卷之九 十九

而謀以爲寢廟未建無以妥先靈也則百堵興而妣祖
森然昭穆諸載以之榮盛不脩無以供歲祀也則廩
廩而春秋肅爾蒸嘗譜載以之禮樂承先詩書啟後故
職教於臨江者有慶甫之英策名於譽序者有昇陽之
彥才名輩出代不乏人族氏爲饒而累世居積豐富實
副其饒以今觀記求封諸君其財賦雄甲里閭葢駸亡
乎厚俗榮達之基者嗣是踵前芳而振起焉試一磨礱
誠稱則百鍊奇鋒可淬而銳也畫意匡詞則西江詩派

可企而圖也家修廷獻則魯陰惠政可率而行也宗祔
光藉垂祚無疆此孝子慈孫所當乾惕彌殷以祈式靈
於斯譜者夫譜以明宗祧所以仁而考也以嚴世系所
以仁宗族也以續源流所以仁後嗣也三資者倫而仁
不遺親此謂即仁即人而親亡之仁信不逾此矣饒之
葉萬子姓果能跂足孔門宗旨而肩以寶仁親則孔
氏稱太宗而親亡爲仁者庶幾宗子之家相其於斯譜
亦永亡有仁聲矣是譜也議修而爲之倡者水木與思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二十

心懷本始協修而爲之主者坐消浮慕黜廣崇真至於
撰述之工則張弛縱橫邁揆藻摘葩之選校正之審則
訂訛刻謬屏魯魚亥豕之踪編次則秩序有倫聯珠貫
玉種亡具美蔚然家乘一大觀也語稱鄭國善詞藝成
於衆賢之手今茲饒氏宗譜其集衆善以成仁者乎余
深嘉其仁孝之思而爲之歎亡次第如此是爲序

自序文

余生之前夕伯母王夢余大宜人側室災也伯父占之曰火乃文明之象明日生孩意者非凡兒乎又八年始就外傳授書不甚強記輒善聲偶有采筆畫龍母句叔祖思震公輒奇之十三業舉于兄師石懷君課以明新之迺有道在則德有常明學亦常明道在則民有常新學亦有常新之語兄師火奇之曰吾叔師有子矣十七試于邑大夫明年輒首邑庠督學敬所王公屬邑大夫來復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曰此非池中物也可善養之十九試于鄉又六年甲子卽舉于鄉先是奉父命遊學南昌未明卽起漏盡乃止有時挑灯達旦不爲疲也同門師友至今有銑漢子稱焉乙丑下第省先大夫于寧海先大夫每訓之曰繼此必射策甲科爲郎若司理于民尤宜盡心焉戊辰復省于懷寧夏五月先大夫不幸捐館先是聞病報也輒買舟西行夜必焚香額天百拜請代舟主聞訃旬而哭盡哀欲死與兄扶櫬歸葬形毀骨立見者驚無人色服

闕入城偶遇平民罔執爲盜取能一官解之官固不釋爭而後解平民走五十里祝拜爲壽會宜人震育苦甚祝畢輒產先是一夕夢漢壽亭侯像坐堂上余過而拜之侯曰汝善人也明年當舉進士天既佑汝吾亦福汝若與人之祝願相從也每下第過懷寧則必焚香稽顙百拜而後辭去歸與宗人大修譜牒蓋亦因先大夫手澤猶存與弟代有終耳譜成宗人謝金若干却以助祭令無丁者皆得四時歡聚祠堂已卯攜子弟入清原山來復堂集

卷之九

三十二

與吉士月會文于鄉東廊先生講堂余亦發憤一山中昔驚訝之謂貪士攻苦不能及二三同春官者或一篇或半篇余每會五篇以成其事明年庚辰竟成進士如夢中漢壽之言一行作吏爲黃州司理偶得先大夫寧海訓辭三年報政果拜贈知子官詳在再命錄中及署篆興學築堤修誌等事則語在黃梅惠政錄與生祠記中丙戌遷貳嘉禾撫院題任漕事則以身障海濬計三千餘丈費計八萬有奇三年報成奉旨加陞四品服俸

民爲立主與先朝觀察楊公同祠海上春秋託焉詳具
海濱錄中已爲忌者所中壬辰致政先是冬余當代臨
道上聞飛語三五韻語童僕曰人雖有言未蒙主業尚
注辭君然後去就明耳及主計者欲降二級用司官亦
固留余固卻之留者曰計終無遷客耶余曰士爲知己
者用世無知已何以用爲誰在耶於是與舊重二丈
把酒相歡爲別時有杭州胡守全信寧令視文各以詩
書來問往亡有憐才語余復之曰三告至投慈母杆會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二十三

終不是殺人入林令聞而避之杭守大有服辭於是歸
來于青山瞻我自雲眼底雙瞻樓所由作也顧長兒
之力實成之樓成題其額之南曰瞻淵以望父也北曰
瞻龍以望母也顧其下之南曰借明軒爲日背也北曰
清香館爲愛蓮也將以老余其間兼之貽穀其後爲家
望焉則閉窗清坐兩亡忘機或焚香展書退而誼悟
益癸巳孟日夜夢所居懸一學字甚鉅云是老夫子書
十分端好余覺而念之以爲大聖人造我也小子奈何

弗敬况東越傳之安成安成傳之先大夫家固自有學
也於是日與四方同志者相與講習之興起爲重明大
會歲會邑人于先大夫家腐館穀五日不下二百餘人
常自微曰宣成不學我猶未免爲鄉人若之何弗敬月
率諸生以朔望鳴鼓辦香爲拜于時歌詩于時講學于
時較藝于時說書來者多所成就成以舉業則復設經
庭會課每亡題自爲文或聞有司試士亦然不以目疾
辭不以枕上廢十六年間得三百篇乃止惜乎無有以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二十四

德業問者雖欲成之無由也如是者八年雙目俱喪益
花甲歲也當早秋病此病時終日夜不寢苦不可禁於
是命人誦書于其側爲分痛計或灼艾亦然則痛苦卽
止越五個月病始安病中亦詩亦文皆授家人代書之
同志者以時至未嘗一日不相與講習或書陸續所著
若理學見解諸正見羅李先生於闕與石林祝年丈于
南都南阜鄒父于吉陽而承寧陳文汝欽朱文桂峯王
丈西泉丁文輩或會于唐丈城中或會于維豐陳丈之

城崗或會于戒所陳丈之羅陽則目猶未嘗時也十六
 年間所著有舉業大意理學見解暗室空談後作四書
 韻語千三百首破題不止千數詩逸其半閒居偶人以
 天時地利人事問者則得數起卦十中其九事小相字
 中亦如之所謂以耳代目作無字畫以口代手作履中
 草以卦以字賣世上早知者余小子何敢讓焉嗟已余
 生平無奇耳惟少蒙祖父之餘長際兄弟之幸一意讀
 書而早發五科射策而晚成行祖父之約于鄉人無繁
 末役堂集
 卷之九
 二十五
 訟復鄉賢之田于學士有餘資直民于盜而生者得以
 不死感神以人而危者得以就安邑除布米而一歲可
 省千金學濬墨池而三年得舉二士此二事猶與唐陳
 二丈共之者也若登科之後十年歷官四品兩地配祀
 千秋奈何功成忌至不降辱于兩司喜得菊伴松存寧
 歸來乎三徑憂吾學之不講無時檢閱羣書欲寡過而
 未能有志擔當吾道雖收拾乾坤一雙青眼常偷居歲
 月十二閑寓其爲人也蓋不達不塞不甘不苦不餘不

欠不明不暗之徒歟故晚近又號八不居士云

喪次錄序

鄉賓蒙庵張先生有親之喪善執喪禮余舅氏張復所
其鄰而好者也知先生為最淑嘗過曾子曰子知蒙庵
之善居喪乎前喪父年二十九後喪母年六十二而不
飲酒不食肉不內宿者六年如一日子知蒙庵之善居
喪乎况內艱之丁猶艱於外以其時則冠且病也冠可
刃病可死而親不可離宮室可火囊帛可空而喪不可
苟哀痛過心樂如圖如形削骨立衣無完裳食無鮮羞
求復堂集

卷之九

二十七

體無安居可矣而此念不可解子知蒙庵之善居喪乎
邑士夫咸難之文章詩賦以續古人南陔之響題曰喪
次錄子其序之無辭曾子曰有是哉孝矣蒙庵張氏之
族其昌矣夫孔子曰喪則致其哀吾先宗聖公亦曰人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禮有之疏食水飲不如醯
醢飲食之哀也寢苦枕塊不御內室居處之哀也斬衰
履且號泣無時唯而不對是為容體之哀聲音之哀言
語之哀也子以蒙庵之善居喪其於禮不忍廢類可知

矣有是哉孝矣蒙庵張氏之族其昌矣夫嗚呼吾有以
進蒙庵矣舜大孝焉重華武達孝焉敬勝孔子云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孝之至也蒙庵孝矣尚終其至焉則充塞乎
天地溥乎四海昭乎日月括乎鬼神施諸後世而準人
將曰某幸哉有子如此某幸哉復所聞吾言而足之用
壽以冠碑言

湖頭周氏重修族譜序

夫此學大明之世人宗一性性宗一天學未明宗予方愧之乎先賢子與氏也問者乃曰性有宗乎曰性宗本天又問姓亦有宗乎曰姓宗本身然則身孰爲本曰身本乎祖尊祖者尊生者也敬宗者敬身者也是故有身先之身則祖宗是已卽溯百世而上之其初一身也有身後之身則子孫是已卽溯百世而下之其傳亦一身也身一而已矣而有二性乎哉姓一而已矣而有二宗乎哉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三九

乎哉知一之說者可以語修身之學矣知身之本者可以識修譜之義矣予年未第則嘗從先大夫宦遊焉先大夫暇謂倫曰爾生也晚亦知爾祖之母所自出乎卽里中湖頭周也吾家稱女而士士而才者蓋指太祖母周孺人云爾祖嘗述其庭訓曰吾周出有吳中護將軍瑜也一傳爲都鄉侯去君廬陵數傳若會稽太守若大理寺評事而下乃生偕偕三子孟曰三十五卽仲曰三十九卽季曰四十一卽而三十九卽復徙永豐破石卽

今樂安破石是已爾子若孫有能亢爾曾氏者乎其無忘吾所先焉祖母之言如此顧不謂士也才乎哉及九傳曰景雲者由明經受蒙古學正慨宗法不明譜牒不修志欲壽譜於棗未成而卒因以命其嗣德勝甫受成惟謹先志竟成而族譜班班可考矣入明成化族以不振復罹罔祿未幾而洪水又波及之遂據爲魚路十四世祖茂倫等卜居湖頭望破石盈盈一水耳自是徙吉豐者有之徙慶州者有之又徙而之齊楚者有之十一

來復堂集

卷之九

三

奎聚十九洋分以致齒落日甚族愈不振又嘗道周氏祠矣過則必留留則必止而宿盛而饌其父老確然忻然其子弟彬彬肅然子固卜其中葉之必昌也惟是族彥華璞等同抱蒙古之志不愛德勝之勞以是年五月朔日聽時鳳增遺稟漢舊譜新成錄其所可攷而不妄附其所不可知乃因仲弟維完而屬序於予重以大祖母遺言在耳尚可以不文辭於是稔於衆曰君等亦知古人譜族之意乎其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

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則好端本立而以爲仁之本
在是蓋仁者人也言生道也天心仁愛吾人而始生吾
祖又仁愛吾祖而復生吾子若孫前後一人古今一身
則仁此人卽所以仁此身修此身卽所以修此譜修身
者知本修譜者明宗聖門以仁爲宗有子以孝弟爲本
本之所以宗之也周之譜族豈亦聞修身爲本之說而
興起者乎誠以修身爲本則天子庶人方且同一學耳
卽謂之同一宗亦可也何富貴貧賤之異視故後之視

家範堂集

卷之九

譜者常如今日無忘修譜之意則請無以譜視之而以
身視之將爲善思貽身之令名則譜之光也必果將爲
不善思貽身之羞辱則譜之玷也必不果子弟以頭目
衛父兄父兄以臂指令子弟兄弟無殘痺其手足長幼
無狠戾其肩背安樂則子爾相忘恐懼則無子棄爾夫
然後精氣流通一脈聯貫寧獨復見昔日中護之盛都
鄉之美大理會稽之榮自是均以爲富無足患貧矣和
以爲衆無足患寡矣安以爲福無足患傾矣將身所自

出之祖復有不尊者子身所共明之宗復有不敬者乎
尊之敬之皆所以身之也身之所以性之也性宗明而
周之舊姓益繁且大矣此亦大祖母未發意也願與諸
君共念之因次其語以冠於新譜之端焉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

神樂曾維倫序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

壽淵亮支封君六十序

初支君簡亭舉南郡第六人聲震白下余讀其文未嘗
不想其爲人暨甲戌射策甲科以高第授祠部主事余
蓋與之簪珥相摩而履舄相錯也余習其爲人則又未
嘗不想見其父母居無何聖天子念支君賢勞惟恩所
求復堂集

卷之一

自出令封君得如其子官而就養長安今年春秋六十
高矣某月某日其生辰也壽公者冠屨闕門余從諸縉
紳之後得人見公公益詢恂長者也乃知士君子之躋
名當時而策勲社稷非獨其已能也蓋必父母之助云
封君生而岐嶷少孤然負大志攻苦嗜學弱冠試補縣
官弟子員任司校文論材率冠其邑諸生於是吳中人
士咸出封君下卽封君亦自謂吳中人士弗已若也乃
歲試有司弗第於是廢書而嘆曰余自結髮受書凡七

大比而余未嘗不在中諸人士才能不及中人往往取

世資如振落而余不爲後人然卒不攝尺寸之柄以會

其遇者何也豈吾相不當貴耶且固命也已矣吾將以

俟後之學有命者於是授弟子室里中四方之士執經

受業者雲集多所成就及支君稍長則又以周易屬支

君肄業支君婉婉日抱經受膝下年雖壯然不出家塾

中卽已知名吳中諸生間然封君程督如初不假貸其

天性蓋如此居常寡言笑不爲苟同然人有問難則又

來復堂集

卷之十

設誠開誨無所隱卽貴有封乃其性儉朴無異布衣時
一切芳華靡蔓之習不入于公府者于耳目往往與單
中父老約凡歲時存問講讀爲期日則往往至於約入
公府則又輟鍵門謝之以故蓋公之行多附焉嗟夫
若封君者豈非古之所謂馬行君子哉余嘗讀漢史觀
公孫弘達達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徵蹕跨而取丞
相史恭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非遇時焉能至此位乎
蓋封君凡大比無不在高等竟不偶才豈盡拙時有

然也藉令遇時公孫卿相之業豈足道哉語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矣然形神不完向使封君乘風雲之會躋足巖廊之間則聰明竭於觀聽形神疲於馳驅雖欲優游期頤而享天年得乎用而不盡爲而不有其子簡亭又有以發其未竟之志而用其所未足古之所謂修道養壽者公遠之矣蓋付其子而益顯哉未可與山林枯槁無用於世者而共笑之也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三

壽省菴董公六十序

省菴董公蓋余甲子同年擴菴姻家之伯氏云公以今年齒六十余兄洪宇謂余宜有言壽公余何言將援南山之頌耶南山崇虛將侈東海之咏耶東海飾詭將歌瑤池之桃耶瑤池述怪將賦漆園之椿耶漆園肆誕余何言余請繹省菴之義以代無疆之觥可乎夫省者省也有節省之義焉故其文從少而又從目者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以視爲先目省於視則五色不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四

能盲吾之目而明全明至者壽耳省於聽則五聲不能聾吾之耳而聰全聰至者壽口省於味則五味不能爽吾之口而味全味至者壽手省於持足省於行鼻省於香臭而精神省於施則趣舍之事不能滑吾之心而形神俱全形神俱全者壽無害故曰生之途十有三莫若壽又曰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知止知足可以長久孰謂省之菴非壽之域也嘗試論之省之於身其壽乃眞省之於家其壽乃餘省之於鄉其壽乃長省之於國其壽

乃豈省之於天下其壽乃普故曰損以達害又曰損之又損以至於恬淡無爲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德全而神不虧孰謂省之巷非壽之域也兄曰今之人則不然所苦者身不得居安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奇聲一不得則什伯其變詐千萬其伎害倍蓰其陰詭以窮極其嗜欲不得則大憂以懼余曰嗟乎其爲生何愚也夫變詐者伐生之斧也伎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歸之崇也嗜欲者燃命之火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五

池以此易彼其爲生也亦愚矣將焉壽之省巷者惟風軒水榭月館雲亭花開酒進興到吟隨鄉人會之約則赴約干之入官府則曰官家自有法吾弟方持此以輔朝政何以下累上舉吾前所望世人苦生之務一切省之則顏赤者更駝然童也髮落者更蒼然黃也形變髮展翩翩等黃鶴遊碧山露宿清溪然乎書屋不辱乎龜川兄曰信乎省之巷壽之域也矧六十壽之始哉矧六十壽之始哉其書之壽省巷以爲節欲養壽者助

瞻西記壽吳博士八十

瞻西丈人東吳大老翠崖翁四才子也余聞之先大夫吾祖簡菴公與翠翁先後長約鄉人功之有司義之而翠翁與西伯又生同其年自是休戚關情兩家若一至今平仲之交蓋七世矣當肅皇帝時丈人生有粹質警敏異常兒長從兄蘭石愛泉日就外傳愈稱挺出以故翠翁奇丈人先大夫奇余小子兩人者皆以明經遊泮爲童子門生嗣是同師先兄石埭君於鰲會後每季後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六

聯親性及思益文會總正其文於先兄先兄不首丈人則首余兩人亦發駁上自許故戊午甲子皆同試於鄉不謂甲子余偶中機緣如父人筆丈人亦詔祿於庠而積歲績學則更然以實貢起家矣惜乎翠翁未之及也與余晚博一第先大夫亦未及而去同越今上庚寅丈人由廷試過壽禾宦邸猶然把酒相歡有如當世先大夫劇飲如戊午壽筵善譚如柘枝詩話又二年丈人得典樂芝城會直指趙公拔其尤諸生咸慶得師云比余

以疾辭來後丈人亦以子幼棄職而人稱得如初即同
會顯者若養貞諸丈亦如初嗟已文均而前與會均而
後廢天寧喪人人自喪天耳庶復思曰嗟彼姑令瞻望
父兮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詩且不備而獨乃爾況西山
之麓形勝既如也而吾親室其下小子何人可無九我
之報三人之報於我考妣乎此瞻西之覽所由改也丈
人以今歲人日壽高八十里中文約諸少謀所以壽丈
人者乃進而前曰子大夫於吳丈人二何情也非大夫

來後堂集

卷之十

七

誰文余於是慨然揚管請爲之記余惟有唐三百年前
常之重皆自白雲一念中來考哉文憲不可作矣今觀
丈人得無亦有雲樹之思重回首乎又聞刻木象親風
雨晦冥未嘗不在側孝哉丁蘭不可作矣今觀丈人得
無亦有風木之悲常在念乎若余小子亦嘗爲先大夫
作瞻洞樓爲大宜人作瞻龍樓各名之曰雙瞻樓歲時
思之輒無語登樓焚香稽首亦既廿有三年矣今觀丈
人豈亦同時感發憶昔幼時以無廢此夢裝之詩乎子

路盡思丈人庶幾有矣諸生起曰微大夫不能表丈人
之孝微丈人不能承大夫之章同約於是持此以壽於
丈人乃若丈人之儔秀才也學田與清墨池與浚鄉約
與明課子以義至於言詞辨捷動止舒遲才以事優情
因物勝臨年與耄侄對奕暇日督老圃灌園諸不具論
或曰一時天壽斯文七十者六人八十者二亦足徵里
中仁氣之聚推盛際矣余曰然遂并挽之爲長庚祝語

賀駢石董親家六十序

先是里中談學之風莫盛於夢山董先生族只今園通
有會若月塘龍泉駢石十水諸君猶傳此意可想也駢
石字英俊蓋浦江司徒維石先生仲弟也君髫年習科
舉秀美如玉下帷發憤雅志司徒之志蒼翁亦大器之
謂可與維石奎陞焉號有取耳奈何伯氏宦遊矣仲氏
少景又終歲商遊君不得不總領家政惟一早志竟以
弗成而未嘗弗竟也何者余聞其侍吳孺人疾矣孺人
不復堂集

卷之十

九

當毅軒公後臥床褥者九年一切食息起居肘摩痛癢
君獨躬之不愛餘力事寡嫂惟謹爲家其女以安撫之
司徒二子並教書之令與其子弗納於邪族之感而
疎而聲者聞出有餘同貸之族鄰有紛得君一言而飲
其和理解者半訟解者半諸且勿論已其志之大者如
江歲延溪羅先生揭譏仁宗旨自肘江至見羅李先生
揭修身爲本自劍江至而夢山翁申東越良知之旨發
安成慎獨之宗或歲會於大成書院或月會於圓通閣

賀駢石董親家六十序

卷之十

十

君未嘗不維持會事分臆譁焉晚託於許以見志
東閩失之復桑榆收之謂之成也非耶以弟伯兄奚難
焉余於伯兄則爲女夫其子於君則爲子夫其女爾
若一慈母也連姻云而兄是月爲牖者若花甲之駢
親以三子以百贈言稱壽非情乎於是賀以平日師之
語於君君謂師之言曰賀讀孔氏學諸矣不曰六十而
耳順乎夫六十而後耳順何也竊意此等學問原自
心中來蓋老夫子達五里夫里下學上達之年乃不
不克之目所謂知我惟天惟天一切皆天敢不奉
若之乎所謂得之曰命不得曰命萬般是命敢不正受
之乎數曰耳順亦即宛靜安慮能得止之之妙境也即
意必固我俱無虛之之實際也而知命定先之知命更
此學之精耳順見此學之一序耳固然外典曰此心若
人太虛煩惱何處安脚此一此意耳語以是壽與君共之
其母以晉一日長乎聯石欣然起曰聞大夫家學不啻
介我南山矣得花前常分春酒然後足明萬分一報焉

壽龍泉董親家七十序

龍泉董君距雪峯公四世矣伯仲之間最稱白眉焉
諸生時常僭余以文會者八人其爲文不與世俗爭
不以字句爭巧文似不足而情有餘大類君之爲人比
余宦旣成也則向余言曰仕之路猶戲之場耳今宵休
心休子若翻恨其晚無乃戲處之與子達哉少選則君
拜三衢幕府矣無論在官能官論其督解一節寧損俸
以益官之儲毋益費以損民之力司計者康之而恩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十一

心者尼之竟以藩擢行君亦竟自止不可謂不達也於
是歸羅賓進者再暇與宗之同志歲修大成書院故事
月聚于園通高閣講所聞于安賊吉陽之學又聞余重
明會舉約行里中則曰此吾家舊物也加羽翼焉問與
商學羅陽之上多所獨詣臭味甚同令四方親者豫色
聞者起心故厥伯翁厥父亦翁百年未卒之志皆得
君竟其成焉三兒執筆侍曰君之學雖小試于三衢猶
大補于一族如桂林義倉之設先均所親而後波於族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十二

之資而賢者至今稱董氏之仁達希范公之義蓋君
以多焉語在今司寇君記中匪虛也寧獨修祠增諸
成橋皆金相其事已哉往歲余年六十嘗拜釣族詩
情畫意之辱是月旣望爲君懸弧之辰蓋稱七十翁矣
而君之仲子又繼余季女爲姻兩家若一余卽非仁者
可無一言以介壽乎語曰七十老而傳夫七十言老家
政言傳則聞之矣乃堯老而以天下與舜七老而以天
下與禹皆未嘗以天下爲家而傳之也然天下而傳子
者自禹始然唐虞爲盛而德亦不爲衰何也余以爲道
有中常原無奇耳奇者可千古爲一朝一家爲天下中
常則一朝可爲千古天下爲一家故盛者不必傳七者
不必衰也雖然不又曰堯以是傳之舜七以是傳之禹
復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次傳之孟軻則何以說焉
曰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耳意傳則心傳心傳則學傳
學傳則道傳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又曰帝王相授守
一道而老夫子從心不踰亦得此矩耳豈必槩以

而後爲傳耶若正誼明道君家固自有傳也君又聞學而訓其子弟以之則傳其家併傳其學可以自老日遊無事之天矣坡翁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再加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遂命三兒書之以代春酒以介無窮之壽焉

西山記壽九十翁陳汝魁

蓋自宇宙以來惟西北皆山而海則東南注耳北山西南有莫安天下之象未可具論也其著于西者則崑崙其祖而鄩有泉東流從中國入海神人居之次則首陽在晉孤竹食之次則華陰在秦白雲隱之次則天壽在燕我國家列聖之神藏焉次則雪山在蜀伯陽濂之次則捲雨在吳梅福仙之此蓋統論天下之而非煙光處而著山紫則落霞飛而孤鶩齊其奇秀豈放乎天下故來復堂集

卷之十

十四

嘉邇之士往亡身與之俱而神與之遊各有攸當也若陳丈人之西山不知亦以是爲忘乎抑別有所祈合也蓋生日外祖陳翁鄉之隱君子天上老人星也方壯而巳修以富而能儉未老而先靜既老而愈書其事先祖也思其養壽母也敬其追思先嚴也如其祖其善事伯兄也如其父其保家族也以思以愛其睦鄰也以和以平其息爭訟也以忍以讓其振貧乏也以貸以施有司者賓之以鄉飲則辭官之帶弁則辭召之以黨正則

義之以修橋助賑則不辭也士大夫靡不同舌賢之
曰吾鄉之安靜人也至於池瀾有序追嘯有軒而所居
之西縱橫將五十里則大夫里之萬山在焉其平居也
幽閒有人所無會計無人所有常對此云山如仁者靜
吾當法之靜以修身可也由斯以談豈與山氣日夕爲
嘉真意欲辨而忘言者庶幾萬分一得乎他日生且遇
翁見其承早露看花矣問之翁曰爲愛好西山巖花紅
作陣少遲則露以賜睇花無色澤矣尚爲老人問耶又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十五

見其傍晚風觀柳矣問之翁曰爲愛西山好溪柳緣成
行少遲則柳陰篩月蛾黃弄影矣尚得晨七乎耶人曰
應舍千秋之雪杖倚萬斛之涼此景何似翁曰吾聞山
色空濛雨亦青吾方簾捲西山面耳予以平生愛濕人
衣乎人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景何似翁曰吾
聞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以爲牛山無夕陽乎於
是起望瑤池見王母冉冉而下東望亭軒命童子持琉
璃鍾酌琥珀濃向西陽雞翁窠子其添東海之壽謂北

山不必移文同賀南山之壽翁與生等行歌互答再咏
再觴賓衛武九十之筵拜大夫八千之祝於是翁之嗣
孫司墨生亦捧硯大夫乃命二郎書之頌此上前爲壽

壽黃瑞華六十序

東郡昭武之宜岩邑也亦饒邑也科名舄奕後先武望
蓋又一文章邑哉以故誕其壤者達七人物娟都靜雅
韻味風流穎然右于六邑予自暗中摸索仕隱且一致
矣乃鳳山之下江夏世家之焉若瑞華君者尤黃氏之
烈丈夫也君生稟穎異讀孔孟輒喜締毫石盟工於文
詞亦抱璞而出竟別人莫不爲君驚飛和泣焉君且怡
然曰語有之宋屈文章燮下薪韓彭事業庖中脯矧文
來復堂集 卷之十 十七
夫自有風期何須鉛槧逢世嗣是悠悠天放明月一襟
清風兩袖瀟然物外不知世有風濤人爭炎浴惟是端
恪物身居家以孝友政在族以恭恕和接物以公平服
居雖市井行式先民絕無輕雲變態亦復敬交才賢無
岐達近傾蓋輒懽如平生而士林推重非一日矣膝下
有四鳳幼穎絕倫君督之就傳雖不復舉識者已卜其
有凌雲氣君雖未儒君之子儒卽君儒也今且喬寓于
邑之崇鄉與鄉之婚姻契誼石交勿替閒來有風軒水

榭月館雲亭花開酒進興至吟隨趙酒自適意况雖家
之困積益饒君以循龍處之又未嘗不吹枯起酒也太
史公謂人富而仁義附君殆有焉作人如君可以壽身
可以壽世子姪孫某因季兒某司鐸于君所居里君遇
若國士因請於子曰宜有黃君當時柱礎未微大夫一
言以爲君著喜茲春秋高登六十矣某拜君厚願大夫
有以壽君焉予惟自古論壽者歸之三王之世謂其太
和淳熙有以致之而然也故於鄉飲酒禮六十者坐前
末復堂集 卷之十 十八
三豆于鄉則杖天子賜帛焉是何其嘉予若茲哉茲六
十者壽之階也君登若邁大夫入化之年自是以引以
期壽考維祺階於此矣更由此而進之舉一切苦生之
務直塵虛謝之永將七十如充國虎捷金城八十之呂
尚絲竿牧哩九十五若文彥博再晉平章君雖霧隱其
力量精神各有所就卽不必言而赴而未始不古今
人及也某拜而受曰大夫之功宏矣爲六十
序而進人以善君固與大夫言並壽千春矣某將命

兕觥而祝曰琉璃鍾琥珀濃綺筵共醉春融七百戶分
則再觴而祝曰南極煌煌南山蒼蒼永錫難老俾壽而
臧眉且黃則三觴而祝曰德成業輝箕裘奕世大椿同
君老君與錢經齊金鰲進祝見子訥子命之曰子知所
以祝君無疆矣其書之以上前爲壽

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

壽陳朴軒七十序

陳君承吾於余同里又相善也及余釋褐長安又辱同
巷袂蓋旦暮接也端午之夕余方據几兀坐仰觀新月
當天纖雲不翳慨然有感于吾親者久之已而仰屋嘆
曰嗟夫古人重一日之養而輕三公之貴誠有味乎其
言之也乃余匏繫萬里日馳騎逐風塵中缺朝夕之養
以爲父母憂奈何頃之陳君乃叩余門而請曰某家大
人今年春秋七十矣某月某日其生辰也乃余方寄一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二十

職於某不得眷鞠鞠脆旦夕進甘毳以爲家大人懼將
一价行李往迎升斗之養願乞一言爲壽言已余心益
復悽然者久之乃余愧陳君多矣陳君又謂余曰家大
人少孤先大父又老家事悉聽家大人雖藐然孤然能
儉朴攻苦治生與僮僕同苦樂督耕桑以支什一公事
不畢不敢飲酒食肉以此爲間里率先是大父私創田
若干畝及卒大父將所遺田與某叔父三分之與家
大人者二與叔父者一太父父數脫家大人家大人實

無難色及大父亡卒家大人將前所分田與叔父平分之曰田雖我有然骨肉至重吾父可愛區區而昂低多寡其間乎又大父父遺屋基者凡二嘉靖壬寅火時基未分也叔伯即擇善地屋之而以其不善者與家大人亦唯亡未嘗挾前恩出一語競也里人嘗有持子錢償負者醉忘其所償金家大人收而還之不少芥蒂及某少長爲之起塾於家日課章句寒暑不輟迄丁卯某幸闕名賢書與計偕然家大人益恭謹未嘗以報故自

文後堂集

卷之一

十一

陳翁然如陳翁之高齡優游期頤夫婦偕焉又得某子而益顯者蓋少哉蓋少哉願天益陳翁之年永爲鄉閭之式

不獲堂集

卷之十

十二

壽吳封君白竹先生七十序

日不理與紫臺揭旗鼓青原山中歎然爾汝相得也則
雅知白竹先生云蓋先生其視肝肝其言兩兩卒遇之
木偃人其少進也渾乎若璞冲乎若大藥與之俱仙仙
乎若乘白雲而遊帝鄉森也乎若發武庫具六師而張
九伐也不理業已嚴重先生亡何不理成進士理貢而
先生春秋七十今端月初五日覽揆之辰其誕子應山
授千里糧使者抵不理所屬不理修辭為先生壽不理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二十三

謂先生雄視當世其必鄉衡為後左史倚相為徒庶幾
一當先生何有不理第竊憶吳天下若姓而舊號鴻矩
者可按觀也今無論先生矯也自意氣功矩古人而個
儼清操人比之中林蘭蕙則見謂先生似隱之似似天
虛淵定不言而能飲人以和則見謂先生似苞先生日
共兩兄氏狎王山林之盟乎為章臨池超灑自得則見
謂似邁達至予定財葺廣舍視吳奎置義莊捐金錢貳
百萬不啻似之夫鄉曲長老張皇立門戶居常恥論澁

發不黃虞姬孔禁勿談一何偉也概其行事曾不異

之人此與先生不言而躬行既富而人不使布衣而有
官位之尊不使牙刺謬耶吾耳之干將之利也發于劍
遂能剖玉斷犀寧盡利而戕且缺孰與善而發之驛驛
騰驤汗血而日可千里與其力盡而至於敗則寧說焉
休矣何者寶于將而不盡其利寶驛驛而不盡其力全
之道也先生多材天胙顧冥也默也毋堅白鳴而至今
疆飲食心思耳目不異成年倘所謂得全也昌是耶非
耶不朽在贊行義問在里閭而緒餘在子姓由今以往
其將酌彭蠡為上尊菹匡廬之加豆且也乞鈞天帝所
幸得擁列仙而觴先生斯始快

吉祥善事矣獨似

隱之似似邁達似苞與奎予哉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二十四

壽鄉丈人黃封君六十序

今上龍集乙酉歲額開春爲余里黃先生六十初度之辰里薦紳大夫暨家弟輩先期飭羔雁謀所以稱觴而介使屬予修詞焉余往籍博士辱先生忘年爲歡最久固願有言者也卽仕楚也役於吏事忽忽擲管不暇亦烏容已哉嘗聞之六十曰耆也耆也稽久之稱也六十以上皆曰中壽也者厚也天以壽厚乎人也天胡爲而厚乎人也以德也亦以養也無得於德而養之特將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二十五

冀千天之算天所弗與若先生者以壽世其家稔有鄉譽其考其叔俱賓于學宮麗眉華裾先後相映而先生席其餘庥敦厚純懿益懋高標自其髫齡業公車已有俊聲馳諸公間長風六翮目無萬里久之竟奇蹇弗偶遂棄去不以介意布袍玄袷偃仰自適詠紫芝則儼然園公悅白雲則追躅弘景世皆觀願我獨儉德矣然兩嗣君翩七鵠起卓有文藻煥爛括羽努力思奮群彥式目如麟羽之於虬鸞焉詎曰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先生

不食之報未盡之用殆於是乎償之而先生益足以自娛又其素殷潤如太史公所稱本富先生守且擴之大都履勤蹈儉盡力於實穡而林居所需自有餘饒其所以自娛者益有助焉至若匿華用晦尚玄集虛行不燒影言必以躬卽古德禮君子恐未能易儔儔也今當始杖之年神明內腴榮色外敷而視凝也而步絕塵壑堅德仰望之若神仙中人則自是多歷有引勿替逾七望八以至上壽豈非或然而必然者乎此余所謂天之厚

來復堂集

卷之十

二十六

乎人也以德也亦以其養也有明徵矣雖然不有儔福之能乎不有百順之謂乎蓋天地清淑博大克滴之氣不盡然而洩之於人爲壽不徒壽之又必昌熾之以胤嗣且壽之以生理薦臻而駢集皆所以庇益之也所謂壽金也昌也故華封人之祝堯曰壽足矣而必益以多子洪範稱五福曰壽足矣而必先之以富詩亦有之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有以也余旣不能觴先生而因以勛望雲之思是用修詞代家弟祝云

水復堂遺集卷之十一

神樂會維倫惇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

賀南石張先生六十序

今夫靡麗紛華崇高富貴莫如朝市而純心龐德直質
近厚所謂三代直道而行者莫如山澤之夫至於黃髮
兒齒耆艾之老亦往七多出其間蓋其沿渾朴習簡淡
不見異物心無所遷神明所宅皆清虛之氣而其所以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急朝夕者孝弟力田而已以故神無所勞精無所捨得
以韋布享其天年史稱漢文帝時民間多八九十歲老
人嬉戲如嬰兒以其時平也然漢至文帝僅三年流潤
未久今際休代重明疊聖豫大豐亨普天在宥無大兵
革已二百餘歲三代以還不可多見則人之居山澤稱
壽者又豈尋常而已故曰化國之日舒以長若吾鄉錢
里張南石君非其人歟君家蒙庵公雅以行誼豪里中
于時會樂崖詹訥齋二先生俱以文名當世君席世訓

而從遊二先生之門得其微旨其於青紫可唾手拾乃
竟齟齬於鴻達無所當於心輒發憤歎曰人生涉世使
鄉里稱善人如馬少游足矣豈必榮名哉遂棄去所業
修什一之畫而定以爲考槃之資君真慨多大略城府
洞達與物無忤不早亡計贏糴而計畫一無所失其英
毅之姿恢曠之才不爲世用者末稍於此露其鋒穎爲
世所稱晚而盡杜其德杭其所以好者非守黑之旨則
尚玄之訓其所以爲言者非樂志之論則招隱之思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二

所以與游者非帶索之倫則荷蕢之輩還太素之朴葆
性命之和居然高士之風三老之逸軌矣屬里有正經
界之役嘗事者以屬君上避弗爲被以章服又避弗受
當事者從博士諸生議賓之學宮此古以嚴事鄉先生
者至榮幸矣君又避弗敢爲有司煩而其浮沉里社中
猶故也今當始杖之年矍鑠頰髮面有澤容不異姑射
竊嘗屈指計其筭殆有引勿替如所稱於漢文帝時老
人而上之長生人視爲列仙之流耶往歲占星者謂長

庚見南紀主其人多壽大都嘗之者衆然考其積福而徵之符采君殆天之所厚有不次當之者耶今九月廿六日爲君懸弧之辰里中耨紳父老謀所以稱觴而余外父慎齋公先期介使遙問序於余慎齋於君稱金石交而余亦與君故也因以雅所屈指於君者爲修酌者將焉方語僕文帝時事敢再以其說進史稱漢文帝首詔曰民年八十以上賜布帛米肉有差傳哉王言何其厚歟故民之壽亦在上意所嚮爲樂耳漢不足深齒今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行素篇壽會觀廷

余讀中庸至君子素位而行嘗著爲理學見解云夫道若布帛然素其本質也而尚綱者希則白焉而受之采矣夫道若菽粟然素其正味也而知味者鮮則甘焉而受之和矣其惟君子之率性者乃能行之而不變乎非不能變性則無所受變也是故素可以行富貴素可以行貧賤素可以行夷狄患難何以可哉性則無染故也無染故無入無入故無得無得之得是謂自得琴無絃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四

主上將三老五更於大學親祖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一如周典以風天下異時博士諸生得無以君名應之乎若然則君避弗爲弗受弗敢爲有司煩胡可得也而余卽不文又安已於執筆從太史氏後爲君祝乎其備之其需之

絲無色知白守白乃今觀余社友開之甫其亦庶幾開此學矣開之大父東渠先生與余先大夫伯仲同文爲會皆一時之彥也由渠翁而上之爲玉相翁偕余先祖簡菴翁長約地方至今遺頌由渠翁而下之爲雙澗翁則又友余兄洪宇輩愈久厚善共行古方書著於隣邑隣邑人病者不必望聞一問可知方應如響開之年十七輟遊上庠渠翁猶身見之日吾書香流三代入矣開之博學自少明經每歲仍引余兄弟及鄰人士季會於

觀性如故事先兄石埭君寔命題總課之三年余倅舉
鄉試闕之亦試高等雖未同日舉乎而駿上進取有翺
翺薄雲之氣焉以故小試于邑侯謝則弁其文爲諸生
楷中有上嘉下樂之語表古賢士之高以風一時謝亦
國士遇之每向人曰此非池中物也自是先兄以一令
行矣余亦從一第出矣雖會不乏人而人多廢會獨闕
之灯分藜杖日有葦上無論枉尋直尺未嘗見喜慍之
色卽余之歸來乎山也猶以文爲飽不下數十題至於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五

今年已七十矣後以二首見寄既不自有其明而且忘
余之暗其志在千里也如此嗟乎不足則學有餘則師
知開之者技至此乎豈知余歸且二十年所矣而開之
與余共行先輩之約重明修身之學亦二十年來如一
日也寧獨地方風俗終必賴之卽余亦扶老力疾不敢
不勉強就學相與終餘年矣君其翼我乎哉夫由少而
壯由艾而傳也開之處此有一無二謂思不出位之君
子非耶余故嘉開之能行其素也以此若夫閑有家保

有族儒有後人則有貴君者在余不具論焉

南洲樹美篇壽張崇頌七士

華蓋西行十五里爲錢溪錢溪之南則水流石立沙暖
洲迴爲張君崇頌讀書處君從幼學書目不再退未弱
冠輒遊上庠其剛明果斷性嚴而質粹貌肅而色溫與
天尊祖睦族嗣弟課兒助祭修祠周窮恤乏而大者敬
養能別於今喪葬不違于古居廬也以六年墨粥也如
一日邑士大夫自先兄石埭君及守令陳君曾君博士
王君諸生魯髦君家孝廉輩或爲詩歌或爲傳記炳七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七

則七無非發揚其種七色七之奇視余六十壽文十九
相準俱勿再論第論其孝友一節終身力行則寧獨里
頌古人鄉稱善士揚于學憲光于清河也哉余以爲樹
茲美事有人所無卽卜商所謂學人其庶幾矣何者聖
門之學只在人倫日用間朴實做功夫是故體信親仁
則欲行之有餘子臣弟友則欲勉其不足皆正學也子
夏篤信聖人故於賢之真事親之力與夫忠君信友
者而必謂之學蓋非體七君子之旨欤此謂知本此謂

知止此謂知學嗟七學獨聖門卽唐虞序典三代明倫
意亦如此誰謂張君之力行孝友非張君之學乎學斯
二者孔子以爲家之政有子以爲人之本經以爲至德
要道孟子以爲仁義之實堯舜之道不過如此後世樹
此于周則爲顯相樹此於漢則爲高士乃張君樹此于
明將不得爲吉人乎愧余學不在先年不在後尚賴君
以躬行持余不倦茲復修往歲故事大舉重明雅會聚
友四方商論千古君家小宗祠又將以盛此美于葉萬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八

而傳之也况建此日聚冠蓋于一堂又偕余一家舉
酒而外壽自是交儼賓筵雖百歲不踰孔矩則吾道其
南矣乎吾道其南矣乎遂書此于洲南精舍與張君止
施之

陳古池七十嗜學志年序

往歲余年六十承寧陳丈嘗爲文以題題曰明學壽世嗟乎學固難明哉非學之難明而明學之宗難也孔門之學以仁爲宗顏子得之僅七三十有二焉觀所謂壽耶陳丈聞之曰壽者受也孔以仁受諸天顏子以仁受諸孔語曰顏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夫教以萬世則學以萬世學以萬世則壽以萬世豈必祝以三期以自然後爲壽哉嗟乎余小子何敢當焉可與共此者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元

惟陳丈乎余嘗寓丈書於閩曰劍江李先生約言大學是矣以今讀之約耶博耶余小子未之博也安敢言約然亦間拾李先生約言之緒爲之懸測聖經就以請正丈其爲校訂焉夫大學一書固孔曾相授守一學宗而聖經一章又千古帝王與羣臣同一學術者也首以明新止三字提綱而二節則止之妙境也三節則止之方法也一知先焉近矣繼以格致誠正入者點目而前兩節則証其本於古也末兩節則決其本于身也一知本

焉至矣總之止與本又不可分之而爲兩本在即止在本固本諸身也止在即本在止亦止諸身也無二學也無二所以大也鄙言若此博耶約耶計丈聞之必將曰子雖有味乎吾斯之未能信不知此之未信乃丈之憤机也一憤而微便是忘食忘憂之境便是不知老至之期矧丈曰期冠卽知學之一字乃吾人一生無上勝事始以卽事安成鄒先生則聞慎獨之說今事劍江李先生又聞修身爲本之說兩先生外未嘗因失其親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

宗儒壽學篇壽陳古池八十

夫學心性之學也堯舜其心至今在則其學亦至今在
乃曰宗儒壽學七豈因人而後壽耶曾生曰文未喪天
在茲故耳道未墜地在人故耳故曰人能弘道即士弘
任仁之說也又曰待其人而後行即軻後無傳之說也
非其人而壽其學從古及今無之學以儒壽豈欺也哉
況君子之儒宗儒也宗儒之學正學也正則傳七則壽
若余友古池陳君庶幾足以當此乎往邑侯衡麓張公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二

嘗折節下之洎學博祝公信其學而揭之堂曰理學儒
宗蓋其誠矣何者君之鄉行余不具論君從弱冠爲人
師便欲明學淑世便與先大夫巴州博士及邑之選齋
鄒公教齋詹公伯仲諸縉紳師事安成鄒文莊公早聞
良知之說而以慎獨爲功先大夫每示余小子曰陳子
吾畏友也何魚七雅七以青衿嗜學若此終非池中物
矣及丁年聞近溪羅先生續起肝江講明誠仁之說而
以孝弟爲要陳君復倡余與詹董諸文從覺野蓉山二

公之後亦皆執弟子禮七之學更洒落陳君慎獨之功
歷困辱未嘗少懈故羅先生有銳志敏修直有聖道之
稱焉至於晚年復聞李中丞見羅先生獨揭性學之宗
矯偏致知之說而以止善爲宗修身爲本自大江以西
迄六詔八閩學者皆尊信之而陳君走閩海寧之十年
一意鄉往若文莊之於文成更無二說其篤信師道如
此故所著有豫章大會語錄尊聞錄諸書皆足以發明
劍江之旨與匡獄徐公天中答問種七並行故李先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二

云永寧品調心思俱登大乘端方凝肅任道名流學已
勘到五分志可期于千里非譽也卽遠歲重明大會如
古塘衙後望仙羅陽錢國古井四方雲起應之余小子
僧邑人士莫不唯七受成餘卽間有所與亦不欲負李
先生心相知面相証耳而況私淑於陳君者不少哉池
乎池乎其安成以滯之肝江以沃之而於劍江則觀其
深矣固宜所至學者宗之與三先生一也誰謂止修之
學不自陳君傳乎君今年春秋高八十矣復作勸善菴

言論人於道倘天假之九十安知不武其屠也天假之
百年安知不文其止也則命之曰宗儒壽學也亦宜於
是合邑之賢士大夫不下二百人相與居秋蘭而酌春
酒城北斗而歌南山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一代儒宗
古塘古池維時歌別池月又從波心上矣遂書比于君
之崇德堂以詒後之學者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余東川慶壽圖序

東川余鄉賓外翰養拙先生幼子也以是月某日壽古
稀者英會友元君松崖謝君素軒呂君東岡詹君冰葉
李君武嶺元君東峯鄒君讓軒洪君中泉游君古槐詹
君篤軒輩繪圖在壽之具幣焉余一言壽者圖余於東
川辱姻籍也誼不獲辭迺對賜谷之東升驅川流于硯
滴披圖序曰壽之義從士從中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窮則壽吾道達則壽吾民而抱真養粹于山林則壽吾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四

身焉耳故壽也者受也受中于天地而後壽也壽其原
于中矣乎受此中而帝堯舜以之壽唐虞受此中而王
湯文以之壽三代受此中而師孔子以之壽萬世是中
之受壽之至也東川士人類也東川壽矣東川中矣乎
元君曰東川幼事祖母孝敬無違長侍養拙翁家邸歷
闕楚粵西未嘗離遠去心事坦夷制行古雅詩禮不忘
于庭訓善信無愧于鄉評故邑侯吳以鄉飲禮賓之檢
院胡以存恤扁錫之此東川素履之概也不識中矣乎

抑未也子曰有是哉東川其中矣亦可以壽矣蓋中天
下之大本也背本者非士矣亦非中矣而何壽東川爲
子而孝爲孫而順則能不忘其所自是重本之士也重
本卽中也矣天下之至德也戾德者非士矣亦非中矣
而何壽東川宅心以貞勵俗以厚則能不欺其所主是
德之士也德卽中也天下之正道也畔道者非
士矣亦非中矣而何壽東川範躬以直道訓諸子以義
方則能不錯其所履是近道之士也近道卽中也故壽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壽吾諸友云

壽唐公六十之什

人有言曰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夫積主乎人者也洪範
稱五福莫如壽則非積曷壽也然亦有天存焉者天定
矣又從而播之復之耗之散之則天弗完也何也精播
則竭形役則憊氣耗散則損安語積也故曰栽者培之
天道也自古論壽者歸之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淳熙
之風然耶六十第始壽卿飲之禮六十者坐而三豆於
鄉則杖天子賜帛焉是何其嘉與若茲哉蓋六十者壽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六

之階也積之始也今吾邑之詹先生登若年矣先生
於樂故鉅族也大父太僕公父文林公德流嗣人其根
深矣先生七而豪通敏英爽中涵淵給遇事揮霍慷慨
雖中年腰薄經生業然亦未始不恂也儒也在鄉黨振
急若赴救遇若焚蓋挺也乎其有表正之風凡內外宗
戚子弟靡不薰德而善良焉以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
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是亦爲政異其爲爲政
也矧先生有弟直指君在後惠文澄清天下是獨非兄

之教耶先生惟是野服林石于煦也交彼天和食于地
德榮利無與于心喜怒哀不累于物謂猶有足以攝之役
之耗之散之者乎必不然矣於是精日固形日逸氣日
益聚故能精存而不離形立而不毀氣運而不窮斯孰
非天也積之而完其天也蓋積者與日俱者也年高則
德彌積德積則壽彌延孔子曰仁者壽詩稱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斯之謂矣然則先生今茲雖六十而耄耋期
願將奚不至蓋以累世深根而厚植之積之固事理之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七

可預期者余少與次君直指公論文莫逆因得與先生
爲忘年交先生端德懷仁雅足模楷叩之則談如鋸屑
于天下事蓋靡一不知焉余蓋時以上壽期之頃訪
於天官令壽星當斗女謂吳越之交宜多黃耆者碩先
生將爲大椿乎錢鏗乎余不佞稍也論贊如此而因係
之以詩四章爲祝云

自有長生訣依然松栢姿西池看碧眼東海識黃眉可
是仙爲侶寧甘物所羈悠々北窓下殊似葛天時何必

蓬萊上應知遇黃門丹砂顏色駐仙籍姓名在詩禮
元舊幾型道自尊華堂開壽域遐憶擁兒孫矍鑠山中
叟生成鶴骨清榮名應有弟齒德雅稱兄壽以懷仁人
心緣避世輕漫說延年老平分太白精時扶綠玉杖
咏紫芝篇肯壯神還健名高德亦全生來知甲子老
若丁年自愧無爲祝稱觴隔綺筵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八

壽義宰陳少溪五十序

昔肅皇帝臨天下之丁巳春中月余奉督學使者令
和憲敬所王公試童子公輒首余更言七利第余而以
其意示邑侯寅川王公加培植焉夏至侯果爲余授儒
報上庠戊午入棘則又使余卷金以勸當其時謂皆優
錫也顧暇侍先大夫人巴州公乃爲倫言此儒服此奎
金多陳君少溪翁勞焉余於是始識少溪君蓋古塘之
儒父兄也君幼失怙卽亭七有植志始先人桑麻世業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十九
故光七然君益茂之日納交四方達人顯士匪直延譽
其倜儻明爽磊落不羈津七然欲述士夫君子以自附
于儒雅名流蓋性然也不然何鄉達企邑博諸公輒留
輒重卮累豆爲壽不投壺不雅歌不梨園侑醉不已也
聞之其先世輕財尚義者比肩矣至于君尤著也侯新
源余公得其倡修備宮者半百金上其事巡撫胡公大
義之因官之今華扁昭揭與君家義門定輝映焉何其
偉也且也言彬七如動循七如卽人故犯之未嘗宿怨

待人尊而牧已下處親友無新故疏戚二敬和氣爲之
滿容卽岸士挹之亦爲愧屈無論人屈之卽其二郎君
亦且若于訓而化之有是哉陳君也其可語學乎夫學
心欲其下量欲其廣而其源尤欲深且遠也今之學者
余思之不過於自高則甚於自狹而況乎不得其源嗜
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余未見其能學矣君之世義以
浚其源謙已以虛其心事無巨細一切忍讓不與人斤
強弱勝負以廓其量譬之匪岡之高也匪薨盎之狹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
又匪溝澮之易涸也蓋溪乎蓋溪乎則何故其爲地卑
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有是哉君之以少
溪號也因稱情矣雖然學不期于溪而期于海君今年
五十耳君無已焉余猶及君之赴海而不可量也夫然
斯不負學哉君勉哉敢以是祝

壽陳新我四十序

邑之西行八十里爲羅陽烟火千家不下萬指入明坊
表節煩者一錄序登科者二故景陵之望羅陽爲喬木
故家云若乃一鄉孝子九十耆英則石泉公一長者焉
公與余先大夫貧交友善今兩家子姓猶然公之孫男
四次曰璽好從余講學三日珪與其弟俱善治家人生
產猶能贊成講學會事孝友一家姑勿具論孫女一
適余族弟恒祿生子一不幸早寡然有丈夫才能撫孤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自立所謂健持門戶者非耶陸王一日肅幣進余言曰
玉少也孤一切門以外生產事皆藉舅氏新我嘗之
是月十八日其四十降辰也敢乞大夫先生一言以當
三祝舅氏寔微惠焉余曰汝孤幾何年對曰方五歲其
誰教之對曰八歲舅氏延師教入小學其誰婚之對曰
舅氏爲擇婚之其誰娶之對曰舅氏爲完娶之一切田
里其誰清之對曰舅氏爲我清之一切賦役其誰理之
對曰舅氏爲我理之一切賓祭其誰承之對曰舅氏爲

我承之然則一切生殖一切出納皆屬舅氏心計手澤
耶果一錢尺帛無所私也對曰然余曰良哉舅氏卽汝
父長世何加焉汝其酌以八斗詣舅氏上前爲壽以宣
中謝曰天其使我舅氏自今以始歲其富歲其男歲其
壽子七孫七世已無忘詩禮之訓無違孝友之傳無墜
爾祖石泉公家聲然後足以明玉之報慰母之情以表
我舅氏之德與瓚公祠事並傳顧不美乎余旣命玉持
此行祝于新我俾世之爲舅氏者皆思有以立孤無謂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古今人不相及焉玉于是再拜首起謝曰豈惟舅氏其
白石泉公而下咸加大夫之賜因書之以爲叙

天順完節壽張母氏

完節堂張母吾外公慎齋翁之夫人也伯氏天定世母年六十時吾已爲世七言律詩紀其未字而哭母也哀方壯而殉夫也節故事舅翁也如事其父敬承祖母也如承其姑猶常擔子肩頭亦有挑李春風眼底全無至于乳保一節猶有古人柴芝之慈焉當時以七十爲祝亦貪天壽也乃今復登八十之年豈人未顯而天已從之况八十年間子侄一必諸類一體未儀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三

玉堂編簡爲誰留待百歲來

春堂通祝賦壽兄師心吾六十

粵扶輿之精英兮毓瑞色於江鄉耕世德之隆崇兮挺哲人以鍾祥歟翼振而霄舉兮瞻器宇之昂藏受一經於先子兮美吾宗之必昌果蜚聲于賢科兮蔚然家國之光調教學之相長兮迺飾羽乎館堂湘桂並仰型範兮樂絃誦之洋洋應聘典而拉士兮播聲教于五羊此其望重石梁材冠長楊錦呈纓散譽叶官商若春風披拂乎元陽是日壽斯文於無疆無何兒搏雙鳥鸞樓百來復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四

期億載乎皆春亂曰春日永兮春氣熙有君子兮邦家
基良辰美景介壽眉欲往從之道里遠百拜遙祝見乎
詞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二

神樂會雜倫侍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致良知說

致知之說人知之良知之說人知之致良知之說人亦
知之而不甚解之曰良知焉用致而解之以意見者又
曰擴克以致其良知無怪乎人之愈不解也然則何以
解之曰解在乎經傳矣曰致愛致恪也曰致道致哀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曰致廣大也致中和也老子曰致柔武侯曰致遠江門
曰致虛其致一也一者何曰盡也消也擴克也故孟子
他日或曰盡心或曰盡性或曰擴克皆致知之說也若
謂良知焉用致則愛耶恪耶道耶中和耶柔耶虛耶廣
大耶亦焉用致耶夫然後知致良知者指本體上的工
夫所以盡吾性而充滿其量也故言擴克不必更言致
言致而又言擴克便覺費力與不慮之說妨所以人卒
不解耳今直以盡性二字解致良知三字豈不明白而

痛快乎豈惟是哉卽格物之說直以窮理二字解之亦甚明白故曰盡性只是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又卽陽明先生曰新民以明其明德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嗟乎瑩矣又何不解之與有

格物說

格物之說衆矣言豈一端各有攸當姑置勿論吾嘗玩
意致知原屬好善惡上說語曰物至然後好惡形焉
則此物字旣與格物之物相通亦與物有本末之物互
發大都由吾身心意知以至天下國家皆物也皆管攝
於吾身知中者則吾這點靈機原來與物爲體故致知
功夫是在格物上下手謂之格者言物則其分自殊同
各有個格子在如一物一太極之說然分殊而理則一
又抵只是個格子在如萬物一太極之說太極隨物以
流形吾卽因物以察則所謂靜觀其理動處其分誠以
盡其性明以類其情窮其本末齊其是非如權度之平
輕重長短規矩之於方圓之類則規矩誠設而方圓不
可欺權度誠設而輕重長短不可欺故曰致知在格物
古之智者雖不徧物亦豈能外物以爲知故又爲之說
曰窮理盡性是一時事致知格物亦是一時事

天復堂集

卷之十二

三

識仁說

歲丙申之十月太史公與曙谷先生便道駐里走往訪厥宅惟時同嗣玄羅丈企琴山諸友講會於城西之太佛古剎太史公乃曰人生未有不學也乃可以成人然吾夫子當時祇曰學而時習之初不言所學者何事哉都必有所指諸公夙探孔緒嘗有所見祈一發之以擴先聖未發時在座僉謂嗣玄嫡承乃祖力以請之然托讓再四故愚小子曰孔大聖人天高地迥固非管目之末復堂集

卷之十二

又三

所敢窺然以一得揆之時習之學時習之學或者其學仁乎何者孔門立教以仁爲宗學孔之學求仁爲主乃三千七十之士誰不言學而獨稱好學者顏子一人及稽其實不過曰其心三月不違得一善則拳匕服膺而弗失之矣竊聞善是仁體而曰拳匕服膺三月不違非時習胡以有此也以此觀仁也可知矣仁既可知則時習之旨又可知矣且觀魯論書次下章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其次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堯舜不外

孝弟而孔門之學祖自唐虞則孝弟爲學之原而仁爲孝弟之本的矣彼巧令以悅人者仁之蠹也豈得爲知時習之學者耶抑今日之會乃近溪先生命曰熟仁則吾儕會以明學也亦在仁而已矣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亦在時習之而已矣愚之臆說或者又當日近翁命會之意乎言未既太史公曰非時習不足以履學之實非學仁不足以盡時習之精矧卽吾邑之會思義顧名可謂仁之方也已須臾席散琴山退而喜曰豈可謂吾末復堂集

卷之十二

四

樂無入哉

洗心說

戊申人日有詹丈某過我因出洗心之說觀之余未有以復也於是退而與之高弟曰子不聞火之浣衣水之浣紗矣乎又不聞滄浪之濯纓成都之濯錦矣乎凡此皆浣洗之說而未足以盡洗心之美也丈曰可得聞乎余曰甚矣人心之難洗也昔人於不妄語三字學之七年而後成於崇而安三字雖十五年學之而不成只今字學之七年而後三之一者雖十二年猶有善心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又四

夫七也豈不稱古之學人哉然而其難若此况今日乎今之浣衣者寡矣安所得浣紗也者今之濯纓者寡矣安所得濯錦也者故曰洗心之難也今欲洗之直須倒翻案曰別辨根荑如鼎覆餗復還空體然後塵埃不遺封面目然後松風爲我洗肝腸其庶幾乎丈曰然則下手工夫何在余曰夜氣常息而意爲之先則念起而不息旦氣常虛而事爲之先則物觸而不塵此等去處皆萬自知他人提難開口姑以旦晝所爲言之旦晝非觀

聽則言動非喜怒則哀樂非子臣則弟友非辭受則取與皆管于一心者也顧人之改過始于訟過訟過始干見過見者內省之謂也人於旦晝之間常內自省曰吾之視聽言動將無有非禮者乎則當下勿之吾之喜怒哀樂將無有不中節者乎則當下慎之吾之子臣弟友將無有違於道者乎則當下求之吾之辭受取與將無有非義者乎則當下思之勿也慎也求也思也皆內省之說皆所以洗吾心也以心治心戒於方至洗之又洗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家慶圖說

家慶圖者圖一家之重慶如五世見前者也蓋自先大夫先宜人俱與天遊今之凡百有十年矣不肖兄弟仍同里而居同堂而處而五世見前俱存無故此人所願得而不可必者乃今兄壽則逾八望九爲邑夫賓余則逾七望八進朝列大夫三弟皆逾六望七以義冠帶者二爲國子生者一君子孫在圖者凡五世幾五六十人

家慶圖

卷之十二

六

人邑祿一人亦人所願得而不可必者不謂余兄弟偶然得之人謂五世同居一堂重慶即欲不圖烏得不圖此其可慶者一且程篁墩云人之壽品有三其慶亦有三有一身之慶則如余兄弟同入壽鄉而日躋者是已有一室之慶則如余與宜人張氏俱逾七望八者是已有一家之慶則如余兄弟同荷重慶而並見五世者是已此其可慶者二搃之天損有餘而補不足二先人以不足之壽而補我兄弟以有餘之年可謂天道無知哉

故雖謂此家慶爲余先人之積慶可也雖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非徐神翁之言乎後余家者思積慶由于積善積善所以積慶皆敬承祖武如余兄弟思貽父母令名則此慶豈不永有餘而無不足也哉倫願與家衆共圖之以常慰余二先人之心庶無負說者而辱此繪圖焉

慎所說

慎有所乎曰有戒慎乎其所也恐懼乎其所也何謂無所慎無所乎曰無其所不勝也其所不聞也何謂有所慎曰慎其所慎者也而以為在有所之聞則將奚擇焉曰慎者其心也從心則以其所也而正心者戒于有所從其則其何所之有故無欲所無為所知此而已矣或曰夫既無所矣慎將焉用哉曰無之以為用即前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獨之說也慎獨者慎之所也

朱熹集

卷之十二

八

黃君尚庶幾其來獨哉黃君字某號慎所處士為之請

詩焉曾子謝不能詩而為之說如此

永正字說

譚生聖文字永正侍余暇也持其字來請說余久而忘焉他日生起再請則生之向往可知已余於是居生而語之曰汝以吾與天地有與立也期於正文已乎期於正學已乎生日正文哉余曰必也正學乎生日願聞正學余惟大學聖經一章二百一十五字言仁學也言仁正也生日正之義何居余曰正之義從一從止言大學之道一止於至善而已生日二百一十五字云何為善曰知身則知善矣蓋身即善之歸宿也生日聞見羅季先生以止善為主意修身為工夫不識其功安在曰汝以為在格致誠正與生日然曰非也不觀定靜安慮皆止後之妙境乎則心意知物自各得其所而無所事者矣生日必竟如何乃是真修生日此一可當精神不許走透收歸一路非恂慄自修如武則緝熙敬止如文是謂真修何嘗不止若格致誠正不過為之疏附先後耳生日止若是乎修若是乎乃又曰學重一止始乎由是終

朱熹集

卷之十二

九

乎由是何謂乎曰解在乎良矣易曰艮止也始萬物而終萬物存乎艮又何疑焉生曰聞師之訓如面李先生英文雖不學請終其身奉一止以期盡焉庶幾思永所字以無忘吾先君存日澤也慕學之意書此說以誥之

蓋卿說爲忠許書

純卿之兄蓋卿與其弟遊吾門而問學者九年所矣一日顧名思忠而以其字請著爲說吾何說之辭吾惟蓋之義從草從蓋草木之精下發於上爲英華言英華則下至此而盡矣蓋有事君以忠之象焉春兩潤木自葉流根言根抵則上至此而盡矣蓋有使臣以禮之象焉故曰二者各欲自盡斯言得之且人臣忠國本乎天性有一無二天定制之故皮以外第二念不得入皮以內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第一念不得留也一物非盡也一物得以入之亦非盡也此盡之說也古之帝臣王佐若舜之事堯文之事殷尹且之始終一心孔子之仕止一理皆盡臣之謂也以此爲忠思則得之以此爲盡可謂盡心焉耳矣後世若武侯之鞠躬盡瘁忠武之盡心報國庶幾在伯仲之間乎生曰請終其身奉以周旋焉

純卿說爲存性書

洛川會生諱思惠字純卿與其伯氏蓋卿皆嘗問學於予而執禮亦恭者暇則純卿以字來請而欲聞其說蓋余居純卿而問之曰子學詩乎曰惠學之未能也余曰詩言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豈非從顯說純耶生曰然余曰否匕解在乎思齊之三章矣其曰不顯亦顯卽不顯之說也不顯所以純也在天爲於穆之命在文爲不顯之德一也若曰豈不顯哉非其解矣生日純之義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三

何居曰夫純語素絲也人自受中以來止有此素一無所染也究則入名場焉而染入藝圃焉而染最下者入利津焉而染皆有所入之也非純白之素矣無染故無入無入故無得無得之得是謂自得於琴無絃於絲無色老子所謂知白守白古之素心人也欬以此思純匕可知矣作純卿說

士先說爲冲字書

往余在洛中有諸生字士先者因問學而復於余曰士何先乎余曰先志然則志又何先乎曰先學然則士先器者其說非耶曰器亦未易談矣何者世譬則冶身譬則器多凶多懼無非煅煉我者國內困外無非磨礪我者自念自慙無非銷鑠我者故曰生苦器也以其有所受之耳故君子先其所以成之者古之善成器者莫如磨理武公其器之成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其成器也來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三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以有斐而無競焉夫士也獨先器乎哉生日願夫子終教之曰器之先則識要矣兩人對奕勝負未分有持和者爲勝著者有持敗者爲勝著者此無他識不足也假令行儉無知人之鑑何以先識諸子之器耶故學者無志先志有志先識匕而而器自成矣生其擇焉生名允器士先其字也於其過我而歸也書此以詒之

昭宇說

天下之善言道者必本之天天下之善言天者必求之昭以極於無窮是故有得於昭者必有得於天有得於天者必有得於道夫固莫昭於道矣天以之明地以之察星雲河嶽之宜朗草木魚鳥之流形朝廷邦國之黜黜人物際會之都雅秀巖媚谷之文章鴻儒碩彥之藻采無往非道即無往弗昭然且莫昭於人心也是故居室之自泰宇之光皆昭昭耳淮南子所謂窈而明可求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四

以包裹天地皆是物也然又莫昭於人倫日用間君臣父子各昭以儀修齊平治各昭以序闡而章微而著屋漏皆天潛伏皆見乾坤爲之重熙日月爲之再耀此固得道得天者之所爲而其中無纖埃微塵足翳之者昭之極也里婦嫗族闕西齊天星氏者取昭字以自命其必向有所得于此也夫昭之義從日從召職馭方升羣陰頓釋大明中天無幽不徹予知天星氏秉性圓明制行高潔心事若白日之行空作用如紫垣之炳烈煌煌

乎家有克孝克讓之稱灼灼乎里有能和能剛之節宗廟之祀事心勞庭訓之詩書有傑種之芳馨樹茲偉伐此其事此其心盡與天地而爲昭寔爲六宇之煥發凡鹿其半下者莫不景異蒼之悒悒竊餘照以自愧愧世之踈疎其衷蒙汚其行者吾不知其所說天星氏于予四兒爲斯兄弟所謂底于宇下者而子孫且拜辱爲啖餅郎誼至篤也四兒得其自命而未得其獨解因請說于予欲廣昭之義也以著昭宇之昭將與天與道俱昭焉

求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五

於無窮且以共斯予重明學焉夫明即昭也請以問之主人然否



陳生尚中半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風成也陳生者立侍余門者三年以弱冠而冠先日而請字下余猶存古意也既冠而拜且請說焉余繼古者字而冠拜則不然今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進而告之以辭曰立無方之湯王之中立不倚強君子之中惟精惟一允厥中其學子其無權則窮事也求此許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六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三

神樂會雜倫得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重明會引

往歲壬辰余遂初服來復也亦不廢書而觀書之暇亦焚香而頌聖賜而坐輒妄以爲學固在是不知志於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淵在夫學亦猶是也小子奈何弗悟幸而癸巳至日之夕夢書室懸一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學字甚鉅云是先師手書余長跪拜之覺而悟曰學有大者老夫子其離我乎於是作來復堂居之久或重思而一得也作夢覺錄以自啟自發願著述時有漸學不得求友四方以正此學乃所爲朝夕誦也者也先是見羅李先生明學南閩以知本爲宗旨止爲入處余亦私淑于永寧陳丈輩先生亦貽書往來覺我陳丈輩又時時以會事見屬志蓋合也於是以丙申秋仲念先大夫有志未卒借其家廟相與講習者五日雖嘉會初成

遠相踵而來者不下百朋維時奎聚壁聯六合清朗春
風和氣滿座薰蒸雖言人人殊皆露本真無所粉飾更
相與賦詩爲別有昔人吟弄以歸之趣朋來學樂于斯
益徵嗟此學近自餘姚以後安成復提戒懼之宗而
南城編爲識仁之說自安成南城過化吾樂而豐城李
先生又標修身爲本之旨直接孔會之傳則此學在今
日真若揭日月乎重光人皆見之吾無隱乎爾者也
以重明名意在斯乎世之講學人心怪人不講學而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二

講學人亦目攝講學人且規之曰學亦爲之而已矣何
以講焉嗟此在明也德非入大學者第一道乎請以明
字爲質夫明從日從月日明于晝而後朝無冥行月明
於夜而後夕無冥行此不待學者能辨之如學焉而不
講則焉知爲義而徙之又焉知不善而改之即欲修德
無由也故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言學必明如
日月而後可就也夫妙悟乃所以真修而不講學人往
往軒修而輕悟其亦無有指日月以解之者可悲也夫

或曰如子言豈惟李先生學急明宗明也即餘姚之致
良知明也安成之戒懼明也南城之識仁亦明也其所
重可知已由斯以該則斯會也者即以重明名之亦可
也獨繼四先生而重明也哉會生曰皆自明也今而後
願與諸君自明也德於天下則修身爲本之學其真知
而止之矣

百里絃歌詩引

倫風聞之先大夫云郡守曾太公鄉約其猶有藍田氏之遺風乎以故里中先輩百二年來相與守之約而行之恒未敢一日倍也而况沈令公又錫之坊額以示旌焉乃今復遇張侯來過之侯循吏也無論下車銳情與革卽對揚王休則首舉六諭與邑萬入士約期于月解而日行之不啻令之三申之五也每約必至七則不以一言一揖先聖諭不以一毛一牒費鮮民環聽者如雲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四

後來者如怨在則若東土之留姬公無歸繪藻去則其南人之思召伯存以甘棠美哉侯之爲樂也奚啻堪之桑麥矣其猶有前兩公之遺風乎曾生退有私服乃嘆曰孔觀于鄉而知王道易今觀于侯而知王道平近民者隆此道乎於是偕父老子弟爲陳其事而詩之謹書於冊題曰百里絃歌以表侯之清節慈心如此云侯乃駕鶴而笑曰今日貧民詩滿囊矣遂望銀河而別

石泉孝思卷引

夫孝奚何爲乎爲九十翁陳孝子石泉先生所爲服親作也翁之生平余未第時以先大夫之故嘗記其石泉佳處與兩郡邑人士大夫各爲詩文歌詠之雖未詳其生事盡孝者何如卽其死事盡思六年一日後鄉會士夫表旌堂皇則生事當無二心天人可諒也况天壽孝子蔗猶九十餘年豈偉也哉卷中兼勒如東而獨以孝思題者志其百行之先以爲天下之爲入子者教父耳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五

重也固宜雖然不有順孫安成孝子故誦先生之卷者又不可不知厥孫國寶盛傳之心詩曰孝子不匱又曰永言孝思余于茲刻有明徵焉獨喜余先大夫家集與陳翁茲卷並成一時是兩人手澤與山泉俱存也乃國寶聞余講學有年無一歲一會不與者又加于順孫一等矣翁而可作將仰天大笑曰人間好後生其在庭乎可無負吾生前教令矣余於是并書之

理學傳引

理學有傳何傳者傳也萬形皆有敝惟理雖不朽學而有得于不朽之理故爲傳之以其傳後世亡朝夕云或曰附之於諸何諸以仕顯尤以學傳顯而不傳者有之未有傳而不顯者也以冠文獻顧不偉歟作理學傳

東後堂集

卷之十三

六

撰述叙引

昔在乙丑先大人以譜授小子維倫命之曰譜不續五世矣惟余守官弗皇于家官職流寓將焉卒業汝其勉哉維倫受而藏之當其時以弱冠領鄉書不知茲任之難勝也自是偕族人易稿者數四積書者一紀亡朝之號亡惟無以光先大人遺命是懼蓋至于其譜告成而先大人背棄已十年於茲矣嗚呼傷哉雖然倫望仙士二世祖勤可命其子明叔嘗手編草譜未刻而殂直正統己巳刻始就今多可考此皆先吾博士君而存意于族人者也小子鄙無所取裁世系故類類諸不復更易惟增舊蒐錄自吾弟校正訓飭自吾兄而詳定書法分立文獻諸所義起先輩是程則小子妄任之益與今譜俱新焉若信所可徵補其不逮以永對先大人光訓是又在後之仁孝君子

東後堂集

卷之十三

七

世系圖引

余讀正統己巳家譜病其述繆恭自十世祖以上失其
生卒者凡數世余切痛之於是偕族人逆考百十年間
之所遺者追書之乃得松澗先生併先大人草譜頗詳
於是因所殆疑詳所徵信創定書法一字一朝而昔所
未有今皆以義起之矣嗚呼吾祖仙自承晁始一人耳
三三四世如之五世才三人六世復縮其二七世如五
世之勢而八九世復縮其二何其難也自十世以後齒
乃日繁除高曾祖外至先大人行藏三百六十有九種
夫而余兄弟行尚有未離襁褓者今日所逮凡五世殆
六百人其外徙無聞者示在是數逆而抵之得二千一
百二十五嗚呼亦盛哉然在五百餘年斯亦未足異也
觀藏縮之數于五百餘年之間又推本于一人之身其
忍令其生卒配氏葬地無聞乎後之譜族者慎毋以已
意損之俾後之痛心猶之乎余也

東坡全集

卷之十三

八

居徙考引

考所居何國厥止以安之也考所徙何國往來以屬之
也故詩述后稷之生至於委巷平林不隱其陋豈直顯
靈異張幽怪而已蓋反始懷舊人性本誠而積累艱難
固足聳示子孫勸愛勤矣今人聚而相族則喜居而相
離則思萃渙之間悲喜異焉不可以無識以故自十六
世而下用大書以揭其綱用分書以盡其變無非表厥
宅以樹風聲亦情之至也其先乎此者不在舊例茲有
書之者書國號年號書之大較也失其號不書國不知
也觀時變者類考焉

東坡全集

卷之一三

九

廟墓誌引

廟焉而神魂聚焉而體魄安皆人子所以孝其親者也何也人之生也體與神合其死也體與神離惟其離也故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求之而如或見其有求之故祠之藏之故墓之孝之道也要之鈞不可以無誌誌之云者匪直懼迷也蓋一以教敬一以教厚焉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內外傳引

易有之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象之者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嗚呼言行善而家人之道盡矣善者美也美則愛之則傳惟其傳之是以傳之傳其外非曰晝不於寢之謂也記曰男子之生柔弧蓬矢志在四方是也傳其內非曰夜行以燭之謂也記曰嬪人之事不貽聞謹酒漿供絜纖而順教令可以稱幽貞矣內外之道雖有大小遠近之辨概於善則一也傳詎易乎哉傳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其身正不令行矣思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者慎謹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旌義表引

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又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蓋義者人心之公惟其公於人之心故上好之上喻也民服之下喻也上下咸喻於義則凡有所予於吾民有所取於吾君皆謂之勳以天矣苟欺於心不孚於人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亡論榮扁名門自天朝錫卽一介不可輕取予何者非義也嗚呼義門之額所從來長遠矣仰止吾義門公等而義之利可見矣人吾人與人吾族者可獨使人門吾義哉

東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名位表引

記有之違教麗法齊民之恥也教化未明德澤未降庶職未熙群生未和爲士者之恥也非他人與矣古之人有思天下之飢溺猶已者有思一夫之不獲爲辜者有三月皇匕不能已於一日接斲而行者無他恥之也上之人不能以禮羅致士則無枉已之從爲之禮羅致之矣名不顯位不立又何稱士焉故名位者上之所以得士亦士之所以自見者也後之爲士者果不愧於名與位乎孔子曰君子疾名之不稱患所以立位有以也夫作名位表

東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衣冠圖引

傳云子孫才族乃大所謂才子孫非謂有好田宅好飲
食好衣服也謂上之道德固矣其次達則取名位以顯
其先于天下窮則取衣巾以顯其先於一邑不然即行
行而齒以質於鄉與助義而官以榮於里親之皆所謂
順七儼七稱衣冠者流第名位吾業有表七者表其志
在四方也茲又爲衣冠一圖固以圖吾族諸士之能庠
能榘諸父兄之能壽能義者又將揭以歆吾後人俾知
東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四

齒之未嘗不尊士之未嘗不貴義之未嘗不利不獨諸
大夫之足以大吾族云

詩文集引

君子之學勿以善小而而不爲則君子之量亦勿以善小
而不錄故善無微而不彰殆謂此也吾族父兄子弟或
存或亡其多爲善者吾既有傳以紀之矣顧舉之不可
勝舉也夫舉之不勝不舉不著於是思朱晦翁之於二
程先生既爲編其遺書又作外書以悉之於四書既作
論孟集義又爲集註以約之凡以成人之美不沒人善
之心也吾茲仰效先覺於內外傳外又爲詩文一集以
東復堂集 卷之十二 十五

羅吾族之著於策者俾後之人觀感嘆曰吾不及先人
之十猶幸聞先人之善某也善卽人爲詩之某也多善
卽人爲文之謝某某之心固油然而興而勸勉之機亦
寓乎其中矣可忽也哉

關聖千秋節曆引

漢壽關老亭侯廟食天下非一君矣而神於吾里者則自元至今香燈不斷歲當千秋之節里人相率而生事之者則今二十有一年所從來矣其禮之費也蓋出四五兩甲文約公帑之餘又益之在會者前以五分後以一錢相繼而生息之祭之日始以金集衣冠於亭繼以革集於廟祝拜之後復集於亭然後分神之惠而舉匏樽以為歡焉里之有會其概如此嗟乎乾坤正氣萬古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如生誠可為侯賀矣當侯之以義相結也期一死不期一生及許死得死則侯之心無論生矣豈若世之結盟者徒以生生不以義生也哉況以義死乎凡我同會之人但能以義相生即能以義相壽行見神之廟食無窮而人之冠裳禮樂于子孫孫或會亦無窮矣于既文之以四共與眾宜其中賀復為之引其曆而詩之如左焉

跋半川漫稿後

古人言詩其次學詩今人作詩矣古人刪詩其次誦詩今人評詩矣古人不為周南則為召南今人不為初唐則為盛唐矣夫詩苟作云乎哉必也適乎情夫詩易評也賅義必也當乎人其人常矣即無詩焉可也况長於詩乎非其人又不識也詩雖多亦奚以為半川漫稿半川之所遺詩也鋏成其子兩生以其父嘗受知先大夫又善余兄弟遊也數請一言為跋意虞考也夫周公成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六

文武是謂達孝也哉兩生倘有公且意乎余於詩學焉而未能未能學詩而欲評詩無當也其何復兩生嗟乎漫稿之為周為召繼之為音南也為勅為盛繼之為音唐也余皆不知也余第知半川余里人也其為人志道人其詩文僅其緒耳夫詩言志而半川之志言道孰敏鍵是得非偕先大夫同日師事鄒文莊公自戒懼其所獨中來耶獨不可對半川其可欺及乎哉或曰半川之志則學矣半川之詩可一言而評乎曰半川之詩適乎

半川而已矣微獨半川自有作者亦各適其適而已矣
余何評或曰有說乎曰七言集古半川蓋先我得之余
亦適半川之適而已矣余何評兩生曰子大夫命我矣
詩書之以積幽風狼跋先子其施後世哉夫誰口不常

書喪次錄後

往歲與鄉之士林書錄蒙庵張公喪次故是推孝矣後
十年余從大夫歸也有為公持序錄求增損者余謂乳
言鮮是裏言鮮文可增可損者喪次之文喪次之寔亦
可增可損乎哉故張公之孝不可得而譽也譽之不得
而欲毀之誰毀也耶

書震莖黃君居廬篤孝卷

余聞之黃君嘗爲東門主人以翼吾邑重明雅會又親家大夫常答君問學之書矣今年會值家大夫壽也君又偕會去所丈來相會焉則君之素履可知如居廬一節尤先百行者必所優爲而况朋友彰之達者信之諸有司上人亦旣旌之矣余復何言獨念家大夫七十老矣且以目眚戒作文字於是因會丈之篤友同欽所詹丈之固請也乃述所聞於詩者代筆復之不亦可乎詩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十九

曰廬墓復廬墓廬墓心獨苦朝哭復暮哭血淚陰亡墓前土聖人中道白日午廬墓之兄其何補食稻衣錦居親喪却有悠亡陌上郎嗟亡爲此詩者其知禮乎無論人孝之道具矣昔先子以慎終爲民之德自歸于厚歸厚者自復其孩提之真性不露而潛修者也以今觀于黃君其居廬篤孝之謂乎余於黃君又何加焉家大夫曰可書以表黃孝子矣書之

書詹欽所世學傳心卷

余歸與古池陳子及同志紳衿修鰲溪大成故事歲舉重明大會於鄉於邑者幾二十年矣乃詹氏子介往亡從焉不以雨雪辭不以遠不至不以疑不問其慕學可知也余每舉爲弟子之自俗者程而不知其家之聞學所從來矣微獨會丈父梅偕公至厥父省軒公各有受學卽大父鰲橋公博士亦與余先大夫同師安成鄒文莊公逮子介蓋四世矣其講而習亡而得也何如而以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

視縉紳之死不聞學青衿之生不向學者不啻千里遠有是哉詹氏之族其幸矣夫子介遊白鹿時乃從見羅李先生聞修身爲本之學而卒業于匡嶽徐君亡加其志之銳也輒題其手卷曰世學傳心或曰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而衆人疑以問於瞻兩山人信乎疑也山人曰君子信已況人乎故學卽心學也世此學卽世此心傳此心卽傳此學無二說也或又問心果可以傳乎曰堯舜以來相傳者意耳意傳則心傳心傳則學傳故曰

堯舜其心至今在傳不亦信乎子介不必學祖文之學而克心祖父之心不可謂其一無所得也余於是從講學方歸舍筆命兒書此與子介共試其學焉

音丁圖岡卷

當肅廟丙辰歲余以童年就試邑宰惟時寒沍余更晚出丁君志誠以先大夫久交相識輒引而賓之裁衣之室指所裁曰此明日藍袍兆也輒具鼎饌意甚熱也余不酒而食之未嘗不飽已且別且囑高等高等云明年余果首遊芹泮補邑諸生所服青衿卽其手中線也可驗囑不虛矣無他君志固誠也又七年余舉於鄉君猶及之愈我必取高第奈何余第而君去矣

於今想見君之爲人身亦匪長色甚溫潤一種平懷磊磊落落衣冠言動又未嘗不謹慎莊整雖布衣素履未嘗不鮮新也見片紙隻字在地輒手彈而口呵之竟袖而去見壁間詩句輒請解之其愛惜文章也如此所交際多名賢士夫無有無有紛而不解者召則必赴未嘗不飲而未嘗甘也亦未嘗不旨而未嘗多也主人有佳菓輒爲母懷之間之曰吾母安得有此茲下能下耳城東有山數畝其勢平而圓也其先考卽居室

其下其心時也思之因託圓岡以自志焉名賢士夫未
嘗不爲圓岡詩之草可成篋其重文而文重之也又如
此既死之十餘年其子自明華以辛苦立門戶以本分
作生涯不數年皆克有成田宅有始有而有少有自少有
而兼有蓋駸乎有方興未艾之勢焉不可謂圓岡無
子也圓岡幸哉今年秋復而請曰先子有
善不能盡知也之不能盡傳也吾不肖而丐大
夫所知記先子所善不亦宜且榮乎余亦十遺其七且

東復堂集

卷之十三

樂述其三大都孝人也圓岡人也好文墨人也其圓與好
文可能也其孝不可能也微獨圓岡之孝雖能即三子
亦未易量蓋猶有圓岡之餘風焉往既拾父所存詩脫
稿于軸懸之所居上座以志不忘併于余書以圓岡以
修先業乃復有此請用表其孝余謂之孝誰而之末也
故書此以歸之以存圓岡之平交云

書李慶吾譜

盤谷之李有世良者龍山子也其家故饒迨世良之身
多賦多事多事多害於是家於無何有之鄉而亦未嘗
見其有不足之色其平居也交淡而濃言曲而直其設
心亦若是其爲人謀也喜人喜憂人憂無緩急如在其
躬以故排難解紛人人稱好人人託之若陶唐氏之甲
子楊筠松之堪輿赤松子之禽星李淳風之造化皆能
以其聰明窺其一二往往有奇中焉世良亦加慶之李

東復堂集

卷之十三

也哉嗟乎人之所處者貧最難貧之所處者無諂難無
怨尤難世良雖處貧手而猶未見其諂於外怨於中者
豈其真能破此一關亦其識或偶有及耳雖然識豈易
談哉世良自號慶吾喬寓吾仁讓里者幾二十年矣其
囊中之藥吾不盡知姑就吾所知者書之世良遂拜而
勒之如棗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四

神樂會維倫惇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

上兵巡道王書

諱維楚號龍友浙江溫州府永嘉人以舉院至樂安亦按臨焉

老公祖忠誠著於朝端文章妙以天下山人之景慕

昔日之荊州今日之瞻依寧異生成之父母况沐浴

膏澤業已逾年而恭敬禮文未展毫忽今且復蒙

下邑矣咫尺台光不能扶杖走五十里隨父老後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以迎一申其後復之私而傾此今風三天之感敢盡托

之老耄哉亦以草野疎畧不敢瀆廁於尊嚴之庭耳伏

惟台臺俯垂鑒亮前此敝邑省庵父母遺澤之在百姓

者四十餘年矣百姓思之情見去思碑中山人時

官受恩尤渥不識於台臺為昭為穆而父母之賢裔列

顯秩者幾人可使山人得聞一慰此銘勒之思乎則山

人於台臺真累世戴德矣謹遣小孫代躬併附以請不

勝引領跂望之至

後學道王書

即兵巡道陸江西學道

台臺文章盟主學者仰之奚俟今日乃帝心簡在於敝

省實有私覆焉何豫章諸士獨徵天眷若斯之厚也山

居去城五十里咫尺幃帷而不能扶老一覲台光及小

孫歸道坎已始悉其美喜也何如恨也何如正擬設誠

專賀補所未盡忽拜雲章惠我嘉謨真文事者必有武

備敬服敬服使者鶴立報命肅此奉復曷既瞻依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又復學道王書

敝邑父母五十年民不能忘者獨我侯省翁企武進蔣侯祀典之非久在人心實事者非七限於時勢之不偶今蒙垂及足徵仁人用心而盛德之必報也士民何大幸焉士民何大幸焉若先大夫居則明學淑人出而振鐸三校所至有真先生稱寧海懷寧咸叨俎豆獨敝庠賢宗延閣於山人之病廢子孫之綿弱此山人所爲不敢死者幸爾安求更有異於錫類之仁人雖大典所在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

不敢干以私而有善不知亡而不傳亦非仁人之所予也台臺能無加憐歟若近來舉此惟其景出輿論往亡不待按臨不煩批駁而竟准縣申有之統惟裁察幸甚臨楮悚息悚息

上江西巡撫某書

老公祖以上哲之資總文武之重威靈震於遐方德澤浹於肌髓福星所照白骨生春呻吟者轉而謳歌宵旰露處者大庇於萬間而忘其前日之烈焰矣山人以犬馬之年親見變龍之盛真千載一時也山城咫尺而不獲一覲台光聆罪屠民自失德罪難擢髮數矣乃蒙台翰裁下諭以桑土至情意欲綢繆未雨真念切如飭而久安長治之至計也山人愚已剝膚敢不悉心延訪以請謹錄別楮乃或者謂一邑之命縉於縣令樂安雖處萬山鐵疆不讓中縣而律訟過之非有廉能莫治也邇來令者十九鄉科如甲科晨星耳故殿最亦如之頃蒙仁恩特委司幕雖暑甫一月而作足大異前人門內秋霜烈日門外甘雨風和直令百姓戴若父母而吏畏神君也者然方喜其來悲其晚而後虞其不久待也曰安得告之上臺乞令即真乎不惟免送舊迎新之煩庶幾令勞苦之民亦少康平大造之恩實在台臺掌握間耳

伏惟台臺俯垂裁察生民幸甚生民幸甚

上黃二府書

六月興師吉甫爲憲老公祖心勞百姓百姓身被二天
真千載殊蹟也峴山象柱並垂不朽矣乃旌旗至止旣
乏塵迎匍匐入城未能晉謁豈適館之私役於父老哉
細柳戒嚴衮衣之側不宜處以未學白衣也况年已九
十有五又韓賸不成人乎茲當燕喜謹遣小孫代申多
祉不腆縉儀自知輶褻亦致授粲云耳伏惟海涵易勝
懼忤

東後堂集

卷之十四

與阮公書

老父母以吉甫之文武望大范之甲兵蓋將四國是皇
萬邦爲憲何有於小醜哉乃一月來台臺心勞百姓坐
獲萬全雖民難慮始而膚功不容少孫者山人老且無
爲未能與時趨承徒有心悅誠服耳茲當飲至之日謹
遣小孫代申台社一以致燕喜之私一以鳴鄉民之欣
惟恕其不恭可勝幸甚

上黃三府署府印及考滿書

恭承老公祖怡冒于今三年矣無論幸遇者感戴深渥之深卽逃聽風聲莫不咏勤苦而思化成之美故一闕課最如逢父母之年惟願二千石之書旦晚且下而地藩臬之拜不旋踵也迨夫銅符專寄然後知上人之意吾民甚殷而冠公之一年可借也其爲懷忭鼓舞真若更生然獨一人彈冠已哉乃老夫老矣昭武無復兩矣不能扶杖來觀徒抱咫尺之忠莫申如一之誼謹遣小孫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七

代薦一個敬申中賀伏冀鑒垂可勝神往

上雙南田公書

台履何時移照院國異西一水順流而下大觀者會云致日可達亭下乃不能扶老而南向北而候宜謝高情以俟來者中實待之待之院與齊安郵車接壤得代而還持所爲代天明察者報親報君其非吉祥可喜之事遐想北堂之聚樂南顧之無憂不知宦途間何者可以代此而况獻納司存省郎君又吹簫相待於天一方乎夫院先大夫存才地也敝同年案此者三小兒來先此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八

奉候起居卽此北行應賦聽選倘可靈祉幸無忘吉州之托有此真切可勝仰止之至

上孟白李公書

往歲從敝邑陳令覲同傳宣德意因是以幸聞台臺起
居爲慰不獨存我之爲感深也居常誦老公祖棠陰蒲
庭去而益詠乃繇京兆而齊魯不數年輒陞金部之堂
兵食聖門經政也而老公祖實司之所謂足食足兵不
致千里餽糧者寧獨承平賴之顧于今爲烈矣可勝中
貨遼餉加至九分可謂重矣切恐民不堪命則君孰與
足焉若裁自冗員甚善政也天下一口德之固其宜哉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九
小兒來志於應試候選而已凡可以蒙嘘植之恩幸推
通家之意曲成之可勝感激之至北望崇巖統惟涵亮
幸甚

上九霞劉公書

首夏肅候珂里未展式廬之恭反辱瓊報之厚長跪開
械跪與感集自是遠不及崙人馳賁知老父母風靜簾
閒天贊聲靈福且被十萬戶矣况神明之躬哉小兒來
脩述化與日新棠陰遍野春隨車至花覆滿城而於某
父子獨有二天焉致損金錢壯兒行色又何周也今且
載德而來者復戀德而反矣向之莫報者竟同罔極而
今之無厭者有如前日台臺其肯瑕疵之乎方今海寇
猖獗兩浙騷動牛馬之役宵旦靡寧弛擔不可不弛不
能臺下爲桑梓計其何以錫我指南破此腥藩之艱乎
陟岵之思怒焉如擣不知何日始得如願也小兒回肅
此恭候台禧不莊不脩統祈鑒原臨楮惟有俟也

與碧宇許學博書

屈指先生之去樂也忽已遂十餘年矣模範雖遠大道之錯於人心真有與石俱勒者奈何密邇鄭鄉不復通一問問豈得盡委之鱗鴻哉毋亦病與老俱日積而日疎耳歎也何如夫以門下之高標雅韻雖蘇湖曷克二之寧遠以振鐸已者乃竟得遂其優游飄然林壑能無令一人妬乎計今立言垂範不減鄭侯之遺課子種書不讓章氏之精不識可使故人得聞乎否小孫來肅此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敬候起居少補陳節

與張葵我書

杜工部每送人於萬里橋西則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其葵我今日之謂乎又聞行李自浙而西然後望徐而北則春明門外胡兒且勒馬俟之寧獨紫雲華蓋之間岸花飛送而已壯哉此一行也豈非濟河焚舟之日乎若適家老夫惟有洗耳上流以聽天下雷行遙賀知已於鳳城東耳薄具卷資非獨寸往欲選中青錢俱登五數乃與奎光之詩相爲輝映耳倘以爲不辱希命侍者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二

併某物兼而收之幸甚

卷之十四

台臺翰苑文宗山林盟主出則勲騰南服處尤物表西
在功成名遂勇退急流真如矯七真鴻翻七威鳳令人
可慕不可即彼麒麟黃閣會如我紫雲華蓋兩老人
哉乃說者專言未究厥施是又不睹三月司寇施萬世
矣况不朽者猶將住老乾坤乎乃咫尺臺端深期一晤
以破十年勞積而竟違孔席負此前期忽捧瑤函兩心
若一先施未能知牛馬吏為盛德包容久矣西向蒲雲
素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三
感同魏集方今海寇猖獗兩越騷動監備恨不掛冠某
治半在山半沿海尤為官兵扼要而職在接濟弛擔不
得不弛又不得觸藩之勢稅駕不知何所也臺下能忍
小憾而策之使得遂初服乎小兒回先此奉謝併以請
教不備不莊知負荆匪朝即夕矣統惟原有臨楮曷任
攀依

上為華瞻父母入覲書

山人念台日可見之行矣自此升矣不可再得矣獨
於一軸之外欲為牆燕則語番不可欲效岸花則飛送
不能乃辱盛情復來言別拜嘉之餘可勝中感中謝茲
命兒孫以代恭迎以當前茅萬里之行以身為本上林
驚囀謹聽好音北望停雲神與俱往

素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復解巡撫請教書

載啟伏讀台諭謹做邑隘口甚多豈非欲募兵以守乎
顧山人老矣何能知兵謹以民情上聞山人伏枕間竊
聞田野之民日或數起有如豺虎有如望天公山草木
風鶴曰守備兵且至吾屬今無虞矣山人因此爲吾等
社除計耳何謂無農也者曰前事之不明後事之鑒也
日者賊之入境而不見僞遊擊某乎聞某乘時之危揆
令之威斬伐何氏之丘木樹之私門而已搜家兵以冒
交後堂集

卷之十四

十五

支帑金三百兩置便好田宅而已鄉下男婦人城者人
勒銀一錢妄殺單弱貧民于四門而已又聞其報急凡
病禱魔口也至和而已不聞其一足出城門之限也不
聞其一矢應流坑之請前圖之請也又不有湖西逾將
邵坐營朱董把總等官乎聞其與賊日隔三十里中營
而已賊起亦起賊止亦止不聞與賊接一刃也審如是
是與盜也今日之游擊把總如是恐後日之守備亦
未必不如是也無所懲于前自無所懲於後也故曰吾

屬今無虞矣雖山野無知之言得無有可採乎山人於
是復竊計之前日之寇非門庭之寇也樂安雖爲撫所
門戶而汀虔實爲江西藩籬全既不可使缺惟在處任
者固其藩籬已耳狂賢一得不職亦可仰蒼天開眼
楮惶恐惶怒

與同年周邦傑書

庚辰既第辱老丈川東書行到京分付不佞毋忘昔者
不佞當時報云天分西北萬里勤書足下不忘敢忘足
下哉乃今提空名而向楚且四年矣卽令兄一書寄去
復還如此不易而省會祝望老首問老丈復健亦又年
餘不佞卒未達一尺書奉候台履無忘之心有忘之迹
矣罪將何以解焉昨得書申老師云黃州楚劇郡司理
又刺任也此可承老師情恕非所敢告於老丈耳罪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七

何說之辭夫老丈司文章之命比於天之奎光斯道賴
之明斯世由之升者也任何重耶世道不可一日不明
不升則老丈安得一日不出也覺民以道非尹而誰當
今之世舍孟不可老丈寧無夫子之諾耶若獨壽其身
而忘斯世之運斯道之脉豈老丈仁天下者大心哉請
示何期慰此北斗敝堂翁范雲老每談足下散服如明
神不知昧子迷塗可再授之南車否弟假聲靈倖考一
蒲昨得叙恩先人矣附此申謝併請所以終惠之伏惟

勿忘勿吝如初幸甚

與詹養貞先生書

拂鬱中不自擺脫則心日繁而眉目感昨與諸同志掉
扁舟浮太白醉樺林之勝雲霞入座塵囂不聞又披蒙
茸踞虎豹登英峯之頂日落天低瀛洲在眼時念長卿
不至倘足下知吾兩人擅此雄快印綬可投矣醉中欲
乘興過擬芳園奈夕陽不肯令人盡樂與來午與諸公
飛觴亭上足下可呼斗酒俟之徐七浩歌豎七目適又
何韁鎖之足繫哉談對須臾飲言不寫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十九

答曾芸所書

八月五日乃得吾丈手書七中大都以明性爲急以盡
性爲愈而日用功夫則精神欲其歸一恐其渙漫條理
欲其精密恐其缺漏豈不甚善問也乎哉第欲得暗夫
指示何從則愧矣則愧矣雖然昔之處暗者能見明中
區事暗夫亦試言之以請正明眼可乎方今談學術者
患不明此性耳苟質美者明得如丈則盡性之功當下
輒用無剪爪甲時候豈如教曰不若盡性之爲愈乎然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

則何謂盡性言昉于中庸解在乎宋儒矣第宋儒之解
直爲能盡其性者解耳若未能盡性而欲盡其性者宜
何如語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言其純粹以精潔淨而
微卽虞廷所謂一洙泗所謂獨也卽中庸自註惟曰天
曰命言不可爲不可致也雖萬古亦發也惟曰誠曰明
言自然誠自然明也雖教人亦若此也本體如此功夫
可知又曰戒慎曰恐懼言不容觀不落聞也曰從容中
曰從容得言不可勉不可思也功夫如此本體可知程

子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日精神稍不歸一便成渙
漫條理稍不精密便致缺漏是謂防檢窮索似於性上
添一物矣其可乎且所謂精條理自有用處獨不在
性上用耳以性一不二自能攝此精條理也無以則
孟子不云乎曰盡其心者可以知其性存其心者可以
養其性則盡性功夫不用在性而用在心可想矣不然
又幾於豫內利外之說矣性無內外豈有內外之可盡
乎請以是復芸所

來復堂集

卷之一四

二十一



一復雷鎮皇明齋漢詩選書

天下事有力非難有識爲難有識非難有志爲難有志
於此一書力足以勝之已而識又足以用之志又足以
成之可謂加人一等矣難乎哉難乎哉向勞手書已不
能復今又一書來也亦非小心者不能向恐濫收則薰
蕕其器是以難也今觀執事所列前名不獨尙友古人
選擇嚴整卽徧求諸名家作其用心之密用力之周亦
又難矣亦又難矣卽欲不應所求安可得哉於是檢賦
十首附驥以續貂惟執事者裁而正之可則存不可則
去原無意必也諸所亮察幸甚

來復堂集

卷之一四

二十二

賀樂養蒙新任茶陵州吏目書

丈夫生而志射四方窮養將以達施而達豈必鼎食
致君莫要澤民而澤民何若親民之于道易也故為
存心於愛物一命之寄必有所濟而况一州千里豈彈
九百里之設施老丈厚積還養展展之間第已久識達
到茶陵古今名劇驥足所展奚啻絕塵自此而郡而省
而京兆今始基之究將曷已銓曹知人之鑒寧有或爽
若以枳棘而視見在彼九層之臺不階於積累乎達至
來後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三

之不以不根於小草乎昔人謂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
無止殆不可以入廢言矣小值自省歸道台駕先錦而
後詢所稱畫行也者即擬一來一罄恭賀而傾積畏
後 皇駕在夙百凡欲簡是以不敢增以套數流汗闕
首 僅肅此以致莫已之情值俟九遷便道過里始得
盡此區也伏冀努力前途勿懷咫尺策名清時以報
知已足所贈也臨楮不盡所懷

與少宗伯吳昭谷丈書

某嘗聞問起居乃輿誦至於紫雲華蓋之下不曰大聯
往矣則曰餘哀平矣不識果否又不曰居廬也虎遠而
馴則曰相山也虎起而顧亦果爾否乎果然則令先太
夫可以入此室矣必了此而尚復堂卿大拜光輔於朝
食不帖然乎哉且聞四君子者五月遊泮七月應舉九
月遂魁省試寧獨三十年科名甲第付託得人即湖以
西若安成之會舉題名湖以東若鉛山之狀頭及第皆
天後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四

四君明年事也何者其弱冠同耳足下以黑頭入相之
年觀此宇宙獨榮之事誰謂池上鳳毛非緣綸世美也
哉中心誠預賀之足下寧無愉快乎又何問通家之分
此榮華也徐侏來肅此專候起居兼宣中賀第愧空言
為匪而懼無以諧俗也夫足下以道事君殊絕人物而
可以俗囿之哉寶流東注起念朝宗柱石清時以慰
生望則朝端幸甚天下幸甚

辭湯莘麟父母召書

賀書已成有戒而止故六日不賀七日乃賀喜道亨也
無陽不賀一陽乃賀喜道長也山人意在於茲不與人
增冗耳今且未見之行也而召命遠來先之令人身無
處所於是旋拾祝詞用申中賀以待千歲日至容復扶
老人城特布大喜若乃嚙去果核豈宜再登華宴况珠
玉滿堂自覺形穢謹用拜辭惟仁恕方命幸甚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別郭靈巖父母丁母艱歸書

七年仁覆一旦棄遺何時復來令我悵也雖有前期難
禁此際乃以隆寒既不能扶杖一來前驅清道又不能
效山陰百錢齊州勺水以累苦旅情如之何耶寫蕪詞
以當驪駒敬申悃欵伏冀節哀順變以膺後寵使故舊
赤子得從巡察撫綏之下再見我父母則天雖高而照
臨猶一日也真切真切臨楮滄零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六

與吳映北父母書

念先中憲與蕭大史漢冲先生齊年壬午乙酉分較楚
聞已而以司憲陪巡歷楚已而以鹽政一履新安名藩
珂里歷得借觀居嘗謂鄂渚齊雲嵩靈秀異甲於天下
當必復有名世挺生與漢宋大儒先後並駕者言猶在
耳不謂弗獲身承而子孫猶得沐浴膏澤於今日也可
勝忻幸忻幸恭惟臺下文章德業超越前賢山人景慕
久矣何物下邑得荷照臨豈非上之人念樂痼瘵已久
來後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得使後來其蘊耶雖不無來暮之感而大慰孔邇之懷
矣夫三年東征一年河內從來險阻艱難盡為聖賢大
任之資恐旬月取相難不後得私我公台臺其何以
為十萬戶長久計乎下走如山人徵先人之靈慶今日
之遇日當先父老子弟握趨郊迎始足明分乃以患自
未愈貧無應門之責夫左右游樂弗獲自適休戚
上至今始得肅敬敬重中賀而猶然遺代也異如之
伏祈垂仁鑒宥可勝銘感

慰李既明書 諱希哲少谷先生子

庚辰一別星聚無由彭丞既陞竟違色笑僅領令先翁
詩教至今猶作金聲五六年來春科不聞首選宦籍不
親榮名通家之故實勞我心近聞大孝家居已非一日
但令先翁壽考所終定是八旬以上居嘗念正學遺珠
惟先翁最壽若甲子晚成亦惟暗夫猶在今年且八十
一矣第以歸耕日久門淡如水帶臘一金竟無能遣一
力致生芻一束也有懷無力付之長太息爾於是勉賦
來後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八

一詩用申哀輓之意倘可聞之先翁幸為懸之幕上庶
幾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焉則懷種七語不能宜令舅前
河令三山鄉年丈家今何如哉遲音聞我

復郭齊雲父母書

不獲游化日者三易星杓矣葬也吳林遙也楚水鱗鴻
莫託實勞我心甘棠且思況我仁人而孰知父母之願
復更無有還心而金玉其音者焚盟拜械且感且媿回
環跪讀益深知已之感而切重論之思安得爲龍爲雲
東西上下常相親乎昔有以馬詣舊路龜旌長江爲咏
者其樂民今日之望於君侯乎君侯其忍無念諸益自
君侯之去樂也初以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庶失一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九

召父得一杜母也不謂三年之間印刻而席常空門市
而絃數解至於今四易其署始得聖裔如孔公者自可
三月報政而猶然代庖也者詎非天憐我樂虛此席以
待思獻之齊來乎若某者坐暗室已三年不飽粟者連
歲歲辭之冠上若罔聞擇處之智感焉驛驛非台臺始
終如之樾蔭其何以長有此日耶深山之辭道阻莫致
肅此繫鴻附謝兼候台居

與某翁公祖書

山人以出山非舍藏之義而每事因足音以傳蓋十有
五年所矣頃邑人從郡中來傳仁臺之親民也聽之以
五其大畏民也不欺者三此何以故訟理之世民常畏
上學明之世上常畏民畏則哀不畏則喜也者勿論哀
則疑焉民所以待命于上知此謂之知本前此未之前聞
非老公祖明學之早何以有此前月晦日復有採藥人
至道一邑公事已蒙老公祖大賜結局一切以人治人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

而已無與焉未嘗不歎老公祖明慎用刑而不番獄也
第此事原爲衙門狐媚欺官以致前院劉治則小人勿
用明甚奈何用爲本官情弊塞寶令來者無嚴視吾邑
也而此情竟不得上達耶至於舍弟某公事止於附名
鴻飛乃雁魚網此豈老公祖之成心哉恐未免於三告
之言即慈母不能信其子耳夫邑素稱義今被惡名所恨
首事少年不識前官爲器而輕投鼠也惡得無罪伏惟
恩詔在前仁施法外或減之等或出之監或免之解則

有故無大亦何莫非仁人之用心也倘以木石山人得
託於諸人許言之義不厭其涕泣而道之情少陳一覽
而再加察焉一邑萬靈可勝幸甚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與映山書

承諭請教一再讀乃能通曉誠所謂一家言也如有不
殺加筆批抹豈不二三其說乎但與其金佛頭上加泥
不若本來面目之爲可傳信也長者其謂之何

謝張侯賜書禮獄中書

頃得舍弟手字始知老父毋北轅東向未效清塵疎節
甚矣乃拜紆金榮施園土且也仁人之言若春雨潤物
自葉流根寧獨拜賜者靈臺解衣卽全邑萬靈靡不共戴
二天也固能知德不能報德可勝中謝中謝哉前此扣
關上達今幸老父毋所至解網則自府以東皆澤必下
於一言自府以西肺石必申於五聽非春臺同天之力
誰力哉望仁至此涕泣沾襟不識彼陽春無私亦會照
及此陰谷猶寒否也惟是老父毋復以來安堵如故
蓋十年僅有今日絕無不啻鸞鳳保障之說矣豈曰奉
順套語者專力來肅此奉候台履之光筆石有枯口碑
難勝臨池惟有千句彌陀而已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與張父母書

日懼行臺晚也微獨杯酒未盡無由一奉殷勤即路島
未陳亦無能將此恭敬耳惟是小兒來薄獻一片固不
敢以異物傷雅道累清操也獨媿尋來而寸往耳惟命
侍者兼收之幸甚伏念恩典有成用寶有月此時簪家
還在京平抑在道乎安得綸音也者北面焚香浣而讀
之庶幾協上下以成休耳雖然喜不報平鵲聲香先傳
乎蝶夢好音自此得無有是乎山人惟有上流洗耳以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三

張侯再觀書

念老父母政成有年觀行有日矣乃山人者既不能趨
道以清塵又不能後岸花而飛送僅與章句諸生澆
輕率熟道之意於言語文字之間以此爲贈卽以此爲
篋耳是何足以鳴臺下三藏之萬一哉惟是愛莫能助
復效吉甫之作頌竊比懷周之好音命小兒持一軸以
佐吉行庶幾少宜此前驅一念耳惟台臺兼而收之以
爲旦日獲上之先資云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侵李勿齋書

老丈八十又三月暗夫始得聞始得爲詩一章補頌爲
賀顧此何足以見老丈平生之萬一哉第今之仕人知
正者稀今人爲子孫謀貽穀者更稀乃從暗中窺明獨
舉以爲老丈頌豈無謂乎暗夫何人敢望老丈卽由此
以望老丈八十如望羨門況學問事乎日從暑雨中會
有朋爲六日之講至七十從心句有友謂心從矩也暗
夫謂矩從心也矩從心則矩與心一故曰不踰若心從
矩則心與矩二踰亦多矣不識老丈謂何說得令則爲
孔子之七十說不合則爲衆人之七十而已矣安可言
其不可勞賀惟老丈正之

卷之十四

三五

與張春元書

往歲遣驛車從過我山城至今一念垂簪則一番感激
卽親兄弟弗及也若在老夫寧問簡賢疎節哉自後毗
科放榜每見麟鳳珍奇可知天意欲老其才具固有在
如千仞鳳凰非有道天下不見也春明日啟賢路天開
舊家兵甲得無再爲聲頓乎天下雷行惟有彈冠之愛
相慶耳會試新錄敢不拭目視焉萬里之行以身爲本
尚爲禹門珍重之斯通家至願也書去可當神往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六

與寧邑會存惺書

暗夫往有詩云望七梅川路梅川路欲賒山山七外似
又被白雲遮玩一遮字豈必專指雲云卽神馳而書未
去時適而事始聞皆遮隔之類也至於往辱車從過我
而令弟一書猶然未復則又當面遮隔矣又聞早已赴
選不識果然七則疎節之罪何以解之今年五月借約
所爲講堂重友義於聚樂亟欲枉駕正席羣比奈天無
一日不雨水無一地不波雖會生日偶值晴空又非一
天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

世

賀衛軍門書

戊申之冬陽至之臘某以東道故人請謁於南昌新府
乃辱我老公祖一見俯意下之刮落世情獨存古義令
邦城歌其節愛車馬藉其閑行固宜在位皆儉約正直
化于羔羊素絲之風又何問江表澄清吳西安堵也以
故天子葵之特申簡在棟隆王室大啟仙曹其榮華蓋
可以極乎哉第不知南車何從南面何日俾南國之人
得俟候甘棠爲正耳獨奈何盈盈一水之間脉脉不得
交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

軍門書

戊申之冬下風而拜帶雪而歸于今三年矣寧獨
由立雪坐春風耶旌旗風動金鼓雷鳴亦遠莫聞問
即欲一候台履不可得也惟有畫安田里夜望絳河日
勤鄉往而已夫我老公祖者在南則南人愛之存詠甘
棠在西則西人愛之夢甜鷄犬豈惟是哉人之言曰厥
德仁明何喬卿中正朝廷天下平其我老公祖今日之
謂乎山人每聞驛吟而至安靜和平樂勝會之不常恐
未復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九

盛筵之難再不變與上酣於讀農嬉於耕賈歎於塗商
忘於市而羔羊節儉化直同風又往往如是安得借一
年於河內留再宿而江南然後廟食千古而配社稷江
表之去思方帖帖耳且也帝心特簡榮啟有期安得罪
人如舍弟輩攀其轅臥其轍無以我公南也言及慈恩
感激欲死三光可燭二天難報專力不贖一候三台南
浦雲飛心神俱往

與陸四府公祖書

恭惟臺下宗傳家學世美賢科方得意於長安旋以
爲郡憲易之慎書之疑得暇即開萬卷夷之清惠之介
長貧不受一錢蓋曰聽訟猶人安得無言似桃李明刑
惟我非徒有志笑鷹鷂若公祖可謂盡心君子矣其世
祿之長可勝賀哉若某之歸來乎山也蓋十有八年矣
原以海塘之故致十年目青微軀以外未嘗出山混合
藏之義尚知有漢官世界而與有功者交手故一切聞
東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十

尚俱歷歷節甚矣惟老公祖天寬而地容焉

與張衡麓父母書

今天下不仕而學者或寡矣况以仕學乎仕而學者益寡矣况以能問乎問生於學學生於不足不足之心與不安之心同能不安而後能安能不足而後能足老夫子已道之矣何幸於老父母而身親見之夫陳丈一布衣耳辱老父母折節下之已是曠典又舉心學問之又述庭訓誥之聲獨知學且知本矣知本之學學之至也至者若無若虛之謂顏子一生得此學力故能以我忘家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

復徐州守張衡麓父母書

當使君之在山城也三尺如金一心匪石山人兩入會城無論同年知己言言道使君循也終如其初當時已卜使君之必召矣卽贈言可證焉及再觀之明年又爲起得吉卦亦知有今第不謂左股門庭之語若此信也既聞報矣輒寄北來者而使君之南音至矣焚展誦之如奉顏色喜何可支奈何立索書郵爲復而竟作殷生狀也夫徐豈不稱南北要津隆古大州哉使君以小心大度總氣平懷亦所謂容保民無疆者使君實宜之矣視古三傑定失于指揮豈曰伯仲顧衡不增疲煩不增冗則獨立不懼知使君猶能兼濟焉不患不升聞帝廷矣寧待銓衡晉秩之日然後稱賀哉何者其旋之吉也卽視履而可考也使君得無以薨言爲前券乎山人有旅目望之如昔所謂以待君於五雲之表者矣因以詩謝用表絳河之思焉有所有餘尚謀繫鴈若舍弟感恩得從宥過則使君明慎初平死不能泯矣併

申中謝枝
敢忘根

謝錢學師過舍書

從鶴駕之初臨至龍光之再覩也山人惟修束帛爲賀不敢更交一幣者懼增長者勞謙是以不敢瀆耳頃以族故乃辱車馬從溪上過之葢前此未有也既未望塵而迎反辱造廬而顧加以罄折之周不啻鼎增爲重令山人倒屣出迎而雨已隨車行矣况多儀之辱亦未奉身爲謝乎夫以避嫌小節至稚不恭何門下獨爲君子而山人疏節甚也愧罪如何不知何時乃得負荆請也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

泰山在北仰止徒勤專力宣心詞難謝過伏惟長者矜此賤人則深山草木日日在春風中矣

謝張侯行約書

頃蒙鶴駕稅止鴉村雖俄頃之間而人在周公禮樂中矣不曰王道易則曰王道平老父母以此近民卽循循約禮之誘何讓焉獨未鴻絃歌詩從容樽俎於十分冗中偷此半日閒耳伏念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惟與父老子弟沐浴豈弟歌詠神明而已情見乎詞詞見乎冊至於口之所不能碑筆之所不能繪者又將何日忘之諸生來謹此特宣中謝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

與鄒南阜書

往歲之秋附兒侄以書告少謝萬一併候起居不調遷移日月桂馬又驚秋矣昔莘野未離已調割烹之鼎稽溪未出已淬鷹揚之鋒足下宜出而久不出也則何以哉豈自比於伊呂之間尚未可當伯仲耶足下或以此一出也將爲選部不遠矣在昔若毛之公山之識王之簡裴之通固所志也不然如後世私謁風行則銓綜無公平之號而寒遠之士不至臺閣豈非未嘗知之故也

宋荊文集 卷之一 四 四十五

可見知人乃選部第一事而公與識簡與通其要則韓子乃曰未嘗求人不可謂上無其人嗟嗟知在上則求亦在上俟下者求而後知足不必謂上無其人矣此察定而後出則足下之久不出宜也雖曰未出入必謂之出矣何如某茲滿考濫首舉疏者六兼敘塘功說者以爲從來未有獨念少無鄉曲之譽壯不能買聲名於天下雖有若無不知足下仁篤肯昭其辛苦拔人於故否也專人扶冊來獻敬附起居

與謝念翁年丈書

與足下別十年矣足下雖經動忍增益良多乃今儼然西臺告以祥刑長以王國則崑岡美玉誰云難識滄海明珠世必有窺之者矣故曰愛疑始見周公旦經坭方明孔仲尼行仲尼之大學建周公之太平足下自此升矣顧不偉與以視不佞楚江秋月赤壁一空同守嘉禾蹉跎半載雖六疏首舉不爲後人兼敘塘功說者以爲從來未有然少無鄉曲之譽壯不能買名聲於天下即

宋荊文集 卷之十四 四十六

可種桃核其誰拾之一嘆一嘆但心能盡處我且自慰力不周時人亦有知我若辜人人必有詞人如負我我則何與擊壤公豈虛語哉足下其謂之何茲謹專人扶冊來獻敬候起居

與吳濱翁年丈書

不奉仁丈面十年所矣每念同師未嘗不終夜三台門下也祇緣初出國門遂分土而治一表東海一理齊安視昔者聯轡循牆之日不可再得矣當其時足下魁天下於少年福生民以百里計衡鏡瑣闥足下取之如攜耳乃遇帥視吾于黃梅道上知足下爲不仁人所中嗟彼一點瑕掩此連城瑜矣然世有至寶不置橫道自此晉陟成均以文章主盟海宇以勲業邁羽夢龍則前此不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七

萬事轉頭俱空矣誰謂世間塵土得入吾胸也哉俯談不佞流連一郡已十年間關海上者三載雖近蒙加恩猶然認弗能予豈韓子所謂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也哉其然豈然蓋難言之矣嗟嗟不爲顯官當爲人品竊欲繼足下共勛之惟足下策焉某雖爲敢不報賜以目陳大官來托此命舍弟代宣台候瞻依北斗悵矣神飛

與同僚書

偷自海上得武林手書爲別疎節至今甚矣其罪之無所逃也顧非休休如足下誰則容之念茲偷也又竊祿三年所矣以十五外吏亟擬復入春明光對玉堂清德請所爲忠國利民之計少答明時乃留滯墀工弗果也豈仙凡之隔誠有雲泥者耶一嘆一嘆往歲報滿蒙上叙恩先人賴仁丈肉白骨而文之榮華至今其子孫世世藏之矢勿忘也不識此際可直徹惠于太史公筆否第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八

恐相國者先德望後文藝不當以此輕賈耳何如其命之專力薄具雖候綬綬之光僅代芹曝之獻惟侍者有函貸焉幸甚

與張葵我下第書

暗夫近誦得一詩云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其足下
前日之春試乎詩又云胡兒勒馬長安俟夢裏還家不
當歸其足下今日之聚樂乎雖然杏園啼鳥誰醉花傍
斷斷是長安客也男兒獨患無名將相誰云有種足下
尚學以俟之鄙意猶未盡耳附此於冷姪以當起居何
日承顏爲問京朝種種長塗初稅強飯爲嘉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四九

復黃吉吾書

足下少負奇氣早博名高暗夫自未第時已景鳳足下
以爲可仰而不可及非一朝矣後雖抱玉乘龍不逢和
與樂也猶然有國士之望焉乃比年來不肯以空群之
才輕試於不識馬者則又未嘗不爲一日千里惜耳惟
是追思往歲曾奉手教示以學論二義然後稍稍知足
下名心雖亦未忘而且有志於名理之學矣不知所謂
詹詹言畧者果爲此學發憤耶亦爲舉業作型範也竊
意詹詹之言無乃小心之文乎以此立言足垂不朽其
有功四書可勝道哉暗夫安得耳而目之爲快也者敬
俟之敬俟之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

與錢三孺書

別丈十有八年矣承兩寄書附令郎文至不知陳二尊
與祝年丈處皆一一與交皆曾爲一一致情否老丈別
後何爲選期計久及矣在官在家俱不可曉若已在家
則斗酒百篇眼前景物皆足以供吾興樂哉樂哉又安
知令郎君不賢書報專人於堂上也若老夫今年五月
則爲七十人矣日與朋友講學歲以爲常此外生涯惟
以詩文度日故有十年文字陪詩酒欲比寒花晚節香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十一

之句於今可記五百首同書韻語可記千首外舉業大
意理學見解暗室空談共三種不知亦可以當歸去來
辭否也邑父母彭公掛冠而歸嘉興得附此爲候兼補
疎節惟故人知我東向不盡戀戀之私

與曾豸龍書

有英雄無用武之地豈曰勝會不常况文士之具又常
在我安知非壬子兩榜中一人耶此天意未可知也別
後常念老丈意氣可以敵萬人才情可以登百尺卽太
極一原種種粒點分之爲二氣五行合之又爲太極非
胸中數萬甲兵何以有此倘然收拾何用不臧奈何非
此而劍氣又足以橫天矣尚善圖之蒙借書三種具見
三教一道善用之則皆無欲而有益耳專力完復併致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十二

講義一冊惟念通家正之

與詹春谷書

初夏入城勞伯仲兩兩相過時坐春風方以京行首選
爲樂問暢然猶休休無恙耳不知今病自何來也但人
身自有醫王智者能調五臟近亦有詩云妄想生煩惱
禪云是幻心幻成旋自覺不怕病難尋又云快活無憂
散除煩斷妄思湯宜清淨下立地奏功奇此言雖不可
以醒人非重念父執如足下伶例磊落如足下故人交
態如足下皆不敢以逆耳之言當苦口之藥也何如倘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十三
遇良醫勿藥有喜則暗夫之談贅矣鄉人有便慰我好
音

唁周懷魯年丈喪子書

弟方有豕孫之喪又聞到仙郎之說豈誠謂天道無知
耶不然萬物之生死皆命也達一命字更復何疑雖然
詩有之曰海中仙果子生遲又曰還見長沙玉節郎回
矣弟亦有石榴詩末云誰獻君王教多祝至今生意滿
房中竊料房中生意不一其人但比於人間俗果生較
遲耳惟老丈寧心俟之當有如子華之五丈夫者弟嘗
見下敬字丈家故饒獨未有子歲捐千金之貲以週鄉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十四
里數年後果生二子不識老丈亦曾聞之乎附此於楮
尾見世講相關之情焉

與周懷魯年丈書

附足下共事越中益亦有年矣居常不能專一力走一
蹶爲履約之候猶曰海塘而東赤壁天遠身居木石耳
不到琴鶴餘音也乃榮取入省來自海上歸來蓬君于
郡中不至某亦入省以爲可博一面破此勞積必矣及
夜飲谷心丈闕上適足下清翰計程剛到塘西雖想音
六十里之近而公務爲絆若對面千里矣嗟嗟盈盈一
水間脉脉不得語又曰君出我入如相背然昔謂空言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

今不虛語亦豈雲泥懸絕斷斷不與與攜李之別不減
於黃梅勸駕之差不承於往昔足下得無薄日之乎念
足下通顯矣尚置此陳人於胸中否令陳人不知何所
可以効忠門下與牛馬爭走也茲因考滿事人杖冊來
獻敬附起居伏惟涵貸不恭某等不報賜以日懷

荅王桂峯書

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
思竹弟與老丈之謂也乃忽奉手教適慰長思不覺淚
盡方一哂耳往茂賤 無由一面後刻錄寄到少當論
心第念羅陽一會錄 不存將來不知能補刻否倘今
秋有主之者又在紫雲華蓋之間千萬一來共修共証
好懷百歲能幾回開誠不可不知也達者以爲何如承
教仙郎二事一則欲盛其傳一則欲彰其美真父母之
言亦仁人之用心也敢不起敬南豐先生云爲人後者
爲之子正爲此節言也今既奉祖父之命以令孫繼令
子則不必更拘叔父猶子之說即直書考而父之直書
男而子之可也寧有騎牆之惑乎故曰旣爲伋也妻則
爲白也毋此第就所記而爲復耳惟老丈更查家禮而
行之恐弟記之不確也弟老且暗矣不得不奉一言以
表千古惟復有以正之幸 居常誦所惠七十詩者惟
老丈言言人於詩境兼道情得出亦甚難耳夫詩豈

來復堂集

卷之十四

五

談哉白沙以俗弱爲第一忌詩林以黃陳爲雅健吟蒞
謂此耳作者其謂之何年來思同泮三十一人尚存五
六惟弟與養吾獨幼各躋七十年所矣倘得追陪杖屨
上同中壽同望期願顧不仰天大笑也與言不盡意帶
作破衫重縫可也寓此爲復兼候起居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五

神樂會維倫惇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

上解撫院臨縣啟

伏以東有亥衣鴻飛幸姬公於信宿南釐珪瓊虎拜稱

天子之萬年益惟德懋七官是以功懋七賞不謂九十

歲之山人見知五百年之名世恭惟臺下萬邦爲憲四

國是皇入則伯仲伊周出而文武吉甫兩階干羽潢池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銷赤子之兵一路福星霖雨慰蒼生之望范老之甲兵

脩矣晉公之將相兼焉鎖鑰北門自是非君不可蔽芾

南國于今惟伯是親何幸陽春不遠寒谷聆鸞和之至

止加物采於風聲觀龍旂之飛揚不觀兵而耀德深山

深處久不見漢官之儀實政實心誰其忘帝力於有忻

忻然喜色相告曰不遘何休喟七兮孔邇與歌威靡勝

匪父真千百年之會遇而億萬姓所恬嬉也山人某仰

承金注幸荷瓦全摠而敬效而忠大夫之待無殊先子

適而館校而餐縉衣之好豈異周人爰求三年之艾末
輸一辯之香良馬素絲喜言秣干旄在後潢汗行潦欲
酌彼玉璫無門謹遣小孫代申不腆雖山野無當於大
意而王公不吐乎明信伏祈番鑒可任主臣

上經撫院啟

伏以泰運天開五百年忻逢名世新綸日捧十三郡快
觀儀章庶士彈冠群氓擊節恭惟台臺熙朝碩輔聖代
真儒豸繡肅秋霜著立朝之大節棘臺垂化日彌好生
之深仁謨謀丕壯而緯武經文藉藉彌深而珠舍玉立
鼎鉉久虛乎內席金湯暫借乎西江琴鶴携來共迂遊
門春色旌旄擁鹿遶揚和府清風班聯入座之尊片像
一人之重某身雖游化日光天之下家當在紫雲華蓋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E
之間距城五百里餘道未可以言遠行年九十有五杖
屨敢以覲尊惟是一曝之誠遣小孫而祇載庶幾九賀
之念藉不腆以輸將伏冀滂涵卽蒙河潤

上新學道王公啟

伏以紫微星煥九霄煥奎壁之光黃道天開多士際風
雲之會一代昌明之運伊始百世師師之表惟先青出
于藍獨因乎鑑恭惟臺下明炳日星品高山斗學繼聖
賢之統奕葉龍門義淑宇宙之春先驅馬首矢臯謨於
廊廟敷舜命於膠庠紅勒戒嚴黜藩陸春華之句青藜
朝照分綺園秋實之英稽古心勞作人化溥從來學中
衣鉢盡在於茲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也往歲備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四
員仙里 示 星屋斯時分屬子民竊聆風鶴凜七東朝
闕節搖七南浦心旌尺牘前陳祈有台鑒寸臬上達悵
矣神飛

候包中丞啟

望著西臺集祥鳥而開府名高北闕騰威鳳以華城十
三都雲馬挺銜千百官總歸約束頓切禹冠之疑欣逢
鄭履之聲恭惟台臺柱石鴻勳斗山駿望苞經綸春華
之艷藜杖然夜照之輝文中青錢雅韻叶宮商之響壇
標赤幟新裁爛雲漢之章綴雁序之行鵠袍出色捧鑒
坡之綽螭陞舍香海歷清華一路福星騰碧漢誕登榮
臨九天惠露遶丹霄擁三閭於洪都睇盼憑滕王之閣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五
建六燕於相府微揚矢彭蠡之濱基奠金甌運乾坤於
寧上塵清玉壘富兵甲於胸中 河同希仁之整
齊嚴肅經疑建周賴子良之博洽沉酣由中丞而晉台
衙共許瓊龍事業 鼎鉉威權周召勸庸 某
步冀北之後騰鳳前豐之晚進喜慙依劉之顧時麗御
李之恍仰托憐幃信是吾天有二幸叨策勵敢云國士
無雙節鉞霜嚴徒向龍門悵望楫 申璣穴啟
勤獲籌台顏鑒心神於下走統希汪度原個款以申存

附貢芹私另中雪楮所谷王之茹納俾野子以夷猶

賀吳道南入內閣啟

恭惟閣下孝友光于國中文章妙以天下昔在詞林海
內想望其風采久矣今登政府朝士賀以爲得人宜哉
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學則才無由廣與王必有名世者
惟仕則學欲壯行上應三台下端百揆澄清消鄙吝具
叔度之汪也謙讓遜碩膚追姬公之几也雅淡不似人

豈與世俗爭妍况開誠布公斷也今而無
他技且集思廣益休也焉其如有容
見伊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七

呂夢卜之后寧負殷周念禹貢之彈冠慶仲山之補衣
薄申燕賀用仰龍圖

奉田雙南按臺啟

肅風裁於冀北代日鑒於嶺南察官察吏察民情廉生
威重平海平倭平物價公著神明蒼月有餘河內雖宜
借寇列卿承乏禁中尤切思頗墻燕語番人難挽九衢
馳馬岸花飛送客還 菱龍獨念南浦之老農常

懷中臺之執法爰求三年之艾未効當日之芹邇者春

買山陰之棹將以朝初雲見欲開江閣之筵

萬一從之末由再三贈以不拜伏望

來復堂集

卷之一五

八

迂龍光之披拂虛席平章閱虎拜之升聞實資敬沃
權仍魚水繪在麟臺 遠於鴻遠情薄宜於鯉對摩
存不膜感激可勝

賀李孟白方伯啟

甲榜從龍丁年衣鶴早歲思存雨露平生盛際風雲道
德容河上之經文章兼隴西之妙齊名五 政四方
惟是千藩千宜五湖皆吾衣帶乃若之翰之屏三江盡
屬襟裾非叔度之雅量汪 小心翼七積財

關乎大命酌盈濟虛出納異乎有司尊美屏惡南國之
棠陰滿耳 由此而開天府山川半入

於留都由此而總憲臺分野無間於荆楚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九

賀兵巡道蔡時符公祖啟

恭惟老公祖文章足以潤身政事猶然及物承茲新命
告我群刑聞栢府之風聲永徹玉壺浸月借薇垣之星
彩雪消陰谷回春白湖以東法既降伊山龍虎由道而
北德且翔此地鳳凰夫訟理之朝民常畏上若學明之
世上常畏民顧下車而泣罪人不獨禹吾無聞卽解網
以寬禽獸行見于世有元況風動旌旗神武耀而不寂
而春生俎豆文治日以常新山人身雖居化日光天之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
下家猶在紫雲華表之間非不領一路之福星無由開
十年之瘴霧謹瞻雲而稍賀固卜日以揚言伏惟大海
爲涵不擇細流甚幸

奉徐相公老師啓

下官某雖人所不食之餘而分無可逃之義於是軍司
千里業滿三年位愧其虛祿浮其實顧蒙使過誤置拔
尤非玉成之自天曷及全之有地循資而進切欲效駕
鸞拜丹墀清海而留誓不共鯨鯢戴紫蓋輟緣冊奏敬
附起居懼瀆崇嚴空慙尺素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賀明襄公祖啟

崑煙鳳掖煥人文北海鵬搏瑞澤鴻達彰物
采愷勳蓮花之幕慶生芝草之堦恭惟臺下熙朝碩望
名世鴻儒雞鳴應生申之瑞秀孕靈巖燕于協呂夢之
祥讖符幕府青箱奕葉 承簪笏舊家聲紫誥續紛榮
捧綵綸新國澤天威咫尺喜覲龍顏日禁清嚴幸 驚
序玉堦凝彩仗進隨曳履擁朝班金殿蕩形雲瞻濟鳴
珂過帝里光郎星於日下仕籍升華朗卿月於雲間朝

東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二

儀晉錫行看內召神京千里候鳬飛願聲中藏美景三
秋舒燕賀某水同流派木共根枝叨一脉之賜存恩深
骨肉沐三年之培植戴重丘山報道驚遷懽情雀舞

祈分餘潤於枯株就日依雲敢借殘輝於斗室

伏願榮登碩輔福星一路映宸

卿惠露三天

濃鞠座仰申素悃敢冀青垂

八月請張衡麓啟

時逢海晏長天秋水同鮮望出河清白雪陽春寡和百
里有光同列宿千家無計祝長庚賀萬歲之大明久欲
分光杯酒奉一朝之別駕專祈借重賓庭觀化於鄉已
知王道之易上約我以禮爭推善誘之循上喜今時和
年豐下無煩訟觀此刑清政簡上有餘閑夫然後知朝
廷恩澤厚法度甚嚴夫然後知鄉里教化行風俗斯美
顧非刑賞一出於公安得賢愚貪受其益伏惟風動旌

東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三

檄謹廷君生也

賀張聖如考滿啟

茲以九官課最虞廷之明試猶存三載升聞昭代之考
功亦著洋上祖訓勸七古人恭惟台臺七八閩多士之
魁十萬戶衆人之母以樹風聲則先孝弟以孚月旦則
守清勤五鼓聞雞門每念心勞撫字兩臺晉考績自憐
政便催科城與百端字官時向再甲行陟比九河公事
日從堤上了教不

刑欲期於無刑均爾賦亦

均爾役平正無私約其隅又約其鄉備行有三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修三橋渠築鄭國之乘輿

不足除平道路視廣州之運甓何殊

官名久著於公車還擬花裁五色行看桂籍重封也

惟同雀躍喜共燕賀雖云百里非路尚借一年有餘

請張侯啟

茲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樂哉遙臨能適野者乃能立
朝襜帷暫駐久望秦雲滿戶頃蒙陰雨隨車吾不可支
幸何如甚在昔柳孤初度未聞孔矩之從心至今蘭館
贈言奚啻秦屨之入和欲借春生俎豆謹卜日侯旌旗
即墻燕語晉覲行不遠况岸花飛送老疾難從於此不
盡其誠將何以修可願倘然西望瑤池得降王母比於
東來紫氣從蒲函關伏異責臨可勝豐豫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賀某大尊考績啟

恭惟臺下雅度汪七千頃真誠藹七一腔水鑑玉壺大
咲花陰無舊誓春風時雨麥翻雲穗有新謠六邑驚六
月之飛霜珠還龜去五稊安五羊之火禁鶴伴琴鳴治
郡若治身按疾投倉公之良劑保民如保赤誠求循召
伯之甘棠方許二界爭迎貽我萬靈吐氣不謂期月已
可達爾三年有成三象光三台先生自此升矣一年願
一借萊公可復晉平名疏御屏功垂臺鼎某荷西伯之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六
善養時厯泰山北斗之瞻之東野之雲從徒切青壁丹
崖之想走一械而聲實效寸草以酬輝縮地無符雷鞭
有待

賀署縣吳父母啟

韓國斗驍映北湖廣孝廉歸此
州休寧人

伏以就日望雲齊道東方有褒炤天觀火人歌在昔無
補益大賢之作用異常而至德之流行絲速風從恐後
物觀爭先恭惟臺下神明世胄台鼎名賢策對天人光
萬丈而呈五色憲為文武貞百度以刑有邦正誼明道
之學講之有素而得其大原問學德性之辨晰之最精
而揭其要領謂政君實在澤民而達情必先宣德承流
花縣明月一輪藩屏蔽垣春生八道治平天下力行奏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七

第一之功物色人倫舊識得有四之選品陟中林蘭蕙
誠為王者之香音矢高岡鳳梧隱若強國之敵正宜每
刑於骨髓投勁草以疾風聖明重念我股肱付蒼生以
霖雨美玉愛他山之石磨礪益精利器遇盤錯之艱迎
刃而解何幸雞肋獲奏牛刀嚴鎗鎗於北門非萊公而
誰可欲蔽惜乎南國惟召伯之是行才老烹鮮權借調
羹之手心恒解網小試批逆之說乃下車之泣最先席
不暇爰而由飢之思更切賑不待朝俄頃種七難名題

歌聲上載道蓋惟誠與才合不必世而後仁者也念某
昔走大夫牛馬令同山藪鹿麋役用少而臣老無能負
弩一效前驅髮雖短而心長願得扶杖立見德化先申
耑悃嗣佈特趨伏願曰都俞曰吁咈爲舟楫爲鹽梅聖
主得賢臣天下蒙福中國相司馬邊事不生前席久虛
宿儒處深巖之地金縢特覆宰相用讀書之人莫聲猷
吟特申燕賀

請杜克棟先生啟

恭惟執事秀衍杜陵統承元凱家傳四禮非杞宋之無
徵學著一經際唐虞之有道緣因世講得近儒宗春色
相憐未將栢子營新歲寒香初透且與梅花叙隔年程
門興派立之嗟神交千古孔氏重朋來之樂志在四友
以咏以歸童已謀於六七卽行卽與吾無隱乎二三腔
子裡都是陽和名教中自有樂地引之莊嶽之間但得心
無鴻鵠至游於舞雩之下或然志與鳳凰翔滄溟春光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十九

門外柳條可數絃成火樹燈前藜杖堪迎鶴駕時行屣
軒日望毋爾音兮玉趾恩卽止兮斗山

迎新大尹陳啟

維臺下熙朝柱石聖代股肱學擅三長該六籍而闕
八斗德昌奕世貞百度以憲萬邦謂明德在於新民用
文章以飭吏治賢良丕著帝簡特頒何物山城得徵天
貺綸音遠播滿城桃李生春絃韻新張四野耕桑起色
民懷父母吏服神君占東聚之五星夙懷仰止望南懸
之一榻亟切瞻依乃緣藥性久戀薜蘿敢冀龍門妄薦
芹曝惟是各役趨迎敬附寸忠相欵伏惟星駕蚤慰雲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

從

謝郭邑侯送香綢

謹拜名香與人安而善息兼承傾綢濯天水以爲光不
玄不黃純純白白非烟非霧郁郁紛紛化大夫之節儉
敢忘羔素五絲熏父母之善良欲比龍涎一炷施有加
於文繡報無易以明馨白玉四環末由報德明珠一十
何日謝恩送使者引領璧對多儀焚香完璧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

迎請郭靈巖父母之招携查營房啟

恭惟台臺日舒化國喜陰谷之無寒帷駐山鄉頌陽春
之有脚德澤旁流於萬戶風猷丕著於四方龍動旌旗
久欲分光杯酒鶴隨法駕專祈借重賓筵雖日來燕來
寧不過獻芹獻曝蓋好懷難得百歲能開幾回惟劇飲
留名一日須傾三百伏惟輪轉玉盤謹迓春生俎豆尚
祈俞允曷既光榮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二

賀郭靈巖父母考滿啟

賀已行而考未成後以丁母艱歸

恭惟台臺長國心存天下已任藥水壺而振玉絕無競
綵懸藻鑑以定衡出之平恕心誠如水境日常新清愷
無雙福已過於萬戶治平第一德竟格於九重功積累
仁歷年一日化成久道上考三市前此孝移作忠報國
至矣自是即忠成尊親大乎大夫人服六珈而是宜
和丸之心以慰老父母奉五花以當彩望雲之念漸酬
此人間之大喜亦萬姓所同嘉野人沐澤既深聞報如
受鵲躍之私山呼莫罄而竟以豚犬進出強近之令弗
獲爭先拜舞歎也何如惟是葵藿之傾渴欲生塵而楚
芹之味蜚無足獻肅遣代躬祇宣一瓣伏祈垂仁鑒
可勝懼忭之至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二

擬舉贈公入祀鄉賢啟 時年九十三歲

某嘗以讀簡書敬聞條教留心名宦著意鄉賢甚盛德也念茲故宦某存也以孝友承父之歡以忠厚維家之則意謂稟之吉已博司徒典樂授祥刑之命竟成思贈文林從東廓之談學初致良知聞盱江之識仁終身行恕三領校師再留名宦省身未豫者三常憂不及顧衍未能者四不敢有餘首議一邑丈田思樂三章泮水疊疊好施九族人稱高義循循樂育三巴士繁遺思行年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

贈公入祀鄉賢請李父母啟 薛華號存實四川人

伏以位借仁賢公道懸於日月禮隆祀典法言凜若春秋惟人倫之鑒無雙故年久之論畫一恩同再造感其三生恭惟臺下眉山孕秀錦水澄神甲榜得龍三峽文瀾旒筆汾山城借寇一輪明月照鰲溪利社稷以為心不拘常法賦清平而成調信屬僊才邀不作人露滬盈門桃李正其經界 時值文田 雨深四野耕桑潛德揚九地之光功高壇杏生民被二天之戴澤帶甘棠 某 等莫罄榆揚徒深銘鏤聆泉泓之數白漫酣河朔之嘉賓觀蓮蕩之落紅思飲碧筒於賢相况當福星之照宜歌湛露之初謹蠲某日用甯新醪爰披絳帷恭迎赤舄枉素絲於暇日杯下浮水錫霏玉於隨風席前借箸不獨步趨作諸衿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就日惟虔望雲如禱

張侯行約啟

恭惟朝廷恩澤厚法度嚴必忠必孝鄉里教化行風俗
美惟儉樸勤故孔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及顏約以
禮亦幸善誘之循循令雲嚴者程則以敦本善俗爲急
起藍田者呂則以化民成俗爲先振古如茲於今爲烈
不獨公生明廉生威仁生民命抑且慎補疑勤補輟淡
補儒酸御製六言宣上德以達於下同風一道行君令
而致之民自非刑賞一出於公安得賢愚僉受其益謹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敬望後之吉願執驂前之輿伏候鴻儀可勝燕喜

復陸健年丈啓

恭惟臺下三楚名賢當朝額俊一棠愛恩父老子弟近
有去後之思五馬風清縉紳士夫尤足事久之論某幸
附一塵躬逢五美茲得託跡隣封仰彥方之碩範不遠
無奈身多庖冗愧徐孺之下榻未期乃荷先施彌悚後
報原儀壁上拜惠以心伏冀鴻函可勝雀覩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賀費學師登任啟

恭惟台臺文章宗匠黃閣世家桂苑翬英佇看五雲呈
色蘭臺鸞鵠旋聆三殿傳聲樹不世之鴻勳光昭前烈
拜異數之龍寵延賞後昆山人某仰斗多年忻乚執鞭
爲快識荆有日收乚立雪是懷肅展賀誠容厝就正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七

賀宋二公啟

諱必名山陰人

恭惟臺下經世經術文治文章才瞻剗犀大賢勳於百
里政饒渡虎治譜傳自九江綿蕞釣繫之區輕試屠龍
之手松楓起舞桃李爭榮念某昔寓剡溪曾假山陰之
棹今逢名獻願邀鏡湖之光乃入山惟恐不深動覺形
機喜瞻父已獲孔迺止亦神行揣命鯁生代申燕賀

送張聖如午節啟

蒲龍負劍艾虎建旗惟天陽德中懸惟侯風薰初動親
盆榴之照眼因角黍而命弓故萬里恩光方將延賞於
世而兩臺薦剡又已升聞于天此仕路之奇逢亦崇階
之元茲逢佳節遙祝長年上品通靈奚止二十四考
正明當午還登三萬六春愧乏赤符待頒綵扇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八

送吳侯中秋啓

茲以廣寒有路絕四面之纖雲銀漢無聲轉一輪之孤
月天上清光此夕人閒和氣如春碧梧棲老鳳凰喜君
子得時則駕香稻啄殘鸚鵡問小民此物何來念菽粟
皆聖世之仁思芹曝乃野人所獻於是細切清風與丹
桂黃槐並薦於是薄披明月將白蘋紅蓼俱升雖黍稷
非明德之馨而蘋蘩亦公侯之用歌天保之九如維日
不足誦南山之十有萬壽無期願賜海函敢忘露覆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九

送郭侯中秋啓

桂影懸秋飄天香於雲外水輪駕海轉皓魄於波心蟾
光十分美滿已沁詩脾秋色一半平分還開酒戶喜二
人之有慶賀萬國之太平效古人之采藻采蘋爲今日
之報功報德誓嘗獻畝之味併將幣帛之恭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

答張侯送生節啟

日正桃符白與旗搖分艾虎水藏竹節青隨劍動引蒲
龍方欲隨鄉俗以佩靈符詎意拜君恩而頒綵扇適嚴
辟兵之戒未酬長命之嬉乃致我龍標奚啻慈航普濟
卽剪吾臯舌曷揚授粲榮施有此宣心無由報德

請新生啟

伏以日至陽回後李不言春色近庭開風蕩鼎梅有意
歲寒開文與星輝運從天啟恭惟門下人品無瑕玉界
尺文章有骨綉屏風字挾風霜三都賦好人爭寫篇連
月露七步才高世共知三峽倒詞源豈特魏珠能照乘
百川願學海並將趙璧擬連城開文舉之尊式宴以衍
投陳遵之轄不醉無歸效倒屣之主人近攀龍之上客
惟文從之惠臨得聆金聲乃几席之榮施載依玉樹壁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耿蒨蓬春生俎豆

賀會存惺丈六十啟

壽域天開快觀上台聯太乙微垣星拱忻瞻南極煥長
庚勲業奏最於巖廊綸恩推榮於桑梓歡騰隣壤喜溢
宗盟恭惟臺下梅川毓秀洛水鍾靈瑩案標奇肆飛聲
於藻泮虎闥拔僞隨磨響於藍田初試牛刀爭誦功垂
民社嗣弘驥足競誇績著邊陲德望播於九關才華達
於四國昨屆杪秋之候誕逢初度之辰僉慶得位得祿
而得名共祝多富多男而多壽某情聯世講誼篤通家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二

泰山北斗之瞻天一方而室遠青壁丹崖之想人百里
而旌搖補獻黃汗望細流之畢納聊陳葑菲期大造以
兼收臨楮無任神馳肅緘不勝跂仰

請與文武大社啟

伏以風檣播文浪式顯華國之英霜刀肅武威用隆固
圍之伐故有文事有武備惟尼山能會兼修而求相德
求將才在漢代已分兩岐乃明時之春潮帶雨需賢資
野渡之舟如西江之秋水共天作賦奇落霞之句維茲
羊山豹石之郡古稱英豪舊跡之名區幸值麟符熊軾
之賢今正新標作人之重計豈令志士浩嘆於廣武技
不究揚奚至才子扼腕於修文懷空折桂故茲弘開廣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社期爲且兔之中途中林用以陶育人材預建髦士之
從龍從虎集衣冠於槐市之內覺劍氣上飛斗牛講齋
鈐於柳葉之中布陣花不讓司馬所冀懷鉛握槊共作
轡龍雲章并擬檣干比戈並攻下馬露布社棘門之兒
戲樽俎亦寓折衝養稼筆之老成鼎若無愧紆佩庶胸
中兵甲不出斷盡畫弔之人而塞上功名豈在鞭蒲緝
柳之下將相之風猷不遠軍民之重寄攸需如其有志
請綴敢乞無吝登壇

復鄧國清賀九十啟

茲以天扶元化而後元老生於治朝帝簡儒臣而後儒
宗顯於名世嗟嗟小子落落庸材乃辱執事者聲聞過
情揄揚滿紙惟衰絮不忝才高倚馬非張華安得書討
浮車以實病博空啣尚思麟閣以左遷爲上賞辜負葵
心麥苗水暖無論一生二生三生榆柳孤懸敢忘道大
天大地大向題萬間之廣屢愧乏八斗之雄詞暗夫九
十無聞半生烏有托酒問匡廬每懼峯前多白雪望僊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四
向華蓋誰云林下少紅塵權借南來之羽暫醺東壁之
文百元交投一曲難和

回宗聖公啟

某等端肅敬啟謝復仰高山而鄉往誰無根本之思觀
宗譜以肅然人同孝弟之念何當明月率爾暗投適際
暮春動懷明發鋤姦益之非種立苗欲疏邇承祖之同
根行葦莫遠堂懸正派秩然昭穆之至仁題表武城藹
乎萃渙之大義桃投瓊報信行潦可羞於王公瓜蔓爬
綿願磐石益固於宗國對遽使北面稽首一瓣惟馨望
台垣陽至眷同九族有幸臨啟不勝謝私謹復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賀唐起鵬京回啟

恭諭萬里歸來真若自天而下滿堂聚樂猶然拜表輒
行雖事父事君同是一般至理乃爲忠爲孝何能兩盡
中情邦家載錫之光鄉至備以爲重檄傳新報想邊境
之無塵鐘北舊聞計朝廷之有道惟是處暗人之室求
由登顯者之門戎有良翰則文事不難於武脩治無煩
政則杯酒可以釋兵權台侯何時空言爲僅直俟湯餅
筵開再具弄璋書賀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六

與李汝華年丈啟

竽役一十四載積營千百萬狀微勞罔望幸逃三祝之
加一官量移實藉萬間之芘膏秣從事欣奮負之可釋
雲山在望悵鳳儀其彌邇乃當驪駒就道忽辱鴻施遠
賁感切心藏慶難殫悉顧諸惠概未之承乃大貺其曷
敢拜謹稽首以歸璧幸推心而見亮途次匆匆希茲炯
炯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七

荅陳海所送新米啟

一別六年九迴百結過龍門而踴躍滿期魚水之投望
虎帳以徘徊忽聞單牙之擾徒增久瀕曷辱先施更賜
長書可堪中謝感子喬之雙鳥能不與大年而並嘉祥
太白之百篇自當封藏更而引滿况承緇衣之好惠其
負羈加我黃耆之食仁同錄類愧無瓊報餘有璧還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八

寄林年家啟

某以野性之鹿猥躋耆指之年自慙六十無聞又值炎
蒸初至乃對揚四六佳章不減宋人作者再領千秋雅
調恍然周子文言銘之在心謝不容口第此日也等平
津之對策歸已十年望伯玉之化城罪惟萬載謹付楮
以宣心尚容晤而頓首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三十九

送吳邑侯除夕

伏念千崖見梅陽至已傳春信一雪欲臘歲除將換元
符桃既改以從新稷敢忘乎碩舊虞延以伏臘放囚是
故病者愈仆者起曹撫以新歲開獄所以近者詭遠者
來顧生民之受福皆良工之苦心爰潔辛盤屈茲丙祿
寒花憐歲杪以留神兼陳於栢春酒問東風而借暖用
效芹蕻俯賜瞻存仰承靈佛伏願連從陽泰道與時亨
登膺之酬之司重升榮之錫

來復堂集

卷之十五

早

東坡堂遺集卷之十六

神樂會維倫悖吾手著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董維石先生像贊

始乎童泮相君之交其文溫潤中於一第相君之貌其

貌恂信終於已老相君之神其神靜而鎮誰不曰淵也

琴人惟德之慎君芳蘭於儒林壽亦躋於耳順昔所有

餘克昌祚胤

東坡堂集

國賓楊肖泉偕清湖鄉君燕坐圖贊

君肖古泉工肖君顏吾何以肖君存有言君言不宿君
行亦先天作之合貴戚良緣好樂無竟同坐高軒大夫
之章永照堂前引之後嗣蟄也綏綏

卷之十六

中山羅公像贊

此邑旌善人羅中山公之影也夫謂公有影乎孰幻
形而謂公有影乎孰實孰實孰實之乎丹青不若
述乎公之平生公之生平不肖於家是以體
爲日課結姻世勳義以新廟爲事始祀高祖於弗
以明會爲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
而多情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捐損曲爲之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堪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六 三
而旌善人將以勸於世昔擊壤之安分兮用以殺
後嗣日進之以賢聖兮毋美榮於甲第微獨十穀后
後以賢貽內氏雖平治命業已如生詔爾來茲勿替

羅母董孺人像贊

此邑旌賢孝羅母董孺人之影也孺人不可作矣孺人
之令色令儀不可再覩矣吾將何以像之其惟令聞所
施就以歌咏其令德可乎方孺人之爲董氏女也讀內
則諸書能解大義不以女紅讓入亦不以此矜人及爲
羅公嬪也孝敬以本之勤儉以幹之議酒食必潔奉賓
祭必豐語稱徒姪持門戶勝一丈夫殆與其舅齊川翁
添兒之說有同賞焉厥後家日薄孺人日益色爲養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六 四
菽水必歡姑日恙孺人日益安爲解離寒水必侍子日
學孺人日益爲教雖處等必嚴平之煩忘其孝而
於姑上忘其哀而病於姪授伯之言曰安得孝煩如此
以風於予家邑大夫曰安得賢煩如此以風於予治
乎孺人工像其容我像其德德之影堂諸煩維則

四弟肖像贊

太宜人逝第方四歲今則老而傳吳先大夫存第方昏冠今則序賓以賢矣乃若省祭以官林恩慶也樹義以閑知尊經也代者以譜知重本也增修祖廟聚國族也開觀諸勳實宸翰也義倉財粟成考志也與夫會理橋梁旁及通路廣方便也特此以問丹青丹青不言書此以懸影堂於萬斯年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六

五

思貽堂銘

未爲善其誰憚七十五年非萌不自知將爲善其誰勸七十五年深謝不從心已爲善其誰見七十五年後尤宜自憚思之思之善根日滋貽親令名是謂顯榮貽孫子穀是謂多福否則羞辱終不愧屋升斯堂者視余磨服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六

六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七

一神樂曾維倫惇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祭太史公文田吳老先生文

嗟太史公嗟太史公人壽有盡天壽無窮公亦羽化公亦仙登有生必然有死長生不若無生嗟七生死關大聖賢莫能度焉吾將以慰乎文田當蕭廟甲子太史公與余皆督學何師高第弟子也太史公才不啻十倍余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者惟時文盛敏極議者欲修詞立誠一變而之忠實未能也太史公暇言於余曰吾既誠矣詞焉用之既忠且實矣文焉用之於是稍不為意獨飛於網羅之外自是抱玉乘驥竟不逢樂與和一竟廷賦竟爾恩與比謫選君亦以其久帶公車而國士過之乃一割於武陽駟龍殿以續再遷於邦溝而邦溝理不遜蓬州其千里生民方曰使君鞠我而導鱣巡與闕七薄雲矣會夫史至而快之曰吳氏世不乏實稱制幸得賜老還也少選太

史晉貳春官秉鈞典籍天下士皆游於禮樂之中而三公亦化行百里民登春臺之世蓋宇宙之阿衡以望太史者謂三世春卿可旦夕焉不獨詔增公秩耳胡公之餘慶初爵萬一而公之餘年不遠八十竟終也嗟乎嗟乎公之不朽可勝道乎余弟嘗以親故登公堂矣則見其孝友家風紹庭若一所謂安和以養生者不獨前有復古而已三兄亦嘗以國學謁太史矣則見其書及新年不如愛日所因年而恨者不獨聖言可畏而已嗟乎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嗟乎生非金石豈長壽考萬歲更迭榮名為寶有是哉太史公也何不可仰天大笑對舞春風也哉嗟七某以目疾分扶老弗勝生芻一束兮載弟子行惟公如生兮乃見交情况墮日幾焚兮歿亦吾寧俾多貴多賢兮綴之思成

祭邑侯士超封君文

嗟乎大翁當我侯之初泣樂也政提健飯而我侯方且
捧檄方且馭朽唯是煉金觀火不作鉛藥態侯蓋遜矣
曰此大翁之教也不期月而樂之遵者貧賤者平頑鈍
者屏息侯且喜報政大翁焉於是侯尤申樂民以孝至
語及大翁往亡誠動顏色即樂民莫不喻也再期月而
樂之頌者且曰侯滿績且有日必且膺天子之褒命以
榮大翁爲樂民報施乃無何而祀報且至矣樂之民愴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

於野士悵於庠郎胥且面墨於左右而侯之惻痛已欲
仆矣夫侯之欲仆情也而大翁則誠死已乎記曰貴其
可以死者晉其不可死者夫大翁春秋幾老至矣其行
之最著者光太宗之祠重丘隴之業其仁輕阿堵撫孤
尊其義夫義且仁士之完行也大翁可以死矣而侯方
壯年行且內臺行且藩臬用能宜大翁之德於四方則
大翁之不朽者即其不死者也雖然非侯之情也焚黃
九地固知笑傲泉壤而萊斑終餐即三黜尤勝千鍾侯

之心於是乎慟矣哀鳴蜚而月淡泉石冽而風生不孝
分在子民誰屬邇家哀借慰之不能復不能自鳴其哀
於大翁也乃作哀詞亡曰唯孤山之誕靈兮哲人故聰
明而孝友兮絕倫儲我侯之奇碩兮事君以與爾隣里
鄉黨兮惠分即大椿八千兮壽仁胡不憖遺而速奪兮
還靈歸剡南之仙踪兮蒼雲無由以素車白馬兮消魂
飲水不忘邇源兮德馨永亡其哀慕兮樂之民子若孫

祭少松翁滕老先生文

大中丞少松翁滕老先生以萬曆己丑之三月廿八日
庚申於武林開府越二日爲四月之吉嘉興府同知曾
某總理海塘義糧縣事率縣之父老子弟講行鄉約歸
自南鄉左右者以本院之訃音聞某駭不然也爲徬徨
起不安者竟夕不寐明日出視事則奉兵道手命偕西
水報矣某目之乎號也未能持爲之呼天而號哭者三
日仁者不必壽天道其何知焉又三日分管塘工經歷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五

等官劉某等凡一十六員赴衙門而告伶曰某等聞軍
院計至不覺痛哭失聲欲爲位下拜朝夕焚香以宣此
感思一念敢請七畢各官涕泣而下余亦大涕左右之
人爲之盡涕某乃投而謂之曰余之受知于先撫軍門
與各官之感恩同寧無焚香而哭之意但當備餉入省
鳴此哀臨爲位相向哭于塘上未安也惟是謹治剛鬚
桑毛庶品之儀酌酒而告祭于待贈孤卿滕老大人之
柩曰嗟乎謂天無知公耶胡爲尊顯公也享有今官謂

天有知公耶胡爲速奪公也祿止今日以今追昔其實
政之孚兩浙者如秉憲臬司宜猷藩政以至於今之掛
循邦域振肅紀綱種也其棠繫民去咏者諸勿暇論也
某之德公與公之知某者卽驅東海之濤而墨之不足
書某耿也無盡之恩焉夫築海水利事也而以責之清
軍某是謂非其任而委之某生平目無恙也而今爲海
風所中勞損元青是謂因其委而病之曷稱口知顧某
自受塘以來遇公在上一木一石惟某一銀一錢惟某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六

一條陳一議擬一詳一驗惟某而公之題奏闕下則賞
某曰精明敏練雅有擔當及書寄某嫻則曰介特精明
全浙無兩可謂過無大而不覆某豈誠有當無遣哉謂
我公詔可也之詔否也之隨事曲全以其成此海上百
年之業蓋相知心也士以心知而死不得以身代以故
訃而哭也而涕泣不已第無由一問蒼也洩此不平之
鳴耳嗟乎天下豈無仕耶仕上而知下者惟公仕者寧
無作耶上作而下思者亦惟公思則久也則神願公之

神常遊於天地之間而不死俾某等未成之塘賴公之神以相其成豈惟某等不忘公將廟食千古上且以時祠公與龍王楊公共鎮此海萬世永清誰謂公也朽乎哉誰謂公也朽乎哉嗟乎公後且呂某等固欲世其諱公歸且遠某等不得視而昇九原一滴兮惟此卮百年千載兮惟此思公靈濯比兮其鑒之更常護此海壖今以慰某等共事共感之私

祭周敬菴老先生文

嗟乎先生之學吉士宗師先生之德吾道羽儀兩香檝
橫雲彩珍琦清朝台望寶缺朱徽金蓮未撤官錦將衣
天胡僅此薤露生悲經綸夙抱月落河湄四海屬慕若
之何其某叨門下出斗瞻依驚聞訃訊五內如摧職守
鵠李竟限奔馳駕湖風雨表我滄浪嗚呼朝端芳譽隸
銘玄碑中吳人傑舍師而誰有懷葛馨心與波隨絮酒
三奠誠悅在茲先生知我駕雲來歸既歆且格是爲我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八

師

祭徐相公文

憶昔南邁出首江都適於哲人瞻式爲敬亦既不棄教
誡孔多獎與提挈匪巖而和惟思哲人挈舟於海典謁
紹介門廬遂巡側承席教其聞愈光十里出江阻且
長爰和其歌振林之端美食見遺靡不食耳寒帷露晞
既已爲久飲德託力奚所不有憶昔青門交乎自首風
塵奔至東西各歸擬馬驚佈梁木忽頽頽仰今昔悲生
山水百身莫贖一人知己輒記嘉靖運在中葉從容鍾

來復室集

卷之十七

九

靜維公之烈定陽不急其本乃寧請綽不躁其謀乃成
越王顧命因革爲大故出十行山東淚下初政是棘謨
猷俞同既綿子孝乃弘王鳳解紐不顧前義若割夫彼
二疏曾何能覺出爲霖雨退爲泰山澤不可阻節不可
攀上急中興故舊是關大星旣殞晝日何接陽山盤七
海門榮七余悲公義又悲私恩

祭余同麓相公文

嗚呼我師德學冠時金榜及第玉堂名馳風登相府宅
茲百揆獨綸獎理元勲凡七朝日阿衡士曰仰止主持
文衡春風桃李名重華夷天下羽儀中國司馬疇不稱
奇明保社稷方擬期頤天胡弗恤台星遽沒遼鶴山空
海雲月黑千里計聞驚悼罔及某屬門弟情易其已阻
我奔喪職守橋李生芻告虔臨風淚泫嗚呼我師其靈
何之天垣紫極玉體玄芝肯歆我奠然然而歸

來復室集

卷之十七

十

祭壻擴菴年丈文

嗟乎擴菴嗟乎擴菴生奚以久死奚以速耶謂久可耶
彭不爲壽惡乎可久謂速不可耶殤不爲夭惡乎不可
堪乎不堪請得問之擴菴方余與君同日廩也已又同
年舉也君又先余而再舉也此一擴也君之所有君家
所無也君從射策甲科爲郎三年輒試御史由御史歷
少司寇得贈其父又贈其祖皆如其官此一擴也君之
所有君家所無也因是以蔭其子爲國學生又蔭其孫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爲恩生此一擴也亦君之所有君家所無也豈惟君家
郎邑自謬宗僧公而後未有兩公者豈惟吾邑郎甲子
同年貴亦無兩公者夫由前則擴所未有之盛由後則
開所未發之祥嗟也擴菴豈不稱人世間一顯丈夫哉
當君之秉法司也予嘗寄詩云曾上貫城南望否紫雲
華蓋是閒窩而君不爲復今年春間君得告而歸欽賜
馳駟余又作詩云憶昔萬錢檢共選喜今三徑菊猶完
於是與君書曰丘侯美風薦爽華月揚秋乃可一登龍

門再陪鯁對而君亦復余曰雞黍之約秋以爲期奈
言猶在耳客猶在賀而弔者還在門耶嗟也擴菴十年
一舉八年一第則學優之故由郎而司臺諫由臺諫而
至大司寇則仕優之故由御史而少司寇賞延三世則
積勲之故嗟也擴菴君固不負朝廷而又貽朝廷以保
全大臣令聞君子蓋兩予之獨念四十三年甲子同府
尚晉五人而君又去一如何不喜如何不悲嗟也君三
十五年兮登第而仕君仕三十二兮得告而去早十年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十二

而告兮兄翁樂瑞過十年而反兮則來義聚惜乎其獨
少此兮萬全一忌然而承恩有子兮九原可慰皇華有
甥兮永終令譽壇文方至爲龍爲光兮詎止大夫之祭

祭養貞庵先生文

時維萬曆癸巳夏六月朔實文林郎督學柱史養貞庵
先生道古人於地下且也告祭于神明之旌曰嗚呼養
貞嗚呼仁兄昔何以祿文章主盟今何以速陽鳥易傾
嗚呼仁兄生何如哉天性綺麗八斗燭台群英金馬擢
禮之魁國恩未已造物忌才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
爲我從天來吾以告仁兄於泉臺嗚呼仁兄誰爲此瘴
丁丑榜中駕南獨壯出宰宜州循良保障去思未已斯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三

文天喪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生惆悵吾以告
仁兄於愴恍嗚呼仁兄書空咄咄花封考最光衣繡轡
歌納司存都俞吁咈章奏猶然化而爲物嗚呼三歌兮
歌始發汝歸何處收兄骨吾以告仁兄於既沒嗚呼仁
兄欽衣綵綉巡行海東膏澤下究萬井飛霜一洗醜陋
馳恩在堂胡然須宿嗚呼四歌兮歌四奏赫靈爲我嘯
清蜚吾以告仁兄於永濁嗚呼仁兄紫綬金章南都多
士模楷不良天子命我秉文之綱至今終夜北斗無光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吾以告仁兄於
屋梁嗚呼仁兄載哭載思吾道南矣北轅載馳三賢既
祀帝命曰俞人登俎豆我解神樞嗚呼六歌兮歌思遲
溪壑爲我回春姿吾以告仁兄於歎歎嗚呼仁兄麒麟
之足秋水爲神奇骨如玉才華庾公交情鮑叔微而杖
歸策而車覆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吾
以告仁兄於空谷嗚呼仁兄顯矣吾生何形弗慨何水
弗冰孰天殤子孰壽老彭氣反數至孰虧孰盈某等交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十四

而道義欣若同庚緘詞絮酒奠此哀情九原遠矣一
何曾情表在上長爲說星嗚呼養貞嗚呼養貞

祭董蓉山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歲在丙戌而先生顧沒
何耶蓋先生宗事陽明良知之學精研心性之奧其於
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苟同以詭眾
不飾異以矯物其於仕也筮山校江東守建寧終署刑
曹進階中憲數歷中外若干年而孔邇之頌欽恤之仰
錫命之榮嘖嘖在人口其居鄉也聯鄉人以講約茸書
院以明學興文善俗丕振藍田呂氏之風其處家也奉

家範

卷之十七

十五

先再制令族有譜本本水源之義傳於宗族此誠邦之
老成人實爲典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以先生之道
而令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湖常亦未適薄附日月通位
顯施也然族人敬之鄉人式之聖心簡之知百姓懷而
尸祝之先生則誠賢矣且解組歸來結社耆英年踰八
十有三而以令終先生則誠壽矣有子五丈夫有孫十
八芝田玉樹侍出森挺續學種文者輩聳列于庠校東
帶纓冠者縉紳顯於中外先生則誠有後矣先生

而不死乎某也爰先生規文之範仰先生之風讀先生
遺通之書領教於先生之沒也口不能言而心有餘哀
以宣羈縻李愁焉如搗耶陳菲真抒寫悽衷

祭陳自華先生文

嗚呼博士余請得而問之夕死可矣可乎不可嗚呼博
士余又得而問之死而後已乎不已死乎可則生乎
不可博士何不可乎一死已乎已則生乎不已博士何
爲已乎一生嗚呼余乃今知博士之可已矣博士之生
也起家南豐南豐之士翕然惟博士之訓是述而魚也
雅也皆曰博士壤之故學者亦稱南豐先生此其可已
者一也遷慈利其掌教五教也益專其得人而溫論之

卷之十七

十七

其心悅而服博士也者如悅周公仲尼之學且
曰陳先生吾楚之良乎此其可已者二迨夫三領建州
舉千里諸生莫不尊博士爲有道正微獨文章是以潤
身而政事又能及物在署一月雖半屬軍旅之事而粗
立之議未嘗少輟其與學一念似亦有文章之道風焉
此其可已者三奈何以此意亦以此受病少選則軒
冕之思不勝其山林之志可謂原志及家山而季子
適矣因是以病日益深越四月而博士遂與古人遊矣

嗚呼悲哉余往歲寓書博士而詩之曰鴈到衡陽懶飛
沒紫雲華蓋是丹丘博士胡不以此時歸而乃以病歸
也博士一生寬厚平恕爽塏風流無族聚宦遊一稟於
愛人之度而守身守道未嘗干人以私終寢之日宦儻
蕭然生業比於秀才不加尺寸夫博士也豈其不念子
孫哉有如吾念子孫而子孫不吾念則其遺笑不少矣
與其遺笑無若留餘博士志固出此嗚呼有生必然有
死長生豈似無生是日也計博士仰天大笑對舞春風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十八

不復爲人作嫁衣裳矣世之人亦安見夫生非苦蠶死
非樂園也哉

祭漢山曾丈文

大明萬曆丙申歲月在夏五某日大藩鄉待贈漢山曾
先生宗丈終於正寢越十月既望樂安曾進士官朝列
大夫維倫者以度行赴講道出清泰君之宗人孝廉君
率其二子上舍生偕洛之幼艾要我中堂而賓筵於君
雖生未見顏色然君之聲施鄰封長遠矣吾耳熟焉又
過之也則既哀臨之矣已上舍二妙廬而游於門又道
義骨肉也於是退而具一羊一豕一香一燭及清酌焚
香後堂集

卷之十七

十九

用之儀命長兒禮部儒士應松二兒庠生應樛三兒大
學生應植行百餘里而祭之以詞曰吁嗟乎山翁根器
同宗清分沂水和羣春風吁嗟乎山翁峻整儀丰揚休
其肅肅識遂蒙吁嗟乎山翁昭昭乃公橋梁道路修理
國通吁嗟乎山翁穀子從虎圖報義方奏功吁嗟
乎山翁行敬以忠事長如公雖遠七吁嗟乎山翁當
埽素封匪囂匪吝使義振萬世吁嗟乎山翁大啟琳宮百
明不惜浮圖以隆吁嗟乎山翁胡不爲漢之松後凋不

壽同爲乎山壽數窮胡爲乎山立人空吁嗟乎山翁華
不常紅山寄望重吁嗟乎山翁雲龍七兮重七水湯七
兮洛七惟翁官乎其中以保爾後生兮爲朝陽梧桐爲
萬岡鳴鳳萃七雖七大夫躬者奚事仲七

祭漢山曾丈文

卷之十七

二十

祭南洲張丈文

嗚呼南洲豈如生貴經明行修士林重器嗚呼南洲豈如生樂義聚群英同明理學嗚呼南洲豈如生榮奉聞教伯大賓奏名嗚呼南洲豈如生長家老傳子壽熾且昌嗚呼翁之生平具在別章此其大畧未足以臧昔老夫子年七十三翁也僅減其一八月廿七聖人生翁也羽化其日子生秋仲先四月而首東翁生秋季先四日而正終先聖後學何一二之偶同南洲溪上逸想遺風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備也昆弟連姻十里兩姓一家綢繆未已初聞涕洟相向如雨恨不能爲翁掛長繩於青天繫白日之飛逝又不能煮香丸於玉釜振靈魂而久視於是生芻一束效古人之薄祀清酒在陳滴不到南洲九泉地惟有和淚傾注而已

祭白石丈文

嗚呼洛宗白石豈遽限耶胡不爲青爲赤與人臥兩邊耶胡不爲黃爲紫與人書而文耶胡不爲錦爲黑與人錢而愛耶嗚呼白石胡爲乎始化而童子不產於燕而端於南不族於胡而甲於梅乃究與玉而俱焚耶胡爲乎中端而佛產或燃臂而炊或鏡古而讀乃究與星而俱落耶胡爲乎老異而枯松非八乳林立則晴光射入乃究與谷而俱沒耶嗚呼白石生死本無由惜方竟不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二

聞妙喜語能無季路疑下中舉錄誰明尼父知七生知死知死生齊殤子非天豈耶非期大盡小盡同寄同歸蓬蒿滿眼誰聖誰愚試觀死若常反而游魂爲變幻妄其尸何如聞道夕死奚異嗚呼白石兮清酒三卮翁如有醴兮雲觸而起掛樹不滯兮又成連理富爾子孫兮如虬如鳳將翔將湧如劍如戟若踰若動如瓊如玉玉韞山輝如熊如黑將雲置某則白石雖閭猶然角剝時也

祭董維石親家文

吁嗟先生少負經濟才假令任一方專一職其所樹立
必卓犖可觀者邇來頃履路而不得一遇於鄉又以明
經歲薦入對內庭親承策問而不得一遇於國僅僅司
一訓於杭州繼以次與教於浦江其可哀也已不幸又
茲歸讀禮仵然若有未竟信其平生者遂年踰六十賣
志以沒其又可哀也已然先生在諸生時也蜚聲籍甚
又恒以藝售知於衆文衡者而後學咸賴以爲式不可

天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

謂不過於鄉矣先生在官時也敷教而諸生仰之爲北
斗署縣而一路德之爲福星數蒙上賞已列薦剡不可
謂不過於國矣夫才抱經濟而不過司教心營樹業而
壽僅六十其速矣而不得志也孰能之其榮名一瞬而
輒告逝也就促之甚昔人慨死爲與嗟於幽冥至嘗
天地爲不仁方造化爲小兒坐此下倫也久堅舊雅又
續新盟有骨肉之情有休戚之義嘗思爲兒女子涕者
今安得不爲先生泣數行下雖然百年亦須臾也奚必

悲夫六十卽百年亦盡也浮生一大夢也奚必計夫死
卽死亦生也天地一幻泡奚必論夫不過卽王侯將相
亦烏有也而况人年六十不爲天芝蘭玉樹其有後乎
又爲諸生師爲鄉邦式乎若然則先生奚以悲倫又奚
爲悲先生也

祭張慎齋翁文

嗚呼謂天有忌翁耶胡三翁子四翁孫耶謂天無忌翁耶胡爲子之不侍孫之不著耶嗚呼此天之不可測而人之所以不易全也顧翁之生也忠厚以宅心勤儉以食力謙退以睦族和敬以交隣真率以同人親賢以益子不以子儒而抗不以女貴而誇不以家貧而諂已有德而不報人有德而不忘年幾七十望矣無寒暑無朝夕無弗與初爲男子同至于今里閭家族口碑噴噴有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祭文

餘頌焉可謂天果不翁壽而翁忌耶翁所遺恨者有基不能復作室有孫不能登克家有甥顯而不能至其前有女貴而不能待其反其將終何以慰耶爲之孫者宜務自立不可仰人爲之甥若女者宜闢休戚不易存亡或者翁目可瞑翁神可妥翁恨可無飲也翁女嘗謂予曰始翁聞予第也如復舉一子繼翁聞予理也如復親一天益喜不可支矣乃予竟以宦遊求一願見翁不可得甚於翁之求一見予而弗克如願其奈情何其奈情

何茲計翁祥而女告四百里東也爲之緘詞絮酒申子
求遂而哭所私焉

祭雲鄉講學倡約有功鄉會文

猗歟我里冠冕名區人文宣明賢才陸離誕我群公鍾
靈蘊奇先後蔚起道德刑儀教化以行風俗以維允集
大成駕軼驚漢可傳可法彌久彌輝某等念切私淑時
沐遺規仰止山斗莫既宗師敬舉秋嘗用薦贈使采蘋
藻以揚休異精英兮來斯

來後堂集

卷之十七

六十五

祭譚遠溪文

登仕佐郎遠溪譚先生卒於正寢其運家友人勸贈文
林郎黃州府推官曾星之子維倫冬十月在官閣之哭
門爲文以告之曰嗚呼士生於世生有懿行卒有令名
者古今率以完人歸之若先生者其殆斯人歟先生少
精易學奉以試於鄉未獲顯錄從而倡明之以授後學
晚以明經貢於廷授博士官先生不敢薄視一命操持
修潔教學勤懇所至輒有芳聲廉膺榮獎教授淮郡以
交後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六

昔春秋高諸葛先生事羣祭無一違禮所得俸貲或
益產以給兄弟或助賑以薦先祖或明義以重祖塋財
力所可爲者先生一無所靳恬然家食二十年許絕跡
公門惟日事種園灌蔬臨池把釣與同志三五人結爲
詩社遨遊山水間登高覽勝一局一觴酒闌則分韻賦
詩七成則咏歌而返里巷咸敬慕其長者有司屢賓進
之以風郡邑夫先生之守官也得勿之貞先生之引退
也得易之時師道之嚴其易所謂樂履之利乎家政之

管其易所謂幹家之譽乎山林之趣其易所謂嘉遯之
吉乎先生之文即更僕不可數也何莫而非善用易者
哉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應晉期頤以副後學願望何奉
正命奄然告終正寢惟時奔號悼慟潸然涕淚者無論
疎戚遠近先生往矣先生之素家傳人誦且也易學大
明一時才雋彬七盛者多所及門直指董公先生高弟
也銜命督北方學先生之道自南而北矣先生之名何
謂耶古今所謂完人者非先生而誰耶即奉先生教
司理官於千里外訃聞慘然不勝感念先公學同先生
之學官同先生之官後先生三年而仕先生七十年終
所竊附幸者先生後裔而祖賢倫輩亦不致失墜先公
志事始以哭先生者哭先公繼以稍慰先公於地下者
為先生甚慰於泉臺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祭饒會溪文

嗚呼人之在世令人敬難人之棄世令人慕難於惟我
翁鄉國之華飲人以和物我無間問其居室曰美曰完
問其麗身能靜能安其於宗親為楨為幹其於隣里為
屏為翰聲譽月已德重賓楚解舟立社冠帶昂然器量
寬弘襟懷磊落月批風或歌或粲客常滿座酒不空
樽手談適興會飴弄孫庭訓雜何學詩學禮家政維何
友于兄弟幼嗣多才足稱幹蠡蘭芽森七攸行率祖人
無無富好禮者誰人孰無壽考終可追翁年既耄德行
彌彰蒲輪可待邦家龍光正擬靈椿壽海屋豈期一
朝蓬夢蕉鹿余與君家交游追祖甥舅婚姻往來無暫
弟男子姪沐愛多深聞翁捐館涕泗沾襟求余一言以
為翁誄情見乎詞溪翁自會一束而刳一絮而漿精甚
如在來格洋七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二十八

祭西岑伯父文

大明萬曆十二年甲申春鷄月是維不肖姪維倫司理
楚黃四年一日驚聞伯父西翁二府君訃至爲之旁皇
起號泣東向稽首至不能興於是焚香沐浴投淚而鳴
曰嗚呼人之生也直伯兮獨完人莫不欲壽伯兮獨安
人情貴有子伯兮子官人情謀厥孫伯兮孫蘭其此四
美孰曰不難伯兮兼之宜永人寰胡然一疾飛鳥青鸞
俾予猶子痛矣心酸江漢長矣我淚如湍衝嶽高矣瞻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二十九

二十九

祭夏老夫人文

誥封夏老夫人以疾終於正寢時屬夏嘉興府同知基
聞之哀慟不勝既享夏老人之命不敢爲哭位生帛
於是爲文以備祭而告之曰嗚呼自古英哲樹烈當年
當光來世者豈獨其令德懋哉蓋亦有內助之賢焉夷
考夏后氏平治洪水煌上烈矣當其時相內政而開敬
承實維塗山之嬪也觀察憲臺夏老人之得內助何
合符節耶上大夫範秀名門夙嫻女訓迨歸右族益振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

卷之十七

三十

之亦內相之然耳別和九機紋時成偉器以承世美可
指日俟則夫人相夏之賢蓋自塗山以後一人而已方
異玄圭告成薦膺錫命永享遐齡詎意神理難期婺光
掩耀浙直人士哀慟頓天意日者黃麻重詔俯賁幽玄
裡祀鉅典作配無窮夫人其復何憾哉某忝末屬且與
壻功知德最久載思莫忘生芻蕘莫聊罄哀衷

又祭夏老夫人文

維靈名媛懿德中閭之良相靈寶慈南國名璫難佩蘭
淮陸離生光來相憲侯周郊齊姜薦蘋宗祐奉時蒸嘗
維鳴待旦刺綉流黃琴瑟在御和樂且康相從憲侯經
官四方惶惶憲侯助代軒輶帝曰都哉爾之海邦慰余
京顧釋彼湯也維我夫人實與行役驚風怒濤嚴霜烈
日吁嗟夫人相之闕屋木石鉅萬樊孔百出吁嗟夫人
相之綜審水旱相尋夫匪苦疲吁嗟夫人相之安集米

價踊貴奸民厚誼吁嗟夫人相之平糶條屬受事奔命
朝夕吁嗟夫人相之體恤蓋憲侯忠勤林幹克任煩簡
而夫人惠愛勸渠復襄厥職真大有造於海陬奚止樹
芳於壺闥方期長世以共寵榮而胡不祿比茲大棘海
濤大聲山雲無色民號於野士啼於邑豈訪西王母而
登彼崑崙之嶺抑再游南嶽而往來魏夫人之側於乎
黃河東注白日西傾何形弗斂何草弗零萬物擾也誰
者長生矧今夫人芝草琳瑯蜚聲膠序聯武雲龍步芳

聖慈爽々管綬流焉長逝終有榮名某以屬吏輔茲大
興驗知內表計聞震驚嗣美有人維以欽欣言采澗香
言薦茲靈夫人其有知兮用慰懌於冥々

祭董年伯母劉孺人文

嗚呼平生不弔死古人云爾然不有生者顧安所知死
耶大孺人內德里之一口以爲王太尉夫人後生然聲
稱不越閭閻而邑人士咸知有大孺人則實在令侍御
君與其所事儒丈夫儒丈夫平生所著有詩詞歌吹欲
比元白子兄弟雖未拜手讀亦嘗聞粵之人咸有服辭
以爲寡和則大孺人無有忤其衷以故得道此溫厚和
平如程邵二公天生一種好性情也且王祥閔損世傳

天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四

純孝以二母者善爲繼也今侍御君由名進士起官歷
階豸纘嶺南至今誦召信臣關西人譽之爲程伯子此
固侍御君甘棠去咏白筆橫霜亦安知非大孺人行時
密密囑也大孺人誠少選就祿則綺封冠誥卽且夕下
矣詎意大孺人遂與世絕耶豈莊生所謂化則無人生
之累樂此而赴之耶抑佛家所謂缺陷世界不令人圓
滿耶而令侍御君匍匐走數千里歸泣血行下如歸途
淫淫雨耶嗚呼痛哉夫大孺人有無恙又儼然羽化於

孝子順孫之手其紫磨金色之身不可起矣而予兄弟
嗷嗷然相與臨而哭之非故不達於朝露春冰之歎也
不敢忘令子同年友之誼且篤篤蘿松栢之情也惟大
孺人其庶幾乎聽之哉

祭董親母譚夫人文

嗚呼夫人邈逝哉夫人言不出閨行不越閭而都人士
大夫一口以爲類順母儀兩者無間於門內好詞益視
類以夫睇母以子夫人之偉丈夫曰侍御君以忠厚正
直名存柱下則夫人益不爲此昵之情其義助有如此
者令子吾女丈夫也卽在句詩已訓之勸訓之尋向上
去則夫人益不爲煦姑之愛其義方有如此者嗚呼類
順以正母慈以嚴夫人無憾矣爲之夫若子若媳者訓

刺未幾病報方新而背囊奄尋情何以堪固宜其裂腸
酸鼻悲咽泗涕而食不下也夫人亦宜抱此耿耿日含
憤惋汨汨於九泉鄉也某於侍御君序列伯仲於令子
分則外父與夫人共生死而骨肉者也計聞奔弔以哭
告私於是又從而慰之夫人因齋不滿德而行存贈至
可慰也所遺孤哀行且以文承嗣英物續弓裘亦可慰
也夫人其尚以兩者之故而翺然來享之哉

祭丁母徐氏文

嗟嗟人子所榮榮乎逮養如其不逮亦識所養茲大孺
者我年氏令胤禹門公所爲識其不逮之養者也我嗟
胤公實愴厥喪蚤背贈母榮歸贈君二贈不逮封歸孺
人今孺人其長已矣將奚以托昊天之感而紆風木之
情某也晚生忝交御公初丙子之秋望賢書而方駕泊
庚辰之季望名行而偕登爰簡書兮浙水望劍氣兮南
針謂彩裳兮繡轍豈縹緲兮僊輶嗟嗟孺人其生也享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七
前身之視福旣榮踰於怙恃其沒也享多賢之哀思且
浣被乎恩綸爾公我侯伯輔叔丞贈君之慶兮孺人之
慶贈母之慶兮孺人之慶雲仍之慶兮孺人之慶爰致
一芻慰我友生

祭羅太宜人百歲文

嗚呼我太宜人之百歲也其將謂之壽耶將謂之壽
耶將謂之壽胡四十有二年輟羽化而登仙將謂之
壽胡六十二年子孫事亡如存嗚呼人苦百歲生
亦空忙百歲流芳曰壽死亦何妨嗚呼仁者不必壽也
吾不學古宜人雖壽不滿德分齋斯以百歲則不如對
兮熊丸報功嗚呼浮壽有限兮真壽無窮春潤在懷兮
惟褒神遊惟太宜人兮併我先大夫及何宜人也來
來崇 卷之十七 三十八

祭何宜人百歲文

嗚呼露下楓凋霜催菊綻玄月令日何宜人誕五十七
年浮生有限至今百歲白雲未散隨大夫遊且兮復且
慈順如存猶然想見諸不肖感時興思清酒三獻三壽
作朋來寧來燕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弔邑侯傅梅蔣公

吁嗟七乎明父兮樂只父母兮列宿之入撫兮琴鶴爲
伍吁嗟七乎明父兮豈日小補簾遠風清日午兮民忻
更惡吁嗟七乎明父兮素絲惟五微獨衣冠古貌兮不
茹不吐吁嗟七乎明父兮弛張文武兩造謹聲伐鼓兮
有教無怒吁嗟七乎明父兮士亦鼓舞誨之步趨鄉魯
兮馴七楚七吁嗟七乎明父兮不覲尺布燕及農工商賈
兮實獲我所吁嗟七乎明父兮心存廉監程雍舞文器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四

組兮屏息市虎吁嗟七乎明父兮慰周萬戶苞苴請托
悉杜兮政成安堵吁嗟七乎明父兮方田則土膏腴明
清書數兮義勤民務吁嗟七乎明父兮前身召父借才
擬歷寒暑兮膏施澤溥嗟七乎明父兮泰山倏頽梁木頓
仆嗟七乎明父兮去也若歸何如來暮嗟七乎明父兮速於
朝露某等聞訃兮徬徨驚怖於是相向失聲手足失措
一哭明府兮呼天問何故再哭明府兮呼天問何故於
是楊朱爲之泣岐墨子爲之悲紫兒童走卒呼司馬而

鳴誰謂茶苦深山窮谷呼司馬而鳴誰謂茶苦嗟七明
府兮遺思叔度服茲五袴兮敢不愛慕嗟七明府兮焦
勞之慨絮酒束脯兮來格來顧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弔謝用吾

於乎用吾今捐生矣豈如存日志在
山房也一簪兮二更及其賓於我宦邸也一夕兮三燈
其型於我仙里也童冠兮彬七其範於我董官生也榎
楚兮斤七其壘於而家也子弟之信從兮益專其老於
吾邑也賓主之相得兮益歡於乎孰不爲文子文平章
孰不爲行子行端方孰不爲詩翼七兮風翔孰不爲飲
汪七兮波洋於乎問其性七日子嚴問其量七日子寬
交復堂集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問其席七日子爰問其家七日子寒問其子七士且商
問其孫七贊且強以故問之宗人宗人曰賢以故問之
鄉人鄉人曰圓問之友也友曰九轉問之師也師曰規
旋不然何前乎臘也尚勿藥而有喜乃後乎臘也輟羽
化而登仙余故爲之詩曰元日霜閣酬栢葉終時不復
問桃符東南兩岸溪頭月還照青山白骨無於是命子
若佳兮三奠一觴我疾未臨兮淚酒衣裳子如神返兮
於乎尚享

弔譚安所聖文字永正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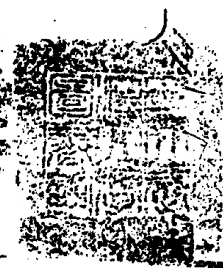
於乎文生胡不文明胡然懷水不自後庚於乎正生胡
不正成胡然臨水不誦先登於乎安生胡不安行胡然
臨水不得其平於乎譚父陽翁蒙養之宗父日子來胡
不從容譚母吳氏女族之士母日季來胡然失是於乎
譚祖穀齋儒稱之材祖日孫來胡不取裁爾作師分子
弟魚七爾作賓兮主客愉七爾亦詩兮靡有邪思爾亦
賢兮靡不中奇問之於都守約如初問之於族祠事不
天後堂集 卷之十七 四三

俗道義交情亦信亦誠門者不期相向同悲天假一歲
古人所稀生遊吳越死欲何之神以永散化鶴來歸
余懷故免爾泣岐

弔鄧心水妻

於乎瑞人生鍾南陽之靈爲君子荆沒爲一鄉之名爲
君子稱當君子之存也余年六十會講重明加余七十
復會如雲南郡人士心水獨興言七問學心悅神清非
由賢助從善何輕歸棟巨室方起一庭有志未會惜乎
命傾母氏聖善子亦令人翻七雙鳳隨唱隨鳴聞余復
講無遠不征母氏善教不必擯隣子亦善學恩典可徵
奈何一疾羽化而升某辱葭莩訃至哀矜雖無旨酒薄
來復堂集 卷之十七 四十四

莫三行惟神來格莫厭清蘋



來復堂遺集卷之十八

神樂會維倫悖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

流溪董氏觀前蜈蚣形七塚墓誌銘

今天子萬曆乙酉季冬之吉流溪董氏胤隆子姓附建橫源觀前蜈蚣形坟碑請誌以垂不朽余辱通家姻姪說弗克辭按狀蜈蚣形云者其龍出日月映其脉穿秀龍雲行臨江結穴左瀾隨龍水右峙輔龍障前迎入懷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案七外大江九曲而來賓對文齋龜七壘於內者乃宋大保淳公派桂林主器大寶良輔之冢婦詹氏孺人是已孺人生洪武庚午歸配祖隆齡廿四歲失天子復科方四歲孺人孀居貞靜事舅姑孝順不違卓七有立撫教七孤助乎姑害養成家萬幹父用譽孫建極建成建倫又得孺人訓而不承之曾孫蕃昌蕃衍蕃茂蕃昭蕃昇蕃榮蕃育蕃資蕃憲蕃輝蕃榮彰七類異侍繞庭幃世稱之曰隆家有以也孺人享天年七十有六令終成

此乙酉卜蓋茲形若日孤貞勁節凜乎冰葉此孺人之狀七千百世不磨者繼而子復科生永樂庚寅卒成化丙午附孺人墳左媳詹氏生永樂庚寅卒成化己亥附孺人墳右皆乾興兼成辰所以受入懷案也冢孫男建德生宣德辛亥卒弘治壬子則于孺人坟左別立一祠而穴其右仲孫媳蕭氏生宣德壬子卒弘治甲寅而穴其左皆壬丙兼亥已所以迎九曲潮也其後季孫媳黃氏復附舅墳左空以宜德辛酉而生成化己亥而卒久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之玄孫男用章出田米八石入公復附蕭氏墳左以正德庚午而生嘉靖戊申而卒是故生則同堂薨然一氣葬則同坟蓋然一脉若太和煦于春行于四時運天道育人事于不替者也而碑碣未暨其為缺典久矣今一旦而得建之于祖坟則作三門于各塚各壁一碑前後左右環培以土砌以石坟上原植卽本十餘隻何者不封不樹大易有慨茲封矣神有所藏樹矣神有所依世世子孫念及先人植此樹又念及後人立此碑培此土

初此石珍而守之則七塚在天之靈庶幾哉爲之永慰
也已余觀世人樂封植者則忽邱壠而積習者則弛樹
立今觀猶人賢裔自胤隆作于前而生齒繁于後已見
八九代人目擊現在者則有二三百齒焉其間豪傑舊
出殷富盈溢繩繩繼繼文士庠生代有奇偉惟科甲未
見聯登亦天意有在將厚其積遂其源而駿發之于巨
且長也乃思其邱壠與其樹立法制廓然一新則維新
之命必昭映而貴顯矣余誌之烏能已于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三

銘曰龍從日月峽來兮文武狀元應復歸脉穿秀龍雲
萃兮兒孫濟也着緋衣左瀾右障前案兮世代足田庄
與基九曲印浮文蠡兮公侯子孫指可期封識樹衛碑
誌兮藏金固永光輝地靈人傑世德兮科名傳世
天齊

董維石先生墓誌銘

博士維石董先生就葬有日已厥弟聯石率其孤酌奠
時狀謂銘於余也與博士世婚姻家情不容嘿於是按
狀公諱巖字英瞻別號維石世居撫樂之流坑宋元祐
間侍御董敦遠其六世祖也紹興前侍御隸永豐科甲
世芳未易更僕嗣後樂安既創簪纓代不乏人稱潯東
世家先生也而蚤慧未冠補弟子員踰年輟詔廩祿廢
試辛瑟萬曆元年特以貢選授杭州訓杭之才甲天下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四

先生作人每先德行後文藝遇安生捐資助學士益自
矜奮際會風雲者累也而恒也介士尤藉講武談兵時
有武林化雨之語文經武緯之稱士存三年春擢諭
江多士眷戀不忘又爲之頌言四美俟也忍別蓋有
思服之風焉其造浦士加於杭規諸士翕然向風院道
往也首譽之奉命尋攝邑事一切執衆如其作人每以
潛溪義門故事範之故浦士若民稱董君子者董師保
者津也置當道廉之且部院薦薦之云銳意文詞素

勵藏修之志晉心世故益徵通練之才按院張薦云習
 教事而有常暑縣印而無議時方推轂忽以母吳孺人
 憂歸浦人士遮道泣曰董公吾浦之德星也又作福星
 凡我士民何可一日忘之先生之感人也如此百里可
 望第俟時耳不期哀毀之甚杖不能起越明年竟嗣孺
 人寢疾費志以沒至今士林有遺恨焉先生七嘉靖己
 丑八月初一享年六十娶王氏再娶劉氏永豐八都堪
 口黃武均海螺形祖妣游氏墳右乾山巽向子二人長
 永表堂集 卷之十八 五

繼醇補邑庠余以其子妻之次繼妻永豐杏塘庠士
 黃國禎女七一適本邑庠士丘九泰孫男近祿位名壽
 在國朝宸卒萬曆丁亥年九月十五以戊申九月十九葬
 永豐興平鄉九都井源赤兔之陽笑天龍形艮山坤向
 夫先生有不俗之才而官僅司教有不朽之業而壽僅
 六旬豈其所不能者人耶然晉所有餘以待來許可易
 測識哉爰爲之銘曰

賦曰朴茂積學渾沉武林振鐸千載德音補陽晉象棠

在人心佳城夢七龍山之陰福流祉祚爲國之傑奕世
 隆祀繩七肅欽

譚曉川墓誌銘

邑贅譚姓招携譚著邑中花園譚則以積著招携譚君
曉川又以積著花園蓋予祖姑長孫也君諱某字天升
別號曉川既塋之三年是爲萬曆二十有一年余歸自
越之明年也君之子某拜自奉其身以謁余言曰先子
以今年某月卜藏於引水洪頭湯牛飲水首亥趾巳而
未有以誌之敢以基來乞銘於子大夫藉手傳之先人
而昭我來也惟大夫母愛焉余自束髮學書嘗觀記先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七

大夫與君之父叔梅岡成岡公輩游也慶吊往來死生
骨肉兩家若一卽他戚無比至今無間也可謂世婚姻
好矣卽欲不銘惡得以不銘謝於是得君之族彥吉塘
傳卒業之則見其秉性也愉履身也退出言也啗於家
也若愛且敬於族也若和且睦於賓祭也若無敢慢遇
事不爲鬼遺後不爲危殛而積之而散於里也貧者貸
逋者免於閹也負者蠲簿者火而以其餘碎而地擴而
基屢而庇其大者如邑建浮屠則助又若知需義所爲

不爲虜者晚聽於諸子諸子修其所種之業而息之擢
利至今家亦如故今雖學書不成而無房杜之累卽君
誠一之貽也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庸德庸
言可爲懷之君子今世學者病坐不平常耳君之可誌
大都若此矣可以道爲日用而不知耶君生某塲某男
幾皆毋張氏一人出俱配舊婚姻家孫男幾會孫幾易
曰積善餘慶君可以慰矣觀於石宜得銘之曰

富矣譚氏曉義者希義義譚氏惟君以之山原臨之川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八

澤許七君茲室兮我銘千古

張陽谷墓誌銘

余嘗觀於野至于閭閻編戶之氓往七卽其敦龐淳固之懿足以視躬而善俗至有郡邑所不能得之民者若今得之此曷故哉三代之直寔在民心可由不可知亦從來矣余里自先火祖同里中諸彥倡約以來至余兄弟若干世矣而比閭族黨若聯爲一鄰先達御史雪庵公裔孫陽谷余余伯兄其字繼之雖異姓哉而不啻同室也當陽谷五十時余爲作陽谷記之茲墓草宿矣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九

其伯子庠士麒瑞持狀來請銘於墓曰先人得附青雲三十年生不虛矣今已矣願得一言死且不朽而介紹余叔子楨叔子於麒固同庠尤莫逆也山人雖老其能辭按狀府君諱曉字世昭陽谷其別號也世有隱德語具別傳中君一乳者三君其先生爲兒時机類過人長善治家人生涯遂薄咕嗶身家督以佐其尊入以是得懽心又善友諸翁相與增其式廓肯構而後析之故諸弟亦善恭事云嘗從鄉人有不平者不吝片言譬曉之

務歸於約以是復爲都人士重與予伯兄卒爲都約正

復舉鄉正左右士大夫者幾三十年約賴以不解者莫不多君七性好施凡橋梁道路靡不與力嘗路拾遺候遺者至還之君性敏岐黃陰陽多所探究隨爲親得牛胆又善奕過橘翁竟日不倦至于口占恢諧之吟迺之輒應亦机頷之一齷也行於族長富次族衆服其賢立之以是至耄者十有餘年族賴以和嗟七今天下豈少素封哉非口學七持籌取盈若揭若虜則視其儕輩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

有亡榮瘁得失同異如越如胡其有能推其羣弟之念解構扶傾處其身于藥籠使一鄉之人浸淫於和平之福而無有逆者罕矣則君其善士哉府君生某卒某配某子幾孫幾會孫幾弟曰

遜七善士肯構

以濟明足以勁不試故藝繁

馬多拔補房杏村

皆有高其國有蛇其龍泉深

木蒙萬古而封勒茲負石龍爾幽宅楚七後來永延方

碑

譚陽山墓誌銘

吾鄉故多甲族而譚氏尤著非徒以族蕃且熾也蓋有
恩德以世其家聲如陽山先生者非古長者之遺歟按
狀先生諱如玉字清朝別號陽山幼侍父教齊公不爲
兒戲既失怙恃遵治命明年出師童子年十九拜蔡山
童先生求精舉子業屢試弗偶乃絕意仕進執弟子禮
於東廓鄒先生近溪羅先生講明聖學又與里之董公
鄧公暨族之連溪龍石三溪諸公切磋砥礪作主宰實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一

錄併糟粕吟名譽籍七晚傳吾侄於石塘兄任今大司
徒松坡畢公暨諸縉紳咸作詩文贈之事母至孝雖菽
水必盡惟母寢疾籲天求以身代疾果愈長兄幼弟不
幸俱早世先生撫其遺孤如已出且爲之求婚擇傳悉
以已資誠義舉焉配吳氏先十四年卒誓不再娶生男
二長聖時次聖文愛而知勞嘗謂文曰天爵在我人爵
在人在人者不可得在我者所當尊苟能聞道庶不墜
生每以須爲天下第一派人以及詩有興起吾人作聖

之階句諄七致勉著爲家訓他如倡廟祭義與夫皆先
生孝友所推者倫以弱冠與二三伯兄皆師事先生次
兄登庠校倫以嘉靖甲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謂非造
就之功不可也先生雖不就仕躬任政教之責然以其
所得者寄之及門他日不爲好官願爲人品卽先生之
貽耳昔文中子隱居河汾得房杜以恢弘其德業計其
樹立碩不偉於躬任政教者歟先生七十七卒葬某處
次其行而銘之銘曰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二

卓然其行闢然其文藝英不售約以淵身隱德弗耀寄
爾後人我言匪誣微此貞珉

逸士張樵所墓誌銘

張君樵所直東山一高士哉余幸生同明盛之時居同
仁讓之里交驥莫逆蓋亦有年乃先余赴脩文召也茲
下葬烏麻嶺下厥嗣某等一日來乞銘夫余何能文且
九十年所予何能文雖然予又何能以不文辭蓋君先
世有諫議公大行公兩遵尊而厥考月溪長者尤愛予
不啻同氣予因憶君幼志舉子業異繩祖武而竟齋於
時然帖碑未嘗輟口其一種豁達曠懷尤高人一等見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其質至則進也興至則峨也父交則敬有加也與交則
愛無渝也未也其色養兩尊人無違禮其代理家政無
改行其撫孤姪也無異乳其支公事也無尅私雖中人
之產而不事貨殖雖值侈麗之俗而不易操脩逮兩尊
人捐館卜葬異都卽立庄寄護廩其有光月翁新棟宇
於前而君復大其堂構已又創基成寢享祀春秋迄今
新廟奕々與大宗祠奎壁聯輝復建違祖之坊脩顯祖
之墓不遺餘力以成先德而家日益厚夫非翻々濁世

高士哉先是偶訟于隣乃能允中卒理於令有古虞芮
風邑侯異而旌之至今都人士得藉美稱則讓德之光
君之錫多焉因是譽溢于鄉閭升於令拜長約於郡輒
能身先勤儉力遏爭端而且倡修仙里興渠并構約亭
後棟至今膾炙人口雖偕衆奉行而維持調燮君之功
鉅焉固宜君之子嗣君之徽孝弟力田雅馴敦說斯非
盛美之應而何異日者山靈祥發世德作求當有不世
出之彥以恩贈榮光厥壤起九原而不顯之以爲萬古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四

孔安之宅豈待卜哉君配某亦能順相君德孝事姑嫜
唱隨偕老子丈夫幾孫幾曾孫幾君諱特字洪極號樵
所生某歿某孺人生某歿某合葬某余闔君之後孝德
永世喜而爲之誌因銘之曰
文舍不輝石隱自貴年同德劬五福咸脩烏麻之嶺萃
秀鍾祥永錫祚胤翻々冠裳

吉甯荆塘鳳形墓誌銘

夫爲人子當親之化卜靈山水間私心莫不求獨善其
美者卽本交而議合且難別異脈而議合尤落也也吾
鄉董王姓世雅如姬而董母陳王母吳生前以男女締
好親愛同矣及解化後子若孫爲先人永幽冥權共一
丘壙誼至高也余於董王均屬誼戚懇余言以誌不朽
余邇陳姓鍾鰲遺前園之秀吳孕恩江田心之奇兩瑞
人俱出名家歸泥溪湖坪之望族相俸丈夫而董年山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七

若勛祀心齋先生之裔幼負大志以先人道脈爲已任
勛躬勵行卓犖不凡陳姓以賢淑配之而德益彰生子
二女一午山遯弱疾終孺人方青陽泣血自誓永棄其
操撫孤代有終誠一偉男子賢嗣受極受仁彬匕道器
女仲蘭配余仲子應標極之冢嗣鳳儀業已補弟子員
次鳳來鳳勝鳳舞仁之子鳳舉俱習年習舉子業桂聲
蘭祿政瑞人發祥之驗也如王大中君勛旌謙銘公七
世孫肥以雞炙溫以狐腋丁數奇作海上翁然綱常擔

子出火之金中亦人傑也哉吳孺事之以順爲正孝慈
勤謹膾炙人口生子欽會女金蓮髮未燥孺人影孤心
井不爛撫兒女克艱萬狀無何孺人還登月殿而會乃
以妹擇配受極氏德福兼全孫男海清海洪海德慶行
繩匕未有窮期吳孺人之發祥可驗也蓋兩孺人者樹
節旣同而獲福則均以故彼蒼大有造於孺人殆使厥
後情雅誼篤念親不忘以堪輿之趣卜各捐貲叔孺人
之窀穸於吉豐八都荆塘形肖冲天之鳳合孺人葬於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其中焉奇哉孺人生異居而毗鄰死各薦而同醺謂非
天作之合地爲之符俾陳吳孺人奕萬子孫經秀綿匕
耶余知孺人之行奇孺人之遇故許爲之誌又爲之銘
曰美哉雙璧秀發蘭房一則乎董一作於王同心婦戶
同悲恩江福綿後胤奕葉天香

叔母毛孺人墓銘

倫幼學時嘗聞之太宜人曰初余爲汝家媼也翁嚴而姑慈妯娌六人不合者半其不合者隳我言之恐汝輩終身不忘勿言之可也惟姆氏王與孺氏毛也表裏無嫌初終如一雖處妯娌之間不減姊妹之愛而孺氏於我無論息則聯室工則同燈殿則相與讀內則諸女暮情尤獨至又居我者頻每爲好語寬我曰伯已食廩子庠婦必同祿于後尚寧心俟之俟之無以人之不情抑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七

汝一雅好性也嗟乎好言自口遜言自心同心之言吾孺人其庶幾乎孺人第三乳子吾七十五年相好死節也一日召諸生來命之曰將以是月之吉爲母立石如故第存口言吾老矣不能致詞匕下淚下反有所不逮其爲我具孺人生平懿行請銘其墓於兄大夫倫聞之曰吾分也亦吾太宜人未卒意也其何辭焉按孺氏姓毛諱蓮里之獲溪人也於綬寧令公倫爲從女孫歸事吾叔北屏公輒克家政勤而不勞儉而不奢動止從

容語言軟熟敬養舅姑有加無已本以養贍家日以饒叔置田千畝孺人多從中陰厚之貧者人食其德業是以益廣于時擴基于時棟宇于時積倉于時助賑于時課子同余有成當長房之乏也人急而周之當四房之孤也人恤而長之當余太宜人之既逝也獨哀而憐之入則顧余言曰安得起而毋于地下見若子之墓於庠也旋舉於鄉也且偕吾伯之游於宦也豈不使而母無憾吾言有徵乎其識人而見遠也類如此固宜其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八

子實於郡與四子助於社有司咸嘉其義而冠服之又貽穀其孫而升之泮也至今稱吾孺人承三代者誰不頌孺人實助之功不道焉孺人生嘉靖壬申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家年八十一月廿八日葬本里湖溪人形首庚趾甲蓋吾叔北屏與伯父西岑白水及先大夫同有之業後三家受殖讓焉者也於是役繫之以銘匕曰西望瑤池兮神人若降東來佳氣兮春風若續顧我一羽兮溪水泚拱我交翠兮墓木柔眠此陶湛兮萬歲千秋

沈侯去思碑銘

明興令樂安者以數十數而治狀最著者宜莫如胡侯
吏民思慕至今厥后惟吳侯以築城顯名謝侯以平賊
見思乃今復得沈侯云沈侯自淮陽傳試吏嶺表治最
有聲丁家艱歸後除得樂安樂安士夫聞令至率吏民
奔走郊闕外迎令不佞即未及與語然目攝之衆知爲
德禮長者矣甫下車卽召集吏民與吏民約曰樂俗故
煩年官事頗廢今誠不難濟之以嚴領非父母事吏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十九

民豈遂以令旣歲愒日奉其官耶試取縣所最敝大甚
者更除於是革當班省夫馬務在與民休息而令最善
催科輸者獎厲不前者輒行法罰百姓無追迫之苦而
賦稅如斯先是吏有浸漁官錢者廉得輒按追之而令
乃時上稽覈出納惟謹吏不復得通容其間如常時矣
新獄具兩造片語立決然每諭以禮讓使得自便毋以
姓名輕入文案禁吏胥不得下鄉所在民不知有官念
罪人狼狽爲修起園圖一新之蓋令治大都在愛養小

民尤最加意學校學舊有田以規則未定浸漁理沒
有令爲清聚使田有實租七無侵弊察舉孝子弟七貞
婦順孫旌之以風一邑鄉官曾諸生姜元吉死貧無能
治喪公捐已俸喪事一切治辦知諸生陳致和寬力昭
雪之凡事關學校風化無不爲盡意者令天性雖深厚
不浮然當官臨事敢然不讓最饒幹畧吏有奉府牒至
者稍不馴輒法繩之卽上官恚不復顧奸佃煽誦主僕
令捕首惡立以其罪七之告吏民無效此等胥手不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二十

使自淪於亂化之民殄曾萬瓊之函諸奸重足一迹辭
查盤官下縣供億一切不科歛樂故僻太吏不時至供
帳食飲故事往七倚辦富民富民至破家供給少不備
輒見督過乃令曾不若他官鯁七然懼不獲乎上也以
官給之以禮節之費省民費不可勝計民大悅而卒亦
無失太史歡其持大體獲上下如此御史中丞御史允
使者所刺薦令者非一而令更以職事入覲行士大夫
率吏民祖帳郊闕外無不人七涕泣惟恐令遂投搢不

復至樂也今所規畫如修城垣議選儀賓止于都邑申
革糴運勘合之需澤惠及旁郡之民咸德之樂安民不
言可知矣不佞既習令又嘗卒業御史董公按察李公
所遺令序誠知令循良吏民乃今恩慕沈侯亦如胡侯
至千里以口碑來爲記不佞遂不辭爲具載其事曾子
曰文翁黃霸漢史所謂循吏然爲人咸仁愛溫良其治
大指不過曰好教化曰力行教化曰吏民遂興於教化
曰使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而已前有趙張後有三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一

王京兆之治細舉目張而孟堅顧弗采沈侯誠心知所
重在彼不在此矣故先仁義後誅罰輔法而行卒以大
治吾獨怪子產爲政始猶不快于民而沈侯所居二年
卒能得愛敬豈刑書之鑄益先以嚴而沈侯初政卽用
寬和浸潤漸久浹洽自深非卽所居無赫赫名所去常
見思何武卒用是顯沈侯治理大都亦倣此意侯去樂
安六年矣今司郎陽又拔守吳郡云銘曰凡民有欲天
必隨之篤生沈侯使司牧之所欲聚之所惡去之政以

太平康樂之鑄之金石千載我思其新孔加其舊如之
何言胡侯吳侯胡侯也

自華陳公暨配尹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陳博士自葦沒辛丑年矣至庚申其配尹孺人始沒得合葬於本里黎都之原子宗武等泣血請題于表之曰有明達州學正陳公華配尹孺人合葬之墓宗武等役述曰先人志事知在鮑子辱在蔭華敢邀一言以光窀穸死且不朽嗚呼題多言乎哉題墓自孔子始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已題多言乎哉雖然有不可朽者博士性固醇謹孺人尤稱淑慎蓋天作之配也博士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家固席饒然悉以委諸弟一意工舉子業孺人亦勵左右不遺餘力以故文章經藝特其剩技友于慈惠若獨付焉其處諸弟也有長枕大被之風而無斗粟尺布之誼處鄉里也有相周相扶之義而無入納出吝之誚處夫類也蚤乏嗣孺人力贊謀娶竟各有子至今觀蠡斯之慶者頌樛木之將處子姓也弟有子博士固視之猶子猶人亦不啻屬毛至今觀蘭玉之森者不異東山之譽博士以明經起家筮仕南豐端重得師儒之體清

嚴樹庠序之觀則徐院有獎概可觀已作人如趙翰林又其徵也再仕慈利三遷達州士多曲成民賴解網大要一如南豐而捐俸以助橋梁則又曩者相周之義充之也亡何而興盡思反矣一旦語孺人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何富貴爲浩然掛梅冠飲陶賦不俟終日所稱急流勇退者非耶時尚書衛公兵憲徐公榮歸有序與州牧孝友並茂之語異舌同致其處功名之際又可知已夫類人無儀上以相夫下以勗子尹孺人一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三

無所闕尚矣丈夫處則盡力出則盡職素位可行何必大觀哉博士未仕時業已友于爲政利物爲常故出而試之師師效邇而徵之上上獲蒞位雖卑而道則大博士惟能行其大而不自卑故所至有聲嗚呼以處若彼以出若此貴多言哉博士諱旻號自華生某沒某孺人諱珮蘭生某沒某合窆於黎都長增有丈夫子三長卽宗武庠生配董次宗美配袁次宗首禮部儒士孺人出先博士卒配游女二長良錦亦孺人出適子長男應松

次成錦適某孫男某某女孫某某曾男孫某例得附書

石埭令心吾先生墓表

嗚呼維倫曰先生余兄也師也生七十五年而終不可
謂不壽矣夫何既終之七年其獨子亦卒猶曰無人可
得地也故不葬者二十餘年所矣惟長孫如中久不自
安爲私買一山以葬而人猶惑之輟止蓋其慎也則先
生辛苦讀書爲吾家開一賢科者不幾于泯亡矣乎茲
惟先生靈得佳城于仙里之南懶源葉坑大眠形庚山
甲向于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寅時爲先生卜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二十六

葬焉倫於是得謹題其墓石以表其遺世之跡也嗚呼
先生七質秀賦幼始就學又四載先大夫授之文郎能
爲文先大夫目攝其文大加喜慰遂判其楮尾曰吾二
代書香畱於子矣以聞於署邑李官彭公輒試而大奇
之曰孺子可敬先大夫曰此未可以售時也復聯而養
之先生愈進發憤至弱冠乙巳有司三試而三首之乃
遊於庠批補增廣生亦異數焉明年邑侯郭群諸生而
季試之又復首之迺克詔廩自是校文者屢置高等而

以乙卯舉於鄉文甚簡要大貢時名邑侯贈之旂日七
秋一鶚蓋希之也丁巳先生勉余三人遊泮有詩曰吾
已踏開雲上路非塵語矣故日開吾家之賢科者先生
也丙辰邑舉丈量有曹氏之田方不如法官欲斃之杖
下得先生一言爲解曹氏至今德之楊則淑余兄弟三
年得四士焉時伯父伯母俱歷餘年先生曰吾親老矣
祿養其容晚乎乃從已未謁選得楚之湘鄉署教諭事
二年辛酉聘典粵東鄉試同考得王生弘誨解額第一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官至南禮部尚書其餘登第如金華之方吏部之黎亦
若干人未幾以母制開反魯三年則興復觀性文會余
廩而舉甲子者先生造就之力深乎深乎乙丑與余同
再會試復補桂陽諭明年遷南都石埭令先生常臥而
治之與民業減而安之二年得舉一士無何京察報矣
語及先生之官如故先生輒拂袖東歸不數月適弟病
故先生悵然起曰吾有老父在何必事人况弟遺四孤
且笑也焉吾何官哉先生時年四十三耳乃急流中勇

退如此誰謂古人不相及也自此一十七年未嘗一食
不與父俱已巳先大夫捐館先生服心喪之服如期周
其兄若弟之子田二百畝外婚聘亞於子者凡五人蓋
先生獨行也戊寅先生率余輩詣吾族人追述水木原
本先生爲訓飭規者八以告戒族人至今讀之如故與
其宦中縉紳賀文俱刻於壽庚辰余成進士報至先生
臥而起躍而喜曰吾老得好矣逾五年八十六歲父卒
喪祭一如家禮與母先後俱藏吉壤殿則與兄洪宇輩

來復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八

主持鄉約息爭節用保固都人者不淺矣餘年以後常
閉戶請息醉臥終朝以背脊堂爲怡老所燕子貽孫靡
所不快在林下者三十三年鄉族無間未嘗以一字干
官府有司方且應兩臺之書而薦之矣去父又十六年
先生始以壽卒無別恙焉是爲萬曆庚子冬仲月之十
二日也先生七嘉靖丙戌正月之十四日享壽見前娶
董氏復娶豐城游氏生子一孫二曾孫三先生諱謹字
恒孚號心吾先生嗟乎先生十年而舉不爲塞十年而

仕不爲達三十三年而養不爲不安且久矣况分用一
節尤古人所有今人所無也若先生者真李翁人哉茲
固得天爲之造地爲之設一山一水萃而爲室者以藏
之實惟先生之靈也宜先生之克昌厥後也請得題其
碑而表之

承晁公墓表

公生子一名萬敬敬生公齊齊生伯昇昇生子三方大
方積方厚大積俱無傳厚生弘教弘教生子三長十三
郎次十四郎二郎未有舉子幼十五郎名學軻生子遵
晦晦生原善善生時通通生守清清生子二長恕可次
勤可邇勤可而上絕續廢興雖不甚蕃衍然公齊方厚
弘教三公者俱以詩補庠員守清公以義授冠帶則亦
未嘗非大理寺丞碩公啟後之貽也恕可無傳勤可享
年百有七歲國初詔冠帶暨坊榮之生子五號曰五萬
萬之三四與五則近而農之宜黃遠而商之荆楚閩洛
至今族望仙者惟一萬二萬派也二萬之派且貧且弱
矣萬一公生元泰元仲世呼仲公爲上街泰公爲下街
今祠下承祭任事者皆泰仲二公派也二公之子孫今
且千億類其縉紳有以貢而官者有薦於鄉而求官者
有薦於鄉而官而以賢聲著者有登進士而官者有因
子官而膺誥贈勅贈者有補弟子員於庠者有奉例入

補國學生者外此雖賢愚異等而葉詩書志功名者尚
種種也類其衣冠有以出粟助賑奉旨旌表者有以出
粟助賑授冠帶者有以齒德賓鄉飲者有以尚王府錄
君授誥封者有以耆壽授冠帶者有以捐金修學授冠
帶者有以領兵授冠帶者有以奉例納是樣者外此雖
於富蘇家而敦禮義樂施與者尚殷殷也片端有限名
氏葉蕃姑記其大畧如此嗚呼自公而下衣冠濟世二
十餘代矣忠恕傳家四百餘年矣公若此庶幾美而彰
不侵堂集 卷之十八 三

盛而傳者故不敢避親而妄爲之表

葉後堂遺集卷之十九

神樂會維倫梓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誠左車輯梓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終諸不肖孤既以本年十一月奉
柩先繼妣何宜人合葬於烏麻古洞山矣後復棋盛未紀
無以昭來歎首痛心以日以夜然非托諸君子弗傳也
今之所宗言而傳世者惟老夫爲著况不肖無狀辱附

葉後堂集

卷之十九

老夫年籍而令震器奈何更以外父目之是用唧哀叩
誠頌頌上千伏惟察焉嗚呼先府君諱星字南化姓
武城宗聖曾氏明山其親由四十三世祖碩公爲宋大
理寺丞從永豐雲益以紹興十九年附樂安九傳至元
善公始宅望仙以故爲雲蓋鄉之望仙於今山東世義
翰林院五經博士承業公皆出四十世祖羅公派也先
君幼質清羸而志剛毅然偉丈夫年十八始盡科舉以
詩就外傳者僅三十年至休認操切期稱作家則先祖

簡庵公勤訓與先君已力多焉此試郡邑如太守東隨
頭公輟首之已丁考煥嘉靖丁酉年念九乃克邑弟子
貞應明年戊戌郎取高等得補廩皆存齋徐公案也一
時英聲籍甚靡不人上大奇之先君亦自奇不少息嗣
是入棘者三竟竿瑟先君乃作曰吾不第吾以付吾兒
吾可應貢矣時已未歲七月也於是庚申筮仕浙江寧
海訓導首與教諭君今晉寧州太守鳳林嚴公論曰士
習之不端久矣言宗序誕不道本始然執訓之行尚華
不事質直然執事之故口不辨五經身不熟六行則
僕負訓導矣其何以責多士請今端範自身職乃爾教
諭君亟善之交遂劄頭月朔則相與瞻拜正方先生祠
或賦悲忠祠以義之日此有死無二天植之節也宰士
多急者先君月捐祿俸人分而周之謂通財義也如楊
生石生葉生臧生輩至今心碑焉而石也行葉也文常
友事而課之生者果並薦如今距邑四十里多海
先君雖文事官令公如明如郭皆時上問笑武脩民

願以安甚於城者明倫堂之新翼號房敬聖祠之新廊
規制則又多所倡助者也方四載擬南都懷寧教諭飭
躬作人益嚴以正振德軌藝蒞謹以勤閱文品士益明
以妥無論識拔高生吳生許生周生等郎今某州太守
容君崑石其時方服闋當應恩貢同事者執不與偕先
君進同事語之曰容生大器也矧今日之貢恩也匪尤
弗拔匪拔尤非足承恩懷寧雖信多才士吾以夙計必
貢容生其胥與試無執已果首貢南宮後由南宮連舉
進士拜今官郡守遠泉黃公一日揖兩學師生於堂手
出其胤子今翰林君丁卯恩恩視先君與郡博海山陳
君命決中否第高下先君曰大奇其孟燕次奇中庸次
奇論語直決元魁非佞陳君退尤咽之論句果報葵陽
黃君中兩浙第一人矣至今皖人士推知人善閱文者
猶曰曾師曾師云先遠泉公企少岡郭給陳公固推重
先君器識言七才之至是愈益敬信交章薦剡其相新
殿堂分廩貢士如戎生蕭生汪生輩視寧海益加意焉

暇則登大觀亭一望長江斗酒篇詩逸興可方元白無
論郡邑中同寅諸公人七視先君作止語默即同城五
校師入郡中靡不事問取裁若訊電然先君司教方八
年已三遷存而賢旌者五既終而旌者一獨惜巴州學
正報自九月而午夏已相館矣嗚呼痛哉故副使皖川
於公卽鄉達有言不往慶獨出弔先君儼然臨而哀之
人爭異焉都憲山岑阮公聞先君於始至也尊道以嚴
敷教以寬士習日範而端文體日整而正一見是日真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四

先生送月訂談字之期相與開示來學惠六邑士而儔
友之情師生之義則兩序若一微之閱地春風早舒堊
化兩饒如刑部卽中能舒雷君題贈可考鏡也簡庵公
性嚴毅先君奉順惟謹公亦允若卽膝下有教公怒者
先君至卽解故在膝下獨鍾愛之事於慈壽肅人以逾
婉著至於兄弟宗族友朋一因諸心爲朋文無達塞無
久近一信御子姓以嚴以慈詩書孝悌家業也擇可世
此業者或訓於庭或易傳於外卽不肖者以詩傳一第

孰非先君貽之也詳見柱礎趙都憲公慰心堂記中
友都人士則首以興起文會爲已任風動四方來師之
教家固準四禮崇四教而祭必廣田必盡物戒主宅執
事者必齊明盛服尤各處筆之於籍以爲會氏宗儀又
間率里人爲春祈秋報歲賴以富嘉靖己未嘗手筆世
系以譜宗族未成貢于京命不肖終其事曰爾祖傾公
銀壹兩叁錢長擴鼎茲千金祠有祠無譜非繼志之孝
也其酌歐蕙之辭祖疑信之例詳不近蕪畧不近遺而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五

惟以宗聖公之孝弟忠信傳習孔門者望平族之人俾
亦知守身以事其親則庶幾哉譜之得而先志成矣歲
甲寅感邑多氓戶走東廊鄧司成公請所以丈量之則
因執弟子禮益泝理學淵源自是歸時七喜講明此學
每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二其字訓不肖深体味之且
述廓翁云本体不涉声臭工夫不落睹聞既睹聞而後
戒懼焉離也此可利舉子業汝謹識之乙丑不肖第
省侍于寧海每假溫語慰之令母媼母躁日溫則急人

知躁則靜自得非學也吾性亦急且易怒會書二字
於書樓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汝速忘諸又曰今之少
年登科者不少矣不幸恃才而作吾見其萎者亦不少
矣汝狀似才慎欽哉他日勿爲忌者所中汝不聞才者
刃之芒過用則折誤用則傷又不聞枯其雋才而不以
茂德滋益罪也何不爲後生輕俊之戒耶不肖常識之
謹其他若焚券以施貧乏薄息以賑凶荒少蓄以燕子
孫戒勿速賦以負國恩也勿論財以夷昏娶也勿恃門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六

繫致及門之士執紼者半惜也薄不滿乎其德諸不肖
孤至今思之有戚焉是用錄其所爲不朽乞傳於老
丈有德之言以光泉壤以法來世卽存政之求俱矣感
何可涯乎哉謹伏以俟採擇

還金文

按金之義從華作辛脩六府而惟修配五行而攸叙披沙見寶色擲地作金聲遐哉太古淳風懿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一日余坐聚書樓有侄孫大曉因四兒未來請曰曉於十月內自商外夜歸遺囊多金於市路次早覓金於道適遇鄰人以申張君清旦衣冠且行且止且詰如其數欣然以原金封固還主于時曉欲平分其金以酬高義張君竟弗顧而去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八

敢徵大夫一言以紀之余曰昔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其日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慚而棄之又後漢黃向字文德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信斯言也以申氏其狷介士乎夫介者价也故惟价人可以磨垣翰介者申也故惟介胄可以廉取典不徑不實行之介也不善不入身之介也國有一介臣則子孫黎民尚利之里有一介士則風俗人心維繫之古之人有黃金百觔不如季布一諾者介豈易言哉而今能以介還金者幾

證人耶君諱明嶽字以申五華其號也君之翁角予先生學識冠庠卓有文藻固宜克嗣肖之令聞廣譽施於身也况無文王猶與雖謂以申氏為豪傑士非耶即方之樂黃二氏之墩尚姚休已礼曰儒者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余亦曰但得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則以申氏何心戀腰金哉故日積金不如積德其殆與以不欺常慎四知金者可同日語矣自是而生男多育日漸蕃盛不可謂非還金之報也嗟乎余仙里中耕田得金者有之理宅得金者有之雖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故古有黃金滿庫不如教子一經者吾於是昭君之度式如玉式如金矣予因侄孫之請典君之族欲傳君之介以風百世故不虛其請而文之以俟異日修家乘者

來焉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九

望仙原系

吾大理丞碩公命三子承晁曰九三即從永豐木塘源徙樂安雲蓋鄉望仙市今錫名仁讓里實始宋乾興中云九傳至原善生時通子義宰守清而勤可其孫也勤可享年百又七歲國朝洪武初詔官之問其子曰長敬叔行萬一欠祥叔次仲叔次明叔又次榮叔五叔者里傳五萬者也敬叔生三子元趙也元泰也元仲也趙至七傳而從泰子二文實文達而庠士文顯弟文敏則元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十

仲子也實子何友直友諒友忠友良友學也達之子義宰友端七五子一理一新一濟一容一雅而一濟亦義宰也故旌義之旨揭于父子兩門至今猶輝映焉若仁欽仁讓一理出也仁望至仁悅六人一新出也仁康至仁吉三人一濟出也仁伏至仁燭四人一容出也仁善至仁瑞三人一雅出也皆明成化戊子貢士典瑞昌王府儀賓誥封奉訓大夫麟庠士子元今德霖瑞日等之祖行也皆義門友端派也友直友忠俱止友諒則一初

一愚一俊三子也三子之子爲誰仁方仁廣與仁盛仁

猷也友良友學以正統間倡倫祠譜知重本者也重本者其葉茂固宜其有子若一善止一麓五人也有孫若仁鑑止仁佩十四人也泰之後不可謂不昌也矧沂樂靜山溪隱三書院所育士尤方來未艾乎元仲次子文敏亦止惟長子女顯再傳至友和生一達而達子仁厚仁昌也友琛生一德等四子而四子之子仁寬仁輔仁弼也友敬生一正等三子三子之子生仁端等七人友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俊生一完七生仁通而仁端即巴州學正星庠士旭汝齡汝暘之曾祖明三靖乙卯貢士今石埭令謹與庠士維宣今維章維慈甲子貢士予不肖維倫等之高祖物文顯一人後也後若此謂非三水雲峰竹軒三書院青之七功不可也顯之次子友讓無紀東成遠無從紀也闕之可也凡此雖元泰元仲兩派統之又皆敬叔一人後也傳曰仁者必有後敬叔其仁人長者哉下此而敬叔之子孫若元美至成字雖微猶居望仙但與敬叔異

世商寧州湖廣河南等處者爲多聞亦聚而成族矣明叔之子孫若元瑞至成字雖散猶居宜黃而文紹亦嘗有功脩祠者也惟仲叔趙七即而下止仁機榮叔元吉而下止仁清則仍舊譜字之以後弗詳非薄也皆闕之以俟曩也嗚呼仁之子爲在字由今之在而國而化而恒而成而大計世凡六計指凡數千上距承晃又二十四傳矣絕續貧富視先代不相遠而詩書禮樂袍笏簪纓則倍之亦孰非先公忠厚一脉之遺也夫礼先尊祖

來後堂集

卷之十九

十二

重譜次之倫之祖國良公領祠簿礼銀壹兩三錢生殖幾百金付曾叔祖在魯叔祖國韶偕國禎國維國晉國安忠化善化炳化叔象化今明化等長擴聘茲千金祠以時祭祀祖亦庶知所尊矣獨譜牒一節脩自文良友學一正公等止在字至于今大字又五世未錄也嘉靖乙卯巴州府君嘗手編草譜至己未上脫稿而貢道乙丑倫會試下第還省先府君于浙東寧海縣學歸後致書今宗尊國憲公輩惟上以譜爲念且戒倫行日言志

來後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三

也汝往終之倫拜而識之謹乃以是冬集宗人于祠禮能事者典事能書者典書之之踰月而草譜成明年寅寅欲較正而未也至萬曆丁丑倫歸自國學於是後致宗尊及石塘君偕諸父昆弟以明年戊寅脩祠三月重加搜輯所夕兢上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遺述其所難考乃命弟維傳謹編之而後今六代之譜字生年官爵又繼先祖而真譜之矣其亦可以復巴州府君之治命否耶宗尊而下咸曰吾子勉承博士之志撰述苦心屢易寒暑勞矣吾子博士幸哉倫竊竦然而對曰茲舉也尊長言功父兄言禁子弟言分分在則然而敢謂勞雖然願申一言以告來者吾宗自承晃而下衣冠濟世蓋二十代矣忠厚傳家蓋五百年矣願不有後覺盛將焉傳自今同族有能因倫直譜而得吾先君尊祖之心因倫舊譜而得吾先君合族之心則凡爲保身爲慎行爲繼志述事爲周窮爲恤病爲敬長慈幼益培吾承晃公之一本以達於葉萬子孫皆毋

相為不利庶幾仁孝無愧而譜亦與有榮矣不無慰
聖以為祖易重哉作望仙原系

遇災紀

今歲之七年春在戊戌三月廿四日漏催二鼓下奏
兒以尊敬長上退讓實先之其唯余言而莫違也方名
順語竟各歸去少選兒呼其臥室三層樓西火起自牖
於是束衣視之火自上而下勢猶未烈也適天雨也外
且盛火賴以熄家人以器皿衣服被毀過半皆徬徨不
安撫點徹脫余獨踞至朝食帖也廿六夜授兒錄廢
焚文字方已庖以內樓之東復火天亦旋雨滅之廿八
來晨望集
卷之十九
十五
夜方睡神聽樓東復火天又旋雨滅之而二三童僕女
奴驚甚勞妾似為鬼物所排衆以為遠方之神肆為之
祟余亦唯唯雖遇災者三教言如蠅余亦未嘗不言也
詎是病此中不動如平時惟從容以禱禱之不甚堅執
故口占有云樓頭火是尋常事鬼物行若怪人我亦
不持無鬼說何曾見有動咎神嗟也德不如成敬不如
周識不如塞上翁則遇災而惧古人以之乃災異至
而一不為動何也夫有所憂患固不得其正豈無所憂

患心迷其正乎有所恐懼固不得其正豈無所恐懼
心迷得其正乎且真知止者而后能定能安預內省者
而后不憂不懼余尚未明夫學未域於君子者也得毋
臨事弗靈遇災而困覺乎不然何故如是然余以此得
先皇之吉焉蓋心之未發則微發則危固知止此耳
顧時常之易則請終其身奉以周旋可也若徒以成最
之數安之而不動者畏矣何必余步因書此於來復堂
以俟動忍君子正之有所增益我焉餘二年庚子春內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十六

樓西房後火雨亦如前此中愈亦不動時則不事張明
殆猶未可定會汝欽朱丈自館舍來問之胡夫終與談
如平常事於是既災三日命兒補書於來復堂以望見
復歸樓

紀夢

丙辰元夕夢見親以立本賢以立身二句此皆吾之神
靈默告吾者請得而解之此所謂親無論服以內族以
外以吾民胞物與之心待之皆吾親也皆當休戚相關
慶弔相問方是棠棣之和行葦之樂則本實固而枝葉
茂故曰立本言如木之培根達枝幹強葉盛不可如今
人一膜之外遂成胡越則本實撥而枝葉瘁矣烏乎立
此所謂賢無論存則人亡則書以吾尚文古人之心待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七

之皆吾賢也皆當大則師之次則友之方是緇衣之好
自勵之晉則信義立而德不孤故曰立身言如身之腹
實骨髓頌天立地不可如今人侮慢自賢淫縱破義則
性命伐而驟委棄矣烏乎立雖然知本乃能立本脩身
乃能立身知脩身為本止矣

寧爲真小人無爲假君子評

爲五弟書

一真一切真萬物備吾身一假一切假天地亦是借君子小人人誰分假與真君子如可假何以爲五霸小人何無身未有小人仁無爲固不爲寧爲亦非宜所以小人儒猶然戒勿爲本以魏君子妄對真小人後以魏爲僞併昧真爲氏又以假易僞誤對真無味了翁本君子西山豈小人二公皆先輩擬之非其倫巧言殊亂德誰能分白黑寄語巧言人慎勿賣假真益自吾志成進士來復堂

卷之十九

六

後歷任兩官俱置勿論論吾平生鄉行之大畧姑以後嘲者在秀才時則與永寧陳文章清復學田千有餘畝在舉人時則與畏吾詹丈呈免苧布米若干邑得歲減銀千兩有奇又獨與縣大夫辨民誣盜竟得免死者二命暇日重與鄉約則館穀不下二百餘人又捐金還祠與祭後復重明會於誥勅閣下爲講學計聚講五日以承考志所館亦不下二百餘人同志作會請講者聽朋來自遠者留若肝與劍江之學其在師友之間乎而

同年中惟祝石林最稱知我南臯鄒丈次之晚遭目疾著書四種期望與諸生行香閣下會講舉業量俸捐金助祭祀者凡四祠助地二千畝爲先大夫世世俎豆焉復起一樓以時瞻拜焚麻兩山名曰雙瞻樓卽以此爲十二閒窩期與詩酒老住百年而已若其間和族而致其讓基約都而讓基成屋與讓田讓畔讓山等件亦仁讓里中實事非假饒立得名也此外倘有爲而爲皆屬匪假學苦不自知願嘲者發隱焉敢不惟命甲辰秋七

來復堂集

卷之十九

十九

月命兒自著如此附詩一絕只爲居官錯認真十年奔走落風塵宮牆數仞是何地肯自期入學聖人

來復堂理學詩集卷之二十

神樂會維倫悖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延試左車輯梓

先天後天吟 和郭青螺體道韵

不問先天問後天
答人何必語探玄
三綱已揭明新在
人物應分格致先
飛鳥有知猶止止
潛魚無欲即淵淵
都來三萬中庸刻
細密工夫月上絃

人心道心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不是人人有兩心
祇緣寂感通相尋
念頭一起危機見
必竟何如未發深

危微吟

未發為微發欲危
須知危者動之機
動之不已危由後
爭似微乎極靜時

精一執中吟

微則精矣精則一
一從道出即為中
至今心在道常正
萬古相傳道不窮

繼善成性吟

陰陽無始一為操
天地繼之名大造
造化萬物各生成
性即善今都即道

經世出世吟

巍巍舜禹遊天下
天下何曾入此中
一曲南風薰海宇
萬年河洛我無功

其二

經如日萬方崇
誰舍精光照不窮
若我行藏惟用舍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二

時雲一點過長空

致知格物

格物由來是悟門
已標知止見經文
細觀妙境原非一
不察如何妙可聞

懲忿

七情惟怒火初然
水制無過百忍先
橫逆從交人自安
如愚不校至今傳

窒慾

誰將可欲亂吾心四勿前頭有觀簾千載一回猶致力

希之不是我何人

省事

握苗無請宋人勞伐木朝朝奈爾曹千句彌陀空費力

不如放下一齊高

清心

見說人人心有道此中明淨卽爲家只今欲覓源頭活

夜半寒潭看月華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三

知言

知言那得心無動言是心聲一路通識得病根何處起

更將何物動吾中

寡過

寡過還從見過生過須自見自家更不然六十何由化

總是知非一念明

慎獨

大學關頭有幾層打開人鬼見平空玉爲匙鑰遵何說

三一無他學個晨

幾希

幾希未必非倫物倫物如何是幾希既不欲離倫物看

執持倫物又難知

安仁

書言仁宅一何安方寸由來天地寬何事世人生作苦

不從鍾鼎與丹丸

忠恕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四

上達何由達還從下學來一心通一切明眼幾人開

其二

不是中心外有心只如此個便知音試看羅鏡盤中物

子午由來轉一針

一貫

天地都從一上來虞廷拈出此根荑不因曾聖爲宗子

尼父如何矢口開

其三

曾聞壇上杏花雨飛落人衣點點紅須信千枝連萬葉
只從根處總流通

其三

洙泗由來一上通有如十六字中同不將弘毅從仁識
安在真傳得聖宗

道

出入誰能不戶由幾人由戶可能求須知闔闢乾坤在
舉足之間莫亂拔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五

心性情才

心根自性性生心性發爲情端可尋情露英華才欲著
性至何用許多吟

夫子言性近

兼言氣質者性蓋寓其中爲是氣質異所以性不同

孟子道性善

天地自有性趁然氣質形子與能道此常把堯舜稱

情可以爲善

秉彝人好德性善情亦善情善亦何居一好一惡見

性無善無不善

性言有善豈非初誰後言無毀性乎惡與混今終是習
何如言述莫言無

皇

聞說三皇道極隆四時人物屬春風不煩文字開天地
自足義黃氣象融

帝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六

自古由來德最先望雲就日見堯天康衢已是無言說
一曲南薰又五絃

王

功高千古號三王天下從來有道長獨念世如秋欲降
豈如虞氏際陶唐

霸

葵丘一會五侯同雖未寒盟世已冬我亦見山門下士
肯隨假力說桓公

忠清獻詩

從來天不與天有不待升聞日亦聞風靜簾閒人已定

知香傳送更誰倫

孝 狄梁公諱仁傑

片雲頭上人飛白回首大行誰憶親如知三百年天下

盡係瞻雲一念真

廉 陶大尉諱侃

晉室雲談無益事廣州抱甕為誰勞中原定有清人在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七

不獨雞聲劍氣高

節 蘇子卿諱武

天扶漢祚節扶蘇十九年來海上潮盡道麒麟孰可換

當時誰問節旄枯

儒

直通天地與斯人始識三才脩一身但致中和成位育

不奈二氏更精神

釋

有物空同壽運從無始來名為靈覺性清

道

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萬法自然無揀擇

一條大路上天台

聖像

從來天作一尼山獨縱先師出兩間功在六經垂萬世

年年應辦一香還

湛然虛明氣象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記得唐人一句詩也曾說到湛然時虛明氣象詩誰似

月到天心水到渠

好察邇言節

虞廷大智號文明問察都從淺近生中在此間人不識

若教執一便難行

唐棟之華全章

喜歡唐棟對春風不道花開反若從但得心官無臆職

潛天潛地亦潛通

觀過知仁

祐相膠東日孫夫利若親非關夫衣父誰識過中仁

羣居終日

斯人不與與誰羣既與人羣合出倫若弄聰明開口舌
何如尊酒共論文

四書

自仁宗刪自朱學庸補作四儒書即非文簡布天下
鄒魯斯文也不孤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九

盤銘

盤有盤兮湯有銘非關沐浴澡吾身便因孔疏如朱說
盤亦何嘗與日新

人間朝聞夕可者詩以告之

聞道最難事聞之死不難有聞方可死豈必朝夕間

有友謂夜氣正是良知詩以問之

夜氣氣而已良知性也夫性可氣當得氣與性爲徒

讀鄧文潔原心論

舜典原無二軻書非有四人靈天地中但識本真是

又聞述志論

從來志有三所尚在貞一二之即不是三竟何以立

再訂魯論韻語完合而有作

聖學由來習個時達將天命只如斯試觀鳥翼翔而下
君子如何慍不知

聖論

六論由來欽孝弟始知道只在家庭通乎天下朝廷上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十

無犯絲綸即太平

太極數

鐵冠傳得異人書萬古興亡燭照如太祖問來曾召對
建文帝業竟成虛

詩歌孝順父母

聞道詩人第一章無生逆子嚙爺娘更須化得爺娘嚙
大孝夔夔萬古香

詩歌尊敬長上

國中社稷要人扶扶到安時節大夫勸取讀書還讀律
致君堯舜有許謨

詩歌和睦鄉里

鄉里由來故有情更看頭上字分明目無青白人
口不雌黃事太平

詩歌教訓子孫

人家子弟欲中才須信中才養上來樂得養成何以報
直教兄與父俱諸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一

詩歌各安生理

有生誰不問長安得到長安天地寬惟有文王能駐節
孝慈五者敬爲端

詩歌毋作非爲

六論言七似曉籌通乎天下使人由須知一一身爲本
齊治均平在止脩

讀三賢類要

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

學與鏡終始由來致靜虛良知一得手何必多讀書

蘇子卿

丁年出使滯匈奴十九春回節自扶海上聞關羝負我
孤忠不負鴈南書

關雲長

三分鼎足尚無成誰襲江陵隕將星不獨老瞞移漢鼎
孫吳情亦託公情

諸葛武侯

人生萬事有子足有子當如忠武侯既死忠兮還死者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十二

倚妨燕翼與貽謀

蔡伯喈

見說議郎廬墓日鹿馴連理並呈祥石經况復留書法
獨矢私恩未肯忘

又

一疏中官禍已萌十年亡命畏誰行平生一嘆殲於允
辜負忠魂與孝情

王彥方

寧欲優劣已相懸原也聲名亦可賢若問原寧誰在右
獨稱王氏更無前

宣陵孝子

天親不可以人為太子如何冒認題世祖孝昭非智勇
與靈同舍一般迷

鍾大圭

大圭首已失椎名又作開元進士稱一切圖形并啖鬼
總緣附會不知情

東復室集

卷之二十

十三

許魯齋

魯齋早已擅時名只借詞林一官成不獨太平扶世祖
又先開學化諸生

張南軒

義利關頭判得清春風沂水可同行今人不解雞鳴意
枉用華七向世情

張仰朱子

勇撤皐皮恁地虛只因易學服真儒天恨月窟九誰弄

蘇洛關西竟稱朱

周程師弟

七篇絕後圖書續點契真詮見一元不過兩程尋至衆
誰傳正學表河南

公冶長

只因鳥語悞嘗羊斷送高門在福堂可惜魯侯終不解
先師一語至今香

讀省身集要

東復室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四明偷卒摘園蔬主欲窺園問有無非聽園師寬一分
誰全家學誦慈湖

讀吳文正公集

袁中亦有博書人誰似先生學認真更喜立言傳自宋
應際食萬方春

讀鄭特立皇極經世續書

天受先生水浴居閑門曾讀邵公書爲經二百七十五
就正臨川更若虛

吳淵穎

草廬同鳳舉淵穎獨鴻冥猶訝窮經子論文似用兵

許魯齋

衡也何由仕原從洙泗來此心終未穩故以魯名齋

許文懿

白雲起東陽高田魯齋許好學無已時仁山金弟子

吳玄正

先生生不偶混作有元身仕亦何曾久潛心學聖人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來復堂詩集卷之二十一

神樂會維倫悼吾手著

六世孫廷試左車轉梓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五言古

贈夏主人西樓伯仲

我昔未第時來遊汝家主蒲庭壩與篋聚樂椅和梓長
白照樓頭蒔青淮園址南亭望西樓隱七隆七起

卽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一

古人云大暑有似酷吏人大暑猶可避酷吏不可親
之如見虎奄忽能殺身何時大暑去換得涼風新

與來泉病中

榮叟有三樂君奚輸一着今登九十春猶然稱嬰蹠
冠歷辛年賓主道相若童冠各有戚皆憂君追琢人生
如春花常開亦常落澗松已遲七何必更問樂黃金既
卜降白骨應有托臥病且安心赴至方啟輪

君子行

君子生有初極東萱草圖言物行有恒自修還自責人
不知君子然無慚色君子不知命何以成吾德義文
千古心自強無古今不息法天地變通難迹尋往七爲
我以有象無常經後世太極圖不越陽與陰周程邵朱
子斯人空谷音

口體

七十年間客從來與物歡誰云加我歲好語怒人肝怒
人猶尚可頑子亦應寬豈有青衫者常作白眼看却步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二

卽有碍悖出大無端不言服欲斷已甚情未安誰知已
罪悔方免人眉橫奈何終不避再犯初一般

甲辰自銘

歸來乎青山一十有六歲獲眼已不明餘生猶可懼得
聞薛古書不喜親俗事身外復何求還只行吾素

七言古

挽松洲李老大人

去年鶴奏南飛曲問過
前猶遠松不道歲寒遲月東
早隨金井下帶桐故人
兩之春已風威時酸淚花亦同
幾香遙爲松洲翁大明萬世有初終

梅山歌 賀友人張丈八十

仁者見山不見水詩人愛竹尤愛梅
七在山中不作相
有花獨自凌寒開誰人不道林和靖
尋香悞識美人性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黃昏常度月疎影不橫山等閑住老
西湖問豈知雪後
園林終半樹不如竹外一枝青更妍

賀湯莘蟠父母令旦

大明萬世應朝陽帝簡真人出鳳閣
一鳳翔翔于仰上
梧桐生處集鸞鳳身稽古德從頭數
聖敬如湯倍有光
正域四方誰左右伊將斯道覺斯商
君民堯舜任何重
一介可與格穹蒼賢聖之節六七作
亦知湯後復有湯
羞稱管仲非吾願亦有耳羅表故鄉
侯事詩書符誦讀

報離華野望巖巖現光上國承休命出宰三川循且良
百里原非大賢路列星重啟照西江下車約東門如冰
惟復甘棠花氣香市上狐狸不足問先從道上得豺狼
刑清訟簡吾何力獨念邊輪民未康桃李無言成化育
蒼溪治上午風祥牛刀花裡琴方靜學道還升君子堂
是日張弧懸華祝野人何幸慶陶唐春回酒介眉頭壽
愛日應同化國長未誦天保九如何請歌南山十有章

大明金鰲進士歌

東坡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宇宙獨榮黃甲皇明大啟賢科洪武遭逢點額鰲溪未
沐恩波永樂甲申宏策黃陽飛入禮羅十又三年乙未
賜袍奪錦如何蕭儀袁旭李泉侶詹勲張緒及鄒良諸
公爰上遊月殿六枝丹桂一時香戊戌過辛丑康會當
龍見甲辰歲鴈塔題名純姓張宣德中丁未張慶後誰
同胡澄庚戌癸丑姜洪丙辰己未乙丑戊辰俱正統楊
貢謝輔黃霖廖俊次第承天寵景泰甲戌分謝綬楊宣
望武齊成化丙戌首會麟黃本陳義誇同時袁清戊戌

第謝緝辛丑繼童時望起甲辰雷丁未胡鵠仍擢桂弘
治乙丑應天籍黃琮原是會琮易正德臨軒辛未誰詹
崇策對天顏尺宴罷瓊林六十春隆慶董裕又重新萬
曆始是何人崇孫名事講丁丑聽絲綸亦有曾氏維倫
者禹門龍躍應庚辰寄語南宮士揮毫待爾來昨宵已
與嫦娥約留住東風不放開醉鄉萬里蘼洲是莫把詩
書付酒盃勿思鴻鵠至齊上鳳凰臺

蘇川歌

為禮部名儒董生題

東坡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紫雲閣蓋是吾鄉萬壑千巖應接忙漢高山下木悠揚
流到流溪漾碧光不許雲移花柳旁迴環獨送狀元坊
一枝分上桂林堂御史文章重廟廊芙蓉秀色秋發祥
以官門第尚書郎華崖震起雪峯房降彼河東三鳳凰
君家讀書已成章翻然襟帶愛沅長三川波浪兼天浪
收拾懷中作錦囊清澹爲我洗肝腸洗得詩脾詩骨香
五言古體如鼓簧七言律細如嚴霜我亦拋磚引琳瑯
餘音想見開元唐歌行離體興且狂一筆龍蛇走十行

從今麗向翰墨場成都增價紙千張蟠桃仙果老萊裳
歲七年七飛羽鶴

聯石歌 壽董親家

溪之水非一流閒雲潭影日悠々山之石非一卷兩輪
日月任推遷彥倫今季倫光遠今光錫主人伯仲參其
間浮生兮豈待三但願子如榴壽如山春酒長分几杖
間

書奉聚堂 爲震宇陳丈題諱雷其先爲郎官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又五

見說人爲日猶聞郎是星奎光寧聚宋雷動忽生明天
下何曾妄人間自爾驚壯哉顏氏翔千仞後後還誰與
共行

楊大尉

有鳥有鳥交五色羽脩二丈令三尺衆人撫抱不爲驚
俯仰涕淚相之北自非伯起清白人朝野異聞誰憫々

雜體

止庵吟

飛鳥巢山巖卓哉高瞻言始乎鷹而習終乎雉而集時
乎習而樂時乎集而作之不已又作之號寒不敢笑
鳳儀止之不安還止之登東與泰跡古尼是謂物之隅
是謂民之幾止々其所文王我師

聖人書

聖人出河流清麟遊藪鳳儀延甘露降鼎雲興龍馬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六

醴泉升烽烟靜景星呈名既正功莫京家法立國承平
萬物覩四天寧

九字詩

爲來復堂與汝爲二南之額題

解下朝簪歸去來山中小堂開處欲繼二南思願教數
年學易見天地免使他日悔立而墻東

五言律

寄贈湯海若丈

銘盤人已遠日亡又誰新十四奇童子尋常學故人胸
藏書萬卷眉與酒同春蘭省如虛席文章尚出塵

鰲石

有石控溪流如鰲出海遊月來麟欲動雲過影還收江
轉龍回顧山眠象對幽石前春水漲鰲許釣鰲頭

戊申自道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念爾老書生行年七十九黃昏睡到晨白飯加於酒有
筆亦生花無錢還問柳青雲力難致常恨輸二酉

和鄭南阜扇頭韻

馬不度衡陽稀音到小堂逢人寄別字過客舉壺腸展
讀頽如對珍藏袖欲忙仁風被拂處宛在鳳之崗

賀海鹽馮養白公祖七十

蓬萊有仙藥賣向海豐陽價比舊時好味逢初度香
之齒轉細飲已眉更長知自仍加養期願未易量

書邱常類諱氏卷

陽髮已無天誰將節自全由來聞匪石可以見重泉堂
上萱花晚懷中稚子眠鳩平鳥亦反不獨若水堅

喜雨

夜坐聞雷雨嘶盃喜欲狂詩囊旋檢點酒數任徜徉萬
井禾麻秀千家枕簟涼但回草木死不必問恒陽

別郭靈巖父母丁母艱歸

送節隨寒律迴旌慘別顏萬人俱涕淚百計同追攀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像孤城內棠陰野水關君侯憐百姓款七語新官

其二

相送一如昔茲行殊不同君去終梁國予勞一畝宮
子得無在中郎何處逢義陵多編素王事愈需公

賀曹貞所六十

聞道春爲酒花前倍有香金荊曾市義玉樹亦傳芳
於仁也近靜合壽之鄉貞下元從起還看海又桑

示日者

人間髮白少我白爲書忙髮雖全未雪髮已半成霜喜
近仁讓里欲裁孔會香聞道無朝夕寧論數短長

戒諸子

吾家讀書法只是勤有成聚枕分燈苦官花錫宴榮筆
耕多齒莠頭角少崢嶸戒爾青矜子無然把命憎

海上懷宜人

華月中秋夜懷人天一方夢中明作兩覺後不成夢不
是牛和女翻爲參與商兼葭知令節白露亦蒼七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誦貴溪東巖夏先生詩

未識東巖面猶然誦舊詩微詞三峽倒別趣六經資仕
以儒爲吏居從教作思無絲遊白鹿絕學更誰支

題何子變哀卷

忍對哀七卷王門亦廢詩片雲空點七寸草暗萎七蟻
去因誰夢猿啼爲我悲怪來桐與竹斯斷老萊衣

賀畢樂吾七十

地澤尋常月陽和一再來未須調玉燭且自引金壺酒

借春爲壽花逢臘作魁古人誰更老庭樹已重陪

尋樂爲王隱士題

人心有至樂何獨私孔顏我愛藤溪上翁遊洙泗間算
歌如雨解蔬水等雲閑總在腔子裏尋之事上難

贈內翰蕭年丈漢冲主試兩浙

東觀聲名重君才雅更雄文章妙天下頗收在禁中會
院會恩鳳南藩復得龍歸朝膺上賞相棠樹前功

寄匡嶽徐丈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

爲訪李開府曾聞高士風人文設海外答問在天中學
本身爲政詩關性不空家庭自師友江表仰儒宗

白山爲張氏題

華蓋清如削芙蓉翠欲流金峯表天際寶鏡備山頭練
帶泉屈曉輝含玉宇秋何當登絕頂身世倚瓊樓

贈海鹽王應試

東海有名士前身著論衡文高談已遠詞易理尤真頭
點衣揚赤錢穿選中春秋風動春信早起應蒼生

壬子至日後長兒第三子生

歲晚蘭方萎春回葉復榮
翁曾得馬楚子未下
鶴陰相和飛熊夢不空
庭堦如許可玉樹尚重

賀寧都永洛會重吾七十

人生稀七十康節一家言
餘年從日知斯人老可傳
新城剛借寇洛水窮歸泉
珍重仁者壽長生任彼天

榮泉爲吳丈題

有泉出山下流向東
吳東白似娟七月清於細
上風春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隨童冠洛靜與聖神同
相井何年及還從養字功

愛泉爲吳丈題

伯也泉爲友君家雅愛泉
夷齊心不易巢許耳能離
春去風前浴香留酒處眠
誰云觀者是還向靜中傳

一百館次劉臨川韻

東來西館風帶小春和
亭下遊情少壁間詩句多
荆公昔已熟陶令菊簪坡
見說棠陰去令人欲笑歌

說鄭二尹

會借關爲政關情市欲同
已聞心似水遐想德如風
治

與病常臥錢預神不通
獨憐三月暑帶雨送遺蹤

僧舍和韻

三載嘉禾吏年上古寺
遊香飄風共轉鐘定雨全
收佛說空爲法僧因惠作
愁何時起苦海跨鶴出雲頭

賀張達所六十

天壽山前月分光照草
廬桂中秋已半花下酒常
餘華蕊來仙馭高門伏義
扶長生應有訣灝氣滿庭除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靜觀爲毛君題

天下有仁者所見無非山
枕石天常穩看花意日閑
任是風塵動惟將道眼懸
神完氣亦衰真壽不知年

贈范堂翁雲岑再觀

時任黃州

漢世多良吏由來重二千
君才高白雲心事對青天
再見龍頭後爭推彛鼎前
微書應不遠何以解攀轅

贈瞻翠吳丈候選過我

時守嘉禾

宿客天邊至綸袍帶御烟
帽紗雲欲紫衣錦日猶鮮
行

李文章重儒林風度全故人重把酒笑飲菊花前

別錢上舍於天寧寺 冬日以詩寄和韻

南影催帆遠鐘聲還憶君聯詩逢大雅尊酒共斯文援
筆輕炎世揮戈挽落懸墻梅元有約春又兩三分

送泉爲李醫生題

有泉出山下流向雙溪陽杏林分宿雨橋井帶寒香源
頭活已遠水口合猶長亦有沂童子常懷醫最良

賀張定予五十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誰道春歸早儒門喜氣生酒逢三月熟花待十年明棠
棣華方合椿萱翠晚成人間三樂事第一最多情

贈董孝子

夢莪詩已廢誰氏復哀七月冷髮猿嘯風雲與樹偕喪
於三禮合恩向九重開黃鳥無勞賦青山解起來

送賓華吳丈賓貢

憶昔齋溪社燈分五夜明喜君初稔未似我舊吟佳得
路雲生驥同聲杯轉驚春明宜善飯萬里甘平生

和曾見泉韻

雲華起秋半飛落暮春前封固逢人寄裁成知己篇援
桃非一日報李是同年但共芝蘭臭寧須九萬笑

慰錢上舍哭母

爲弔哀子追號母也天生今心匪石死可而重泉淚
下水如筋思深日比年較人無大苦松影落風前

鹽官賀聖旦

萬壽龍飛日千官虎拜時升隨星拱北笏與月揚輝展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底泰階穩簷端釣樂微何年瞻鳳閣猶帶御烟歸

題青溪壽樂丈六十

金鰲衣帶水一碧繞城西慈竹根常開國壽樂復齊
爭船光淡潭澄月影低酒逢花下飲曲帶歸南飛

題楊古潭號

常聞龍臥穩不道是君家清沁詩脾遠寒蟾月色除池
殘千枝釣老幾迴檣披袖開來往袍花應浪花

賀漁所叔六十

人皆苦暑大我愛暑日長花下酒初熟田間種亦香連
校會六出鏡樹獨重芳許借磻溪石寧隨鷹共揚

題北水

勝帶仙村北藻洞躍我情清分湖上派靜定月常明波
共燕雲綠天同沂水青芝蘭挹餘潤香細透萊庭

題南梅

春從何處覓南國兩三花月轉香仍細寒凝色更華
清渴雄征士和羹薦大家枝頭還有子未許老江沙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賀羅母百歲

為子霞山題

人生期百歲堂北健而升山如仁者靜坤輿壽俱寧任
頭飛白雪把酒問長庚有子仍難老脩身竟晚成

送梁總戎還乍浦

一片孤城乍星臨瀛海邊朱旂懸日月玄甲捲風烟策
定帷幄內謀成几案前斜陽幸無事仗劍倚青天

哀鄂母

西風何處起散作斷腸聲樓杼空遺織纈燈不再明

我詩欲廢費草屨難平歲晚庭鳥集愁看只弟兄

賀邵成侄六十

小陽猶未已復見一陽回堂北承春永庭前開彩來花
開從鐵樹酒滿注金壘初度逢華雪岑西又放梅

五弟四十 第自大學回

翁也天邊至香風兩袖携去時逢夏葛同日剪春衣
莫厭官衙冷應憐客路遲行年強四十孟子是吾師

松兒三十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誕汝丈夫五憐兒三十春登庸推往聖有立談何人
衆襟花如舊椿萱誥亦新此生恩欲報只在敬其身

癸丑紀事 有引

余年六十之前夕酒後茶至亦不知何故墜地

衆方疑其碗裂茶流莫救也視之碗裂茶收翁

然無恙用力乃舉衆共異之以爲十年吉兆云

六十臨春酒同人酌更先飲多花亦醉湯甚苦相憐

永疑厄漏探湯竟瓦全匪今逾七十還占樂堯年

甲寅八月十六夜熱

月已分秋半天應傍晚涼菰苗寧有水桂子亦無香節
下露寒白田間草復黃急須防火病積熱少岐方

賀董聯石親家六十

有石南山立星懸貫海東三台非易近五老欲誰同鐵
樹花前酒瓊筵坐上風壽鄉如結社樂亦在其中

詞弟四十

喜汝丁年舊增余九歲非平生一二事同慰父兄思故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國成新謀新堂擴舊規當筵無別祝百歲以爲期

羅石爲鄧君題

設道星爲石猶聞石作星石星從我出天地與誰評非因根

起相不仗境逃生明眼人窺破都來正氣成

題唐文泉蟾官折桂圖

月闕已無蟾經生言有桂我亦起雲龍叨登黃甲第不
從天上來直了書中事君既留有餘終當待來裔

寄問張侯聖如疾

十年猶未借五月艾方收喜得醫和手刀圭藥可投病
從人世有福向自家求修意無多祝安身第一謀

賀饒東岡七十

見說東人國由來君子居馨香薰也草溫潤海之珠不
獨驅夷俗猶然服孔書陽生春又至壽字與岡如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來復堂詩集卷之二十二

神樂會雅倫悖吾手著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七言律

寄徐州守衙張公

山城借寇五移春一度逢君一爽神把酒相歡情勝主
論文猶喜語驚人沐准已帶河流故草木猶知姓字新
莫訝徐方膺上賞冀庭原自重良循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贈東華沈公祖

意別嘉禾十九春塘成誰復同勞人桐鄉愛我慚非品
江表如翁喜借恂栢府風清湖水闊薇垣光起物華新
從來柳嘯鶯聲外配社千秋得最深

輓王生友棐

尼山萬古天寧喪只爲同琴已斷絃自信人亡無起日
始知道在不磨年同衾早已番前夕着緣還應結後
行載鄉評青木盡親風誰與賦王前

和復畢易齋

兩人相識十蘭秋淡若停雲思若悠坊表璧聯光爾族
經雪風和憶吾遊隨時變易賢於卜解組歸來樂且優
携手山南還種竹寄居天地一虛舟

寄賀南華鄉丈六十

兩人相識自清源盡日論文語若蘭一第君先騰我後
三年我進召君還南陽在昔憎葵正荆楚于今屈爾瞻
春酒介人眉亦壽花前猶自理鉛丹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贈賢士張少溪

曾度貴溪七水綠少溪嫩綠亦成行有時禱熱金分井
無論泉飛水帶香已識安期同市藥猶聞仲景獨傳芳
千家瞻足嬰啼止原是先生術最良

和復陳中所

見說華山睡法新不貪金紫不垂紳白雲堆裏更殘
紫氣管中定大春點檢隨時非弄假行藏自在欲尋真
不因唱和來詩句幾失烟霞外有人

晚見羅李先生 有明

往余小子聞李先生之創於聖世不得遊也嘗
舉以問人謂先生之才之學乃不足以容何也
人曰惟如此故不容不容何病余然其言而定
交於燕邸始識先生之面見先生言義動禮困
辱非憂因識其心遂識其學而先生亦下顧童
甥云今見泰翁失德勿恤不負所聞矣明年先
生以天下道竟出置閩海居十三年而執禮
者半天下余復書交時以學請先生亦往以
學為復十九年焉蓋此身同此脩同此學無不
同也丙午秋余携別字訪先生於羅山之麓先
生一見握手相歡加於燕邸言以爲奇蓋爲
余目肯故耳先生既賓我於堂而三飲之復送
之郊而後辭焉十年一夕千古兩心靡不從身
說起又說復身來余曰河不常圖鳳不常至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脩身常見於世先生曰然言猶在耳再晤方殷
而山頹木壞哲人奈何萎矣是爲丁未之三月
十八日也永寧陳丈輩爲位而哭復持心喪以
往余不能奉身從祭僅以詩代輓嗟乎先生不
可作矣寧獨未聞忠雖而學也者即仕而學如
聞之陳君鄉之徐君與不仕而學如陳丈之信
先生者何人哉先生之學之得令於終者爲先
生詩焉天寧喪吾道乎先生
亦必仰天而笑神聽我矣

聖經如日麗空行誰揭脩身續大明羅漢猶聞山自良
江不復水泥庚香分閩海哀無盡廟食滇南歎復生
更喜龍從湖上化天香斯道有餘情

賀春川鄭公九十

春城原是藉君家却愛芙蓉映水涯
極向安城多雨露
遠來贅浦亦榮華
同如黃菊籬邊黃
似碧桃牆外花
九十仙翁情未已
杏壇猶擬看晴霞

贈虞吾

記得春遊童子園已聞盤谷舊名家
當時樓裏星堪摘
此日風清月欲華
自信一針探虎穴
誰分半席占龍

沙堤城隍廟
古供神贈詩吟
順筆底花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和儲東園韻

慨把文章飾大州
故將除祿爲誰留
歸來喜著登山屐
到處應無幾
四舟七十長年苦
真活二三同志遊
中微
每度清溪發
何日官場見古丘

晚興文句

玄關與世隔
上非復
昔年曾見
此詩神淚
數年思地
東望
名
有孤鄉思
米已歸
風吹
上

來復堂和韻

來復堂開雲物新故山飛瀑掛朝紳去時柳色方尋臘
此日桃花又報春宗契宗傳宗亦正止從止處止爲真
欲將心上見天地還學無心天地人

題春山

歸來放眼矚青山安得三皇世界還易象有時行亦止
潛龍無悔見飛難雲蒸雨作景常靜鳥語花香意自閒
好與隣翁結詩社百年呼酒鑄桃顏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賀莘所第七十

露下風高秋氣鮮九人四汝又去年桑麻世澤無忘前輩
桃李春陰屬後人綬帶自飛還自地衣誰掩更誰先
倘餘五酒閒富在分我夢皇一晝眠

寄黎坡李明府

明府衡州人壬午門生

一別龍門三十秋歸來寧忍絕同遊屋梁有月長懷李
魂夢無由再見周珠玉已推詩律細斗升直破宦途
急流勇退還誰似吳楚東南兩杖頭

來復堂王丈問疾

蓬萊在杖前杖頭何事悞行仙非關足力常移後
恐精神不及先暗地直憑心作眼周天還數息爲年
山中甲子猶難管何莫都來一晝眠

晚博士鄒愚齋先生有引

往歲丙戌余陞任治楚返也遇君書院而假借
焉君飲之食之與余談至夜分不止也蓋先生
夫曾設科於君族後余復與君同游賈俱爲
高第弟子云故尊酒論文相洽如此自是君出
我入亦既爲詩華之矣越庚戌冬城北陳君古
池復舉重明雅會而君來南學爲雅時君由鄧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官歸數年又復會青源初歸也余聞君聲教大
異往昔而意氣猶然洽也余甚中服之人言君
容如壯余蓋中壽之不謂今王春月會幾何時
而君忽羽化矣余同而悲之未已也於是寄詩
輓之以代余老淚
不能哀臨之惜焉

恨殺州前金氣微愚齋依舊主人非可堪春雨春風急
無怪山花山鳥疑城北猶聞談酒聖祖關不復惜陰遲
傷心惟有故人淚點點隨風吹上衣

賀陳愚所先生八十

同處薰風一曲琴聽來不倦若韶音阜財已是當年事

并江猶同此日心卷裏新詩藏政府山中舊物表詞

崇儒未敢構邊席把酒還賡衛士吟

重建新橋成

從來結構古人緣此日增開五洞天只用石梁分水下

何須築木壯溪邊濟川得傳賢於夢醒石如秦笑着輕

柱上題猶在石望仙應不愧昇仙

和復陳靜所兼謝授祭

華壑溪邊二十年詩懷方喜引青烟掃塵有待軒仍過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七

下榻無由草蒲莘老去加浪逢愛日閒來卜學夢先天

辛勤多謝盤中物又薦人間一味鮮

曉丁孝子春融

丁孝子貧而能藝養而能敬最苦者一割股而
幾無生再逢虎而驚欲死乃廿七骨立竟死焉
宗人哀之誠是
也作寸草吟

校不忘根草可尋誰將寸草報春深西河一割水泥血

南國無人風刺心望七雲遊思未已哀七詩復見于八

卽應伴曾學虎千載斯人共賞音

和復譚心泉

詩儼原是未全修只合從吾欲處處始覺塵塵無我

豈因國御避人遊瓜分西域常供祭菊隱東籬半借洲

誰訝開明歸去早但期晚節傲千秋

其二

奚童書至菊花晨未讀焚香已爽神醫國獨慚無妙手

藝蔬猶喜未全貧一團和氣春常肅除却生機草不新

飽管相知情亦切奈何力小負斯人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八

又和前韻奉贈一律

二十年來好未脩停雲空繫思悠七已闕化鐸多新

尚肯忘舊少舊遊無論溪邊長洗墨有時門外忽生洲

令人且迴源頭活共濯江流萬里秋

賀陳毋方老夫人九十

林曾閱藩卿報城北公不可晉高節並操誰是

音獨著毋何求一堂五世家餘慶重望三台峯前

似此十年幾斗酒與君百歲海添籌

賀翠山八十

何處秋風似菊芳原來初度引霞觴高山此曲琴中
渭水何人車後忙萬事足稱庭有一百篇賦就調無雙
獨誇矍鑠應難老腰下還看劍欲光

寄王桂峯

此心日上故人峯只爲銀河隔一重鳳影雲霄書若斷
難聲風雨夢猶通長吟兩膝誰同抱會合雙龍定許從
已對小春分付酒明年壽介若吾翁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九

失盜吟

憶昔丁年換布衣官情惟有素絲知一裘雪裏萬寒夜
重葛風前幾夕暉篋內若虛囊也薄樓頭如洗竊何奇
黃金帶亦從人去原自空衣任自歸

賀古池陳丈郡賓節飲

萬方臨照已同倫喜復周官禮教新歌樂聲和飛鳥下
巾袍光勳列星陳賓筵重接人三代儒雅春融酒幾旬
似此千施何以報衣衣重脩身

和宋尹之縣台韻整溪八景

會上金鷄理釣舟風吹鱗甲動磯頭象駝夜抱山蒲月
龍躍寒飛江外流配石猶存新社稷官牆長繞古尼丘
丸城一割難如故游刃還誰欲解牛

和唐尹之齡九日

日北行窩十二閑但逢故物卽舒顏從前好畜三年艾
向後無虧九仞山只一念分非有外是何人合達其間
有如顏巷壽丘樂暮春風色任往還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

整溪八景

高梁烟柳千家綠古宅霜楓一道紅鰲石臨流春欲
龍岡帶雨夕猶春象峯雪霽還敲磬鴈塔風高又散鱗
山觀雲歸紫府鬱林宿霧遶神宮

和道書五韻

四時清穆一儒風元在虞廷十六中常與地雷同此
偶於山澤亦相通雨後真虛舍元氣萬象森時見
識得此身都管領不妨一箇似洪蒙

擬賀申相公進泉老師八十

老記吳人年廿八舉辛酉第三明年取狀元
第事三朝中書十考至萬曆癸丑則林下八
十一人矣同年二甲俱入相而老師首之長子
舉進士二子亦舉於鄉雖狀元明不乏人而
舉無取狀元上竟為首相自廿八至八十則
朝無兩者賀當何如况在門生而為之詩蓋情
乎

絲換秋毫染御烟唱名直奏卿雲懸三朝黃閣推元老

一甲清官讓獨先恩賜錦袍傳與子欽頒銀露酒如泉

山中不作陶公相還洛太平三十年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賀鄧愛洲之子遊泮

昔年曾賦愛洲詩已識淵深日上遲獨喜泮芹分艾綠

更番壇杏照荷衣雲龍頭角成於晚梧風鳴階聽香藕

却說天淵相應處高飛過了又魚飛

寄朱思庵

與君問學在青陽愧我逾年猶未忘雞犬放求終後

驚魚飛躍始揚上還看細細嚶俱文觀海應歸客有

安得一窩還一靜與君隨處發天光

闕大華八景

空翠橋頭問洞天種桃人傍碧桃眠龍潭未雨千峯紫
雷谷方春萬壑烟一掬泉香清俗眼兩查對奕忘長年
摘星閣下靈臺上環佩聲徐若降仙

賀大賓丁全溪百歲

山在太平雲結蓋誰從人瑞卜長年只今半帶溪南水
視昔重逢地上仙百歲賓筵春亦醉四朝耆德晚猶傳
有司見說題坊額尚有恩光出御前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贈董母徐節婦

烈風何處叫烏亡奪我高堂人返哺淚眼半生雙蠟燭
寒食五夜一鳧雛挽歌最苦度州客和膽應憐趙氏孤
一節竟成天有幾九重何日下褒書

春蘭繁溪

為張聖如父母

丙午之前欲避秦丙午之後始回春象山日麗花重好
簫湘風柔柳半新桑柘有村皆醉社蓮房無實不生人
出城不及相鄉愛却與桐鄉共此生

送張角子會城應試

東南峯生西兩峯望仙原不乏英雄變帆影轉懸膽地
一劍光寒貫曉虹視草已非前日吏探花不減舊時風
况聞聽馬塵飛達留取蟾宮兩樹紅

賀樂敬成見二子生

曾因杜老識徐卿復見麟從何處生慈竹香含雙鳳粒
方池水暖對鷗情細嫩淡分秋色桂子飄飄帶晚青
獨愛名園花覆錦燕山樹亦種將城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三

五經

五經如日已升東獨恨秦苛烈焰紅博士表章推孝武
宣衡講論辨殊同明章虎觀環橋聽靈帝龍文勒石豐
可惜太平俱粉飾何人虛已重儒宗

賀桂峯王丈八十

八十從人車後尋何如五柳亦成陰多君滑得門如水
似我貧惟帶有金二十年前花滿座一千首外酒長吟
庭中有樹猶堪把百歲相知只素心

賀兄鄉賓

荷樓南望日初行光照賓筵分外明蒲座皆春花自
一樽無醉酒誰醒鐘傳律令龍文重笙發聲歌鶴唳清
宴罷焚香何以報還從萬壽祝長庚

次兒本省鄉試三兄順天鄉試書以壯行

一年兩度送兒遊不是驅車便汎舟南浦雲飛思北府
東山月山望西樓鋸刀未可欺銀榜鉄劍方能斷石頭
曾與月中花有約但逢葉發發新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四

賀曹貞所鄉飲

由祖而父而叔至貞所凡
四人與吾兄同日赴飲

一家三代四賓筵前後相將百十年我亦連枝承玉露
誰分半席染爐烟褒衣一着風猶古博帶初回日正偏
奕世恩光無以報辦香萬歲祝堯天

賀贈谷吳宗伯四郎鄉舉

子牛出來一氣通君家兩榜甲祠宗誰云地上原無鳳
且是隆中復有龍玉樹已看分玉色春花猶待領春風
九重若問絲綸草世在吳西寶水東

題秋榴

園花灼灼開春奇獨染秋雲不怕遲已伴芙蓉照華水
又隨桂萼發炎枝香井不落黃英後藉衍應知白帝司
總是張君相識好至今猶借入新詩

寄傲所王年丈

憶別都門三十春君行作吏日邊人面莖執法多平反
中使拾文迥出塵疏草爲誰送主忌召環應惜老儒紳
獨慚暗室空談道不及重來問護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壽畏所長孺人詹阿胡七十

憶昔香分玉兔秋故人曾與試龍樓從持門戶誰之力
勝大丈夫阿也謀玉樹招來變鳳粒長生何必十洲浮
孫枝遶砌猶堪把僅在萱堂兩白頭
孺人與余宜人同
賀張侯聖如入觀

萬里皇風清路塵觀行况復一陽春
公祖樂人是
萬貢山河上馴鳳沼初承新雨露
龍顏再見舊君臣
屏書帶爐烟篆燕共梁梁喜得人

題龍成岡

花園天作一副奇上有仙翁種紫芝笑指松頭雲影淡
閒聽石磴瀑聲微碧梧風暖春常曉丹穴龍蟠景不移
任海變田上又海清風千古共夷齊

賀吾泉

見說細流終到海乃聞寒谷主人私果能掘井猶然及
得若逢源白愈奇山下出時須勝秦城有秋罷與春歸
詩脾可也清如許何用千金一飲爲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六

送臨川吳斗嶽

從來斗仰臨川筆近借山城待桂秋坐上春風誰似嶺
門前立雪幾如前因教慈竹期鶯占得伴寒松與鶴遊
却說孫枝分化雨呼詩當酒送行舟
謝石年丈宦邸惠書

九日書乘鴈影高海邊雲氣在揮毫焚香展讀真如對
置袖珍藏恐復遲分俸宛投軍士繡禦寒猶勝故人袍
此情誰肯堪爲國遠使之鄉不憚勞

題郊萊所號

蘇吾母大宜人羅氏族甥也

我亦歸農傍好山誰從山立地中間
泰華不讓千峯壤江海能爲百谷原
愿下向人真可得平施於物稱何難
豫章古宅俱爲相請學君家讀再三

和韻賀應華王博士八十

水室龍頭重永嘉君今彩筆散朝霞
兩枝丹桂何曾少三徑黃花未有芽
化雨半收紅杏塢餘陰常滿綠槐家
不須更覓長生藥百歲應逢赤水砂

交後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七

又和韻

紫雲晉益太平鄉晉下吳仙詩幾章
但過龍蟠得深處便令鶴奏發祥光
山中相業談何易溪上詞源覺更長
天爲餘生借詩酒可輸白也獨留芳

又和韻

淵明八十日還官翁在山中肯憚丹
自信無生常樂誰云有道一登梁
加餐秋菊爲生計門對華山是壽鄉
莫道夕陽天近晚約陪春酒更重看

又和韻

百里星臨志未酬溪邊尋壑弄芳洲
梧桐楊柳自家樂彈指江湖誰與憂
燕寢片雲籠白晝龍門英葉屬清脩
宗三冊足長世豈必從人事後休

題直齋

不信斯人有古今暑將公道細推尋
已聞晉室春秋筆更說楊公子午針
蒲柳止於生覺好相松還自託根深
誰從三代行來路認出如繩不枉心

交後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八

一來復之意焉

吳君相識自梅川根器由來亦望仙
萬水有源終赴海千山無木不從天
塞翁得馬渾如寄楚子遺弓復引絃
獨訝堂成籠燕寢儘宜春暖玉生烟

賀擴所弟六十

昨夜孤南徹曉天遙分光彩望中仙
花開鉄樹桃初種酒注金壺春滿前
三世相將承愛日一經猶不廢餘年

與留月到梅梢上壽介眉頭祝十千

輓李少谷先生

會府逢君甲子秋一官高蹈憶同遊屋梁有月空懷李
魂夢無由再見周詩去未來疑已著長生不死世何求
焚麻北向恩尤近可奈天將正氣收

贈楊華吾

晚近誰能葆太初咀華茹秀見真吾建旗抱翠相如賦
返朴還淳始丈夫紫已無心清月旦平情有義與時符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九

多君中外榮輝發英露芳葩葉七敷

賀節嬭詹阿陳四十

婺星何處燦祥光若向詹墟大僕坊五夜初圓逢斗酌
一陽來復引霞觴銀燈玉樹陪孤影晚節寒花欲比香
天爲網常扶櫓子還看梅放幾枝芳

贈楊原海易號

吾邑氏族惟楊最廣而楊之甲子吾都者則古
泉公稱最若原海楊生爲義士古泉公之裔
奉政大夫肖泉之震嗣蓋克承厥先而尤富於
文者初號仁海予因論其世而以原海易之兒

趙章日稀好爲請文之
以詩於是呼曰韻以答焉

琴溪不是無源水從古流成山下泉自此有原終到海
誰云無本始觀瀾關西千載惟東旺嶺北何時不下
宜會黃河落日乃知貞後又生元

中所爲陳可權題

山來大道無方所誰是東西南北人往古來今都大夢
上天下地一丸春飢來吃飯原非我冬去披裘半屬身
識得天根從復起與君隨處着精神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

賀少南七十

簡庵庭樹孫枝久一字崢嶸歲弟三早歲萱花堂已暗
晚年棣萼影相參藍田風化誰同復仙里霞觴若共食
最喜古稀繩古屋滿前春服當斑爛

贈醫士楊念義

君家春意來何從脉脉相承活萬靈宜水堂湯胥義
應宜應補總仁風先皇人去昔猶在此丹調乳自
明發有心渾不寐庭堦應報喜三重

應演遊序

泮水未歌三海采葵花先夢一枝紅已占牆壁祠頭梅
又帶溪山雨氣融此日趨庭應對鯉明時望闕欲攀龍
秀才搖手由來重我亦當年學范公

賀外弟亦泉七十

君家歲晚樂田園山月江風不用錢最喜一陽初度日
更予兩世太平年漁樵裏而各無地杖屨前頭門有天
隔歲不妨同一望望中仙井可烹泉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一

和復陳靜所

西風來帶一箭詩寒對書樓未幾時鵬想扶搖非健翻
鳳甜苞彩故希之有鱗自是不凡物得雨何曾負却池
寄語君家俱勿論逢年共咏泮芹詞

其二

蝶夢由來二又三却揮毫賴爲誰探有如陰符同隱知
無意高堂起傳巖從本立宗承絕學擬知歸止不空歸
等須一覺黃梁夢還作虛生與呂參

題崇毅還金卷

余世美邑人寓京師拾江寧金三十鎰候而還之

從來道有遺金在見說而翁亦拾遺不問香山追若輩
却同晉國帶還犀當時成我十分是今日食人一卷詩
非爲江寧歸去好爲吾清白是家規

賀陳觀宇五十

誰家春酒泛祥光曲奏霞飛羽一觴日爲萱堂北暖
雪因梅薦嶺南香賓吾可起猶三嘆觀宇相知欲兩忘
此際清時賢路闊好隨鳴鳳應朝陽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謝張侯臨都講約

湖上風情約可知里名仁義賴維持芝蘭未化誰同
桃李不言人自歸孝弟六條端有味唐虞三代更無
絃歌未已乘來鶴回首翻七帶夕暉

和匡嶽私植韻

提知揭止亦何妨只在師心欲兩忘善到聖神立人
良由親長莫知鄉工夫看家俱無益本體全歸自有
羅麗欲從虛處見反身具足即姚江

賀蒙泉吳丈八十

七十人生古已稀，況逢八十健尤奇。
一堂可叙天倫樂，四老應誇人瑞齊。
春酒介眉七益壽，寒花笑帽七仍歌。
伯溫老外無餘事，有亦掉頭稱不知。

贈鄧逸池

懶著浮槎海上遊，結廬閒傍小池幽。
凭闌夜訪波心月，散步朝宜水面鷗。
芳草意回春入夢，錦鱗機動道盈眸。
源頭活處何人識，惟有先生理釣鉤。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賀周柳溪七十

鰲溪溪上晚風柔，傍晚臨風酒欲酬。
柳借月光陰細細，溪涵雲影靜悠悠。
花飛水面魚爭樂，船壓枝頭鳥狎遊。
七十年來長又至，一漚一葉一添籌。

送陸三府

使君捧檄起黃州，忽別同袍七月秋。
芹合金蘭香未散，春餘棠樹愛還留。
獨憐結綬垂青眼，共擬同心到白頭。
此去鼎司應有待，好將攜我上瀛洲。

賀及第

進士雄名久共誇，今騎龍馬耀京華。
瓊林宴罷春光好，金殿朝回日影斜。
足踏青雲天上路，手攀丹桂月中花。
于今直作皇家相，名冠西江百萬家。

其二

金榜題名進士魁，遙觀鳴玉鳳凰臺。
六鰲仙仗雲中駕，五馬諸侯天上來。
手挽銀河甘雨降，胸涵陽谷早春回。
黃堂清氣懸明鏡，萬丈文光燭上台。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來復堂詩集卷之二十三

神樂會雜倫尊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試左車輯梓

七言律

送鄭二尹陞任

山城三月萬花飛
花外春隨鳥語歸
亦有亂紅吹臥轍
豈無新綠挽征衣
象山病草風初起
驚水安流月正離
何事上林鶯喚急
令人墮淚不勝悲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賀張父母恩典成

考績由來重顯揚
恩波直泱海之邦
清河帶礪多官品
孝友宗傳是義方
鳳韶初承天若詔
龍文還待日爲光
報親報主尋常事
獨喜臺垣起豫章

挽周懷魯年丈

憶別名園二十春
得還誰不望車塵
書來談我如同面
說到殤兒若損神
花落猶聞晉客吟
烏啼不復喪吾紳
夢魂若得重逢處
道古衰人不乏人

賀朱思庵六十

老我十年猶待兔
多君初度未登龍
耳根惟在尼山順
影響應無建水同
聞鳥還香求好友
爲花燒燭照殘紅
何時把酒歌松茂
且學黎陽化日融

送謝貞宇覲後復任

葵捧心丹日更融
人傳駟馬過橋東
爐烟兩袖香猶在
客舍三盃柳正濃
飛送岸花應再發
語晉牆燕喜重逢
明年此際恩無考
自是龍崗世有龍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題別有軒

人言一室斗來大
我道寸心天樣寬
屋潤豈如身潤富
群居不若索居完
曲肱亦有周公夢
容膝將無處士安
一意讀書還自樂
不須大厦博人懽

中秋和韻

萬里無雲露不收
中天擁出一輪秋
清光懸處明於鏡
爽氣高時過似樓
酒醉不知春備廢
詩成何用錦纏頭
明年此夕人長好
仍舊簷前月共遊

和韻賀許養元六十

曾將甲子問堯天爲道人生自永年伯玉何爲成化境
仲尼耳順是真傳桃分春色花行酒桂拂秋香月滿庭
欲識長生無別藥程書放在枕頭邊

九日和杜韻

高處同登興已寬况逢九日聚爲歡當年菊解招清酒
此日耕旋服素冠露下自憐詩怕冷風高誰憶桂驚寒
樓頭忽過霞天鴈聽罷還燈病眼看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復王桂峯寄詩

去年此日帶秋歸分付黃花待白衣轉眼忽驚重對節
老懷未已復貽詩忙中命筆脩陳事道上逢人問故知
最喜青山長作伴停雲殊慰鴈南飛

我輩賴兄之力遷居橋頭與今上四十二年之日

同其舒長未艾也喜而有作

本是皆春庭下草移來橋上船東流剡堂半倚綠綸閣

甲第還登瞻望樓四十二年全盛日一連五世太平秋

從今尚藉春風力草長無忘燕翼謀

賀養冲樂淵家落成

已聞慈竹風標古又見山前葉上春昔爾講堂元勝舊
笑哉俞與一時新五湖烟景還誰聚一塔鐘聲亦我隣
最喜高堂兩黃髮猶傳第引仍雲

和復元思韶六十

蕭風吹綠淨無垠初度誰分妄與真花下喜聞躋化日
山中猶擬和陽春香分洪省秋中鬼應在徐卿天上麟

來復堂集

卷之三

切光榮俱屬妄寧論莊園八千培

輓朱思庵丈

思庵朱丈邑之美士也博聞強記冠玉諸生蓋
自丙午以前已知專精問學矣矣事於古池陳
丈則聞安城慎獨之說終事於近溪羅先生則
聞孝弟嚴仁之說終事於見羅先生丈則聞修
身爲本之說安城江江皆宗東越良知之學陳
晚而師劍江則又宗傳李先生矣朱丈得其約
言讀之慎以爲李先生專重止而遺知也心稍
稍異之不知李先生但不以提宗耳何曾竟不
用知乎戊午以後求友四方之日多尤爲金谿
吳興陳吉陽鄒南阜及介城青原諸道丈皆利
口焉歸則復過吾處述所得于四方者相與與
之未嘗不願受鄙說而服李先生之止乃爲市

越障一關也然後信陳丈晚年之學調定也
何事年一疾猶能作故人書言日月之幾何而
朱源之梁木壞矣嗟乎人雖有壽不可一死
達而忘其交情也於是遺詩曉之引以數語用
慰其高七
之靈馬

忽聞源上草離離恨殺秋風露易晞不似庭中前日翠
可堪枝上殢霜欺當年臭味蘭同契此日枯榮薤自知
忍見夕陽人已遠空梁燕子傍誰飛

題嶠西

爲問唐家三百春綱常猶子屬何人太行舊日重回首

卷之二十三

五

文惠當年一片雲似此西山靈若鳳是誰東望儼如神
子情欲報天無極春雨秋霜歲又新

和後陳靜所送節

世情種七欲爭先誰解塵中結善緣伎倆雖多性靈惡
痴呆還是老神仙青雲有力猶能致黃髮無丹未易補
每向四休居士問蓬萊只在杖頭前

賀譚秀川七十

極星五夜泛祥光泛向招來秀水陽下映南山融草樹

上從北斗靜文章兼庭日永花爭繡莊園春深酒滿盤
但得重明同秉燭不妨老圃菊猶香

賀李司尊孟白

唐音絕唱空千載獨步天仙讓隨西此日薇垣光更清
他年棠在繫人思湖歌帶晚風清處江月轉空雲欲時
却嚮鐘鳴麟閣近心旌還望絳河飛

賀孫道尊分巡湖東

初聞范老一軍寒按轡山城雲亦閒細柳兼聞今日令

來後堂集

卷之二十三

北棠長繫百年歡風生使者旌旗上春在將軍俎豆間
萬里聲名簫鼓發太平早已報長安

贈何誠吾

天下雷行已不欺誰云潤然可能私三生萬物極無極
歷對四時幾度幾血屬假時天地借若從真處鬼神知
如今指點幽人吉一却中庸行在茲

題震山賀羅丈七十

山將東望問誰登又向南臺引客觥七十三年從孔父

二千餘歲待羅生逢人欲借春風面觀我須知且
天下雷行寧有妄學山不止豈無成

紫閣國母報計四述前夢有作

春宵一夢向宸瞻一片黃雲蔽大北已識恩書日下衣
豈知報計月中得一朝開讀臨且哀萬姓呼號衰又墨
郊喜天朝日麗中山河萬里分曙色

送吳曙谷北行入閣

十五年前博一書無端世味淡消除囊中已列三台象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天下應同萬里車伊傳不須勞夢卜禹皋自合見都俞
天高此日猶難問賜谷行看轉大虛

寄古池陳丈

赤日行空萬畝枯可憐無計向天呼已聞雷若城形起
果見雲將雨氣熱獨是堦從官下拜不須杖竹老人扶
象山混迹知誰徙直看登山總不如

義橋爲楊君題

曾訪泰山障東海可憐鞭石竟成空誰今市橫溪下

師古爲梁臥水中過客習題司馬柱半川斜掛魯陽絳
從來活蟻多實報寧獨蘇南一窗翁

題號賀卿忌泉七十

知君高枕一清流巢許相將欲伴遊波月轉空爲我畫
巖花分潤與誰秋一泓可飲詩腸渴九似還從井渫收
若過劍江聞止水不須洗耳証身脩

董脩海峽因念各官賢勞以賦兼啟

兼啟八月露蒼七獨念勞人海上忙衣未授時寒已早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八

石難安處浪猖狂怪他千里同情月照我經年兩鬢霜
安得長風生足下駕之東去浴滄浪

賀曹鎮宇七十

君家亦奏填篋五誰似眉頭七十春四美待陪東序老
三多寧借華封人燕雲籠竊梁如舊紫紅添絲角半新
已識有生稀此日更從泰宇覓閒身

自題像上冠帶圖

憶昔當年射策時一行作吏楚黃離化題肺石口碑外

祠在孤城萬柳西海丈三千天有補費奇八萬水無私
奈何功奏名旋忌定轉黃羅覆紫衣

題待漏圖

曾服簪纓聽曉鐘從容直入鳳樓東
珮聲風動隨塵馬
履底雲飛拜袞龍歸去香烟猶在袖
帶來思孝欲追蹤
獨憐吳楚接遲久辜負葵心日未中

題滕衣圖

投贖歸來畫錦堂紫衣玉帶盡毀藏
南耕綠野庸何力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北望紅雲猶未忘
自髮有書生計得青山無恙主恩長
十年文字陪詩酒欲比寒花晚節香

贈如熊侄孫遊泮

一經奕葉念先翁桃李新陰在閣中
把酒已分芹泮綠
傳燈又借杏壇紅
秀才擔子寧辭重
穩若肩頭莫放空
前日過庭叨鯁對
直須意下猛立功

賀印池六十

鐵樹托根馴象地
象眠山麓亦移家
喜君初度弧懸柳

我十年筵坐花印拂波光尋古石池升新月
爭流霞
主人對此開來少
春酒逢時與莫賒

題慰心堂

萬曆天開堂亦開
先翁去後五年來
當時食廩登科事
此日春風化雨臺
鮑國文章猶在藻
齊安尸祝見存梅
兩心相慰真如許
更盡樽前酒一盃

題張天師

發祥天目學長生
丹煉仙巖九轉成
溪上風來令虎嘯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

洞前雲遠任龍行
八傳符印千年訣
五書縱橫一劍平
見說雲臺仙境近
真人誰復欲先登

十思數

魏徵上太宗疏

疏題足字先防欲知止何嗟
與善謀盈滿高危非美事
謙降損抑是嘉猷
宴安預患常無患
逸樂忘憂便可憂
德故嫉邪兼賞罰
總關人主愿爲周

讀齊山志

志傳唐刺史齊映好遊此山故名

山以齊名勝不齊
不齊上處盡天機
亦知杜老詩難和

不道黃君節更奇最苦淮清流眼水可堪羅剎斷腸磯
至今惟有書樓在化鶴應無返翠微

賀董華谷六十

一聲寒叫鴈南飛雲外如聞鶴奏詩把酒花前人共醉
懸弧影裏髮相輝華山在左晴雲滿靈谷臨軒好月低
回首芙蓉天未遠百年瞻對雪峯齊

誓曰遊春

信手扳枝挽絲羆風情欲效舞雩狂馬蹄響處無青草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驚舌調時有綠楊側耳聞人誇好景傷心爲我惜韶光
回首不知明月上渾身帶得百花香

和復譚心泉譽詩一律

來復堂開二十年屹千山畔故人賢猶存松菊淩朝露
欲借桑榆續暮天唱和未承山谷後敲推更讓張生先
逢人謾道詩無味詩到閑窩品亦仙

又和別情一律

無明猶自混仙村長夜漫七晝亦惜懷李尚然疑落月

夢周安待慰驚魂海中已羨果生子乳下還占稱有孫
何日盍簪談往事不妨推玉醉狐尊

賀張樵所六十

波心清月上溪東照見溪頭鐵樹紅不是枝間啣化日
多因花下醉春風藍田有約今猶故白髮無私鬢亦蓬
憶昔仙翁龍望我好培玉樹慰仙翁

題張仰雲號

幽谷春深發育奇森々秀挺慶雲依瀕與五色隨風散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二

恍惚一輪落月輝影見行山連復斷望深致雨近還低
谷神不老雲根在真視無形永孝思

抱邑侯蔣

五月鰲溪天不同月明無犬吠花對催科不見胥爲厲
聽訟惟聞民自攻伯起公廉今再親信臣節儉古重逢
相傳一似無官府召杜何應去大匆

題泰春卷

英雄自昔借東風今見先生思不窮萬紫千紅空識面

惟桑與梓獨移忠白雲已化青鸞夢落日猶疑畫日容
歲七清明寒食雨兩行淚血滿山紅

贈孝子譚清拱

誰道田間刺草人自將寸草報三春行憐董子高前輩
溫席黃生亦後身淚血欲腥原上草栢椿忍拂篋中塵
更聞不供西天佛却向西天憶母頻

賀黃昭宇六十

青陽五夜一篝燈大塊文章筆底生却悟鄭圭從我好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懶將蜀錦向人憎書番種子千秋在天與高人一段清
最喜一陽花下飲年七春酒醉長庚

送錢先生從作陞任南都翰苑

太宗兩世城昭武新擢詞林屬故家莫道傾僂曾配社
且看錦樹復生花西吳人物南天遠東觀文章北斗華
把酒釣鱖磯上別銅符玉笋尚還衙

祭大宜人百歲地形以瞻龍宜人諱天鶴

百歲人生未易逢奈何四十二年終宦遊已作千古物

考績何曾上兩封九德眠龍睡不朽千秋駕鶴淚長空
蒼七刺有祠頭竹蟄七還應化作龍

端陽

蒲酒初斟滿座香高人漫飲興偏長舟橫水面遊魚戲
鏡鑄江心浴日光鼓掌漫歌碧玉頰傷心細味屈平章
問渠那得情如許爲慶中天節正當

送衛軍門洪竹陞任南兵

天曹香案誰爲吏南國從來宦亦仙青雨已隨車外得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星還向石頭懸萬幾此日同參贊三請于時欲後先
想到靈根應入海龍遊江閣是何年

賀陳敬誠六十

自古蟠溪磯上綸釣殘八十有餘春豈知後世爲師者
便是前溪一散人花下多情陪自舊杖頭得意句能新
猶聞琴瑟從來好庭樹青七亦真神

壽張月溪六十

陸慶丁卯余與翁奉行鄉約翁乃以身息爭官
府嘉之爲給仁讓祠以歸即今慈于亭中以風

吾里人也今初
度六旬壽以致賀

水自東行月滿溪會臨溪上共敲詩眼前景物都成句
口角春風盡屬詞和會已知同乃勝息爭常念退為奇
以今芳里從誰表總為人七讀者題

賀王橫潭八十併榮膺冠帶 有引

公之春秋高八十矣既不得杖于朝享所謂一
生再至之禮又不肯賓于鄉受所謂三歌五豆
之尊是誰之過歟有司者無辭矣然公之襟期
雅度不減少年坐超咏歌猶然壯歲則武公之
賓筵未艾而申公之車轍可勝安知告存之典
不自天子所而來耶是月也兼葭極目白露橫

東臺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秋桂子為之分香孤南以之上壽乃應在方塘
之地三槐之庭人世間吉祥可喜之事復有大
于此者乎愧生疾目不獲極趣與諸貴戚同瓊
筵之花飛羽觴之月祝南山之壽添東海之簪
僅七呼一詩為頌而以不顯將焉見以為今世
繁華已極惟簡約是對症良方亦祇通家之素
耳然

鹿丹日七冷橫潭白髮逢秋傲紫髯桂子風清方入
老人星彩已生南毫揮蘭管詩常百手植槐陰葉又三
八十嬰兒顏色似一卮還擬百年酬

賀陳敬所五十

鳳山陳君出甲羅陽古矣余既詩以贈之而
所氏為育已克承家又欲增其譽于是持舉
子業歷試有司而不售乃曰吾不仕以屬吾
二子焉余講學四方赴戎所震庭之會者
所日佐會事命其二子贊吾門而師事之
問學弟子則余與敬所寧獨故人蓋重以
交焉是日也為敬所五十
十之年余故詩以祝之

已識環山有鳳毛號寒何物笑岡高碧桐深處垂
綠竹香時愛九苞最上還誰翔若點山中不獨相如陶
文章喜屬增前王應在秋風兩兔毫

輓故弟豫所

東臺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先祖簡庵公三傳至余兄弟得二十五人今去
公百五十年尚有九人其八人者由六而七而
八亦俱稱老人矣而獨以齒後先卒享年五十
止吾不勝其感也作輓一章以平吾兄弟九人
之惜焉

簡庵庭下北屏前三葉分春棟最翽紗帽猶眠溪上鴨
酒盃忽厭醉中仙桑麻遺澤追先輩良震生成託後天
半百不須愁日短蓋棺已自定千年

和復詹飲所哭孫問盜

故舊書來慰我同總歸一數便言功彭殤俱盡誰天

紙竹常清義自豐真氣水流渾不息頑空金石亦終窮
與其放下塵勞外莫若徒忘躡聖踪

八月賀某五十

八月纔歌萬壽天喜逢初度亦華筵花開鐵樹十年後
酒滿金樽二日前誰昔知非猶欲代自今學易豈須玄
寒梅又放春枝午結子還從桂友仙

贈聖如張令公膺獎

百里逾年戴列星無冬無夏管長春象峯玉輶時生色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鰲浦珠涵欲照人夜月夢酣雞犬靜春風和溢管絃新
天高此日猶難問直待張公作諫臣

余年七十之月欲復舉重明雅會例先半月發書
而雨無止也於是且判十四日起會人以爲必無濟
也乃書行於朔之後雨霽於望之前十四日初晴
十五亦晴而會友齊十八亦晴而生日至十九亦
晴而會友散後復雨多晴少姑勿論暇日爲詩紀
之以俟後天十年光景

春酒介余眉七十重明會啟五陽端書行陰雨連
簪石曉雲滿戶團壽日投桃羸共醉歸途行李爲誰乾
從前學到熙明處不負餘生天上寬

賀行所六十

溪涵秋影月西照見高軒墨半池揮灑筆端光滿室
染成紙尾彩生輝酒籌到我應無醉花氣薰人尚有枝
持向廣寒問消息素娥寧恨嫁郎遲

送懷畏應試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八

憶昔丁年桂一枝仙翁曾向廣寒飛銀蟾烏鵲猶當日
玉兔啣花屬此時纖在不煩机杼斷詩成換得錦袍歸
縱容如遇仙娥問四十年前首選兒

賀詹光字父子應試

七年前已爲君詩江月圓明屬此時百里花封恩自北
重刊桂籍喜從西芙蓉秋水萬鱗甲橋梓春風變馬蹄
久識同鄉空一葉新郎君騎亦如飛

賀石塘八十 爲陳夢山兄

端明月色減雲頭分得餘光上小樓此夜吳歌誰主席
明朝華祝自黃州從來石坐三生日半畝塘開一鑑秋
八十老翁眉亦壽欲將春酒更重陪

賀陳震庭五十

老我無明秉燭遲誰今初度閭庖義尋思尼父知天日
正是遽君見過時此際着斑添喜色當年冠素有餘思
宸庭上談經後還與斯人頌抑詩

送弘侄壬子會城應試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四十八年前亦子芙蓉秋水一般清當時假借儒林燕
此日眞成甲榜名玉兔三傳香自遶金龍再躍浪誰平
仙街望月仙娥近還照仙郎及早成

卽事有懷二人兼望來許

高閣雲歸百十秋枝上葉上尚無光迥枝已傍晚風立
五葉還將春酒浮商皓一遊成羽翬君百忍任虛舟
家傳幾卷書爲業誰向賢關筆再收

代宜人示子

老年人病最難支爲子從頭說與知不獨皮膚多跳躍
亦兼筋骨少舒適腹空飲食亡無味心痛求安亡幾時
強勉畫行勞夜永清痰息火豈無醫

壬子文武解元俱在撫州

明廷欽擢首江西前是吳公後是徐此日科分文與武
同年第一汝還緒怪來芝草生高處後應天泉出及時
春近五雲扶日世擬看兩榜夾龍飛

賀憶畏四十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只爲仙翁記玉樓停雲長惹思悠亡寧知百里驚人遠
已識三吳彌世才華國文章應自信傳家詩禮更誰尤
古梅欲放春還小待聽長安二月雷

贈醫士楊懷義

仙翁已化義猶存誰過齋居嘆若聞惟有望中雲一片
可當庭下喜三分方書不讓儒書古手澤還從世澤論
五十慕來心可慰詩成聊取贈楊君

和復陳靜所乞言

七十無明又四年更逢萬里放燈天熏殘月色亦堪憐
關殺霞觴亦可憐朽力懶扶新筆石陳言誰識舊爐烟
平生不賣文爲活况望城中帝似前

賀曾漢水鄉飲

君之伯仲留甲梅川長世矣有司者問君長厚
而禮之羅致賓席余喜其家族尊敬與有司同
詩以爲賀

漢高風水喜來傳龍望梅川千百年分一勺從賓席後

張三揖向主東先褒衣着處雲生慶博帶飛時風弄絃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面焚香猶未報同歌天保九如篇

賀胡用吾六十和韻

字經文學已全誰愛不講二千年君家固欲留餘地

我亦何曾拾寸田本體合時常止七功夫終日只乾七

花下分春酒對菊餐莫別有天

聞張令公季考

爐烟兩袖香猶在會府初聞化若新八月井分應有主

三綱鼎立豈無真從頭說謝卿非巧一意繹繹重自純

何物可能歌棧樸人七同祝萬長春

先大夫與大宜人有堂無影合之凡百又八年矣

每一思之無由對越也於是念先大夫之諱而欲

繪一壽星以像之又念大宜人之諱而欲繪一仙

鶴以像之庶幾遠取諸物近慰諸心焉繪成懸祭

謹用詩以紀之

思親未已更思親只爲祠堂少一真回首瞻雲誰孝子

留心刻木古何人振光隱見寧非象鶴駕歸來定有神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二

幸借丹青一枝筆代將圖影薦時新

寄湯叔寧

盤銘日七欲誰新祇爲遊塵上此身最喜躋升渾是鏡

可憐沐浴似非真求清只遡源初水不熟先須學識人

一切世情都淡得歸來種菊未爲貧

賀曾芸所六十

榴花開遍照人新安得乾坤一角麟已識半川詩若水

更聞初度酒如銀雲生書室陽先至蘭傍齋居秋有

國有長年人自寬寧將千歲問莊椿

賀陳戒所七十和題韻

此學重明只是初不空諸有實諸無思夢已誰粉我
聚樂言已若起吾三戒已知從氣寬二懷猶泣向天呼
且將春酒慰頭祝亦羨泰時五大夫

復陳靜所

復因商學過羅陽則有子今尚有糖石在為講讀備書
斯存還爾洗詩腸新得月陰常靜靜所留雲霞長
來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三
吾不做時即少微應知前此借餘香

和邵康節先生元旦歌詩

元旦雞鳴一機香荷先神聖與侯王武城仙里同祠舊
近永春風共曆長百歲雲初從長上千家桑梓敬爹娘
從前門戶重光大不泰宗傳有義方

預壽洪字兄八十

光顧秋影來曉庭八十燈兒慶壽餘五世同歌登酒熟
連枝齊傍晚風扶欄市市樓樓從下湧土祠堂自有初

說到仙學天未雨百年手澤可勝書

賀道人七十

結髮清持七十秋
發星光啟向南樓
鳳冠已換荆簪
鶴算應從栢境遊
兩樹官花同白首
九重春色醉黃流
一堂五世繼為祝
鴻範眉間瑞氣浮

來復堂詩集卷之二十四

神樂會維倫悖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廷獻

六言

讀吳文正公私錄

學本唐虞三代道同濂洛諸公人似泰山喬岳文如大海長空

先大夫語勅閣下集聯成句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絲綸閣下文章鐘鼓樓間刻漏三巴士係遺思九族人稱德厚

苦旱

爲問天公不雨忍聞萬草皆黃今歲已無成日明年安得瘳荒

賀從長鑑池曹姻家五十

已識荆山韞玉猶聞麗水生金誰道無心無事自是有古有今若看池水湛時何曾不受花枝但得空澄人鑑

不難五十知非

五言絕句

讀顯忠錄

自昔孤忠有全家死節稀大明余作兩宋末岳公飛

潛香館

館在塘龍樓下北向爲愛蓮作

有時還望闕無事只凭欄怪得魚時樂紅荷出水間

枕上聞鴉

雞鳴催鳥過海日已生東多少黑甜者不知天半紅

雨無止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自省虛殘日無能補漏天獨憐薪似桂茅屋也無烟

瞻洞樓

爲先大夫作

有懷常在洞無語及登樓巖表雲飛盡相看兩地秋

洞即烏麻古洞先大夫藏焉在樓南望中

瞻龍樓

爲先宜人作

鶴歸青野後龍遙白雲西道士停年復時望羽衣

鶴大宜人龍瞻龍地形先宜人藏焉在樓北望中

先大夫誥勅閣下集瑞成句

片雲頭上白寸草雨中青月滿疑顏色風和憶佩聲

其二

學契良知早才稱上哲稀乾坤九我德雨露四時思

入天台問桃源

爲問桃源洞桃花幾再開人言仙子去花也不會來

登赤城問桐巖

昔先大夫宦遊所經之地

赤霞千萬疊何處是桐巖上上桐巖嶺思親不忍瞻

度清風嶺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四

四

高節清風嶺丹山赤水天石罍詩骨在曹岳共歸全

別桑洲問寧海

寧海何方是人言東去賒爭如先子在身到若爲家

登大槓嶺望梅川

白雲亦何閒遮却青山路有性不生塵萬山從我度

其二

望梅川路梅川路欲賒山山外似又被白雲遮

遊通天巖

有引

度之西行十五里則通天巖在焉巖一頭石耳上實下虛似平岡突起為玄帝之宮額曰火和勝景其左有仰止亭右有太山行宮而前則香爐峯當之自山而南群峯皆俯伏其下虛者華若石橋前後相通一天人可中行不知何年開此混沌竅也又曰翠微巖曰遊玉巖曰忘歸巖若寒谷生春倚雲臨壑丈計壽字皆石上之扁若東坡贊玉巖楊公像則曰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共有無世之所寶者五天壽其三而界其二蓋日計之不足而歲計則有餘若陽明先生題通天巖石則曰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埃亦蓬島東林口方升明月來何早酒後石床眠洞門不知曉若古今督撫直指遊詠茲山者從唐宋來不可僕數矣王巖先生詩行今戶祝于懸石之下又傳出米石甚巨中通一孔高可五尺許孔外方圓俱可二三

其二

天地亦何心還從復處尋復是無心處研幾欲極深

翠微巖

翠微字已半巖尚帶空名山色四時在來遊得我情

遊玉巖

巖石亦何溫下有人如玉細讀贊翁詞清音足空谷

同心巖

志即巖非二由來共此空一空一切是寧獨與天同

黃帝巖

黃帝自太古名巖却有今我來閒打磬不覺淚沾襟

米沙洲

在粵都。洲有二石一似升一似斗歲豐則石隱沙浮雨則沙飛斗見

見說魚為米猶聞米作洲量砂升與斗慎勿出溪頭

忘歸巖

策馬城中來眠雲忘却去山中石可開愧我誠未諫

白頭翁

巖石

昔見白頭鳥今下白頭灣對翁慚白石我亦減紅顏

寒谷生春

春陽不私照陰谷何共寒一夜風回暖山門草亦歡

倚雲臨壑

浮雲何可倚怪壑未須臨若論閒情事還多山水吟

謁陽明祠遊出水寺

爲拜陽明祠來遊出水寺世無光孝人誰識長知我

勸賜光孝禪
寺在慶州

春日訪烟雨樓折玉蘭歸海上

安得人如玉相將比素蘭一枝移海上香氣帶舟還

題貞後楊少卿題湖十景

群峯倚天外積翠入湖中寧似南山隱回環價不同

右五老
來賓

其二

來後堂集

卷之三

七

湖上一何平泰階生展成我從平處行夢也覺天理

右三台
應宿

其三

山中月有餘寧後昔雲往歲得性生塵方知雲起處

右雲歛
裁眉

其四

一水春爲綠孤舟天上移烟飛紅帶雨照波綠

右烟岸
仙艇

其五

山色翠微間令人不可辨辨來

右翠微
辨烟

其六

一碧含萬頃靈龜自有翁但從心上弄龜只與湖同

右碧水
澄龜

其七

閉來湖上眺瀑布清江紅不是桃花雨綠何春色同

來後堂集

卷之三

八

右紅池
錦練

其八

有客歸來晚林深竹萬頭不因種種竹安得竹蕭枝

右林梢
青珩

其九

山色雨還霽湖光好更新問君卿得爾吾道日方春

右東旭
應輝

其十

辭從列星來借與權作枕不問洗耳翁安知牛可飲

右西濟
洪寧

書崇德卷

此性本高明如山宗五岳君從極處行身世倚寥廓

書詹母慈節卷

未識薰風面猶然見棘心至今堂北樹不減舊時陰

喬峯爲王丈應華父題

見說蓬萊侶乾坤一杖閒雙鳬曾寄鳥飛入紫華間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九

秋久雨

天高何處問雨下幾時休忍見嘉禾泣寧論破屋愁

賀曹鎮宇五十

五十今人有知非知命無君加年五十知命與非乎

下桐巖嶺

下下桐巖嶺嵐飛翠欲流先人曾此度今日亦奇遊

賀張賜谷七十

古來稀有日今見老人星况近秋光滿香風入酒情

爲重孫復生吟

我生寒恰至月滿春復來遂歲邀天眷還登望父臺

借明軒

軒在瞻洞樓下南向爲目青作

吾道有精華誰傳與大家月星曾借日寧獨暗夫耶

獨坐偶成

老子誰同坐空上一小堂有書長有趣無書趣更長

文字

爲諸生作

文字生虛空虛空出文字但從空中來文字有餘味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

無題

爲目青作

肉眼有時開靈心白此開若教心眼閉立地見如來

聞布穀

知更鍾未動報曉日初生布穀聲七喚山城鳥有情

節晚食

冬日由來短飽食欲何爲不如養清福熟睡更無疑

懷著作

仲尼年四十不怕著書遲七十誰家老無明只作詩

七十四歲 倫鄉舉七十四名會舉八十八名

擢桂七十後看花九十前都來百六二名與壽誰全

魚孫還金

積善不怕小有如惜分陰人爭毫末利獨訝汝還金

睡起

新涼偏苦熱書亦不成眠坐起無舒卷呼童事簡篇

人日

見說人爲日相傳日占人陰陽雖未定總屬萬年春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壬子五月六日耶事

夏首雜春衣南來風帶西陰晴月明事誰解定前知

諭訟者

兵出忌無名誰加忿以行驕貪俱不利還是應爲麗

夢紀

先人不可見常夢見先人默多言語少意在保其身

舟中卽事

日去舟始來月來舟復去來去不由人天亦何曾與

寄魚孫

人生俱過客還我惜分陰安得分陰惜勝積萬黃金

哭鍾石

一旦不可得三從何處來思君顏色遠使我淚盈腮

辛丑中秋

良夜端明月分光入酒卮此生誰道惡對客又斟詩

壬寅二月十四雨

花晨明日是今夕雨聲七怪得春無色原來被雨憎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癸丑九日

年七重九日問酒菊會來報道霜呼鴈寒將露放開

其二

九日年七菊何會對酒來茱萸應遍插花亦一時開

卽事

斯人本吾徒禽獸亦何難有此聖賢心應無千古患

晝眠

神仙殊恍惚未若倦來眠七到醒七處豈如蝴蝶偏

七言絕句

黃石公望空四字數

開地橋邊石姓黃已從納履識張良至今四字隨時占

還帶人間著草香

談學

青山歸去白雲賒二十年來種菊花不問老農分穀種

南耕何以歛精華

蔣司同年及郡邑大夫差人致別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三

三年報政自虞廷長吏紛七重別情行色已隨春間柳

又分春意到山城

聞韓按臺行撫安靜

斗山自昔重西臺驄馬于今江表衆盡道觀風長有疾

豈知直指靜無埃

夢紀

鵲聲未報簷端喜蝶夢先傳簾外香若得彩生秋兔影

又分月色有餘光

香山九老

九人八百有十歲同壽香山炒樹輝忙殺清風與明月

不陪詩酒卽彈棋

浮丘公

見說曾從黃帝遊不知何道泛金舟從容接引二仙子

一笛吹殘萬點秋

麒麟閣

麒麟閣上繪麒麟西漢功臣十一人博陸不名終屬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節旄今亦靜胡塵

雲臺閣

雲臺飛閣起南宮文叔圖形重有功欲識將星光社稷

椒房不與鄧恂馮

凌烟閣

初唐高閣勢凌烟圖寫功臣廿四員第一長孫兼鄭國

貞觀贏得太平年

登瀛州

十州仙島一瀛州妙選詞林若上游欲問初唐誰學士
首推房杜敬宗叔

耆英會

耆英會裡十三人潞國劉幾首荇紳富鄭亦曾爭獻納
拱辰溫國總長春

真率會

真率相傳七老人七人五百有餘春暗夫欲識先傾樂
只合將心來浣塵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祿命

誰談祿命世爭傳亦有年同祿不然更笑胎元無定數
許多壽夭儘相懸

年月

年月日時經不見吕才判定雜書行由唐暴露合誰咎
多是癡迷聽者輕

宅葬

古人立国相陰陽兆宅從來自有常若會都城多在北

南山是處骨堪藏

古逸書

七十年餘蓄此書誰從淵海得遺珠暗夫耳食醒殘發
不道經生力有餘

千字文

臨川筆法羲之字梁室詩人周子文一夜韻成鬚髮白
墨池清借妙猶存

十漸

魏徵上太宗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假行萬里恐徵求百姓流亡苦不休十不克終防主漸
思哉鄭國此嘉謀

十二範

范先休要次親賢閱武崇文結作篇十二範如天有語
誰云人主一家言

贈醫士黃育泉

見說岐黃事已神誰知仙并有長春君今料理藥來處
不用方書也活人

新作雙瞻樓

病間對雨起書樓未就雙瞻慰兩眸
怪得池塘春欲滿樓頭猶聽御烟浮

和韻憶弟

秋日春陰事兩時東人矯足望西歸
何當湖上薰風轉待看泥鷺出谷飛

石橋

鞭石曾聞到海東至今結構速誰從
長堤野水三橋柳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七

不是尋常百姓工

占晴

非關枕簟驚寒早霜露天高雨
帶來夜半梅花占易數

五陰扶得一陽回

睡起

終日無求枕簟寬枕間贏得夢
安閒對客敲詩字

又喚清茶洗肺肝

其二

牆起小堂無個事惟聞雨氣復如初
須臾白飯青蔬至努力加餐免杖扶

庚子紀夢

舟乘白絮水乘舟上有舞菱一色
收紅掌掉波猶帶鴨到門灣在柳溪頭

又和前韻

身世浮游水上舟書中行李十年收
老天又賜閒人米

清福應須到白頭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四日之夜聞政
壬子是日立春

終得立春晴兩日耳邊忽報一聲政
問天不答雷從起

布鼓誰持過我門

枕上落花

枕上何由得落花多因散髮與欹斜
何當晚節人相似

剩有餘香待歲華

宦成歸望華山而農其下

歸農日七望三仙七與歸農老此天
上下天光何所得

一匡庭草暖生烟

壬子夏至寒猶復支破綿襖

五月披裘負薪子逃金不是博名高至今眼底皆皮相

誰問山中敝緼袍

讀近溪子集

暇日尋春向近溪傍花隨柳任天機頭上是道人華職

直待先生爲耳提

戊申八月有懷王桂峯丈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露下天高秋可憐月中何獨有嬋娟縱使三五端明夜

惟有寒光落滿前

東鄉懷梁少謙年丈

憶昔京塵別廣文宦情一死不相聞憑誰欲問家何在

落日西風亂掩門

度紫微閣

郎清風散

寒橫關前聞曉鐘原來一窗正清風停車下拜祠頭栢

秋日秋霜只舊容

紀夢

鄉舉則夢持家信者系一嘉興絹裙會舉則夢見塘上四柏蓋裙者郡也後二十五年果承嘉郡督築塘海上勒碑紀功初選後四年以本府司理署印黃梅築堤三十里於長樂鄉種柳成蓋民作兩祠生享之皆其驗也

記得名題甲榜時夢中棺與水相依怪他二十年前事

果見塘成及築堤

其二

果見塘成及築堤有開萬事吉先知至今堤在人猶慕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

萬柳將軍護兩祠

靜宇爲胡君題

靈臺空洞徹玄關夜氣虛涵萬境寒閉坐心齋誰是伴

梧桐明月滿欄杆

卽事有感

去住門前車馬頻問君何事日揮塵江田不合西風起

吹折萱花苦繡紳

其二

吹折萱花苦綉沾衣未已復沾巾無端住近桃源水
一渡花飛一問津

題守愚爲徐術士

徐天祐號守愚劍江鈔塘人也狀類侏儒藝若
武庫而五星其所優談者環遊四方里人爭致
之安得以彼一短而棄其十長哉乃向吾請題
厥號及題其所居曰徐可行疾不可行人當後
之無疾知可及愚不可及吾欲守之
以愚徐子曰命之矣敢不奉以周旋

古人有疾古人愚今不如愚直也無却說智囊吾學錯
何如待兔守吾株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發東關至三界遇雨

纔出東關雨便隨行七三界路遲七眼空四野稀烟火
到處逢迎只鳥啼

至寧海謁廟有懷先大夫

東海重來謁廟西獨懷先子不勝悲雨餘碧草風前香
盡是孤人一敗思

瞻拜先塋

七年不展焚麻墓此日重瞻墓木森落葉山前谷下拜

不堪風木倍傷心

丁未占雨

點滴簷端未肯收淋漓終夜雨還流任教月色長空好
簾笠明朝又對愁

乙酉四月雨大水倍常

見說商家雨作霖溪頭小滿十分深憑誰寄語行天使
餘潤寧晉夏作陰

生日有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帝痕帶日映橫紅只爲漫瞻人化龍無論菰莢詩已廢
但逢一稔萬緣空

望東山

東山已對蒼生望更望書臺憶謝玄肥水功成推一將
只今何以靜烽烟時聞四方有警

明溪爲宗叔題

問何事愛前溪春到溪前花柳齊非我愛溪上愛我
鷺鷥傍人棲

相四回道梅邑人去思如故

官中得意在黃梅萬柳千桃次第開二十五年成往事
至今猶帶口碑回

寄祝石林年丈

十年青瑣賦歸來兩袖風輕上釣臺見說急流中勇退
月明江表幾人陪

其二

月明江表幾人陪初訝芝城劍氣回此日不談談補來

齊東野語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青雲飛棟酒三杯

西洲爲族叔題

仙溪七上水橫秋又帶蘆花白滿洲日夕老翁誰是伴
沙鷗水月共悠七

客至贈王桂岑

藍輿道上帶秋來握手相歡笑語開舊事十年猶在耳
愧余尊酒乏新醅

客回送王桂岑
川前韻

望七藍輿歸去來一尊猶待老懷開來時莫帶方塘物
應有黃花照舊醅

贈二尹彭鳳虞見訪

已識齋居長射鳴更聞廳事只吸松來遊野外談杯酒
慰我經年想召公

其二

慰我經年想召公況逢雪裏坐春風飲餘不盡勝岐意
兩地相思月滿空

夾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贛州十八灘

贛水東行十八灘灘上石帶水聲寒兩關莫下浮橋鎖
且放春光到萬安

題心松兄號

懷中我愛梧桐月心上兄栽松栢青能似秦王垂晚節
至今還有大夫榮

送黃蒼嶽年表補選

十六年來補一官勸君莫放酒杯寬春明得路塵生馬

為挽天河濯肺肝

送張謝二春元會試

萬里橋西酒一卮
奎光同起照當時
上流不許樊牛飲
留作春來洗耳池

舟中憶昨 辛巳中秋雨無月

去歲中秋月自明
金臺酌酒壽吾兄
今年月晦人無酒
却向船頭羨雨聲

易舟入鄱湖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辭却官舟上小舟
丈夫能放亦能收
但教風送滕王閣
簾捲西山萬斛秋

筠所為曾氏題

淇園分綠護堦前
葉上吟風奏管絃
君子結知更誰友
大夫驛使共寒暄

道嶠縣至新昌雨甚

路入新昌雨不收
四山雲黯令人愁
何當脫鞵天台近
直躡雲霞向上遊

至新昌問天台

西來東去問皇華
剡天台尚有家祇
恐桃花逐流水
至今惟有赤城霞

道新昌望天台又雨

曉來開霽望天台
未近台光復雨來
豈是桃花香不盡
至今片石落紅埃

一入奉化愈雨

誰言十月小陽天
片石雲流雨滿前
勿訝波瀾大奉化
獨憐茅屋濕無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獨憐茅屋濕無烟

來復堂詩集卷之二十五

神樂會維倫惇吾手著

臨川李穆堂先生鑒定

六世孫延試左車輯梓

七言絕句

題白玉蟾華山詩賦後

仙子何年跨海來九天珠玉靜紅埃
怪來夜半金星落騎鶴乘風竟不回

書扇頭贈黃完愚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夏日論文人樹穀風吹熟梅香滿屋
枝頭一半帶青垂有待調羹爲君卜

卓所爲鄧君題

見說尼山萬仞崇誰從仰止而春風
苦哉一點紅爐雪此學于今日又東

獨坐

悠上終日成何事兀上窮年無所知
但得收春歸肺腑不爲文字郎爲詩

其二

不聞不睹總非閑戒慎功夫在此間
欲問三千誰得手但從四勿卽希顏

其三

庭草有情憐我老盆蓮無極任人觀
從頭識得根何在打破圓圓覺更寬

壬子太后七十今上五旬詩代表賀

七旬無恙四傳身十一臨軒歷五旬
方賀萬年天下母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又朝十二帝中人

題石溪

琴源溪上水縈紆中有磷磷一石奇
石枕溪頭終日靜主人對此可忘机

聞五弟遊洋

儒書原不負吾家葉上枝上次第花
早晚時來都結子好培根本向天涯

紀事

五弟暇日過來復堂因言里中兄弟無恙者僅
二三人止矣未有五人俱者今幸得之心竊喜
焉因承吾弟之
意賦此以發之

五人三百四十九同醉尊前一杯酒杯酒逢時笑語歡
如今樂事更誰有

服黃紗衣

先大夫存日曾授一黃紗褶衣至五
十餘年後乃以盜故棄之用之有作

五十年前一憂衣至今穿動意遲乚不因鼠盜重逢暑
寧戴黃冠服素綵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祭先大夫百歲

秋入仙堦穀氣新重恩堂上酒如春從來百歲逢生少
死後爲生更幾人

祭先宜人百歲

百歲蟠龍無起日何時化鶴是歸年空瞻高閣雲飛白
春酒無由滴到泉

失盜吟

七十年逾躋未醒穿窬莫怪盜無情會問身已多吾患

此外何妨担子輕

寄陳完明

不必人乚學有聞但將心事對人論此心可向人前說
此學應須得幾分

復靜州叔

井梧又落故園秋想見風光淡乚叔明日鴈啣涼入境
徐乚作伴慰神遊

桂花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四

往歲秋風香較遲今年金粟應花時憑誰帶個仙娥信
風便還應寄一枝

其二

此花原是百花魁暗起香從風帶來隨插一枝頭上白
恍疑兩度月中回

榜石 在邑南王喬寨

兩榜曾徵天上題不知此地石猶奇欲占鄉里登科事
石有光明定早知

迎春

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人傳城裏鞭聲動
應是春官催土牛

九日憶兄

萬里征帆帶雨忙客中忽又重陽去年人醉今年菊
今日誰同昨日鵲

紀夢

蒲風不是桂花風金粟綵何入夢中分得一枝香滿室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恍然重到廣寒宮

之宮歸未得

白雲東望是吾親歸思忙上最愴神何日黃麻焚紫洞
也教寸草報三春

登望海樓

喬步連登望海樓憑欄天外世如浮此身已是凌空境
不是凌空到上頭

姚江晚眺

棹入姚江雨欲晴歷山無恙想文明至今亦有子田者
號泣誰從怨慕生

寄樂南山人

十年一別五羊城兩地相看處士星東井西奎何日聚
細論文酒度餘生

除夕寄彭鳴虞

年去年來日幾何誰復愛惜莫虛過古人獻曝猶懷主
主德應無自濯磨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六

其二

天賜餘生應愛日人逢元旦只祈年知君料理春來手
又向春風着一鞭

謝彭少宰鳴虞見訪

鵲聲未報簾端喜蝶夢先傳簾外香多謝一琴携一鶴
相隨飛鳥過書堂

與葵臺弟

曾傍橋門學種葵赤心未許向陽舒年來欲試刀圭手

復讀岐黃幾卷書

梅野爲陳友題

尋春尋到無尋處忽遇水肌玉骨仙借問仙家何處是

羅浮三十二峰前

望東鄉

不到東鄉二十年風塵滿眼混于前如今已出風塵外

還不如家枕頂眼

無題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七

記得河橋把酒時柳鶯三度啼春枝何年得借清流枕

洗盡閒愁只賦詩

其二

水底枝頭自朋友雨中烟裏誰書圖雲山當戶猶易過

魚鳥忘机總不如

弋陽道上

西來東去還從北雨帶風斜暫駐橋不識浮生渾是夢

却疑坐石轉頭三

宿旁羅

旁羅灘上水聲悲有客舟中夢亦稀却憶羊裘生意早

一篙行李且推移

發小竊

日下停舟月上行夢同仙里檣聲上貴溪贈我安仁水

明日驅車莫計程

題唐義興知止軒

何處鷺鷥鳥一聲丘園最上解藏身祗緣鐘靜人猶動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八

喚起高軒自在春

書詹生文字尾

池水不如溪水活墨梅爭似隴梅香況逢馳馬人看錦

花樣誰分宋與唐

五子行孝

在虔州

一石江頭五石田相傳孝子舞萊衣若教人子不如石

却恐江靈笑我非

靈同爲黃君題

山阜前陵未妨如還從善積卿雲俱君家卜宅高岡下

好向朝陽泣鳳梧

題錢國瑞張氏諸友

五十年前以此橋溪邊人道似龍標今聞司馬談經至

竹山山陰紫簫

增古池陳文

自古池中起神物于今芸草綠池邊雨餘細認生七竟

芸草池光共一天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其二

芸草池光一色天乾坤清處更誰先丁寧野服池邊客

勿派風花度少年

無題

月上絃來又下絃望如西日復東懸從誰入海行天上

會見圖明共一圓

暇方

不迷幾勝已十年倘逢能欲與書傳符印人孔研睛點

復見烟霄以外天

上關頭神像

君侯正氣已還天誰刻鬚眉壯似前此去蒲州猶域內

英靈到處是桃園

寄陳自華丈

美人百望楚江秋欲寄欣詩已上遊鴈到衡陽懶飛飛

紫雲華蓋是丹丘

寄陳承吾丈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

憶昔華筵醉我心至今無恙念君深山中謀政成何事

莫同枝上葉上尋

聞雞

東一聲雞西一聲兩聲相應孰爲真君能料理無聲處

天地初分便有人

聞謁華者回

不到華山三十秋至今烟景句能收何年日月開雙眼

東來還應萬里遊

寄舊父母張衡麓 時任徐州

漢庭盛際多良吏
貢禹彈冠憶故情
欲託長思與明月
隨風吹送到彭城

謝伍瑞泉年丈

多君杖屨有蓬萊
秉燭還將桃李栽
表宅有人光梓里
黃花三徑又誰偕

贈蔡虛默還臨川

童冠春風已暮天
來遊沂水欲忘言
須知至樂終難說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但聽鶯聲出柳邊

贈陳靜所

怪得山翁詩與怪
白雲不借遠遊閒
此回欲傍華山驢
一覺連床帶雨殘

聞令公禮街

聞道巾鞋暴日中
爲民請雨脩年凶
天河帝鎖誰司鑰

早破乾封雨我公

聞查盤一飯十席

當年負劍却中行
白雪陽春愧未能
足跡雖然半三楚
何曾方丈食前生

謝谷心田寅丈

休談聯轡出嘉禾
爲問歸來興若何
惟有名園松菊好
年七風露意常多

執青螺郭公

公太和人春二月卒公
在吉猶談學青原未已

青螺無意白雲迷
怪得花愁鳥故啼
刺有太和元氣在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精魂猶向祖關飛

寄張樵所

辛亥秋日讀罷問兒
歲事何如對日分外
稍有餘耳獨樵所多
稼仍多穫也余聞而
喜之作此以獎其子
之力田者

今歲田間穀苦苗旱
逢湯七水逢堯聞君
多稼仍多穫

疑是天心獨愛樵

贈喬工舒近川

君家住在臨川北
日七乘舟自往還
拾得一枝磨龍筆

傳將天巧落人間

寄桂虛中

爲問山房桂若何秋來花放幾枝柯仙娥尚有三年約
莫厭青衫結子多

寄金

見說焦生廣易林四方大膽月黃金已占邵易梅花數
天水相逢且放心

寄書友朋無答試問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寄去魚書麥數秋浮沉未必盡人尤可堪三十年前別
不見書來還夢周

輓鄧梧山

忽聞梧已帶秋歸獨向山陽淚滿衣惟有舊時原上草
春風吹又綠婆娑

寄李松州丈

松州九十是何年曲上枝頭鶴與傳人亦有懷思衡武
無由縮地領賓筵

贈夏孝婦

郡有婦人夏子妻病且甚子婦鄧氏齋心請代
不獲於是破腹剖肝以愈其姑事聞太守樵君
公賢之而亟賞之升聞不待言矣余聞而嘉之
曰此可與吾黃氏同列可謂生事盡孝者以見
於繼嗣代父不尤賢乎爲詩以
頌之以愧士之區服求名者

十九韶華五十姑七危誰與剖肝扶賢哉孝在緇素石
愧死經生區服徒

其二

經生區服徒捐生况肯爲姑乎玉堂誰與收青史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四

不忝忠肝烈丈夫

寄陳儼誠

多君童冠日相隨教學相成益可知亦有借明軒一老
也無童冠也無師

謝袁謙所丈

鳴琴早已賦歸來白眼時人可識哉縱有綠珠樓下報
誰憐紅拂座中才

寄曾重吾丈

賦就歸來意若何青山滿座白雲多從頭收拾梅川事
莫遣紅塵點綠簑

輓李松州

寄尚新詩墨尚鴉秋來不復臨黃花逢人問故珠如雨
灑向松枝月影斜

寄錢三孺話別

東海詩人天下士十年猶繫綈袍心喜逢錦里仙舟便
寄到停雲一片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寄彭鳴虞

掛冠人去獨留棠旦晚相看又小陽最喜黃花無得語
思君到處有壺觴

寄別董聯石姻家

聞道山翁春起早呼童猶喜灌名園等閒松菊開三徑

好和陶公詞一篇

其二

好和陶公詞一篇驚殘仙里老慵眠興來縮地呼春酒

共醉霞觴笑指天

贈周竹潭

有客三山任往還樓藏萬卷棟雲間何如種竹濂溪後
潭影悠々日共閒

野菊

一種黃花秋後開知君不解與時催眼中誰是陶彭令
愛爾芳姿一賞杯

梅花石

在邑南銀口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到處尋春也不見一卷春在水之涯暗香疎影俱無分
點破青天占白沙

雪

冬去已高三兩尺春來又幻玉乾坤驚鷺飛入蘆花裏
點破湖天一片雲

過雷門

見說稽山門姓雷千崖萬壑更迂迴詩囊欲解旋收拾
愧我空持布鼓來

過天柱灘

水奔灘上柱擎天一水光回天側懸分付長年篙莫下
魚俱欲上吾船

贈譚杏溪

古人種樹先種杏今人惟愛種閒花不知花謝春何在
春在溪頭種杏家

贈董懷江

見說春從東渡江又從溪印過天光已知活水清如許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七

還繫君家一念長

和復謝厝韻

春到人間非一家厝書編布海天涯新桃換罷無何補
共祝皇圖樂事賒

賀詹懷我三十

秋到誰家酒似春古梅根發葉重新飛觴好醉枝頭月
相約花魁番後人

賀張洪幹遊泮

仙里遊峯已厭奇誰今伯仲奏瓊苑秋高白石龍吟動
丹桂還應擢兩枝

即事有感 有引

曉讀吳文正公集見其蒼田副使書內有賢達
之稱因憶倫鄉舉時得先大夫書來亦以二字
提示蹙然不敢當
是夜感而有作

但聞河洛人思禹豈識塗山天與啟惟是家傳四百年
豚兒何物堪承許

道上遇舊院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白頭相識亦如新落筆寧無畏鬼神三告至投慈母村
會參不是殺人匕

題謝用吾壘耻卷

萊菔詩廢詎非夫遺獨何人不有初怕聽慈鳥枝上叫
聲七道到汝安乎

題西岑伯像

平生不解識人過只有無腸公子知八十六年閒處著
不妨好主對岑面

題兄師心吾石坡君像

君與丹青似兩身生平文字一般仁閉門三十三年客
林下何曾減却春

月山爲東潮嚴氏題

指月爲山七自清指山爲月七還明與君拋却山和月
更向前頭問大生

聞人生女

身後有身人不識子還生子豈須論只從太極源頭看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動靜陰陽一氣分

賀楊應橋遊泮

琴溪七上水濤洞煥作文章面七開此日泮芹分化雨

古潭魚躍聽春雷

古潭其祖號云

送三弟赴永豐水塘祭祖

見說朝周贈好音誰今西向爲儒林恩江橋上端明月

照此朝宗拜祖心

自道

老子年來不出門任呼牛馬耳無聞年來最怕傷元氣
傷一分時減一分

其二

古腔古曲古衣裳不合隨人泥戲場贏得歸來松與菊
將書還伴歲寒香

輓鄧心泉

中洲依舊主人非怪得東流水不西學欲重明盟未就

精魂長遠古鰲溪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

輓月塘董翁

從君上講堂相期問道死何妨斯文千古天寧喪

在峯頭水在塘

賀一洲之子譚生遊泮

見說東方記十洲誰誇麟鳳兩悠七吾鄉亦有龍灣水

進過門前一色秋

三兒赴選書以壯行

吾已重逢科甲子汝今方起試天官好將文字從官樣

但向南行天自寬

有感

先朝丁卯以會試得省先公於院將別先公云
汝來我心喜遂命倫行矣後十二年始成進士
言猶在耳
感而有詩

再試南宮望鳳城辭親重別皖江行縱成一第馳恩悅

難報當年悲喜情

再赴羅陽會講

十五年前雙眼睛猶能識得會中人此行不帶榴花眼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蘭室風薰香滿身

書善人冊

余喜陳震庭兩家若一者五世矣而震庭之於
念梅亦五世通家甚篤故因震庭之請而爲王
君書之
如此云

雲蓋仙遊尚有山至今遊處遇仙難不如且近芝蘭室

留得芳名在兩間

長安看榜

春風得意長安馬甲榜名題字若金盡道布衣從此換

幾人不換布衣心

舟逢聖節

萬里風帆去路輕節逢萬壽敢忘君丹墀舞罷千官祝
獨具衣冠拜紫宸

聞段自排

以大無端故吠堯誰知擊壤有童謡由來橫逆人俱妄
衡歌還同孟也饒

其二 排無祖宗之說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三 祠堂那得寬祇緣甲第起長安及今展勝有餘地

其謝宗人刮目看

其三 排無天理之說

設將天理有談無豈識前因今受吾兩地已經圖社
還看林下老詩書

送安所譚生作賓貴池少宰

書船二月下池州兩岸春風是舊遊到與主人花共飲
齊山應問翠微樓

黃牛任重道遠卷

萬古尼山重作人三千宗國獨傳真一肩挑到百年已
誰復南遊願後塵

讀先大夫詩

席間聞先大夫詩似秀才時與外祖羅翁片惟
有末二句在時余方弱冠未幾舉於鄉先大夫
猶及見之余因閱而用
爲起語更足成二句云

愧我乘龍猶未就欲將宅相屬倫兒官花若不陪春宴

幾負當年結句詩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讀狀元西墅公詠梅百首

文皇策士天爲問公領官花第一枝二百年來傳不朽

餘香猶在詠梅詩

讀識仁編

閒來細讀識仁編語上從人說到天悟得滿腔前意足

儘教仁體現吾前

諸勅代遺像

不爲丹青無處置也應閣下重絲綸只今祭在文章在

百世祠堂卽影存

祭先大夫九十有感

田間瓜熟火西時諸勅樓前酒滿卮樹欲靜兮風不聽
壽筵未已忽沾衣

真大宜人有感

九日重開九德堂今年香似去年香
璫龍面七山如故
添得孫枝節上長

上四明船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三台行李四明船赤水丹山別有天日月星辰光海宇
何人編作四門傳

舟中望懷寧

焚香幾度浣江磯今望官牆復振衣二十四年前孝子
已從腰下絕金馬

書節嬭卷

爲高梁李阿饒題

半世孤燈半夜衾此時月冷萬黃金任教水打鰲溪石
難動共姜共底心

其二

誰道共姜其底心春風桃李可能侵眼中惟有青衫栢
歲上凌寒只自陰

題東方朔畫

歲生三月已無日漢武相權十八年偷得仙家桃又熟
不知身世幾千七

題慎所號

爲問慎從何作所莫非認得自家心此心莫道無欺慊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須念冰淵免愧衾

寧宇爲嚴氏題

知從止後心能靜七後觀心宇自安千古尼山開正眼
至今良肯共君看

失鳳遺霞帳

二十七年前五鳳簫哪花向翠冠樓獨憐玉羽鸚哥對
去逐霞天向處飛

失金帶紅衣

從來朱履映長衣一片恩光表爾儀金帶與衣留不住
幸存花語照香闥

失中占得

歲除點檢竊殘衣圓領俱全方領稀似此寸心應小補
後天無補亦何虧

寄王桂峯丈

臘日閒人閒得忙尋思詩句到方塘歲寒誰是心相識
惟有峯頭桂復黃

其二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惟有峰頭桂復黃老來詩思比陳王詩成最怕頭巾氣
欲借香風浣俗腸

連河作會寄同會諸公

時世中欲作道鄉書院

洙泗由來亦有堂累朝萬乘借餘光後園宋室多文學
豈必人上一道場

其二

豈必人上一道場工夫只在聖經章可憐知後無人止
識者言七爲設方

訪舒夢離年兄併傷桂岡丈

見說晨星天已淡雙龍會合意何如春風滿面渾如舊
半及寒暄半及書

其二

半及寒暄半及書宗傳端的信吾儒因評東越良知說
又証羅山止不虛

寄唐起鵬京回

時從地官復來省親兼望樹子

長安行李發秋春辭却長安馬首東歸到庭闈春乍暖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衫衣風軟玉爲容

其二

衫衣風軟玉爲容又借葵心愛日紅帶得御爐烟滿室
故園梅子欲相從

和復王桂階

萬里堤成塘又東年上兩地走兒童紅衣若點簑衣綠
配食何由望聖宮

次彭鳴虞韻

宦海由來亦戲場妄分黑白若陰陽縱使腰下雙龍劍
勿認眞吾累試霜 勸勿認真

其二

君家先世起祥刑肺石于今戴福星鰲浦有綠麟趾合
新詩峨處滿松屏 勸勿任刑

其三

吳越才名已飽聞復超六館謁金門陽春此日應回轡
願作商家一片雲 勸勿任學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苔硯石林年丈休字韻

祇恐官休心不休休心一味只無求不求非必廉如蠅
庭草空雲學孔周

謝陳愚所先生

忠孝堂開二月春上尺滿座已曛人一枝更剪華筵燭
誰道陳君不掃塵

謝傅忠所年丈

三年兩度一尊開對酒論文喜滿腮分付燭花休謝去

不知何夕可重來

謝周念庭年丈

洗爵清分半席光
論文未已忘更長
何時縮地連床
拚取詩腸浣酒腸

請官行約

誰家馬上揭三章
鄉里何曾覩善長
二百年來中六論
大明几席轉陶唐

來復室自道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朝遊兩越暮二吳
遷入青山認故吾
由此閉關雷不起
始知天地有心無

其二

始知天地有心無
便向無中覓大初
覓得初逢雷欲動
生七萬有總輪吾

其三

雲本無心偶出山
曾爲霖雨慰人寰
功成便望青山去
分得乾坤十二閒

其四

十九年來十二窩
七中不臥即吟哦
老天再判歸來日
敢厭詩魔與腫魔

其五

稀見終爲天下鳳
長吟欲比隆中龍
可惜此心猶未了
儘令得句亦難融

自做

萬古尼山萬古人
空論七十又三春
嗟余十二閒窩客

來復室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

矩外何從更覓真

哭觀吾兄

泮水麻山憶共遊
一朝岐路忽悲秋
簡庵庭下春如許
何物催兄寄玉樓

其二

何似修文去大忙
青山埋玉斷人腸
九原若見思吾問
爲道于今理楚黃

題慰心堂

爲問先翁肯此堂莫由祖訓出文章於今已是重七慰
欲借庭陰再錫光

清香池館環栢芙蓉盛開

見說芙蓉映水開蓮香何事不徘徊青七栢子環相待
只少池頭酒一盃

花晨府曆未送

桃花紅過菜花黃不見新書下五羊多是山城無驛馬
儘教春腊在書房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醮先大夫墳

杜鵑花現鳥稀聞惟有西南門斷魂一念白雲常在洞
年七淚帶雨三分

五月四兒與子同生

綠與旗提分艾虎青隨劍動引蒲龍還誰共結長生縷
拜舞香携兩袖風

輓吳琴山

余與琴山會講事畢歸
而卽逝作詩以弔之

東吳會借講堂開猶聽高山流水同此日別開堂再講
山翁不復抱琴來

聞趙忠字年兄計有引

年兄以南吏陪侍郎一年卒於家自黃岡行取
時與麻城文年兄同以小忠積密試選西臺文
在臺中僅三年卒趙亦以一年部卒
共爲詩弔之蓋皆吾理黃時屬吏也

追憶黃麻別兩公當時得意亦云同可憐南部西臺急
俱似斜陽高下春

寄慰五弟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二

咄七何須手足忙轅門爲汝破旗鎗但期冰月湖東轉
依舊仙橋共日長

題松華號

仙人本愛茹松花君又移松向大華記得華山詩有句
翠猿驚月上松叉

書陳季合回七居

名利關頭已笑秦誰憑勢短悞長身無端習氣悲絲染
習氣眞俗了人右名利勢俗四慵

其二

徑花不掃是何人衆鳥高飛似逸民流水高山琴目
載書三十乘何貧右花鳥琴書四條

其三

池水何如川上流天心月似水中甌大行當日雲飛白
回首重瞻山亦愁右水月雲山四望

其四

繞對倚七竹滿淇又憐梅放一枝歌寒松滴翠巖前栢

夏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添個詩人五友齊右竹梅松栢四友

破地獄說

生前已向天堂坐死後寧從地獄過不問尖刀山下路
奈何橋上奈誰何

破追薦說

見說目連曾救母未聞薦母解仙升明明白白兩條路
地下如何上得天

心

此心出走似難尋只得將詩留住心若使心從前句還

此心依舊落塵襟

地

天地山川原有主至人滿眼定誰真總來山亦無心物
還只無心是主人

其二

吉地由來神物司山前着眼待時師人皆道好山無
惟有害人留與之

朱愛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枕上時學周易

頭上一體身一布四時一枕夢無塵起來一坐還誰對
千古義文相主賓

王心齋先生天下江山一覽

舉頭見日便見天天亦何嘗在日邊終日與天俱不日
只須知性即知天

其二

世情亦曉君人下不見下人慮爲下江海能爲百谷

非能爲上能爲下

其三

虞廷活水沛如江
洙泗真源濯此江
識得此中行有本
千流萬派一江江

其四

千古儒宗仰泰山
羣賢誰與共登山
欲知眼孔小天下
直上東山更上山

其五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天地無窮盡於一
聖須多學貴之一
我亦何須伎倆多
勿二勿三惟此一

其六

以書博我無窮覽
以我觀書無費覽
必欲讀盡天下書
兩眸能着許多覽

謝李忠吾丈

憶昔芝城山斗寒
日陪桃李待春官
於今晚簡寒香滿
半坐蒲團半弄丸

乾胡紱所

憶昔論文酒到遲
君談三禮我談詩
傷心此日尤絃斷
不復南風薰又時

哭定吾兄

弟情何淺友何深
人生要在相知心
春風舞罷遺詩在
仙水仙山底用尋

太宗祠義倉

義積心山谷積倉
好施早已見奎章
但教義重春常滿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

散作宗人活命湯

輓曾華谷

華山依舊谷音稀
不是山翁懶賦詩
化作梅花飛作雪

何時帶雪詠梅歸

題古園四景圖

名園雅趣是何年
昨日桃花今日蓮
換得花來黃又菊
與梅併作百芳園

示日者

一死一生都屬妄可憐日者認爲真七篇天壽分明說
待可功夫只在身

頌張令公

七國猶聞欲發棠是誰前說面齊王至今棠邑人心在
心在何曾一日忘右樂民發棠

其二

斗米如何換十錢春秋大有已書年若非五穀爲金玉
貨亦何由得似泉右給米通錢

東坡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其三

洛陽亦有桃花粥不及防風口腹香試問樂天詩有在
爲誰歌德可肥嘗右設粥賑飢

其四

文事從來兼武備奈何治世不設兵向非吉甫自爲將
周室無由復太平右提兵帥武

其五

獨怪雲深雨作霖雨餘城壤不如金會朝安堵身爲政

早晚星隨鶴抱琴右完城備寇

其六

山城怕見密雲西安得南行水滿溪自古有宣無六月
只因天遠雨差遲右祈雨活苗

其七

疾在吾民若在躬天生豪傑意無窮及今遍與三年艾
任是沉疴不足攻右捐方施藥

其八

東坡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倉有常平歲不凶民間復市義相同不知消息盈虛數
積貯由來大命通右積廩待時

楚人有弓亡弓

月生初學一彎弓三五光回漸不同誰向望中思落魄
儘教晦盡又升東

寒翁得馬失馬

但聞塞上馬嘶風不覺秋高別主翁一日還從邊外至
須防朽索解行空

五世一堂

南極光回四十秋五枝五葉尚無尤五枝已傍晚風立
五葉誰將春酒浮

賀靜洲叔七十

知君息靜在芳洲任老乾坤晝夜浮我亦來尋溪上壑
明年欲伴老人遊

枕上

小春長夜擁孤衾睡覺將書枕上尋尋到牛羊山木後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九

謹防且盡惜吾心

其二

春風吹醒五更雞爲報人間是與非愧我知非遲伯玉
愁雞啼到日頭西

其三

雞鳴詞賦不相聞平旦何由得幾分盡道幾希人物異
此中消息亦應存

其四

五更雞唱更誰聞利善之間舜蹠分一念孽孽母作周
始知夜氣果能存

其五

夜來枕上雨聲聲又恐樓頭漏欲行安得一衾還一影
隨時隨處計分明

其六

枕簟如秋六月涼祗緣雨過水忙忙可堪穎粟田中物
半屬青青半屬黃

來復堂集

卷之三十五

四十

其七

感事天公恁地寒可憐歲月欲凋殘不知誰是狀元手
推出紅雲頭上盤

贈周東山

孔曾得志在春風家世千秋亦欲東君自吉陽源近日
朝朝先屬海雲紅

天泉有引

吾郡之後堂大府盤井得石額曰天泉亭茲磨
刺史汝南危全諷所開也自唐天祐迄明萬曆

八百餘年開而塞塞而復開亦甚奇矣後三年
文武解元相國孝婦俱在撫州不可謂地無靈
也故
題云

亭額天泉郡屬唐汝南壁畫已含章至今復照臨川筆
還是危公德澤長

其二

見說有泉山下出又聞水向地中行怪來羊角端流潤
八百餘年井復升

題伍訓導俄頃春融卷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

誰道成才今日難程門立雪不勝寒請看一月春風裏
寒士都來座上歡

其二

已識官桃屬鯉庭又分檀杏表鰲城蕪湖齋範今猶在
不似江東化雨靈

即事有儼

見說人生心有佛不須素口念彌陀只今看取山頭地
亦在人心第一窩

復畢海所東

梅所書來月正黃暗中懷袖墨猶香何時得暖南枝放
花裏逢君酒欲嘗

輓丁西泉

丈夫有志生天地萬古不隨流水西未問西泉何以可
朝聞方許夕泉歸

賀新薦元勉吾宗丈

令伯念翁先生余忘年友也每一面命似舉勉
吾學行益我茲會賓興斯文生色余不欲爲世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

情賀而賀之以詩用
壯其萬里之行焉

雲橫秋影鴈飛飛帶得東來書自西人道公門桃有喜
我知大道草無私

寄靜洲叔外館

閒來尋壑問沙鷗曾見洲前靜者不鷗鳥不言漁笛過
得聞六七與童遊

紀夢鄉試中式

萬里雲橫鴈欲銜文光奎聚試三場憑誰一舉題銀榜

月桂先傳夢裏香

紀夢會試中式

彤庭射策應辰葩換得官花覆錦紅聞喜燕成同表奏
不虛青藜醉春風

宜人望醫

歲歲竟醫枯病去年年留病待醫來何時尋得病根出
持向醫和刀下投

書至孝感天卷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冠至人人額一天一天戴處一方圓不因竊負還生所
誰識心香貫日邊

贈羅新華

華山原是舊華山君欲從新任往還怎底意多終未了
不如拋却共雲閒

贈吳垣夫伯仲

世路由來險似山幾人平地幾人閒明明白白真誰識
惟有幽人自往還

贈孫對峯醫生

三山間落青天半又道湘江對作峯怪得張華曾識劍
龍光射處有雌雄

送張春元蔡我應試

東風日日伺西丹喚起名家筆戰秋詩換錦袍誰第一
三年前已報君收

又送蔡我會試

日隨長至候關開只爲從龍雲上來好去焚丹詩換錦

來復堂集

卷之二十三

四十四

但逢捷騎帶書回

寄瞻翠吳丈

吳瞻老年十八遊泮今稱八十矣復見其遊泮
之年豈不稱人生一大快事余小子亦十八遊
泮今雖七十五矣而予已遊泮尚在二年之外
於是感而賦此用寄瞻老將以蒙其餘潤焉

泮水同歌弱冠前多君先我見周天何時對酒花來勸

林下春輸兩壽仙

復譚陽山先生

鼓篋曾遊泗水濱當年聲偶便清新若非函丈懸冰鑑

安得從龍換此身

乾陳崑山

前溪溪上水流西去去還從東海歸玉出崑山仍作藏
碧雲紅樹共含輝

癸丑三月十六雙溪祠約會

往際肅皇帝朝丁巳歲余與觀善定晉二先兄
同日遷洋而家也順經毛氏祠室毛以咸故遂
爲東道主止於祠而飲食之時先大夫巴州府
君先兄文林郎石埭君心吾與思吾先兄同在
而今皆不可作矣惟余小子以林
下一人復爲講約來也感而有作

求復堂集

卷之十五

四十五

五十七年東道主至今席上客重來當筵半已非初識

喜得新祠勝舊開

其二

喜得新祠勝舊開兼葭倚玉復誰來惓惓相約無多事

只帶春風面面回

賀周見溪五十

誰人不道見溪來只見溪從雲上開誠得長天秋水一

許君親到送源頭

書來復堂

家有無明七十親讀書不分秋與春坐中誰是龍吟客
人不及時能恕人

四十六

來復堂集二十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曾維倫撰維倫字惇吾江西樂安人萬曆庚辰
進士官至嘉興府同知是集前有萬曆丁亥黃洪
憲序稱維倫出詩古文一編則是集原本爲所自
定然未及校梓歲久漸佚乾隆壬戌其六世孫廷
試乃哀輯佚稿刊板卽此本也維倫學出姚江與
雋竑李材羅汝芳等共闡良知之旨故文集十九
卷以理學見解三卷爲冠詩集六卷以理學詩六
十一首爲冠云

玉堂遺稿 卷(存卷二)

〔明〕蕭良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堂遺稿

無卷數》提要

自得堂詩序

自得堂詩者予族兄鳳洲君尹黃陂時所梓也間以眎予予則曰詩類人堂之名類詩題哉今天詩言志耳宇宙內感遇聚散網緼野馬皆詩也不自得則滯、則心與境鑿安往而為詩也者自得則達、則境與心融安往而不為詩也者鳳洲君故握瑜不大售獨有旨于自得云者思深哉得之心名之堂而發之乎詩者也宜其能詩又宜其能政子與氏論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而獨一詩與政也乎君一日過我間以堂之名叩之笑而不答嗟乎此其所以為自得者也書以歸之

山臞老人冊序

昔人嘗記醉白堂謂夫過有適然興有獨至山林甘則薄簪組竹帛重則畧煙霞亦固其勢也吾竊謂此以耳食者爾夫士固自有真也一真既實萬感皆虛莊生之言曰渺乎小哉所以屬于人啓乎大哉獨成其天斯善識真者乎乃茲見吾師松坡先生畢公焉先生以射策高第為即署為督學使者數遷至南大司徒意有所不可疏乞歸、而為鄉耆同社之會即景賦詩撫時見志山臞老人之冊所

為作也嗟：世之由前觀者謂先生無一日不榮寵由後觀者謂先生無一念不巖穴要之皆非深于先生者也不傳良有謬稱門下士竊觀先生恂實敦朴得之天成而溫粹冲夷成于涵養語曰憂時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先生以之當其公退委蛇手不釋卷一切世味不啻其胸次比得請歸田忠愛餘思藹然可掬即十二咏中若陵陽獻穗丹竈回陽一何疊：遊無意之府立不宰之塗蓋先生之樂其真者自在而感遇皆虛迹也不佞攷覽唐宋間裴公綠野司馬耆英至今侈為美譚先生殆其流亞哉然則韓白樂事謂先生兼之非邪比歲歸且五載縣官以言者召用繇南冢宰入為大司徒甫一載用微恙又屢疏乞歸天子念司農非先生不可重違雅志竟特許得乘傳往于是執良有手謂曰吾登仕籍四十餘年再起再疾乃今得以骸骨歸長有山林尋老人杖履盟以為愉快吾志遂矣主恩深厚矣子其為我序山雁之冊良有再頓首賀曰至于今而天下信先生之真歷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在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漸之上九則又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夫獻身而進：足經時履滿而退：足維世

綜先生始終今昔多觀乎先生歸矣善眠食自愛其或天幸宗社裴公再召司馬復相殆未可知即不然所用為儀者固遠矣於乎千百世而下論世者得有攷焉毋寧謂良有知言視記醉白堂者相越哉即不佞幸甚先生與然起曰吾耄矣不及此然吾以率吾真矢弗諉焉者爰授末簡俾小子次第其語存之

初刻晴川會館約序

大都中郡各設會館一所明梓誼惇世雅也且館立而產于其土鄉進士計偕者貢觀先者上舍輸粟者祿辦事謁選者甫弛擔可暫而棲焉官于其土入覲者以事至者取諸館費可藉而成禮焉時有大典禮大商度大燕好大吉凶諸務可羣聚而相諮咨焉館庸可無乎蓋吳越梁趙齊魯閩蜀諸望郡靡不有之獨吾郡否良缺典也頃不穀兄弟滋月同朝一旦里中掾尹氏輩謀于明經葉晴山氏間以請曰數百載曠典其在今日乎二公圖之不穀兄弟又何敢讓焉于是謂晴山氏曰有能建旗鼓大奮厥力主成是役者乎晴山氏曰唯：又謂尹氏諸掾史曰有能相度貿易共成是舉者乎尹氏亦曰唯：于是醪一時在都中

者若而人金若干賀得草場一條樹一所價若干兩贊以券易以扁而晴川會館成焉諸君子大喜謂數百年曠典觀于一日七何又謂館不可無簿不可無言以序就不佞索執筆不佞進諸君子謂曰會之時義大矣哉夫易稱嘉會語稱文會而書又云會其有極夫會聚也聚也者情也又同也同也者理也情弗聚則乖理弗同則異奚會之足避焉凡我同會者念良觀之不常慶義舉之非偶謂循禮之可久思修德之不孤其自今心相孚意相契善相長過相規學者文藝相切劇仕者名節相砥礪毋睚：毋于：毋面是背非毋甲可乙否毋迹軋衷隔毋始協終猜斯會也為嘉為文為極即以稱天下觀可也夫館之立晴川視他郡後矣藉令會之義晴川視他郡建焉而以為天下觀豈不愉快哉願諸君子共勉之夫由前則諸君子成之由後則諸君子勉之不殺兄弟實有榮藉焉晴山氏曰然已語尹氏輩尹氏輩亦曰然敬書于冊以告來者萬曆十三年仲冬吉日郡人蕭良有以占前書

贈毛司李報最承恩序名一公遂安人

歲已丑予不佞再承之分校禮闈是歲本房得士甚盛不

可勝收也且盈額已最後有卷焉予諦閱之斤：乎其言切理無靡詞無憊氣也井：乎其繕析條分貫穿而博洽也雍：乎其權今昔別裁否然意每依于忠厚而不苛以刻也私心喜則就質諸今司成陸葵日先生洗馬楊復所先生咸曰佳士也安可不亟收乎茲拔置高等既揭榜知為毛侯私心益喜蓋侯有聲翰林間久矣已侯釋褐謁選司理吾郡是時仲弟將領郡宛陵予謂之曰毛侯賢我知其饒為理也無何家中憲公以書來予亦報曰毛侯賢我知其饒為理也明年春侯詣郡下車奉諸使者檄歷諸郡園蓋未幾而謳頌之聲浹道路矣又未幾而獎譽之詞溢監司騰臺使矣又未幾而優荐之章徹華轂矣居三載投牒主爵大夫主爵大夫上侯狀謂敬慎敏恕在三楚無兩天子下璽書勞侯封若贈所自出制詞焜耀煌：乎盛哉至是則侯之賢夫人而知之而不佞獨私心喜以為所知侯獨賢也世常言文藝間不足定人品豈其然哉夫稱侯者曰敬爾獄權輕重情法而罔敢忽孰與侯慎乃吾即其斤：切理無靡詞無憊氣也者而慎可知也曰索無留牘朝至則夕報謝夕至則朝報謝孰與侯敏乃吾即其賢

博洽條分縷析也者而敏可知也罪疑惟輕議獄綏死竟
所歷諸郡國無一不頌就賢成曰侯實大造我孰與侯恕
乃吾即其議論每依于忠厚不為苛以刻也者而恕可知
也課最者廉諸詢事之餘而予得諸操觚之頃主爵者數
于三年之後而予定于一日之知勞逸難易豈不天淵此
無他理一而已心亦一而已繼之性術發之文章曆之政
事皆是物耳而或謂文藝家不足定人品夫世豈無靜言
庸違工浮華畧實蹈者然獨奈何以此禁天下士哉此予
一得之知所為津然喜者也侯既受璽書若兩尊人恩
典北面稽首謝已家中憲公乃以書來示曰夫以人事君
忠之大也為梓里得賢侯仁之至也汝庶幾哉則曷可無
一言為賀良有拜命唯因執筆述所為知侯于昔與夫
券契于今者如此雖然微獨是也今天子且召侯矣惟慎
則不敗惟敏則有功惟恕則終身可行侯修此三者設誠
而致之于天下可也陟華躋熙熙朝隆平事業將何量
之有嗟夫以言而知人也雖因今而度後也易予既能券
契于其難而謂不能懸度于其易必不然矣然則予所為
天下得人慶者何艾獨私喜乎哉因繕書之以復諸家中

憲公以為侯賀仲弟且過里門試謂然否而它日晤陸楊
兩先生將緩頰道之且相與嘆曰夫謂文藝家之不足以
定人品者誠過也

賀郭北野先生考滿予誥序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而以忠礪臣庶凡一命以上無論京
朝若外藩服比及三年諸使者或其察之長廉其狀白司
勳氏司勳氏上太宰太宰無異議輒以請輒報曰可得推
恩所自出及其父贈或封如其官制也自三品上者更得
推恩其祖考贈或封如其官亦制也勞臣志士外得以其
身析圭擔而內得以卹其私蓋我國家之體羣臣如此顧
人主能以無窮之情惠臣乃臣子類不能以非常之遭微
惠于上京朝官而封或贈及其祖十之六七外藩服而封
或贈及其祖十才二三何以故卿哉需次要未可時日必
其遷難故蒙恩易外藩服往不及考績輒擢去其遷易
故蒙恩難以故孝子順孫之心方其為外藩服寧淹毋速
蓋彼其自為謀與所為先世謀固不可同日語也乃今睹
北野郭公則竊忻有羨慕之私焉公起家給事為名諫
議出守池州為名太守已晉今官治兵密雲密雲畿輔重

地不可一朝夕忘恤公則又充康園訓士卒謹斥候繕城堡絕不敢東犯先後受當寧寵異不可縷數所為勞臣志士非邪而公既才當寧又稔知公才凡選要官開府員缺縉紳士大夫靡不交口誦指謂必推擇郭公無疑而公顧歷三載始擢按察使其治兵密雲如故然得子誥及大父如失嗟乎藉令郭公未三載而業開府能即予誥及大父如斯否乎故夫以勞臣志士之心律公則迫欲肩鉅致崇為國家監鴻業以孝子順孫之心律公則寧且積日累月而無寧先世負寵命吾國知公之心在此不在彼也民部孫楚川分署督餉與公相朝夕深知公心則走書都邸索子言為賀而頃歲予仲弟以手越在潞河公也不鄙而交驩焉予即未親公聞公樂有日于是就楚川語曰夫忠與孝二道乎楚乃正績忠也寵命則基之何忠非孝荷乃休命孝也而報益固之何孝非忠然則勞臣志士與孝子順孫之心亦安見其不相成也予于郭公能無羨且賀抑嘗考漢以下其人主宏于錫蔭而靳于推恩故父有爵子無爵父即郭之先有汾陽公者出入將相朝廷倚以為重而史氏獨載其子孫隆盛狀則其先世所蒙幸蓋淺鮮可

知已以視我國家何如也公承恩累世業已有汾陽所未有而益務試汾陽所嘗試忠可貫日誠可乎華夷功可蓋天下勛猷益茂當寧且日益知公而日益異數及公由祖而上由子姓而下光裕前後垂蔭無極而直以副今天子以孝治天下以忠礪臣庶之意十載一時豈不盛哉予從仲弟知公而又以楚川命增公微獨賀之且深期之亦微獨期之即予不敏尋且操尺寸管如唐史所以紀汾陽者贊美而咏嘆之也

崔平橋先生壽序

今上御極之八年宰相和顏廉石綜覈一切以法術持天下天下囂然而時歷下有南渚趙君名世卿焉君方為南駕部即慨然曰事至矣不可以出位為解乃上疏條陳者五日賦宜緩也刑宜慎也登進之路宜廣驛遞之禁宜寬而臺諫之氣宜振也疏上宰相惠已不憚時人多伺其意而迎之者故亡何趙君遷藩府官去又亡何報罷蓋後三年天子法故相起諸言事者臺諫乃爭推轂趙君趙君調北儀部郎而予兄弟與君善相見雖甚問亡恙已從容請曰君故嘗諸俗生在歷下所與相朝夕者誰歟曰鄉先生崔平

橋也予固已知崔翁久之趙君過我曰前所稱崔翁者七十矣敢以壽言累于因念翁之為人甚具曰學而能文詞也仕為令而賢也賢而蒙忌調而歸而足不蹈公府口不譁勢利也頑獨喜飲酒結社里閭為布衣游其大較如此予作而嘆曰翁其有道人哉安所重區區壽為夫壽可以夸時俗而不可以滑有道之胸彼有道也者忘情于世寓意于酒游無事之府涉不滓之塗固且芥六合齊彭殤又何區區年所足論邪雖然翁無意于壽而天不能無意于壽翁也昔人稱福曰祿位名壽四者耳翁積學可以躋止

第而名不過孝廉惠澤在邑之人可以博騰仕而位不過明府隨分盡職不為素餐可以腐萬鍾而祿不過中士之奉天所以待翁者淺鮮乎酌彼不足挹以有餘即躋百齡廣諸子姓日盛衣冠環其側奉卮酒為祝猶未稱德也母論七十矣抑予竊謂有進于是者年齒之壽之小者也所責令聞耳夫翁非齊產乎齊之人有晏子以其君顯矣而尼谿之沮不知孔子至今少之至于成睨丈夫何畏之說片言雄快黃壤猶生則有孟子之言在也趙君學孔孟者也當其抗疏忤宰相旨即所交好深自秘藏惟影響之

不幽是懼翁而與之朝夕不衰必其中有深相契者斯其為翁哉斯其為足壽哉今天子銳意和平之治盡反昔之綜覈而次第于趙君所疏五事畧見施行趙君名于斯為烈而翁繼今益務邵其德趙君益深其交白首為期切劇勿問我知百世而下稱趙君者必稱趙君之友無疑也於乎附青雲之士聲施後世翁所以為壽者大矣趙君避席曰不肖何能重翁然願相勸也于是書軸馳行李而以蕭生語之

李右齋先生雙壽序

予不佞生而陋也竊嘗嚮慕王陽明先生云先生之言曰凡人言語快意時截然能忍然意氣發揚時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欲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大勇不及也予習其言而味之此非獨治情節性修己而成德也蓋亦有壽道焉言常照則神完氣常斂則精定起與欲常消則天者不滑其守全其神無卻純白倫而基固矣故曰壽之道也予執是說久而何章于右齋李先生親之先生有叔子明舉同予舉進士南釋褐二三兄弟靡不嘖嘖李君者居半載授成都司李以去亡何而蜀之御史若御史中丞亦靡不嘖

噴李君如吾二三兄弟者又三載枝牒來長安中上主爵
大夫主爵大夫噴、李君亦靡不如蜀之御史若御史中
丞者天子嘉之例得推恩所自出制也而南昌劉君汝芳
廬陵劉君公霽造予謂曰子知明舉君其慶乎又知其兩
尊人僥德而躋八表乎二三子尚稱觴以壽言屬子而因
悉翁素履大都謂翁弱冠治舉子業有聲矣乃棄去從陽
明先生遊日與邵文莊錢緒山而公友善已領鄉薦已為
令已致政歸里中無日不先生也已輯五經疑義已著道
德統宗已作禪宗要語太極河洛諸說無言不先生也嗚
乎道在所潛耳翁潛心陽明先生矣先生之學始于一念
靈明而極于萬物一體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自壽亦
可以壽天下萬世翁業潛心焉而一切聲華伎倆輟棄去
之則予所稱常默以光其神常敏以定其精常消化以無
滑其天者也奚而弗壽哉其夫人實僥德矣亦奚而弗壽
哉嗟、學之不明世有皆先生為禪者夫禪之說苦空沉
寂不足以自養而先生之學萬物一體可以壽天下萬世
可同日語乎至若先生之天資過高其教人有超于語言
文字之外者而于釋氏幾微離合之辨固非淺學所得而

安議也翁之服膺先生當必有窺其大者矣而劉君又曰
明舉將入蜀取道還里茲往也奉君寵而值家慶翁樂哉
樂則益壽予曰否、夫世俗矜榮大孝養志聞翁以伯子
斗岡君貴三受賜封階大中大矣即晉階安所加翁惟
茲往也奉過庭之訓而日屠注焉以益究陽明先生之學
翁以之自壽而君擴之以壽天下萬世夫壽天下萬世也
乃所以壽其兩尊人也君勉之矣雖然予不佞生而陋焉
能窺先生而又焉能窺翁明舉稱觴向堂下少間其以予
言質翁、且去何明舉之察長成都守麻城耿三董與予
同鄉舉雅尚先生學而有得者也其亦以予言質之耿君
又且云何異日者幸以語我即無論其大者即予狗馬之
軀將藉以自養焉

壽周母太孺人七十序

萬曆十有三年履端獻歲之辰百執事循功令從殿前踴
躍歡呼稱萬壽維時楚人常心吾張京早直諫垣而不佞
良有御史局並在渠引侍從之列踰、躋、如也既竣事
二君聯騎過予邸舍曰繕部明字周君有母太孺人壽且
七十吾二人與周君同舉交至驢太孺人猶吾母願有壽

言焉予自意屏交周君不在而君後獨奈何敢以不文辭也于是揖而君言曰夫世稱君親不同忠孝無二今明宇之欲壽太孺人與吾儕日者之欲壽聖天子也其心寧有兩耶雖然其心同乃其所以壽之：道異也人主君萬國而履九重快意當前鱗次輻輳而苟怕心溺志不自挹損則罔克長世故其道在抑之使不足不足則欲節欲節而壽臻矣若夫為人父母者則不然托身闔閭晦迹簪珥所感觸焦勞何限藉令遠勝無權安所得順天年登上算焉故其道在暢之使無不足無不足則神逸神逸而壽臻矣故曰壽之：道異也若明宇可謂善壽其親者也當君始束髮攻孝子業則太孺人有柳河東之訓已聯奉進士司理秦中又有履東海之規已擢在工部飭化五材又有崖清河之誠太孺人善教明宇亦善承其教學焉而勤苦則太孺人悅司理焉而多所平反則太孺人悅營繕焉而加意節省工商起而頌德則太孺人大悅往歲報最推恩所自出太孺人慨然服膺被命矣矣而不足也無不足矣而弗壽也緣斯以推老耄期頤將旦暮致之何論七十故明宇可謂善壽其親者也而君曰子之言然矣蓋進諸

予不佞請又以君親合一之說附焉夫出則勤王入則將母從古殆兼重之明宇試稱觴堂下太孺人也喜得無以立功報主之語相諱：然命乎其自是位日崇曆注日宏且速所奉于母訓日益篤以壽聖天子而期贊其萬年之治千百世推所為生必且曰誰哉而有子若此太孺人休聲炳烈矣是名也乃其所以為壽也而壽國也乃其所為壽太孺人也于是兩君起曰善哉信乎臣子而欲為壽于君親其道始乎相反卒乎相成也夫由前則太孺人庸之由後則明宇勉之可以稱壽矣乃次第其言登諸軸以俟太孺人且十載而耄而耄而期頤而千百世若左券徵焉

朱太夫人壽序

閩晉江有朱任齋予往從同年中睹其貌矣恂：如也已窺其象矣淵：如也已君筮仕刑部聞其鞠獄狀矣肫：如也如也若朱君所謂鞠躬君子者也居數載君奉使命還里同署節庵濬源暨諸君子過予曰朱君亦大愉快哉勤王事遂奉母俄會且稱觴為太夫人壽詢樂事也吾子序之予拜命謂濬源曰朱君誠樂顏疇非主恩乎夫自黃

虞以來人主善辭辱臣莫如周然而王事靡盬不皇將母獨非周詩與又何以稱焉以方今日何如也天子以孝治天下推恩有典省觀有假比其持節稱使者例得一切還里中休沐奉其尊人為歡周有之乎然則朱君茲行也錦衣膝下融：洩：伊誰之賜蓋主恩深重矣抑予則謂諸君子知朱君之樂或未知太夫人之樂即知太夫人之樂或未知其樂與朱君異也蓋太夫人之樂非錦衣膝下之謂也予嘗讀漢史高不疑刺史青州每行縣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所平反數多母輒喜言笑食飲異于他日不疑奉命惟謹卒以功名終彼治獄東海論囚酷烈若嚴延年者其母至以掃墓切責之嗟乎賢哉母也方東漢時人主尚名實操切為治若二母亦寬裕有識矣今天子好生在宥天下日求黔首于囹圄之中而仁之而太夫人故又賢甚朱君歸史太夫人睹而貌察而衷少間問鞠狀知其為高不疑不為嚴延年也而太夫人喜可知也由朱君言之為太夫人則樂由太夫人言之為黔首則樂故曰所為樂異也蓋異而未始不交相成也繼今以往太夫人日加進七著俾朱君無內顧以永贊國家好生之德千百載嘖

頌嬌美二母將名與天壤共敝斯太夫人之樂為真樂壽為真壽也哉釋是而獨快綵衣為得志艷長年為遐祉世俗所榮吾不欲觀矣潘源曰詳哉乎吾子之昭主恩賜母德闡子道也異日以語朱君朱君曰不肖誠薄東海顧何敢望雋京兆哉雖然有一焉蓋昔有王珪氏之母見其子從房杜諸賢士游則喜甚曰兒故福微置其得友不肖之歸也奉職無狀不足慰我聖善而有二三兄弟及二三兄弟君子之言所藉以快慈顏將于是乎在然則母氏之樂意者不于彼而于此也乃次第其語而登之軸而納之行李與使節南焉

孫小溪先生壽譔序 名光祐嘉靖壬戌進士

予覽宋史未嘗不慕潞國公彥博溫國公光之為人莫考其世文產汾司馬彥夏皆晉人信哉晉有才也而綜其立朝唐子方有論則移許諸宗孟有諧則歸洛不亦累累躡哉乃其竟黃髮老成卒能佐慶曆新元祐以贊有宋一代之治蓋二公之所不能者仁也所能者天也此其大較也宋以來至明興迄今且數百年其中用晉彥監勸庸于世者相望矣乃若立朝踪跡省初度終大興二君子相肖

頃得一人焉則吾師小溪先生孫公云先生絳州人以弱冠第進士筮仕承天司理時則太阿出匣水剝陸斷而人莫可嚮過也居二載擢天官郎署典銓選時則威鳳振羽雖：皆：而羣鳥莫之敢望也已遷卿貳復佐藩臬尋用師錫超晉為大中丞填吳蜀時則驊駟駢馳騁康莊逐電追風而萬馬辟易也止何陟廷尉貳司空會忌者言乃歸：一載壽才五十耳其州守咸陽張君馳一介索予言倘觴謂先生門下士願予不倖易能為役雖然竊有所窺而知先生之必壽也粵考洛社耆英之會潞公溫公皆與焉其時溫公踰六十潞公踰七十矣而尚未大顯庸及夫百職郊迎情賢夢卜遑左相識法華熙豐甚則帶劔賜肩輿而二公壽考可知也以故後之稱之不予大拜之時而于社會之日何者劉常試則其鋒弗銳鳳不隱則其見弗祥馬匪息則其力弗足致千里優游洛社固天所以佚二公而增之壽也夫先生亦若是已先生年視昔社會時尚少而其位已加崇且慈闈亡恙膝下才子八人天殆獨厚先生與不聞二公當時有此也其自是滋葆和祉而日彈慮于經濟之業天子且用夙望召先生陛見之目睹先

生容甚偉而年則茂也曰嘻有是哉必更倚重焉十年而為溫公又十年而為潞公詔得如有宋故事三日一入省五日一議政熙熙朝事業無量使後之人實稱曰卓哉三公其產于晉則同其蚤達而中稍躓則同其晚而以黃髮衰大業則又同蓋天皆暫佚之而貴重用之豈不休哉斯則予壽先生意耳張君曰似矣猶未也晉寧曲沃之間鷹揚之績在焉不有八十而為師尚父者乎請以為先生壽予曰然夫張君以單父稟度之資而予為狄公門牆之誼所覲望非淺鮮異時者倘尚得從子姓後奔走堂下以其暇進曰徃蕭氏之子所稱不虛哉斯其厚幸矣

晞齋林翁七十序

予甫束髮受經史讀易而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未嘗不憬然心惟焉少長游四方四方人士譚臧否休咎半驗半否輒羣聚相目攝曰天道固遠而聖人之言固迂濶無足徵哉不然胡其左也噫嘻此非過信聖人之言而不深味聖人之言者之過也吾孔子蓋稱積矣積云者豈其淺渺邪一念善念：而未必善非積矣一世善世：而未必善非積矣奚其慶有人于此念而善無念弗善世而善無世

弗善審若斯而天地不相之鬼神不降臨之而曰無餘慶焉者吾不信也既持是說久乃茲于莆田晞齋林翁徵焉林翁者都運公之子戶部君之兄而孝廉氏之尊人也予成進士與戶部君舉同籍志同方而仲弟以手又與之官同署朝夕切劘咨諏世德則既知都運公之才與其節矣則又知孝廉氏之蘊藉與其操植矣蓋業已私心歎羨無已時一日戶部君復過予曰伯兄晞齋且七十以一言丐子而予因請翁素履狀戶部君遜謝曰無它奇也無已則曰孝友耳和厚耳睦鄰黨訓子姓耳無它奇也嗟：即世稱砥節蹈奇之士何以尚茲哉所謂積善者非邪且夫世所稱砥節蹈奇之士大較可睹已然而矯情于州里者考家庭之實行則乖致飾于市朝者核閭里之公評則蘊席藉于世祿者稽由禮之訓誠則鮮刻意于自淑者觀義方之訓迪則疏有一于此奚善之足稱而翁也乃獨不然夫惟孝友足以通神明夫惟和厚足以萃福祉夫惟睦鄰足以譽譽尤夫惟訓子足以垂統緒即令翁邁迹厥躬亦克永世矧都運公作之哉又矧孝廉氏述之哉惟翁則念：善惟翁之家則世：善古稀茂祉優哉游哉吾以是知天

之果可必積善之果有餘慶也戶部君灑然色喜曰是足以壽伯氏矣予曰未也夫善何窮慶何量耶武公髦矣尚受戒言太公望矣猶厘敬義古之君子其不以年至而廢進修如此翁自是年益高德益慎而孝廉氏且上公車展采錯事矣翁其猶日諄：而訓之曰而毋過佚先人之德惟保世滋大是務今而后即嗣人之善猶翁喜也天所以厚翁何艾而翁所為慶與其為壽可年所計乎蓋在易之恒曰恒久而不已其于履曰視履考祥實與積善之說互相發者予敢為晞齋翁勗之于是戶部君矍然起曰匪直壽伯氏即不穀有深惕焉乃授簡命次第其語始乎頌實繼以規而并以告諸四方人士其有謂天道遠而聖人之言為無足徵者睹于林翁亦可以勸矣

劉太夫人六十序

自昔琬璋膚碩之士鍾間氣以生者寧獨世澤垂光義方濟美職然蓋亦有母儀焉此匪直人事殆天意也夫人一天苟欲保佑申重則必舉琬璋膚碩之子以畀之生示厥寵也而所篤生將為國家策勳有鉅則又必倣純嘏福履之祥以厚之享需厥成也允若茲舍名家淑媛奚適矣

乃槩觀宇內若澤州吾師和守劉先生非所稱現瑋膚碩
鍾間氣以生者邪先生官詞林報績者四旦夕膺天子夢
卜之采而堂上方具慶其尊人中順大夫彬泉翁踰六十
矣太夫人亦以今年孟冬躋六十予小子蓋得之太學崔
君云崔君者夫人子胥也間謂不佞良有曰太夫人敏而
慎靜而惠于理宜壽子也于誼宜以言為壽抑不穀將稱
壽觴焉子盍言諸良有謝不敏自惟在師門久尚無能窺
先生萬一安所窺焉有先生也者而頌之哉雖然嘗有所
見于先生而因有所竊意于太夫人知崔君言不虛其為
壽固可操券必也語曰深山大澤視所殖名家淑媛視所
出觀母以子從來久矣良有益日夕侍先生見先生胸羅
千古學貫百家詞傾三峽其宏蘊有如此者而跡斯竊意
太夫人之敏也見先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吐詞中窾其
究履有如此者而跡斯竊意太夫人之慎也見先生溫然
美玉粹然精金渾然太和元氣宏度淵養有如此者而跡
斯竊意太夫人之靜且惠也微太夫人安所啓慶源微先
生安所彰懿矩非天意而疇為之然則太夫人之壽可知
已天而欲彰太夫人德乎固必誕育先生以明母儀式教

之自天而欲成先生業乎又必難老太夫人以紓子情內
顧之懷由茲而躋百年皆太夫人與中順公相休享以幸
觀先生策勳肩鉅之日奚而不壽邪故曰其為壽可操券
必也殆天意也頃侍先生論及韓魏公登第有五色慶雲
覆之先生登進士時庭中亦有此瑞而上下古今裁隔相
品意若未有當者良有進曰名世之業願先生無讓先生
避謝久之後過淮上淮人言方中順公守淮陽時挺身禦
賊獨留太夫人携先生守署中太夫人日焚香祈于神忽
夢關壯繆相慰俾無恐竟賴厥靈賊賊時先生才十齡耳
嗟乎有舉制科則雲物呈其瑞而在童幼則明神效其靈
皆天也夫輔政四朝撤簾數語自有魏公而宋之國祚壽
自魏公壽宋脉而韓母之名亦壽古今人果不相及乎良
有在弟子中受先生知最深所願望于先生最厚故因為
太夫人壽而願先生壽國壽民即先生壽國與民而獨非
所以壽太夫人也歟將千百載而下提衡以論曰宋世相
業之盛首韓而昭代相業之盛首先生皆現瑋膚敏鍾百
年間氣生者先生雖欲遜謝不可得無論中順公即太夫
人令名與天壤共收可矣是壽之大者也舍是而麻姑王

母餐桃啖霞直世俗所欣艷靡當于天人相與之際茲無取焉

李太夫人壽序

蕭伯子曰予與少沂曾君雅相善曾君蜀人予則楚產也蜀饒于材楚稱水國于是以暇日相過從論水與木焉曾君之言曰峨眉大陸梗楠杞梓其枝業干霄蔽日惟其根本之植于地者深也予應曰微獨木夫水亦然洞庭雲夢滔：混：乃發端之源僅一線耳由是二人相諗莫逆于心夫木之不可無本而水之不可無源也有是哉況于人手居久之曾君寮友李君思弦有母太夫人壽七十三矣曾君索予言為壽再辭弗獲命乃慨然而深惟時昔之說焉若太夫人者非所謂木之本水之源乎傳云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故子德不自成：惟其母母儀不可見：惟其子蓋從古已然予獲御李君矣李君慥：乎其篤也彬：乎其文也由：乎挺：乎其外和而中介也非母德其奚觀焉其尊人弦所翁領鄉書為清白史而捐貲客甚登李君入奉慈訓績學種文成進士以禮經魁天下于斯時太夫人其柳母乎以和丸之功在也已謁選戶部權閣游暨

再司內帑並稱利藪恐：然不欲以毫毛自點于斯時太夫人其崔母乎以好消息之誠在也已用才望調吏部數轉而副選司即未當事乃其志業在崇恬黜競獎忠良而汰不肖于斯時太夫人其韓母乎以銓曹宜用此輩之救在也譬之木然李君誠鉅材非太夫人疇為之本邪譬之水然非太夫人疇為之源邪夫吉山不偕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太夫人即身不離閭閻目不下禮結乎乃以此觀德德可知矣以此稽福：可知矣戰戰兢兢名享有遐壽天所以報也曾君曰是可以為太夫人壽矣予曰未也李君之業何量而太夫人之壽何可窮也請更以木與水之說終焉木誠干霄蔽日矣必其斲于匠石以棟明堂立清廟而其用始宏水之利貴在潤萬物耳非獨滔：混：者之足尚也李君自是位日崇業日茂而所為奉母教日篤楨王國澤四海莫之有量焉天何如以報太夫人也且夫柳崔韓三母姓矣而名至今存名也亦壽也劉太夫人業蕙之而又竟李君所底視三子奚啻倍蓰太夫人之為壽固遠矣曾君稱善且以告李君：曰即不殺其敵不樹德務滋進善若水以忝西君子以遏佚我母氏之懿遂登諸軸

張太守壽序

夫人情之所欲壽者孰與父母哉。蔡氏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情也。自一本而外，其所欲壽者又孰與為民父母者哉。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亦情也。然而從古及今，未有人子不樂壽其父母者，而黎庶之于刺史若邑長，乃或賄之而諂，甚則洵之而怒，惟去之不遑，是恐此匪獨親疎殊而感孚之道異也。有刺史邑長于此，誠若慈父母之畜其子弟，而謂子弟不以壽考祝如視其父母者，吾未之見焉。蓋今于吾師孫小溪先生頌其州太守咸陽肖岩張侯者，蓋重有感云。頃孟冬先生有母太淑人榮壽，則先生業稱觴舞綵率子姓奉堂下，驩予小子以在職僅得遙祝耳。居亡何而先生又走使千里，貽書以張侯生辰命予以文壽縷其言之也。嗟乎！繇斯而觀先生之所欲壽州父母與向所為欲壽其太淑人者，寧有異情哉。夫先生之言曰：絳之為州小而瘠，介在大域其不易為理所從來久遠，張侯以世家子出其經濟儼然而泄之發奸摘伏明矣，然而不察也；鋤橫抑暴嚴矣，然而不刻也；補偏救弊齊法制而整頓之精勵矣，然而不擾也。所為治狀非可殫

述大都精吏治恤民瘼數十年來所希親夫長吏而誠秦越肥瘠漢：然不以民命繫胸次也者，雖欲民祈其壽可得乎？誠病瘵乃身劬：然惟恐赤子不躋諸仁壽如張侯也者，雖欲民不祈其壽可得乎？吾以是重之，戴之，吾子其文諸予小子讀已，則為之嘉嘆不置焉。此可以觀政矣。予未識張侯而在先生門牆久，竊窺先生方為天官，即推幽明黜陟之柄者，且十年已持大中丞節，填吳再填蜀，操吏治臧否之牘者，又五六年，人倫藻鑑不輕許可，天下士天下士得一言不啻鼎呂乃獨稱張侯，藉令侯治狀當先生在銓曹時必以最報矣。當在填撫時必以循良異等薦矣。今之為銓曹為填撫者，其廣知張侯與否視先生奚若大丈夫過不過未可知也，不能不重有感也。然予嘗讀司馬氏紀西漢循吏最厥終始，大丈夫爵何必皆崇祿何必皆厚而所謂壽亦豈必在區區年所間哉。在官則人頌已去則人思又久之則史氏勒以傳榮華至今名共天壤壽之大者也。予生而陋局敢望司馬氏藩籬然濫竽史局矣。聞微紀美實其職事敬因先生命而以壽之大者為張侯祈且用告夫世之為民父母者，臨西漢之已事睹張君之近

輟盡相與勉稱焉先生云何

孟母壽序

自古稱母儀者攷諸載籍靡得而詳焉乃僕夫孺子窮遐下里莫不知有孟母斷機三遷克成亞聖至今鏗鉤人耳目不衰夫惟賢母為能訓其子亦惟令子為能揚其母蓋兩相成也然予考子與氏孑然稱孤即偕老之歡不能得之伉儷而客卿齊魏止耳即褒崇之典不能得之人國賢哉母也無乃有未厭心者乎榮名戰戰策策而倖獲之難所從來久矣予上下古今頃又得親有所謂孟母者則今戶部郎武昌爾中氏之太夫人也今夫人之歸孟也事按察公周淑人而尊人歡為賢婦相刺史公學成而政優為令妻乃所尤動人艷稱者舉丈夫子四伯即爾中成進士仲膺恩選令彭澤叔李游當李屢試輒皆高等語云名家淑媛視所出有子若此即刺史公義方子謂非蘇太夫人賢吾不信也往歲甲申天子用嘉慶軍恩母地封太安人今歲丙戌母春秋先刺史公一年踰六十無事祈禱遂偕老之歡不出翠閣膺褒崇之典享戰戰而榮名誠希親哉時太夫人方留家爾中請假稱觴不得命諸與爾中同

舉同官同楚產者則謂予曰二三子辱在猶子胡可無祝祝胡可無言予小子俛而深惟榮名戰戰太夫人備矣焉用贊亡已乃進爾中稔之曰夫人子之所願望于親者亦何窮之有然而歸其親以榮莫如隆其親以壽祈其壽以永年莫如貽其壽以不朽不朽云者立身行道顯揚無極若子與氏是已固微獨一恩命之為煌煌也爾中恍然恂雅斌斌質文惟是端居循省果能無愧子與矣乎果能使太夫人真為孟母矣乎晞驥亦驥晞顏亦顏惟孟氏亦若是矣嗟邪說橫行適弗逢世而日三致意于王霸興衰之際空言扼腕子與氏所遭何如也今天子治化隆盛五百載一時爾中第地之仲叔季亦相與勉之陳王道述禮樂發揮堯舜湯武之夢以究名世鴻業世有按譜操觚將謂孟氏固多賢者子與氏而後量如敏達如郊詩章如浩然無能與爾中昆弟爭道而馳允若茲固機不必斷舍不必遷而太夫人真孟母也即王母麻姑嬉游元化之府曾弗永于此矣此之謂不朽此之謂善壽其親爾中斐然起曰紹慶不敏諸弟并冀土之息無足辱明誨雖然敢不夙夜以忝所生于是咏陟岵之二章以遺太夫人已賦木瓜

之三章以答予已又舉抑之十章以謝二三子二三子顧謂予曰大哉壽乎特使千載而下稱有兩孟母實于是乎在予遂忘其固陋也乃次第其語作孟母篇

許相公六十壽序代張公洪陽作

聖天子萬曆之十有四年季夏六日寔為少保潁陽許公六袞生辰云太史蕭以占若而人皆公頌成均時門下士沐公教良厚榮公壽也謂公在成均位不敏實佐下風能窺公萬一歲來索文乃遜謝不可得則進諸子語之曰大壽一也有士庶人之壽有百執事之壽有相臣之壽許公相臣也請先言相臣之壽而後及公之所以壽今夫治情節性葆真含醇不撓于斧斤耽毒以永其天年焉者士庶人之壽也篤意奉公隨分自致享有福祿榮名俾爾戩穀者百執事之壽也翊贊化育維道脉而培元氣使宗社固海內和後天下而以其身凝休祉者相臣之壽也故士庶人百執事以一身之壽為壽而相臣者合天下以成其壽自非純德不貳率一真以匡厥辟則曷克臻茲焉惟相承君惟君贊天地天地之道為物不貳故悠久無疆語壽者其準已某謬以文藝之末事許公久公自館職歷講筵已

領成均晉官詹以至大科于今且二十餘年而公之純衷實德如一日也蓋公韞和風甘雨之度負泰山喬嶽之節而一根之乎青天白日之心有所不可義行于色有所不可義行于言即自謂雖育弗能奪焉先是公之枚卜也海內翕然想見丰采惟恐用公晚而天子不嗜咨而顯庸之則真誠之極所為乎格者素也公既入相歲甲申國是眩于名實標榜成于黨與公奮然論列疏朝上夕晚于瑕瑜苗莠之辨白日出而魍魎消謂之維道脉非邪又乙酉而公把腕于一二苛細之故密陳封事無恤批鱗即先入者亦莫能問也所為嘿瞻國家之元氣而培之者厚矣夫邪正消長之際內外厲階之萌苟屬危歟世所結舌而公舉詞有所過激寧說有所不盡售無寧少訖生平以阿世而希寵謂非真誠之所藹發不可也天厚宗社若生不受真醇之氣而昇之公自厚以厚宗社若生永久純一之衷以成其信惟佛君子求福不問天雖欲無壽之可得乎社下史之言曰道之真以養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公以維道脉則壽以培元氣則壽所以為天下國家者至闢鉅矣歟而壽諸身可券契必也是之謂相臣之壽而

公之所以壽者也二三子曰然願有進焉某乃舉觴前曰夫誠則無息無息則久公今年六十非伯玉君子由知非而化時乎進之畢公保釐不怠則七十矣進之尚父敬義有述則八十矣又進之武公抑詩箴戒盛德至善則垂百歲矣介多壽而保令名皆真誠之故也公尚亦勗哉永肩一德以仰贊天子萬曆之治與天地相無疆此之壽即天壤共敕可矣請以是壽公二三子起曰善遂授之簡乃某竊自知無能窺公萬一也

彭母鍾孺人六十序

蕭伯子曰夫母德之關於家運也豈不重哉間攷覽諸牒晉崔母之說曰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唐李母則曰房杜平昔立門戶其子孫立致傾覆夫二母者皆世所號稱賢懿言足為楷而而說頗覆若不相侔者貧乏不能存崔母以為美立致傾覆李母以為誠則何故已乃閱左氏傳季文伯之母所論勞佚勞則思則善心生佚則忘則忘善忘善則惠心生然後憬然悟曰彼其貧乏不能存者固惕勵震動之由與之始而傾覆立致者則驕奢淫佚之致敗之終也賢哉二母其詞殊其指殊寧有兩邪固宜其並

傳不泯也溧陽蔣虹洲與予游久蓋自南離壁水間則已為予道其姻家彭母鍾孺人賢予耳而識之今年秋蔣子謁遂會孺人六十索予一言賀予因得益習孺人夫孺人有兵馬指揮與白翁之僮而光祿鳳泉之母也彼與白既無內顧而鳳泉得以享成業者時非孺人力哉溧陽為畿輔邑距故都百里而近其俗博玄黃綺麗之觀修崇臺廣厦之飾尚高車怒馬之奉又其甚者睚邪慝踰憲制以自干三尺耳目暗記往々為然寧獨其縱欲破禮自底弗類良亦以入奉母儀所為日夕而訓誡之者淺也彭氏故素封而孺人日事與白不敢以汰見有執々布素之風焉比所天捐館則立其子于庭而矢之曰室以內責在未亡人所不南然冰玉確然金石以為而先人若者有如日室以外責在爾所不潔厥德睦厥里閭慢賢侮善以墮家聲者有如日光祿君唯々嗟乎富盛難工滿盈易汰嫌輕斯裂塲薄善類自古嘆之彭至今而內無閑外無侮衣冠禮樂世々蟬聯且也馳其聲于四方賢尚推轂頌義無窮皆本之孺人教也詩曰令妻壽母孺人無之歎無壽能乎聞之光祿君上天曹服官有日矣今而後與四方賢傳人游並

廣其才且並進捧檄以告而孺人喜可知也又久之報績得最羣恩將母而孺人喜又可知也皆天所以厚彭氏而共成孺人之壽者也壽弗可量已將子避席曰善哉孺人躬孝文伯母之儉道崔母之規以免于李母之慮上下千古若出一轍幸太史公之張之也語曰附于青雲以施後世殆彭母謂耶豈惟彭母即閨閣之間有能式穀厥子以光大先世之緒者睹于茲亦可以鏡焉敬也南將藉手以告

周念吾壽序

夫人世則壽不自為計哉顧世能晰于計之計而無能晰于不計之計也彼有或喻或張為谿為谷猾然日勞其心者非不自以為計久遠然智或奪于力而實有詘于數其究也貽伊戚而覆苗裔則何益矣乃君子亦有計焉語曰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樹百年之計種德種德云者去智習故返樸還醇固世人目為無奇而天意所栽培而陰薦者也斯深于計者也豫章念吾周翁有從弟給諫君從和與予同舉于鄉交最善而翁先是遣其伯子今進士君受學于給諫予嘗讀其文燦如也探其蘊淵如也

窺其器溫粹如也私心固已雅重之今年春成進士而給諫君從家鄉中寓書請曰念吾翁且五十願得太史一言予從進士君問翁生平則曰長厚寬洪無它奇也噫嘻微哉乎天人之際也如翁者殆予所謂種德者歟殆予所謂深于計者歟今夫墻薄斯圯繒薄斯裂故莫不善乎薄而莫善乎厚湍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故莫不建乎隘而莫建乎寬斯二者滅否之介廢映之積而休咎所繇分也翁修此二者含精葆和抱一履下其天守全其神無卻以此格天、焉能違之純嘏茂集篤生顯人且羣季日振、起種德之效也故曰深于計者也少間有翁之從子儒士君謁選都下適來座中又為我道翁事母孝與諸弟友愛嘗夏日逍遙湖上遇兩異人相接負之入水且十里乃登岸恍惚談異日事躍若平生旋復引至故處而別嗟乎此與呂梁丈夫從水之道而不為私者何異彼且玄覽人世固知惟翁足語此耳繇斯跡之潛行不空入水不濡其屐幾至人者歟方將御六合之辨以游無窮壽尚可量乎予從禮閣中見進士君試卷主者業以為詩經者尋稍抑入館試業入選尋拘于數而置然則樹德務滋寧獨翁自為計

即有餘不盡造物所以為翁父子計者亦深且遠矣微哉
乎天人之際也雖然猶未也進士居方領湖州司理行矣
犀面浙數萬赤子日待命案牘下誠奉翁所為厚者寬者
而細之仁壽中矣乎德執如馬翁今年才五十視所稱推
德之百年半耳翁為德千家進士君又奉其教為德千天
下今而往時非食報之日哉然後為壽之大也然後為深
于計者也然後知翁之父子所為賢于人者誠遠也

順菴為壽張翁八十

予蚤歲嘗受易于先生長者至履曰履道坦；至避曰肥
避無不利而至順則曰順則吉養正則吉夫避言乎心履
言乎道而正則歸之順；之義大矣哉崇尚高蹈遵養和
德而凝承完祉者乎以今睹順菴張翁益信翁為予年友
工部君爾操父予雅重爾操因得聞翁懿行時諸年友謂
予曰翁春秋八十宜以言為壽予惟拜命之辱是惧而又
念屬在猶子即下文易敢辭乃進諸年友曰翁之壽予不
能窺請以順之義釋焉夫順養也合養德養身而為言者
也今人純白既備神生乃定玄覽澄除故能嬰兒天下未
有不能養德而可以語壽者亦未有不能養德而可以語

養身者言哉順乎翁蓋自命矣翁之順非所謂吐納導引
偃仰拙信然者矣夫恬憺罷去經生業不事而性侃；有
以自立不為脂韋頤獲態是李路之勇也仲氏報于嗣以
己子嗣之率予可以教；之友愛為至愿白昔無聞是薛
包之義也式穀諸子斷于成立延塾師誨之一束脩必快
一簞飧必飽不以貧故慳是為釣之軌也工部君試有司
不即得意翁不甚慍比領鄉書成進士咸黨交馳之翁亦
不若喜是叔度之量也喜施予不難振人之急有稱貸不
能償焚其券為常是馮式之風也翁懿行不具論；其鉅
者大部為倫理重大義提躬修行是故以養德則德滋里
閭式之以養身則身安純猷歸焉躬遜之肥率履之坦而
歸之于順之正點豁谷之私敦淳龐之懿樽者欲之好培
性命之原壽不亦宜乎古稱八十耄而耄矣由今而之百
歲以遠期順非遠也是翁所自命者即其所自養而其所
自養者亦即其所以自壽也已抑又聞之詒謀植表樹德
而務滋者至人之極也闡揚光大保世而流慶者哲嗣之
纂也始工部君筮仕拜大行人可立致臺省君恥于竭泊
然自守乃僅得司空屬而翁聞之喜既權武陵武陵輻輳

百貨君更矢心深雪比報命行李無長物而翁聞之益喜
曰兒善順我不然者舍爾是龜親我孫願其誰能說之今
而後翁益務善自順工部君益務善順其親其在工九云
由願屬吉利涉大川工部君行且以之則翁亦大愉快心
氣具和形神交暢其為壽將何量之有然後知君家父子
為能交相順也斯壽之至也諸年友起曰善爰錄詩非以
助期願

董太夫人壽序

蓋儒者揚拙方者則黜稱優禮臣下當虞而降其成用若
也鹿鳴天保皇華嘉魚諸詩豈不班班可攷鏡哉予竊私
心憾之夫人主馭臣榮其身執若愛其力章顯于其外執
若使之無顧于其內王事靡盬不皇將母至于今讀之如
怨如慕可悲可悅夫非周詩乎而何以稱焉此亦馭之者
之過矣乃有國家而能體悉臣工寧使有餘力無寧使有
內顧時如昭代哉予登朝簪筆今少司宜董公方外東山
已起而撫河西未及一望見顏色茲以使命入秦取道洛
陽同年友史原近訪予曰日者董公之謝任歸以太夫人
春秋高故馳疏而請也予聞之乎而今太夫人踰八十敢

微予一言予謝至再下可乃停車為序曰太夫人即天
壽抑豈非國恩乎夫投報濟蹇恩盤錯而不解者蓋臣之
執也推心置腹成高志而靡拂者結后之規也蓋二者跡
相反實相成也以今睹董氏微太夫人不能生公微公不
能樂太夫人彼所為和熙嘉茂訓康成汰灼乎千載母儀
姑母論董公起東山受命河面時公固不樂仕日依
其側太夫人曰即以一老婦若賜環意何而董公竟疏請
天子果難之曰即以爾老母在若西事何于是董公往董
公往而遠陞告捷續用王章大貺駙藩崇階再錫乃始中
初志入以請于庭聞太夫人曰可矣出以疏于朝天子報
曰可矣而太夫人喜可知也夫其難之也示天下之為人
臣也者而若稍拂乎子之情其報何也示天下之為人子
也者而實不盡乎臣之力何者惟天子以有餘之力賜公
故公得以無方之養將母左右朝夕太夫人而後色喜色
喜則神寧神寧則形和形和則壽命之原日益而不自覺
坐享大耋孳躋期頤有以也藉令縣官一切才董公董公
一切疎其才力為縣官用不皇將母今昔同焉而相依為
命至垂暮倚廬以望亦誰能堪之太夫人雖欲優游蔗境

享有純嘏如今日可得乎故曰天壽也亦國恩也乃今知昭代聯恩巨工之意轉成同萬：矣原近是予言遂投簡而別

王康使壽序

義威兩成當方岳肆覲之期聖天子用舊臣言謂欲安宇內莫若修吏治修吏治莫若獎羣吏而旌別之于是詔所司廉諸守相秩二千石治行異等者以聞考功氏上之太宰太宰疏名請天子曰吁不精下勸不少下精無為貴多矣蓋再數諸最後所司僅以六七人應天子曰俞其各賜金帛有差紀諸銓載諸史一時縉紳大夫靡不交口贊惟諸君子能宣德意惟明主能審鑒觀千載一時煌：乎盛哉而所謂六七人者保更守新城王君霽字名稱首予故受季子君尊人司徒公而是時濫竽吏局睹其事忻：相義視恒情百也居亡何王君分巡河以南諸郡予適以使事道出汝洛間與君晤握手道故從容質曰君何道治保定乃治狀異若若此君應曰吾何異於卜式之牧羊也以時起居而去其敗羣者夫為政亦若是矣嗟：世道漸偷吏風日下右蒞然則保障拙上鷹鷂則鸞鳳斂時與王君

賢然則君自謂無以異者乃其所以為異者也予于是退而益心服君無已時也久之君屬吏盧氏令郭之幹以書來曰惟太史知我王公於獻歲中旋為公初度願以片言以壽夫子知王君政耳烏能盡其蘊願自惟風善盧氏君又于王君有兄弟雅乃推測言之曰昔黃帝問治于廣成子三問不對也則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夫問則在理人答則在理身豈不以二者其事殊而理一乎然則知王君所以理人則如其所以理身者矣若今世所稱理身之術往往：尚吐納習導引是宜爾然鷹鷂者類耳孰與慎居處審嗜欲得卜式牧羊之說而存之者乎繇王君所以理人推厥理身其較然寧為此不為彼明甚以此言壽：可知矣夫君年才強仕耳簡在帝心不次寵擢進之而艾而杖而羞羞時且以黃髮總端揆風神挺拔不異少壯時有如天子一日御便殿問曰爾非昔以循良異等受上賞者邪何尚矯捷乃爾君安所置對綸亦以牧羊之說進庶幾得當上意與廣成子之語並傳則寧獨自壽以壽斯民亦未必非天子萬壽之一助也

齊太孺人八十序 齊世臣疏豫沙南昌人辛未進士

往歲甲申乙酉聖天子更新朝政登良汰枉千載一時而
惟是縉紳士大夫爭以意見相高毛舉株連議論靡所定
當是時吏垣都諫則最稱南昌齊君豫沙云君之在職也
習國事持大體愛惜人才侃然諤然不為一切局曲
纖瑣之態諸奏記不能悉舉其鉅者辦官材則疏白葦
非則疏端士習正人心則疏國論詳而定君之力居多君
子曰忠哉其異乎世之洪泌以忝所生者明年丙戌予與
君分校南宮士相與懽甚君一日怏怏心動曰吾歸矣吾
母太孺人春秋高願復之謂何而思忘一日之養乎比撤
棘君擢貳太常即以終養請天子方隆孝治特許之遂歸
又明年戊子而太孺人壽八十稱觴舞綵承膝下驩君子
曰孝哉其又異乎昔之絕裾以拂所親者左司諫胡似山
與同里諸君子造予師曰齊母不猶吾母乎知齊君者其
如子則能以文齊齊母者亦莫如子予次且受簡夫諸君
子謂齊君之壽太孺人若太孺人所自為壽寧直在區區
年所間邪諸君子不睹唐有王母蜀有姜母乎義方氏為
諫官林甫憲政懷慨論事實母以盡忠立名從史之而維
也遂回吳蜀間勢且岌岌母則誠以正足喻以當歸惟二

子善成母惟二母善勗子榮華至今名存天壤非壽之夫
有歟今齊君履不諱之朝遺時遇主萬不二子均乃其
可以言則言可以去則去指歸無兩非母儀之所薰炙而
教誠不可千百載後譚天子新朝政定國是必推齊君推
齊君必且推所自出太孺人榮名將與姜王二母相不朽
其壽益長遠矣跡區區年所計者何如也雖然有一焉太
孺人之壽未艾而豫沙之志之才未究厥施今得請而歸
與榮壽會太孺人之福也君之孝也乃頃者歲不登南北
多故一旦助勦緩急即起齊君子家事使大義似不宜以
內顧為解吾不知太孺人安所最君又安所成太孺人
也齊君勉矣詩有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有之王事靡
盥不皇將母故夫稱觴舞綵承膝下驩孝而孝者也鞠躬
盡瘁殉公忘家忘忠而忘其孝者也皆所以壽太孺人也
齊君勉矣似山與諸君子皆曰然于是乎書

鄧中丞壽序名林喬內江人

往歲玉洲鄧公之方為藩伯也其門人工部周子索予言
贈之行且私諗予曰吾師當旦夕開府矣楚越皆所故游
宜何居予竊謂周子夫鄧公非楚越有也今天子方急邊

事而楚越不開封不長蛇為邦城憂奈何以煩鄧公亡何
鄧公果晉大中丞建節雲中雲中故俺答所嘗山紅而頃
始受要來者于是周子謂予知言予亦自喜鶴所料鄧公
不虛又明年周子復從予徵言稱公壽予謝下敬即中言
之烏足為公重周子曰惟吾子之稔于知吾師也故以請
乃操筆序之曰予嘗讀班史西域若匈奴諸傳詞慘切悲
憤至數千載後猶令人於邑亡已也然當是時幕南宮庭
餘風未泯燕然勒石勛伐方茂即魯爾禁教庸渠主與勝
官講敵禮而邊隅辟憐情狀凄然猶若斯之烈也以方今
日何如也俺答效順台吉弭首天子寶用神靈威德臨之
而迄于今茲捨苗戢封氣象與時昔異義帳覆野駭駭載
道岸擁部落幾壘雁門而甘心焉者乃未幾以納款聞又
以獻駒聞憐：若恐後即廟謨遠乎非鄭公綜理勸勸
不及此惟當守善任賢才惟公善承主德公之代非淺歟
已周子曰然抑吾師實有大造于我門下士多士亦實惟
永年是祝請更言公壽予曰知公代則知公壽矣夫壽人
者之與壽于人也豈不可同日而語哉即班史諸傳所紀
漢世已事枯骨填瀚海號聲徹陰山父老子弟奔慕莫必

其命而今雲中方數千里農安畝女安紅老弱安閑平
恆安疆圉含哺綏帶熙熙壽域本之皆鄧公賜公所為造
命遠境豈不隆抑竊聞之先是公治兵代中久擢遷它藩
雲中人仰天祝曰安得鄧公來活我已公來甫一歲雲中
人又仰天祝曰安得天永錫難老哉鄧公嗟乎惟天好生
亦惟天眷德天既賜公壽雲中人計亦必萃雲中人壽：
公中以遐算錫以戰殺人願而天從其為理明甚故曰知
公代則知公壽矣抑予又聞之鄧之先有征西侯者杖策
春陵協心首事比論功雲臺名第一而史載其年游藝毫
畫公立其裔何遜之肖也公尚益務勸勉理不遺餘
力俾當守永無西顧憂崇階異數且重畀公即雲中不能
惜鉅才何論楚若越噫嘻今而使薄海內外靡不舉首
加額為公祝盡如雲中人天子且錫袒執杖以明尊寵而
其寔宜與征西侯頡頏先後十載而下稱鄧氏有兩公夫
然後為真壽也然後慰門下士願也然後信予始終料鄧
公不虛也

彭太公雙壽序

豫章太史彭君奉金簡玉節馳封晉藩而以其便還里中

省親會其尊甫俞憲公筠亭先生年正九十其太夫人亦且七十其康強無恙也遂稱觴為兩尊人壽里中諸君子飽之過予曰夫人英雅于奇莖莖尤英雅于雙壽而莖莖英榮于錦堂為奇尤英榮于奉使而便趨錦堂為壽乃彭君寶兼之天倫有全樂王事非靡盬快哉茲行乎揚娥宣懿是在吾子久之而彭君來色色：不自得曰諸君子固未悉家大人甚矣家大人之數奇也束髮能文不得登甲第則奇為縣令累薦剋弗與檄則奇為郡丞株名材勞弗叙則奇為御史弗與考績為愈憲弗得錄軍功則奇僅僅以其餘馳山林泉石間多歷年所其為足為欽歎而又慈足頌大君子之言予飛然曰孝子之心無窮哉頌于茲見天道焉夫飄風暴雨斬于久長朝榮夕瘁勒諸烟戒造化物理盡然而況于人故盛衰相倚伏受胥有乘除天之道也今無論江以右即寓內縉紳冠帶之屬推甲科躋騰仕者寧不肩摩踵接耶有壽躋大耋而猶康強無恙者乎有雙壽偕老而子為文學侍從之且者乎有子為文學侍從之且而行與壽會以其便趨錦堂稱觴者乎抑皆鮮矣何者豈于彼類而于此而其偶乃自其奇得之故曰天之

道也今先生以有餘不尽者昇之嗣人而彭君以厚壽閱發者歸之膝下茲行也割大官分法膳捧上尊以為兩尊人壽兩尊人悅而饗焉而並勉彭君孝其職業務以潤鴻猷而宣德意母老人是念彭君並勉先生且並悅委蛇豫順知百款不啻矣故夫式穀詒謀于先生見父道元宗關美于彭君見子道乃若翁張取予考祥錫祉吾以為天道歸焉耳則先生所自為壽與彭君所為壽兩尊人即商山之芝不必茹而瑤池之桃不必食也蓋用天之道卜之也雖然君行過晉之土深氣厚其人有陶唐氏化國之遺而志稱蒲坂之濱張果呂巖之所產也折而西石室山中則曹娥麻姑在焉扶輿卓犖之氣今尚有存焉者乎天其或者以卒相兩尊人而君且庶幾遇異人授異術歸而獻庭闈為稱觴助是未可知也則予不能詰之矣予不肖家大人春秋亦七十有奇即慶源何敢彷彿乃脉：私心動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倘其庶幾有過也乎歸而語我

柯母李太孺人八十序

杜史立堂柯公奉璽書按三楚未及瓜也會吳李使者員

缺主爵大夫謂非公不可疏名請得旨于是吳之人色喜
楚人則皇之以曼頤無可奈何而會柯公有母李太夫人
在閨且八十也柯公如閨上太夫人壽楚之官京師者就
子語曰吾儕輩不能留柯公盍祝公太夫人子托在年詎
知世德最稔詎容默：子即徵諸君子之命之辱因且有
言也乃拜手序曰夫太夫人之壽也宜哉遐播彤管近徵
券應蓋母德之壽者有二其一曰以節壽其二曰以清壽
太夫人氏李而婦于柯厥類喬木請以木喻今夫木莫壽
于松柏莫壽于豫樟杞梓乃其故可得而原也松柏凌霜
屬雪盡絕姿態其操植也貞：故壽陳樟杞梓參天蔽日
下蔭千夫其庇覆也遠：故壽物誠有之人亦宜然予竊
聞諸太夫人之里中諸君子云柯太公捐館時杜史公才
一歲太夫人若不欲生也者而上念兩尊人下計孤息強
顏自矢解澣純治女紅達兩夜為常而壹意督杜史公于
學含淚隱忍艱辛萬狀即松柏之貞不烈于此矣挹彼酌
此天道固然太夫人棄而弗壽也故曰以節壽此歲杜史
公令南樂尋徵入拜今官太夫人受鳳翟帷帳無以稱塞
賢諱：然命公：用是治狀謹論並為時第一比入楚別

吏燕鋤奸宄百司嚮風已會歲大侵公勸賑有振遺糶有
禁勸灾改折有疏蒸勞勞倍不得請不止華路藍縷無溝
中瘠賢秋毫賴公推厥所由太夫人餘蔭矣嘗豫樟杞梓
庇覆千夫哉即今楚三尺童子靡不舉手加額願壽公則
亦靡不願壽公所自出太夫人又奚而弗壽也故曰以清
壽其節彌即其年彌高其澤彌遠其原彌固繇斯卜太夫
人即期頤未艾矣方今法臺諸賢肩累相摩乃天子必擇
公于小期未及豈非諗知公而欲嘉與三吳人士長育成
就克懋厥材哉我柯公徃矣入而奉慈母之令儀出而植
嚴師之軌範遠材成德灌漑栽培寔使三吳人士苗者秀
華者實慶則堅鄉邦表儀出則作國家棟幹語曰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異日者賦：然充清廟明堂之用則柯公實
樹之而母德實又先之將太夫人之節益彰澤益遠所以
為壽者益大帝心嘉貺天休滋至壽寧有量哉請前賦甘
棠紀公政再賦棣樞期公教而卒也賦栢舟樛木為太夫
人頌且祝于是楚諸人間以語吳人食曰善子之始終能
以木喻也有明徵矣

沈太公壽序

予嘗游越望四明郡其形勢漸巨海通五湖吞天浴日儼
為瑰瓌故所產多十人志士以文章勲業為世重者明興
項背相望莫可指數乃其吐納澌渤控負扶桑萃挺秀
意其間當更有神動天隨交食而交樂若古所稱真人者
在何希觀也蓋久之稍聞影象沈翁也者翁有予大若
氏舉進士歷部郎晉再楚觀察副使而翁壽八十有奇大
若故以三禮推擇分校南宮所舉黃太史輩皆海內知名
士一日太史偕其同門京朝官凡六人造予請曰二三子
不能忘吾師則安能忘吾師所自出吾師且省覲行矣會
太公壽敢微惠下執事一言以先酌者嗟予諸君子陳義
甚高然非予任也無已則請諸君子言之而予擇焉予是
侍御蔡君工部周君齊人也進曰吾泰山上有大夫松焉
關里之廟有栢焉扶蘇蒼翠不知其幾千年矣惟人亦然
故曰如松栢之茂請以壽翁刑部屈君秦人也進曰吾家
蒲關上日睹涇渭佳一衣帶水耳乃滔混卒莫消
長惟人亦然故曰如川之方至請以壽翁戶部梁君蜀人
也太史黃君禮部何君閬人也曰今域中疇不稱峨眉武
夷哉綿亘聳拔不驚不崩其何久如之惟人亦然故曰如

南山之壽庶足以壽翁乎言已予喟然曰美哉諸君子之
說也松栢云者本深則末茂也川云者源遠則流長也山
云者善建則不拔也皆壽道也雖然非壽之原也惟天眷
德惟德馨壽吾聞沈翁德人哉其提躬慎其宅衷謀其理
家儉而勤其與人恭而有禮夫慎德之基也謀德之栢也
勤而儉德之固也恭而有禮德之興也以此格天其能
遠之視履考祥即松栢不足為其茂山川不足為其恒與
天壤並可矣然則諸四明之間有庶幾古真人者即吾沈
翁其人亦誰曰不宜抑又聞之方大若五儀嘗底績有日
矣少需歲月例當晉知縣而大若罔不故曰吾大人春秋
高且求外歸省一慰明發之懷為愉快耳即外當為視學
使者大若又不欲曰吾日病不耐多閱文吾安能勞大人
適體以傳美秩為也君子謂大若孝哉任不忘其親今且
歸委蛇而入坐門拜翁庭下翁問所歷兩部狀具以底績
對翁且喜問所繇險憲使狀具以明發之懷對翁且喜
趣之楚其盛務宅休澤伴策路藍縷人提禮翁且益大
喜為之進匕箸無量君家父子賢于人豈不速哉茲率直
論區、年所問即諸君子是予言授簡書之述以佐觴且

更為我正諸伯兄少宰公謂予言奚若少宰公世所稱蛟門先生在大若伯仲間如師友則皆予所謂才人志士以文章勛業為世重者也

少宗伯盛公六十序代李公漸菴

吾三楚自明興來以勛業功代著名世之績者不少至于都相巨贊天子密勿寔自同州馬文莊公始錄文莊公入相至今且一紀有起然負公輔之望足踵休美者則今少宗伯掌官唐遼閣盛公其人云馬公成進士先予一科予從之游盛公與予同舉于鄉同立朝最久尤相習也要諸馬公之為人侃直不阿凜凜有節槩居然大臣之體盛公則恂恂沉懇粹美淵懿所謂燧燧乎不愧屋漏者故有如二公者相繼都相巨贊天子密勿奈不啻河嶽重矣非官之為泰重其人則誠足重也予不佞從諸公卿後相傳說持是論久而盛公以今年七月既望初度六十公嚮所分校禮闈凡再所得士最盛一日諸君子儼然造予却以壽言請夫子曷能知公又曷能壽公然竊有感于公之生平不謂天所為成公者非偶也當予與公同舉于鄉并弱冠耳是時公珠璣其未金玉其質同榜兄弟靡不人：推讓

公而公意度自若也乃會數奇連阻春官歸而益肆力舉山之巔無寒暑無晝夜績學累行不輟而公意度自若也已而讀書中秘振藻詞林濟陞大僚將膺夢卜而公意度猶自若也則所積者厚也昔哉莊生之言曰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無力鳳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惟人也亦然公所為負荷蓋宗社之重及六合元：之命將胥賴之不厚積能乎予則亦嘗論馬公之世焉其以鄉薦舉者上春官者五然後售又棲遯史署者二十餘載然後大拜乃知天之生豪杰將大用之則必欲厚積之將厚積之則必欲久誦而徐發之一試于為公再試于公數十年間苦參契無與若斯乎其為泰重也天授之也諸君子唯：少間請更論壽予曰若是則公所為壽可知已蓋天之將大用公匪私公也因欲公萃宗社之精神造六合元：之命脉登之仁壽云耳夫天且藉公壽國與民安得不自享純嘏乎諸君子拭目俟之乃諸君子亦幸相與勉之泰誓論一個臣極于子孫保黎民利而本之斷：休：寔能有容茲相道也即今諸君子皆公所舉士庸非有技彥聖者流乎其尚益集眾思持衆美故之公：寔能容而國家賴焉

是承天意以副仁壽之任者公承公意以普仁壽之澤者諸君子詩咏樂只邦家之基又稱壽考胡下作人由斯以譚公之壽在天下國家獨重泰也乎哉予之以泰人而為泰語陋矣

宮保李公六十序

歲壬辰季冬既望太子少保御史大夫漸菴先生壽六十矣先生名德夙著宇內宇內人其不知者驚相訝曰公敦歷久意者春秋高矣而才六十耶其知者喟相嚮曰公社稷臣也天永錫難老以託社稷懷不猶強仕服政而遽六十也兩者之說則懸殊矣門人蕭良有聞而嘆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虛哉大訝也者其慕先生也久喟也者其望先生也深兩者言雖異要足以見先生而良有存於門牆三十年矣由今憶昔則年與日新德與年進可指而數也在昔癸亥良有以童稚見先生于楚先生方以民部郎董催科之役稅餉：爾度溫：爾言訥：爾營則玉輿于山而光彰隱露也越二年見先生天曹署中贊太宰進退百僚懸衡繼別臧否凜：年不可干以私營則太阿之出匣而真可嚮邇也又十年見先生于齊中開府肅風紀嚴

吏治搜繁剔蠹與齊民更始而齊之民安慰劇渴：得心應手有餘地也蓋最後十餘年復見先生位銓衡秉憲度日貴重用事矣預益剴以辭和聽有所不盡用無辜肅才法有所不盡純無辜傷體間形諸奏對詞有所不盡聞無辜彰義闕一張一弛或剛或柔譬則大海之漚太空之雲靡可以端倪輒跡擬也語有之蓬伯玉君子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殆先生之謂歟至于化且將立不宰之塗運無方之用即古今且旦暮朕屬彼不知先生者無論即知先生而慮其老之將至云者夫亦淺乎睹耳雖然亦聞之蓬大夫化矣猶曰寧過未能即衛武公之髦昏聖矣日中其說于國人卿士以求交儆彼其衷皇：然檢身不及胡若是無已也良有問侍先生上下千古語輒移賢先生命之曰古今成大事者莫如識成識者莫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天下事不足辦良有唯：退而致驗先生立朝垂四十年正直忠厚微彰則柔非識與學時為之罔自道者故此而謂先生之心有已乎耶自今以往國家大事大疑大興大法所藉以取衷于先生者何限哉其可一日廢乎則學焉可一日自輟乎無信節無隨行切履琢磨益

精益密古之人有以也先生而為武公之事之若
子亦惟皇：焉若不及而已夫良有不佞無能副先生國
士之期而仰窺寡過之懷效卿士之微敢藉手為壽若乃
純嘏五福世所歆飽固知不足以壽先生也

王太公七十重封序

予嘗聞蘇長公三槐堂記而艷之然亦竊疑之彼所稱寓
物于人明日取之得否不可必胡王公修德責報如持左
券其說良然比論公生平僅雙語曰以直道事太宗耳胡
甚渺也又久之讀易至大乾其動也直而論亦云人之
生也直然後始惛然悟曰直也者在天為生氣在人為生
理造物之所福恒在焉王公誠直道以德獲福固其所首
何疑耶上下千載尚論王氏而又予吾楚見京山次虹翁
云吾楚冠纓之族夥矣而京山最京山甲蟬聯後先濟
英亦夥矣而王氏最王氏之最于京山非獨其科中簪纓
之盛也其仕者尚氣節篤忠亮純文藻即布衣間巷之士
亦自侃：哉：不與時相浮沉翁蓋其一也翁世承詩書
之業彙成政博士家言試有司下售輒罷去而登進斯砥
行以道義自繩檢威黨中有曲直不能平者

言而決蓋翁既以直自命而里中人亦曰大如是
者凡數十年而後有子銘池氏成進士授行人簡則封行
人又數年銘池晉戶部主事翁則又封主事而年七十矣
始王氏與翁同濟輩者類得以其身致青雲躋所謂科甲
舊繼之列翁獨若偃蹇然：王氏故多科甲舊繼能以官
官其父而其父未必能生膺之能生膺之一再未有已自
翁始天所為相翁何如也則直之效章：著矣善乎三槐
公之言曰吾不為吾子必為之夫抑揚高下乘除取予公
蓋深平天道者哉翁宜其苗裔耶何其肖也往銘池為大
行能于職食謂必兼選乃僅：遷即署不能無幾微見類
色翁移書勞之曰直道難容宜其爾也雖然寧為此母為
彼銘池唯：已官戶部權吳中稅蓋挺然持法不畏強禦
翁聞之喜甚曰斯真吾子矣銘池蓋唯：大翁下以微忠
國典為榮而以有光家訓為喜茲乃所以為翁故榮名壽
考自天佑之其時曰不宜銘池既報吳中命復有清源之
役將迎翁即中稱鵬膝下楚中諸君子詣予曰盡古之以
先酌者夫子未獲奉翁杖履窺生平萬一安能為翁壽惟
是三槐公直道之訓百世而下願為執鞭

不一而足其何文之敢辭乃擬拾論著聊以~~其~~論諸
銘池謂天道之果可必云爾翁尚自今益修其直于家而
銘池益修其直于朝它日勛庸建監視文正公不意過之
後有提衡稱數千載間而王氏相券契不朽若是翁之榮
微獨以封典而其所為壽者亦亦在年所問又何患無
名世之筆勦諸水：與三槐堂記相輝映者在而予言寧
足當前乎也

李太公壽序

往歲庚寅黔中錦州李君以重慶司李最諳閣下也天
子嘉乃績推恩其所自出是時予在史館典內制例得謀
家世備代草之役于是業知君有父所謂雪林翁蓋賢者
也又一再仰李君議論以來深然心動則嘗私諗于諸薦
惜紳大夫士曰李君者必且為名御史已而果然既推擇在
臺中督漕餉予又私諗曰李君者必且為名御史已而從
然用是薦紳大夫士皆多予能知人非虛美者又半載李
君拜簡富直指河洛而翁壽七十矣先是李君以書抵翁
翁省親翁下可君逡巡久之弗能強第遣一介歸代稱祝
而然之諸君于夫微言且難予曰人情于~~物~~其合

不然者否遂所願則憊于中不然者否今翁~~其~~君也
尼其歸也毋乃有遐心李君之于翁也弗遂所請也母乃
未懷志矣乎予曰否夫愛之則欲其合國也而非所論父
子之情父子之情離而未嘗不合者也遂所願則憊于衷
固也而非所論忠孝之誼忠孝之誼異而未嘗不同者也
是可以聚李氏橋梓間矣予嘗聞翁生平孝友剛毅端諒
而愛人自齊歲春于學然藝苑聲譽輿起預獨試有司
輒不售竟罷去夫翁豈其忘情于用世者亦曰吾以待後
之人云爾而李君奉翁教業：惟謹為司理則賢為御史
則賢昔之為人親者暗平反則加餐閑澣揚則勅色賢如
翁寧渠無是心乎然則翁固不必日親李君而如君之朝
稱觴夕展采共側李君亦不必疑：孺慕也者而奉瓊漿
酌玉屑進胡麻為翁壽不甘于此何者行道以顯親則親
榮因忠以成孝則孝大所謂父子之情離而未嘗不合忠
孝之誼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其真有遐心不懷志之有翁
今年故于國李君僅強仕耳翁方且談詩結社尋山水之
樂為愉快而李君洵晉顯榮蓋矢精白苟可佐國家之急
徇清時事業者罔不夙夜為之天子所以~~其~~為推

思所自出何量翁拜國休荷家慶優游以至後君
 歸而修老萊子之業則忠之至孝之極也蓋強覽前史古
 之直指按部獨持風裁者無如漢之元禮其毗贊大業以
 正直忠厚名者無如唐之文範而專氣致柔為千萬世立
 學宗無如周柱下史之三子皆皆李之望也李君行矣英
 風義舉一日而振瀾河洛間為元禮與日者功名勛業進
 之為文範而翁今以往其監防翕張取予致虛守靜彷彿
 柱下即億萬載可無敬請以是為壽可乎諸君子慨然喜
 曰甚盛書之券諸異日當必更有謂太史氏能知人非虛
 美者予既雅知翁揚梓且仲弟方並河洛學政于君謀獲
 謁通家誼也不敢以不文辭



玉堂遺稿 無卷數 湖北
 巡撫採進本
 明蕭良有撰良有字以占號漢冲漢陽人萬曆庚
 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良有在史局十五年長
 於當時制誥之文規模宏敞有承平臺閣之體是
 集為其曾孫延昭等所編分類排比不分卷數未
 有補遺及葉向高所撰墓誌一篇